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四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三)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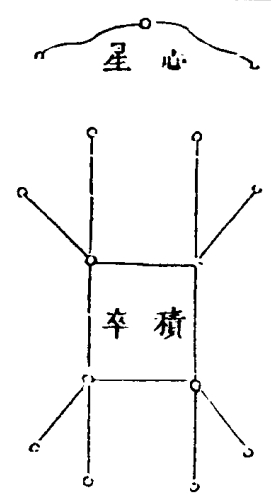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三)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積卒二十星之圖



積卒星微小明潤
則國安兵閑盛赤
芒角則兵大起客
星守之則兵有受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三
兵曹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為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握以四。中壘也。合內外而為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為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向於前者。前拒之為鳥陣也。向於後者。後拒之為蛇陣也。向於左者。左角之為龍軍也。向於右者。右角之為虎陣也。又外體圓。天陣布也。內體方。地陣布也。外四偶各一。風雲起四維。東西各二。大衛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天衛居前後也。二橫相對。地軸貫中央也。又外之四位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內四星之相去。各離

一星之廣。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後參連。左參連如右參連。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面如一。觸處為首也。合有五營。散有八陣。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外之八。四奇傳命於八。正。八正取稟於四奇也。其法咸備如此。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步天歌。五營軍士之象。主衛士掃除不祥。星小為吉。明大搖動則有兵。火起一星亡。兵少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兵盡出五星守之。兵起不測。近臣誅。彗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自將。風雲犯之。青赤為大臣持政。欲論兵事。積卒陣記。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三
兵曹
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主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而行也。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齊以魯。追貊以韓。於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自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入會代。屢矣。未嘗見師之出。唯敗績於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周兵制。

夫丘甸之法，兵皆設而不用，比閭之法，戶皆有餘而不藉，何也？蓋有居民可任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田獵追胥，每同可任者十萬餘人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每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荷盡簡閱之，則民不勝其疲，故如載師之法，自十一至於二十而三，每五分而稽其一，必十餘載而一周，其比閭之法，則以一家而兼十家，所以統轄乎民者，必十年而一周，推此二法，即如今之設里者，計一藏九休九而用一也。成周兵民之制

周 兵 制 圖				人編類集
軍	師	旅	卒	伍
五萬人	二千人	五百人	一百人	五十人
軍將卿	師師中大夫	旅旅下大夫	卒長上士	伍長公司馬下士
一軍	六軍	六旅	六卒	六伍
共六萬人	共十二萬人	共三千人	共三百人	共一百五十人
六軍	六旅	六卒	六伍	六伍
共六萬人	共十二萬人	共三千人	共三百人	共一百五十人
六軍	六旅	六卒	六伍	六伍
共六萬人	共十二萬人	共三千人	共三百人	共一百五十人

薛氏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之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典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已給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征而役方一遍焉。章氏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蓋古今之於兵不盡用之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晉作州兵，乃是蓋數調發，其非先王之制，其地如魯成作丘甲，蘇秦謂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以二十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十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常有十萬三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晉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鵲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

管仲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維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戰陣為行行百為陣行陣皆微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謹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北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考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或問宮正掌兵衛宮伯掌即衛而兵八編類集卷之三

衛即衛則皆統於太宰何也曰宿衛不統於太宰則內外之勢有所限隔而賢否無所夾擇曰九兵皆宿衛也廂賁之廂士何以掌於司馬司隸之隸何以掌於司寇司寇猶有可諉者曰是掌外朝與京師四夷之兵耳若廂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為王之親兵乃不統於太宰而散於司馬何耶曰司馬亦聽命於太宰耳必散於司馬者彼此之勢不可以不相持是故兵衛掌於宮正而王親之兵與四夷之兵則掌於廂賁與司隸賁者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為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

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謂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南軍蓋指十二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八校之軍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軍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閑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入內侍省都知典副都知人編類集卷之三

同王判之殿前司有馬步軍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一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茫然不相關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為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周人宿衛之制其別五而其所以為宿衛之政令者其用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為

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帥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隸。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出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衛之別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爲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德行。會其什伍而敘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不使放僻邪侈以亂宮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耻之風。此宿衛之政令也。其餘凡係於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之。師氏帥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廁迹於其間。每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

八義類纂

卷七十三

七

則呂伋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而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戈。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於宮正宮伯之所掌也。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分。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即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爲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後效亦略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令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白期門羽林飲飛之屬。及隸於光祿勳以爲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飲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爲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衛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屯。而衛尉不開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衛。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

八義類纂

卷七十三

八

於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直閣帶刀變生肘腋唐興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埃凡翊衛及外府飲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及嚴魏晉李唐之亂參觀兩漢之盛衰然後知有宮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以無太宰以兼統之

入魯類纂

卷之三

九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乃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

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

則兵總論

儒先之說曰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七萬五千人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是故人服習而政便安土易事而民易使此周人之法所以爲善也夫兵不外乎民將不出乎吏此說是矣惜乎知其一而未嘗會其全也夫使王之所以守國者止

入魯類纂

卷之三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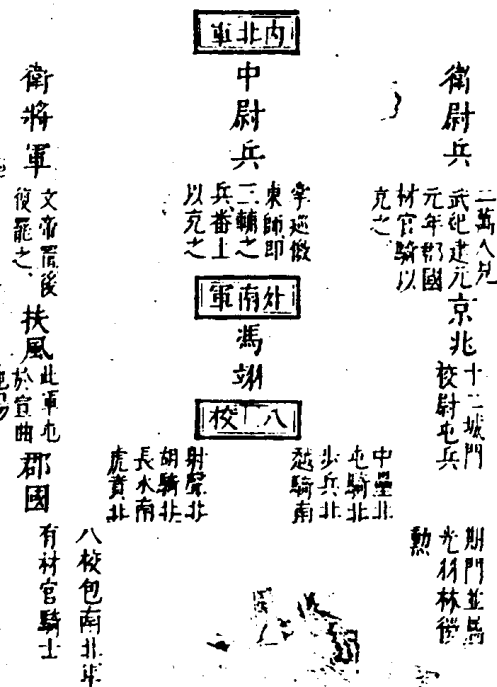
此六軍苟事變紛沓如天子巡狩于方岳夷狄交侵玃先竊發王城要害之並守遠近征討之迭用將何以爲備耶蓋鄉遂近郊二百里之地爲田六十四同當有一百六十萬餘家以丘甸出車之法計之當爲五十餘軍矣苟謂一家出一人而有十二軍之衆則二百里內豈止十五萬家而已乎故以鄉而言約二十五軍遂亦如之此猶後世之京軍以居守爲重而不廢弛者也每都鄙各有鄉遂之兵視夫侯國之制而在野則有井邑丘甸出軍之賦此猶後世之畿輔軍各守衛其國都而拱護王畿者也故凡有大故致

萬民於王門大喪用役凡事致野役此惟鄉遂之民有之也大事致民用之軍役旅田役大故致餘子今各守其閭由鄉遂至都鄙定法皆然也至於大司馬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之內相更休而調遣之每以十分有餘而用其一觀四時教閱之旗物彌日必兼州里野家都鄙而並陳之可見矣其在王國則用之以為會同軍旅田役喪紀其出畿外則用之以為巡狩征討此皆公卿大夫各帥其鄉遂都鄙采地之民在後猶更番上直郡國調遣之兵故鄉遂之征止十一與十二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旬稍遠都則其征十二用一而休四大較天子之役民近數而遠疏故大司馬之用衆近輕而遠重豈有專以六鄉為六軍之理苟此即為伍人人盡用歲歲無更休豈自古制軍之法且六鄉盡用而十里則居然無事何其勞逸不均況六軍每出則天子之近郊穰然無人胡以居守此皆悖理之大者以此觀之則五等之國其三軍二軍一軍皆通於四疆可以類推矣

周官治民制五之法

八編類纂卷之三

漢南北軍圖



按自古建都者皆於四近之地立為輔郡所以為京師屏翰也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唐以華州同州鳳翔為輔宋初未遑建立至徽宗亦於畿郡立為四輔我朝建國江南於鳳翔屯重兵凡京師軍皆散於江北滁和等處為屯田雖不名輔而儼然有藩屏之意太宗自北平大正統大統然而畿甸猶未有輔郡蓋有待也按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地遼遠非若我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為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為最遠請如漢唐宋故事立為輔郡以宜府為北輔因其舊而加以藩守

之軍，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為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扼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或真定為輔，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為輔，坐鎮勝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於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罷兩直隸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為京師之屏蔽。遇京師有事，則調發軍士，遂室家之願，而生息日蕃，國家省轉輸之勞，而調發易集，邊方足備禦之具，而關隘有守。如此則都城鞏固，宗社莫安矣。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中聖屯騎射聲募知胡人事者為胡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兵。復恐中尉之權重，乃於光祿勳增置羽林期門為宿衛，而與尉尉同掌軍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城兵猶未遠出，高帝發中尉手止軍霸上又帝發中尉止軍長安或謂材力強壯者皆屬中尉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南越，元鼎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屯如故，有警則發，雖金城去京師遼絕，而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從此而遣矣。神爵元年西羌反發羽林孤兒胡騎越騎自是而後益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法浸弛昭宣募吏民充宿衛者從軍，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

郡國都尉省併矣。光武省八校作五營中聖屬北軍中侯亭監五營為宿衛兵而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而番上也。此後所以有列屯養兵之費歟。漢南北軍說自光武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蓋自其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由建武迄於漢衰，匈奴鮮卑更迭為患，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禁衛之職矣。至永初安帝間募入錢穀得為羽林虎賁緹綺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延熹桓帝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而京師之兵又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一方盜起則弱，被於三邊至興，兗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而民始不堪命矣。亦何怪交趾女真之兵之叛也。逮於永建間桓靈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事射，又募為陷陣為積射為義從，大抵非召兵良法，雖或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初黃巾遂作，所在盜起，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既殄而蕭牆之禍興，蓋自中世以後今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軋，然中營畏服中人，陳寶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

遂又滅夷何武袁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懲於是
內置園枝陽尊奄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董卓以并州牧將兵
開宦雖除而卓患已成義兵肆起郡牧爭政漢遂三
分論者乃謂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尤武實爲之有
由然矣明漢山外兵始末

始者宿衛之士月上而歲徧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
不以時始者番上宿衛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
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固亦有亡匿之患矣始者出
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
始困於久戍始者戰沒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

八編類集

卷之二十三

五

官不紀錄又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
州縣之兵又有逃亡之患矣逮至於元宗之時衛士
不給府兵寡弱是以張說募驍騎以爲長從宿衛而
番上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
邊戍之制又廢天寶以後人主甘心邊功調發遠戍
民益無以爲生杜子美所謂一從十五北防河便是
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累頭歸時頭白還戍邊亦
可見矣諸史皆不志兵惟歐陽公作新唐史乃志史
以唐兵有井田遺意也惜乎不保其往耳嘗觀太宗
起晉陽之甲未免於智數開天府推刃同氣亦未免

於詐力天下既定因周齊之制置十六衛將軍內統
北門百騎士營市騎謂之北衙禁軍外統關內天下
諸府番上宿衛者謂之南衙衛兵是則北衙即漢之
北軍而南衙即漢之南軍也安得有井田鄉遂之遺
意哉蓋後周府兵講閱戰陳皆於農隙身租常調一
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
力役是則周齊之兵皆受田矣唐沿周齊有口分世
業田三衛隊正副各八十畝諸府坊園有主掌督課
農桑是則唐兵亦受田矣井田之制漸壞於春秋戰
國故鄉遂變而爲技擊銳士者勢也口分世業既開

八編類集

卷之二十三

六

貿易之門而府兵變爲驍騎者亦勢也況北衙禁軍
自睿宗平韋氏之亂左右屯營欲避征戍者皆納資
以隸軍而府兵之家不免雜徭千里番上宿衛名爲
侍官安得不逃匿而耗散乎此府兵所以變爲驍騎
爲藩鎮也太宗務廣地諸邊都護諸道經略大將大
總管大都督即藩鎮之漸耳自開元而上北衙禁軍
諸府衛兵尚可枝梧太平日久至天寶末府兵既壞
而驍騎之爲禁軍者又復單弱元宗幸蜀從者千人
肅宗幸臨武士不滿百自是以來調捕禁衛又皆以
宦者主之此所以禁衛弱於上藩鎮強於下也唐府兵總叙

唐		府		兵		圖	
上府	千二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隊五十人	神策軍	火十人	火長
中府	千人	折衝都尉	右果毅都尉	隊五十人	神策軍	火十人	火長
下府	八百人	折衝都尉	左果毅都尉	隊五十人	神策軍	火十人	火長
坊	高祖置	坊主	羽林軍	隊五十人	神策軍	火十人	火長
團	三百人	校尉	神武軍	隊五十人	神策軍	火十人	火長
統軍	為折衝都尉	別將	為果毅都尉	三時務農	神威軍	火十人	火長
一時講武	無事耕耨	有事征戰	籍藏將府	兵散	神威軍	火十人	火長
田疇	將不握兵	兵不食	兵不食	兵不食	神威軍	火十人	火長

民也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再傳則兵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軒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邑行都數百里外率為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貞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已講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眾不戰自潰於是賣降効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唐宋是也唐兵雖多而强悍不為用猶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膚自屠其腸以至於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癱瘓之人恣其芻豢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俱增以至於殞身也今總計天下實在衛所官軍之數猶踰九十萬除西北諸邊兵約

三十萬為稍得其用其兩京及腹裏六十萬餘徒為贅物而已語曰兵以衛民今有警惟恐折傷官軍願舉鄉兵募打手以當寇反役民以衛兵焉嗚呼有兵如此不如無之而議者猶憂軍伍之不充每司府州縣各置清軍官而歲差御史督之亦弗思其矣愚謂令每衛縱使清勾填補克滿舊額亦不過徒增贅物徒增耗盡徒益禍胎事竟何益故愚以為不若罷軍勿清停清軍官勿置勿差而從事選取民壯之制以倣寓兵於農斯為更化善治

唐府兵老

宋朝沿近代養兵之法一係名籍非老不休中下一

人編齊集

卷三十三

兵

兵衣糧給與歲約五六十緡太祖朝得周代之兵一十二萬後平全蜀棟其精兵只留一百二十人則鎮南諸國之兵所留者可知矣及乾德中外之兵棟成十萬蓋要人人精銳也太宗盡有天下所添兵士不過三十餘萬真宗當全盛之世添兵至多亦不過五六萬尚慮耗費財用時命減去冗者自慶曆以來添兵數廣軍額天下至一百餘萬不問精勇但要張皇人數欲威夷狄則未能致勝欲禦盜賊則未能止奸但費財用竭天下之力神宗嘗謂輔臣曰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

以

每

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觀神宗斯言宋初兵制未嘗不善至於冗費不可支者豈盡由契丹元昊哉觀孫經緯云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百餘萬而列為三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蕃兵也離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者也給漕輓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繕河防者皆兵也典誰何者皆兵也衛陵寢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前世之兵未有猥多於今者也前世制兵之害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呼宋朝兵制亦

八編齊集

卷三十三

三

可以鑒矣按宋沿唐重樞密院懲藩鎮之弊而唐末設樞密私能奪宰相權藩鎮之禍卒不免也低昂之勢相因設樞密以弱藩鎮藩鎮弱而邊備日弛唐之藩鎮兆於武德置使十道為都督品在尚書上獎源有屬何必肆其中以逞為制方且不積豕牙而九節度之分封肅宗已成其勢平盧之自立代德已遂其橫樞密其何能為宋並兩府不圖飭武於外徒置副置使置知院置同知置簽書置直學士都承旨檢討編修奚禦元金之烈

宋兵總叙

殿前軍指揮使副使鄉虞侯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副

操練京衛及中都留守司山東河南大寧二都司各
衛輪班馬步官軍長語云國初止有五軍營三千營
大明會典云三千營五司管寶蘇令旗長語永樂初
初始以旗寶蘇下三千小達子立三千營神機營長
語云永樂中征交趾得神機大箭之法因立是營大
明會典云神機營中軍左右掖左右哨管操演神銳
神砲神鎗火器是營與五軍三千為三大營團營
大明會典云景泰初選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
每營官軍六萬員名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成化間分
為十二營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武勇武果武鼓武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兵考三
立威伸威揚威振威十二營內各分五軍五營管內
外馬步官軍三千營管內外馬隊官軍神機營管內
外步隊官軍將軍營大明會典云錦永衛侍衛將軍
自為一營下班之日照例操練從官領侍衛官提督
四衛營大明會典云騰驤左等四衛勇士軍人餘下
別為一營從御馬監官提督操練其坐營等官並於
四衛指揮等官推選營官大明會典云三大營各營
管操官曰提督各哨分營官曰坐營曰坐司俱兵部
奏請於公侯伯都督都指揮中推選永樂間始兼用
內官而神機火器特命內臣監之曰監鎗又有掌號

把總把司把牌等官俱於都指揮內推選團營提督
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略如三大營之制而
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
京營操練之法洪武時止為五軍營分大小教場與
城內城外操練永樂初分為三大營曰五軍營有步
隊馬隊專教陣法曰神機營皆步肆習火器曰三千
營皆為馬隊專扈從出入官車輦寶轎等事每營以
公侯伯二人充提督某營總兵官景泰三年兵部尚
書于謙建議立團營揀三大營中壯士團練就於三
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即於五府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兵考三
中蒞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書是年團營總兵武清
侯石亨遂請故都察院改為帥府天順元年罷團營
成化元年復立團營尋罷成化三年又復團營團營
之兵名為顯撥初團營分為十營後增為十二營一
營以侯伯都督等官一人為坐營官有事出征不必
揀選但撥某營出征則某營將領其士卒啟行承平
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又立東西官廳名為聽征
蓋三營變為團營團營變為東西廳也 祖宗微意
不欲武臣權重在內營操官止管操練者無間設衙
門亦無印信在內五府有衙門印信理當行政務至

於營操非特命不得干預蓋五府三營十二營職不
相侵也至於出征亦不止大將一人必選二三人位
階伴勇相等者參用之出師之日賜平賊討賊平虜
平胡征夷征虜等印或將軍或副將軍或大將軍隨
時酌議必由兵部題請五府亦不得干預事平之日
將歸於府軍歸於營印歸於朝其意深矣至嘉靖庚
戌罷團營仍為五軍營內分十二小營改三千營為
神樞營神機營仍舊三營共設總督京營戎政公侯
伯一人協理侍郎一人五軍營副將二人練勇參將
二人參將四人遊擊將軍四人神樞神機營各副將

人編類集

卷之三 兵部

三

一人練勇參將二人佐擊將軍六人以昌國公故宅
為戎政廳給戎政之印柳葉篆文扉紐如將軍所掛
印通記京操凡大營三內分為小營三十副將以下
三十人人坐一營副將用眞署都督參遊佐擊用眞
署都指揮或都督大抵統軍不專於一人練軍不專
於一人皆有意焉開朝京營沿革
國家兵制初蓋視漢代云漢有南北軍衛尉主南軍
中尉主北軍其後南軍增期門羽林北軍增八校秩
與執金吾皆二千石說者曰分其權也我國家所設
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擬南軍留守等四十八衛

以衛京師擬北軍而分隸五府與八校意同有事則
指揮兵兵隨將事已則兵歸於府府歸於朝卒有意
分之虞生於一軍而四軍足以制其死命已已之變
國統幾危景泰初于肅愍公始勸議於三大營中簡
厥驍銳分為十營還其老弱謂之老家營即於故三
營提督六人中推舉其二為總兵而以本兵董之營
各行以都督一人有如遇警檄其營則都督以所部
出名為頭檄京營兵制考

本朝兵制以親軍二十一衛衛禁軍以五府四十二

衛衛京城又以錦衣一衛假任權以制親軍以衆勢

人編類集

卷之三 兵部

三

制錦衣合親軍錦衣與五府兵又適相當蓋彼此羈
維之局自周官衛尉中尉所主漢南北軍南北衛宋
殿前侍衛司皆無異而錦衣之任獨與唐元從禁軍
合其外郡邑之兵各隨地省要以爲繁簡疎密亦內
外援應之局山東河南萬全大寧輪操不三輔而意
存官營別設司馬不樞密而鈐攬有事出本兵請符
定帥不開折衝府而勢張京衛與錦衣衛相維之制
唐置十六衛左右千牛四則直侍之衛也撓武威領
金吾監門十二則警固之衛也復立元從禁軍為北
衛而以十六衛為南衛太宗百騎七營今制錦衣如

之益以神武神策爲天子私人則非所以爲制矣宋
德方鎮收天下兵權萃於輦轂有二司三衙四廂統
於樞密院選諸道之勇者以備周廬其尤銳以充班
直退瘡德剩員以分州郡且禁旅番更戍邊及令就
糧於外本朝兵制

抽丁者伍耗而藉兵餘之丁以爲兵也蓋國初之
爲兵也取之亦多途矣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有籍
選從征者諸將素將之兵也平定其地有留戍者矣
歸附者元之故兵與諸僭僞者之兵也舉部來歸有
仍其伍號者矣謫發則以罪人籍選拔之編戶途不

人籍類纂

卷二十三 兵考

三

一也衛所之丁與州縣之丁一也州縣之丁有庸衛
所之丁有雜役一也州縣丁之庸也有則衛所丁之
雜役也無則政之不一也州縣之丁有籍衛所之丁
無籍政之大不一而於理大不通者也夫十年編籍
制也州縣行之衛所則否三年均徭亦制也州縣行
之衛所則否夫不編籍則名姓不登於版圖自天
子不得以知其數不均徭則業產不較其盈歉其長
又烏得而差別之欲其一則十年之編衛所宜與州
縣同也欲其通則三年之徭衛所亦宜與州縣同也
夫州縣之十年有編也合丁以爲家合家以爲甲合

甲以爲里役諸公者有定也衛所亦十年有編則三
十拔其一五十拔其一一百拔其一其所以爲兵者不
有定乎州縣之三年有徭也一金役民壯二金役快
手爲武備者不少也衛所亦三年有徭則准民壯以
爲步兵准快手以爲騎兵其所以爲兵者不既多乎
是二者以十年編行之尚難以三年徭行之至易今
衛所之丁苦於無徭以差則其雜役望其長者不少
也軍籍抽
條丁議

人籍類纂

卷二十三 兵考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四

圖書編

六曹

兵曹

嘉靖初楊一清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
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
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標演武備又以河南山
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
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
矣厥後天下承平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四

兵曹

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於三大營
中挑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標是爲團營體統尊嚴
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
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刺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
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
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於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
方搆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
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
而其形徒在衣裳襤褸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
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

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
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
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有餘石
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
膏血之餘也及選用戰兵求一二萬而不足當事者
豈不爲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軍亦皆臨期選用將
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閑
口士卒尚在京城都人相傳爲笑曰是不堪用徒費
芻糧也中外皆知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
直隸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

八編類纂

卷之七十四

兵曹

二

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耶幸而其時三邊無
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
問乎啟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
於後世矣失今不爲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
之法溥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
弊修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
元氣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近浙西寇作
朝廷徵七省兵討之而置中外數十萬衛兵於不齒
惟議調湖廣之苗兵廣西之狼兵與夫召募山東之
餘手河南廣東之新兵而已嗚呼衛軍無用曷若去

之。昔漢之制有賤吏之卒而無管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有事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於事已而休兵。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聚也。唐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於閑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足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聚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

人編民兵

議從里甲

武階之家

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天下之財。近日淮南而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而三司之用。猶恐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於郡縣者。皆出自禁兵。由是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下自爲守也。

以編民兵

武階之家。嫡嗣職尊受庇。於是稱官戶。兵役之家。一補伍餘供裝。於是稱軍戶。夫置衛以衛民也。衛必資兵。於是是有旗甲有伍隊有司營羣萬千百人而恒役之。是曰軍。必隸帥。於是是有百夫長千夫長萬夫長。聯

萬千百人而恒主之。是曰軍官。軍有子以補伍。餘子歸之州縣。以待伍缺。有所清也。官有子以嗣職。餘子亦歸之州縣。以待職缺。有所嗣也。補伍嗣職者。役其身而令之於衛。所待清待嗣者。責之供而統之以州縣。今拔軍於州縣矣。補伍以其子矣。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軍戶。州縣之繇罔繇也。累階於伍矣。嗣職以其子也。而餘子不歸之州縣。曰官戶。州縣之繇罔繇也。一軍役伍而俟而補者。五六十人焉。一官嗣職而俟而嗣者。百餘人焉。議官戶之罔繇也。則曰國家以酬功。議軍戶之罔繇也。則曰軍不與民同。由是民繇

人編民兵

議從里甲

武階之家

莫共而衛所無名之繇。百出於軍之身矣。夫授田而責之耕。曰屯田。以授民。可也。授軍餘亦可也。今授軍餘而督課收受。必以衛所官籍之以營其家。不得已而訟。以赴於監司。可也。於州縣吏亦可也。今赴訟者必於衛所官籍之以逞其私。古謂屯田即役兵也。故可統之將校。今以役伍外之。下而必曰將校非古法矣。律曰約會。謂民與軍訟也。故可質之衛所官。今軍餘自相訟。而必曰衛所官。非律意矣。甚至民憤軍戶之罔役也。則舖夫役必與之較。曰軍民各半也。州縣吏憤衛所官之營家逞私也。則供應廩餼之類。必與

之較。曰州縣衛所各半也。夫衛以衛斯民也。其軍之
勇悍者當爲騎兵。以出戰。無戰則習其技擊。老嫠不
任者當爲步兵。以城守。無警則日修其陴隄。伍缺而
取之。州縣清解補伍者。州縣清吏也。既補則授之約
束。訓練簡閱者。衛所官責也。國家之酬功也。章之以
物。采優之以祿。給申之以世。徭厚矣。而必曰其于姓
戚復焉。則前代未聞也。夫古之成邊也。丞相子皆在
遣中。其曰世世無與者。褒佐命元功也。品官封君則
有給親丁占佃戶。崇卑內外有差矣。今不問其功之
輕重。階之崇卑。子姓之賢不肖。貧富衆寡。悉舉而復
之。非古也。國家之置武階也。百戶以三級。千戶以五
級。指揮以七八九級。非佐命元功也。而世世無與以
比。元功不可也。國家之制世祿也。百戶歲不過二三
金。千戶歲不過四五金。指揮歲不過五六金。非古諸
侯比也。而世世無與以比。諸侯不可也。國家之酬戰
士也。一級畀四金。二級畀八金。三級畀十金止矣。今
以三級得百戶。不三世優數十人。以至十百千世。是
無殺敵之勲。而坐費守功之賞也。宗人之爵自其親
王之子。姓戚有遞降。而顧於武臣之後。不爲之規。軍
官之祿。往往以不賂之故。卽於其躬有所褫奪。而顧

於其子姓。不爲之勒。非所以一政體也。官軍戶說
諱得營中開操之日。總協大臣入營。閱視謂之合操。
其餘名將分日輪操。謂之分操。規制已定。無容議矣。
以合操言之。總協大臣閱操既畢。止調集各營奇兵。
羣聚射打。則奇兵之外。各營軍有勇怯。業有生疎。數
有多寡。益何從得。而周知之也。以分操言之。每日平
明入營。分投操演。不過搖旗舉砲。率循故事而已。甚
至砲聲甫畢。各營尚有較藝未周。營陣未竟者。固已
紛然四散。莫可禁止。如是操演。卽日在營中。亦何補
於事哉。三大營內。先擇武藝熟閑者。不拘弓箭鎗刀
牌。釵火器等藝。分發各營立爲教師。上等者每月量
加糧六斗。次等每月量加糧三斗。以示優厚。諸凡金
鼓之節。進退之度。射打之法。悉與分管軍兵一一着
實講練。務求精熟。一可當百。但有無故誤操。與恃頑
不習。學不用心者。聽教師具稟。本營將官依法細打。
若各軍習學有成。堪充教師者。但遇各師營教師名
缺。挨次頂補。每年終總協巡視官將各教師逐一稽
覈。若有教成全隊者。給與冠帶。遇把總員缺。許充名
色。把總教得一半者。給賞銀牌花紅。教之十名者。姑
准附過。全無教練者。除重責外。革去教師名糧。隨伍

操備把總官管領二百五十人中軍官各領五千人一司一哨教練有成卽當優薦聽補中軍號頭員缺十分之五者從厚犒賞十分之三亦准附過全無教練者卽行住俸以責後功竣教得十分之五方與開俸各營將領但有全營教練者加以都督僉事若係副將加以都督同知俱准實授若止教得一半者從厚獎賞三分之一者照常供職十分之二者重加罰治全無教練者於祖職上降一級革回原衛永不敘用號頭坐營則以全營論其實罰中軍等官則視該營將領以爲低昂此後三年之內三營補練著有

人補類集 卷七十四 兵部 七

成效聽本部議請將總協大臣請勅獎諭仍加恩鈐以酬其勞如無功績聽巡視科道官參論先年巡視科道官題准營中選退老弱摘牌替役而各該把總官員又復彼此通同私相盜賣朋分月糧營衛之冊兩不相對雖春秋歇操之日將摘替之人造冊送部大臣茫無足據且其未送冊之前按月支糧皆未經更正之名也管支官員將何所據以查覈之哉今後各軍告補查冊有名照常行衛該衛查覈無異隨具印結呈部本部仍行各府知會一送驗軍主事處驗發營操不必兩番二次致開騙局之門營中每遇

春秋開操之時我政總協大臣會同巡視科道過各營軍士一如薊鎮過堂事例行令本管將官帶領過堂中間若有老幼卽便革退隨審有無壯下總協大臣親筆填註另日公同面驗所報之下如果精壯照例摘牌替役將年貌填記牌上隨查某營若干某營若干不必再候將官造冊亦不必更候歇操之時總開手本先行送部本部查冊有名卽准收補查冊無名行衛取結每年止計春秋二次不許零星更替致滋奸弊其尋常逃故軍士各該把總每月朔望開數報部行衛查補如果丁盡戶絕發冊清勾此則

人補類集 卷七十四 兵部 八

因時變通舊日之條既不敢廢而告補軍役與摘牌替役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及照逃軍之法不嚴則補軍之令徒設臣等查得大明律例開載輪操官軍逃在京城內外潛住者初犯打七十再犯打一百送操事例發落官旗無力納鈔者就在原問衙門決打若逃回原籍原衛者以越閑論其再逃三次者不分革前輩後各免決打納鈔京衛調外衛外衛調邊衛俱帶俸食糧差操欽此但條例所載止嚴官軍在逃之例未嘗示以自新之路本部論節年在逃員役限一月以裏自首歸營免其責罰一月之外仍不出首者

諸人首告於本犯名下追銀二兩充賞其有親隣
容隱者一體治罪此不惟在逃者有招集之機而見
操者亦不敢萌棄伍之念矣命下本部備行總協巡
視查照條例事理跟隨軍伴總督不得過二十四名
書算二名副將不得過二十名參遊不得過十八名
號頭不得過十名以上各書算一名中軍千總不得
過五名把總不得過四名此外務要嚴加查訪但有
仍踵前弊者即便指實參奏請旨拿問照例五名降
一級六名以上降二級十名以上降三級二十名以
上者罷職發邊衛充軍賣放包納者悉准前例其各

八
新
廣
義
卷
之
二
四
兵
部
官

七

勲臣應襲既未受有官爵難同見任一體通行查革
體訪得出與者受者並行參治總督大臣尤宜正已
澄源以端表率若有非分多占亦聽科道叅究庶清
役占卽所以重補練也一諸將分委虛實營盤便是
信地緊急卽行分守周遭挑挖漆塹連環兵車可倚
一丈如遇賊騎衝突切不可開營只用戰兵以家丁
居前京軍次之俟彼開營我車兵堅壁戰兵乘隙勦
之彼若結營我車兵對壘戰兵多方擾之相持既久
京軍耳目既熟心志自定是練膽之術也候其隋歸
方以車兵戰兵互相爲用或邀其前或綴其後或衝

其左右彼若列營出戰我又連結車營收入戰兵又
與相持何者彼漸入利在速戰不利持久也京營集
兵事宜
國家建都於燕西北以宣大爲蔽東北以薊州爲藩
彼宣大邊垣旣已底績而薊州一路頗有遺謀雖稱
峻嶺絕壁巉石拒口然地形延袤通胡之孔道尚衆
自今作之西接宣府東連山海爲邊千二百里誠使
幹濟之臣戮力經營令睥睨繼屬亭障星聯患可少
止戍卒所備者多故力孤力孤故勢弱今可徵募新
軍填實空缺以今邊千二百里爲準每百里爲一軍
每軍五千人析爲十二區每區置一將領之寬則練

八
新
廣
義
卷
之
二
四
兵
部
官

七

十

習急則拒守分番乘障養其精銳兵法
總論
正統間蔡內帑濟邊正德間王文恪議 國家邊費
最大歲用銀四五十萬蓋欲以省之也至嘉靖間則
折於荒歉之歲而饋給於邊用之窘一世宗乃欲
責成計部全輸舊徵後虜侵軼厚輯廣募三鎮歲餉
日增此時猶爲促辦計也今乃爲額蓋天下之力困
於九邊尤困於此三鎮矣西北兵食詳
見戶曹邊餉
漢南北軍調自郡國一歲一更以秋日都試今中都
河南山東班操軍是已往往苦於力作始暫借役縣
官後浸淫至巨室雜供役手資課大繁奚以堪此本

所謂兩限赴操者將使荷父角也而顧以畜鍾爲
哉漢卒直戍邊者各爲更律今延綏寧夏入衛軍是
已此非令甲也往時內地被虜以繭兵未練假以張
特角之勢乃于役靡邊及期莫代連行回遼奔命爲
疲此一時權宜也胡久而不復哉在遼左有抽添顧
其地歲大侵游雁鋒鏃耗者過半而欲括其餘夫旁
及客戶彼所稱美卒者修閭氏尚與之國粥矣而忍
爲此乎在廣有招集者曰勇敢曰伉健之類無賴子
未知尺籍伍符賄通兵尉竄入募府所在騷然此以
禦寇也而反爲寇乎入衛者近已議省或三而省一

八編其集

卷三十四

七

或二而省一稍稍紆已但延綏遠走朔方形窺既甚
寧夏屯牧河曲困憊未甦且牽馬遠涉行者路於道
至者羸於野而復責之使償吾見人馬俱斃主客胥
窘矣今薊鎮已宿重兵而延寧爲西陲重地脫有緩
急胡以應之愚以爲盡免焉可也

兵政時
弊總論

古陣法圖籍皆錄舊記所傳風后握奇圖云初受之
於玄女佐黃帝破蚩尤於涿鹿其文本三百六十字
鎮名而已其後太公又增填之漢武帝令丞相公孫
弘敷演其義授霍光常習八陣於長樂館而輔少主
以令天下史稱諸葛亮推演八陣圖得其新意今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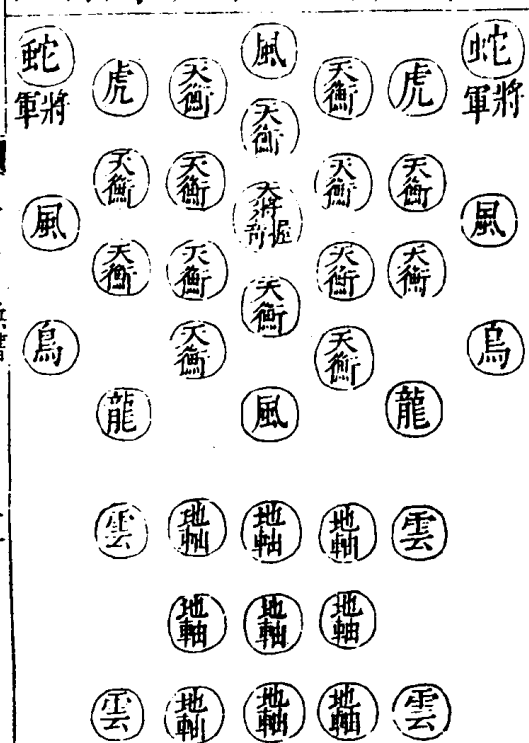
州之南北崖沙中累石爲八陣形勢凡八行行相去
二丈桓溫伐蜀路繇之僚佐觀之無能知者視之曰
此常山蛇勢也晉馬隆征西羌依八陣法且戰且行
誅斬萬計遂復涼州以此論之公孫弘既已討論諸
葛亮又能推演桓溫知其率然其後馬隆依以破敵
則八陣之用無廢矣唐李筌所載八陣圖配四正四
奇之位于八卦其形天圓地方風銳其首雲左右向
而番飛龍盤屈虎張兩翼蛇宛轉烏翔爲突擊之勢
定而不變及觀握奇經義則簽盡出臆度殊乖本文
經曰天地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天地後軸爲飛龍
人編其集

卷三十四

三

法叙

黃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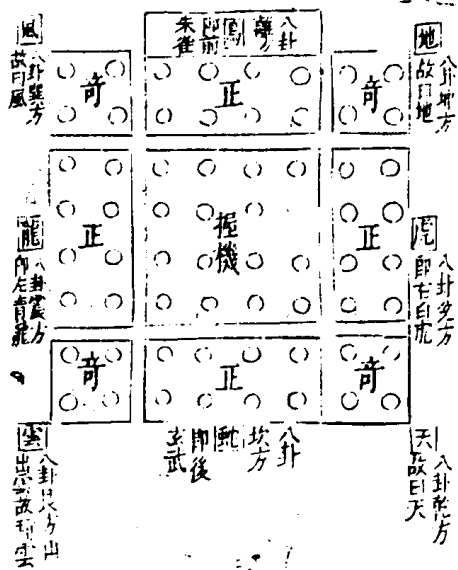
八綱類纂 卷七十四 兵書
右握奇經雖其圖不傳久矣今採其說列而為圖恐未必與古合更俟識者參訂之

全鼓旌旗數

角音二	初警衆	未收衆
草音五	一特名	二結陣
金音五	一緩	二止
鹿色五	一黑	二黃
旗法八	一天黑	二地黃
	五天前上黑下赤	六天後上黑下白
	七地前上黑下青	八地後上黃下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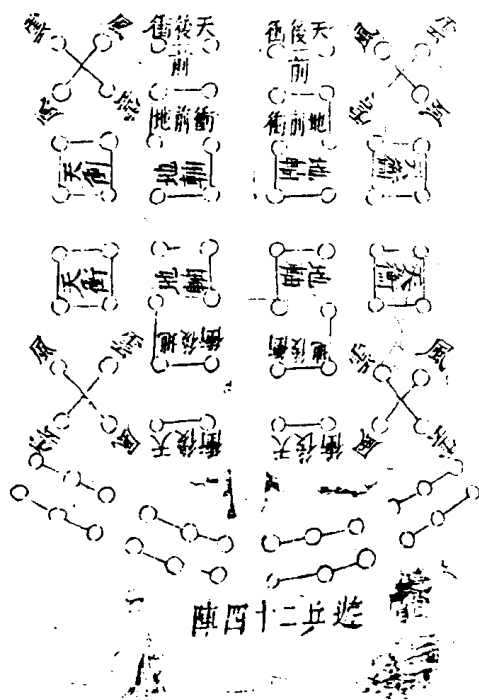
二革二金為天三革三金為地二革三金為風三革二金為雲四革三金為龍三革四金為虎四革五金為鳥五革四金為蛇此八陣各用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兼雲在龍為兼鳥在虎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執音不止者師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天圓不動前為右天地四望之屬是也風象天居兩端其大風其次雲在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地為靜地方布風雲各在後衛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北是也地為動天為從天陣變為地陣或即張形布勢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為動也雲象龍縱布兩天兩次之縱布四地四地大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前衛居其左雲居端人多傳緯信注釋者與此微有差異而有范蠡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公孫立解續記其於部隊或三或五或三十或五十陣圖如此變通由人其八陣用方圓陣法以寡禦衆面面相向背背相承騎出其間出騎突擊馬隆以三千步卒敗羗萬騎用此術也

握機奇正圖



此八陣方位四方龍虎鳥蛇當震兌坎離之位為正
 兵四隅天地風雲當乾坤艮巽之位為奇兵其餘奇
 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弩之有機故曰握機易範
 日以内制外必重輕之勢足以相權而無尾大不掉
 之患寧使之有餘不可使之不足也先出後躡棲盛
 擊虛潛見出入惟變所適故無一定之數昔人有泥
 八陣之名因謂八人為伍八伍為隊八隊為部八部
 為將八將為軍每圖皆虛其中遂使大將居中而無
 所握是尚得為兵制也哉不知陣名雖八陣數實九
 惟中之所握倍于外四正四正之兵倍于四隅所以

八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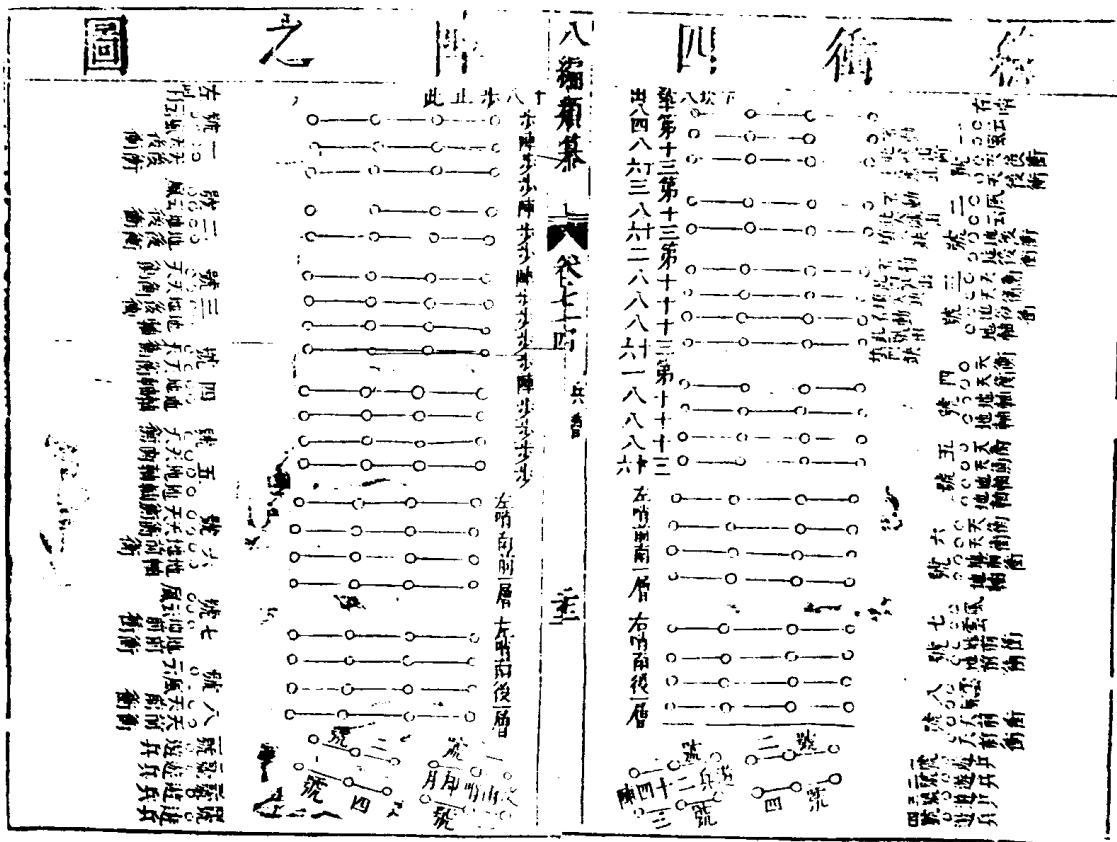
為居重馭輕之勢也此圖名握機後圖名握奇而陣
 之隊伍稍異茲兩存之以備攷
 天有衡地有軸前後左右衝風雲之列四隅八陣之
 定位也却月環衛於後所以應八陣而為之羽翼也
 天覆出於南地載出於北雲垂變於東風揚變於西
 東南之變為龍飛西北之變為龍翼蛇蟠於西南鳥
 翔於東北部月則隨方分陣應之不滯乃間隊分兵
 聯絡互發其中之八陣却月固自若也武侯既往世
 鮮有洞其趣者雖師律提綱具載圖設而遺却月夫
 道却月則無遊兵何以為聲援而取勝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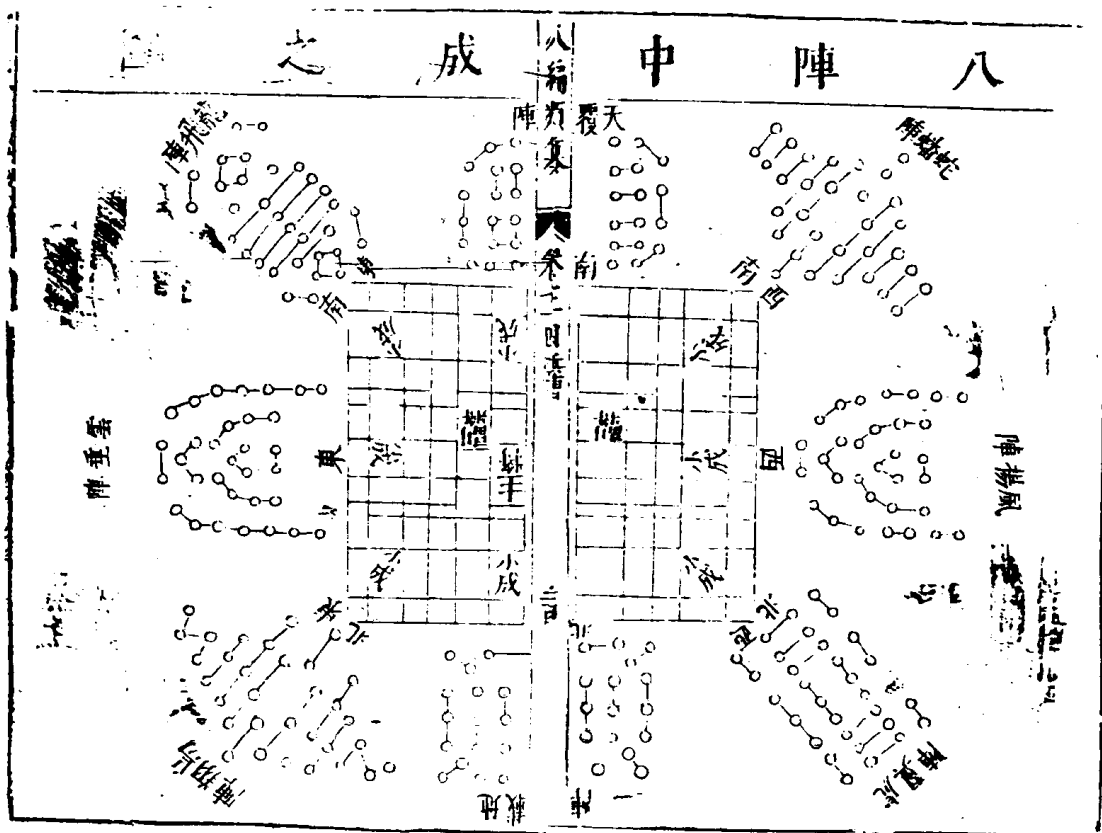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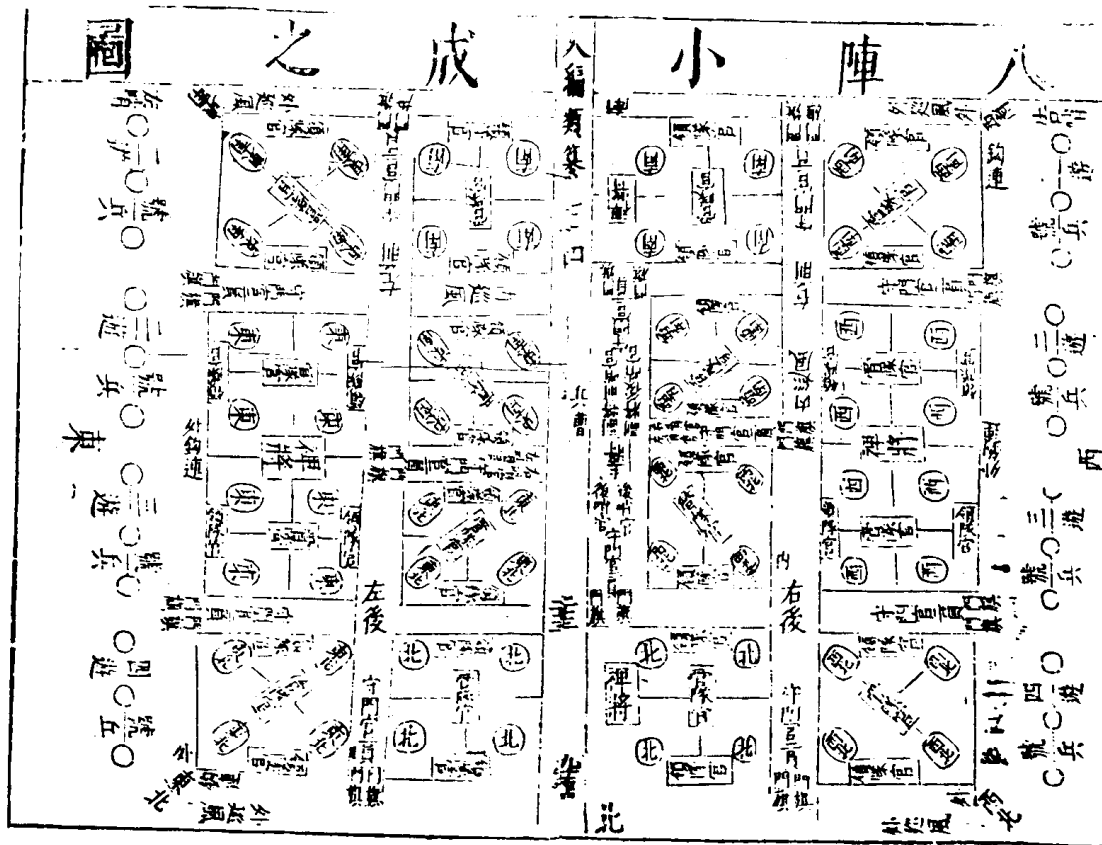
握奇經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
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爲風左右爲雲
風輔於天雲輔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三
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重列各三隊前後之軸各三
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有八陣
陣訖遊軍從右躡其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麾以
出四奇天地前衝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
居於中張翼而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
後軸爲龍飛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
而進鳥振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高氏子畧曰風后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書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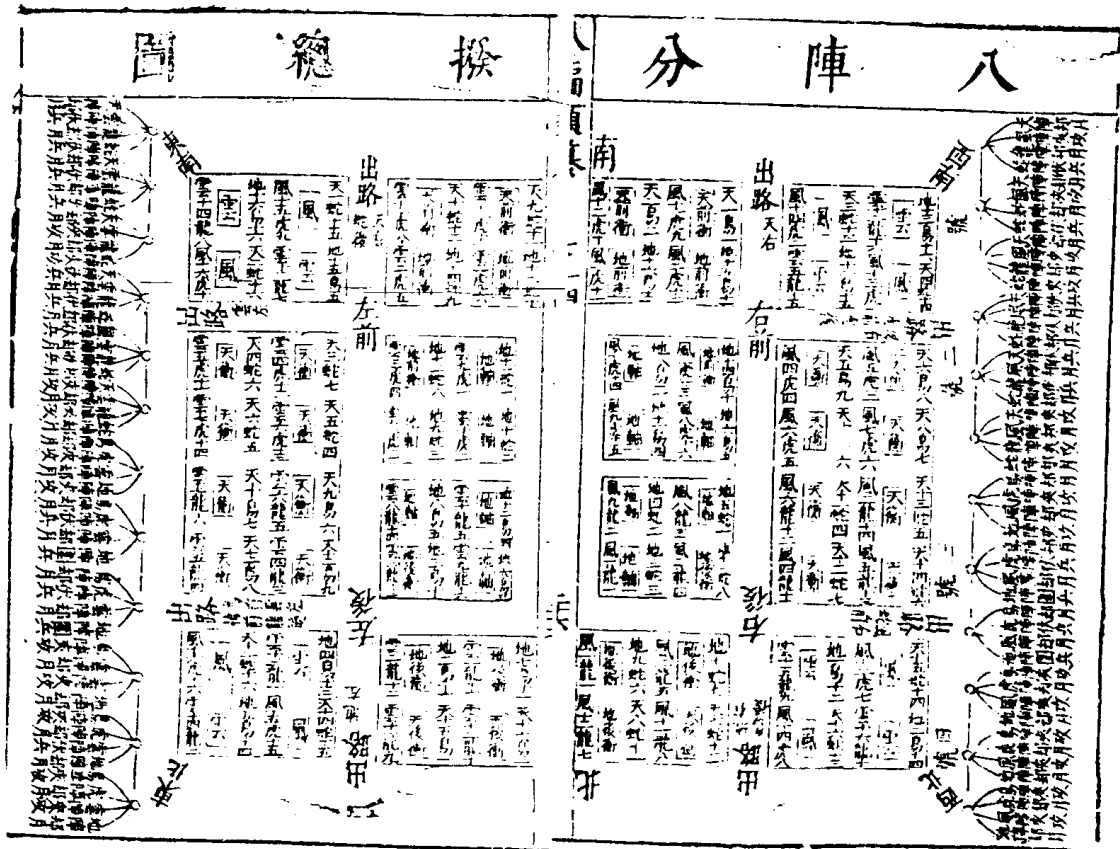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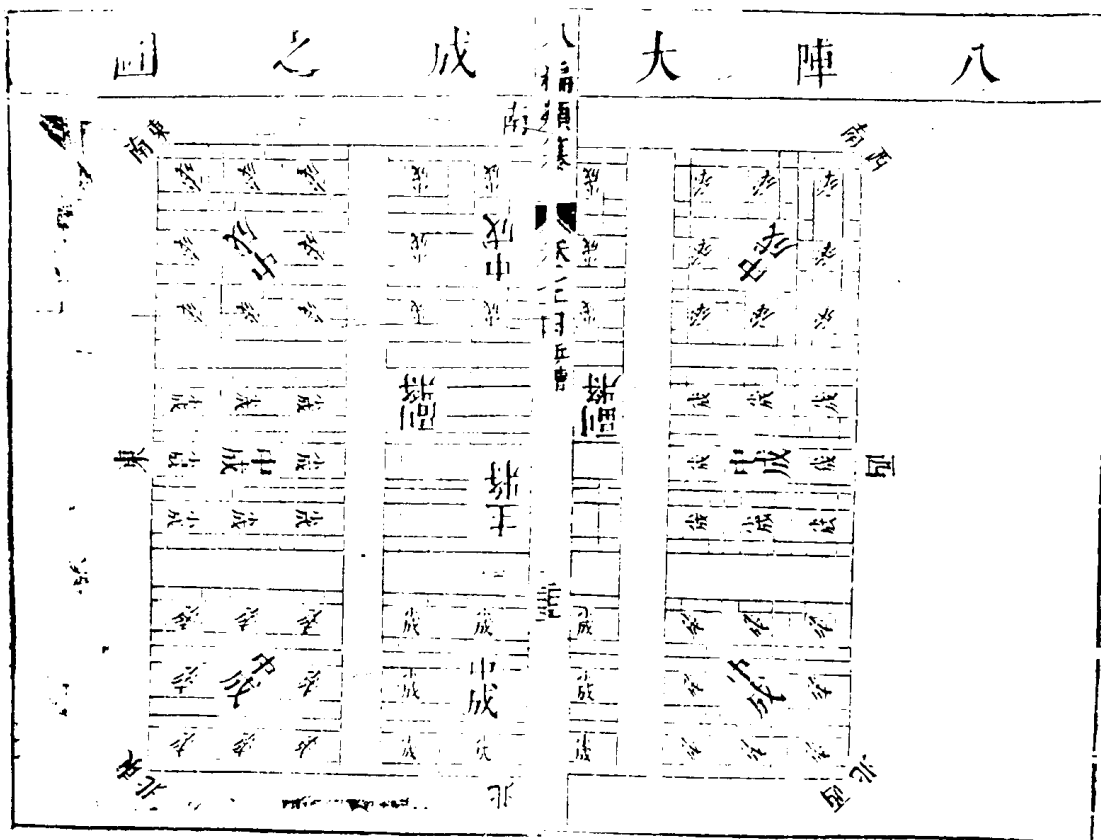
陣所以定位衝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
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
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索
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
則四奇皆出圖成罇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
尤遺風冥冥神機昧昧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
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腹之圖全本於握
機測其妙窺其神者武侯而已
推演八陣始於隊伍而成營陣武經總要凡八日
曲二曲 伍者五行生成之數也陣者八卦之象也
八編類纂 卷七十四 兵書 六

之象生於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生八卦故
前法列四陣右列四陣兩儀之象也古前十六隊
左後十六隊右前十六隊右後十六隊四象之四象
隊西南八隊西北八隊東八隊西八隊南八隊北八
隊八隊之象也遊兵者二十四氣之象也合圖遊
於後二層却月其義未顯惟樊陽分爲兩哨左列十
陣右列十二陣宛然天道之周旋然則十四陣者
有文易變易之義而八陣有分合變合之精所以
五人爲伍十五爲一隊加五旗軍而五十有五終於
生成之數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地六天七地
生天地之數也八天九地十天地十一地十二天十三地十四天十五地十六天十七地十八天十九地二十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八隊爲一陣有四百四十
人每隊以五十人乘之八陣爲一部有三千五百二十人而
爲小成可變陣也每陣四百四十人乘之其却月遊

八號過第三陣前三十六步止單擺開戰畢仍收作
八陣為第四陣大視中軍舉起火點鼓每陣又間隊
一三五號不動二四六八號出前行十八步止天前
衝四陣居前天後衝四陣居後天衝十六隊居兩端
地軸十二陣居中間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
居後風八陣居四維雲八陣居四角自然而成八陣
之規也直衝南前一面之法如遇左右後有警亦依
前例定號以次壘衝則不雜亂而有陣始整
矣遊兵二十四陣分列兩哨每哨十二陣三陣定作
一號共作四號分列兩層進止開闔間隊與八陣皆
同惟下營之際掣環於後而伏之取勝衝擊全在乎
八編類集







圖如陰陽之互藏其宅八陣分變實清濁之異
 施放天雲龍鳥四陣屬陽清而垣居東南地風虎蛇
 四陣屬陰濁而垣居西北遊兵亦各以類相從進退
 開闢一陰一陽不啻春秋之有分節啟閉之有顯藏
 然元氣未嘗不周流統貫於其中是故大將者馭眾
 行師之元氣也智慮少滯則兵形無所不攝運動失
 度外邪得以乘隙而入三軍之司命無寄寓矣可不
 慎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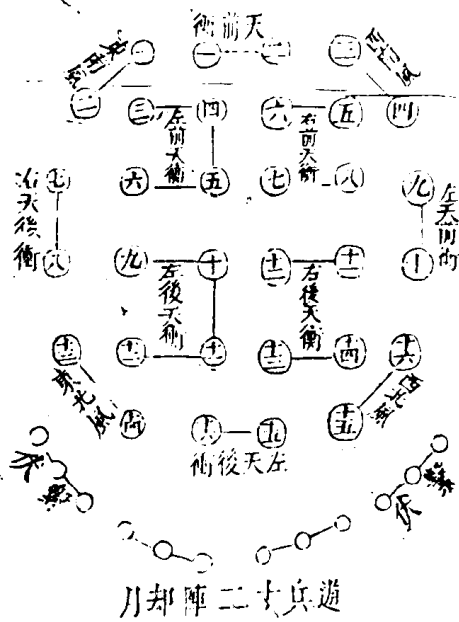
八編類集

卷上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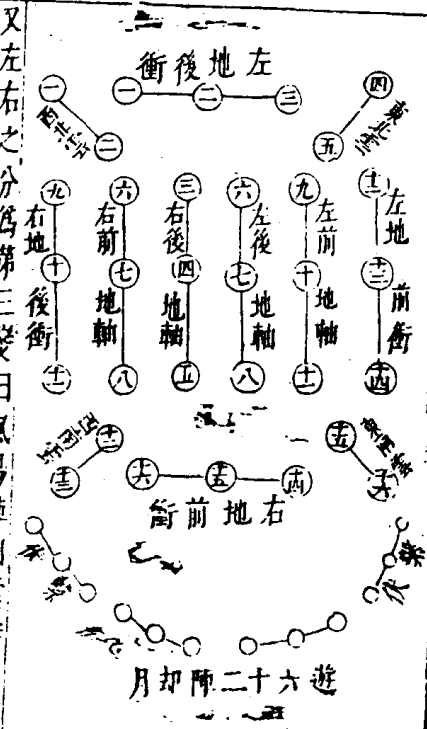
三

內外之分爲一變

天覆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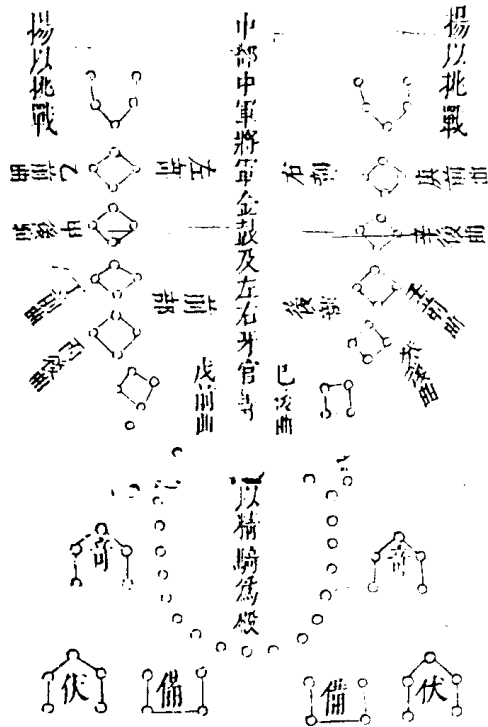
地載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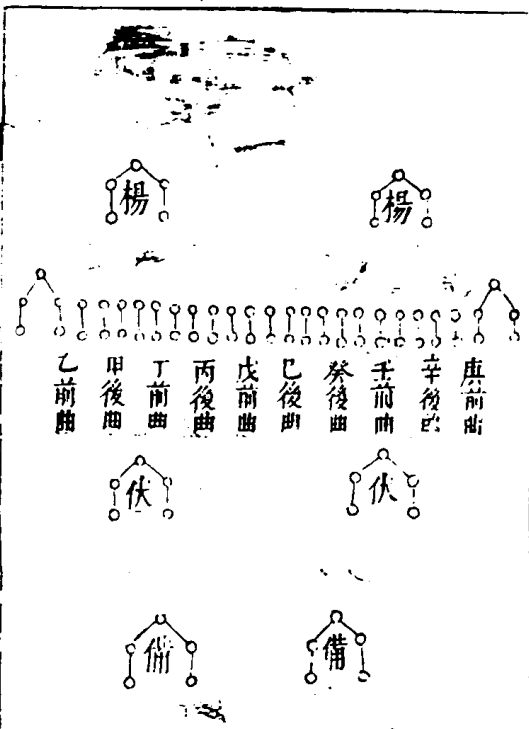
右人陣敵法急則直衝緩則從門排擊乃一而應敵
 之例桓溫所謂擊首則尾應是也若夫擊尾則撥在
 首各隊如例編號更相疊攻所謂擊尾則首應是也
 至於擊腹而撥首尾各隊如例編號左右合圍三面
 掩擊所謂擊中則首尾皆應是也所以兵貴神速變
 貴風生是以謂之率然者速然也欲其應之速然而
 有氣也故應速而不亂接敵而不敗至若設伏險
 圍合追龍夾攻衝擊引翼遊兵乃因形制利勢審
 機故應兵爲正則夾擊圍伏爲奇夾擊圍伏爲正則
 應兵爲奇彼此相用循環無窮固非廢陣以失律亦

無泥陣以滯形爲將者誠能習演精明應變開闢五
發通貫可以行師矣

常山蛇陣



常山蛇陣又圖



八編類集 卷三十四 兵書
右以常山陣步卒五部凡四千人居中前後左右等
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以飽待
饑其揚奇備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二千人逐便而
居以應權也六鼓舉龍旗則爲常山矣
古今以來臨戎對敵每作四面陣周回受敵以爲必
勝儻若遇鋒而擊之其陣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
亦或作長陣或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之
破一處即敗敗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
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畫成定制各立陣名部
面分圖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既就諸

戰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然以中
軍爲中黃陣次有若前衝行衝左突右擊白雲青蛇
大赤大黑推克決勝先鋒破敵以二除中黃之外餘
十二陣以應十二辰

李靖
陣法

太黑子 大赤午 破敵丑 左突寅 青蛇卯

推克辰 前衝巳 先鋒未 左擊申 白雲酉

決勝戌 後衝亥

右圖書編

八經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五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邊防

應京舊司馬屬又職備兵嘗蒿目憂焉會理官華鉅孝廉梁斗輝相聚福堂分著海防邊防二議詳哉其言之可藉手爲封疆指南矣

梁斗輝邊防議云高皇帝既定天下卽元故都設

北平都司文皇帝因奠鼎爲今都展山負海固擬

於靖函本太行雁門諸山寨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一

東折玉帶神嶺若抱若拱九陵在焉故居庸爲京

師北門隸昌平密邇薊州薊昌俱畿內要地故未稱

鎮薊之稱鎮自庚戌昌之稱鎮自庚申皆嘉靖中虜

警時所建置者也國初設大寧都司管州等衛與

遼宣東西並峙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

險隘爲內邊永樂間以兀良哈扈靖難功畀以大寧

白雲紅螺地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爲朵顏

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山錦義度遼

至白雲山爲大寧號三衛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興

營諸衛於畿甸循居庸左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

際古渝關也控遏遼東爲遼鎮遼東孤懸千里三面

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路內通前代皆郡縣

我朝盡改置衛獨于遼陽開原設安撫自在二州

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

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右轉循太行西南包平

原沃野帶絡數十城爲古燕趙郊而宣府大同握重

兵鎮焉宣府漢上谷大同漢雲中也國初設衛開

平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興和萬全爲要地後

大寧昇虜興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徙鎮獨

石宣府稱重鎮云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艸虜患特

八編類纂

卷七十五

二

城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

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

故大同稱難守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間道騎行可

一人卽元札八兒導胡兵南牧處也紫荆倒馬二關

扼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鴈門寧武

三關隸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經大原北

境西盡雍河之濱而雁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

爲陝右陝有三邊四鎮榆林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

勝者卽唐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也在河北正統間

失東勝退守黃河後以虜入套內又棄河守牆成化中徙鎮榆林堡地險兵強人呼爲橐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管亘千二百餘里聯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鎮寧夏西北倚賀蘭山東南帶黃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入套河東三百里皆設備遞年修治牆塹正德及嘉靖年間增築內外邊而清水與武花馬池各營尤稱要害固原在寧夏南前套虜未熾獨靖虜一面備胡平固安會之區號爲無事自火篩入寇後遂當虜衝始即州治爲鎮城以固靖甘蘭四衛八編類纂卷七十五兵書

隸之東顧榆林西顧甘肅與寧夏相爲唇齒近又於本鎮迤西增鎮臨洮專制西陲半壁隸以蘭河洮岷階文而表裏聲援不至長筆難及矣其公賀蘭山西至鎮番又西極甘肅皆古朔方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以斷匈奴右臂者也洪武五年下河西棄燉煌畫嘉峪關爲限由莊浪迤南三百餘里爲湟中地今置西寧衛由涼州迤北二百餘里爲姑藏地今置鎮番衛又設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蘭州衛於金城全鎮之地幾二千里列鎮河外薄于砂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西遶西域南蔽羌

戎非捍胡虜尤稱孤懸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爲徵者也九邊形勢大略可見於此矣每邊各繚以城堡限以垣牆足以兵食統以大將副以偏裨監以憲臣鎮以開府聯以總督薊鎮城堡二百八十五座空心敵臺一千二百四十座昌平城堡二十八座空心敵臺守邊墩臺約三百餘座萬曆初增築灤河以東居庸以西及松棚諸路臺二百座曹家寨將軍臺地跨山橫築內城守以七臺遼東城堡二百七十九座空心敵臺邊腹敵臺墩臺二千八百餘座隆慶間置造各城堡四面懸樓十數座萬曆初造空心敵臺兩臺之間磚與亂石爲牆臺牆相連以便固守改建定邊右衛於鳳凰鎮移衛治舍學于寬奠堡保定邊城一百三十一座城堡十六座空心敵臺舊敵臺共一千餘座嘉靖間倒馬龍泉故關等處增置敵臺使烽火相望萬曆初馬水口紫荆倒馬等關建空心敵臺三百五十六座宣府嘉靖中令自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爲邊幾七百里創修石牆添設墩臺又自四海治迤南渤海所迤北建墩防守隆慶間宣大挑修邊壕蓋造管房砌獨石馬營二城又北

路龍門所自縣道墩起迤靖胡堡大衙口座建設外
邊一道益以塼臺東北二路有運道互相應援且拓
地百里以資屯牧見存城堡七十一座大同城堡六
十四座敵臺墩臺共九百餘座嘉靖中於邊牆衝口
等處添設空心磚臺三百座山西三關惟偏老沿邊
地方自蕨萊弗起至老牛灣止邊長一百一里有奇
添設磚包空心樓實心樓各十五座敵臺二百一十
六座見存城堡墩臺隘口空心敵臺三千七百一十
處延綏邊牆六百七十一里墩臺墩院塞城共九十
座石砌土築大川河口水洞連臺石參關門溝口水
八編類集 卷之五十五 兵備
二
澗水口水眼連絡布置又於延綏榆林神木定邊四
道築空心敵臺見存城垣六十二座民寨堡城塞城
共二百座寧夏城堡九十四座關城六座敵臺墩臺
五百餘座關隘三十三處固原城堡八十五座戰敵
等臺八百二十座護城堡墩敵角臺四千九百餘座
甘肅城垣堡寨四百九十五座關隘一百四處各鎮
原額官軍共八十六萬五千二百一十七員名馬三
十九萬七十八匹其見在者薊州官軍三萬一千六
百五十員名馬六千三百九十九匹密雲官軍三萬
三千五百六十九員名馬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二匹永

平官軍九千九百四十員名馬一萬五千八十四匹昌
平官軍一萬九千三十九員名馬五千六百二十五
匹遼東官軍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馬四萬三
千八百七十五匹保定官軍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七
員名馬四千七百九十一匹宣府官軍七萬九千三
百餘員名馬三萬三千二百餘匹大同官軍八萬三
千八百餘員名馬三萬五千八百七十四匹山西官軍
五萬七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萬七千八百五十
一匹延綏官軍五萬一千六百一十一員名馬二萬
七千八百五十一匹寧夏官軍三萬七千八百三十
七員名馬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匹固原官軍五萬
五千二百餘員名馬三萬一百六十餘匹甘肅官軍
四萬七千五百一十二員名馬二萬二千三百七十
五匹官軍之外有募調兵或募土著或募民兵或各
將領自募家丁保定有達軍達軍者內附夷人以其
生齒日繁驕悍成風又有無籍竄籍差冒糧之徒
一體練操聽調者也甘肅有土軍土軍者出自莊浪
以其族類日多土官不能制務嚴加訓練就我約束
也遼東保宣大山西有軍營兵車營兵者始于李賢
于謙倣衛青武剛車制馬隆偏廂車制內藏軍馬糧

三 居庸關一員所屬石峽峪灰嶺口八達營三守備
 八 八達營黃花鎮一員所屬慕田峪黃花鎮二守備
 極衝鎮邊城一員所屬鎮邊城白羊口二守備
 遊擊四 總兵標下左騎管右守備十一 鞏華城天壽
 柔黃花鎮灰嶺口白羊口鎮 遼東鎮守征虜前將軍
 邊城石峽谷八達營慕田峪 協守副總兵一 節制開
 總兵一 駐河東遼陽適中地 分守叅將
 寬奠瀋陽等處駐劄本城所轄遊擊守備
 共二十三員開原海蓋有營堡自兼應 分守叅將
 五 開原一員防冬駐劄中固兼防南北兼管馬市無
 一員駐劄開原極衝錦義一員駐劄義州極衝海蓋
 堡寧遠一員駐劄本城寬奠一員近武加副總兵衝
 分守鎮東一 遊擊十二 廣寧城左營一員右營一員
 十三處極衝 瀋陽城駐長營堡駐新平堡
 堡防守鎮武堡一員正安堡一員廣寧右屯一員錦
 州一員鐵嶺一員中右所一員中左所一員中後所

鎮守鎮朔將軍總兵一協守副總兵一驛永寧城分守叅將八上北路一員駐獨石城極衝所屬獨石城馬營堡赤城堡長安嶺龍門所屬龍門城瀾水崖三守員駐龍門所極衝所屬龍門所屬龍門城瀾水崖三守龍泉路一員駐四海沿次衝所屬靖胡堡四海沿堡保安新舊二城據東城延慶城六守衛上西路一員駐萬全右衛極衝所屬萬全右衛左衛戎張家口堡新開口堡新河口堡勝房堡六守衛南路一員駐額聖川西城次衝所屬順聖川西城東城深方堡蔚州城廣昌城五守衛中路一員駐崇禮堡次衝所屬萬安堡一守衛下西路一員駐崇禮堡次衝所屬崇禮堡懷安城西陽河堡洗馬林堡四守衛提調山一防駐獨柳溝口極衝所屬岔道城守備撫募兵三千防守南

遊擊三舊遊兵新遊兵二員每年輪流一員入衛勤換則駐鎮城東路一員駐獨石城坐營中軍二巡撫下帶官標兵坐營守備三十一巡撫下帶官標兵坐營

巡撫下獨石城馬營赤城堡蔚州堡龍門衛龍門所雲川堡長安嶺堡瀾水崖萬全左衛萬全右衛張

坐管官一總兵標下萬曆四年設河東備禦都司一國初兵

事專任武臣後常以文臣監督文臣重者曰總督次

曰巡撫或提督又有兵備薊遼保定一總督三巡撫

總督駐審雲城近加經略使街薊州巡撫一員駐遼化城保定巡撫一員兼提督紫荆等關遼東巡撫一員駐廣寧城而薊昌平平密雲霸州天津紫荆井陘

大名寧前遼海東寧開原金復海蓋或以兵備兼副

叅或以苑卿兼兵備聽節制焉宣大山山西亦一總督

三巡撫總督駐陽和城宣府巡撫一員大同巡撫一員俱兼提督理軍務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

地方而北口懷隆冀北陽和大同左衛冀寧雁平崞

嵐河東潞安寧武或以分巡兼屯田或以兵備督叅

八福類錄卷之三十五兵曹

遊聽節制焉陝西三邊總督一延綏寧夏甘肅固原

巡撫各一俱兼提督若靖邊神木榆林河西靜寧隆德

固原鎮原洮岷延安臨鞏鞏昌靖虜西寧莊浪西安

涇邠商洛潼關漢羌其號為兵備者或以本官兼屯

鹽理互市或以兼官總衛所撫番夷其皆分委任而

責成功乎其世居我迤北者故元裔也元自崇禮侯

潛居應昌不數傳被弑者五維時瓦剌稱強小王子

之勢又寢盛小王子之子反類罕者襲小王子而世

其號生子男十一咸勇悍善戰其第三子阿著原名賽那

阿刺罕一名酒亦稱小王子生子七長麥力昆古襲次俺

布台吉四老把都台吉五那林台吉其住牧河套者

吉囊也俺答則住豐州者也住陽和後口葫蘆海子

者兀慎打兒汗喇布台吉也老把都台吉則住獨石

後三間房那林台吉則住獨石正北地名我力速也

住青山後正北地名十字索兒大者我把汗點刺台

吉也麥力昆吉囊生子九長那言大兒吉能次狼台

吉五及成喇兒台吉六克鄧威正台吉七哥俺答亦

洛哥台吉八把都兒台吉九哈麻艾旦台吉三鐵

生子九長與都克隆哈即黃台吉次不彥台吉三鐵

赤星台吉七不他失禮黃八沙兀慎打兒汗喇布台吉生

子一口兀慎阿老把都台吉生子五長擺三忽兒威

八福類錄卷之三十五兵曹

都兒二長都嵩反正台吉三合不慎台吉四建兒克

兀打兒汗台吉即滿五素五七慶朝庫兒台吉即滿

五六妻麥那林台吉生子三長恩兒跌兒反成台吉

我把漢點刺台吉生子三二也辛跌兒台吉三啞

速火落赤把都兒台吉虜所轄部落曰好陳察罕兒曰召阿兒

曰把都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凡有眾五萬者大

營卜赤亦克漢也曰岡留曰罕哈曰爾填則所謂東

三部也其酋曰滿會王有營三蓋屬岡留部者也其

酋猛可不即亦有營三則屬罕哈部其爾填部所屬

營一首長所謂可都留者也東三部部眾可六萬人

居沙漠東偏與朵顏鄰彼藉之為嚮導此倚之為重

援曰應紹不曰阿爾禿斯曰滿官嗔所謂西三部也應紹不營凡十近皆分散無幾惟哈刺慎一營僅存先是十營皆屬亦不刺後亦不刺叛虜遁西海上故此輩無所著各散去其阿兒禿斯部有營七故亦屬亦不刺衆凡七萬人後屬吉囊吉囊合爲營四曰唃合廝曰偶甚曰八哈思納曰打郎則附吉囊所住牧河套者也曰多田土悶曰畏吾兒曰兀世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刺衆四萬人故屬火篩火篩敗後屬俺答住牧豐州又有哈刺慎部及哈速部者則所謂南二部也其酋長把答罕者爲營一衆可三萬人則屬哈刺慎部屬哈速部者營亦一其酋長則曰失刺台吉有衆二萬住牧宣大邊外者也別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因隙叛去至今彼此相攻殺又西有瓦剌衆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讐日相鬪格以上蓋北胡生長部落大畧也阿着子六人惟吉囊俺答最強吉囊據河西之饒長子姓俺答擁控弦十餘萬多精銳子興克都隆哈偏臂善用兵以故數弄兵塞上又有三衛降胡爲間嘉靖中虜患無歲無之我是以征討不停調兵入衛無虛日矣隆慶四年虜酋把漢那吉叩關降把漢那吉者俺答第三子鐵背台吉

子也幼失父俺答妻一克哈屯實鞠之及長頗優巧故獨鍾愛已有婦二又聘兀慎家取兎搯金之女爲三會俺答有外孫即所謂三娘子者甚艷色許聘襖兒都司俺答通焉強納之襖兒都司恚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乃奪那吉所聘兀慎女與之那吉忿恨南走闖入關請降遼吏莫察以爲一胡雛于中國無繫也總督王崇古念此奇貨可居于是盛館餼輿馬逢其意具以聞且言宜尊顯之以示虜因持此爲質索我叛人趙全趙全者世晉人敏警有畧呂老祖黨也老祖以妖術謀不執事覺懼誅因與其黨十人逃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宸居別爲離宮九楹以奉俺答比入棟拆俺答懼不敢居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全黨至數千虜每入寇輒先驅偵謀故邊將不能防石州之慘至今寒心當其時朝廷有令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予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會把漢那吉降俺答心私念之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非君少子耶奈何殺其孫俺答益自傷計中國怒虜歲犯邊必且甘心之也則日夜泣目盡

腫率衆南叩邊索之總督王崇古因巡撫方逢時謀使人謂之曰兵來那吉不生還矣執趙全等以贖乎俺答唯唯因就幕中語遂擒八逆以獻督撫上其事乃詔歸那吉許通貢市賜金印封俺答爲順義王第一城名歸化以居其餘封爵有差時套虜吉能亦乞貢詔授都督同知餘亦給爵秩虜旣受封通貢奉我三尺于是我塞垣東起四海治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刀俺答卒長子興克都隆哈黃台吉嗣封先配五蘭比妓又蒸三娘子納婦一百八口生子一十四襲封四禩卒子堵力良

即舊繼封有子男五其長子朝兔台吉所生子四長曰卜石兔黃台吉
今傳且三世矣奉貢惟謹其俗好佛有小佛子者每每教以忠順我中國聞三娘子統兵亦順命無敢爲邊擾今順義王與察罕奴吉構怨貽邊臣書比朝鮮例借我兵援夫虜性反側察罕更屬狡猾重兵相持邊鄙震撼且請而許之是以夷疲我而挑之釁請而不許夷又得以口實我有掉臂去連和察罕共爲我患事不可知則北邊又未可晏然解甲也其在東北有土蠻建州毛憐女直海西山夷江夷等部落住牧曩土蠻最強數犯我東塞

今建酋奴兒哈赤素見哈素兄弟二人故女直部落據有富饒之地自謂金人遺種近并猛骨唃羅結擒臣慙小友青爲聲援納我逋逃噉我羸弱陽爲輸款陰蓄異謀天幸用我華人龔姓者爲主謀此人不忠國未敢遽發萬一老死二酋之患恐不在宋女直下日者仰逞二奴被戮雖已恐懼輸誠補進雙貢然不可據以爲信靖酋近糾衆在廣寧錦又邊外窺瞰謀犯朝鮮連年防倭遼左震驚泰寧三衛正統土木之變頗聞爲也先嚮導今與北虜婚媾必且互相黨援邇來朵顏酋長伯牙兒哈爾赤長昂秦寧酋長炒克等雖悔罪納款補進五貢然乍臣乍叛誠爲叵測則東三邊又未可帖然察戈也其在秦隴吉囊種類日繁賓兔等分駐大小松山頻年爲梗萬曆戊戌大司馬田樂巡撫甘肅提兵二十萬乘勝搗巢獲級數千聲勢大振松山三百餘里地盡收復卜築戍守年來迫于饑饉惕我兵威悔禍乞款鑽刀說誓進馬互市延寧兩鎮庶稱息肩然苟無善後長策則竊發之奸深屬可虞且土魯番併有哈密志益肆與瓦剌爭雄長嘗至西海劫殺北虜每曰蘭州黃河西是我故地由此不已唐吐番宋元吳飲馬河西以犯中國不

能保其必無則西三邊又未可安枕而卧也蓋嘗合九邊大勢觀之甘肅榆寧與吉甯隣雖世受我爵賞然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宣大山西與俺酋鄰雖世稱我藩臣然九十九泉之勝一十二哨之衆彼實握焉矧老把都林台吉生齒毳幕環布蟠結是我肩脊之憂也莽刺之有火落赤等憂在洮河海上之有打兒汗虎喇哈赤憂在遼東黃河腦之有丙兔着力免失喇啞叭大諸酋憂在嘉峪關夫反顏罕一首耳後嗣蕃衍流今七輩生息四百有奇其三衛屬夷併各邊夷番又不知其凡幾矣史車負恩六兒煽虐則

小編類纂

卷七十五

三

前事之明鑒也按史車二夷朵顏種也嘉慶間相繼內附乾隆十八年叛去二十二年復歸六兒三衛中點首長昂步蠻董忽力及夷婦大小等只猛可直轄爲六兒萬曆辛卯長昂并弟莽金兒伯輩等入犯石門路之花場谷我官兵擊獲甚多往議者曰復大寧復河套復故遼陽夫自大寧都司內徙遼東折右臂宣府折左臂聲援隔絕松關潢水勢固在虜龍岡灤河我失其險近議欲比擬唐受降宋大順而築彼霧靈之山以爲吾守此一策也套內廣饒有鹽池海子葭州民往多種食其壤地自舍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巢穴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誠復

守東勝因河爲固使套地方千里歸我耕牧得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亦一計也遼陽故城在三岔河北亘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洪武壬子委以與虜迺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紆遠遼人每憤憤焉昔我太祖嘗諭遼帥曰滄海之東遼爲首疆誠重之也則今奈何使之淪于虜也無論泰遊即總兵至倨驕也督撫巡按咸得司彈壓賊至調度督撫檄之東巡按檄之西或機當戰檄之守檄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堵截于前檄之合力勦捕于後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

小編類纂

卷七十五

三

聖

而調之西或兵既西而調之東偶失利廷議紛紛救過不贍寢以解體昔馬文升經略哈密黑麻悔罪余子俊鎮守榆林虜人嚙指項忠單騎抵賊蒲四就擒許進鎮大同瓦剌入貢薛祿佩將印巡邊圍斬虜奇黃郭登設攪地龍飛天網陷賊朔北今誠得若人任之無虞虜矣籌邊者當察其耗邊之源然後急圖實邊之策顧耗之之途亦夥矣有就邊而耗者有耗于內而實爲邊耗者老家不能受甲而尺籍徒存則冗食者耗急則召募未列行伍先取安家則虛糜老耗募置親兵將所畜家丁籍爲勝兵而名額多增

資復幾倍。則濫支者耗。此皆就邊而耗者也。緹騎冗員。而食無功之祿。大官冗役。而享無勞之奉。內監冗匠。而叨餼廩之入。凡此皆耗於內而實中于邊者也。說者謂榆林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芻糧仰給腹裏。萬一虜駐魚河。糧道險遠。城中坐困。故欲于府谷至葭州。由黃河而上。造舟轉運。以濟清水。木瓜孤山等處。亦一便計也。而復徵本色。設立倉場。尤宜汲汲。至復登州海運。以給河東十四衛。蠲新增牧馬子粒。通居庸桑乾陸軌達蘆溝舟運。以甦宣府。是不可不深長思也。又按各邊月餉。法曰。折色者六。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兵考
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通例也。然春夏而米價騰踊。銀一錢止易粟數升。則姑與之折銀。秋冬而粟價稍平。倉庾稍積。則始與之本色。毋乃驅之飢而罷病且死乎。或每歲調入衛以爲常。而踐更疲于奔命。是自耗也。撫臣假調操以自固。而精壯減于擺邊。是自弱也。慮兵不足而貪民壯似矢。朋戶醵金。徒編傭奴於隊伍。又慮兵不足而選保甲似矢。臨門按籍。祇驅寒單爲伎士。夫兵不練則弱。弱則縮朒摧怯。任盜之斬關奪門也。而莫可誰何。不練則驕驕則至有戍主帥內訌。

而不可問雲中之變。不數十年。延綏挑沙。又見告矣。馬端臨有言。宋兵之弊。劣弱。唐兵之弊。驕悍。乃今兼之。嗚呼。柰何其不講于訓練之方也。按大司馬楊守謙云。是時京營兵尚精練。可用。今非昔矣。獨有召募土著訓練于平日。庶緩急得其用。爾。而陳建亦云。練土著。蓋土著練。則以防虜。防其家盜。以殺賊。殺其私讐。未有不濟者也。昔給事鄭林。傷京營陣法無制。每一出征。人馬雜沓。多致躡死。請以軒轅陣法從事。邊牆東起遼東鴨綠江。西至嘉峪北。抵沙漠紆紆。一萬九千一百四十里。營堡數千。緣日久漸壞。亭障缺少。踐隘踈漏。夫邊人所以與虜隔者。獨有此垣墻。其所。以守望相助者。獨有此營堡。不修。則塞下田非塞下。人有也。爲虜壘也。塞下丁不能一日安于塞下也。爲虜捕也。昔余肅敏于榆林。開三十城堡。築墻千餘里。榆林人尸而祝之。都御史徐廷璋。修築寧夏邊墻。虜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楊少傅一清。王本兵瓊。築花馬池墻三百餘里。人戴之若父母。兵尚書翟樂築五堡。今爲大同利。五堡在大同。弘治間。虜堡。弘治間。堡失宜。嚴變軍士。鎮堡鎮川。堡先是張文錦。規築。嘉靖中。翟樂修復。楊守謙嘗謂陝西各邊修築邊防。皆于發兵按伏之時。蓋按伏之兵。已有行糧。因而修。

案爲功甚省行糧之外再加犒賞人心樂從按天壽山後黃花鎮以東歷客雲馬蘭太平燕河屬於山海謂之東關以西歷居庸白羊紫荊倒馬屬於龍泉謂之西關居庸外拒四海冶潮河川古北口逼近虜巢紫荊倒馬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紫荊乃南出之路疾騎趨吾運道數日可至故諸關之中居庸最嚴險防守之計在據入達嶺以扼空道之衝斯爲得勢倒馬距京稍遠紫荊則夷於居庸而近於倒馬考之往古攻燕及我朝北虜犯順多由紫荊增兵守險尤當急者凡一關必有一營關主於守營主於援昔于

肅愍以易兵援紫荊以涿兵援白羊以真定兵援倒馬又遣兵四出節制游徼名曰分巡命將分領威振先聲名曰巡哨首尾應援聲勢聯屬卒保無事今雖無如也先者入寇知者防患未然肅愍之畧得無講乎黃花鎮肩背陵京負荷鉅重四海治其捍禦也舊有徑道走諜報今已塞則治有警報必由居庸達黃花相去二百餘里難以一蹴至宜於邊牆適中處建敵臺臺上蓋屋以便直宿分內外設軟梯上下黃花鎮撥軍三十名四海冶撥軍三十名分班宿直文到即遞遞必二人自外而入者黃花軍也自內而出

者四海冶軍也如此則旁實易塞文移易傳藩籬爲之孔固矣古北口兩傍峻崖車可容軌西北通開平殘元避暑故道也中有葫蘆谷最險朵顏部落花宮居之由京師至古北口僅二百五六十里古北至開平僅四驛若專備古北則于古北潮河二營稍大其城各增兵五百每防秋時調遼東遊兵三千及密雲副總兵之兵同守之潮河川沙浮水漲先是都御史洪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久薊門關口頗多兵力獨少必撤路兵盡歸守提如閱關使臣之議用南

兵使控層臺練北軍使精擊刺如戚繼光之制重關安於覆孟哉遼東虜倭兼備開原廣寧並據襟喉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河西地近土蠻潛引諸夷爲患而嚴冬冰結即河東亦闌入焉近因東援土馬凋耗勢成積弱虜不逞於遼必窺關內由爛泥窪過鐵場堡十餘里正衝黃土嶺關故遼左有警則薊東當援倭不逞於鮮復窺遼左由綠水越旅順黃骨島片帆即吾信地近議自薊達遼各路設戰艦車輛火器又當鎮江城特設鎮道控海門爲關局此亦固藩籬一策也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北路獨石馬營

一帶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虜出入孔道。東路永寧、四海冶、北路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見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故補長峪城鎮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本、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修張家口、洗馬林、西陽和諸處，以塞中路之竇。修永寧墩、長安嶺、龍門、衛內垣，以扼京後之衝策。宣府者，此其大計矣。大同在九邊中最爲絕塞，國初於鎮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

大遼二邊捍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蓋爲虜窟。嗣後增築鎮邊，殺胡丫角一帶，增置雲陽、陽諸堡，東西相望，臂指相使。三雲形勢大非昔比矣。顧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左右，虜實衝焉。募兵分駐，則犄角勢成，然後全鎮永爲不拔之基。偏頭、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由喬麥川、野豬口入，而遊兵百里赴援甚難。偏頭地平可馳馬，又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等處皆虜賊渡口，曩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備大同川，前時險塞設關，遶大環戍。

戊卒荷戈守吏辦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森立，後禁解網弛，廢鑿缺斥，左右環立，不問誰何，況覈符券，遂至有虜細出入羣來旅往，若扼陽方之口，塞甫川之衝。嚴水泉營一帶要區，且增撫臣於偏關，而以大將駐老營。副將駐河曲，有警則山西撫臣親提太原汾州二營之兵以守寧鴈，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以遏奔突。有如先年經畧王宗沐酌議，尤當蚤夜以圖者，又安得以三晉爲內地而易視之也。延綏、東西地套虜充斥，然自神木迤東，逼近黃河，難通大舉。神木迤西，直至滂溝等處，環遶千五百里，而安邊定邊二

營連接花馬池，更爲虜衝。來則長驅深入，關以內尤可愛。故葺險二邊，以固藩籬，增堡衝邊，以聯策應。復腹內之班戍，除近邊之壅沙，實爲保障至計。寧夏一鎮，頻年虜據套內，平虜至花馬池三百餘里，多虜患。夏秋則由渾脫浮渡，冬則踔冰馳至，西窺寧固，南窺慶陽。今每歲督撫移駐後衛防秋，中衛僻處，西隅數苦山後之虜，自松山恢復，循索橋而上，築城固守，直接鎮番，則我據險，彼失勢，有風雨飄忽而來者，量出精銳夾擊之，或斷其中，或截其尾，又屯重兵於清水等營，今二百里間，旗幟相望，刀斗相聞，其鐵柱泉等

水草大路盡建墩臺此不惟得扼吭制勝之
援榆林西援寧夏亦率然常山蛇勢也其在國
真諸酋環居川海生番逼我郊圻而時肆剽掠
受我秦養而陰懷異謀四通八達皆虜穴焉稽之
事庚寅歲西虜寇洮河則兩川悉據雖合七鎮之兵
懸通侯之賞竟無以購火酋之首壬寅後北虜寇固
原則諸路分侵雖寬失事之誅下搗巢之令卒無以
戢十酋之兇所幸南北不合謀先後不並犯故我師
應援未至顧此失彼而全秦要區猶得既危復安耳
先臣許論言總督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得息肩今
似不然計在防河套之虜以安原州則當嚴花馬之
守扼興靈之衝防山後之虜以固蘭靖則當增沿河
之堡屯常戍之兵防海西之虜以安臨鞏則當增大
將以資彈壓鼓番人使爲我用蓋固原恃三鎮爲
障三鎮安則固原自安不然盜已入室而復延頸四
顧恐無及矣甘肅自虜款以來俺酋有迎佛之舉常
穿塞出入且駕言復仇瓦剌遣置種類封植巢穴流
住甘肅涼永之外陸續進透南山絕無東返之志甘
鎮四面腹心在在皆虜所幸辛卯鄭公洛焚仰華之
寺而假道之禍弭然防守之計則莊浪涼州其要害

也西寧控三十番族四堡六千戶所亦爲要地故分
官列陳以防蹂躪如遇莊浪西寧警報河州將官由
弘化寺應援蘭州將官過金城入靖虜策應凡河東
堡塞之在河西者甘鎮一體發兵堵截又於秋冬間
行令莊浪並魯氏土兵以防碾伯西寧游兵駐古浪
以防全口鎮羌涼州副將合永昌兵以外助鎮番內
防涼永肅州叅將嚴謹堡塞以禦攻擊且也防海西
之流劫禁番人之詐冒甘肅其有瘳乎夫千金之賞
激於前猛虎之威驅於後則怯夫皆爲壯士今各鎮
將領大都以退縮保守爲得計幸乘虜款沽酒烹鮮
謝鳴劍解甲楯左僂少艾右擁笙竿相與樂飲帳中
戲下轉相效尤日抱其幼子童孫熟寐以寢三十年
來人不知兵金鼓幾於絕響一矛祇見重喬下無功
可賞上亦懸賞不行下即有罪可罰上亦懸罰不舉
論者曰成化以前敗軍法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
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法紀漸弛正德一故事
耳今則又異矣前之所病病法輕今之所病病法廢
法輕則人易犯法廢則人不知有法而益犯法賞以
首級論功殺三功授官世襲例也往雖有冒功時亦
建功今虜以奉款之故雖不敢大舉亦常剽掠我牛

畜我以虜款之故竟不欲大創而聽其剽掠是其款我者彌文而其掠我者實禍也即有銳意前矛欲與虜決一死圖功未獲而啟釁之議且尾其後無必得之賞有必招之罰又誰敢以身爲嘗也將以失亡士伍爲罪戰而卒五人死者謫戍例也往時人相率而逃罪故有指陣亡爲回營身故者今將軍無對壘士卒安得有陣亡又其甚者假款以通虜使我虛實悉爲所詭主帥隱而不報朝廷寘而不問倒進貢夷使不過一百人多則一百五十人馬不過五百匹少亦不下一百匹非使由大同口入三衛使由喜峰口

入俱留邊城夷館應供御用者督撫差官代進各
有賞資燕勞其互市則大同之守口堡德勝堡新平堡山西之水泉營順義王所部市焉宣府之張家口有把都所部市焉延綏之紅山墩寧夏之中衛清水營平虜衛吉能所部市焉海西并朵顏三衛在廣寧開原寬酋在永奠堡丙鬼同吳定着力兔太成在甘鍾遼外夷廠賓鬼一枝在莊浪炒哭兒台吉克太阿不害并喇叭在甘肅扁都口每市不過二日或令備禦防撫或以叅將親歷或給印號懸牌以杜奸萌或築高圍牆以謹出入或同時並開以防影射或禁冒

入市場以絕交通夫貢有定額賞有常數額夷狄不可以人理測今日缺貢明日補貢今日革賞明日補賞塞上之口血未乾胡馬之嘶風踵至火真獐獐妖氛相尋豈能必世世稱臣勿貳哉假令我之兵力果能制其死命却其市而並挫其強豈不張中國之威靈獨計我軍士月糧尅于椿朋苦于守支新餉之招募未完舊旅之武服未練倘一執罷市之名是信自我爽實生戎心誰與決雌雄鼙鼓間管人謂互市如養癰誠善喻也至于斥堠戒嚴則有總戎戚繼光傳烽火在其法每于墩臺空心臺處所大約相去一二

里柳鼓相聞爲一墩每墩設軍五名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爲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火號賞罰立爲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南方人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火左右分傳瞬息千里各路兵馬見烽火即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鎮邊牆一體警備軍士乘牆晝夜罔懈禦備既速馳援不悞至今讀其傳烽火猶令人慷慨有餘慕焉誠倣而行之則以

我四路應敵之兵當彼千里趨利之賊必且挫衄豈能善其歸哉難者曰東陲之有朝鮮猶西陲之有哈密朝鮮可保哈密獨可棄耶噫此往事之不可悔者也若朝鮮則勢猶可以自完屯兵海島即成藩蔽況哈密既失猶有海上諸虜可結以恩收其近境西制土番北制瓦剌今職西域之貢荷朝鮮失守東連日本接琉球茫茫大海順風揚帆直抵鴨綠剝床之憂實中遼左誰爲我分緩急者又烏得與哈密例論也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六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海防

華鈺海防議云自帝王代興以來率多卜都關陝宅中雒汴左隴右冀襟洛帶河其去海徼遠獨重西北邊謹備胡而防海較猶稍緩惟我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鼎奠金陵至永樂間乃遷北平北平枕居庸咫尺滄渤遼陽東控鴨綠爲左臂山東橫亘海上爲門戶沿海而南則江淮南北根本重地又其南則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六兵曹
兩浙閩粵財賦要區皆近與倭隣僅隔一水又朝鮮接壤遼左勢壯外藩倭雖強計其三十六島之眾戶不過一十七萬餘課不過八十八萬三千三百有奇曾不足當中國數大郡彼卽簡銳而來聞止薩摩州之徒猶悍健鬪他且勇怯相半亦僅僅數萬衆而止耳于以當中國全盛之兵力則其數不勝此其不足畏者一我之救鮮也萬里奔波倭爲主而我爲客若其入寇則衝波歷險棲泊外嶼乃始窺犯內境而我且以逸待勞坐乘其憊此其不足畏者二倭慣用伏長於陸戰若當海洋則其舟甚小可犁而沉且隨濤

震蕩難使火器而我以福船鷹船衛其鋒海澹艦艚鬪其力擊以發煩扼以陸兵曾未登岸而氣已靡矣此其不足畏者三倭自海外裹糗而來多則足支兩月而止計惟因糧于我乃克宿飽我誠堅壁固守在提禦令進無所掠退不獲歸夫先自餒急擊勿失固可困而縛也此其不足畏者四明興初亦未嘗有海上備至洪武二年倭寇山東寇崇明又寇惠潮乃命行人楊載齋璽書諭其國王良懷良懷乃遣僧祖來貢方物三年寇山東轉寇浙福翁海諸郡五年寇海鹽澈浦温州我始令浙福造海船防倭六年遂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逐未幾復寇我登萊七年寇我膠州靖海侯吳禎追擊之於琉球大洋斬俘甚衆十二年來貢俱以無表文分置其使于川陝三邊番寺十四十五年皆來貢後乃以倭使如瑤坐通胡惟庸事敗發雲南守禦始令信國公湯和築登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冬又令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二十六年倭又寇我金鄉二十七年我乃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一意防倭絕其貢不與通永樂二年倭寇浙直乃命太監鄭和諭其國王源道義源道義出師獲渠魁以獻

我于是有什物紋繡之賜封爲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給勘合百道今十年一貢正副使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入若人船踰數挾兵刃器以盜論然倭時時掠海上不爲戢十九年以三千人寇遼東望海窩鎮守左都督劉江設伏盡殲之功封廣寧伯倭自是不窺中國者數十年蓋始時方國珍張士誠據海濱諸郡人習兵方張既擒滅而遁者悉航海附倭故洪武中倭患特數已而增戍守招沿海島人蛋戶賈豎漁丁盡籍以爲兵於是海上惡少得衣食縣官然華夷相糾寇盜不衰非廣寧斯役禍固不止也顧夷終猾悍時時拏舟載方物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云入貢即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請俯順夷情主客輒爲條奏許貢云不爲例得宴賜市易去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剽掠殺擄亦滿載去無問得間不得意去者正統中犯桃渚入大嵩焚殺甚慘下防倭之令而邊嚴嘉靖中貢使相挺起爲變詔諭乃得解已禁市舶而中國大猾入據海島中聚衆自衛以財物役屬倭惡少行海上爲亂稱舶主蓋自十八年金子老李光頭始作難勾西番掠福浙二十二年許棟乃與合踪通日本據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三

雙嶼港歲爲浙直患棟固王直故主也二十七年光頭棟俱就擒子老先已遁去王直乃復據舊巢稱筴海上于是併陳思盼等大引倭衆分寇浙福破我昌國而貪心益熾東南無歲不苦兵矣則有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者起而寇浙直蕭顯者起而寇太倉陷上海鄭宗興何亞八徐銓方武者起而寇閩廣旋于三十二三年間次第就戮而徐海則又出矣海乃通日本幸和泉薩摩肥前肥後漳州對馬等倭寇我乍浦扣林用陳東葉明爲羽翼亡何海破滅于沈庄而陳東則又得志矣復通日本幸肥前筑前豐後和泉

八編類纂

卷三六

四

從賊首曾一本寇碣石等衛以致敗將周雲等叛與合已乃勦定然亦不能越粵而他為患也夫倭奴之入寇也其出海海路有三曰薩摩州五島對馬島舍是無他便矣倭自肥前西縣曰平戶東西海面一百五十里平戶之西即五島五山相連海面至其境之盡處也過此西行越五六日四望無山止北為松陳我壁下此島與薩摩州相去一千三百里多藝為伊岐橫直皆七十五里對馬島橫直三百里西非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船則獨由博多開洋因舟造于博多故也倭既出日本洋隨八編彙纂 卷二十六 兵部 五

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州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視風之變遷非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視風之變遷東非多則至烏沙門分艚或過韭山海門關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嶼洋入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屬犯昌國入關犯台州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疊壁下陳錢分艚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山兩頭洞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犯錢塘過大小則犯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入覽于門藉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過馬蹟犯太山則薄省城

倉而西非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角常若在大洋而風欲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犯瓜儀過步洲洋亂沙入鹽城則犯淮安入若在五島開廟灣港則犯揚州而越而北則犯登萊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其趨遼陽天津勢必由綠水大洋過朝鮮越旅順黃骨島始得望天津直沽此倭奴入寇之路也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非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于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非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二汛之備自嘉靖告變以迄于今似亦以次增飭據今沿海郡縣備倭大鎮有廣東福建浙江江南淮揚山東薊遼凡七各有督撫重臣總軍務又有專勅臬臣備兵事有總鎮大將軍職調度又有叅遊備總等官司哨守以要害之分守者言之在廣東則有東中西三路東路扼全粵之上游則于柘林設把總哨至猪頭礁與碣石會碣石設把總哨至大星洋與南頭會而惠潮則有叅將之設南粵又有漳州副總兵之設中路防省會之大洋則于虎頭門設把總哨至三角洲與廣海會廣海設守備哨至黃鰲門與北津會而廣州則又有

海防參將之設西路邊番賊之突入則于陽電有參將哨至赤水洋與白鴿會白鴿門設把總哨至海安港與澗州會而澗州則有遊擊雷廉則又有副總兵之設瓊州白沙寨則有把總崖州則又有參將之設所以備粵寇者如此在福建原有水寨五一曰漳州銅山寨領以把總南哨至洪淡巡司北哨至東鎮洋又於舊轄玄鐘所增遊兵寨設南澳把總領之分哨雲蓋寺走馬溪等處而聽節制于漳潮之總兵一曰泉州浯嶼寨領以把總南哨至舊浯嶼北哨至大岞山而又特于南路設副總兵兼轄起祥芝直抵廣東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七

界之信地一曰興化南日寨領以把總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蘇澳與海壇哨會乃海壇則又增設把總領遊兵分哨觀音胡盧等澳以爲小程之南藩一曰福州小程寨領以把總南哨至白大山北哨至西洋山與烽火哨會而又特于中路設參將兼轄起懌澳直抵泉州祥芝之信地一曰福寧州烽火門寨領以把總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會金盤兵船十隻協守而又特于北路設參將兼轄起福寧直抵寧德縣廉澳之信地所以備閩寇者如此在浙江有六總金鄉磐石二衛設把總一南與福建烽火會哨并與

松門關會哨所轄温州沿海延袤四百餘里而節制之以溫處之參將松門海門二衛設把總一南哨至蒲岐北哨至昌國石浦港所轄台州沿海延袤五百餘里而節制之以金台嚴之參將昌國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前後錢爵四所及遊仙寨而以南起石浦馬家山北抵南湖頭爲信地定海衛設把總一領本衛并在外後所霽霽大嵩中中左五所而以南起湖頭渡北抵管界巡司及外海舟山爲信地觀海臨山二衛設把總一領寧海守禦所則設把總以協防賊由海入淮之路又于揚州設陸兵營遊擊以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八

待調遣所以備淮揚寇者如此在山東登州凸臨海上東南北三面並防萊州青州亦二面臨海故背自贛榆界而東于安東衛設守備分哨至萊之高密界而止萊自古鎮巡司而東于靈山衛之沙溝設守備分哨逢猛以西之海口又于即墨縣治南設守備分哨浮山以東之海口又東則于登之萊陽大嵩衛設守備又折而東北則于文登設守備以協防東南兩面之險又折而西北則于府治之北特有副總兵之駐劄並設水陸兩遊擊分扼港岸前哨旅順以協防北海一面之險又西爲萊之西北界則設王徐寨守

備防守白浪新河等九海口，又西別于府治設遊擊南策，即墨北應王徐，而西與青州之聲援接，又西則于青州設遊擊南策，安東非守唐頭營一帶，而西與武德二守備之聲援接，所以備山東寇者如此。在薊遼自天津東抵鴨綠，沿海二千餘里，並置守衛爲京師左翼。故自大沽海口宿重兵，以副總兵領之，特專防守，而陸路既設守備，水兵則又設遊擊，自寶坻之草頭沽抵豐潤之黑雞坨，各以入衛兵派守，而又有西協兩營騎兵，及新設密雲海防遊擊之兵爲應援。自灤州之蠶沙河抵山海之石河口，各以營軍并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考 九

之設，而若華亭之柘林、上海之川沙、窪賊曾據以爲巢，則各設陸兵把總屯守之。由松而蘇、黃浦以北，則吳淞江口當其吭，于是有總兵之特駐劄，把總之分哨守，遊兵把總之司策應。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舟可入處，則各設水兵把總堵截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尤爲賊所必經之處，特設把總一員駐竹箔沙營，而與營前沙之名色把總所領兵往來會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也。由蘇而常而鎮，則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之官兵相哨望，于圖山營設把總，西與永生洲新設之遊擊相聲援，又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遙衛留京也。所以備蘇松常鎮寇者如此。在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寥角嘴之大河口突出東南，則設把總沿而西，若狼山爲通州門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有總兵之特駐劄，又西設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口把總設儀真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海門而北爲掘港，則設守備，又自新埭港轉而西北爲鹽城，則設守備，又西北爲廟灣，則設遊擊以防東海一帶各港岸之登犯。渡淮自雲梯關以東爲東前協守之叅將，又以杏山、錦州、松山大凌義州右屯鎮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六 兵考 一

武西平之軍，派守筆架山，至柳河口之信地，而應援則屬之鎮總，左右翼之營兵，凡以控制廣寧之襟吭也。若三岔以東，則海蓋復金，各以本營兵派哨海口，又南而旅順一口，跨登接遼，則守之以金復參將哨，之以登州水兵遊擊，而勢相犄角焉。又東而九聯城以外，則椒鎮江城，設遊擊兵千七百，特哨海上，且非與寬奠參將所領馬步兵接，而勢相聯絡焉。凡以慎固鴨綠之扁鑰也，所以備薊遼寇名如此。國初設巡司于礪州，所以控扼海道，非擇高州也。正統間移入內地，致使礪州無兵防，是撤其南面之藩籬也。則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兵考 二

修復誠便計也。陽江之海陵巡司，東有海陵澳，西有賊船澳，不畏四面風，常為賊船所潛泊，向無哨兵，不可不增議守也。望岡澳為新寧南門之外戶，要害地屯兵防禦，則左可以援尾山海之緩急，右可以翼寨門海之策應，不可不增修風汛防也。東莞洋之老萬山海寇每每停泊，惟南頭西鄉捕魚柴船知消息，則探哨宜急使也。惠郡有碣石衛統五所，又有三守禦所，以扼海道，自設總督于梧州，乃調各所軍往守城，空此備彼，非計也。潮之柘林為東路第一關鎖，向時戰船秋盡掣泊水寨，賊搗虛之謂，何不可不築堡固

守也。凡此皆廣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塞，溪龍溪之海門，晉江之深滬，賴窟與化之沖心平海，皆寇閩之要衝，而防之貴謹連江係福郡門戶，即有小瑯海壇之兵為之衛，乃本縣至今未有城郭之設，則守亦奚固。福寧州如舌吐海上，三面皆險，往設烽火寨于三沙海面，後乃內徙松山而外險失備矣。須令官井羅浮沙哩南北中三哨羅江古鎮兩哨聯絡策應，庶可恃為福州之非藩也。凡此皆福建之宜增備也者。又如金鑑海外之備，若大石頭山、玉環山、寬畧、南龍山、南鹿、鳳凰山、凡五嶺，南鹿畧闊大坐臨深海外大洋，別無山島，賊自國初以來俱假此棲泊，實巢穴之宜防者也。松海之信地，惟是健跳城三面峻嶺，東逼巨海，而桃渚既阻，烏道昌國復隔大洋，思援兵之未易達也。計惟一報警，即調海門關兵船抵所城，東海山內設伏以邀擊之，則萬無一悞也。昌國海中之防，凡十有五處，而八排門畧多腴田，韭山正對日本牛欄基，逼近石浦，則又南北中哨之尤要者也。定海之舟山，故縣址也，中為里者四，為畧者八十三，五穀魚鹽之饒，可食數萬眾，賊所必窺，以為巢海大港多，而哨船不多，奚以禦之失

此不大集兵屯守，非所以壯寧紹之外藩也。則舊制宜復也。臨觀總守海岸者七，守海港者八，惟是三江、港省城第一關鎖，而烈港尤入臨觀之要境，則其險宜據也。海寧總守海岸者十，守海港者三，惟是西海口、南通大洋、北近平湖，係浙西之咽喉，本港口海塗高硬，潮水長涸不一，船難繫泊，議爲開濬，建閘，將各兵船浮泊活水，遇警出勦，斯預防之計也。凡此皆浙江之宜增備也。者又如上海之高倉渡、沈庄、塘周浦、閘港、閔行、華亭之葉謝曹涇、張堰等浦口，懼賊一登岸而搶船之易渡也，宜集雙塔等船以兵衛之。長洲則連泖湖，吳江則通鴛湖，吳縣則通太湖，懼賊入內地而突犯之甚易也，宜于勝墩并太湖近蠡里等處分兵守之。江陰靖江之間，居恒盜賊出沒而沿江哨望，僅存空墩，南北遷卒不相聯屬，則巡江御史宜往駐其境，時整飭之。京口要區，城逼山難守，宜積粟廣城以厚鎮之。凡此皆蘇松常鎮之宜增備也。者又如通州乃賊登狼山之所必窺，而戍兵半占于勢豪，若之何勿清查乎？呂四餘東等場乃大河通州掘港三路之援而居恒又多鹽盜，若之何不更練民兵，備緩急乎？海安鎮當六路之衝，爲楊泰襟喉，若之何僅以

數邏卒爲備乎？廟灣以西，若北沙馬邏二鎮兵皆單弱，而柳樹灣又僅通淮安一線，若之何可無扼吭之重兵乎？凡此皆淮揚之宜增備也。者又如東省沿海夾倉等十九巡司，其墩寨與衛所烽埃鱗次繡錯，俱有協防之任，而弓兵爲數殊儉，不可不議添置也。膠河自麻灣抵海倉口，故大渠便漕復便屯，而惟是陸家村至分水閘一帶崗鉤石爲梗，鑿此成渠，誠萬世一大利也。六都司所領班軍二萬一千五百有奇，番若地可屯可守，況其聚則恒懷跋扈之志，孰與分布沿海之猶資一臂乎？則不可不罷番上也。登萊之島嶼不設險，以朝鮮爲之蔽耳，頃鮮且岌矣，曷不亦如浙直之廣置遊兵，且以防島民之橫決，且以遏外寇之窺伺，便計也。凡此皆山東之宜增備也。者又如自薊達遼，近議各路共設戰哨等艦以五百五十餘隻，計設大小車輛以千七百計，設大將軍虎磚佛郎機鳥銃等火器以萬計，他戰守具且稱是，而未覩果無虛額，則綜核不容或踈矣。烏絲江西之鎮江地方遼曠，兼有虜患，顧此失彼，且當援鮮餉道要害，議爲特設鎮道控華夷關局，聯水陸軍爲登萊左輔，而未覩奉有。成命，則疏請不容終已矣。凡此皆薊遼之

宜增備也者當嘉靖之季倭爲祟自垂二十年始以
我蒙賈負番賈直挑之鬻會官邪改亂民迫食酷挺
而走險爲倭導餌而亂遂滋熾上屢震怒逮浙江
撫臣朱統已又逮應天撫臣彭黠屠大山統故方勁
任勞怨嘗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盜易
去中國衣冠盜難竟以誣詆憤悶乃遣工部侍郎
趙文華出禱海神且視師時則提督兵尚書張經在
江南有功爲所構陷都御史李天寵以胡宗憲排奪
其位皆得罪死西市人且重足憂不在倭而在讒蓋
至文華再出督括官庫警歛富民調狼達兵極四遠
八續類纂 卷之十六 兵部 五
公私枵然煩敝而中國盜大起其後習兵諸大帥俞
大猷戚繼光劉顯之倫疏忠力自奮而始靖始時我
實易倭而僅以三千人往援既遭蹙乃命宋經畧應
昌率李大將軍如松提十萬師以往平壤之捷倭避
我銳而陽且以和緩我我因而誘之奔其城柰何膽
一震於碧蹄遂亦以和自緩今得添兵運餉并我於
股掌之上則始事之失計而誤中狡謀也比封事一
敗正使遁歸石大司馬星且獲罪乃始大出兵致聲
討而邢總督玠等復率李大將軍如梅等集水陸師
十萬以往稷山一勝水源再勝青山三勝業已稍振

我軍之氣矣未幾而南原覆將燕山喪師今倭獲盤
據全慶之墟倚三路以當我則中事之失計而兵鮮
勝算也又其後秀吉既死倭將遁矣亂可乘也怠可
擊也乃中路攻城無策發煩自焚彭信古實階之禍
而我又不設老營不張左右翼倭爲蝴蝶陣十八人
躍而前我師大北已乃贈金幣助之歸卽有海上一
捷盜亦得不償失而竟令得志去矣則終事之失計
而局倖苟結也夫朝鮮之爲國雄據八道兵勁食饒
乃對馬一島猥於天順年間輕割以資山城君出亡
之策周以粟帛致爲歲例猶之平啓局以掛盜而又
八續類纂 卷之十六 兵部 五
釜山倚居互市之倭不設防閑山各島堪戰之舟師
不多練抽丁裹糧以素未習之兵負重而戰敗道也
而不爲戒奴丁幾十萬衆每憤憤掉臂可思威用也
而不爲收竹嶺鳥嶺一帶峻巘紆遠道不容騎窮日
無棲可關可隘固王京以南天險也而不爲扼兵燹
之後田里蕭條有可耕之地無其人而不爲撫若然
者鮮始不自謀而我復不爲鮮謀已事之疎也不及
追也督都御史王守仁鎮兩廣常以保甲兵一舉而
破倭夷三十六洞而在嘉靖乙卯二店塘之捷丙辰
仙居之捷鄉兵之宣力尤多夫誰謂土著之不任折

衝也乎今誠定爲制無論州邑在城在鄉一應軍民人等挨戶查編十家爲甲甲置長十甲爲保保又置長平居令嚴譏察備非常即於每甲抽號壯一丁爲團兵衣甲器械取諸若甲集十兵令保長領之集十保更擇足智勇一人總領之爲一團團置一教師時訓以弓弩鎗刀靶銃等藝而縣尉則月一閱稽勤惰府道則歲一閱定賞罰民既自衛厥鄉官亦賴以應卒合十戶而備一卒曾何糾聚調遣之足病云先是漕運總督鉄疏畧有云江北五十七州縣總計民壯快手九千六百餘名每名編工食七兩二錢原爲

入編新集

卷三十一

二

防守城池捕緝鹽盜乃令祇供有司差用多以老弱遊棍充數萬一地方有事調遣輒稱無人徒費脂膏養此遊惰即今候警若添兵未免增餉增餉未免苦民合責兵備行各掌印官將本地民壯不拘馬步逐名簡汰老弱揀選精銳督責操演遇急抽取驍勇一半調赴海上應援即以原派工食克月糧上既省招募之煩下又免供應之苦計可得精兵五千又云兩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司所轄三十鹽場竈丁繁夥皆長生海濱素稱勇敢嘉靖間倭寇入犯多得其力先經題准選取三千名爲竈勇每年三月初一防汛

起至五月中旬汛畢止有警聽就近各營將領調用截殺其工食不動有司錢糧出自各場包夫官錢經紀牙用隨鹽賑銀扣支餘月不給今各竈率在場偷閒而抽練祇虛應故事合責原設千總官逐一揀選着實訓練務要人人精壯足備衝突夫沿海諸州邑運司各場分誰無民壯竈丁奚獨淮揚可資敵愾也者藉令一一做循原議務得士裨實用則公帑不更費募資而沿海頓添兵數萬如將領以餉軍爲恒套領陸兵則浮增坐營軍辦名目以濫餉而核之牛蹄烏有領水兵則藉口更番出哨遠地以影射即至巧莫能鈎致須嚴爲令勢豪有詭冒糧餉一名擬配五名以上擬戍十名以上擬斬武弁乾沒與同罪王軍老弱必更壯丁軍餘精壯勿令避役寧懸糧以募軍毋虛軍以濫糧實以稽查閱試之權責成于直指而嚴殿最焉往者平壤之捷南兵實先登有功既食其賞而總兵官王保又橫加誅戮以重其毒非盡募卒之罪不可制也至于先年王江涇之勝則永順土官彭蓋臣之功清風嶺并乍浦之勝及勦徐海則容美土官田九霄九章之功天下之兵無論南北無論土漢既以成聚無不悍不擾者顧所以馭之謂何耳我

誠慎簡銳于始若浙江處兵江南沙兵之類惟就本地
地方召募稽其戶籍令土人保結聯爲什伍法得並
坐彼即以身從征誰無父母妻子之慮而其爲戎首
以幸禍必不其然我誠關會該處軍門若狼兵川湖
土兵之類必令憲司一員明示該管頭目以漢法且
加訓練監督前來有僨事及生事者罪及監督彼土
官世受國恩夫亦自有家法在而謂敢縱下以干戮
必不其然如寶坻東安豐潤玉田燕之督亢地也故
稱肥饒緣五代淪于夷狄蕪蕪數百餘年元末學士
虞集曾議屯田以足元京之食屯場遺址依然可桑

八編彙纂

卷二十六兵制

七

七

皇上初年兩經題請舉行旋被破壞非地難屯種
實緣舉行之初未究蠹害屯政之故使奸人豪右得
以構釁阻撓總督張住徹巡撫張國彥兵備顧養謙
之開墾也玉田豐潤已漸就緒未及議興水利俱各
遷轉昔年熟田爲豪右霸佔者至今耕種尚可按籍
而考此言非地之田之可屯也潞海郎中樊兆程曰
淮揚荒土甚多非甚磽瘠不可耕即如安東而下直
至贛榆爲路幾六七百里中間曠地不下數萬頃安
東之大湖海州之傳湖沐湯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
各方廣不十數十里土淖而地平俱可通利溝渠因

渠以溉便成水田以時藝種五穀歲可得粟數十萬
石程爲榆令時曾于榆之南湖召民劉德等立庄開
種歲獲梗稻無筭徽之民見今于此湖內開種獲利
者甚多此有試而可行者況牛力穀本各州縣俱有
營田官牛三五百頭不等而數年之所孳息未報者
不與焉營田倉內所報穀數俱可數而取足者此須
設一憲職官總率之擇州縣之廉幹有心計者分理
之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揣肥確之
異設法召募留心撫綏或仍責之原設農師或郡民
壯弓兵所軍照屯田例分給募民墾之不一二年間
自有大獲此言兩淮之田之可屯也籌海編曰國
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殺外
連倭夷歲爲邊患信國公經畧海上起遣其民盡入
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民開
種以給幕租若興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萬畝
歲入米幾萬石以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十
萬石大爲海防之助但其患二故當道屢議屢止一
是恐倭藉以爲糧結果于此一是大家爭佃秋糧難
徵爲今之計須丈量爲屯田召民耕種輸賦軍門耕
者搭棚廠而居不挈妻孥不得買賣逐歲更始如大

八編彙纂

卷二十六兵制

七

家放租之法。則官民兩利。而爭奪之患免矣。官差石工伐山造堡。海洋有警。小民避入賊。知堡中無子女財帛。自無結果之念矣。此言浙中島嶼之田之可屯也。參將黎國耀曰。閩中有人可耕而無地。粵中有地可耕而無人。嘗觀漳郡力農者。散處七閩深山窮谷。無處無之。而挾農具以入浙之溫處者。亦時有焉。倘能設法招徠此輩。如海南一帶空地。分給屯種。則十年生聚。藉其人可以爲兵。入其粟可以增賦。又參將江應龍曰。墾田之法。不獨可行于窮民。亦當責効于營兵。查得雷州附營一帶廣衍饒沃。皆可成田。諭令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兵考 三

各兵并力合作。漸次開墾。計畝均分。無事解甲而耕。有警荷戈以戰。則金城十二之便。或可庶幾也。此言廣中之田之可屯也。八閩山多田少。專倚隣省糴粟。遼左昔曾告饒。亦令赴糴山東。然而不無生事于海上。此惟官不爲操其權。而聽民自爲計。一出海必載戎器。載戎器則變易生。今莫若倣古常平倉法。領以專官。歲將無礙公鑼。或軍士餉金。預借其半。當秋成穀價減少之日。無論鄰省。或本省鄰近郡邑之大穰者。多糴前來謹貯之。以俟春夏缺乏。或散軍。或糴與民。大都瀕海諸處。故饒粟穀。而水旱亦或時有土人

善居積者。往往乘急射利。官莫能禁。今一制之。自官則米價不壅。農人不傷。城市充實。緩急無恐。時平則公家容獲資其贏。歲稔在小民。且得資其賑。普陀乃賊禮佛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由浙入直之所。必犯我誠于浙東。以舟山爲重鎮。集水陸諸軍爲正兵。飭戰具于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出普陀。伏兵則潛布洛伽山等處。互爲聲援。往者參將盧鏜。不干普陀謀。搗巢乎先。一日遣諜覘之。傍無一舟。兵既合。賊乃更出他島之精銳夾攻我。我遂大衄。夫惟鑒賊之所以誘我者。反誘賊。有正必爲設奇。有奇必爲設伏。到處併力夾擊。勢如率然。或摧其銳。或散其艤。毋令闖入內地。倘或乘風旁逸。而我不及追也。務尾其後。爲他舉我兵之策。應總兵官則移駐近嶼。居中調度。常令賊背腹受敵。而我臂指如意。不出近洋。賊可殲矣。萬一者。能擊賊而不能盡賊。又復有海岸控扼之正兵在。再督水兵登途。協戰勿遽卸擔于陸兵。旁觀以縱寇。則所稱節制之兵。不可敗者。非歟。以此推之。閩直等處。莫不皆然。倭之長技在步。中國之長技在船。海上之船。不論人力。而論船力。不論船力。而論風力。何也。倭之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

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罅漏而已。名知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也。大者容三百人，小者僅容四五十人，其形卑隘，難于仰攻。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檣，不能轉戩。最畏我廣船福船之衝犁。昔年浙直用兵，調取多藉其力。及今非多造廣福船，分給各鎮，不足以資出洋犁賊之用。又非造極堅工，即令造船之人長為駕使，恐多破冒，無資實用。悉心整理，協謀共濟，是則各鎮撫道諸臣之任矣。又如台州之蒼山船，便于追賊，崇明之沙船，便于淺水，倭風吼船，便于哨探，二刻船，八編類集 卷二十六 兵部便于衝濤混戰，朝鮮龜船，布帆堅眠，惟意風逆潮落，亦可行切見沿海鹽徒儘可選用。其次水兵奇妙，如浙之七里壠，併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鑽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幫起旋，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南直以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是一策也。猶未也。倭之火器祇有鳥銃，直百步而止。中國有鳥銃，又有大砲，去七百步。佛郎機去三百步。又有神鎗、火箭、飛天噴筒、埋火藥筒、大蜂窩、火妖諸器，敵不足以當我。明甚。第聞倭製火銃，其藥極細，以

火酒漬製之。故其發速。又人善使，故發必中。中國有長技而製之，不精與無技同。謂宜嚴督製造，令中法更熟演之。何憂乎不敵耶？猶未也。倭銃發，每無聲，人不及防。類能洞甲貫堅，諸物難禦。惟是廣中所產膠，形如掌片，堅勁異常，較之浙中所產者不同。用釘連綴施于木架，造為防牌，鉛彈始不能透。亦一策也。猶未也。倭奴裸體以戰，鮮有甲冑蔽體。惟廣東所造藥弩，見血立斃。較之弓弩尤利。扼險守隘，破敵摧堅，無有妙于此者。向見長寧等處諸巢遺孽，人多驍捷，技藝熟閑，輕便跳躍，百倍倭奴。慣用此弩，又有鈎旗，八編類集 卷二十六 兵部杆長丈許，用布五六幅，縫紉為旗，周匝綴利鈎。每遇對敵，橫舉陣前，眾兵排列于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之以出，飛舞招颺，矢石不能入。又足以牽挽敵人，衣裙使不得運用。大率一旗可蔽數十人。百戶吳夢豹自謂曾統兵，營力足招致數千人破敵。特以疏請，是亦一策也。將官王鳴鶴曰：倭夷之來，雖無定向，而天風考驗，實有定期。夫北風而南，南風而北，未有北風而能北，南風而能南者。觀其風之所自，而預守其險，則無不中矣。其計亦不過總設聽調重兵一二枝，防守于適中之陸地，全在將臣得人，又勤營其

時如遇天風大作之時亦照方位前去與水兵相爲表裏而預待之譬之陣法然四頭八尾觸處爲首不觸則不應守險亦然捨其上風陷之死地乃勝筭也置其然矣顧此中有大機則尤係之乎哨望何也倭奴遠涉而來或以休憩聯踪或以潛伺虛實未有不泊外島而徑入內地者飛報聲息全在哨卒雖其善爲伏匿而暗夜亦必微露火光望海窩之寇向非瞭卒先爲傳報廣寧即號智勇亦奚由設備以圖歟功乎故今海上哨船在各省諸守把等官分有信地不待言矣而出外洋探哨者必須嚴爲期會如往者溫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三

御史如璋條議直隸備倭方畧謂兵船在狼山福山者遠哨于崇明而專守三沙一帶在松江嘉興者遠探于外洋而會守獨山一帶江北兵船不至三沙浙直兵船不會獨山皆以守備不設論罪他處固可做而行也至若水艦望斗之瞭卒富有警時須如督撫唐順之議擇健壯善瞭者每夜給銀一兩以酬其勞有候軍機必辟勿宿而在陸地之守望則有總兵戚繼光閩中墩堠車旗舉火之法在行之有紀核之盡法庶賊不得多方以誤我我乃可併力以當賊往嘉靖季年之倭我內地奸人引而至也其遼陽山東不

被禍者無通夷接濟之人也今中土之倚寓倭境者固不乏人在浙直雖有互市之禁而若南灣月港諸處番船固數數往來也紅夷黑夷頃揭露于南海若閩亦非無事之地也而倭且假以渡勘合船通商爲請又復陰陽其說以要我其生心如此番夷載貨前來志在賈利容未敢軼越于約束獨是我人載私貨出大洋以就市于倭者或造重底船相貼換或販米穀相接濟今或虞其激而生他變不能盡絕番商之來則何可不禁我徒私販之往也須嚴爲令凡近海處所止許造單桅小船以便近嶼漁採其或違禁私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三

造雙桅大船者行令搜捕嚴其舟罪其人仍于各鄉編立船甲長副不拘人數惟視船之多寡依十家牌法循序應當如船二十隻總統于船甲長內以十隻分統于甲副仍于船尾外大書某縣某船甲下某人十字翻刻墨填爲記其甲長副各置簿一扇備載鄉中船數并某樣船隻某項生理一一直書歲爲具呈于縣互相糾察犯則連坐先是策倭者有云守必以戰而守城必以野自法有陷城之誅而未嚴殘野之罰賊至則苟負孤城而棄其四境烟焰相望號聲相聞所至蕭條有不忍見聞者安望其援乎故李牧備

過先在收保而不失不能收保是資敵也後將軍燉煌先在乘隙列障校聯不絕賊不敢犯使疏而可犯是自敵也宜畧倣墩堡之制使民各聚爲市市列爲堡約其道里之中使勢可相及每賊至則墩堡固守而郡縣急趨而助之又時嚴其法使四境殘甚者與失城同罪則人各爲戰地各爲守賊入而無所得其勢自困矣嗣有倣此而建議者謂市鎮若歸安之雙林菱湖璉市宜城烏城之烏鎮南尋宜城漳浦之月港宜城大都意主清野議甚善况夫巨鎮之所聚廬而處者類不乏殷富貴族稍輸委以助公家且以自

人編類纂

卷三

三

保庸詎非計向令崑山維揚不早圖城守其不爲杭上肉者幾何即今東南寫瀾難城處固多酌其可城者城之令近地各協助厥工而有急併得入保將任在金湯且足羽翼郡縣以便聲援而賊不難勦矣唐節度杜佑守城法在相機以應敵有棧必塗泥樓櫓必苾籬橋有轉關堞有積石又竿連棒布幔水弩行爐遊火灰眯松明燕尾炬鹿角鎗木柵鐵菱陷馬坑拒馬鎗烽臺馬鋪遊奕城池近寇者不可不預備也主事唐樞云守城之法近日東南全不知此女牆不可太高厚堵空之欲如圭首針銳所以便外瞭便俯

瞰城上傳箭不敲梆所以便聽聞守者必更番所以養精力陟降有號頭夜有火晝有旗所以一衆伍違犯有決罰所以定心志風雨露日有遮蔽所以安體力火器石塊灰油懸樵鐵疾蓼諸物畢備所以供急用或者又云夜時舉砲以驚賊總壯士以偷賊營突出兵以擊賊解以攻爲守守斯固而至于區處詳盡則莫如往年蘇郡戒嚴所畫守城條約爲可法載在籌海編皆足備採擇者也高皇帝時每重襲倭比試必嚴又在立文學苑立射圃令官生時肄射今何不于各處衛所倣兩京特立學師以武科具文

八編類纂

卷三

三

武才不及除選者爲之羣諸將家子與所謂民生武生者俾授業教之以金版六發教之以騎射陣法監以憲司廣厲功令布在學宮如博士弟子故事按部使者歲程督而行賞罰焉而又申嚴比試令叢替亦如洪武遺法院道比試不中格勿輕進之府部臣比試不中格勿輕咨部予之官始罰半俸歸肄學三年再比不能者誦爲軍曩者御史羅廷唯曾論舉邊材之濫謂才如司馬遷保李陵而下腐刑忠如諸葛亮舉馬謖而落相職古人慎重兵事如此其嚴故事鮮敗績今被薦者不自繫其才之短長薦人者不

復任其事之成敗。則人孰不懷僥倖之心乎。晉者王瓊之在本兵也。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瓊曰。凡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是也。未幾而全捷聞。人咸稱服。竊查損軍之例。如賊擁衆入寇。官軍卒遇交鋒。損傷被虜數十人之上。若交鋒入境。損傷虜殺四五人。律止擬戍。惟是私使軍人出境。因而致死。或被賊拘執。至三名。絞。奈何衛所官輒藉口律嚴。不敢出一軍。櫻賊鋒。夫額軍不用以出戰。則平日之養軍何爲。守城既得以偷生。將一切之武藝俱廢。無事坐而食廩。有急他人代鬪。此于將人編類纂 卷七 兵部四

官之掩敗逃誅。誠便殊矣。高皇帝遺意矣。況當世廟時。兵部題准有例。大都謂但當錄其血戰之功。而不計其失伍之罪。軍伍缺者亦有例。許民充補。今而後額軍須與民兵並操練。並出殺賊。即有損傷。仍查功次。若獲級多而損軍少者。准贖罪。損獲相半者。從輕。記令戴罪。俟有功准贖。惟合隊敗餓。全無斬獲。乃擬失機。如是則將官莫敢不用軍以戰。戰軍莫敢不用素練者。夫當賊船之初來。能迎其鋒。犁沉一船。視勦殺一二零賊者爲功孰多。第責割級于波濤騰湧之中。勢所不能。即如朝鮮海上之捷。聞遁倭救沒。

委以千計。乃功雖真。而級則屬人。且因級以疑功。則首功之例不當。槩論于水戰也。明甚。今須更爲令。陸戰論首功。一依戚繼總兵火兵割級按數第賞之法。勿令功債事。海戰論衝犁。惟據耳目所共覩。擊碎船隻。以次議賞。欲固東北隅。莫若聯遼陽山東爲左右手。欲聯遼陽山東爲左右手。莫若亟復海運。習海道。何也。登遼隔海。甚近。風順半日可達。舊制歲運登萊布花。以給遼軍。征東運餉至義州。亦即循此故道。若由成山外洋。迴迴達直沽。遙望鮮疆。近遼旅順。我之運路。固即倭之來路也。一以測危。礁暗沙之險。便于迎

敵。一以備舟楫轉漕之具。便于救鮮。一以合二鎮唇齒之援。便于接應。一以關閩浙舟師之路。便于調赴。矧今關外戍軍。往往越山航海以逃。安在不通海道之足以弭寇。且黃淮中梗。會通艱阻之秋。而此路一通。甚爲便益。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七

實用編

六曹類

兵曹

北虜之地有硝而無礮東倭之國有礮而無硝兩廣川貴之地亦間有其一而不得兼故皆不得火器之妙惟我中國兼而有之故用之以爲長技至於腹裡東西南北之地彼此交反亦宜律有明禁在國初時左嚴近因法紀少疎而航海通倭帆檣相接故倭得以資其礮礮之饒而反以烏銃爲威中國之具甚八編類纂

卷三十七 兵曹

者雲南兩廣亦資兩廣之販專用火器以敵中國嚴絕其禁則外夷長技亦可滅其勢矣夫國初私販礮礮之禁固嚴而火器私學之禁尤嚴我太祖自平群兇之後火器收之神機庫庫曰神機言不欲輕泄也雖邊鎮總兵亦不得私藏私置蓋謂此無敵之器不敢輕用亦不容人人曉其制度而私相授受也黔省有守備官欲將熟苗習以火器使制生苗甚至將官因一時無人妄以神器授之士兵夷兵雖云濟一時之急終爲他日之憂縱一時土漢兼用止可令我曉火器之兵代彼衝鋒決不可令曉其制度方

爲得策今之四夷並一切土官之家多有亡命依附百般鼓弄惜乎此輩中國不能收而四夷藉之反爲中國一勍敵大可恨也夫火器之用無間古今無間攻守其種實多如發煩即神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威猛無敵破敵可成血路攻城可使立碎古惟銅鐵鑄成者自廣東葉軍門始以熟鐵打造較鑄者遠矣架以三輪之車一放之後輪向後走十數步以殺其威猛之勢其架不振壞實爲圓機或間有損傷緣匠有工拙其體甚大而煮火不到使然或倉惶之際裝藥有多寡用子有輕重大小之異或素不敬重有所觸汚此物乃神器一砲之出數百生靈所係豈小哉但體勢重大難以輕舉遠到惟攻已困之城而塞要衝之口非此不足以示威也其次則滅虜砲馬腿砲虎蹲砲虎尾砲連珠砲若連施疊放雖百物之衆可使落膽至佛狼機內用子銃提放不竭其母銃若長可得數百步之遠更看照星真的可以取將擒王但未免用銅用鐵體骨亦重今用堅木作母銃一人可挽而走多備子銃軍中可稱利器其次則三眼銃與鳥嘴銃鳥銃宜南而不宜北三眼銃宜北而不宜南何也北方地寒風冷鳥銃必用手擎常日爲勞一

八編類纂

二

開火門其風甚猛信藥已先吹去用礮信則火門易壞一放之後虜騎如風而至又不便執此爲拒敵之具近有制竹鳥銃及自閉火門鳥銃亦一時之奇然終是費事惟三眼銃一桿三銃每銃可着鉛子二三個惟伺敵三四十步內對真方放一砲三放其聲不絕未有不中者虜馬聞至則執此銃以代悶棍虜縱有鐵盔鐵甲雖利刀所不能入者惟此銃能擊之故在北方鳥銃不如三眼南方所禦惟倭與苗其人多係步戰其來之勢不得如虜馬之疾虜勢之衝風氣柔和不在山谷則在蹊田之內鳥銃照定施放中敵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兵部

極準按定班次一上一下鋪三放銃熱不可再放若每人以布數尺用水打濕三放之後以布濕銃可以長放不歇有狼筈挨牌之類在前縱衝來此足拒之若三眼銃其桿甚短其去不遠對真不如鳥銃之準執之以禦倭刀利鈍相懸人易生畏心故在南方三眼銃不如鳥銃大約天下之器原無鈍惟在習之何如耳客曰鳥銃三放而熱必待少歇三眼銃三放而止必待另裝恐敵人不退雖有輪班亦恐不濟柰何更有出於三放之外者乎荅曰秧鎗之制筒少長可以五放兩頭相同可以十放俗稱十面埋伏銃是

也但五六寸間即鑽一眼先入藥築實方入鉛子一又入土一寸餘又築實剛與上眼平層層如此裝去一頭可五放若下層不築實上層再築下去其下層之藥又沉於眼之下放多不準不然總作一銃放出矣若兩頭十銃連放不絕則敵人莫測可稱神器矣惟有力者能持之運於車上用更妙客曰火箭如何荅曰其勢猛其力大敵見生畏過於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遠然造之不易一枝約打二萬鎗方能濟頭上須用回火約十分之二水戰方可焚帆陸戰方可焚寨其鐵必用茨菰頭點鋼長信入箭腹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兵部

中三寸信外銼一肩與箭竹相湊合不然火箭力太一蹴則鐵入箭腹傷人不深其竹鐵交接處須用觔纏堅固用漆漆過其翎花亦用漆下方耐風雨濕氣此火箭之制也至於今時之用見敵惟箇高遠放去敵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於無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製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裝入木籠內名曰一窩蜂又曰火龍少者九枝曰九龍筒或其狀差小者名曰湧箭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實一而已矣客曰火毬火磚火礮之制頗聞其詳荅曰三者一法在人而已均爲驚心駭目之具

使其亂而取之之意也。至於傷人未必如火箭之狼。有曰內用毒火毒烟，使敵人口鼻聞之皆倒，固曰是矣。然兩敵相當，生不懼殺傷在地，而猶殺人何等毒烟，即令人立時死也。或敵人攻營，蜂屯蟻聚，可燒而走也。或敵人結營山林，可因而焚也。或夜去敵營，探其睡熟，以此丟入，外以精兵攝之，可因其亂而取也。或攻敵之城，營其堅壁不高，設法飛入，使其夜驚不眠，吾得以逸待勞，或水戰其船相近，然信得法，丟入彼船，或焚其帆蓬，或亂其脚步，無不利者。至於火礮專為水戰之用，舊制將藥信縛在礮外，遇船燃着丟去，恐風帆上下往來不定，一燃之後，而機會不得，則不敢復進，倘不得丟入賊船，只得投入水中，不然則反為本船之害矣。今制每礮八鼻，鼻各繫火繩四五寸一段，如臨用之際，將火俱點着，以四五寸之火繩可燃許久，惟伺便始投，一投則礮破礮破則藥見，八面皆火，繩豈無一繩燃火藥者，此法可以久待，亦變法之妙者。其火球火磚若在水戰全在點信之人，存用若點信太長，易至閃滅，或丟入敵船，敵人見信尚長，亦可反擲我船之內，若點太短，未及入賊船而先發，均反為累。况臨敵之時，易至失錯，二物用之水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五

戰不如火礮之妙也。戚南塘舊法用火藥一桶，上用一礮火燃礮中，以灰覆之，看敵船之將近，二人持桶擲去，其船可焚，亦佳法也。但恐桶重難舉，火礮易覆，未反害人而先自害。客曰火礮之製，今變其藥線而用火繩，可以持久，極善之製也。然遇順風，彼船甚速而我船少遲，欲焚其帆柁何？答曰焚帆之制有遠近四等，若在百步之外者，火箭也。夫傷人之火箭，力要大，勢要急，其打造也非鐵桿，鍵打二萬鍵不可，其頭盡處回火，止用十分之二。若焚帆火箭，止用木桿，鍵打，其力止可至百十步而止，頭用倒鬚，其回火當用十之三四。夫火箭力大而帆席之薄，一射經過，何益於焚？故焚帆之箭，止量其力至帆而止，則無透過之失。如尚慮透過，當於離火門之下一二寸，遠用竹扎十字交叉，以阻留之，如五六十步用弓箭榴箭，如二三十步則噴筒之制甚妙。戚南塘公紀敘新書已載之詳矣。如近十數步之內，或焚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捺槌形，自頂上入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週圍共樹七八孔，以出火。又週圍用倒鬚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六

人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竈棚可以延燒此四者之外
焚帆無奇策矣。客曰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焚帆
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敵合戰之時
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
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短
技長用法也火石榴箭不止燒帆用射虜馬其火甚
爲有力無論大小等砲俱掘成溝將砲栽向敵人來
處或敵人集處上復淺上中用通節竹走火線於內
有用干日火者有用鋼輪者或待敵人自發則用走
線橫攔敵人來路敵人衝斷其線則火機自落火發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一

線走諸砲齊出如謂走線或怕大風吹斷或怕野獸
衝動令一快走之人暗隱於後亦用走線發之或將
各器埋成營壘待敵人入營然後發之則須鑄石
榴砲或石砲平地碎躍無不可者遠近皆可以類而
推雖百里之外亦可接去施放也今虜馬奔衝信非
中國之馬可禦者車戰不講是我之短犯彼之長終
不濟也一講車戰則人矢以爲迂似以遲頓之車而
欲與馬足較勝負斷無勝理殊不知車者原取其整
齊部伍鎮靜人心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奈何欲與虜
馬較遲疾也古稱北邊良將莫過李牧又素爲匈奴

所畏懼者莫過李廣夫李牧之用兵虜入則牧堡而
無亡失李廣不擊刀斗而間諜常遣夫間諜遣矣則
虜之人犯我可預知壁堅野清則虜入無所掠虜無
所掠則勢必近城堡當於要路之衝下一車營一切
騎步皆收入營內如虜騎之來將車上火器火箭等
器次第制之而車之傍隙則以弓矢三眼鎗制之其
車前出拒馬鎗二三根用有力之人挽車而前爲衝
敵之具則虜馬惟有遁耳豈能飛越虜遁則放開馬
門發騎兵以追之若係誘我或衆寡不敵則仍收入
營中虜再至則車上攻打復如初虜自東來則東路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七

八

要衝如此應之虜自西來則西路要衝如此應之南
北之車當以雙輪單輪并用今用之東南者惟單輪
爲善何也道狹故也如用下營兩乘單輪以木橫栓
栓定亦雙也前出拒馬鎗二根相連若犄角之勢可
直貫於後就作後推之把手其實二根長鎗耳如勢
必棄車以戰將拒馬二鎗向後一抽而出則前後把
手皆無矣敵人得去亦難轉移如諸葛木牛流馬舌
在腹中舌轉則不能行之遺意耳全在臨時變通相
地爲之車上載佛狼機一或百子銃一傍安火箭二
筒隨安隨放各有轉便不待摘下箭桶而後人箭恐

緩不濟事也。車前畫虎豹獅頭以爲驚馬之象。其牌可後折少遮風雨。亦恐太高。難過險隘。其兩邊各有門一扇。可開。可閉。行可載衣甲糧糧。每十人一輪。只用一人在後推之。如欲行速。餘兵以手持器械插入車之兩傍鐵環內。而代推之。如不用盡去上面牌。廂下惟平車一輪。可以運糧一車。而數善備焉。此車戰之妙也。朝傾東南之財。守西北之虜。奉若驕子。無敢言戰。雖邊捷屢報。皆待其已死而斬之者。未嘗敢有旗鼓相當一戰。無非畏其奔衝之勢。若車戰可行。則吾兵藉以爲勢。而出塞之功。亦可望也。但使藥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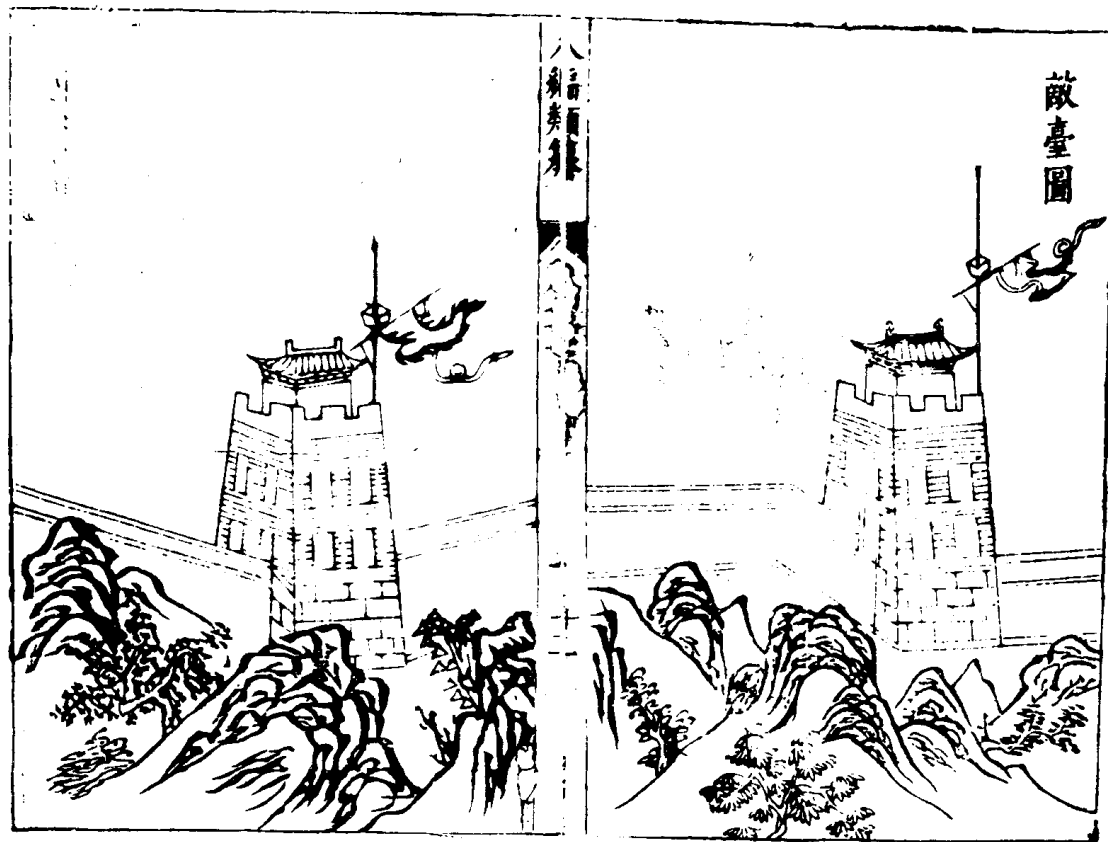
無法分量少差。則相去亦天淵矣。客曰。對真而又。不中何也。答曰。此鉛子之病也。鉛子之法。銳猶弓也。鉛子猶矢也。弓良而矢直。無不中也。今學銳之人。全不知用藥。若干則可遣動幾錢。鉛子猶如弓。幾個力氣能發動幾錢。箭如稱衡。稱錘務要相配。少差則不準矣。子舊有贊曰。子重於藥。則多半落。藥強於子。火鎔子死。子藥相停。更合管門。子門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垂。子被火使。決無中理。習者知之。等於弓矢。此數言雖俚。能盡火器之妙。不拘大小。其理實同。外四川有石油者。和藥可

入水不滅。若以石油造成藥。國藏火器中。借火氣一發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於船。蓬船。船之中。掩蔽不備。駭目驚心。縱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熾。其焚必矣。若以兵襲之。無不勝者。又聞江豚在水中。能迎風逆浪而上。故其油能逆風可合石油。共爲藥。至於用砲。水中舊有木底。鳴雷其法。用大缸數口。藏大砲於中。安於扼險之處。直對敵之來路。上用柿油等物。封固緊密。中實以藥。用整竹取空。藏走線於內。安於水中。用一索橫於水面。而竹狗機括。用千日火生於索上。索下水一二寸。望之不見。伺敵船之來。或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兵曹

桅或底撞動。其繩機落。火發。砲自水中打出。而敵船可壞。此不過下地雷之故。智止移陸爲水。如油紙封固。之不同耳。子變爲一制。似可禦倭。夫焚倭之船。莫如火。碎倭之舟。莫如砲。但大砲用於船上。恐未損人。反先損已。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縱橫平底。風不可番。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極其堅固。量其高過於夷船。將斗粗整木。掏空。即今之木發槓也。量其大小。用藥若干。須用鉛子五斤以外者。縛於木架之上。前立二杆。外蒙以絮。被畫以城垣之形。其被可升可落。後附走舸二隻。每

隻用善泗者四人照管一筏或二三十座皆如之運
 於江海之上惟早晚視風以分佈之夫海洋固闊而
 有山有沙某風則入某口某港視風所起之方位將
 此筏先架梁於扼險之處平排如堵下安椿木以識
 之先拚一二具照候來路打去客曰海闊浪大泗
 不能前奈何答曰有水馬之法用黃藤造一水馬腰
 似斗粗下用四足橫出水上其馬頭高一尺遮前浪
 馬尾高一尺遮後浪各虛其中外用布裹堅漆拴以
 轡鎗人騎其中以便攀扯馬頭另安挿中空一段
 可藏乾糧足備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則人人膽壯其
 體不重船中易載再用綿里上川砲片爲甲葉砲取
 其浮綿取其水濕可禦矢石傍跨堅木短橈一件橈
 首用鐵爲刃可爲戰具而橈桿之中可藏小刀一口
 以備急用雖船損落水猶可以戰予每見江海舟人
 有幼子各繫一整匏於其背以防一時之溺今將水
 帶亦用黃藤編輯至於兩腋惟一片層或以皮聯之
 取其不碍戰鬪至於負之背上者少加大焉而臂前
 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於水且利於戰若腰繫此帶
 而更騎水馬則沉溺之患可保無虞矣
 馮應京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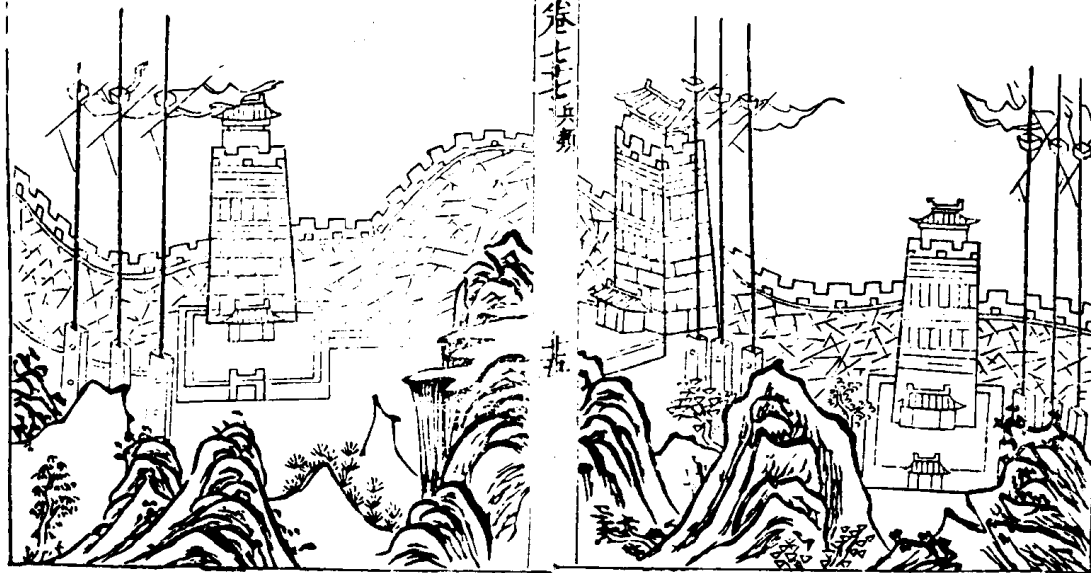


先年邊城低薄傾圯間有磚石小臺與牆各峙勢不相救軍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無所藉庇軍火器具如臨時起發則運送不前如收貯牆上則無可藏處虜勢衆大乘高四射守卒難立一堵攻潰相望奔走大勢突入擄掠莫禦今建空心敵臺盡將通人馬衝處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圍闊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衝處四十步或一百步一臺緩處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餘步不等爲一臺兩臺相映左右相救騎牆而立造臺法下築基與邊牆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餘內出五尺有餘中層空豁四面箭窗八編類纂卷十七
 上層建樓櫓環以垛口內衛戰卒下發火砲外擊虜賊賊矢不能及虜騎不敢近每臺百總一名專管調度攻打臺頭副二名專管臺內軍器輜重兩防主客軍士三五十名不等其常川守臺先曾用主軍因月糧一石內供父母妻子之養外備臺上日月之炊每有饑餒而灰者棄臺而逃者其存者往往私棄臺守下臺措辦米糧且妨身役不得操練今將召到南兵一萬分布各臺五名十名不等常川在臺即以爲家經年再不離臺入宿人家以此臺上時刻不致乏人故此數年無虞遇虜則擊斬全捷五臺一把總十臺

一千總節節而制之官軍得以固守無恐即大舉虜賊犯邊攻必難入亦難出此修險隘之火收効最著者也
 每臺一座設備軍火器械什物

佛郎機八架	子銃七十二門
鐵門二十四桿	鐵鎗八把
鐵剪八件	鐵鎗八把
華匙八件	鐵鎗八把
圓木座八箇	木挺八根
合口鉛子二百六十箇	神快鎗八桿
合口鉛子四百八十箇	木馬子四百八十箇
斧八把	鎗八把
藥碗八箇	藥匙八件
火繩二十根	火藥四百斤
鐵頂尖棍八根	火箭五百枝
八編類纂卷十七	旗一面
鼓一面	大木桌四口
木柙一具	河光大石四百塊
石砲五十斤	藥砂二百斤
河光小石四千塊	鎗二口
金木九十斤	

烽堠圖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兵部

調兵

自古守邊不過遠斥堠謹烽火繭鎮以險可恃烽火不修久矣緣軍馬戰守應援素未練習分派故視烽火為無用今該議擬呈會督撫參酌裁訂凡無空心臺之處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臺所相近百步之內者俱以空心臺充墩大約相去一二里柵鼓相聞為一墩每墩設軍五名計減濫設墩軍不下數千省費不貲墩之相去惟以視見聽聞為準不相間斷近臺者聽守臺百總調度不近臺者聽信地百總調度烽號賞罰立為哨守條約分給官軍習學遵行每一提調下各設把總二員每一路各設傳烽委官一員係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七

兵部

南方人員以其機利素習也凡遇賊馬所向之處該墩舉烽左右分傳計繭鎮邊牆延袤曲折二千餘里不過三箇時辰可遍別路兵馬見烽即行收拾器械或應速發或應候報或應赴邊者分投趨赴戰守全鎮邊牆一體警備軍士乘牆晝夜間懈禦備既速馳援不悞

每墩臺一座設備號火什物

小房一間 隔為二半間向邊外半間墩軍在內半間百總在
炕各一座
鍋竈各一口
碗五箇
桶火牛馬糞五擔
水缸一口
木一石
鹽菜之類不拘

以上墩軍備之其空心臺係克墩者亦備之一

分

大鏡五箇 直口砲口徑子皆可

三眼鏡一把 白紙糊務粗徑一尺五尺長三尺

燈籠三盞 以上俱官紙 每架長五尺內空心六寸深一尺

大木柵二架 改造每柵樑堅之木不合式者即行

旗杆三根 該路樑木造與好旗三副

發火柵六十箇 用房 間覆之母令雨濕

火池三座 連草苦蓋聽用 火鑪火石一副

火繩五條 每根長一丈八尺要直其上橫竿安

批旗繩五副 務要新粗每半手一

八編類纂

卷七

花

以上俱軍採辦

傳烽號令妙無窮編與墩軍各一通千賊以上是大
舉百里餘外即傳烽一砲一旗山海路一砲二旗石
門烽一砲三旗燕河警一砲四旗建昌功二砲一旗
太平寨二砲二旗是喜烽二砲三旗松棚路二砲四
旗馬蘭中三砲一旗墻子嶺三砲二旗曹家烽三砲
三旗古北口三砲四旗石塘終若遇夜間旗不見火
池照數代旗紅賊近牆加黑號帶夜晦換盡大燈籠
賊若潰牆進口裏仍依百里號相同九百以下零星
賊止癰本協自成功卑用砲聲分四路不須旗火混

多勿山海大牆皆一砲石門青曹二砲從燕河松古

三砲定四砲建馬石塘終零賊東西一時犯兩頭砲

到一墩重該墩聽砲分頭說東接西來西接東但凡

接砲聽上首砲後柵響即如風砲數柵聲聽的確日

旗夜火辦玲瓏各軍俱要留心記若有差池法不容

傳烽

今人胥言佛郎機鳥嘴鏡傳自番舶曾聞之參將戚

繼光日昔署衛印時嘗發山東地害佛郎機乃成

祖所蓄年月鑄文可稽又於衛庫中見鳥嘴鏡皆倭

變未作中國所故有者又聞胡序班云渠諸火攻法

八編類纂

卷七

太

二一三種偶從南都神機營鏡手竊而得之所未得

者尚以三百餘計也又聞正統己巳虜騎薄都門京

軍隨駕而出者過半司馬干謙以軍器局神鎗試之

火石所及人輒成粉一砲而虜灰數萬血湧如川遂

解圍去可見兵器莫備於我朝私習之禁莫嚴於

我朝承平久而民不習兵亦莫如我朝也

福船應備器械數目

大發貢門 大佛狼機六連 砲口鏡三箇

時筒六十箇 鳥嘴鏡一十門 砲口鏡一百箇

弩箭五十枝 藥弩一十張 砲口鏡一百箇

馬鏡火藥三百斤 藥弩一十張 砲口鏡一百箇

火箭三百枝 火磚一百塊 砲口鏡一百箇

鎗鍊一百把 吹刀一十把 砲口鏡一百箇

通紅釘第二十根

燃藥者或用粗碗一箇，種火一碗，用灰蓋之，放於桶口，擲藥之時，碗內火同藥傾及船，一盞而火藥相粘，必發難救。此第一全勝捷徑妙法。智者不能施其巧，勇者不能用其力也。一敵人慮我官兵追戰，將船內器物遺棄水中，兵夫敢有撈拾而不追賊者，許本船捕甲割耳示衆。故縱者連坐斬首。一凡已打敗賊舟一隻而餘舟不行，分投追打別賊，共相攢來爭撈首級，致賊遁走者，各船獲級俱止。歸先打一次餘船捕盜細打一百割耳。其一艘雖已逼到賊舟而未即打敗，餘舟接應，曾同用力者，不在此例。各船遇敵，敢有畏勢揚帆遠望，遲遲不進者，捕盜舵工俱就陣斬首示衆。一各船放銃須將火藥收藏安便，免致火星爆入貽患。匪細倘有失誤，銃手管藥兵夫一體軍法施行。一各船遇警捕舵兵夫不許解衣而臥。違令察出治以軍法。一報警至，急起舵不前，即便用大茅竹一段，計長一二丈，縛在舵後，浮水以便班師各自認取，違誤舵手割耳示衆。一各船捕舵兵夫遇泊船山嶽無故不許上山，閑遊恐遇警一時下船，不便致有誤事。若要取水輪直兵夫赴中軍船告稟明白，方許取水。違令上山定軍治，恕不一往來。

巡哨遇有警急，各在信地登各相近山上先行舉放烟火。所在兵船瞭見火光，烟烟就行開帆，望火前進，哨勤聯近烽燧，即時按放傳報。南北大兵防截其哨船，仍探賊船何往踪跡，親報領哨官以便進止。如火報不爽，兵船逗遛候事，罪坐該營領哨官員。若哨船不盡信地，止於一處探望，或在漁樵船隻人內取信，或到山放火而原積柴草不足，火小不能燎遠，致失傳報候事者，該直哨船軍甲俱已軍法斬首。

我舟在洋出哨，追趕賊船，天欲昏黃，潮時將盡，不可貪程一意前往，須防今夜自安泊處，恐無收界風至。

水編類纂

卷七十七

五

之虞，遇龍潭神廟不可放銃吹打，吶喊或有驚動起風作浪之失。早晚占看日月星雲氣色，飛鳥預知風雨未到，晚黑便收界岩高登四瞭，恐隔山先泊賊船而我不防也。謹行。

浙東潮候

初二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初七	初八	初九	初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寅申	卯酉	辰戌	巳亥	午未	申酉	戌亥	子丑	寅卯	辰巳	午未	申酉	戌亥	子丑	寅卯	辰巳	午未	申酉	戌亥	子丑	寅卯	辰巳	午未	申酉	戌亥	子丑	寅卯	辰巳	午未	申酉
巳亥	子丑	寅卯	辰巳	午未	申酉	戌亥	子丑	寅卯	辰巳	午未	申酉	戌亥	子丑	寅卯	辰巳	午未	申酉	戌亥	子丑	寅卯	辰巳	午未	申酉	戌亥	子丑	寅卯	辰巳	午未	申酉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八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兵部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輟之險濫車之水名山
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
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
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然後可以行軍襲
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衆寡
士之精粗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
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參其者也主明相
知將能之謂參其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
所征伐之國使群臣大吏父兄使辟左右不能議成
敗人主之任也論功勞行賞罰不敢蔽賢有私行用
貨財供給軍之求索使百吏肅敬不敢解怠行邪以
待君之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爲教服連什
伍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管子地
蓋勲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
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
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帝又謂勲曰

吾已陳師于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勲
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
昭果殺祗贖武耳帝曰吾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
也

臣聞先漢西羌之叛辛武賢則欲攻趙充國則欲守
臣愚以謂充國之議是也後漢東羌之叛張奐則欲
廣恩段熲則欲極武臣愚以謂皆非也臣惟武賢之
議非爲國遠計冒危要幸以射利耳此邊吏之常態
國之大患漢居屬羌於三輔與民雜處而武備不修
將吏不選擾以致怨利以啓貪以故數叛夫御失其
宜殺之則怨寬之則侮張奐不惟其本而襲儒者之
弊以恩易武力窮則服利而復動一切苟安非至計
也段熲窮兵以盡敵此蠻夷相攻非中國之政也陳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
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于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
矣求之于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于用而不窮者
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
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

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期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敵、案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

左傳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三

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僂吳也、句踐不顧舊塚、而吳服田單、謫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韜唐蔡之怒、及乘子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解矣。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日用以取敗、此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干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

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武論孫

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有、謫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徭

左傳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二

役之家、家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群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北魏尚書西平王

左傳卷之十八

卷之十八

三

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官厚賞、屬頻年旱歉、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需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四、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

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宦官各軍籍、厚得京賜、但華

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戰陣開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等至潼關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鬪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齊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誼謀燒營而潰

韓建惡諸王典兵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六

五

疏連上昭宗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崔胤陸展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展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昭宗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

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更變不若歸之北司為便昭宗乃諭胤展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治為左右中尉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李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克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六

六

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延範為官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衛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後梁時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上簿盧樞上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後唐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郭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勳方用事

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馬直軍士王溫作亂。莊宗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人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坑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後晉杜威。率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

後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

不可用。

六二八

二

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僞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掠歛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淫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後漢高祖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高祖。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

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

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後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有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藩鎮所蓄。詔募天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八

下壯士。咸遣詣闕。命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驕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宋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爲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具籍塞下。以爲藩籬者曰蕃軍。至神宗時。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

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閭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故卒乘輯睦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

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閭二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除草為各聚之教場得路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遂詔罷之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為近古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河東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為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入賜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疎略不可用知諫院

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貴先聲為其無實也獨可欺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克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為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為陝西之患

臣聞唐時出師用兵每十為五馱法馬牛任從所便其間隨行什物鍋幕之類皆具故師行萬里經巨歲月無所闕乏自五代之亂弱者輕齎強者因糧遂失五馱法臣伏見朝廷之制每指揮五百人指揮使得夾幕一具副者得單幕一具馬軍得葉鍋布行榻等若干步軍得鍋若干自軍員以下更無帳幕或出次野外雖甚風雨亦無所庇又戰士被甲所將衣衾悉自負荷軍馬則孟杓之類悉在馬上然則行數百里入馬強力皆已先疲脫若逢賊安能挽躍擊刺與爭勝哉故無幕布則士卒無所休庇無馱物士卒須自負荷此於軍戎亦非小害臣乞詔近臣檢求唐馱幕

法下殿前馬步軍司議可復與否明條利害上稟

請復唐制

何謂法制之失以吏事而制戎事也為今而言策之長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假以虜事言之若聞其將寇我境我之大將不計敵眾寡之勢不論戰遲速之利必分兵禦之禦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出兵而已行者曰吾知奮命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禦之雖全其師朝廷誅其逗留議者稱其畏懦此所以必禦之也若聞一城被圍不計受攻之急緩不論城壘之堅脆必盡銳救之救之不勝制令者曰吾知救之而已行者曰吾知死之而已朝廷必薄其責議者亦置其罪苟不救之雖城獲全朝廷咎其不進議者言其坐觀此所以必救之也禦與救非將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

尹朱兵

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

後晉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于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強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戰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幞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

竟殺之由是眾皆畏服

周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眾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柩車歸葬自是驕將

情卒始知所懼

宋狄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聞聽吾所爲廣西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于崑崙關數直袁用等皆遁青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

金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侵幾于罵詈忽斜虎

卷七十八

一三

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

代宗以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力爭之璘有時怒甚左右戰栗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爲無

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實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軍州事皆咨秀實而後行回紇歸國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若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步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吐突承璀自行營還復克左軍中尉裴垕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

卷七十八

一四

間二日憲宗罷承璀中尉降爲軍器使中外相賀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之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朱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

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嘗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奪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烏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劔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于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

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足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晉羊祜請伐吳書

八編類纂 卷七十八 兵部 十六

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親。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閑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傳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

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止于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故。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若而預表適至。華推梓歛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

八編類纂

卷之八

兵書

七

野清晏。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杜預請伐吳之期

北周主謀伐齊。命鎮邊益儲備。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力盡計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鵠。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

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鵠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儲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眾。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宗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眾。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書奏周

主使伊婁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乘船而匿之。買獎船五六十艘。置於濱內。陳人覘之。以為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帳被野。陳人以為隋兵大至。急發兵為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獵人馬諠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

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旣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屯于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旣漲，上江周羅暉等衆軍必沿流赴援。」

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克賞，使魯廣達陳于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潰亂，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滕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歿奉衛陳主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惟袁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愧耳。』陳主遣還將避匿，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於井，軍人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妃同束而上，賀若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

慟哭謂衆曰不能救國負罪深矣遂就擒斬燒門入
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悲流汗股栗向弼
再拜既而弼耻功在擒虎後與之相詢挺刃而出欲
令叔寶作降箋歸已不果

隗囂遣長子恂入質馬援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
月而無他職任馬援以三輔地曠上沃而所將賓客
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光武許之會隗囂用
去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怒援肯
已得書增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上疏 臣援自念
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

少帝

卷之八

三

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
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耻也故
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
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
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道之於善非取譎
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
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
之術得空閭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
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辭於

內忠志之士心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

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

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

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

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

陛下愚以爲官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言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

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

能使行陣和移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

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

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

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

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

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祿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詔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諸葛亮平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士尹池爲荆使于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牘。準于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官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範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爲範。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範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庠。潦之經吾官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于廟堂之上。而折衝乎

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黯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遠伯玉爲相。史黯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于君前。其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楚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知若賢也。

呂覽召數篇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九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秦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
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
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
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君大克
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恐秦民之死者厚葬傷
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
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憂耕田疾作
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
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里辭重
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累并心備秦爲
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
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較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
戰失利亡五較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
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
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
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與兵甚衆

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
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
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者長平者已
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于趙國
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
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
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
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
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
干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爲家
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
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
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傾魏不欲先用其衆魏
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
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旣
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
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于長平不遂
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
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甲兵以益其強增城浚
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

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于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出兵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惡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于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憊傷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歿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歿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陳豨王黃等反

自立爲大王劫略趙代上聞乃赦趙代吏人爲豨所註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非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曷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乃各以千金購黃臣等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渝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

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城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 吳漢討公孫述燒成都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得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敵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敕公于

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幟旗使烟火不絕夜衝枚引兵與劉尚合兵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江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銳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賊刺述殺之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 張繡之追曹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遂收散卒更追合戰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勝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軍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也詡言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

劉裕在洛陽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杖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非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非有柔然窺伺

八編類纂

卷十九

七

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覩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將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

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報恩報義而乘時微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擢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嗣大說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不時過則引兵隨之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太史令張淵徐辯言於魏主曰今茲已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非伐必敗魏主詔浩與淵辯論難于前浩詰淵辯曰

八編類纂

卷十九

八

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國方伺國隙而舍之非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疆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况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尚不能守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

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
鬪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
制。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
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壯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
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
也。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
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魏主
發平城至漢南。舍輜重。帥輕騎。擊柔然。至粟水。柔然
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走。魏主循粟水西行。分
軍搜討。俘斬其衆。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二十餘萬。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九

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慮數百
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爲深入有伏兵。
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
旣而得降人言。可汗聞魏兵至。將數百人入南山。民
畜窘聚方六十里。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唯此得
免。後開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
主深悔之。後漢時。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
朝廷。繼遣諸將討之。以郭威爲四面軍前招慰安撫。
使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
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

卷三十九

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
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由是將卒咸歸
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在麾下。受其恩施。謂
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待之。旣而士卒新受賜於
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
貞視之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
闘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
且彼憑城而闘。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
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
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
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長歔。
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乃發諸州民夫。使白文
珂等帥之。列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但循河設
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檣舟於岸。
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宋理宗時。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
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
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參議官丘岳曰。
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
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

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于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上

秦將雷惡地率眾降姚萇萇拜為鎮軍府軍魏弼飛自稱衝天王率氏胡攻後秦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叛應之攻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弼飛萇曰登非可猝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弼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眾不滿三千弼飛惡地眾至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臣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

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弼飛等以萇兵少盡眾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弼飛兵擾亂萇遣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弼飛眾大潰斬弼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非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成於營處一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間之成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闔戰無如此快以一千六百人破三萬眾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三

唐德宗以河中為憂李泌曰天下事甚有可愛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不日必為帳下所梟矣元帝時杜弼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王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查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伯越賜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

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日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三夕也昔齊旅未期而申侯思其老况暴甲三年介胄生蟻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牆之內闕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思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旣贖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殺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整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主

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禍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况虎兕之寇乎當五伯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騫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係我而已欲使鑒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旣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旂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益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家險不以爲然况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魯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劉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啟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旣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旌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四

是時顧前之賦比及數年國之民強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應桓文之功不難悉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耻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恩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溫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愬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愬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愬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鬼死期將至謹負天地自絕人倫

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淝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愬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徇難哀恨自咎五精摧殞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推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八編類纂卷七十九兵曹

所屬屯淝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跼致誠義感諸侯前相如趙邦之陪隸耻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噴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况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陋忌尅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

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
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
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
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
國耻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惟怯劣忝據一方賴忠
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
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
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
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
率郭後軍趙襲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七

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帥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
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夫
忠爲令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
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
言于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
在路次同赴此會惟湏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
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于此僕才輕任
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
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

開

也恐惑者不達高古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
僕與仁公並受方岳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
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士人之口一旦有
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
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
于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讎讎將來之
危合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
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
國成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
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大

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
以石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
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
瞻由是侃激勵遂帥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戊卒六
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
於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
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
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
軍多馬南軍挾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
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騎萬餘來攻不下

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援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嶠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元

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塲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

故吏二千石臺郎御使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舍抱天子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于嶠却鑒問祖約蘇峻反欲率所領東赴詔以非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塲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因戾肆進于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脇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淪此盟明神極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

人編類集 卷三十九

左傳

三

欲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楊州八部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於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度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捍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任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寇在郊衆心危迫若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蘇逸等走吳興鑒參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 憲宗討淮西久未有功遣裴度請行營宣慰察川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爲知人知制誥韓愈亦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

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環賊諸州塞地連接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乞悉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請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鄆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裴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

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心腹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涪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娼部伍。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太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凡上之肉。惟所烹。臨耳仁厚慨然命善食而械之。獻於行在。斬之。宋仁宗以元昊勢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部

三

益倡厥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一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微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向恩未能。大剽黠虜。若鄜延以牽利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人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藩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輿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部

四

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
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
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
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分
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
王公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詔分領之
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
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
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
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
本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曹 重
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
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
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
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
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
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不敢犯法籍命部將
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各砦以斷寇出人之
路又使周美孺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
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羗爲助而環
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

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羗閱其人馬爲
立條約諸羗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羗人親愛之呼
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
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
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
版築皆其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
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即城而白豹
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
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
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高宗時扈從統制苗傅劉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曹 重
正彥劫帝傳位於魏國公虜請隆祐太后臨朝收元
赦書至平江張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既而得苗
傅等所傳檄浚慟哭召東野及提刑趙哲謀起兵討
之時傅令張浚以三百人赴秦鳳而以餘兵屬他將
俊知其僞拒不受軍士洵洵俊諭之曰當詣張侍郎
決之即引所部八千人下平江浚見俊語故相持而
泣上諭俊以將起兵問罪俊泣拜曰此須侍郎濟以
機術毋驚動乘輿也赦至江寧呂頤浩曰是必有兵
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
救其旨還遜位於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即遣人

寓書於浚浚以順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令以兵來會順浩得浚書因上疏請復辟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張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節制司參議官馮轡請行浚遣之至杭見傅等折以正義令早反正劉正彥遣轡約浚至杭浚命張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苗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警不可不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自鹽城山海道將赴行在至常熟張俊聞之曰世忠來事濟人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曹

三

矣因曰浚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慟哭曰今日之事世忠願與張俊任之公無憂也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帥兵赴關戒之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他變宜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而大修戰具傅等聞之始懼欲拘世忠妻子以爲質未勝非給傅曰不若遣之使逐世忠而撫慰之則平江諸人益安矣傅從之乃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爲安國夫人俾逐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夜會世忠于秀州勝非喜曰

二兒真無能爲也張浚復遣馮轡往杭因報書於正彥曰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而恐乃遣苗瑠馬柔吉將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俊欲危社稷黃州團練副使彬州安置浚等皆不受願浩將至平江浚乘輕舟迂之谷以大計願浩曰襲諫開邊幾廢宦官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歟豈不快乎浚壯其言既而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檄聲傳人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曹

三

正彥之罪以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爲遊擊願浩浚總中軍光世分兵殿後太后降旨睿聖皇帝處分兵馬重事以浚同知樞密院事李邠鄭穀等同簽書院事浚願浩等發平江上疏乞建炎皇帝還即尊位傅等聞之憂恐不知所爲宋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帥百官六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李邠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賜傅正彥鐵券傅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傅黨張達曰趙氏安苗氏危矣呂頤浩

張浚軍次秀州，願浩諭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進次臨平，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水爲陣，中流植鹿角，以便行舟。韓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光世繼之。翊衆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卒用命，翊引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衆辟易，矢不及發，遂敗走。勤王兵入北關，傅正彥急趨都堂取鐵券，擁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以走犯富陽新城二縣，將南趨閩中。願浩浚入城，世忠手執王世

八編類纂 卷三十九 兵書

三

修以屬吏願浩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嗟羹忽聞貶卿，不覺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帝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統制吳玠，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手握與語，折其中指與王世修俱斬於市。逆黨王元左言馬瑗范仲熊時希孟皆貶，韓世忠言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穴卒未可滅，帝詔世忠與劉光世追討之。世忠自衢信進至蒲城之漁梁驛，與苗傅劉正彥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昨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彥反。」

傅弟翊王德亦執苗瑀斬馬柔吉，傅亡入建陽縣人詹剽執之獻於世忠。世忠悉送行在，斬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世忠。楊巨源謀討吳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至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千人入編類纂 卷三十九 兵書 三

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屬生靈，但戰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官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人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郎前

執之、亦中曦頰、曦反撲貴於地、好義急呼王煥斧其腰、曦始縱貴、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効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木虎高琪奉冊於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詔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

八編類纂

卷七十九 兵書

三

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以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父挺官爵、曦祖璘子孫出蜀存璘廟祀、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順帝時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象林蠻區憐等
不克爲所攻圍帝召公卿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
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
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繁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
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
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
人勸發卷八十一 兵曹
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
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
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
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
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
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
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
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
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
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
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
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其往
交趾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
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
哀帝卽拜龔舍爲泰山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
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
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
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
是嶺外復平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曹

二

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
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桂天將軍三府選賈琮
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
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
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
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還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
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
見清平吏不敢飯
晉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
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葬喪卿本佳人

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問侃言歛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毀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

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僞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三

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本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魏主不聽

隋煬帝時所在盜起齊郡王薄孟讓北海郭方豫清河張金稱平原郝孝德河澗格謙渤海孫宣雅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兵郡縣吏每歲賊賊望風沮敗惟齊郡丞張須陁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大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兵須陁

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須陁未暇集兵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卻須陁督衆擊之敗走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陁謂官屬曰賊恃其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於濰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稍承之揭以畧陳敗徒愕眙莫敢近須陁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須陁嘆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陁先登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四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蹲狗山張須陁列營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還守河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焂焂漲天明月

奔還須臾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

群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相繼惟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百餘戰未嘗負敗至是大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水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環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署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日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卽入擊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五

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賈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于絢願爲前驅自效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

不足

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稱將軍先是羣盜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獨建德善遇之由是隋官稍以城降之聲勢日盛兵至十餘萬人內史郎虞世基皆不以聞由是盜賊徧海內楊義臣破降河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六

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嘆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閭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件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詰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唐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

身故不服顧廉耻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高宗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闕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裝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上馬萬數不亡一錢天后時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逼故舉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二

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詰其營賊衆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穆宗時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邑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邠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八

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爲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豈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以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爲選擇有威信者爲經略使苟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穆宗不能用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南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虫之聚感克暨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賴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擇兵之將熊熊貔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聞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銳凜然有向敵

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乎。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春惠手翰。還荅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日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人編類集 卷八 一 兵書 九

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然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

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民。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王贊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王仙芝攻蘄州。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刺史裴渥。渥與仙芝約。歛兵不戰。許爲之奏官渥乃開城延人編類集 卷八 一 兵書 一

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皆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元帝不赦龐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遣中使以告身。卽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黃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譁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鐸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

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恠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今窮蹙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爲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勝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畱盜於市并滅其家於人編類纂

卷八十一

七

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

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寶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贖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太宗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

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勢復張大

張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有譟訴者詠灼見情僞立爲判決人皆厭服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

人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書

七

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岳飛奉命討楊太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間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皆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

制任士安不受王燮命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大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入編類纂 卷八十 兵書 五

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大技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前降衆凡二十餘萬飛

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嘆曰岳侯神筭也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元成宗時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

入編類纂 卷八十 兵書 五

如軍旅不息工役浹興厚歛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繫累暮卽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有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人代宗謂郭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爲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爲變乃以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師河中節度

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爲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僕固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謂監軍栢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

入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德宗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救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執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遷延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令當

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伍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實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矣由是反反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諸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留汝餘生汝爲我齎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于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入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

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駱元光使人招庭光。庭光罵辱之。及燧還，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援甲矣。」又曰：「東城援隊矣。」須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

李晟初至鳳翔，涇原節度使田希鑒遣使恭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

八編類纂

卷八十

七

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誠待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卽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使，秀實嚴兵

以備非常。璘卒，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扉，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頤治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泣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辭，立偶語於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護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遠近皆有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遣入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

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均王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其

八編類纂

卷八十

七

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攻建國門，均王登樓拒戰。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以五百騎屯球場，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均王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爲亂？」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軍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旻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

宋仁宗將以閏月望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起屋叩宸殿。皇后方侍帝，聞變，據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

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官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出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事連懷敏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于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理宗時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十九

所至劫掠蜀人苦之介至嘉定夔帥角部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悍失色而介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之曰儒者乃有此人介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介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以單騎入矣夔至介斬之

元世祖時西北諸王爾乃顏反多從之者帝以為憂宿衛士阿沙不花曰此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因善爾試為朕行之乃北說諸

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邪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邪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為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為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帝遂議親討之以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乃顏之黨金家奴塔不反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床坐鐵哥進酒塔不反不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二十

晉明帝時鄧鑒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

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
盛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
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
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
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
邠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
遂與帝謀滅敦

唐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論議
不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閣門不開朝恩忽從
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
入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三
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
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
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
沮而退事遂寢

宋張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九成紹興初
舉進士對策直言無隱及爲刑部侍郎會金人議和
九成言于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耳
因陳十事云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
廷鼎罷相檜諉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
異議特不可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

未有枉已而能直人者高宗問以和議九成對曰敵
情多詐不可不察檜尤惡之

武帝年長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燕王旦使來
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其書擊地怒曰生
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
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
崩昭帝初立旦果怨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
子劉澤等謀爲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
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覺當誅昭帝緣恩寬忍
抑案不揚公卿大臣請遣宗正與大中大夫公戶滿
入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三

意御史二人偕往使燕風喻之到燕各異旦更見責
王宗正曰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爲列陳道昭帝
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王欲
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纖介小罪
過卽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文法王意益下
心恐公戶滿意習於經術最後見王稱引古今通義
國家大禮文章爾雅謂王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
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
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
昭帝始立年幼富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

罰不阿親戚故天下治方今大臣離政奉法直行無
所敢阿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爲
天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欲
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旦復與左將軍上官桀
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當立大臣共
抑我云云大將軍光輔政與公卿大臣議曰燕王旦
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修法直斷行罰誅旦自
殺國除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一

經濟編

六曹

兵曹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墮乏懿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懾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鬻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服實里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習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地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兼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者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

海

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與輜而踰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所未施兵接外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遣使將軍聞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今又舉兵出樓船卒水居擊檣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氣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累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車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鼃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
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
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
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
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縣力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
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是越中不饒者不在
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蠅蛇蟲生疾病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
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揚幼扶老以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
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
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勑食糧乏絕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
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
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
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
勞倦越廼出擊之秦兵大破之發適戍以備之當此
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
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甘泉之難始興此老
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內事一方有
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
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
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職言莫
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願與
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言臣猶竊爲大
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固江漢
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

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
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
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
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秦
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
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
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
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敵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
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南王安諫

卷八十一

五

臣聞之教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
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
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
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人臣愚以爲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
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
者詳議乃可

魏相諫等

永編類纂

卷八十一

五

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
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
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弼治也故
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
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具生越
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
征不還齊桓揅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
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
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

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
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
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
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
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
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
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大倉之粟
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

水經集

卷八十一

二

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
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
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寨制南海以爲八都則天
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
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
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
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
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
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

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
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稍捐之忿
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
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
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
之久矣何況迺復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
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
置之也顧顧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
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
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水經集

卷八十一

八

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
喻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通以少府禁錢
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
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
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賈捐之罷珠厓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
匈奴魯恭上疏陛下親勞聖思日晏不食憂在軍
役誠欲以安定北陲爲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
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

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食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
遭大愛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
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莫不懷思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
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
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
而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
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
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夷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
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汗辱善
人編類纂卷八十一 兵書 七
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
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
和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穀被遠方夷狄重
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誠信中實
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
者亡今匈奴爲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
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
大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
之難不絕如綆都護附沒士卒死者如積也今被其
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彌仁者念之以爲累息奈何

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
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
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
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
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
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爲中國豈徒匈奴
而已哉惟陛下少垂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晉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蔡謨
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
其強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
平城也若爭強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
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豈與當
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項下莫
能與之爭文王身圯于羗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
屈于會稽故威申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
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
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
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
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上
所據同于魏世勒死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

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墪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寸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辟若射者百發而不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人編類集 卷八十一 兵 二

實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墪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墪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勢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

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獲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雖據沔北方之于今四方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峭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人編類集 卷八十一 兵 三

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障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迭死雖聞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存之行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策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蔡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末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單力竭

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

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已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堅親至猛第視疾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書

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役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唐太宗時相里玄奘至平壤論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機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奘曰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玄奘還言其狀太宗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夷警服威望大

宋史

卷八十一

兵書

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問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太宗曰然此誠徵之失又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人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太宗不聽房玄齡疾篤上表諫曰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書

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

武太后欲發梁鳳巴蠻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諫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爲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必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

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而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德况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厄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其不及百年蜀爲戎矣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五

時蜀州每歲遣兵戍姚州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東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爲州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國家惜之請并廬南諸鎮一切廢省置開盧比非奉使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與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刺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六

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入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邈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劒挑趙索戰邯鄲戰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

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
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
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
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
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
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
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援而至霸王不爲
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
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
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
人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七

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踟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
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
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
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
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
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
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
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
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
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
人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七

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而富軍
食而待死士冷折骸而炊之殺牛而薦士則是
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過都小縣置社有市之
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
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
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築完者內誦而華樂
故其費與死傷者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
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
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斷
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

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險敵，舉衡，撥
家，維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切，將不釋
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
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
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
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
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
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
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當於戰攻
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
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
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
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
虛。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
利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
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
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
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

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
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
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
兵不用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
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
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
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閭
閻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
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竿瑟之音，不絕地可
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兵部
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
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
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
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
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二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
鄲，固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
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櫓中爲戰具。
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
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

子其與必無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今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三

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大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謀而怨不章臣願王察臣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三

所謂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亂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如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識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迎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爲齊兵困於穀函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虛戾夫

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
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
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
收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
爲至誤臣以爲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
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
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
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
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
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
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故裂地
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
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識從之一
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
二十九年不相攻

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項襄
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
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
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
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騖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

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
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
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身三世而不
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亭於韓成
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
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
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
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
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
廐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
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
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
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一
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
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
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陵之敗也此
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
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
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

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隣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覓覓遇夫獲之今王中道而韓信魏之善王也此吳王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旣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無百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折順首分身離暴國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

八編類纂

卷全一

三

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境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銓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水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故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

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間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諠吟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衆之主注地於齊秦之右壤可拱手而取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一

五

也是于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侈危動燕趙持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八經類纂卷之八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本編類纂卷之八十二，兵曹。一。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若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

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執盡，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上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不義不恭，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否則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紀銚推博之勢，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臣竊爲大王不取焉。」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匍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

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待私也。亦充軍國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曰國畢從，頓子之說也。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
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
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
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聞故十攻而弗勝也
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
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
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
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
得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

者固未可得予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公與秦討功者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夫相與鬪矣六國猶連雞羣士如鬪狗所以虎狼秦張頤哆其口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疆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晉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

姓擇鄒之良臣而與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于門外而埋之霧之以假若盟狀鄒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之遂取鄒

楚急攻絕漢甬道圖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

能得廉節之士願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被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旣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爲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六

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於秦接壤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六

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効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戢今王令韓與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王與子其亦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以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於王惟王才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大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願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今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

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
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
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
勝往受地勝至曰敝邑之土使使者臣勝告太守有
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
令諸吏皆答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
涕而免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
與人不義一也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
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
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
以攻秦秦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
秦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蘇秦乃東之趙趙肅侯令
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
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
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
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
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
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
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
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

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漳沱涉易水不至四五
日而距國都矣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
陽君已歿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
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
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十莫敢
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
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
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
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
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
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代人之國常若出辭
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黑白所以異
陰陽而已矣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
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
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
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切韓包周則趙
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平
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
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
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不常山南有河澤
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不足畏也秦之所害
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也畏
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
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
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
於趙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
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
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
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
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
楚絕其後韓守城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銳
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
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
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
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
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蘇秦恐秦兵之至
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大
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
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又說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書

魏襄王曰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
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
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疆秦之銳以內劫其
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因東說齊宣王曰且大
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
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
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
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
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
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
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
故惴惴虛囁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
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
臣之計過也乃西南說楚威王曰秦之所害莫如楚
楚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
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
關一軍出黔中則鄢郢動矣張儀說魏王曰且大秦
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
太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多而輕走易止不能堅
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書

楚而遣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秦下甲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部 七

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因遂之韓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系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秦趙戰於河漳之上

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三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而趙弱今秦楚絕交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効河外趙入朝還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蒗即墨非王之有也同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張儀去西說趙王曰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部 七

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而相見而口相結請秦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愛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

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

八編類事

卷八十二

十三

獻恒山之尾五城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臯。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已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爭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講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講。秦雖有變。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講。則願五國復堅約。五國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名禁。氓也。使臣守約。若與國有倍約者。以四國攻

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損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簡重者矣。復合與簡重。皆非趙之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魏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交。兩王。王責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

八編類事

卷八十二

十四

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趙三強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而攻魏。是秦之一舉。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樂矣。國燬於秦。兵分於齊。非趙之利也。而

北至乎關。所亡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關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鴈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於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部 七

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其甯使道。凡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歛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部 六

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言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

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卒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九

爲上客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

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快目而辜太宰嚭公孫維翰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越伐吳二子沈身江湖頭懸處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于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快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誠不逢其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十

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軼道 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

夏水浮輕舟强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榮口魏無大梁
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
攻則擊河内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
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
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
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
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
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
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
人編類纂 卷八十二 兵部 三

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
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
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維之地三川晉國之
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
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
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
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
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
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
之今太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
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其趙之益勦也夫魏王之
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得
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
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受習而用所畏忠此
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
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
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
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
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三

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太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事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王者忠矣。下所以自厚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低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人編類。秦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趙。而以順子爲質。趙王喜。乃索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今又索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讐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背。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晉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陽。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穰侯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爲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爲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饒。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圖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

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微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哉！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前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微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敵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微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援雍氏而去。

或為魏獻書秦王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

八編類集

卷八十二

兵

也有地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強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讐，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情潔其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官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八編類集

卷八十二

兵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三

經濟編

六曹類

兵曹

吏部

漢時冒頓爲單于數苦北邊高帝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

人編類纂

卷八十三

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辨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國爲子塔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太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單于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太子冒頓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

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

水編類纂

卷八十三

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旣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旣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

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自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肅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疆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李布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

人編類纂 卷八十三

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士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李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萬眾因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於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單于遣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雖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

具

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零淺奉書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騊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六月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勢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中郎係零淺遺朕書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綺衣繡綺長襦錦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胄靴一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緣繡各四匹使中大夫

人編類纂 卷八十三

四

意謂者令肩遺單于

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嫁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漢人編類纂卷八十三

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驚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

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

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

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踪廼稼穡也

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允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母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漂惡民貪降其趨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

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
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
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
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
氣蚤降故詔吏遺單于秣藥金帛絲絮它物歲有數
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
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
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
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
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踐行喙息蠕動之類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七

莫不就安利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
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
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
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
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
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武帝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
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
吉卑禮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

禮記

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矣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
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而單于
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
而單于終不敢為寇於漢邊

元氣

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
民貲馬民或匿馬馬不具武帝怒欲斬長安令汲黯
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呼其主
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
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八

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
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
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
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
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
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
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關出財物於邊關乎陛下縱
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
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
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發矣

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八綱類纂 卷之三 九

被七十七襲錦繡綺殺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謂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宣帝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以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輪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

都獲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索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

八制集

卷八十三

十一

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通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谷永受伊邪莫演詐降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延

八制集

卷八十三

十二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震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上石豈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

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豪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易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易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携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願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忿勢形容魁健負

八編類集卷八十三

十三

力怯氣難化以善易謀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如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間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邇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韓

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未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感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業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輟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百萬計者豈爲康居易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延以制匈奴

八編類集卷八十三

十四

也夫百年勞之一日久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哀帝棄更報單于書而許之楊賜書北匈奴遣使詣闕貢裘馬乞和親并求音樂光武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

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過。今立稿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絕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

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弩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患。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凉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徵備令宜復如舊。以明威防。上疏降。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班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末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

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人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爲累。」是時，於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於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

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今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於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葉才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

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孰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僞作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疏請兵

班超被徵以戊巳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若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

八
新
類
集

卷八十三

九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慕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未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章帝時。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

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命肅宗廟寶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高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背廷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逐逃遠去。依安。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爲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皆部侯。又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河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

八
新
類
集

卷八十三

十

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耻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一。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漠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收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

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固圉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亡勅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恩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

八編類集

卷八十三

三

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

鮮卑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宋意上疏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爲雄弱者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濟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

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奏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

八編類集

卷八十三

三

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逃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鼠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述吾子述唐別與武威鍾羌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縣髮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

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望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圖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令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羗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於是賞賂諸羗種使相招誘述唐伯父號述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羗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述唐於宜多山羗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述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仕尚將之縱羗為船置于單上以渡河掩擊述唐盧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羗所攻於是義從羗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述唐遂收其餘部遠徙盧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塲壁而已

和帝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議可許袁安與任隗泰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策可以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拜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袁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也先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

功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班勇少有父風安帝時西域反叛以勇爲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殺班入龜茲集

卷八十三 兵曹

三

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請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疆盛兼總百蠻以通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疆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問者羌亂西

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通祖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怨憤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膺北扞匈奴東近敦煌

卷八十三 兵曹

三

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棊母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

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竊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而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結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徵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舅對

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覲覲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舅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九國疏

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久不進。馬知其將敗。上疏。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執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重。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李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

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反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順帝時隴西鍾羗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院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策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羗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

八
卷之三

三

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關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客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計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羗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羗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場皇甫規素悉羗事志自奮効上疏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顯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開羗羗並皆反逆臣生長鄯崕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羗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

願乞冗官備單車二介之使勞來三輔宜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竊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戒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羗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虞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

八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嗟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羗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英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責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

安、羣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熲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頗復上言：

「與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取戈招降，曠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

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八肅頭集卷八十三

始服終叛，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替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桓帝時，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

與、韓、臺者，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與壁唯有一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

以為方不敵，叩頭爭止之，與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和，親共擊與、韓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眾降郡界，以寧羌豪帥威與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銀八枚，與並受之。

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真正身繫已威化大行。」

靈帝時，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侯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按壁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深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應劭駁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日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

八肅頭集卷八十三

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

軍中侯鄒靖上言：烏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

大將軍按壁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

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

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

邊，深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

之效。應劭駁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

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日

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

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

爲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
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威武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
討叛羌，斬獲醜虜，旣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爲不法。
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
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旣多，不肯去復。
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鐵，帛聚欲燒之，邊將恐
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
爲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爲可募隴西羌
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
有謀，必能獎勵，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
入編類纂

卷八十三

兵書

三

望也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四

大學衍義補

刑類

刑類

總論制刑之義

象曰順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旅之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書舜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

作贖刑罰災肆赦估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帝曰皋陶蠻夷猾亂夏寇劫人賊殺在外充在

日汝作士也五刑有服服罪五服三就五流五等

之當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朱熹曰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

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竊恐

惟大辟棄之公市官辟則下獄三餘刑亦就屏處

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平死聖人之仁

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立宅三居者流雖

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孔氏以為大罪居於

不能得于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婦郡中枯

旱二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奉不當死前

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犇鄉家太守以

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至益敬重所公

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

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

西平侯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

節成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為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

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

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

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

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

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請府具陳寡婦

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

澤時降室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

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霍光特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

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使吳後遷捕得伏法

會赦侯使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

之事。蓋矜喜之心。生刑罰之所由不中也。

立政曰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之。又曰今

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蔡沈曰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

邪妄。

按禍亂之興多起於民之干犯禮典。民神雜

揉。妖誕肆興。則人心不正。而禍亂作矣。伯夷作

秩宗。降下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三典。播告

之修。皆為格令。使夫蚩蚩蠢蠢之民。皆知人各

有所當祭之鬼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是以各

安其分。而不敢瀆。齊盟行僖。禮舉注祀。習妖術

由是常道明。而人心正。所以不犯于有司。是則

伯夷所降之典。其禮儀等級。雖非一端。而折絕

斯民之邪心妄念。惟在於刑焉耳。所謂折民惟

刑。意或在此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蔡沈曰舜命皋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

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

臣按呂刑雖周穆王所作。然必有所傳授。非虛

言也。夫伯夷禮官也。所降者典。而折民惟刑。皋

陶刑官也。所制者刑。而教民祗德。可見有虞為

治。專以禮教為主。而刑辟特以輔其所未及焉

耳。禮典之降。而折以刑。所以遏其邪妄之念。而

止刑辟於未然。刑罰之制。而教以德。所以啓其

祗敬之心。而制刑辟於已然。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蔡沈曰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

人綱類纂卷八十四刑類

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

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溢為善而不能自

止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率

乂士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

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

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蔡沈曰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

使我為一口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小罪非終之

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大罪惟終之謂。言

罪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吳澄曰刑而曰祥刑蓋慈良惻怛詳審謹重主之以不忍行之以不得已所以謂之祥也在今日欲安百姓何者當擇非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

當擇度非及乎人謂用刑者用之不當刑之所加猶罰及爾身之及

臣按蘇軾謂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為忠以多逮黃繫為司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於此噫漢獄之逮最多者皆在水造之世使當高文光武明章之世得張釋之于定國輩為廷尉無此也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蔡沈曰罰之輕重亦皆有權權者進退推移以求

其輕重之宜隨以為輕重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不可紊者矣

王曰嗚呼嗣孫嗣世今往何監也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也湯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善也師泉也監于茲祥刑

蔡沈曰此詔來世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

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也當監視于此祥刑

周禮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臣按

聖祖作為條訓以示子孫有曰朕自起兵至今四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歛之

臣按成周刑典之設既布于邦國都鄙又縣之

象魏惟恐民之不知而誤犯也夫設法令以待

天下固將使民易避而難犯類乃深藏於理官

法家自典正職掌之官猶不能得知況愚夫細

民哉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也刑罰一曰官

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

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也

鄭玄曰古之禁書亡矣今官門有符籍官府有無

故府入城門野作田律軍在營置夜行之制

以五刑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官用之于軍

二曰官用之于會同三曰官用諸田役四曰官用

諸國中五曰官用諸都鄙

按以五刑先後刑罰即唐宋之作而有名例

賦制勅令格式之意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也萬民之罪罪五

百罰其罪五百官夫夫罪五百刑其罪五

百殺也罪五百若司寇斷獄禁訟則以五刑之法

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臣按五刑之名始見于虞書然未有其目也著

其目始于此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

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

之治學之約次之

宗殺戮館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

振獄者遇訟者以告而誅之

吳徵曰振獄謂罪人之劫獄者遇訟止過民訟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矯誣犯禁者作言

語而不言者以告而誅之

鄭玄曰力正者以力強得正也

按按周之世未有律令之書凡秋官司寇所

設之官屬所掌之刑禁凡所當禁約施行者即

後世法律之條件也說者謂秋官自禁殺戮至

修問氏八官皆幾防盜賊姦軌者較之今律斬

殺戮即今之人命律懷獄即今之劫囚律遇訟

即今之告狀不受律

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剝罰之屬千刑也罰之屬五

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也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

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陳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屬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借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比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爲關人捕頭案案今四庫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

臣按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爲主辭若僭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在審克之而已是說雖以解經然而萬世之下律文所不該載者比附之法莫切於此所謂察之情求之法比

之上刑不重比之下刑不輕而參酌於輕重之間必允當乎人情法意可謂審克之意矣

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叔向使詒也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而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刑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

敗乎人編類集問之國將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遷所謂度也今棄其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

臣按刑法之著爲書始于此成周之時雖有禁法著于周官然皆官守之事分繫于其所職掌

未有成書也然五刑之目其屬各有多少五等之刑各以類而相從焉著之篇章分其事類以爲詮次則於此乎始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據撫秦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與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擡典廢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未及傍章十八篇

臣按律之名始見於此春秋之時子產所鑄者謂之刑書戰國之世李悝所著者謂之法經未

八編類集

卷八

三

以律爲名也禮記雖有加地進律之文析言破律之誅解者謂進律爲爵命之等破律雖以法律言然王制漢文帝時博士制經所作固以出蕭何之後也律之言助於虞書益度量衡受法於律積黍以盈無錙銖矣凡度之長短衡之輕重量之多寡莫不於此取正律以著法所以裁制羣情斷定請罪亦猶六律正度量衡也故制刑之書以律名焉

文帝元年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

爲收帑也朕甚弗取其議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十三年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哉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緣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年數免爲庶人

具爲令

馬端臨曰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

刑三而姦不止註謂黥劓斬趾三者遂以髡鉗代黥管三百代劓管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并宮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臣按後世以笞錐爲刑始此夫三代以前所謂

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至漢初僅有三焉。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感淳于公少女緹縈之言。始下詔除之。遂以髡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自是以來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斷支體。如肌膚。百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絕其類者。文帝之德大矣。

景帝中六年詔曰。加笞者或致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筆令。

孝武卽位徵發頻數。百姓貧耗。第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執不勝。於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知也。部主。部主也。見知。知也。部主。部主也。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網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決事比。比。以例也。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臣按呂步舒治一淮南。獄死者數萬人。由是推之。則當時死者不知凡幾千百萬也。

宣帝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

平。似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元帝初下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下。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

臣按今之律文。蒙唐之舊文。讀者容或有所不逮。伏乞。

聖明簡命儒臣之通法意者。爲之解釋。必使人人

易曉。不待思索。考究。而自有以得於言意之末。則愚民知所守。而法吏不得以容情賣法矣。

成帝初平中詔曰。呂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非令煩多。百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其令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臣按漢之律。百有餘萬言。可謂煩多矣。而大辟之刑。至千有餘條。視成周時。蓋數倍焉。元成之

世奇請它比又日益滋多成帝下詔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獨省約者可謂知所先務矣所謂奇請它比者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分破律條妄生端緒舞弄文法巧詆文致意所欲生即援輕比意欲其死即引重例上不知其姦下莫測其故我

朝律文比前代爲省約其條止四百六十其死罪止二百二十用之餘百年于茲其中固有不

用者矣未聞有所增加也特所謂例者出於一時之建請權宜以救時弊者也歲月既久積累日多

朝廷未聞公有折衷是以刑官猶得以意爲去取伏乞特下

明詔如漢人所云者命在廷大臣及翰林儒臣會三法司官將洪武元年以来至于成化丁未以前事例通行稽考會官集議取其可爲萬世通行者節其繁文載其要語分類例條以爲一書頒布中外與

大明律並行其成化丁未以後有建請者或校時弊或達民情則別爲一書以俟他日之裁擇光武時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于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之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冤濫矣

按漢去古未遠論事往往主於經義而言刑者必與禮並其原蓋出于呂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陳寵論刑必欲大辟二百耐罪以下二千

八百并爲三千以合於禮固似乎泥然其所平定惟取其應經合義者則定律之至言也至其子忠爲決事比請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死論母子兄弟相代聽赦所代者蓋有補於世教可謂克肖其父矣裴頠謂刑書之文有限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劉頌謂法欲必奉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請人主權斷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法令從焉二臣之言可以爲後世議處刑獄之法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多採秦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日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絞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于三年流刑三自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轆裂之酷

按笞杖徒流死此後世之五刑也始於隋而用於唐以至於今日萬世之下不可易也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爲有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闘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日笞笞之爲言耻也凡過之小者垂撻以耻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

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人于罪隸任之以事實之園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曰流宥五刑謂不忍刑殺宥之于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爲一歲餘無改焉太宗卽位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玄齡等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爲流者九十二流爲徒者七十一以爲律定令八編類集

一千五百四十六條以爲令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爲七百條以爲格又取尚書省刑曹及諸等監十六衛計帳以爲式

按

本朝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定諸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貪以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於西廡之壁

聖祖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書成篇目一準於唐之舊宋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

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
一條援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
六分爲十三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
輕重之宜其後以其比類成篇分合無統復爲
釐正定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折十八篇以爲
二十九約六百六條以爲四百六十析戶婚以
爲戶役婚姻分闕訟以爲闕訟訟廩庫二也
則分廩牧於兵倉庫於戶焉職制一也則分公
式於吏受贓於刑焉名例舊五十七條今止存
其十有五賊盜舊五十三條今止存其二十八

八編類集

參入全四刑類

手

名雖沿於唐而實皆因時以定制緣情以制刑
明詔會官計議本之經典酌諸事情揆之時宜
凡律文於今有窒礙者明白詳著於本文之下
若本無窒礙而所司偶因一事有所規避遂爲
故事者則改正之仍勅法司自時厥後內外法
司斷獄一遵

成憲若事有窒礙明白具

奏集議不許輒引前比違者治以專擅之罪

唐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訖太宗世用之無所
變改高宗時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勅其舊司常

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分格其後武后時有垂
拱格玄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敕文宗有
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又以刑律分類爲門
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

臣按宋趙冬曦之言謂立法貴乎下人盡知何
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請更定科條直書其事
毋假文飾以其准加減比附量情皆勿用之使
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切中後世律文之弊臣愚
以爲今之律文多蒙於唐唐之律則蒙於隋也
冬曦所論者雖曰隋唐之失然自隋以至於今

八編類集

參入全四刑類

三

古今一律切考

今律爲卷三十爲條四百六十必欲不簡其科
條不飾其文義惟直書其事顯明其義用世俗
淺近之言備委曲詳盡之義所謂以准加減等
文皆卽實以書明白著其文曰該得其罪該杖
幾十所加者何罪所減者幾何使天下有目者
所共見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開卷卽了
其義說者若謂

祖宗成憲不敢有所更變臣非敢欲有所更變也
特欲於本文之下分書其所犯之罪所當用之

刑或輕或重或多或少或加或減皆定正名皆著實數使讀律者不用講解用律者不致差誤

一

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節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于敕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凡入答杖徒流死自各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皆為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宗止

首皆為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浩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製模楷者為式按唐有律律之外又有令格式宋初因之至神宗更其目曰敕令格式所謂敕者兼唐之律也我

聖祖於登極之初洪武元年即為大明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下至六年始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造律文又有洪武禮制諸司職掌之作與大誥三編及大誥武臣等書凡唐宋所謂律

令格式與其編敕皆在是也但不用唐宋之舊名爾伏讀

祖訓訓誥之辭有曰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而不及令而諸司職掌於刑部都官科下具載死罪止載律與大誥中所條者可見也是誥與律乃

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為證用以請之于

上可也此又明法者之所當知

徽宗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

按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時所宜法所不載而後用例可也既有法矣何用例為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五

右編

六曹

刑曹

臣聞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用然臣以為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與共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于

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君也當舜之時既放棄共鯀驩兜之徒其所與為臣工岳牧者皆忠肅和惠明允篤誠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于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況其官師乎其後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遇以信厚而折旋之以禮樂故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戔戔髦士攸宜夫聚賢材于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雲龍藻火之章駕乘有和鸞旗旄之節以至奉牲幣執豆籩薦告宗廟類祀天神其盛若此而枉桎廢放黜削殺戮之人安得參于其間楊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周文武之所以貴其士禮其

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者也取不能無犯法之人而材諸位則不免于以法御之有以刑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唯諾殿上委任尊寵若將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枉桎廢放黜削殺戮無所寬貸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輕為姦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裂數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數人南面而稱王既而禽滅蒯越至于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禽獸自比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難于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于以鐵鉞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喜張蘊古所上大寶箴以

為愛已一旦以治獄疑似違命斬之謂盧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辭行亦誅死于朝堂而不以為怪其臣如王珪魏徵號為面折庭爭亦莫有以為非者然則當時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于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豈有意于輕殺人也哉自今攷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延頸就戮前後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濫忠臣之罰國家將何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為之資耳蓋舜文王之意迄周衰而亡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興至于藝祖太

宗而後盡去前世帝王苛刻猜忍之意一以寬大誠信進退禮節遇其臣下受禪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若舊六年而後罷太宗召拜近臣嘗命擇良日曰朕欲其保終吉也盧多遜事發當時以爲所坐大逆法既具矣以其嘗典國事止命竄流蓋漢之三公無以善去位者不自殺則受誅其輕甚者猶以醢辭策之而自真宗仁宗以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連疏自乞若將不得已而後從者又爲之還官加賜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擢之以至于公卿神宗嘗疑其臣之罷情而不任職者當汰而不忍給益宮觀之員廩之以粟而不責以事後遂爲定法其後章惇秦檜嘗欲置劉摯之獄以殺黨人而哲宗不從蔡京當國又欲置天下士而徽宗不聽紹興初誤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復自悔下詔責躬以謝天下故雖權臣用事二千年間予奪惟意而無殺士大夫之禍夫進人以禮退人以義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無過于祖宗之世蓋秦漢之風息滅不繼而舜文王之意復興天下之臣至有性懦過當舉手畏法者矣本有強復不遜傲法以迫禦者也若其逆亂反側起于父兄子弟之間

刑例

者蓋不復有也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與臣下共守法此豈非祖宗爲國之本意而舜文王之俗然歟

國本中
論刑法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本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執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

八編類集

卷八十一

四

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本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楚用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失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日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飲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

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寅諸戎車之毀，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麇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諸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鄆，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穀，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樊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孤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鄧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

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電，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嬖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者，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聲子請復椒舉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鑒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切見去歲五月，災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樞，中樞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又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癸亥，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

龍城傍竹栢之葉有傳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
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
有火光人聲正誼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雹皆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
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多邪其所
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閭閻之譖乃遠加考逮三
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
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
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冠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
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以
八編類集 卷八 五刑書

咸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
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
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
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詭習又欲避請獻之煩輒託
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
冤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
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
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
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大龍形狀
不異外火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

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
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
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
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况於
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
星亦畔大石者安類墮者失軌春秋五石隕宋其後
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
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
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
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
陽謀侯欲為天子太學天子教化之官其門無故自
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
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
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臣前上
琅邪宮崇受十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
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徵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
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奏 聖恩 疏

竊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不知建於何時本於何法
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至于今日
乃或行之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走與造惡逆者

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斷
截手足坐釘立釘鉤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見白
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
之閹闔以示徒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
心活剝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造變數歲前
蜀部兩回作亂事平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
能除之則永爲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斷截斷
割此卽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設易乞除
非法之刑
臣惟歷代用刑各有輕重不能盡舉然大要其君賢
而所任者仁人也則用刑常輕其君不賢而所任者

人編類集

卷八 刑罰

又

非仁人也則用刑常重非惟用刑爲然也而歷代之
議刑者亦莫不然蓋其人君子也則議刑常輕其人
小人也則議刑常重故觀其所用可以知其國觀其
所議可以知其人然而未也蓋其君賢君也而用刑
不免於過重其人君子也而議刑亦不免於過重以
爲重刑所以致治非重刑而天下不可治者是可歎
也六下苦秦之刑重而欲輕之久矣然而隨其時之
輕重而終於不能輕一代之刑夫後世有天下之長
者莫若漢與唐其能求所以輕刑之意者亦莫若漢
與唐而卒之能輕一代之刑者莫若吾宋也漢唐之

時雖號治世猶多造大獄根連株逮或數千里會逮
死者積數歲而不解公卿以下重足待命其論囚報
重一郡之內一日有殺至數百人凡此者今天下之
所未嘗有也五代暴亂永用重刑盜一錢以上輒坐
死而茶鹽榷酷升合銖兩之犯至無生出者犴獄所
用尤殘酷無法不啻若桀紂祖宗之世或漸輕之或
盡除之而慘刑具五刑相收連坐之刑皆漢唐之所
常用者此亦今天下之所未嘗見聞也夫以前世用
刑之重而民亦無畏刑之心滋長其悍虐視性命生
死如旦暮或白晝挺刃殺人於市或報仇行俠而天

人編類集

卷八 刑罰

又

下大姓姦豪皆持生殺人之權殺人未必死傷人未
必刑而弱子幼弟有竊息而不敢言者少年亡賴募
人於獄官寺之外商旅至不敢行若此今皆民之所
無也夫天下之俗燕趙強梁果齊楚輕鬪蜀人多怨至
於激其所耻動其所憤皆有不畏死之心惟至仁可
以柔之雖其自棄於盜賊者亦非重法之所能治此
今日之所以用刑獨輕於前世而民之自愛而畏法
亦遠過於前世也雖然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爲輕比
三代則爲重而後世之所以制刑者則雖三代不能
及也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

以自利均田輕稅而民無爲生之苦惟其狼戾不遜
 以身犯法者乃得而刑誅之要之今世之民自得罪
 者其實無幾而坐鹽茶權酷及他比巧法田役賦稅
 之不齊以陷於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
 代之刑爲重三代之肉刑也其刑雖省而一或行之
 則其肢體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文王周公蓋相
 承而不能變而論者則以爲後世之刑不及上世之
 肉刑也豈不痛哉嗚呼後世之制刑輕於三代今既
 行之矣今世之用刑重於三代顧未能輕也則恤之
 而已矣然則祖宗之恤刑可謂至矣以恤刑之仁行
 入編類卷一百一十五
 制刑之仁輕於漢唐而庶幾於三代深者無公名平
 者無後患重失入之坐厚雪寃之賞是故無智力之
 治無兵甲之強無險要之固德澤雖未大利於天下
 而民不攜貳天下安寧室家相保未嘗有匹夫橫行
 之變下人謀上之奸者能降禮以御其臣而恤刑以
 愛其民故此二者國家之大本無窮之祚不可變之
 俗也故臣之不肖以爲誠使天下之賢君不免有重
 刑之心而天下之君子不免有重議刑之心者其禍
 最大其憂最甚此不可以不極慮而深言也嗚呼有
 自來矣求一切之治而不知天下之情怒一人之罪

而有并族天下之意用一朝之決貽無窮之患而不
 察也豈不過哉夫二百餘年之國本在是天下安之
 也久矣培之使益堅養之使不傷夫誰得而動之不
 顧而變其安危之端必自是始雖賈誼陸贄復生爲
 今日計未有以易此也集通國本下論用刑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
 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
 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熟羣
 盜凌駕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
 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
 人編類卷一百一十五
 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甲第下士屬奔
 北之吏起且傷之氣三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等數首
 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耰豪彊長安富家
 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剪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
 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
 役皆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
 能禽討尊以正法崇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
 服尊懷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
 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

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請言庸違
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
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謂過尊
大奴利家利家掉搏其類兄子閼拔刀欲到之輔以
故深怨疾故傷害尊尊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
書為此議傳政奏文沒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
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謂之賜死杜郵吳起
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魏人聞焉斤逐奔楚秦
聽沒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
明夫人之患也臣守竊荷尊修身潔已祇節守公
制議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疆誅不制之賊解國家
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
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停於詆欺之文上不
得以功除罪下不得棠棘木之聽獨抱怨讐之偏奏
被其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
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
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作賢作佞豈不甚哉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
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
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請言庸違放逐

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
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
已即不如重飾文深詆以烈無罪亦宜有以少塞殘
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公乘
臣聞山有猛獸藁藁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
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
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苛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
以太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人編類纂卷八十三
臣曰論益
鄧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毀重羣臣皆閉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居
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塞
欽侯之旗斬鄧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
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
賓願守其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
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

而百蠻從其詩曰燁燁燁燁如雷如霆顯允方叔征
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
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
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
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
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
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
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
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
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
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三年之
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
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
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自有餘人今康居國疆
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
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二師功德百之止
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曰逐猶皆裂土
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
優於齊桓二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

未着小惡數布臣寄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
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延壽湯爲聖漢揚鉞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
討絕域不羈之君擊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
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
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
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
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
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
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
未然之戒欲尊主威排姦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
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
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
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
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
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
儉富饒之蓄又無武帝薦延壽俊會敵之臣獨有一
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
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
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胤死無處所遠覽之士

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
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
爲嫉妬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陳湯書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
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
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
故不得侯今匈奴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
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
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

八萬兵

卷之三

三

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
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
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
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
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伸
命殊俗威功自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王
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奉世疏
臣聞明主御賞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
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
行乎禽息殞身豈愛死乎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

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皇極之尊秦
不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
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
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恃勢言出禍應而
邕挫其鋒身受屈終姦謀中損卽邕有大造於我
家邦也且邕人所不能者極孤恤窮救乏賑惠積而使
散家無私家今聞坐賊下吏鞠訊待報將至極刑死
在朝夕臣聞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
庸夫輪轅無取歎息禽視雖生何爲况賢爲國寶社
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
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
臣與邕生平不疑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
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
死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
罪門綏掖有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
令邕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黃泉附北
郭之迹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卽以陽和之始難於用
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
土實照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因亞夫得劇孟則寇
不足憂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赦舍垢之

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邑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

孔章表

近曾上言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付開封府照證張文政公事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思之深為不便豈有報人殺人不從對辨獄詞未盡冤抑可虞固非陛下仁惻慎刑之素意也臣伏料陛下非惜此數人但欲知外事恐沮塞之今後不敢報耳以臣所見實為未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七

得若付之有司辨具是否而賞罰之則實事日聞於陛下維慮言者多耳僮但縱之使言一切不問則以賕結之者有罪不發以事忤之者無過被報雖刺告盈前於陛下何益適足以煩刑禁而挫善良之心

前此案是親事官

吳清等照證公事

按崔寔政論主於嚴刑而其論發於桓帝之初年司馬溫公亦以為矯一時之枉然愚嘗考之漢自中質而後政日以圯其弊蓋原於人主昏庸威闡相繼秉政紀綱日亂刑罰不中而國隨以亡其咎不在於刑

輕也且二帝之時屢有詔書輕減死罪或至於免鉗或徙邊或贖罪雖謀反大逆不用此令然坐忤梁冀而亡命者死坐張儉親知及所經過者死此二者所誅甚衆豈亦反逆乎蓋牧守皆威聞之黨故於其所疾惡者公違詔書而誅殲之且當時姦凶得志忠賢受禍民不見德亡形已具猶幸刑制稍寬於西都時有寬恤之詔故其所誅殲及於黨錮之清流而不及於無事之百姓若使一用武宣之法則狼牧虎冠之徒其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必又有不可勝言者

馬融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七

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繁事繁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傷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是故分以為劫掠律則律有欺設詐偽踰封矯制因律有詐偽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為毀亡律因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劾律因律有擊囚鞠獄斷獄之法與律有上律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繫訊斷獄律盜律

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阿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賂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與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興擅律興律有乏盜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辯廩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乏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下詔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爲法故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廩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漢以賈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八編類纂卷之三

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刑死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汗潛或梟趙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國殺人以劫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讐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因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弃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墓囚弃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羣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法學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平文若釋之報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

事自非斯格重為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執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今論時教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重難時有不得悉循又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常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闕至於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

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

劉頌請刑

法畫一疏

自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歷代相因至唐則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出於戰國李悝盜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王忠厚哀怛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為秦焚滅先代之典籍坑僇儒生猜鷙強暴嚴戾刻深而詔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也蓋當秦之時孔子

論前

沒而異端起處士橫議而說客妄售其所自為術是非矛盾紛縕相勝然秦方遺仁恩尚首功而儒者又不入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若夫隋氏之初江左齊梁貴淫靡代北周齊習蕃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俗吏米鹽之徒苛刻煩碎未甚有幾故隋且惡其連篇風雲滿篋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之真亦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後世杜張之深刻來侯之羅織戕勦民命傷厥國脉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節目之正者尚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極於亂於是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五

馬鄭諸儒曾以文律而章句之長孫無忌等十九人

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革或損或益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遂已者故漢嘗引經以斷獄而深得

夫法律之本唐則每以書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為空言此殆儒者用世之功天下

致治之効將萬一乎先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

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遽及也

吳萊唐律

神宗熙寧元年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

減二等論初登州言有婦云於母服嫁韋惡韋寢陋

謀殺不死案問欲舉自首審刑大理論死用違律為

婚奏裁貸之知州許遵言當減謀殺罪二等請論如
勅律乃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理遵不服請下兩
制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不同罪
各爲奏光言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
斷獄案律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
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者蓋以於人
損傷既不在自首之例而別因有犯如爲盜劫囚畧
賣人之類本無殺傷之意而致殺傷人者慮有司執
文並不許自首故申明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
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二等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
人損傷案律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
掩人不備則謂之謀有情徑行畧無顧慮公然殺害
則謂之故謀者重故者輕今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
罪得首殺傷不原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鬪殺則太
輕故參酌其中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
罪者惟未傷可首已傷不在首限今許遵欲以謀與
殺分爲兩事案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以謀與殺爲
兩事則故與殺亦爲兩事也彼平居謀慮不爲殺人
當有何罪而可首者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又不
得別爲所因之罪若以劫鬪與謀皆爲所因之罪從
故所傷法則是鬪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獲貸

死已是寬恩遵爲之請欲天下引以爲例開奸宄之
路長賊殺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爲宜如大理
寺所定安石言刑統殺傷罪名不一有因謀有因鬪
有因劫有因竊有因畧賣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
而走有因強姦有因厭魅咒咀此殺傷而有所因者
惟有故殺傷則無所因故刑統因犯殺傷而自首得
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其意以爲於法得首所
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許自首殺傷罪名未有所從
唯有故殺傷爲無所因而殺傷故令從故殺傷法至
今因犯過失殺傷而自首則所因之罪已免唯有殺
傷之罪未除過失殺傷非故殺傷不可亦從故殺傷
法故刑統令過失者從本過失法至於鬪殺傷則所
因之罪常輕殺傷之罪常重則自首合從本法可知
此則刑統之意唯過失與鬪當從本法其餘殺傷得
免所因之罪皆從故殺傷罪科之則於法所得首之
罪皆原而於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殺傷之情
本輕者自從本法本重者得以首原今刑部以因犯
殺傷者謂別因有犯罪遂致殺傷竊以爲律但言因
犯不言別因則謀殺何故不得爲殺傷所因之犯又
刑部以始謀專爲殺人即無所因之罪竊以謂律謀

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謀殺與已傷已殺自爲三等刑名因有謀殺徒三年之犯然後有已傷已殺絞斬刑名豈得稱別無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謀殺與法不得首免之已傷合爲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爲亡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受合從謀殺減二等論然竊原法寺刑部所以自來用例斷謀殺已傷不許首免者蓋爲律疏但言假有因盜殺傷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遂引爲所因之罪止謂因盜殺傷之類盜與殺傷爲二事與謀殺殺傷類例不同臣以爲律疏假設條例其於出罪入編類案

卷之五

三

則當舉重以包輕因盜傷人者斬尚得免所因之罪謀殺傷人者絞絞輕於斬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然議或謂謀殺已傷情理有甚重者若開自首則或啟奸臣以謂有司議罪惟當守法情理輕重則敕許奏裁若有司輒得捨法以論罪則法亂於下人無所措手足矣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於是公著等言安石光所論敕律悉以明備所爭者惟謀爲傷因不爲傷因而已臣等以爲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

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盡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尚從故殺傷法則所因之謀罪雖原免而傷者還得傷之罪殺者還得殺之刑也且律於器物至不可備償則不許首今於人損傷尚有可當之刑而必使償之以死不已過乎古初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後世因劫殺而傷者則增至於斬因謀殺而傷者則增入於絞倘不因先謀則不過徒杖三等之科而已豈至深入於絞斬乎若首其先謀則傷罪仍在是傷不可首而因可首則謀爲傷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獨開改惡之路恐犯者自知

卷之五

三

不可免死則欲遂其惡心至於必殺今若由此著爲定論塞其原首之路則後之首者不擇輕重有司一切案文殺之矣朝廷雖欲寬宥其可得乎苟以爲謀殺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則六科之中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編敕所載但意在致人於死並同已傷及傷與不傷情理克惡不至死者許奏裁今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以後敕而奏決則何爲而不可也臣等以爲宜如安石所議便制曰可大理寺審刑刑部法官皆釋罪於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議爲不當又詔

安石與法官集議安石與師元冠卿反覆論難師元等益堅其說明年二月庚子詔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案問欲舉並奏取敕裁而判部劉述丁諷奏庚子詔書未盡封還中書於是安石奏以為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為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於帝前卒從安石議是月甲寅詔自今謀殺人自首及案欲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其謀殺人已死為從者雖當首減依嘉祐敕寬惡之人情理巨蠹及謀殺人編類集卷八十五人傷與不傷奏裁收還庚子詔書劉述等又奏以為不當以較頒御史臺大理寺審刑院及開封府而不頒之諸路入獄引刑一司收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晦御史劉琦錢顥皆請如述等奏下之二府帝以為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異厭塞言者為無傷乃以眾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傷而傷也即以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為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後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畧同時富弼入相帝令弼與安石議弼謂安石以謀與殺分為

二事以破析律文蓋從眾議安石不再弼乃辭以病八月遂詔謀殺人自首及案問欲舉並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詔開封府推官王堯臣劾劉述丁諷王師元以聞述等皆貶司馬光言阿云之獄中材之吏皆能立斷朝廷命兩制兩府定奪者各一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各一爭論綴橫至今未定太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事之所人編類集卷八十五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為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奸寬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不報初安石議行司勳員外郎崔台符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明年六月擢判大理寺宋志宋刑議詔獄本以糾大姦隱故事不常也初羣臣犯法體大者多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鞠治焉神宗以來凡一時承詔置推者謂之制勘院事出中書則曰推勘院獄已廼罷熙寧二年命尚書都官郎中沈

衡鞫前知杭州祖無擇于秀州內侍乘驛追逮御史張戢等言無擇三朝近侍而驟繫囹圄非朝廷以廉恥風厲臣下之意請免其就獄止就審問不從又命崇文院校書張載鞫前知明州光祿卿苗振于越州獄成無擇坐貸官錢及借公使酒謫忠正軍節度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堯罪及所為不法謫復州團練副使獄半年乃決辭所連逮官吏坐勒停衡替編管又十餘人皆御史王于韶啟其事自是詔獄屢興若凌遲腰斬之法熙寧以前未嘗用於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語狂悖致罪者麗于極法矣蓋詔獄之興始由柄國之臣藉此以威縉紳逞其私憾朋黨之禍遂起流毒不已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貶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領外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寔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時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鄭安惇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畢禪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為機罪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昭

之心路人所知又去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恥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眇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都尉為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為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為劉摯論劾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為平章重事及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守郡母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為躁忿詆毀之辭及置對則以昭比摯如舊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巖叟而如傅粉故曰粉梁燾字况之以况為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不利於上躬京惇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望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一員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將大有所誅戮然卒不得其要領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既而梁燾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衆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詔摯燾據文及甫等所供言語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摯燾諸人並勒停永不收叙先時三省進呈帝曰摯等已謫還朕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初元祐更政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元符元年中丞安惇言

神宗厲精圖治明審庶獄而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
訴理所凡得罪熙寧元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
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勅加罪之意復依元
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即以相公三心之言
迫之惇懼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案內文
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
聞自是以伸雪復改正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及徽
宗卽位改正元祐訴理之人右正言陳瓘言訴理得
罪自語言不順之外改正者七百餘人無罪者旣蒙
昭雪則看詳之官如蹇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

人編類集

卷七十五

三

平序辰與惇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因謂訴理
之事形迹先朝遂使紛紛不已考之公議宜正典刑
會中書省亦請治惇序辰罪詔蹇序辰安惇並除名
放歸田里請康初元旣戮梁方平太傅王黼永州安
置言者論黼欺君罔上專權怙寵蠹財害民壞法敗
國朔方之釁黼主其謀遣吏追至雍丘殺之取其首
以獻仍籍其家又詔賜撫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死彥
根括民田奪民常產重歛租課百姓失業愁怨溢路
官吏稍忤意摠撥送獄多至憤死故特誅之暴少保
梁師成朋比王黼之罪青彰化軍節度副使行一日

追殺之臺諫極論朱勔肆行姦惡起花石綱竭百姓
膏血罄州縣帑藏子姪承宣觀察者數人廝役爲橫
行勝妾有封號園第器用悉擬宮禁竄勔廣南尋賜
死趙良嗣者本燕人馬植童貫使遼國植邀於路說
以覆宗國之策貫挾之以歸卒用其計以基南非之
禍至是伏誅七月暴童貫十罪遣人卽所至斬之言
者論蔡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籍所
無詔誅攸并弟條高宗承大亂之後治王時雍等賣
國之罪洪芻余大均陳冲張輝才李彝王及之周懿
文胡思文並下御史臺獄獄具刑寺論芻納景王寵

人編類集

卷七十五

三

姬大均納喬貴妃侍兒及之苦辱寧德皇后女弟當
流冲括金銀自盜與宮人飲當殺懿文卿才葵與宮
人飲卿才葵當徒懿文當杖思文於推擇張邦昌狀
內添誣奉之詞罰銅十斤並該赦上閱狀大怒李綱
等共解之上亦新蒞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芻大均
冲各特貸命流沙門島永不放還卿才葵及之懿文
思文並以別駕安置邊郡宋齊愈下臺獄法寺以犯
在五月一日赦前奏裁詔齊愈謀立異姓以危宗社
非受爲命臣僚之比特不赦腰斬都市紹興中監察
御史婁寅亮陳宗社大計秦檜惡之使言者論其父

死囚不舉哀下大理寺劾治迄無所得詔免所居官
樞密使張俊使人誣張憲謂收岳飛文字謀為變秦
檜欲乘此誅飛命萬俟卨鍛鍊成之飛賜死誅其子
雲及憲于市汾州進士知淡上書訟飛冤決杖編管
袁州廣西帥胡舜陟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
賍汚僭擬又以書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
陟遣大理官往治之舜陟不服死於獄飛與舜陟死
檜權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已者名曰詔獄實非詔
旨也其後所謂詔獄紛紛類此

宋詔獄

元與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
人編類纂宋八十五

重

嚴刑及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
律領之其五刑之日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
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
麗為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錄之流則南人遷於
澄陽迤邐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
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蓋古
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
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
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
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

是

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
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
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
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
輕典之為尚百年之間天下又寧亦豈偶然而致哉
然其弊也南非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
出入比附用譴行私而寬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
獲免至於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宄
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
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元世祖定天

人前類纂 卷八十五

三

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既他一
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
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
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顏出天下
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親斬戮元
皆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
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囚此皆何異斷刑常人以
為恩仁也

通考 刑義

終

八編類纂卷八十六

圖書編

六曹類

刑曹 總叙

五刑之設本以齊萬民也四海風土不齊習尚亦異故民之敢於為惡者由法律不明心無畏懼此所以不得不設之刑使其有所畏而不敢犯耳但先王之制刑也刑期無刑本以弼教惟禮以教之於先刑以禁之於後民有不率教者斯加之刑久之治隆化洽禮讓成風至於刑措不用由其純任教化故耳豈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六 刑曹

若後代惟法律是尚嚴刑峻罰訟獄日繁奸宄日熾無知小民反惴惴然無所措手足如此而望天下之大平何可得哉非謂刑可無設也任刑不任禮已非先王弼教本意用例不用律使有司得輕重其手奸頑何憚而不為惡耶是故明罰勅法取諸噬嗑議獄緩死取諸中孚立法貴嚴用法貴恕並行不相悖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我朝刑部之設尚書侍郎即周秋官大小司冠是也其十三司分掌各按察司與直隸府縣刑名且都察院大理寺共為三法司慎刑之意亦至矣

聖祖象天制刑曹聖諭

洪武八年 太祖高皇帝敕諭刑官肇法司於玄武之左鍾山之陰其所名者貫城貫者何且法天之貫索也是星九宿如貫珠圈而成象乃天牢也若中虛而無九星于內則刑官無私邪政平訟理故獄無囚人貫內空若九星處其中而有數枚者則刑官非入若中有星明亮者則貴人無罪而獄人法司已法天道爾諸職事各司其事還有以身法天道而行之邪若如天之所以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以玄武之浴波印鍾山之蒼翠雖飛巢巔而走窩下亦莫潛毫八編類纂 卷八十六 刑曹

法天制刑考

紫微之垣大理二居尚書左 明其旁陰德二 宜前大天之詳 文昌六六曰司寇 太理作理 天牢六 主繩忽刑也 大微之垣九卿三 司寇即位十有五 今之尚左右執法左執法廷尉之象右執法御史大夫之法象主理法諸臣考飾稱職宜靜不移 天市之垣貫索九 刑獄宜中空 太祖法之為貫城凡列宿主刑者皆其屬

七公七	主執刑法別	天紀九	主理怨訟宜	夾角平道二左為理	其下平二	主執刑法以典獄	九四	總理天下卿大夫治曹主	折威七	主斷殺以斷軍	項頑二	主考察四	罰三	主受金賄罪	大獄惟妻三	主宜男	鼎七	主事宜明辨	參七	主以平理宜明辨	井八	主以平理宜明辨	丙平四	主以平理宜明辨	論曰	天之監下豈惟星哉茲獨言星者廣我太祖	論貫索意也	太祖謂貫索天牢以有無凡星于內	知法司之刑政獄情聖人之于天道精矣天應人人	承天惟影響或宜明而乃暗或宜隱而乃顯或宜靜	而乃動在位者宜仰察焉以自考	刑制稽古	書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總建刑官之始	命所繫重德選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禮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

旅建刑官之始今之刑部尚書即大司寇侍郎即小司寇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

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刑部十三司分理各布政司刑名并帶管在京衙門

直隸府州之始六典八法入成皆冢宰所掌而定之

刑部職掌即其遺意在在外府州官即諸

侯在京官即卿大夫其所隸用皆庶民

周禮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

八編類纂卷八十六

窮者與遠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御謂寬

也路鼓掌於大僕而守之者御

侯御庶子也故聞鼓聲則迎之

擊登聞鼓之始

調人掌司萬人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

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聽民息辭之始如過失殺及鳥獸殺

太祖作教民榜文頒示間里有曰民間除犯十惡及

強盜殺人外其有犯姦盜詐僞人命本鄉本里內自

能含忍省事不願告官係累受苦被告伏罪亦免致

身遭刑禍止於老人處決斷者

聽與周禮調人意同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
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告訴納紙之始凡以財賄相告曰訟相告以罪名曰

者各執券書也入矢明其直入金明其堅全必三十
斥使民因借物以致思待之三日使民因遲留而自
之訟納民于刑也

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

不直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三曰氣聽觀其氣息四曰

耳聽觀其聽聲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聽

呂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簡孚無疑正于五刑

人編類卷八上六七

必情真者然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

過罪疑惟五過之疵惟官畏權勢惟反報復惟內通

內惟貨賄惟來于請凡出入人其罪惟均其克審之

此二節聽斷詳慎之始

周禮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取鄰證地圖之始

凡有責古債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

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

聽其辭以酒當之

斷偵負驗契證之始然司徒所斷也

今制戶婚田土債負之訟則專屬刑部矣

士師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

訟致邦令

刑部十三司說堂處斷之始

司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

辨罪之輕重

刑部問擬罪囚而以大理平允之始

書曰象以典刑

制法定律之始象懸法而示之儀式也典常也此刑

國刑典此時未有律書也至後魏文侯制于李悝象諸

八編類卷八上六刑

劉劭又行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十

十一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宋因唐律令格式隨時

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法為宋因唐律令格式隨時

更其目曰勅令格式而律所不載一斷以勅乃勅乃

使彼效之之謂式其目愈繁我朝一準于唐以定

輒作官刑朴作教刑

笞杖之始唐宇文融之子審為大理評事以夏楚大

編為規齊其巨細則

較勘刑具之端也

金作贖刑

納贖之始蓋通議情輕者乃準贖若五

罪疑惟輕

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矜疑寬貸之始

周禮司刺贊司冠聽訟一赦曰勿弱再赦曰老旻

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幼未者皆不為奴

收贖之始今有爵者議請凡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傷人亦收贖餘皆勿論九十歲以上七十歲以下雖有犯罪不加刑犯罪時雖未老疾而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疾初小論又禁考試不合為證之類皆先上尊而後小意切之意

漢書二千石有罪先請又詔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品官請吉提問之始

光武詔囚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輸作有差

擬罪減等之始我

太祖以大誥有無行之得律法經權之中非前代往為遞減者比

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

字獄之始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梏下

罪桎在手口桎在足曰桎梏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

手足各一木也

此獄官督罪人上肝錄之始

周公爰辭曰何校滅耳案上九係用微纆六

項枷繫索之始

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流罪定里之始至隋新律流刑三有于里于五百里二百里

周禮大司寇以嘉石乎成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能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

司空重罪旬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

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下罪三日坐

三月役使州里任保則宥而舍之

枷號發工之始單則保而放之使改過也

司圜以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

任之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

而舍下罪一年而舍

徒罪定限之始至隋新律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年二年二年半年三年

掌戮墨者使守門

刺字發配之始晉天福中流徙用刺面之法為嚴姦重典宋因之我朝惟竊盜刺臂假

以充警猶養其羞惡之心仁學之至也

官者使守內

奄寺留中之始今刑部不用自官者有學惟上亞勅

減之地問奏行之始在獄斷口

漢文帝除肉刑定律曰諸當髡者完為城旦 <small>旦起行治城四</small>	也 <small>歲刑春人春</small> 完為城旦春滿三歲為鬼薪 <small>取薪供宗廟</small> 白粲 <small>擇米使春</small>	也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 <small>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small>	徒工發膳夫及充皂隸之始 <small>自文帝除肉刑之後則以徒使徒死為今之</small>	五刑	唐大平興國四年詔配役者分隸亭役使	發囚徒煎鹽之始	周禮孟夏出輕繫仲夏挺重囚	熟審之始	唐制凡大辟令尚書九卿議之	會審之始	宋乾道中聚錄時長史委無干礙吏人先附囚口占	貴狀一通覆視獄案無差復點無礙吏人依句宣讀	令囚通曉	會審先送揭帖及審 <small>上讀之始</small>	周禮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	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 <small>外朝之下大司寇以</small>	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	王王三又 <small>當作</small> 然後制刑
---	--	--------------------------------------	--	----	------------------	---------	--------------	------	--------------	------	----------------------	----------------------	------	------------------------------	----------------------	-------------------------------------	----------------------	-----------------------------

會審三覆奏之始	季秋促獄刑	秋後處決之始	唐制京師決死濫以御史金吾	御史錦衣衛監刑之始	小司寇之職歲終則令群臣計獄笑訟登甲于天府	歲報罪囚之始	論曰政貴通時事必師古帝王之政斷自唐虞而三	代之法周大備漢唐而下則間有取云耳於昭皇	祖損益歷代折自聖衷奚啻功倍於作已邪罔敷	求以明刑則自用之過矣
---------	-------	--------	--------------	-----------	----------------------	--------	----------------------	---------------------	---------------------	------------

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
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爲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
嘗以爲劓剕採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
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
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爲可味也漢文除
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畧無懲創笞
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
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
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魏晉以來痛之然不
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及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
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爲生刑所欲活者傳生議
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剪其毛髮所欲陷者予
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
宜莫此爲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
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朴流宥雖聖復起不可偏廢
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誨姦之患殺人者不
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虐者抱沉寃而莫伸而
舞文利昧賄者無後患之可惕亦非聖人明刑弼教
之本意也

歷代用刑總論

本編類纂

卷八十六

五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七
實用編

六曹類

刑曹 秋官

馬文昇曰伏觀大明律一款凡國家律令參酌事情輕重定立罪名頒行天下永為遵守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用欽此 太祖高皇帝

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臨御之初屢詔大臣更定魏律至于五六易之弗倦以求至當復命刑官參會衆律親御宸轅為之裁定務協厥中而于人命尤致意焉是以當時司刑官員多所用心而于律意務為詳明近年以來兩京法司官員或由進士初除寺正寺副評事主事或由知州行人就陞員外郎郎中而御史亦多知縣所除到任之後未經問刑就便斷獄公差所以律條多不熟讀而律意亦未講明所問囚人不過移情就律將就發落且笞杖流縱有所枉為害未大至于人命一有所冤關係匪輕且如強盜窩

主重在造意若窩藏強盜而不造意亦難問擬斬罪又如官吏懷挾私讐故勘平人因而致死重在懷挾私讐若因事到官但有笞罪雖勘致死亦止可問擬因公毆人致死徒罪又如故殺鬪毆殺人若兩人相爭互相毆打毆死一人則名鬪毆殺人一人未曾動手一人於彼致命去處有意致死則名故殺此等律意人多忽畧有將強盜窩主未曾造意同謀止是分贓及官吏因公事毆人至死本無私讐故勘情由而俱問斬罪者有本係鬪毆而問擬故殺斬罪者有本係故殺而却擬鬪毆殺人絞罪者甚至謀殺故殺無屍檢驗而問擬斬罪輒取情真罪當奏請處決者或本因與人妻妾通奸其夫別項身死而問擬本婦因奸同謀殺死親夫凌遲處死奸夫斬罪者查得數年之間各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呈詳死罪重囚本院并刑部詳擬明白大理寺復詳合律該科復奏處決幸蒙 憲示皇帝慈愛仁厚不忍殺人止令監着恭遇 皇上嗣登寶位重念刑獄屢下 明詔強盜無贓仗人命無屍檢驗者具奏定奪其節年原監該決重囚近日辯理寬宥者亦多若使當時就令處決則含冤而死者不知幾人矣法司尚然則其餘府州縣

衛所囚犯枉抑而死者。又不知其幾何矣。此皆原問官員律學未講律意未明之故也。況府州縣官員多有不明刑名。不知律意者。遇有刑名事務。多有不能剖決問理。而唯聽于主文之人。蓋由巡按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不行考校之故也。請明律

大學士桂萼曰。臣按登聞鼓投詞。即古設肺石以達窮民之制。其司鼓官。即古之朝士。職主通壅蔽而已。今乃不然。合乞嚴爲禁約。不許聽三法司原問官囑託立案。則冤抑之民。受寬恤之恩矣。或曰。嚴司鼓之禁。有說乎。臣曰。國朝設登聞鼓。令匹夫匹婦皆得自

盡。原問官不敢偏私。三法司不敢扶同。所以通壅蔽也。近者軍民有犯原問官。恐其執辨。則預囑司鼓官爲之立案。是登聞鼓之設。本爲通壅蔽。今反爲壅蔽之所矣。軍民冤抑無聊。有犯闕自刎致。皇上震驚司鼓官。乃不自反顧。請皇上嚴門禁。拒告訴。杜冤抑之口。積怨憤之氣。今欲禁之在我。皇上特勅嚴衛分投緝訪密記。起數逐日。面奏禁約。司鼓官再如前扶同立案不行者。治如邀截實封者。律登聞鼓禁約歐陽一曰。臣愚待罪該科。猶不能無過計者。切惟訟必兩造具備。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重有據也。緝訪

則止。屬風聞多涉曖昧。卽善聽者。初無可據。矧緝事員役屬廠衛衙門。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以爲陞授。則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枉已利人。亦將何所不至。兼之鎮撫司衙門之私。而嚴刑鍛鍊。法司非其有執持者。不免懷忌避之念。而苟且扶同。則此獄之不能無冤。固亦勢之所必至也。是故臣每聞姦慝之禁。內外雖多。而無辜被逮冤抑終莫之伸者。殊亦多狀。捕風捉影。兵番每附會以讐其姦。非法考訊。爪牙自威逼以強其認。有真盜出首倖免。而故令多攀平民。以備其數者。有括家囊爲盜賊。而通棍惡以證其事者。有潛種圖書。陷人于妖言之律者。有懷挾僞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彷彿。拏汪堯民爲王民。而茶毒以死者。有親父訴稱孝子。亦被拏誣作忤逆者。有無辜籲天。極口冤號於法司之衢者。有酷威所劫。甘承冤擬。願少須臾無死。而不敢復辨者。且訪拏所及。家貲一空。甚至并同室之有而席捲以去。故被訪之家。諺稱爲剗。言若剗刳無餘也。廠衛之論功類奏。不免徇情所屬。每獲一犯。即紀一功。不問其獄之成否。虛張勞勛。不計其犯之重輕含糊。題請朦朧比擬。卽兵部勘覆。亦不過查例陞

授而功與犯之真偽皆非所與遂使市井厮養之流假此驟躐官階與凡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罪致之有罪之地也。筆楚之下亦何獄而不成哉。合無今後緝訪人犯果係機密重情有下憲典者嚴衛據獲題知其情罪真偽隱微未經鞫審不得輒紀功次待法司詳擬成獄之後方許記功該法司仍逐起仍逐起開造招由節略送兵部備照每當類奏該部同廠衛會題仍勅兵刑二部勸對明白請旨陞賞其曾經緝拏而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有主與親屬人命及占產詐財等項有對理者均乞嚴申禁諭無得一槩混拏以滋騙詐之局如有獄未成而官校及鎮撫司考打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行奏治法司容隱扶同仍聽該科并參重究如此則功必覆實而情涉誣妄者不得以行其私訪必機密而事干常憲者不得以肆其擾刑無非濫而平民橫遭羅織者不致畏迫而妄招庶幾刑清民服姦宄戢而冤抑之防亦慎矣禁戢姦宄兵部之事也會題與廠衛同則冒濫之防是即所以禁姦問理獄囚刑部之事也查勘與兵部同則議功之慎固亦所以議獄肅彥口今大江南非及山東等處有等積猾巨奸專以貢訪

買訪為業招權納賄假手報復肆為無忌其地方之富豪者悉從而結納焉州縣小吏且莫敢誰何矣在淮揚等府私名曰躲雨會言不避風雨也在山東私名曰三隻船言不畏風波也此輩肆行而當事者一不察而墮其術中於是巨奸得志而賣菜傭受禍矣欲不輕且玩得耶此海內通弊不獨一二地方為然請勅各該撫按宣慎毋忽寧少毋多苟得其真每府止一二人未為不可或彼府有而此府無亦未為不可唯在懲其過惡之重如前貢訪買訪輩即置之死地不為惜而事涉影響過未深重但一有司得而治之者悉置不問即誤在訪中亦聽辨豁毋以體面之故文致之也

八編類纂 卷八十七 刑罰 六

主政姚履素將著刑法志應京請聞其指乃以書答曰頃視事歲餘多有慨于中者京師有廠衛之緝訪各省有駁查之淹滯凡廠衛擒獲重犯例得紀錄累陞官校利之懸重賞于巡軍多方板害遂有鈞手懸足百緘非刑得竊盜而指為強盜得二三人而連十數人病死而指為毆死及奏到部司犯人淹淹待盡矣冤哉能昭雪者幾人也每覽外詳見一獄之成動經五六年初審趙甲為首錢乙為從再駁而錢乙為

首矣再駁而甲乙皆非正犯矣再駁而坐誣告矣比
獄成原被証佐瘦死幾盡又在矜疑之列矣其死者
未必有罪罪者未必服刑大都上官以爲重獄多尋
疑端駁之理刑者或爲迎合或人各一見證佐者或
以威賄變更其口或質者死而不死者不質以至前
後矛盾訖無定執比比而是儻有公明刑官莫若屬
之聽斷不必求改初情也此二事聽獄者之過也告
狀者飾大事以告小事擊趙甲以及錢乙一行鈞攝
身家蕩盡更有隱匿本名竟以某大某二某鬍子某
麻子爲被告者株連數十人而始以一人應審皆因
八編類纂卷八十一刑書
誣告不正本罪遂令滋肆若此此慣訟者之弊也
國家之大禁累申而視若故紙者二事私剃度也私
淨身也私建祠寺也一則絕人嗣續一則勞費財產
此奉行不謹者之弊也我朝以出妻爲重事而夫
婦之紀律頗輕婦人狠毒夫或莫敢制毆死有罪妻
妾款中止開罵夫之祖父母父母母而不及其餘近有
惡婦日夜罵夫夫稍回一語即怒起而搏持磚亂擊
夫報以一磚中額破傷死竟抵罪又有監生梁隆吉
妻私于鄰人又私于義男歷歷可証但未奸所捕獲
以毆死妻擬絞蓋私外人無死法私義男則駢斬終

不能庇明毆殺人之隆吉而斬未經捕獲之義男也
倒持若此夫綱何自而正乎浙江有犯人張震其父
被族姪張英陷訪罪系身死無處自寬震途問毆英
死以報父讐竟擬謀殺人斬罪夫毆一造訪之兇人
以削不共戴天之恨尚可擬斬乎唐人駁復讐議已
自縊縊此又開載不盡之過也告狀法司者先具通
狀過通政司准後解法司巡風廳查驗過堂過司務
廳分十三司本司出牌行兵馬司提人捉完又從巡
風司務廳解到本司審理重者本部監輕者兵馬司
監保限日過堂仍前驗進再限日過大理寺先司審
八編類纂卷八十一刑書
後堂審候四五日後評允過部說堂施行送湖廣司
緝罪銀送山西司納紙贖送打斷官處決杖徒罪者
送有司衙門發配軍罪者送兵部發遣即如一審即
明一言即決略無分毫遲滯已過數十衙門經數十
輩吏役家資傾蕩雄心耗盡矣況提人不完審理不
決堂寺未必如期而進以至堂駁寺駁遷延旬日動
至累月無論罪人瀕死即理直冤伸寧復有生氣耶
此又格例已定無可奈何者也應京受而讀之喟然
曰鑒成憲永無愆何可漫置不講也夫嚴衙緝訪
國初無此制也洪武十七年置鐵牌官門中禁內臣

下預政事。二十年焚錦衣衛刑具。以所繫囚送刑部審理。其價訟之防。寧獨有友坐律至。命刑部以所誣雖輕亦坐重罪。榜示天下。即弗如榜。柰何不如律也。

宣宗時有自宮求用者。惡其戕遺體。循仁宗故事。發遣更申明禁約。英宗時僧私建寺。彰義門外特命發邊衛充軍。洵能信祖法矣。夫刑以弼人倫之教。仁於仁。不仁於不仁。聖謨具在。故嘗不聽兄弟骨肉相訐。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刑部請罪之。其短怒氣相和。然人心天理。本至泯滅。始繫之獄。待其忿息。善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二人果良告。改過遷善。豈其聽妾婦乘夫而子不得復父讐也。弟禮法

修明。傷人必抵罪。既嫁必從夫。不必子為父伸。官為夫理耳。官不能直而貽之子。夫不能正而致之官。又可沒沒已乎。小則比擬。大則奏讞。固可義起也。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洪武二十九年革大理寺。而秋官子部各有專司。復廷評者。建文其十羊九牧。則衙門敵規也。因循不議。如畫地刻木之謠。何當時御史凌漢鞠獄平恕。人有德之者。遇諸途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我非私子。固辭之。太祖廉得其事。擢副都御史。明刑紀。

洪惟我太祖始克金陵。除殘教令。中書詳定律。

令貴在簡當。使人易曉。吏不得貪緣為奸。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其身。毋連坐。又諭羣臣。刑本生人。非求殺人。惟欽恤二字為本。干戈倥偬之中。未嘗一日忘民瘼矣。洪武元年。頒行大明令。以為令教于先。律齊于後。天下遵令而不犯。斯于刑措可幾乎。所設刑官。有大理寺評之。都察院糾之。要之以刑部為本。雖管令錦衣衛鎮撫司推鞠重囚。旋因其虐。悉焚刑具。罪厥官。送囚刑部。後申明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名法司曰貫城。象天之貫索也。是星七宿而貫珠。幾成象。若中虛無凡星。則刑官無私。政平訟理。獄無囚。若人編類纂。卷八十二。刑部

凡星處貫內。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貴人無罪而獄。止為法司言。法天建置之意。俾以身心法天道。如貫之中虛。則獄清而無事。心靜而神安。於都哉。聖人合天下為一體。以禮為梁肉。而令章之以刑為藥石。而律平之。以貫城為醫所。而刑官砭劑之。要以全其體而已。嘗論試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微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况深文乎。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獻覆奏而行。後濟議法。巧密止惡之。以枉殺獄吏。誅微請重犯法之刑。不許又請誅再犯罪軍人。命杖釋之。微不悛亦。

誅擢周志清爲大理卿論以推情定法務求明允使
刑必當罪當時法司咫尺天威誰敢不飭又諭按察
司入朝諸臣曰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
鑒焉遣御史林愿等分按各道罪囚重者械送京師
令大理寺詳讞期于律應天理法當人心蓋九州赤
子皆在容保中矣朝中置政平訟理二幡命兩行人
爲導有罪應審者持訟理幡傳旨諭之無罪應釋者
持政平幡宣德意遣之時靡有爭廷無冤民焉乃皇
仁所最章明較著者律五易而後定誥三製而成編
漢中知府費震發倉拯亂良吏也以他事逮京釋之
人編類集 卷八十七 刑罰
爲牧民者勸成安縣丞唐詢禁繫三載細事也責原
嗣官吏釋之爲淹禁者懲念諸暨知縣陳允恭以簿
書之過削職爲民召還復其官知浙江道御史凌漢
以鞠獄平恕爲人所感擢右副都御史進士魏安仁
等六人以過謫吏矣恐其久爲小人所侮召用以展
其才知府余彥誠十人入以罪繫獄矣因其同爲耆
民府請賜衣以還其職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
高金壇縣丞李思進以事當就逮矣一則念其撫民
循方一則知其官多善政並賜酒勑以勞其賢卜者
誣人謀亂因麗水知縣倪孟賢疏辨而加反坐鄭湜

談坐胡黨因與仲兄濂爭下獄而蒙擢用山西人被
賜爲盜矜其不得已之情而遣歸田里江西商沮壞
鹽法原其不過貪心而輸作鳳陽郝安童以孝子除
軍役之累陝西民以代兄免謫戍之辜重囚四百餘
人以方春令輸粟於邊盡免殺戮之慘種種仁恩史
不勝書然以腥膻亂夏罪辜孔多寬縱亡元紀綱空
振日烜不廢震擊得情常切哀矜爰著之一祖訓曰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
真偽無不涉歷其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法外加刑
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隱塞
人編類集 卷八十七 刑罰
有繼體守文之主鮮克周知故置法者君也奉君之
法而布之下者臣也揆以職要職詳之義則一人泣
隅卽臣子之罪不得以累乎上也永樂間刀鋸之酷
舊御史陳瑛實導吏之後瑛犯罪誅而死事諸臣亦
寬文網至浙江按察司周新以名宦戮則紀綱之謬
也而綱卒不免黃淮楊溥等以賢臣繫則高煦之譖
也而煦尋以亡豈不爾受既其汝遷詩人所云亦良
可畏矣昭皇帝初卽位釋夏原吉吳中黃淮楊溥
等之囚復其官赦解縉妻哥之流官其子有建文諸

臣之家明其無罪捕治前御史舒成以楊士奇疏救報罷下翰林侍講羅汝敬錦衣獄尋改監察御史審錄重囚於承天門則內閣三法司科臣與焉詔恤刑獄於三法司則三五執奏必期平允而後已歷年雖沒廟號以仁不虛耳章皇帝因之首諭錄囚務存平恕其恤刑勅曰朕嗣大統遵奉舊典不敢以喜怒爲輕重期與天下同躋仁壽咨爾法司夫儉邪者和口柔良者寡訥惟言是稽情僞不辨此其可乎不諳律意不察人情移情就獄苟且文書此其可乎或畏權豪徇其請託或念恩怨從而報復或弄刀筆輕重人情或恣肆箠楚鍛鍊成獄甚至貪圖賄賂顛倒是非誣陷良善縱肆奸惡明有國法幽有神譴爾其欽哉有請復肉刑者上曰除肉刑禁鞭背皆後世仁政培植漢脉長久唐祚有以也逮浙江按察司林碩知其蒙誦中官而復用之逮故城縣丞陳銘原其誤撻中官而復任之刑部尚書趙翀侍郎余士吉以縱有罪殺無辜罷官江西按察副使李綸以受贓出入私罪謫戍恩與威可謂兼之矣正統初釋鬱林守林長懋言官陳祚而復其官追念汜水縣典史曾泉而還其秩勅法司錦衣刑科死囚臨決必三覆旨然後

加刑都察院各按察司伸理冤枉勿搜細過以陷良善庶幾明德慎罰之風未幾王振擅權馬順助虐廷尉薛瑄論死侍講劉球支解修撰董璘被刑祭酒李時勉荷枷霸州守張需戍邊吏部王直趙新曹義戶部李亨下獄南臺周銓范霖楊永等逮死福建巡按柴文顯汪澄駢脛輕重混淆是非顛倒卒戍土木之禍而振赤族順廷斃王毛二長隨亦暴屍于朝說者謂楊溥楊士奇爭福建僉事廖謨獄不決白之太后振得主持內議實爲厲階然自跪求釋振已違女中堯舜之心矣養虎而教之不噬得手景皇帝居守後遂卽真以主木喪師而逮宣府楊浩萬全叅將石亨下錦衣衛尋出總京營適也以宗留復亂而逮福建巡撫張楷下獄尋放歸田里恕也都督楊俊前見功而後見罪論死殺之千戶龔遂榮劾大議而任大辟下獄釋之內使單增恃寵驕縱即下之獄戚畹汪全恃勢奪民田立責其償當也至若中書舍人何觀以參大臣阿附杖調南雄知府劉實以忤抗中官死獄請朝南宮復沂王爲太子則大理少卿廖莊郎中章綸御史鍾同皆廷杖同死綸劾詔獄莊謫邊遠驛丞入侍南宮賞有鍍金結束則御馬少監阮浪內

官王堯義子趙縉皆下詔獄浪死堯縉皆處極刑是時爲悅者非王文陳循乎甘自遺臭遺被刑者百世之芳文固曰諸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不知牢飯苟義奚讓能掌味也 睿皇帝復辟文以誅循以戍文淵爲傳子之詔自經而始奏易儲之黃玠鞭屍僇子面陳伐樹之徐正戍嶺礫市皆爲罰當厥罪然商輅疏立沂王石亨以不從已陷之于謙未迎襄王徐有貞以未用已擠之都御史蕭維禎等阿附亨輩乃謂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上猶豫良久原擬凌遲者斬擬斬者削籍臣故曰臣子之罪若巡撫年富以名賢下獄內閣岳正以忠直戍邊則亨與曹吉祥陳汝言之爲也都督范廣以謙信任併殺則太平侯張軏之爲也指揮表彬以扈從功下獄則門達之爲也御史楊瑄張鵬等班劾權奸并都御史耿九疇皆下獄禍幾不測值大風雷雨之變僅謫瑄鵬戍赦還不謝復戍南丹則又亨吉祥之爲也不數年有貞再繫安道金齒亨彪負固僂吉祥欽謀反誅汝言死賊達死戍軏死于鬼天道好還直其然乎至弘豐衛卒以謀反誣指揮李彬事下詔獄逮鍛鍊成之刑書陸瑜獨白其冤達怒語侵瑜瑜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吾何敢

枉人滅族之罪耶達語瑜欲出反者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 帝之英明得瑜益彰矣 純皇帝申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定民間產女溺死之罪選進士二十人於刑部習刑以示欽恤之意漢陰王徵鋋以牛易馬則妃父周恂等正厥典刑湖州知府李雄因賊誣叛則副使王齊等坐罪有差給事中韓文等劾王越邀功起釁逮文華殿前拷訊知其爲國之誠而釋之陝西巡撫秦紘爲秦王所訐命籍其家無他物賜以旌賢之詔而復之向使侍御皆正人不稱明明后哉乃內官牛玉欺罔立后僅謫南京給諫王徵等請正玉罪反逮下獄御史邵有良查覈光祿錢糧以太監回保之誣校調備監章朗開原失機召還以太監李良俸之請復留此輩已濫觴矣大同總兵許寧巡撫郭鏜太監蔡新以失事下詔獄兩人降調而新置不問則失平妖人李子龍出入禁地太監韋舍等實引之妖人王臣橫行天下太監王敬實主之兩人事發并斬而各宦止于淨軍則異罰乃最駭人聽聞幾亂天下者爲狂狂直設西廠焉故指揮楊畢以罪匿中書董璵給直聽千戶韋英言就鞠之兩入備嘗刑具其最酷者名曰琵琶每上百骨盡脫汗下

如冰死而復生，如是者，是炮烙之刑也。因其妄供，武選主事董仕偉，就縛拷掠，如暈復抄其家，并逮妻妾四五人，晝夜苦掠，哀號徹天，是籍沒之令也。又械畢父泰，并死獄中，續獲婦女二人，解浣衣局，是爲奴之罰也。自餘無故被執者，不可勝數。設五月，商文毅公奏罷之，御史戴縉王億奏復之，賢不肖相去，顧不遠哉。直憾兵書項忠，途中失避，誣以事令會訊，竟與選郎姚汝璧同黜，復以諸逮兵侍馬文昇、刑書林聰、巡撫史牟俸、侍讀汪朝宗，下獄謫戍，而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各杖於廷。遼東巡按強珍，酷拷不服，亦令廷鞠戍邊，後直以罪逐其黨。吳綬戍極邊，王越編管安陸，陳越戴縉並爲民司理。太監尚銘杖發南京，韋瑛坐誣人謀逆伏誅，則中官阿丑以謫諫御史徐璠，以直諫悚動上心，故耳。不然，即江西楊福僞充直者，猶且納賄用權，輒杖小吏，況其真乎？直銘去，梁芳復用僧繼曉術士李孜省附焉。刑主事林俊疏諫，經歷張黻抹之，同下獄。幸太監懷恩以實奏，且戒鎮撫司擅殺，因得不死。是寺人中後僦也。廣東方伯陳選抑市舶太監見誣，遣官誣之，賄選所黜吏張聚誣執繫曰：「死即死耳，敢以私滅。」

公陷正人乎？選逮至南昌道卒，聚爲上疏辨冤。是掾史中義士也。孜省尋死獄，餘未盡懲。敬皇帝誅繼曉於市，擢何喬新爲刑部尚書，用馬文昇議免糾儀御史下獄。聽陸容請奪都指揮王欽梁宏之新命，中官不敢侵政事矣。中外官生，隨逮隨釋，終帝之世，無久繫冤死獄中者。獨萬安劉吉先後顯權，多所排擠，安去，吉怨御史湯鼐與州守劉傑，庶吉士劉智同坐妖言罪死。刑侍彭韶辭不判，王恕疏抹不允，鼐崇謫戍，智降吏目，冤哉。喬新言計贓估鈔，當隨時損益。國初每銀一兩值錢一貫，今值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自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盜及一兩五錢，即坐斬絞，恐非制律本意。吉惡之，革不行。御史鄒魯誣喬新受賕，訊無狀乞歸，魯亦尋謫戍，爲仇家毆，賠二目焉。錦衣都指揮朱驥于謙壻也，爲政不尚苛刻，務存大體，妖人真惠、僞書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百人，驥獨罪首，犯焚妖書，滅其跡。凡制獄下所司，加巨挺厲威，驥獨用小杖，成化間中使詰責，竟不易。夫此以武弁而庇及非類，彼以縉紳而賊及同袍，此以天子好命而不稍假借，彼以已私怨而必欲甘心，乃安顯辱于朝堂之上，吉陰死于盜。

賊之手、豈天假之妙會耶。毅皇帝初立、劉瑾用事、導上淫樂、時號八虎、戶尚書韓文、恨不能抹、用李夢陽計、叩大學士劉健、謝遷、偕諸大臣疏奏、幾發捕矣、李東陽泄其謀、瑾遂要上罷二相、命瑾掌司禮監、督團營、丘聚谷大用、督東西廠、大權一握、羅織遂無停時、欽天監楊源一疏、星變乞除內使、一疏、靈霧爲下叛上、一疏、火星入太微垣、宜思患預防、竟杖成道卒、天變不足畏、況其他乎、尚寶卿崔潛按察副使姚祥、郎中張偉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劉孟皆以小故荷校、而百年之體統喪、言官劉范、呂翀、戴銑、薄彥人編類纂卷八十二 刑書 一五

徽等及兵部主事王守仁皆以諫繫獄、黜降、復戒諭百官、勒罷公卿臺諫數十人、揭五十六奸黨榜朝堂、而一時之民望空、巡撫艾璞、巡鹽徐禎、兵書劉大夏、戶侍子郝序皆以不賄訊獄流遣、而錢神之用彰、以積憾禁韓文、李夢陽、以匿名文書執京朝官三百餘、以修邊不合、逮總制楊一清、以鎮守內臣訐、枷副史吳廷舉、而怨毒之報深、欲謀不軌、慮太監張永軋已、調南京、永殿之上前、命置酒講和殿庭、之內幾爲圍場矣、五年、瑾誅、吏部尚書張綏、錦衣指揮楊玉、石文義等坐同謀誅、內閣劉宇、曹元、前內閣焦芳及子黃

中並削籍、大懟一除、群奸屏迹、雖張永能制其命、一清實與有力焉、緣疏辨、並發東陽附瑾事、益情以久而自露、罪欲益而彌彰、即哭饒、劉謝二公於郊、誰則信之、瑾誅後、法稍稍平、乃宸濠倡亂、徧賄權奸、江西按察使胡世寧上平賊二策、杖旨捕之、甚急、浙江按察使李承勛、匿世寧、令變姓名、間道歸、命得不死、下錦衣獄、成濟陽、忠而見罪、其若臣何、久之、上欲南巡、江彬、錢寧通濠、侯震疏諫者百七人、跪午門、五日、杖謫有差、而死杖下者、陸震、余廷瓚、何遵、劉校林、公黼、詹軾、劉緊、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劉珏十一人、人編類纂卷八十二 刑書 一五

當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已言官論太監蕭敬吏書、陸完都指揮錢寧、賊賢與宸濠交通、逮下錦衣獄、獨敬罰銀二萬兩、仍掌司禮監、法遂替不可收拾矣、濠伏誅、帝亦升遐、皇太后暴崩、罪繫市籍、沒誅其黨數十國、脉幾斷而復續、楊廷和之力與、肅皇入承大統、下詔與民更始、寧等皆誅、完等皆遣安邊、伯許泰等皆執問、都憲劉達、吏書王瓊等削籍、謫戍有差、釋都督邵永、獄表其不附彬之義、釋提學李夢陽、獄白其比濠之冤、凡蘇、南巡各官死者、贈祭陰子生者、復職陞用、一切冒濫、盡革、真中興盛際哉、

然而大禮繼以大獄，萬神禍慘于南巡，蓋張璠有皎皎之才，無休休之量，其議大禮是也，諸臣不明繼統繼嗣之別，固執泣諫，至于死徙禁錮不變，識者傷之。乃李福達父子巨盜，馬錄鞠之是也，璠附郭勛而言官以齒路馬，激成大變，非龐尚鴻昭雪于隆慶間，豈唯積冤致異，亦將史筆傳訛矣。當宁一主于盡孝，一主于慎刑，心匪有他，第無柰媚嫉何耳。原刑書林俊病上疏言：古者撻人於朝，與衆棄之，非欲爛肌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猶及見廷杖三五臣，綿衣重，才足示辱。正德時，逆瑾用事，始起去衣之端，成化間，詔獄惟逆叛妖言重加拷訊，其餘常犯，逆鎮撫司問法司擬罪，今一槩訊問，無復低昂，非祖宗仁厚之意。庶幾乎古人尸諫焉。王璠用而都御史陳九疇以風怨逮繫鎮撫司，夏言用而詹事霍韜以上書械送都察院，惟以大禮報成，欽恤刑獄，遣發釋放，罪囚一千八百五十六人，說者謂胡世寧仰體皇仁而廣布之，固一時杰出哉。聖主之明，既為太傅所羨，薛侃之愚，又為彭澤所賣，由是根本之害暫消，腹心之害仍在。馮恩論斬而刑書重時，中以輕擬罷，向非朝審相許之言，聞于大內，則汪鉉殺恩矣。臣故曰臣

下之罪，蓋至於嚴嵩擅權，天常反易，又思乎敬輩而不可得也。夏言曾銑以復河套殺張經，李天寵以征海寇殺楊繼盛，沈鍊以論嵩殺郭希顏，以安儲殺朱執以除奸民死，李默以策語死，楊最以諫疏死，馬從謙以論內官死，于時先後為刑書者，何嵩許論也，附權相禍縉紳，人心安在哉。仇鸞戮尸不足謝朋奸之罪，而嚴世蕃羅龍文兩子駢戮，其亦少酬公憤乎。當時刑部郎中陳鳳，凡厥衛逮至者，衆畏威視成案，莫敢輕重，鳳獨多所平反，省中稱能，尋擢江西僉事，可見輿論自公。當宁自明，惟一指蔽目，則泰華不見耳。莊皇帝遵奉遺詔，釋海瑞于獄，復除周怡沈束為給事中，逮方士王金陶，倣等處極刑，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籍其家，戍鄂懋卿於邊，追論楊順路楷殺沈鍊之罪，皆坐斬，可謂善繼先志矣。乃六年之中，以疏陳政理，杖給事中石星，疏陳糜費，杖御史詹仰庇，疏陳時弊，杖尚寶寺丞鄭履淳，疏陳節用，劾崔敏，杖給事中李己，黜給事中陳吾德，亦日月之食也。且太監李芳以直諫忤旨，逮獄坐死，兵馬李承芳以執內地負屍校尉反坐，誅旨，參內務法司，悲之，然未幾履淳等皆放歸，惟太監張恩不宥，又治中官許

義等粹擊御史罪戾烟瘴治鳳陽守備太監趙芬貪
陪罪下御史檢其黨治南京司設監丞田孜盜帑罪
戍邊英英獨斷豈左右所能與哉旗刑

聊城王公汝訓爲余述見誣人命者初檢誤入次檢
官知之不取變厥囚瘦死訟上帝曰初官失也後官
故也帝竟禍後官余爲是益兢兢云應京問何子三
錄之要何子曰凡檢驗上下仰合無形之不視無骨
之不察又參之天時居址事証備矣而要害致命乃
獄詞有繁凡頭上頂顙門乘枕兩額角太陽髻門項
下及當心左右兩脇上下小腹左右腦後兩肋大小

人壽集卷

卷八十二 刑書

七

便皆緊切虛怯要害致命處也兇徒對同抵償何枉
顧疑似之間宜加察焉溺水之與死投諸水也辨在
指甲泥脚底皸白也焚死之與死投諸火也辨在指
漿黧皮腦鼻灰也毒死之與死入以毒也辨在肉骨
黧黑色也自刎之與人刃之也辨在下手重起手輕
也自經之與人勒之也辨在眼合唇開手握舌伸也
緣外物壓塞口鼻者腹乾脹項肉堅緣熱湯發傷者
皮拆白肉爛赤詐用榨皮罨肉成痕則色青黑而無
虛腫詐用澱草煎膏染骨則骨不損而無血澤雅獮
糟醋葱椒鹽梅而必善其事含蘇合香丸服二神湯

二神湯能辟死氣用蒼朮二兩白朮甘草各焚辟穢
半兩爲細末每服二錢入鹽少許煎服之
丹麝香少許細辛半兩甘松一兩川芎二兩而必親其
政急追克伏慎辨真屍遠避嫌疑審克祥刑庶幾哉
無冤民乎昔羅汝芳夙駕入覲民有訟人命者移
車往檢民乃伏罪曰屍無可檢冀幸准詞洩忿耳敏
之有功如此明法

律制歌

雜犯歌 內府盜財并承運監守滿貫借封皮以上
四條皆斬罪還有七殺後相隨枉法常人盜滿貫軍
官犯罪不參提塚陷發棺衝入仗遞軍妻女出京畿
仗內訴冤若不實俱該擬絞莫多疑
免引充軍歌 不收不運本色招虛出通關同提調
私借錢糧并借與盜贓不滿例中條致仕封官犯枉
法充軍之例俱可饒

不准首歌 監守常人贓不在殺傷放火并姦淫奸
細准外不准內謀叛只許首未行違律成婚無可悔
越關越城習天文逃軍妻女已遁出人口軍器出境
仍失候軍機無容首枉道馳驛首不成劫囚劫庫
發塚棄毀死屍畧賣人假官已任情難准因盜傷姦
免所因姦盜威逼人致死詐文詭印事已行

不准共犯歌 不准家人共犯文惟有叛逆罪無若

更兼監常強竊盜切因竊放槍奪分發塚棄屍并殘

毀謀故圖毆死傷均受賍詐文連偽鈔假官假印放

火群越關犯姦及奸細私習天文一樣云

邊海地方歌 西北關塞屬沿邊山陝雲貴廣西連

宜大甘寧榆遼是薊州遵永密固原松建鐵溪并紫

雁居庸寧武馬山偏沿海地屬京南鄉泉州興福溫

台寧淳潮惠廣雷瓊瓊更有登萊淮松江蘇州雖是

沿海地他處無干只太倉

體認邊海錢糧歌 修堡賞邊肆侵尅互市猪米主

客索屯鹽買馬各軍需在庫解出總包括衛所軍餉

備倭安船價海防員役食不論在庫及解出俱歸沿

海總包含

招尾安例歌 強盜親首減免科辜外貢奏不容訛

軍職犯死併自縊用強毆打自盡磨欽勅關防同印

信六部各司衛所和

議得規度歌 除輕依重首凌遲斬絞決秋雜犯墮

奴產安置贖加役軍流徒徙繼杖笞

誥下減等次序歌 減等之下審分明照例加刺與

充軍立功爲民納米鈔做工哨瞭擺站承煎鹽的決

查收贖自首流妻估產遵過失追鈔連埋贍嫁粧免

科勿論因完滿還復兼降調還俗襲替并勾下革襲

離異歸嫁賣肄業焚修追奪明着伍寧隨請軍職京

官外五比重刑

照出矩度歌 真死軍民抄劄盜逃犯供明免結讞

職役納官狀納告餘犯有罪雖納民米鈔還官入官

繼貯庫給主充賞人養贍葬銀屍棺給充仗發獄發

卷文實收收管領收繳追塗牒劄假票承私債不追

連銓補撥補揭黃免提明

篤廢殘疾歌 癩癩兩瞎兩肢篤咽啞侏儒腰瘡

無用一般都是廢耳聾獨瞎等爲殘

法家秘指

盜升合擬死罪如盜內府升盜百金問不應

盜賊難多罪差一分擬斬戍及不滿例中數目者

止杖八十差一在所未過限者計一日殊死杖如

差寸步分生死在所未過限者計一日殊死杖如

征連期二日不至亦止杖一百不得擬絞從一

時科徒絞如事至本刑二十一日刻正月初一日午時

外限三不知情凌遲斬絞他半幼引他人盜已家財

亦擬謀殺傷盜連一在太自殺其夫姦婦縱不知

情以財送入擬絞妻如受財者計贓以枉法下手

殺人秋後處決。不曾下手決不待時。如子孫同他人謀殺尊長身雖不行即決不待時他人下手仍秋後也

查照例

一軍職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該革職納米等項免發立功○一軍職強盜自首及克軍遇宥不得復職○一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克軍准收贖及例該枷號一體放免○一受財故縱同罪人犯○一克軍爲民二項人犯分首從○一軍戶止有一丁見充生員者係軍政例○一被賊入境將爪探不收人等捉去事出不測情輕律重奏請○一殺一家三人支解人監故者○一肢解人殺死之後欲求避罪割屍埋沒○一收贖過失殺人追鈔錢折銀○一共毆下手擬絞人犯未結之先原謀助毆監故者○一應該償命罪囚遇赦照○大明會典追銀二十兩給付被殺家屬 一繼母告子不孝行拘四隣審勘

誥下發落例

一先犯雜犯死罪○一先犯徒流罪○一先犯笞杖罪○一在外逃回原籍官司查照彼中事例○仍行守邊官員不許將違犯夷人起送赴京發落尾引○多決過杖每一十准徒三十六日計筭以充後數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人籍類案

卷八十七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八

經濟編

六曹類

刑曹

再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還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還放則曰董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幙不修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于國之紀者不謂之于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猶不忍斥然以正呼之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所以愧耻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曰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耳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君不使人頸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摔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

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于庶人者以庶人違其事而不能克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退而記之

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王制曰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鬻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始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箠薄刑用鞭撻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謂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勸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王二十穀乃免衛侯自是晉卿於魯加於諸侯一辭爵同則厚其好貨衛侯聞

其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鄆陵之役晉伐鄭則救之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詠而外威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以爲政必有內愛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距非聖人必偏而後可偏而在外猶可救也疾自中起是難蓋姑釋刑與鄭以爲外患乎

飾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九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畧農地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無當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誠勇戰世國無敵此謂以治出治以言去言以功與

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輕刑輕刑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八編新書

卷八

四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母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

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主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除誹謗詆言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譬如情性之理也。習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遯與廕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霸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能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開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

戮不可偃於天，不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執非寡也。及其威盡，執極，問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有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

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無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何？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陸，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錄，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鵲伏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太史公曰：

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
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常至市井游
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謂焉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
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
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
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太明哲之君網漏
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
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
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
八編類集 卷八十八 七
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扶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
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
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懸
想用刑不如行恩孽孽求矣未若禮賢舉臯陶不
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
人在德不在用刑張獻泰 記王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章帝貴其死刑
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遂定議以為輕侮法張敏
駁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
律冷也失死生之決宜從止那猶天之四時有生有

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
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
報父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
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
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沒
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其難以垂
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
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
蠲除其敝
隋煬帝以高祖末年法今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
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日役繁
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臨以求濟事不復用計令
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土
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其則不洽其故何也
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
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患繁苛若
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
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其容而
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
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其僚則長官自辟令大小之

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官官不如省事官
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宋神宗因王安石議謀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
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賊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
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
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指爲俗吏故應者少蓋高科
不試人不以爲榮乃詔悉試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
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鞠皆無事實欲乞元初巡察
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切詳祖宗開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刑

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
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
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
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
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
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廉其過失廣作
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
舉動語言皆見倚據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
爲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爲耳
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繫圜

園橫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不聽有
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忌
憚愈加恣橫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
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
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
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
之源絕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事言

司馬光論皇
城司巡察觀

書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昔漢

八編類纂

卷八十八

刑

高祖約法三章蕭何更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
措不用歷魏而晉條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
三百七十一條而姦益不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
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情文備矣今編勅續降
勅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
病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蔽明註續
塞聰耳目所及尚不能盡而況察人于耳目之外乎
今御史大察專務鈎考簿書青發細微自三公九卿
牧過不暇夫詳于小必畧于大其文密者其實必疎
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寧皆不以
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第日之力書紙尾不

暇此皆新察之過也不可以不變易曰理財正辭禁
民爲非曰義先王之理財也必斷之以正辭其辭正
則其取之也義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是以辭正
而民服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權易之利皆
心知其非而冒行之故辭曲而民爲盜今欲嚴刑妄
賞以去盜不若損利以與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夫
興利以聚財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費以養
財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皆國之
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
本搖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近歲宮室城池之役
人編類集卷之八
南蠻西夏之師車服器械之資畧計其費不下五千
萬緡求其所補卒亦安在若以此積糧財沿邊皆有
九年之蓄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趙克國有言遑
中穀斛八錢吾謂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不待
煩刑賊民邊鄙以安然爲人臣之計則無功可賞故
凡人臣欲興利而不欲省費者皆爲身謀非爲社稷
計也人主不察乃以社稷之深憂而徇人情之私計
豈不過甚矣哉
元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英宗命完顏納丹曹
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爲條二千五百

法執

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啓言五刑者
刑異五等全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
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于一人也法當改丞
相雖是之而卒不果行
晉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
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
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讓位受
祿爲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
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
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
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
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
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卽生失殺卽死君以臣爲能聽
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
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
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
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
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
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
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綬

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
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
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
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
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
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
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

人庸棄

卷八

三

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
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思
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
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
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
罷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
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後與之禮
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候奄
趙盾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御曲之役趙盾
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靈公曰韓獻子

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
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
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
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
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
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
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爲
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
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滅敗不孝不行君法不忠
楚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
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
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
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鎖刎
頸而死于廷中

楚文王伐郢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拮蒺二子出採見
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三
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
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郢爲無道故伐
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畚無道甚于郢豈可而

號君聞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計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也私二十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軍門之外耳

羊尹文者荆之歐鹿羆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軫援矢於箭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軾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

人編纂

卷八十八

七

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駿乘宜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官訴光武光武大怒召宣欲重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光武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董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武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

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光武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潁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順帝時蘇章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人編纂

卷八十八

七

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張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桓帝桓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罪貴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桓帝無復言願謂讓曰此汝弟之罪何讓

怒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
出宮省桓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
廷日亂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
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張陵字處冲官至尚書桓帝時歲首朝賀大將軍梁
冀帶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劔羽林虎賁冀劔冀
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
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
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
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不疑有愧色

史弼河東太守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
豫劾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齋書請之并
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
覽書弼乃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
人而僞詐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干
餘人皆諫干廷弼不對遂付安獄即日考殺之侯
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
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峭渑之間大言於道
旁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

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飴昔人刳
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
之及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于弼弼
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
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
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閭散懷金史
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

晉武帝時李惠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
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
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
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
作侵剝百姓以謬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
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
蹇蹇匪躬之故今惠抗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
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
乎其申劾群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惠
爲二代司隸朝野稱之

崔洪薦雍州刺史卻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
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
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

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開其言而重之

存堅以王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理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肅除凶猾始殺一奸餘尚萬數人編類集

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典鑒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岷州都督鹽澤道行軍總管高甌生後軍期李靖按之甌生根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減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太宗曰甌生違李靖節度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勲未嘗忘也爲此不敢赦耳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樹除名

宗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去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栢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主上不取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蓋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爲侍御史

德宗用法嚴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爲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群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二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訪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彈償豈不可得意宗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京兆尹柳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憲宗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死爲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憲宗曰誰常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常奏憲宗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文宗時以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請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

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囚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京兆尹韋渙爲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歛手鄭光莊吏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渙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直於法宣宗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渙歸卽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後梁時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

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

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配商州乎普曰陛下不

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寧而踏及出。潭易馬至商州。已磔于市矣。聞者快之。

八編類纂卷之八十九

經濟編

六曹類

刑曹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

刑曹類纂

卷八十九

一

五

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立生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歿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其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以鞫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

不能得于是于公辭疾去使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二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歿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西平侯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仗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鳩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并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吳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吳史吳自由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推治

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父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外傳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居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群下謹譏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

王莽以崔篆爲建新大獄篆不得已乃嘆曰吾生無

妄之世值堯舜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于罪此皆何罪而至於此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扣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有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明帝時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事覺英自入獄外傳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曰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隨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漢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明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人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

死生

秦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播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帝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逆反為罪人公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入編類纂卷八十二刑考

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大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間為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大寺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

之利

政因此遂盛夏斷獄魯恭上疏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食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人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冗今始夏自教播與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大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

律太守冠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實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于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于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祭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後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此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開腹而力有

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功不舒張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恠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持正而不撓事曲則詭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丞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并之於郡以羸民之輕與縣爲訟其理豈得乎事

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其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嘗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贖。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充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詞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王符變
日論

隋文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外斟酌決杖。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慄慄。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爲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趙綽固爭。

曰。季夏之日。天地成長庚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來曠告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予爲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赦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褱。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

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開臣
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
動木上復曰毀義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
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帝晚節用法益峻
御史於元日不効武臣衣劍之不齊者帝曰爾爲御
史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
作寺丞以課麥麴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
使或受牧宰馬鞭黽鴟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既喜
怒不恒不復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
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墮
穽蒲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樛蒲者皆杖殺之橋
陳延幾死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群牧得隱匿馬
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
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
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
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句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
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悉達等皆減死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
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
人君若之歟樂減膳朕庭無音樂之樂然常爲之不

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
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
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
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
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
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常收繫蒲獄詔殿中侍
御史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桎械與飲食湯
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卿
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
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爲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
獄當以平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爲伸
邪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四之死亦所願
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
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陝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
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又問術士程公穎云吾臂
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太宗命馬周等按其事亮
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爲正欲反

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今將奈何公好去已丑亮與公頴俱斬西市籍滅其家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爲刑部侍郎

高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高宗悅高宗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高宗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御史中丞李嗣真以酷吏縱橫上疏以爲今吉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惡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有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鞠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盈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者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

輕以假入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路州刺史李嗣真謀反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其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侯思止鞠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絙於鏗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獲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得召見太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繼往視之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繼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

是出此七族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
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
駁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
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
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
流霑地以示爲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
秋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
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
註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
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
老迎勞之曰我秋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
設齋三日而後行
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
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爲
蒲州司法以寬爲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徐司法
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
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
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
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
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

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
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
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
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
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雖重有功久之復起
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
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
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竇德妃父
孝謹爲潤州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
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
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爲與德妃同祝詎先涕泣不自
勝乃言曰龐氏所爲臣子所不忍道龐氏當斬其子
希城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謀所司停刑上奏
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
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
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強必
內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
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入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

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
孝謹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玄宗時楊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璿琇皆幼坐流
嶺表尋逃歸手殺汪于都城繫表于斧言父冤狀欲
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
釋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
甫以爲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于
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
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

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

公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七

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
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竊巡北邊聞杖姜
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
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卑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
復追仙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
不說遂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
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
爲仙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武彊令裴景仙坐賊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集
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賊皆乞取罪不至死

又其曾祖寂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
仙獨存今爲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
代有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
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
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如何辟
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
又曰若寂勲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
若赦之鬼不其餒而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
南惡處

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乃置審刑院于禁中

人編類纂

卷八十九

七

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
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
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始命論
決

起

哲宗時文彥博之子及甫居喪于洛服除恐不得京
官抵書邢恕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
忌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謂
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世謂
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其兄忠彥則粉昆也

恕以書示蔡確之弟碩。至是恕冷確子渭書訟摯等陷其父陰圖不軌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章惇蔡卞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有廢立意遂置獄于同文館令蔡京安惇雜治逮間及甫及甫因詭言其父彥博稱摯爲司馬昭粉則以王巖叟面白昆則梁燾字況之況猶兄也京惇因組織萬端將陷諸人以族罪奉摯等大逆不道死有餘責不治無以示天下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京惇對曰誠有是心特反形未具爾會摯燾已卒于貶所京等奏上不及考驗乃下詔禁錮摯燾子孫于嶺南勒停巖叟

諸子官職京覲求執政故治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曾布忌京密言于帝曰祭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臣竊聞自古姦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脩身無大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欲滅族而後已此自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文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意茲事出於聖朝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宣仁聖烈皇后擁佑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寅之左右輔道德彌論

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聞也日正緣一二姦邪嘗被黜逐遂敢欺罔朝廷成此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是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詢懼以至慧出四方譴告甚著先帝爲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忿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冤沈魂爲厲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類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祕獄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鍊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藏匿焚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慈特賜睿言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止姦臣之罪以慰天下之望

徽宗時蔡京怨劉達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達婦兄章經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鞠之株連者千餘人彊抑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爲緩遣侍御史沈疇御史蕭服往代疇至蘇卽日決釋無左證者七百人歎曰爲天子耳目司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京大怒貶疇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經境東海島

陳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薊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爲計。事下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蒞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授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八編類集卷八十九 刑罰

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詆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人石，憾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械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將脇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憾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短淺，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憾慙揖瓘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憾，瓘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擯，其處心發露其

情，惡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賊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筭，使犯法者贖罪入教者補吏，是以天下奢後，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賊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八編類集卷八十九 刑罰

見乎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罪法除贖

漢文帝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大賈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恐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頻新服此夷未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上爭臨人編類集卷八十九

城死敝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

景帝時吳楚反袁盎說上誅晁錯鄧先擊吳楚還見上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先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夫晁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拜鄧先爲城陽中尉

諫大夫鄭昌愍傷蓋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訟寬饒免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蓋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竊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寢強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

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相循貧弱鉏耒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翳張禁酒趙放杜陵楊意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奸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

誅皆伏其辜。奸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授劇整亂詰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秦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山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辭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博其類。兄子閔，拔刀欲刺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諂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譏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譏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守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于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大夫，悼

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綴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公東劉訟）
朱穆爲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璽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桓帝聞大怒，徵穆詰廷尉，輪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公東劉訟）
訟穆：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患疾，謫譴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誅，輪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彼共絲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夫，故竭心懷憂，爲

士深計臣願察首繫趾代穆板作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

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

前司諫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

玷死心社稷以忠忤古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

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

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

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

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

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

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

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

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

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

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

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

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

懷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

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

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李膺等

近者奸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諫校尉李膺太

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

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

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奸臣賊子之

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

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

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

朱寓荀綏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

良佐尚書郎張陵矯皓死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

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群才並列而陛下委任

習專樹鑒養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

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

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實愛天官唯

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

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爲

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國政多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認諝

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爲諸生明經有人認諝

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爲妄刊章文坐擊洛陽
詔獄掠考用極酷時年十五奏記于商將軍天覆
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溫教許爲平議雖未下吏斷
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
獨踊躍私自慶幸詣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
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
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
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疎隆醜美之形至於臭目衆
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
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請與光

入罪類

卷八十九

三

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
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微辟亦
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
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鐵
于附子止渴于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
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華天應枯旱光之所
坐情既可原守關連年而終不見理吁嗟紫宮之門
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爲害茲甚凡事更赦令不
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寬謫無徵反
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

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
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
氣立應天下幸甚商高誦才志卽奏原光罪

袁術僭亂曹操以楊彪與術爲婚姻誣以欲圖廢置
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
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
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
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土殺召公周公
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措紳所以瞻仰明公者
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

本編類案

卷八十九

三

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
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周札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謚事下八坐
尚書卜壺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臣王
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周憇周筵兄弟宜
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亡
身至于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
此言實貫于聖鑒論者見姦逆旣彰便欲徵往年已
有不臣之漸卽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旣悟其奸
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

朝廷徵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顒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鄒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則謂來外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璽雙孽，高厚有從，臣之戮以古況今，誰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

人壽類纂 卷八十九 忠義 三

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卽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于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於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下必忠，故宜申明耳。卽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

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異，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其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于一槩也。且札闔門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

魏元忠爲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爲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開吏事，向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如季昶。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若正若獲罪，流竄其樂多矣。若事有不測，現當叩關力

人壽類纂 卷八十九 忠義 三

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曰。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口說及覆。并宜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人編類纂 卷八十九 四庫全書

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辜。若令抵罪。失天下望。蘇安桓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惻惻。皆以爲陛下委信姦宄。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于私室。方今賦役繁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人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殿中侍御史王駿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駿曰。魏公以忠獲罪。駿爲義所激。顛沛無

恨。璵歎曰。璵不能申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旣罷。士良屢請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珣。杜棕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卽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瑒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得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蕃邸。竄謫至死。旣而追悔。爲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爲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卿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迫還二使。更貶嗣復等。樂盈出奔楚。宣子囚叔向。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
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
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
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
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
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
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
孫保之書曰聖有嘉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
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殛而禹
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
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
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
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殷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
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
兄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
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旣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
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偃僞豪

強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大寒劣如往年偷石頭
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
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
強官長也而群共驅之不得安席紀陸徐寧奉王使
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
之僭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
自不能拔脚于風塵之外當共明日而治之荊州所
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
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

唐高祖入關党仁弘將兵有功其後歷官所至有聲
迹至是爲廣州都督坐賊當死上欲宥之召五品以
上謂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今朕私党仁
弘而欲赦之是自亂其法上負于天欲席榮于南郊
三日日一進蔬食以謝罪群臣以爲自貶太過頓首
固請上乃降手詔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
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於是黜仁弘爲
庶人徙欽州

太后稱制以來學校始廢酷吏所陷親友流離未獲
原宥韋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
不講宜公以下子弟皆太國學不聽以他峻仕

進又酷吏乘間殺入求進至如秋仁傑魏元忠在遭
案鞠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爲菹醢矣今陛下
升而用之皆爲良輔臣恐錄之負寃得罪者亦皆如
是伏望二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
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宴歡欣和
氣感通矣不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
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推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
杖母爲稍寬承慶以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爲
萊蕪令太后召使代之

德宗以中書所撰奉天敕文示陸贄贄言動人以言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三

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
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洗刷疵垢宜暢鬱堙
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然知過非難改
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
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乃下制曰致理
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小子長于深宮
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
壅隔人懷疑阻猶暗省已遂用典戒遠近騷然衆廢
勞止天譴于上而朕不寤公怒于下而朕不知馴致

亂降與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祖宗下負
重負心觀貌罪實在予自今中外書奏不得言聖
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
名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怨皆由上失其道下
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
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
勲舊務在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朱泚反易天常
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
其脇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免赴奉
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
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椎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
方人心大悅後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
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矣

八編類纂

卷八十二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

右編

六曹類

工曹

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原之勢。若於順安寨西開易河蒲口，引水東注，至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十里，滋其陂澤，可以築隄貯水爲屯田，以助要害，免蕃騎奔軼。俟莽歲間，塘注開南諸泊，浚水播作稻田，其緣邊川軍地臨塘水者，止留壯城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水田，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

八編類纂

卷之九十

一

順安以西至西山道路百里以來無水田處，亦望遣兵戍以練其精銳，擇將領以去其冗夥。何承矩論塘泊屯田之利昨蒙聖差兼江淮制置專一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卽爲深念以爲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以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頃自虜寇驚駭，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遂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六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

八編類纂

卷之九十

二

貸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田舍者依本往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千家爲率萬一虜騎今秋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略也。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悃某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椿開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得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况某晚進末學何所能爲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椿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策則又寂無所言某猶謂屬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邊遽告急淮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渡之舟斫纜離岸擗楫失措渡者攀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如嘆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椿數種並設溝塹深濶冷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

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矣
紹興之間兀朮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
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
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繫以報
江南奮氣見者買勇而人心始安虜不由此卷甲遁
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
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
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呼爾然渡江之
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駐足故石跋賢之徒不
能成大功宜司當急呼封豕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

入龜類纂

卷九十一

三

和州竟開黑而止今石跋則屏蔽水石定山則屏蔽
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漢歷歷東連儀真緩
急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碑石猶在今各堡
無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
壞收聚居民與之爲主今岸渡繫會自成市井若萬
一有警乞從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
仗並與幫收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
抽摘二千人以九月至并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千人
各堡二千五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
者或臨時旅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

百人相共守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入九月別募精勇
敢死士千人厚幫請給以待劫寨焚柁血前博擊之
用蓋堡塢之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
人去歲亦不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
敵若窺江責其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遠戰乎何者虜
左北岸其長江之險兵衆騎多吾軍之氣已奪矣今
堡塢既立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
兵膽氣自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
雖有各處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
實爲造舟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北岸勝負

計類纂

卷九十一

四

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處在江北
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居舟登岸
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四面便利捷疾尤
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
入江而決死鬥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
利也戰艦甲士虛開舟中掠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
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
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
津定山去江纔三二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
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

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力盡攻擊，和餘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避，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復，求渡勝矣。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阻，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通，特借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克國先零，秦祇許下之謂也不。

八節類集 卷之十一 工部

陳亮乞措置定山氏
捍施行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塞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潁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鹽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收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隄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夷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居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新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

八節類集 卷之十一 工部

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
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
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
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
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常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
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昔
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郡田廬家墓以萬
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
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

人功也

所造何足言也今潁河十郡治隄歲費百萬及其
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徙之民
趙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
奸日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
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過多穿
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
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故增隄
防猶禹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
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
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

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
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
潰三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
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
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
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
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黎陽漕渠足以十之其
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必完冀
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
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

人功也

人功也

人功也

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
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涇
氣水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
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
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
今潁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
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
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適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石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戒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都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

雨多水暴須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但而居水也可久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敕以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諱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衣食食官而爲之作廼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賈讓論治河奏

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能興役况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壅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壅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人編彙集卷之九十二

頃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旱貧虛之際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揚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

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至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諸瀆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澁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

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亭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曰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決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壠水又自下流先淤

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下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潤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

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
能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歐陽修論修河第二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故
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
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
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
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
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
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六朝類集卷之七下

上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因非一人口舌可回
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
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止其人且自
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
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
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
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
使仲昌得以爲亂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
而罕敢言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
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

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
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
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
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
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
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
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今言者謂
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
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歐陽修論修河第三狀

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又尺有限不
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迫流
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
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爲費耗又倍今
日矣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
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
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

蘇軾論開孫村河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
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克國擊先零羌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
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
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從役不息又恐
它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故臣愚必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即金城
廣武縣地臨羌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
在今西平郡項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
吏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一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
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
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理湟陁以西道橋七十
人馬費甚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
官田也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
胡班與之十倅馬十二就草倅馬副馬十一音千騎為田者游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
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
裁許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校為吏士萬人
留屯以為武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摧折羌
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
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鼠於風寒
之地離霜露疾疫瘵墮之患謂因寒而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
小开皆羌使生它變十也治湟陁中道橋令可至解
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
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八稍須本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
宜不久矣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
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二
千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
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十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
屯兵詔可充國振旅而還漢志漢
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
田畜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今
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
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

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
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
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
許昌左右諸道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
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
二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
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
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
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泚水四百
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
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
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
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
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
所建也魏志魏屯田

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
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
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
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諸
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
河築堤爲屯田旣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
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
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
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
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
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
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
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與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浚水灌
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
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
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
亦恥於營葺旣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
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荒蒲盛
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
唐於陳許鄆郢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

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定東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右正言田況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可卽其地大興營田人蜀類集卷之二 五

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部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南路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內地況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舖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三洲荒閑之地皆可墾闢以贍軍用凡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者皆可爲法耕之於是就糴河外而使河內之民破支務者量出脚乘之直率百年遠輸費糴以免困公

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
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爲我
有矣七年惠卿雇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
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
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
時而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
助邊計乞推之陝西

宋史田志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伊寬爲左
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邱之田上
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
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
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犂重不與郡同其
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十
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
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
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重爲雲決渠爲雨涇水
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
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姑以越之鑑湖言之自漢永和
中始闢其廣二百餘里而灌漑之利及於民者爲田

八千餘頃及熙寧中益耕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又
甚矣至取其田以歸之公上此未害也而不知所剩
者僅數百畝而利之所以復未必盡歸之官所去者
凡數千頃而駸駸不已則越三郡將受其弊矣倘今
日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
紛紛之議毋付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
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

宋史田志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七十一 田賦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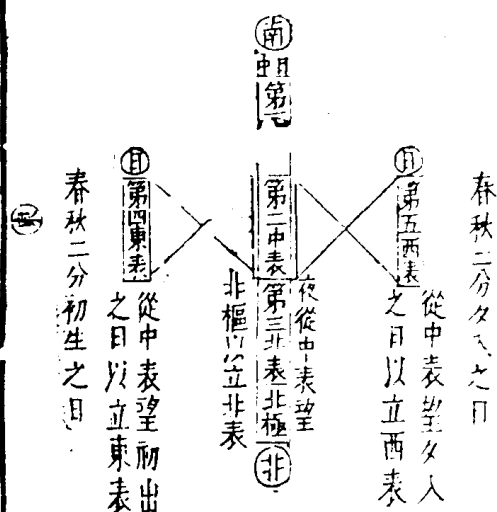
楚正之方中圖

入編類纂卷之九十一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
此星昏而正中夏至十
月也建亥月小雪中氣
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
宮室故謂之營室宿為
秋防滿文公從楚定立
營立宮室樹八尺景以
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
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
正南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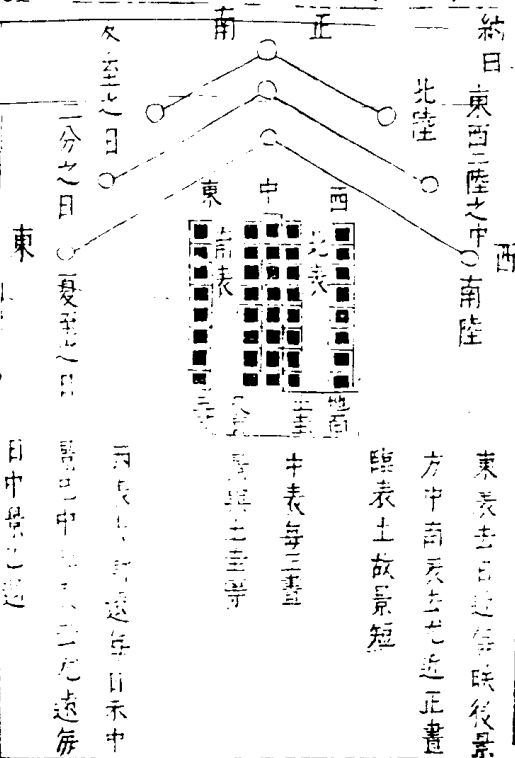
公劉相陰陽圖



春秋二分夕入
從中表望夕入
之日以立西表
夜從中表望至
第二中表第三中表北極
北極而立北表
從中表望初出
之日以立東表
春秋二分初生之日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日景短尺寸
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于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
景故表長而日景長尺寸縱有毫秒之差則少矣
元朝立簡儀為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
下屋背中開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大
運矣古法以五表求地中以今思之惟用一表其表
與人齊高當午日中畫其短景於地以為指北準繩
置窺筒于表首隨準繩以窺北極若見北極當筒心
則其處為得東西之正或窺見北極之東則其地偏
東窺見北極之西則其地偏西矣既得東西之正乃
于二分之前十日內就其處置壺甕甕定十二時以兩
日午中短景求與時參合于春分前二日或秋分後
二日日正當赤道之際於卯酉中窺視其表景畫地
以定東西準繩若卯酉兩景相直而不偏平衡成一
字則南北正中矣兩景或曲而向南則其地偏南或
曲而向北則其地向北矣此法蓋以午景與北極定
東西之偏正又以東西之景定南北之偏正測驗之
最精者也

召 誥 土 中 圖



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自三代以前則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非袁而東西感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乃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土中說

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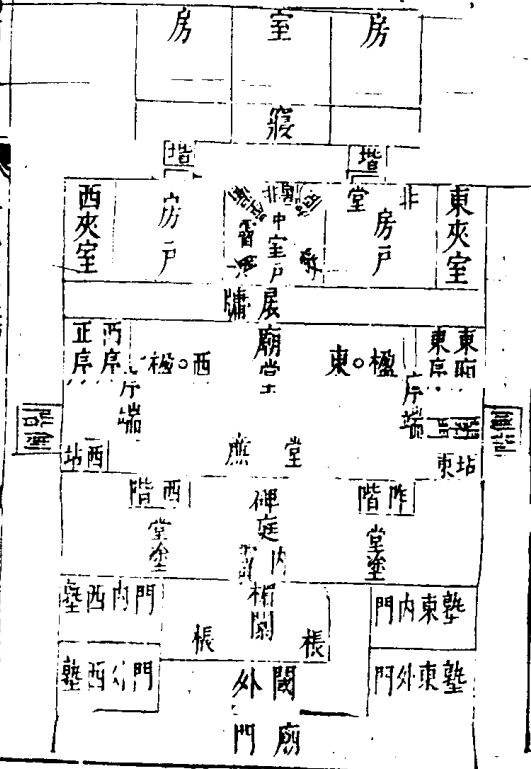
臺是地之中

岳臺在俊儀屬開封府

已自差許多

土圭法

寢廟辨名圖



爾雅曰室有東西曰廟無東西而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與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窻東南隅謂之交一反東西墻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床宮中之門謂之闥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唐與陳皆堂下至祠之徑持廟堂異其名且又曰扶干結反謂之闔扶謂之楔先結反又樞謂之闔反蓋界于門者扶也亦謂之闔旁于門者棖也亦謂之楔中于門者楔也樞巨反亦謂之闔士喪疏云房戶之外出半以南明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堂中非南之牖士昏尊于室中北牖下是也堂下之牆曰

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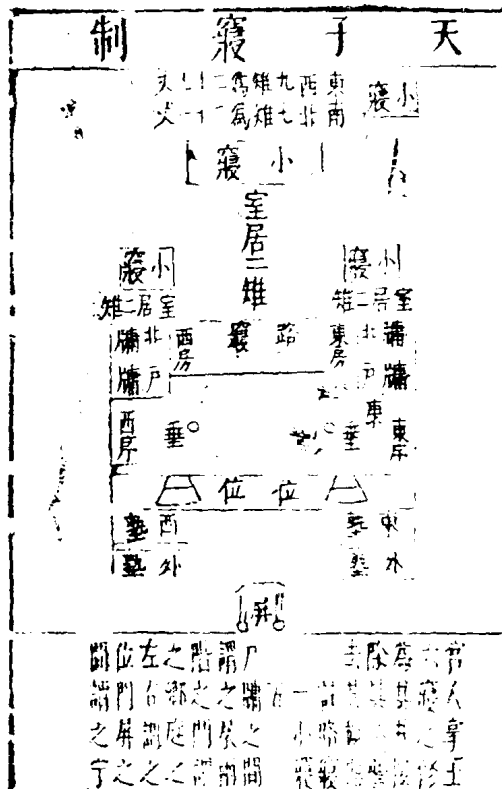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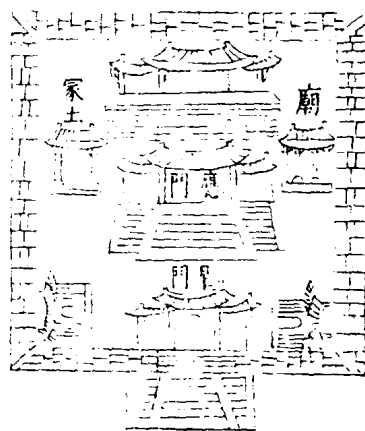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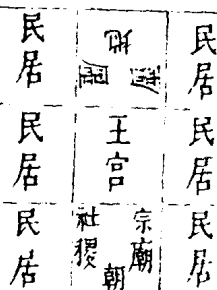


圖 門 應 門 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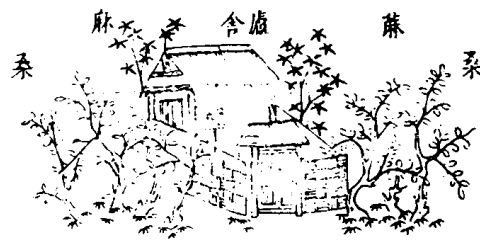
大雅云迺立皇
門皇門有光迺
立應門應門有
將迺立象上戎
醜攸行

圖之市廛



此都邑之市亦以井田爲規其中
爲王宮其前爲朝左宗廟右社稷
其後爲市四門皆有門市賈百物
至皆貿易而市官爲之治其爭亂
并議察異言異服之人市地爲廛
貿易者所居也其外六區皆民居
四十家共一區凡百畝所謂二畝
半在邑也蓋廛有義賦其田也謂
市地之賦稅也受二廛者所居廛
市之元此言其規模之大畧也

廬舍之圖



此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所謂五畝之宅也春夏則出於田以治田秋冬則入居於邑以爲安也居之宅四圍墻下則樹桑以供蚕飼其餘空地則種麻以爲布苧及蔬菜之類蓋在野則八家共二十畝而二畝半在田在邑則四十家共百畝而一畝半在邑也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七

堡制者非無制之難也能全其制之難也夫善守者因天之財就地之利故敵有不攻藏于九地之下古人曰收其伍全遠其五敗又曰濶與上倍高與下倍今之民堡豈知是哉故三約堡制其目有四一圍垣地置既得則圍垣宜講也大小不限曲直無拘但取內容丁衆外遠俯逼而已然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若曲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直金粘沒喝一覩汴城便謂易攻也又古人垣制多以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爲式今時民堡則大率高一丈五尺加陴隄爲一丈下濶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八

丈餘上濶五六尺而已垣太低則矢石易及陴隄難保近虜攻堡多飛石墜其陴則人不敢垣立而後蟻附以登今制以垣高二丈加陴隄五尺共二丈五尺視古制爲半下上收闊亦如之庶中道也二敵臺圍垣既立則敵臺宜講也夫垣之棄守全在敵臺垣雖方直有臺則守垣雖委曲無臺亦棄然敵臺宜多字者以垣高五丈也今垣僅及其半則臺宜加高二年余肅敏公論塞垣敵臺曰每一里一臺以爲火器所擊不下三百步夫火器縱及豈能一一盡中空過寬來往鮮力矣則又宜加多今時民堡敵臺全不如制受病甚多如角臺本宜平直即以東北角論之則循北垣而東築臺若干丈尺亦當循東垣而北築臺若干丈尺若欲以垣相附以省工費則附東垣矣不得更附北垣附北垣矣不得附東垣縱使兩垣俱附亦須爲臺三四附牆者半專面者倍如以磬直向外磬折向內今皆不循垣直出又不以磬直向外但疊土兩垣之間斜附而土地置既繆矢道皆斜臺以塞垣而矢石不及何以爲守又一面止築一臺夫臺之多寡以堡之大小爲之堡大則多堡小則少大抵

南空不得過五十步又堡有垂角而出縮腹而入者亦須量勢為臺必使相及今一面止築一臺不論遠近出入矢石縱及亦弱而無力倏忽之間為虜乘矣又高與垣等而收頂不及一丈夫垣陴恒為虜墜者垣低石可及也今臺高與垣等則臺陴亦不易呈收頂止一丈所容寧幾人發矢發火器何以展布又臺陴不五六虜以兩面注一陴則臺人不敢伸首出望與無臺等矣此皆害之大者今制臺高三丈高于垣一丈收頂方二丈皆東南直出陴牆至三尺而止順立柱木二尺餘上加橫木復為牆尺許中空通置木

入新刻集

卷九十二

九

牌外為附眉內加轉撥或開或閉惟吾所欲虜注矢于此吾則啟牌于彼夫陴畏注矢陴一定也牌啟無常斯不畏注矢矣此專為發火與矢若夫礮石則踰牆四出不必凝望忖度也三陴隄敵臺既就則陴隄宜講也夫垣既不高陴復削薄遇攻則不支其衝竿飛石之往來自守又無以久縣石縣木之上下一有損墜即將以赤身之人立于孤垣之上聲弦可顛矣過人曰虜飛石墜陴則以竿聚聚為人形加革帽高揭之以惑人眾見喧曰虜登矣爭先自投虜徐蟻登此陴之害也今民間率用土坯土以成又率立植

其易墜故宜近有議用磚者磚質狹小亦與立植與坯何異但多費耳今制必用泥坯水和土製成橫卧為陴外以茅泥多入泥以草或固之庶堅厚可賴以四甕城陴隄既成則甕城宜講也夫民堡之破半咎于門何者鐵裹以禦火也今鐵裹至薄不禁薰灼鐵熱木焚為力不難而門上無懸樓以遠擊無漏槽以下水嘗計人力擲草幾至十步千人齊擲草且成丘發火以焚無不鎔壞門壞則雖有人乎垣無及矣故必有甕城高厚與堡同內外俱為陴隄旁開一門亦用鐵扇已併廢堡之門取以為用可也夫甕城高厚人壽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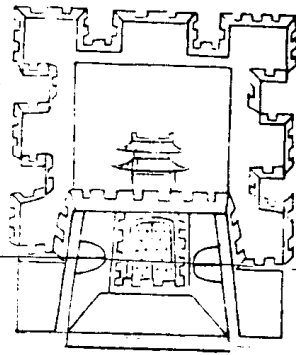
宋九十二

十一

況為重門邪

堯城圖

小堡有堯城面
不用敵臺大堡
乃為之堯城不
必太大大則更
須角臺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十一主

嗟夫錯之為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復漢其時塞口至絕少夫錯首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謫戍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間賧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既久戶田大濫山塞垣以達畿輔不憂無人也罷邑碁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令其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為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為之堡險在地也家教之守險在人也宣德之間虜警

絕少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田屢歲鄉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為堡矣官宜為之制也而不制則不實矣

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非獨秦始皇築也昭王時已干隴西井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起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開為塞燕自造至襄平亦皆築長城矣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亦皆築焉

長城說

方虞集議開京東瀕海之田而極施為措置之詳其法非不鑒鑒可行也而肉食者鄙竟以浮言阻之卒之至正間海運不繼燕京乏食宰臣議行僅以紓一時之急而國之成敗莫之有裨豈議論多而成功少集之言有不足用歟無亦主之者無其人也

長城說

十一主

治水諸器十有三曰鐵簣箕曰五齒爬曰杏葉杓曰攪江龍曰方船曰水車曰戽斗曰泥攪曰泥筐曰鐵鏵曰竹簣皆舊制也曰活閘曰刮板余新制也然皆可深開河耳而深黃河之法可以制勝之乎鐵簣箕重艱不可用五齒爬可搜泥根杏葉杓可撈淤泥攪江龍急水可偶一為之多弗效方船利于載石撈泥水車大利于乾漕井人不能用戽斗利于拖水南人

不能用泥攪以布爲之二人共舁煩難可厭泥筐以擔貫之一人獨舉用人少而盛土多利器也恨非人不習鐵鍬利器也南非通習之竹簣水中夾泥唯高寶湖中能用之活閘以板爲之遇閘河淺則施有石閘之用可移而置也刮板施於淤沙之淺一刮可去沙數十二器大刊閘漕云

治槽之淤有二法遇淤泥之淺利用爬杓不利於刮板遇沙淤之淺利用刮板不利於爬杓

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公穿腴口則蜀以富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鄴傍有稻梁之詠鄭國導涇

人編類纂

卷九十二

五

水於秦則谷口有禾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則興元之荒瘠復爲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則南陽之瀉鹵變爲沃壤

論後渠築堰

按古之畿甸數百畝之田必溝數十溝之水必川數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溝因水激防水淫淵因水壑析而向於矩爲湖爲渚也湖渚多而天下西北之水不助河而爲暴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可樹藝而農唐虞之盛由五事宜入風雨暘時若無崩竭溢溢之災無轉漕輸將之費而封藩分畫功臻于永賴熙寧之術也此謂本務

治田治水議

正統十三年黃河決崇陽殺入漕河潰沙灣以達于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于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于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故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亦設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漕由會通以至會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于酒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治河失其故道

人編類纂

卷九十二

五

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貝區蓋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于海上受杭陸宜歛天目諸山之水下白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迥其委上築

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決于漲海故自吳江底華亭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之遙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汐不得以障之也夫自唐末東南商賈由宣歙以達兩浙廼病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堤大湖四十里爲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既錮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汐之壅矣單

八編類集

卷九十一

七

鐸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之衆瀆則脉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極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口沃而下已則腹滿而中絕矣其後吳執中郊橋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檢遂使江口爲豪強之業江尾爲交廬之區淤田村落無類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爲不世之患矣我朝永樂間夏元吉以善言水利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

自華亭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于湖堤之廂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舉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其他疏淺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哉

論車南水利

黃浦即東江之別名劉河即婁江之舊迹併吳淞爲

八編類集

卷九十一

二

三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江流迅駛唐以前未聞有水患後吳江長堤一築腸胃始失其利國初以來水患轉亟而夏忠靖公乃專力于夏駕新洋一時大有所裨其後新洋港水勢湍悍日就深濶而吳淞江之氣脉漸微矣土人以此稱爲漫水港云夫江流迂緩既無以蕩滌潮汐而新洋夏駕倒注之潮復與東來之潮相會合合則停停則淤江之旋塞有由然也某恪遵廟算廣集衆思咨訪稅宜究極形勢乃知併益爲災由于源之未節江之併行而至于相奪則以流之未得所歸也于是開治江中壅塞四十

條里以復吳淞江之故道決去吳江灘漲數十處使太湖積水直注于吳淞濬淞之山涇等港秀川官紹益鉄浦淮六磊等塘洩澱淞之水于黃浦濬蘇之吳塘顧浦戚虞徑南北橫瀝等處洩崑太倉諸水于劉河復濬七浦梅林等塘使陽城巴城諸湖之水徑入于海濬白泖福山三丈諸浦九里青陽出塘雷溝等河使尚崑湖昆陵胥陵諸水徑入于江皆所以導其流也濬白鶴荊城港西泖裏河洩長蕩荊溪諸水入于運河濬武進之水於孟渢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鉄猪港洩閶州上流之水亦入于大江皆所以節其入焉

入焉

二

源也源流各得其所然後于千墩堡南濬澱山湖口使湖水通徹入于吳淞又慮江水外逸乃於夏駕及漫水江口並建一閘隨時開閉庶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可保無虞

經理三吳水利圖說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爲之矣如太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宜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典萬箱等渠皆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臯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廬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

爲渠流入于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可以灌田興水田之利也至於伊洛經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之車戽而耕種爲水田乎

伊洛水田議

竊意必設專官以重責成蓋潁州僉事淮陽副使兩道各有兵餉錢糧問理詞訟之責勢不能兼各該有司非得監司督責人無畏憚合于淮鳳二府特設一僉事擇實心幹濟者畀之專

勅給以關防住劄適

寧州縣撫按同心重其事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勢豪不得撓其法假以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項即一項

六編類集

卷之二

二

之利招一民即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績進秩而不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起遷之其所轄有司即以開墾土地招來人民多寡爲殿最亦務各久任起遷如是十年不臻庶富之效無是理也

淮鳳經

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澠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住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既盛而諸川又會入于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

源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汎溢于諸川則並河居民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

試典西
非水利

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曰京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朕肱神京緩急所必須者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通歷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北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

八指類纂

卷九十一

三

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流浞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伏流湧出湖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非徐流管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蚕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管湧泉成河及

管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管河流亦自燕河管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王田縣清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二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地之地屬於官官爲闢其荒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于泮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

八指類纂

卷九十一

三

里南北度之百捌拾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林而繫名于勢族然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于葦即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無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

鑿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非之視南亦有難易乎徐子曰北易客迺咤曰子固好奇甚言北之利於水耳烏得而稱北易也曰客何異予言哉南方之民披簑而耕抱濕而獲蓋恒與雨相值也六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迺西非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獲之時少雨其易于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疏引水即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則深尺許達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于數仞之深者至於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尤爲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馬援引泚水種秬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矣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二代之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各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非之境

人編類集

卷九 二 五

三

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擬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富遂甲于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吾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淳沱旁決桑田之變祇瞬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難辛舉者乎是所謂廢食於噎非通論也嘗考桑乾

人編類集

卷九 二 五

三

水發于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山而下至
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爲患浸至彰義門先朝屢
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土牛逼水成
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
使桑乾上流皆引水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
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
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鋪窪章家橋窪
皆連阡里壤廢爲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
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於水源未可徼利旦夕而終
貽水患也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
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于牧養斯民之外
增勸農水利一事被之號爲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爲
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
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
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
者可坐而致也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工曹

漢司馬遷河渠書 夏書曰禹卽洪水十三年過家

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蹏山行卽橋以

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然河首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

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于大

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工曹

數爲敗乃徙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澤水至

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

澤既漑諸夏又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榮陽下引

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

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

淮之間于吳則通渠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

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漑百姓享其利至于所

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

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閼秦

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

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

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

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

就用注壩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

鍾于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

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

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

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距野通于淮泗

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工曹

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鄆鄆居河其河決而

南則鄆無水菑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

事未易以人力爲強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

者亦以爲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

時爲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

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

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

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

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

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

而關中輔渠靈輒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流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宋真宗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

入編類纂 卷九二 五

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非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仁宗時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

既出大岷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淄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東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王同議水云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于水故官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爲之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于是又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勇于禹貢之學而習于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爲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

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
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
于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于隋唐其官亦未嘗廢于
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爲水
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
隋唐之時又皆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
二署隸之然于水事或領或否矣

李仲昌等塞商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
水放亦未可也非
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詔三司判官沈立往行視

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于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工部

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于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

鍾鄩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

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

潰于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自李仲昌

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

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

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

五股河浚之

神宗浚漳河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

役兵萬人表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

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

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

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

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

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

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王安石

格詔不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

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

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二

工部

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而濮

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

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岍俱被水患而都

水止固護東流北岍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岍今

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

曹村埽曰靈平

河溢北京夏津神宗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

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

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

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

皆出向之瀉涵俱為沃壤。唐非利乎。况調夫已減乎。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為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都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歸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

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助河則塞之。

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埽口入海。宜自非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大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

八編類纂

卷九

十

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費財用。卒無成功。

元世祖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逮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埽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峴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非峴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

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薄口今決、下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德之上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邱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爲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薄口不塞、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鰲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轉、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水三河、其流寔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閼卽及潤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

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入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順帝時脫脫用言、昔于都城外、開河置牐、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畛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干河患者、

時脫脫先入晉言及開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
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
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
之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
開黃河故道命晉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
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岡哈只等
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
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晉集賢大學士
賜脫脫世襲蒼刺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
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晉治河
人編頌集卷之七十二

七

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

晉侯使士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實薪焉夷吾
訴之公使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慙
憂必警焉無戎而城警必保焉寇警之保又何愼焉
守官廢命不敬固警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事君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
如之三年將葬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九茸一
國三公吾誰適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

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
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
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
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
其誰云之

周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
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
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
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
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微文武之福以同盟主
人編頌集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二

四

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
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微福假靈于成王修
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登賊遠屏晉之力
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
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
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
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
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
承以奔告于諸侯運速衰序于是焉在
楚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于范無宇曰吾

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曾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微衛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曾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微衛實難桓景皆志于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服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

人編類集

卷九十二

子

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蜚蠊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哲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華侍曰民天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邇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若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未大必折尾人不掉君所知也楚蒙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以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

人編類集

卷九十二

子

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亾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亾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羣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盼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唐德宗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邠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

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滅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至城傍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聚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晨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晨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晨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笮爲之取土皆刻丘垤平之無得爲坎塹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朴槌凡九十六日而畢

北周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于玉壁乃置勳州于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墮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

大軍停留不進其後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宋仁宗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熾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涇澠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

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神宗時夏主秉常既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周蒨訛來言欲先得綏達命機宜文字趙鼎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周蒨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畧非所約商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

在也。周萌訛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

播州冉璉及第璩俱有文武材，隱居蠻中，前後闢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余玠疑之，乃更開別館以處之。客璉璩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開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望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人焉。」

八編類集 卷九十二 二

元

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璩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鈞魚城成，蜀始可守。

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茲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

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帛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舉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

八編類集 卷九十二 二

子

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磬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磬之，加密石焉，諸侯磬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磬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磬者，不仁者之為也。」

知襄子為室，美士蒯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

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臣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如此則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自不利昭侯當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如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劉曜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高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曰聞人主之人類類集

卷九十二

五

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臨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豐明觀市道蕪蕪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于中興之日而縱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狀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廻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

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塋穀林市不改肆顓頊塋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王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開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魑石梓凡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僕塋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塋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與亡奢儉惘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晉高祖樂聞謠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

人編類集

五

御札趣之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于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徽宗時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錄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爲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鸞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

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石巖樓真磴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竝峙有鹽池嚨嚨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泝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閣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作兩州東爲盧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流爲鳳池東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磴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蕭雲亭半八嶺類集

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激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園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間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對封丘門而止其西則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閻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爲艮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位故也

初朱勳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運至鑿城斷橋毀堰折牖數月乃至會稽地因建殿敷殿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將作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因山爲了萬壽峰更名云

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諤何正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人編類集

初朱勳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運至鑿城斷橋毀堰折牖數月乃至會稽地因建殿敷殿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將作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因山爲了萬壽峰更名云

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諤何正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人編類集

初朱勳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運至鑿城斷橋毀堰折牖數月乃至會稽地因建殿敷殿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將作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因山爲了萬壽峰更名云

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諤何正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人編類集

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饋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

人編類集

卷九十二

五

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戍梁草木節解而備藏墮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俯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置有寓望數有圃草圃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

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

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祀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師監灌膳宰致餐廩人獻饋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人編類集

卷九十二

三

凡我造國無從匪彛無卽惛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衰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墮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鑿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

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白居易續虞人箴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蠱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鑒彼前王雖有畋獵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懼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怡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鵠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獮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嘽嘽命小安危計深苟禪萬一臣死甘心

後唐明宗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

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三

實用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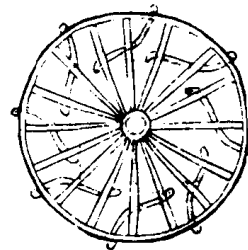
六曹類

工曹

梁十輝曰甚者河之爲害大也予戊戌春偕計道經宿遷過石橋見流泉灑灑問之土人土人曰河伯又將來矣後果缺没予秋北逮渡淮入徐復經故道一望平湖顧瞻三陵睇目兩洪中流擊楫慷慨壯懷恨未即操畚鍤往耳比入北寺聞河益無賴心甚痛之斯夕圖爲弭患計盱眙馮公至備道所以能起予予因著論而以前人已經成法綴于左方俾得觀覽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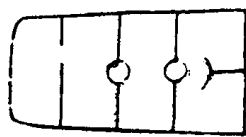
補濬具

如意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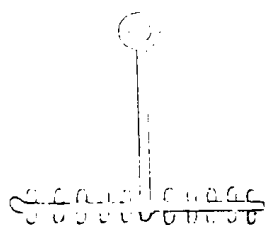
如意輪有單輪夾輪自二尺八寸高至三丈皆可用之單輪依舊制夾輪高二尺八寸厚一尺四寸至尺六止高一丈者二尺四寸至二尺六止輪口帶開沙斧

揚沙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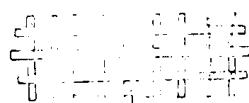
揚沙錫二百以鍊爲之重五斤長竹柄每件鍊錫鍊齒如梯樣長一尺五寸頭闊四寸根闊六寸仰掌形齒用九九每齒濶二寸長一寸連竹柄百件銀二十一兩可辦

短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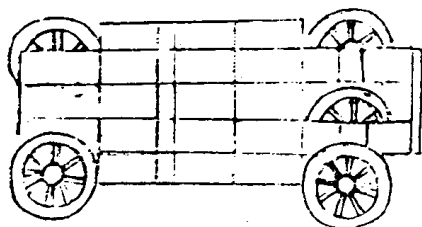
短拖泥扒一千以水為之柄尾用鐵圈或篾圈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尚用八根闊一寸六分厚一分穿過兩頭各露一寸鉄施四道俱實堅木為之共銀一百兩可辦

雙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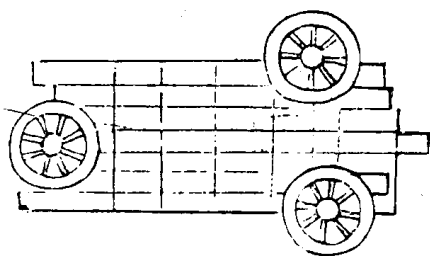
雙拖泥扒二百以木為橫梁鉄齒長毛竹柄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兩旁橫梁徑二寸鉄齒八根穿過兩頭露齒一寸三梁中間各空一寸連竹柄共銀六十四兩可辦

自在河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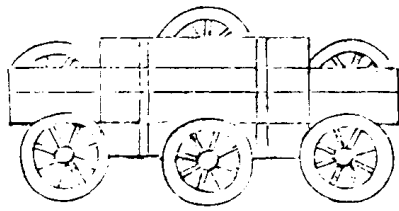
自在河車十乘以木為之輪俱鉄皮包裹入水自行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尺用水自落只坐二人收拾繩纜轉輪以四每車該銀二十五兩共銀二百五十兩可造

揚泥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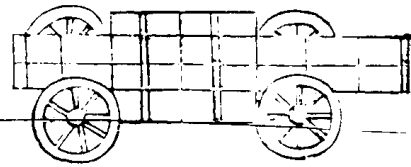
揚泥飛車十乘以木為之輪用鉄皮包裹入水自行高一丈身長三丈用水自落止生二人收拾繩纜轉輪而回每車該銀一十六兩共銀一百六十兩可造

常轉輪圖



常轉輪十乘以木為之
鉄皮包輪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長五丈闊二
丈身繫拖泥扒尾帶刷
江帶此輪能回一次河
深一丈坐二人收纜而
轉該銀三十兩可造

滾沙輪圖



滾沙輪十乘以木為之
包裏輪如前用四雙輪
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
尺闊一丈二尺床下用
二層割木板餘如前該
銀二十兩可造

八續類集

卷九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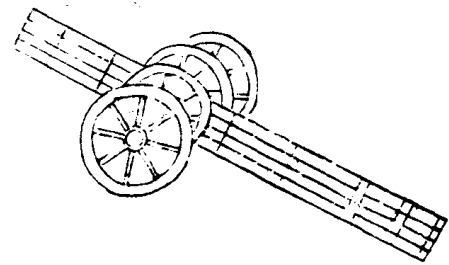
七

淘沙船圖



淘沙船一千每缸載濬
夫一名用原板打造
用大淺缸價多不足於
用淘沙缸名最妙價廉
可多置該銀一兩今漸
濬用千隻共銀千兩如
項濬可聽加至萬餘

開沙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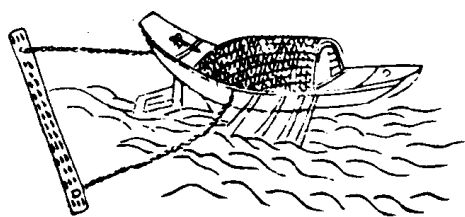
開沙輦十乘以木為之
四輪鉄包帶開沙斧入
水自行
四輪高一丈長六尺闊
二丈前後上下四層木
推板尾拖割沙扒此輦
往迴五次平地可行舟
約用銀三十兩可造

八續類集

卷九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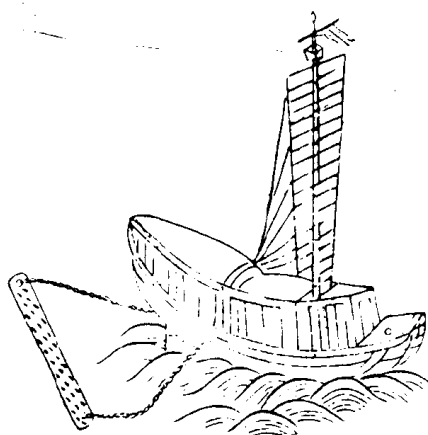
七

混江軸圖



混江軸一千
以木和鐵為
之舡隨其器
為妙煩漸皆
可用

梭江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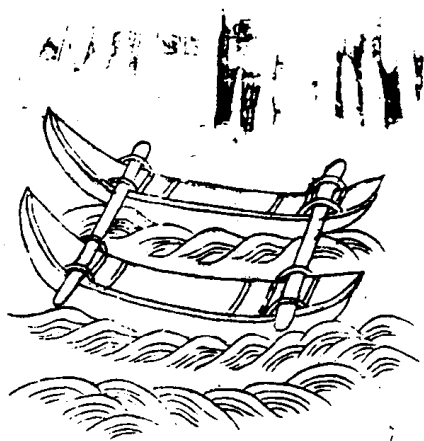
梭江輓一千
以鐵為之大
舡方可不造
而自足用斯
為妙矣惟利
于頓不利于
漸

八編類集

卷九十三 工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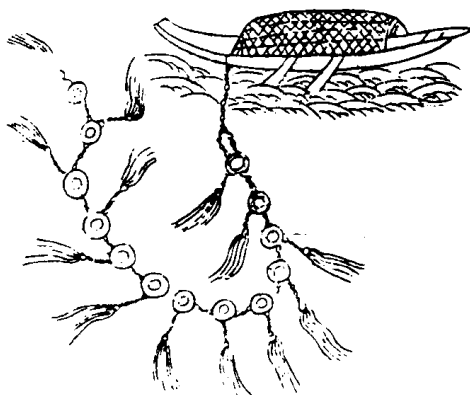
七

伏波艇圖



伏波艇三百
該水手六百
名係貓具全
即此一千二
百可當一萬

百節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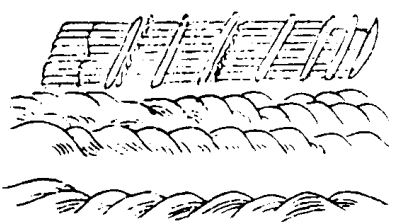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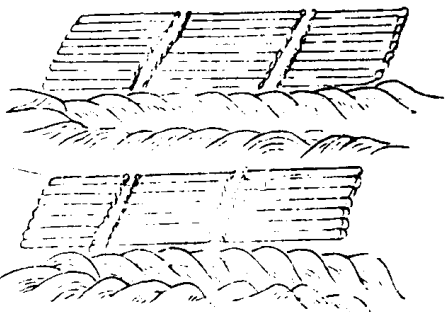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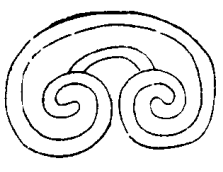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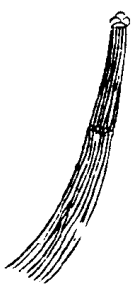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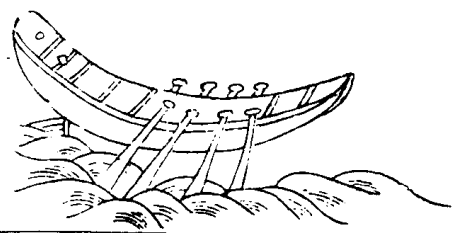
百節吊一千
以木為之每
舡一隻用水
手四名該四
百名可當大
一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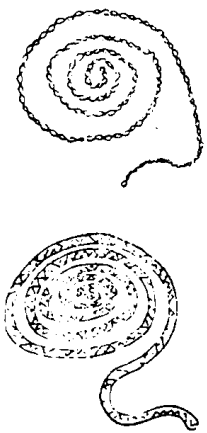
八編類集

卷九十三 工曹

八

鎖 泥 鰍 圖	披 河 排 圖
	
<p>鎖泥鰍一百 以竹為之水 手二百名</p>	<p>披河排一百 水手六百名 以竹為之</p>

開 江 犁	刷 江 帚	八 槳 船 圖
		
<p>開江犁三百 以鐵為之專 利于漸不可 輕用于頓</p>	<p>刷江帚一千 以鐵為之重 十斤</p>	<p>八槳船用八 槳共二十隻 水手一百六 十名以備差 使</p>

<p>繞江行</p> <p>一百以木為之制 似被河排用水手 二百名夫二百名</p>	<p>四槳船</p> <p>每船四槳用一百 隻水手四百名以 倫頃濟</p>	<p>驅山鞭</p> 	<p>定波纜</p> 
<p>夜遊巡</p> <p>一千以木為之可 備夜游備利手漸 承判于頃</p>	<p>千里健步</p> <p>二十以木為之用 報水信于頃最妙</p>	<p>驅山鞭以竹 為之</p>	<p>鐵為之一以 竹為之與常 用者同在手 隨宜而用之</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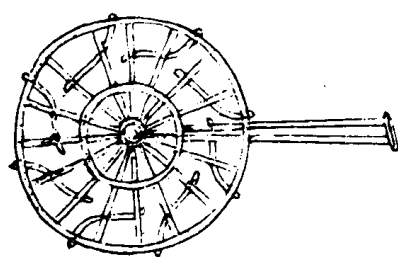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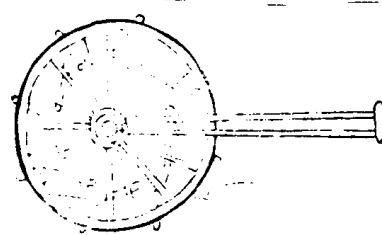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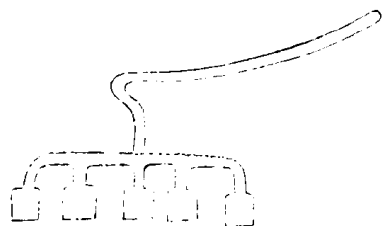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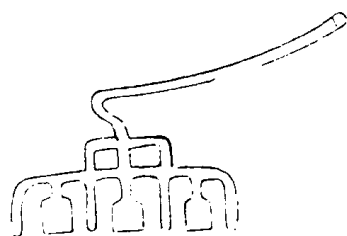
<p>雙推輪圖</p> 	<p>法輪圖</p> 
<p>雙推輪二百以堅木為 之鍊板為齒橋木為柄 每件高三尺厚一尺四 寸兩邊帶開沙鍊斧數 片二人共推銀一兩 共銀二百兩可辦</p>	<p>法輪一百以堅木為之 鍊板為齒橋木為柄 每件高三尺四寸厚一 尺二寸兩邊帶開沙泥 斧數片一人可推該銀 六錢共銀六十兩可辦</p>

圖 扒 齒 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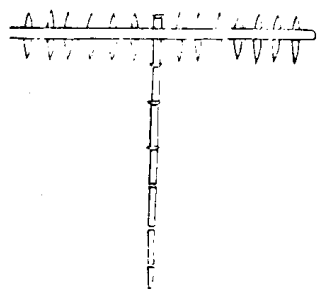
闊齒扒一百以鍊爲之
重五斤長稍竹作柄
每件闊一尺二寸鍊齒
長三寸六分下匾上方
用鍊管柄連竹柄該銀
一錢六分計一百件共
銀一十六兩可辦

圖 扒 口 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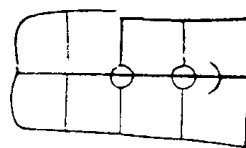
大闊口扒二百以鍊爲
之重十斤連稍毛竹作
柄
每件闊一尺八寸齒長
二寸六分下匾上方用
鍊管柄連毛竹柄該銀
三錢三分計二百件共
銀六十四兩可辦

圖 扒 泥 拖 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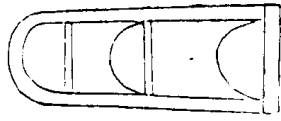
拖泥扒一百以木爲橫
梁鍊齒連稍竹作柄
每件梁長二尺徑四寸
齒厚一分闊一寸露梁
一寸二分或八齒十齒
任用連竹銀一錢六分
共銀一十六兩可辦

圖 揚 砂 大 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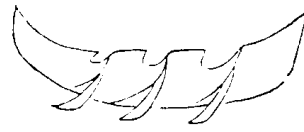
揚砂大錫二百以鍊爲
之重十斤毛竹作長柄
每件如前式中多一梁
齒用十六二百件該銀
八十四兩可辦足四百
人夫用之

大推沙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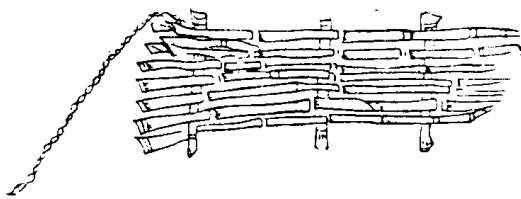
大推沙鉋二百以木爲之
銕齒重一十二斤長
毛竹柄
每件長二尺四寸頭闊
八寸根闊一尺厚二寸
每鉋用齒二對鉋面如
缸底形該銀四十八兩
可辦

推沙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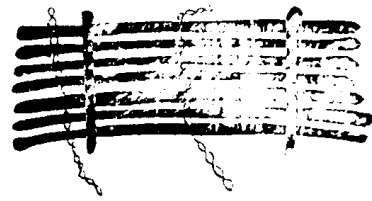
推沙鉋一百以木爲之
銕齒長竹柄共重五斤
每件長二尺頭闊五寸
根闊六寸厚一寸六分
每鉋用齒三片連竹該
銀一錢二分共銀一十
三兩可辦

吸沙桴圖



吸沙桴三百每桴桴夫
二名以大毛竹九節爲
之
大毛竹每根銀一錢每
桴并橫松毛竹共銀一
兩此桴潮來則浮潮去
則拽置于乾灘比舡投
輕且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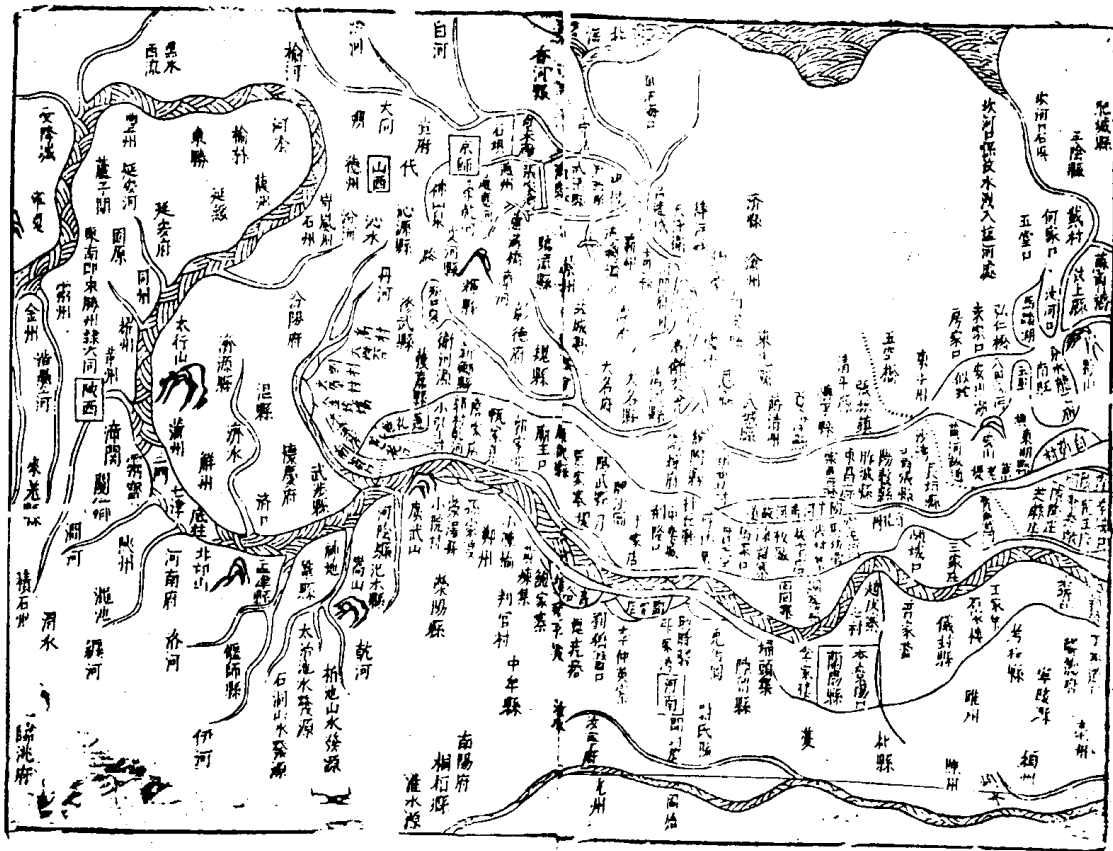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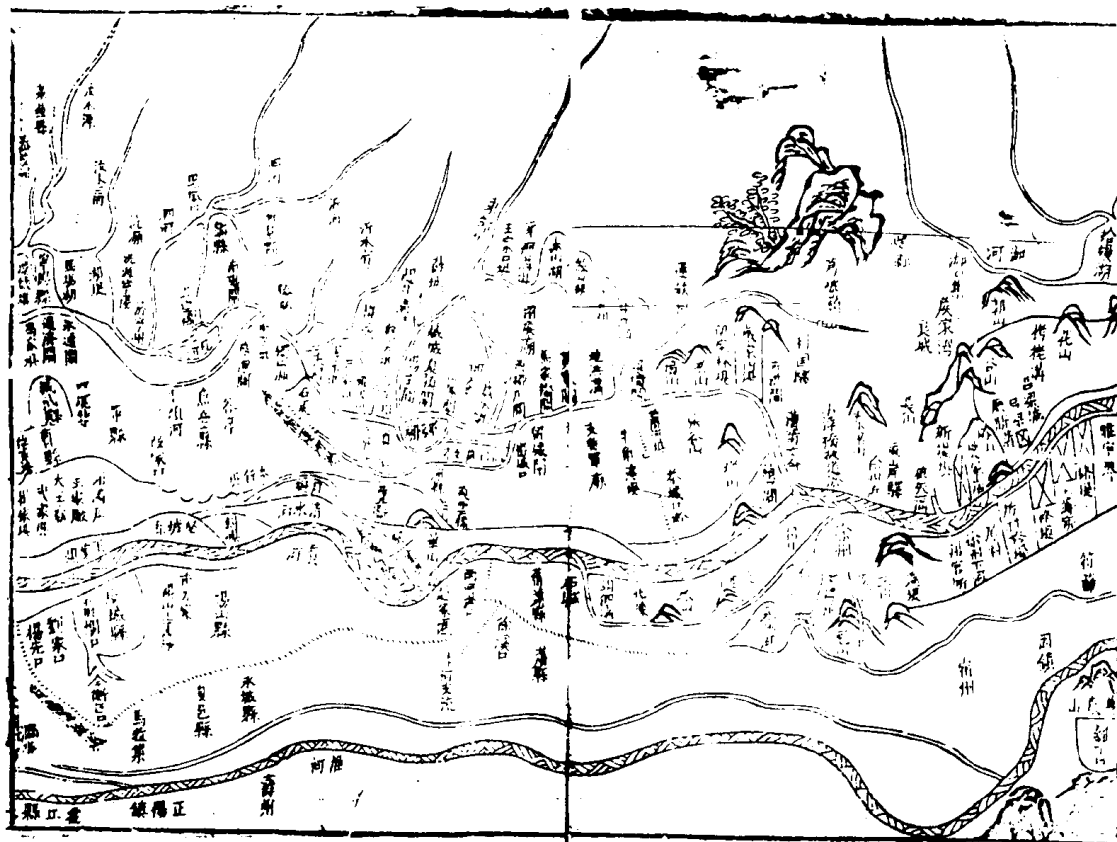
濬淺筏



濬淺筏一千每筏用杉
木二十五根每筏用夫
二名
杉筏可耐久濬異可更
他用每筏用銀一兩二
錢五分頭濬可用萬筏
該銀一萬二千五百兩

<p>開口鈔扒</p> <p>一千副連竹種柄</p>	<p>短柄鐵扒</p> <p>千副以竹為柄</p>	<p>八柄類纂</p> <p>窄口附註</p> <p>千副以鈔為之</p>
<p>長柄鐵扒</p> <p>一千副連竹種為柄</p>	<p>開筒頭</p> <p>千副以鈔為之</p>	<p>卷九十三</p> <p>丁酉</p> <p>十七</p>







入海類纂 卷之三 工部司 二十一
潘公注河圖謂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
于海卽是今之淮黃交會處乃故道也按古今論
淮河改道卽孟子所稱今亦不合矣至于唐攷之
白樂天詞謂汴泗流至瓜州古渡頭則與羣說亦不
相合然淮泗入江無疑矣今以淮黃交會爲故道
則是入海也

高家堰居淮安城西南四十里堰內山陽縣地堰外
諸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出清口會黃河經安
東出雲梯關入海此禹迄今故道淮水盛發則及
堰舊自平江伯葺歲久隆慶四年大潰而淮楊成

股南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股遶
豐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爲二股至
湖陵城口散漫遶徐隆慶六年築堤萬曆六年築
邵琪退使南由濁河至鎮口會運河並流達徐淮
嘉靖四十四年又由馬家橋直泄地洪溝沛縣舊河
上下二百里俱淤成地次年間復晉城至境山新
舊相接通漕船
正德四年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八年飛雲橋水
北徙與臺谷亭
嘉靖四十五年復決沛縣二二三等舖衝運河亦由湖
入蕭類纂 卷之三 工部司 二十一
陵城口入湖坡本年九月馬家橋成堤障水南趨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諸縣楊家口梁靖口吳仕
舉等處冲入鷄鳴臺嘉靖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
決塌塲口冲谷亭十一十二年水俱不至十三年
廟道口淤塞
嘉靖三十二年河趨東北段家口分六段大潘溝小
潘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 由運河至徐入
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
龍溝母河梁樓溝胡佃溝亦從小浮橋入洪
嘉靖十四年桃新河自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

洪武元年決曹州雙河口弘治甲寅年決陳隆集嘉
靖二十四年又決嘉靖二十六年決曹縣冲谷亭
運河

元人分水于濟寧我朝尚書宋禮築環城堤乃老人
白英所陳至今祀之仍復其家宋尚書又濬元人
故道卽袁家口其二十里則新創改者

弘治二年決荆隆口冲張秋五年復決荆隆口潰黃
陵岡堤趨張秋萬曆十五年又決荆隆口潰長東
二縣

嘉靖十四年復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夏邑太丘
入蕭縣集

回村集集冲數口轉東北經蕭縣出徐小浮橋下

濟二洪趙皮寨遂於嘉靖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

入淮二洪告涸開濬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

洪閘二年亦於萬曆二年決李景高口冲葛田月

堤入睢陳尋塞之

永樂九年侍郎金純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場

場口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全河從此南徙

弘治二年復決累開累塞萬曆十八年築遙堤萬曆

十五年決蓮花口金圪堵

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四

稗編

天類

天文

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
象可運算而闡誠以爲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爲渾天邪則北方之極寢高此二者又渾蓋之家盡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宣爲推川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唐書表冬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多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

八編類纂

卷之九十四 天類

天星去日雖近而光亦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爲光者星若果自有光烏知月之不亦自有光乎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之勢則知月之光月既不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敢去日道太遠遠去不過六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月於行之常變皆不違乎日如此月星不受月本無光日曜乃光故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

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朱熹月受日光辨

尚書叢說有七政疑曰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者天象惟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有日月東行天西轉而周髀家則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西轉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

八編類纂

卷之九十四 天類

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轉輪一晝一夜天西旋一周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去而爲經七政錯行而爲緯其說爲得之而文公詩傳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

公是正而公蓋詳之矣其意以爲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日十三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七曜與天皆西轉則陰陽遲速爲合宜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較之其所可疑數有七而天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亦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爲天所牽耳然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再合朔必日行從月是君從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此相會合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行舉雷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盛陰否閉之時而生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而輔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爲退星行無殊金水在太陽先後卒歲一周天爲最速

次火次木惟上積重厚之氣入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歲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嚮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最遲故一日只退一度而一歲一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天大約一十八日便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天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旦一日不及天一度星之陽不及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及過日遠矣五也星以退留遲疾伏疾遲留退段者有遲有速有順有逆也五政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百六十餘日而伏留而復退是行常五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何其多與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進而西此皆以星附着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着天體附着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與之同健一日皆能過太陽一度至於斯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遠矣七也由是審

之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於此不可無疑按許氏所疑凡七事大抵皆在於先儒左旋之說有所未信而以曆家右轉之說爲可信也其言似亦有理考大術曆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起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尙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起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沒家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減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

八編類集

卷之四 天類

五

襄二十八年春無水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哉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注引襄十八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謂是年歲星在亥自襄十八年至二十八年行十一官當在星紀如左氏之法是歲星午年在亥未年在戌申年在酉酉年在申戌年在未亥年在午子在巳丑年在辰寅年在卯卯年在寅辰年在丑巳年在子襄十八年丙午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午年木星在辰依史記天官書則午年當在酉襄二十八年丙辰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辰年木星在午依史記天官書則辰年當在亥皆與左氏言歲星不同

宋論歲星

唐以來天象之異者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大張四十度貞觀初突厥五日並照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乾符六年十一月丙寅朔有兩日並出而閏三日乃不見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天祐二年正月甲申乙酉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暈中生白虹漸長向東自餘丈二月乙巳有蒼白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馬乃消貞觀初突厥三月並見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

八編類集

卷之四 天類

六

西方武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光宅元年九月丁丑有星如半月見西方開成二年二月有彗至三月遍指四方自是至會昌元年無歲不彗天復元年五月夕有星當箕下如炬火炎炎止衡人初以爲燒火也高丈餘乃殞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在北斗下紫微中占曰天衝也天衝抱極泣帝前血濁霧下天下寃元和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宛鄆間聲數百里野雉皆雊所墜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而乃滅咸通九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早空化爲雲而沒十

三年春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
乃殞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夜雨晦晦有星長二十
丈出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按自春秋至隋月
月星之變學者多能記之而唐以來鮮有言者故略
具一二浮屠氏書至唐始盛行於中國然實與春秋
僖文同時雖夷夏殊方然蓋先秦古文也其紀二日
兩月乃至暈孛珥玦彗孛飛流負珥虹蜺之類以為
同分罔見但此國見彼國本所不見亦復不聞蓋其
惡緣所感而致不然則突厥之五日三月使誠不謬
而中國人莫之見何也今星曆家言盡西必占狼星
入編類集卷九十四天類七

極南必斗又以聲教所不暨占皆為狗國此為其國
無人言之也若聰明有賢聖者出則其占不止如此
故天竺能歷龜茲能樂皆與中國無異又安得專以
狼星斗限之哉余益知山河兩戒分異之說為非的
矣 葉適論天象

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為言固以疏遠及賈
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
焉以為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用屬
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
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

然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然之分
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
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
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縣東海
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鄆晉河
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是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
謂星土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
若不相配而其為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
分野在天亦居非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
列國之在天下彼此縱橫之不齊猶大牙然而歎以
人編類集卷九十四天類八

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然彼此之不
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
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其矣故曰地有是形
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或
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
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
所取驗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
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 蘇伯衡分野論

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
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墮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

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 諸子雜論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謬曆家言晷漏者自顧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曆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間二事尤一者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爲水性如此又疑冰漸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

入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九

速天運已替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替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一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爲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脈而不圓縱有強爲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筭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針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黃道環天正圓圖之爲體循之則其安至均不均不

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妥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妥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疎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秒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始終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筭者有所未知也 沈括曆熙寧七年七月沈括上渾儀浮漏景表三儀渾儀議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劇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廿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于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十四分日

入編類纂

卷九十四 天類

一

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盡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繫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爲之機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前爲曆者必有機衡以自驗迹其後雖有機衡而不爲曆作爲曆者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

數至唐僧一行改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實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璿璣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惠星辰稠穢張衡取用四方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文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績之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槌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規正距于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特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直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是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日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赤道屬焉又次日曰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

游筭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銅渾儀于天文院姑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爲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規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太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比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書立於午而面于立於子而面于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諗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爲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

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侯之日未嘗不出于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侯日之出沒則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於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爲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六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八月之所及者裁以爲法不足爲法者宜入篇類集卷之四天類主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于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卽彼數也此移亦彼亦移亦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下高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審而臺之高下非所當

師也其三月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約却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之繞水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侯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會天度當省去月環其侯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若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入篇類集卷之四天類四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日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日運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鈎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窺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衡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去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當游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今璣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游于樞中也臣考

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衛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樞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樞望之星正循北極樞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瓚○辰刻十千八卦皆刻於絃然絃平正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開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進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觀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旁迫狹難賦

人編彙纂 卷之四 天類 主

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絃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于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含復運游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與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今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縉而頗爲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度再運游儀抵所含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曆每日去極度算率之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

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其餘分此其爲略也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從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椎重撲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人編彙纂 卷之四 天類 二

古之人知黃道歲易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黃道徙而西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爲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絃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爲地絃所伏今當徙絃稍下使地際與絃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絃際爲率自當默與天合又言渾儀製器渾儀之爲器其屬有二相因爲用其在外者曰體以立四方上下之定位其次曰

象以法天之運行常與天從其在內環衡以察緯
衡以察經求天地端極三明匪見者體爲之用察黃
道降陟刻運徙者象爲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屬
者璣衡爲之用體之爲器爲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
曰經經之規二竝峙正抵子午若車輪之植二規相
距四寸夾規爲齒以別去極之度北極出紇之上三
十有四度十分度之八彊南極下紇亦如之對衡二
釭聯二釭以爲一釭中容樞二曰緯緯之規一與經
交於二極之中若車輪之倚南北距極皆九十一度
彊夾規爲齒以別周天之度三曰紇紇之規一上際
當經之半若車輪之什以考地際周賦十二辰以定
八方紇之下有跌從一衡一刻溝受水以爲平中溝
爲地以受注水四末建跌爲升龍四以負紇凡渾儀
之屬皆屬焉龍吭爲綱維之四捷以爲固象以爲器
爲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璣璣之規二竝峙相距
如經之度夾規爲齒對衡二釭釭中容樞皆如經之
率設之亦如經其異者經膠而璣可旋二曰赤道赤
道之規一刻璣十分寸之三以衡赤道赤道設之如
緯其異者緯膠於經而赤道衡於璣有時而移度穿
一竅以移歲差三曰黃道黃道之規一刻赤道十分

寸之二以衡黃道其南出赤道之北際二十有四度
其北入赤道赤如之交於奎角度穿一竅以銅編屬
於赤道歲差盈度則并赤道徙而西黃赤道夾規爲
齒以別均迤之度璣衡之爲器爲圓規一曰璣對峙
相距如象璣之度夾規爲齒皆如象璣其異者象璣
對衡二釭而璣對衡二樞貫于象璣天經之釭中三
物相重而不相膠爲開十分寸之三無使相切所以
利旋也爲橫簫二兩端夾樞屬于璣其中挾衡爲橫
一棲於橫簫之間中衡爲軸以貫橫簫兩末入于璣
之鉤而可旋璣可以左右以察四方之祥衡可以低
昂以察上下之祥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
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其曰置兩閏而不足則
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既曰不足則
所閏之月必當於下年所當恰好置閏之月置所
無中氣者豈有預借先閏之理攷於授時曆紀年
置閏之次可見何嘗有預借下年之日先於上年置
閏之例哉清括三儀說

曆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
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

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術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午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斯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二十九年至朔同於癸亥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八編類纂卷之四下節

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節者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節總二十節名曰一紀討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也葉子奇曆元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算定於容成夫上稽天象下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於黃鍾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按分於絲毫是已又有

驗之以象者矣作儀於渾天是已然由古迄今言天者是幾而造曆者尤非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十一度則言斗分者爲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十六度元嘉以正月申在室一度則言日度者爲不一考索曆法

東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初用乙卯秦用顓也武帝元豐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章帝四分曆元以庚申太初以上諸曆所謂六曆也六曆之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曆之元必於此乎見之自太初以來曆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曆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爲積算之紀綱故太初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范曄以四千五百六十爲元總計之也三統上元十四萬三千歲乾象元紀大備之意

法七千三百七十八年正曆元法九萬七千一年武
太始中通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十
年晉王三紀甲子元法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張
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算劉焯甲子元法積一
百萬餘算一行曆本議積算五千萬億歲自三皇五
帝至於漢方數千年而漢世曆家以三紀之數推之
亦已多矣王朔之復以九萬餘年為開闢之始張賓
劉焯一行又以數百萬億為積算豈開闢之上復有
開闢耶按後漢順帝漢安二年宗詡等議建曆之本
必先正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人編第錄卷之四天類
定分至也是嘗觀唐傳仁均作戊寅曆所以武德元
年為曆始高祖而歲朔避疾交會及五星皆
有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算五代晉高祖時馬重
績作調元曆不復推占上元止以唐天寶十四載為
元行之輒差遂復用唐末崇元曆揆此二事則推曆
起元止據目前攷驗無證則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
冥測洪濛則其術近乎迂也必用太史公三紀大備
之法范曄紀元之日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以
時考之不近不遠以術言之不淺不迂矣四分曆
元三年元起曆元不同

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如合璧五
星如連珠而遂以謂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
此乃論太初曆之周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其數
之精無有餘分故有是言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
璧如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
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攷之漢高祖之
元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
太初元年凡百有年也鎮星二十八星而一周當是
之時鎮之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八次
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人編第錄卷之四天類
起於牽牛之初乎牽牛星紀七政之運行
史記曆書載武帝改太初曆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閼逢攝
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夫閼逢者
甲也攝提格者寅也是以太初元年為甲寅年也故
史記曆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為甲寅又五年天漢
元年也為戊午又五年太始元年也為壬戌自此順
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為
甲寅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詡等建議以
為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

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下
丑今攷之通鑑編年高祖卽位之年以乙未文帝後
三年之庚辰武帝太初元年以丁丑與宗訴之議胞
合而劉孝孫勘日度之議亦曰武帝太初元年丁丑
然則范志所謂太初曆元用丁丑卽以太初元年爲
元也非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曰其
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闕逢攝提格是推
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武帝時以太古甲寅歲
爲起曆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
八指類集 卷之四 天象
爲言以七年爲上古甲寅之歲也上古太初應合璧
連珠之瑞今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耳
非元封七年卽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曆術甲子篇以
古初甲寅爲元順紀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
起曆之數此其起曆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
號依古初之意卽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
之下者非也太史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
年號而先書于曆術年名之下哉太初曆元不同
東漢志曰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
當漢高皇帝受命之四十九歲歲在上章陰在執除

文帝後元三年冬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
積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此章帝四分曆元
自文帝後元三年始也夫後元三年正太初元年凡
五十八歲而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已至于再
豈一甲子周則復得此數耶賈逵議曰七十二歲復
十一月合朔冬至或爲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賈逵議也
東漢志今考之范志曰至朔同在日首謂之節夫十九
年得一章四章爲節合七十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
爲六甲之首也冬至之日與朔日同是甲子則爲節
所謂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也何爲有五十
八指類集 卷之四 天象
八年有七十一年有七十六年有八十年之異耶按
班志曰乃以前曆上元太初四千六百至於元封七
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注曰古以建星爲宿今以牽牛
爲宿觀此言則仲冬甲子朔旦冬至乃上元太初甲
寅年也君武帝元封七年也冬至
大抵季月中星與仲月中星多合蓋其歲差使然爾
歲差之說有以四十五年差一度者宋大明曆是也
有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者梁虞翻曆是也有以百
八十二年差一度者梁祖冲之大同曆是也有以八

十四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衍曆是也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

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為密率歲差

晉志曰靈帝光和中洪攷古今曆法言其進退之行知四分曆疎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一百四十

五分為斗分而造乾象曆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依易立數名為乾象曆又制日

行月行黃道赤道之度法轉精密矣獻帝建安中鄭元受其法又加注釋焉自黃初後改曆者皆斟酌乾

象術遂為後代推步之表此劉洪乾象曆也宋何承天

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議曆數改革韓翊以為乾象

減十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

三為統法千二百五為斗分其後陳羣奏翊首建恐

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更相是非無時而決徐岳

議劉洪以曆後天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下分元

起已丑實精密可長行今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

下分所錯無幾岳課日月餘五事乾象四遠黃初一

近翊術自疎又楊偉言韓翊據劉洪之術知貴其術

而棄其論至明帝景初元年楊偉改造景初曆欲以

大呂之月為歲首建子之月為曆初遂以建丑之月

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三年正月復用夏正晉書

古曆斗分強不可施於今說斗分不可施於古

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在四要合朔曆皆

不及其次唐一行曰韓翊楊偉劉洪等皆依漢

緯三百歲改憲之文攷經之合朔多中韓翊之南

則否說齊曰翊制於前韓翊於後劉洪之議未

及洪之深妙蓋二曆皆為劉洪所創也

蜀仍漢四分曆吳王蕃以劉洪術制儀象及論故吳

用乾象曆此魏黃初景初曆也

千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也定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也定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也

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以定朔旦冬至以為將來之

範此隋志定朔之言之意也然春秋日食三十五書

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左傳云不書朔官失之

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日也穀梁傳云不

言朔者食晦也非二十九也夫日與月會則多食日食

于朔則朔日為有定矣不食于朔而食于晦或食于

二日者此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相間厠之小數而

不能定其會朔之日故朔在晦或在二日也左氏受

經于天子所以言不書朔官失之者宜也公穀之說

皆非矣不書朔見隱三年二月莊十八年三月僖十八年三月僖十五年八月

月劉孝孫以甲子元曆推算其食俱在朔日則是春秋之法主定朔非平朔明矣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此定朔之證也何承天亦嘗主定朔之說而虞翻之言亦曰臘次既同何患乎頻大日月柯離何患乎頻小也何仁均主定朔之說以為三年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日月相傾而不驗王孝通詰之曰定朔會合雖定而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矣李淳風主王孝通劉孝孫主傳仁均更相出入無有定議一行曰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料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與二日則原乎定朔以約之一行蓋入新類集卷之四取左傳官失之之言而申明定朔之有驗也古人議曆法之不正必曰日不食朔月不食望自曆法必以定朔為正而已王孝通所謂節元紀首三端與定朔不合此又在乎巧曆者損益進退之也無以傳仁均推日食不驗而遽更成法也平朔不同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經書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再失閏矣杜預以長曆推之曰周十一月今九月也斗宿建戌而猶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前志劉歆曆譜亦以為辰在申而司曆以為在戌史書以為建亥周十

二月夏建亥之月也其說與杜預皆同後秦姜晏乃謂襄公二十七年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定朔而考其交會應在此月不為再失閏又曰劉歆三統曆不可施於春秋而傳之違失亦甚多皆此類也觀爰之言非惟不取劉歆之說併左氏傳杜預長曆而非之矣唐一行亦曰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故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誤也然則左氏杜預所謂再失閏者皆非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置或進在正月或退在三月者閏亦有之是三年一閏

八編類集卷之四哀公十二年經書冬十二月蠡仲尼以為火伏而後蠡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注云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是歲失置一閏誤以九月為十月也故有蠡劉歆曆譜云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司曆誤以七月為十月也張晏注班志云當八月建酉而司曆誤以八月為十月再失閏也杜預謂九月誤為十月則一失閏張晏謂八月誤為十月則再失閏劉歆謂七月誤為十月則三失閏三者之說何如哉按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蠡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夫大火心星也心星伏而入北方則十月也心星猶西

流而未入北方則猶九月也。劉歆知七月流火而不知大火八月亦謂之西流也。張晏知八月流火而不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蟄蟲未畢伏以九月為十月明矣。以九月為十月則失一閏曉然矣。杜預之言是歟。是之言非也。杜預長曆以劉歆三統曆最疎其謂是歟。張晏以公羊論之。其事而魯自文公不知朔至哀公凡百餘年莫能正曆其為失閏多矣。故春秋日食甲乙者三十四而劉歆三統曆惟一食。杜預以此知其曆術此諸家最疎也。杜預推春秋之傳詳且密矣。然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一行又何復以此議杜預之謬失春秋假日月以定曆數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紂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後人推究何以紛紛而無定論也。後三正論亦一齊決議杜預以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是也。一行因以自儀度日月之經令二經相掩以驗食分之限。又曰日月相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令中國食之既而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日外反觀則交而不食。此則隨地變令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

以稽曆數之疎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之休咎矣。唐一行日蝕議

按先儒說此等不同處皆云晝夜刻數與日出入刻數不同蓋日未出前一刻半而天已明即屬晝日已入後二刻半而天未暝亦屬晝晝故晝刻常多於日出入刻五刻或以晝夜刻數言或以日出入刻數言所以不同近代三山林永叔齊如此說然今授時曆日出入刻數即是晝夜刻數觀於春秋分晝夜皆五十刻則日必出卯中入酉中可見往往地有在南在北之不同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曆據今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已。晝夜刻數

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豎處行則過北之勢直而速故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道與赤道相去各三十四度為最遠日就橫處行或自西而趨東或自東而趨西其過為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矣。晝夜長短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為善在五代則欽天

爲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爲日法四分則用節月九百四十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術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爲十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術又以七百七十九爲虛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損增又如此之異何耶太初諸曆則日爲一法度爲一法至大術又合日度爲一法太初諸曆則餘分置於斗分至大術則餘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太初之曆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籥而終漢之曆號爲最詳開元之曆本乎大術以四十九分爲算而終唐之世號爲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爲數則同也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爲數則同也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爲紀四百四十五爲斗分魏文帝時韓翊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漢之曆或八十一爲法魯之曆或以九百四十爲算是非倚數之多門而爲數則一也

諸曆總論

八經類纂卷之九十五

圖書編

天文類

天道

北極居天之北、樞星主之、出地三十六度、繞樞星左右、通七十二度、謂之上規、故文昌北斗內階天厓、皆爲附垣之星、觀北極者、以樞星爲正、北面而數、故左樞至上丞七星、謂之東藩、右樞至少丞八星、謂之西藩、凡附東藩、皆爲在東之星、附西藩、皆爲在西之星、樞之下、連後宮以前、皆爲在南之星、樞之上、直四輔、

八經類纂

卷之九十五

一

以後皆爲在北之星、此紫宮東南西北之分也、

南極居天之南、入地三十六度、世不見也、然繞旋亦有七十二度、謂之下規、井度老人、近于南極之傍、故謂之南極老人、俗以老人爲南極誤矣、天一晝夜繞地一周、復前一度、南北極持天之兩端、如傘之扛然、世徒知樞星之不動、而不知南極七十二度之中、必有爲之紐者、

二十八宿共向紫宮、其東西却以地之東西論、蓋南面而數、居前爲右、爲西、居後爲左、爲東、順二十八宿之次第、與紫宮不同、上而接于紫垣者、皆爲在北之

星、下而接于南極者、皆爲在南之星、此列舍東西南北之所分也、

赤道之經、除北極三十六度、南極三十六度、共七十二度、外、分天之中、得一百單九度半、強、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其在地下、與上覆、均得一百八十二度半、除南北之外、所以得一百單九度半、強、復于一百單九度半、強之中、對截其半、在五十四度、有奇之內、爲天之中道、此赤道所以橫亘于列宿上下之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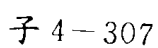
八經類纂

卷之九十五

二

黃道之經、卽日之行而名之、黃者中也、黃道交于赤道、南北適均、故晝夜刻漏平分、冬至黃道移而進南、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冬至黃道相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短而夜長、夏至黃道移而進北、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夏至黃道亦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長而夜短、月行九道、循黃道左右、其最遠者、相去黃道六度耳、九道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也、由黃道左右而出入、故九道五星之行、亦循黃道、去黃道則爲變、古者冬至日在牽牛、春分赤道交于奎、秋分交于角、交于奎者、進而北、至于東井、爲黃道之極、復

天	二
---	---



觀象賦

垂萬象乎列星仰肆覽乎中極一人爲首四輔爲翼
鈞陳分司內坐齊飭華蓋于是乎臨映大帝于是乎
游息尚書恣謀以納言柱史記私而奏職女史貽彤
管之訓御宮揚翠娥之色陰陽周給乎其隅大理詳
識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
煩矣其功茂哉環侍衛以曲列儼開闔而洞開北斗
標連車之象移節度而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
將相而枕三台闢天牀于玉闕乃宴休之攸御肅天
理乎璇璣執權衡而是與天捨天格以相指內厨內
階而分據雙三夾斗而變諧兩乙賓門而助佐再乃
天牢崇圖設禁暴之隄防大尊明位擬聖公之寵章
大陽陪相以班迹玄戈軼杓而曜芒勢微微而寫映
明翼翼以流光薦秋成于八穀務春采以扶筐天厨
微兮供百牢傳舍開兮通四方偉天官之繁綈蓋人
事之儀鑄七宿畫野以分區五官建都而炳燭紫微既
已歷乎中宮迺旋睥睨而自東睇角亢于南道前分野
于榮中開天門之雄燦立疏廟之崇隆何大角之皎
皎夾攝提之融融是携紀于變節是正綱于大同次
則梗河預備招搖候敵况舟亢池飛觸帝度周鼎繁

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二
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凡星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四寸
四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七十萬
二千一百一十三里
凡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闕在下而上曰陵在上而下
曰乘周匝曰統東西曰鈞南北曰紀相去七寸以內
曰犯守之而又曰復曰還
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留十日以不犯限多少月日
曰守

社天田豐藉披三條之平道、冥萬國于天門、置平星以決虞、列騎官而衛閭、陽門守于邊險、折威防于將奔、頓頑司于五聽、車騎參于八屯、望南門之峻闔、覲庫樓之威府、偃蹇列于四衛、的矚分于五柱、或藏兵而蓄銳、或重局而禦侮、煥蒼龍之中宿、屬氏心以及房、聽朝路寢、布政明堂、爰理其地于宋之疆、粵若大火、赫矣天王鈞鈴、佩于鳳闕、積于龍驤、天輻備于輿輦、鍵閉守于闕梁、騎陣驚將軍之位、從官主巫醫之職、罰作贖形、日為陽德、二成防非、而體政七公、議賢而糾慝、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雷滋乎其北、彼

以爲有美

卷七 二天類

六

貫索之爲狀、實幽囚之取、則歷龍尾以及箕、跨北燕而在茲、配四妃而有序、均九子以延慈、龜曳甲而波泳、魚迴鱗而水嬉、天江爲太陰之主、傳說秦中閼之祠、棟爲簸揚之物、杵資春白之用、天鑰司其開閉、丈人時其播種、狗以吠守、奸回匪縱、却踰女床、前臨天紀、耀棘庭之金印、燦椒房之玉齒、東房中有崇垣、厥名天市、車賜中衛、以連屬市、樓臨箕而鬱起、帝座頽而獨尊、侯臣熙而燮理、宗星孤疎、而遠集、宦者刑餘、而近侍、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同峙、帛度立象以量用、斗斛裁形而取擬、天市垣迺若眺北宮之玄

武泊南斗與牽牛賦象擬機、廟之類、司垣蒞淮江之州、建星合曜于黃道、天淵委輸于南海、狗國分疆于北幽、雞揚音而顧、侶驚漾影以來游、天田連于北坎、羅偃迫于天枰、是司溝洫、是司田疇、還引睇于漢陽、乃悠窺于織女、張寶疏罔、操絲弄杼、輦道清塵而俟駕、漸臺飛灰而候呂、覩須女之綰室、奄開邦于會稽、離珠耀玲于藏府、瓠瓜薦果于宸闈、離瑜佩瓊而祛服、敗瓜委蔓以分畦、其外則鄭越開國、燕趙連境、韓魏接壤、齊晉藩屏、周楚列曜、晉代分炳、天津橫漢以擢、光矣仲臨、洋而汎、影既編梁而虹構、亦裁輪而電

大編新纂

卷九十五 天類

七

警、天升寫映于清流、河鼓進軍以嘈囂、雨旗夾道以飛浮、列女乘危于齊濟、職悲哀于宋廣、墳墓寓狀以孤出、司危與司非疊耀、伺禍福之多端、總興亡之竒、妙人掌詔以優游、儼爲人之質、狀鈞主震而屈曲、宛如鈞而取象、車府息雷、輟之音、造父曳鸞、鳳之響、哭泣吞聲以相召、敗臼察災以播暉、天壘守夷而駢照、司命與司祿聯彩、杵軍給以標正、曰年豐而示仰、土吏設備以司存、斧鉞用誅之所掌、虛梁閒寂以幽閑、蓋屋喧轟而燕賞、天錢納費以山積、天綱憇輿而野饗、北落置侯兵之門、八魁建張禽之納、瞻廣府于室

壁諒有衛之封畿布離宮之皎皎散雲雨之霏霏霹
靂交震雷電橫飛墨壁寫陣而齊影羽林分營而折
輝土功司築而開務天廐分馭而起機騰蛇蛇而威
質水虫總而攸歸動則飛趨于雲外正則盤索于漢
派北方宿暗奎婁之分野辨鄒魯之川陸養馴獸于園
閭類封豕于郊漬左更處東而掌慮右更居西而司
牧立因蒼之儲聚樹溷屏之重復司空生土以知祥
鉄鉞營務而蕃蓄軍南門列轅而出衆天將軍揚旂
而示逐惟王良之策馬知車騎之滿野家右河而路
寒策載輶而電渴閭道貯游而據中附路備關而居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下循胃婁及昂畢直趙地之郊衛昂髦頭而肅引畢
罕車以迅驅卷舌列天譏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
高望氛天譏備巫卷舌安其寂默附耳聆其諛諛天
船泛影乎清瀨大陵分光于碧虛貯積水而窺害包
積尸于壘竊礪石資夫銛刃月宿歸夫太陰天街畫
于戎野天阿察于山林天節宣威于卯域天陰進謀
于腹心天庾積粟而標稔天廩備糗以祈歆天園曲
列兮儲芳天苑圓開兮畜禽芻蕘遵納結之軌殊口
曉重譯之音九游排鋒以進退軍井依榮而淺深天
關嚴扃于畢野諸王列藩于漢澤何五車之均明而

三柱之昭煥納五兵而肅府九貢之寶貫天橫利
涉以淪連咸池浮津以渺漫關岷峨之列壤踰崑崙
之耀形示斬艾以明代沐褒旅而獲寧參旂備于邊
寇王井通于水經坐旗肅穆而昭禮司怪幽求以發
寘屏嫌于客厠咎于閭亦有天辰緇黃效靈西方宿于
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秦之伯色質明祠而變生錢
泮水而刑反四瀆斷江淮之侯雨河占胡越之急水
位瀉流而迅奔天鎗奠羞而回集軍市通貨而間綴
五侯疑議而衡立積水醴鸞耐之方積薪貯牲庖之
給野雞候兵而據市天狗吠狼而映連關丘據乎兩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九

觀水府司乎百川狼援戈而野戰弧屬矢以亘天老
人梓主以秋照丈人通神而夜懸子扶尊而渺邈孫
胤緒以綿延維天杜之著矣實句龍之在焉賦柳星
而及張識周禮之緩啓儼昧頓以分噤奉繡裳而賜
醴觀夫軒轅之宮宛若騰蛇之體交雷雨之霑霑列
后妃之濟濟恍白階之六符瑞泰平而聯燁酒旗集
燕以承歡內屏繩愆而執禮燿合烽而課寇實防邊
而有侯長垣崇司城之備少微尊處士之懿外厨調
別膳之滋天相居大丞之位天紀錄禽而獸齒天廟
嚴伺而流粹天稷播五稼之勤東甌表三夷之類爰

同翼軫厥土維荆、驅風驛之千乘、素雲門之六英、
沙明而獻壽車、韓朗而陳兵、青丘蔭于韓豹器、府總
于琴笙、軍門坐夾于軍閫、司空掌土以司平、南方屬
鶉火之崢嶸、啓端門之赫奕、何宮庭之弘厥、類乾坤
之閣闢、四座皆一帝之臣、九卿踵三公之迹、陪以儲
二、參以幸臣、從官肅侍、謁者通賓、即將立戟于丹陛、
即位含香于紫宸、議淵謀于五位、驚嚴衛于常陳、仍
寄屏于持法、控端門之內闈、明堂演化、靈臺候神、虎
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大微垣胡大漢之昭回、自
東宸而綿絡、北貫箕而照斗、南經說而纏籥、合乘津
而泛瓢、分標杵而浮閣、歷五潢而浩漾、淪七星而同
薄、天漢維木宿之含精、羌歲星之毓麗、雖羸縮所察、禍
福攸係、然夫得之者隆、失之者替、神明君而耀朗、罰
昏主而光翳、下爲靈社上儀人、帝如歾胎而毀卵、且
戢仁而施惠、回鷲愆期、前期舛契、奮拾掇而示愚、時
垣饒而表辰、歲星若焚惑火帝之精、每執法以明罰、
必伺災而告誡、守其邦而歲戰、去其野而時清、若崇
耆而曠禮、則下乘而上征、若惟覺發、合與夏并、浮天
慘而聳劍、列蚩尤而耀旌、司尾見而失國、昭明出而
起兵、炎帝伊土位之播靈、有鎮星之耀質、尋所履爲休

慶視所居爲積古、廣邦微而斯留、祐軒宮而載出、若
虧信而賊義、則行愆而度失、或合丹而舉兵、或擒玄
而構疾、旬始發而災起、獄漢明而主黠、星填彼金方之
耀色、有太白之垂文、乃降神于屏翳、實建象于將軍、
如用兵之不察、匪先達之攸聞、高出利于深戰、順著
指于寵動、苟恩微之不溥、則禍變之可分、或飛芒而
食月、或變雪以橫氛、六賊陳災而結禍、天狗殺將而
破軍、太白太諒大陰之粹靈、粵辰星之攸欽、乘四仲而晦
顯、歷一周而視履、爲用罰之淵模、爲出師之合軌、察
出劔而相去、候征旗之所指、非其出而憂寒、錯其宜
而將死、若滛刑而縱愆、則委字而淡矢、白其角而延
哀黑、其規而應水、辰星若夫究經緯之終始、考幽秘之
機符、昭晰兮爲人主之明鏡、杳藹兮實真祇之秘樞、
同聲聞而響集、亦形移而影趨、若岩穴之旌處士、如
谷風之應騶虞者也、爾乃退寒暑而弗愆、中昏旦而
無越、畢路雲滋、箕纏似發、亦有樞降軒而繞電、景瑞
堯而麗月、雖盼矚之難尋、信英靈之未歇、喜大舜之
登禪、耀黃帝而摩鋒、壯高祖之叙歷、感五緯之相從、
殷旭繼眺、識曹公之潛迹、李卻流目、知漢使之幽縱、
荆軻入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昴、悲乎星隕

如雨而周替雪長竟天而秦滅地隨楚而九域吁嗟
狗過梁而千里流血晉君終而發祇見漢帝圖而受
量結周楚死而南衛晉齊殃而北列自大辰而及漢
彰宋焚而衛焚或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美絕諒吉
凶之有以匪災譴之虛設實罔念以作狂在恭已而
成哲是以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選設其官職司其
吉唐則義和典察夏則昆吾衍與或著殷巫之美或
登周史之號宋述子韋鄭稱稗竊唐昧將尹臯宣範
甘德與石申垂語故能下守職而有恭上聞變而無
傲此希微之妙術豈蒙昧之專好有少微之養寂無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

進賢之見譽泰府器之樂肆犯貫索之刑書北附耳
之未達方卷舌以安居且瑾屏而絕駟豈臨淵而美
魚望天門而屏蹠安知公卿之所如

史記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
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如餘三星後宮之
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
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乙紫宮
左三星曰天槍右三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
曰閑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携龍
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河
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卿分陰陽
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
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
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
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
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疆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
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圖十五星屬杓
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
指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天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
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為
十有二州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天則有日
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
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
之幽屬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
以合時應其文圖藉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
異說而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非其人
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義
和有夏昆殷商巫咸周室史佚長弘于宋子韋鄭則

神龜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趙魏石申夫天運三十
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變而一紀三紀
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
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
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
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
百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
越夷狄也爲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
于攻取兵革更起地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
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
國相王言從衡繼踵而阜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
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
從來久矣秦之強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吳楚之強
候在熒惑占于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危虛
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
占于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出以南者中國
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
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洛月氏諸衣旃裘
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
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

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自主中國而胡俗
掠獨占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
客主人熒惑爲幸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
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疆時苗異記無可錄者
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又者八十日長或竟
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
亂麻因以張楚起三十年之間兵相貽藉不可勝數
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柱矢西流山
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
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
晦吳楚七國叛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
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
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
亡熒惑守斗朝鮮之叛星弗于河戒兵征大宛星弗
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
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
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
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
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者行事百年之中五星
無出而不及逆行嘗盛大而變也日月薄蝕行南北

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
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闕
狹有常水火金木鎮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
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
變結乎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
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穰
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二光之占亟用日月
暈適雲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俯
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
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八編彙纂

卷之五

天官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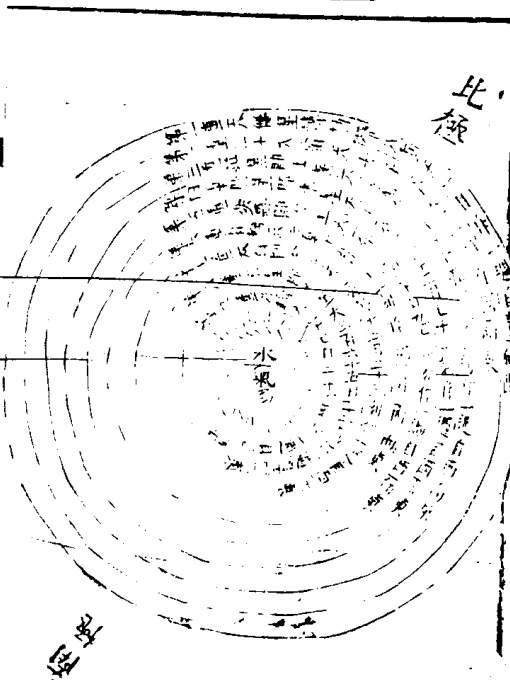
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時
變觀此也此其有垣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
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珥之類其怪也夫日大
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陰明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
德則適一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小食陰不
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修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
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既
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府
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于世其流如泉

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
歲一週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週天土
亦名填漬如鎮以填靜爲體漬如田以填塞爲用也
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
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
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于日者五水四十六年
而合與日者一百四十五三日天市明堂位也曰太
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
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
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
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
之命于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
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
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玄武
朱雀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氏爲天根
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鈞鈴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
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所
主箕成帚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
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
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

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事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于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昂主刑獄又各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昂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背行軍之藏府井主泉水主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

故營國制城畫禁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祀祠事柳主草木又為天厨主饗燕事星為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限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錯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處即字也故謂之月字字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字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為十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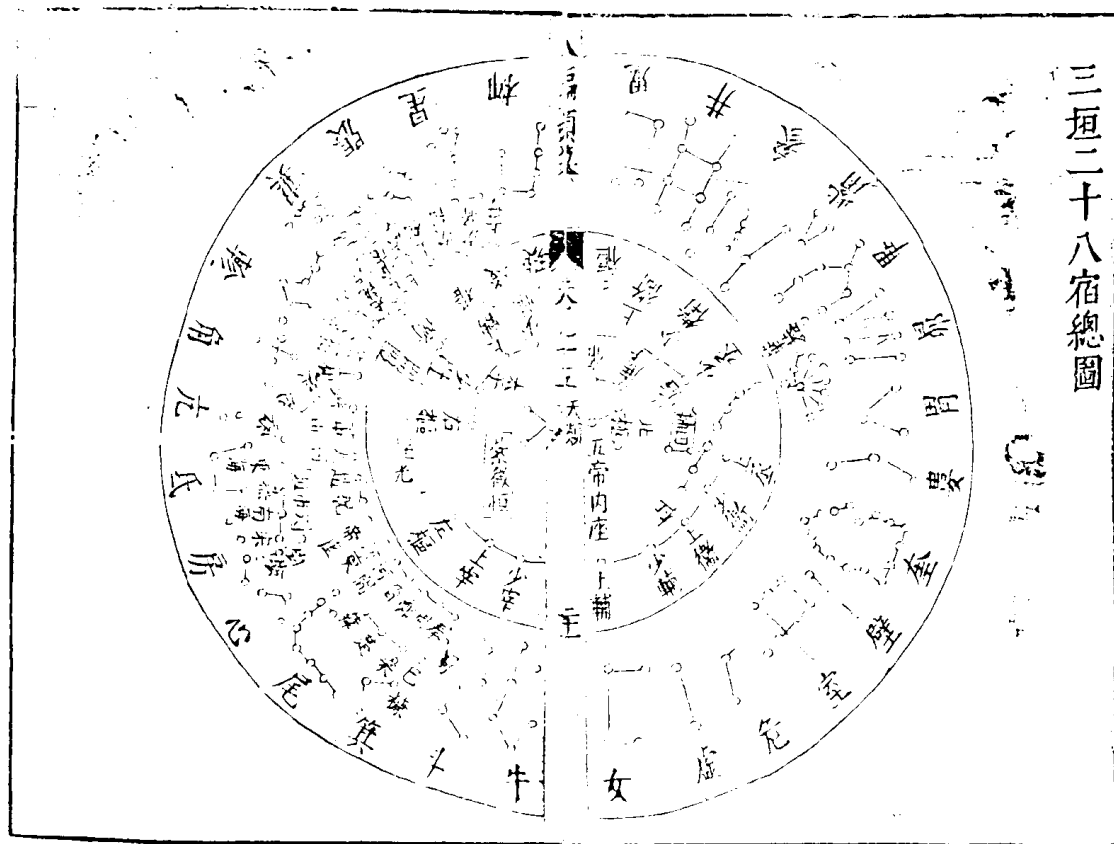
九 重 天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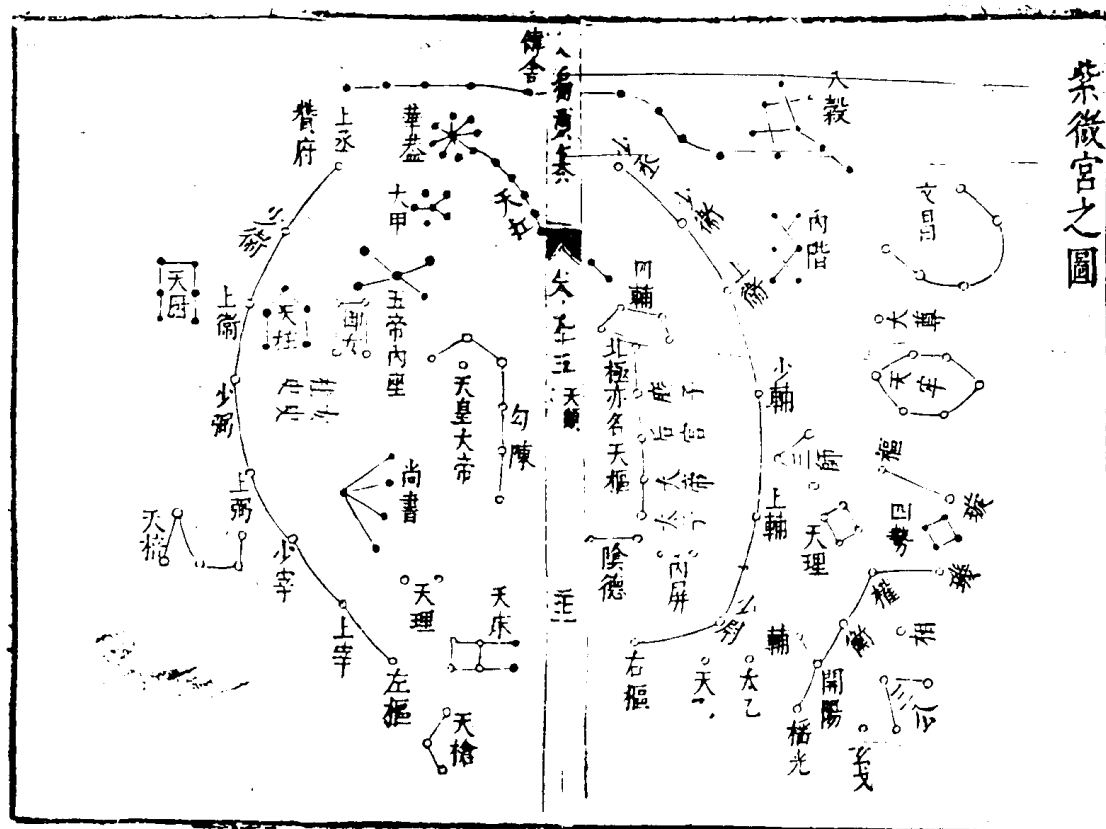
九天說符

天一也胡為有九天之說哉子白勿問之莫識其指意其荒唐而莫之信也矧五星二曜合璧連珠會歸一處亦不免有層疊之疑及博覽諸載籍有云日上而月下者乃知日之高于月也惟其有高下之位故晝夜往來同度同道或至薄食不相妨碍又有云日小於月者豈日月之象有小大殊哉蓋人在日月之下自下觀上乃知日以高而小月以低而大是以高下分作兩層故謂日月各一天也否則二曜之象亦

甚短矣設非高下各途則當其同度則道寧無室寒之虞哉前傳聞有番僧航海入中國者盤詰身中止懷昊天圖像一幅畫天為九瓣天在最上一瓣次三垣二十八宿所繫次與星次歲星次熒惑次日輪次太白次辰星次月由上而下各分作一瓣而兩風露雷山川海嶽人與庶物皆在最下一瓣且云五星三曜其象小大各異辰星在第七瓣其象之大于月者且數倍焉特自人視之辰星為最微也初亦不解其義近接瞿大素謂曾游廣南觀一僧自稱胡洛巴人最精曆數行大海中惟觀其日軌不特知時知方且知距東西南北遠近幾何因携其所製銅儀人不盈尺中分九層機可轉旋予細玩而釋之與九瓣圖義稍相似乃知辰星高月一層惟月之于人為至近也是月以低而大辰星以高而小與前日小于月義亦相類可見世傳天象圖不過于紙上平面視之耳若以九層豎起仰觀則凡三垣二十八宿五星二曜其小大明暗參差不齊何可勝算要皆高下層疊不同故也是故合前所聞所見論之于一天之中分之為九者因日月星宿位次不等而分之此所以有九天之名歟



紫微宮之圖



紫微宮 爾雅北辰謂之大辰 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

史記中宮大極星 春秋元命包云宮宣也宣氣立精為神垣又春秋文曜鉤云中宮大帝其精北極含元出氣流精生色

楊泉物理論北極天之中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限極也

前漢律曆志大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氣轉二統五行于下皇極統三德五事于中

隋至北極為天扛穀二十八宿為天輜輻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者謂之上規史記索隱曰紫北也宮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

北辰辨

帝座惟在紫微据北極七十二度常若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穀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鉅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

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為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柱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為運轉之無窮哉

中宮宿論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為軒轅首枕星張尼掛柳井體映

八篇類纂

卷九十五

五

三台司四季司中獄司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司保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螭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固眷于後軒轅黃龍于中則是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為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而在張宿之分野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市垣之星今所謂中央五時分為土德寄主鶉火亦猶是也張衡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

交合盛為雷激為電和為雨怒為風亂為霖凝為霜散為露聚為雲立為虹蜺離為背商分為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上之無定位而金木水火水賴以成與

太微垣總叙

太微宮垣十五星在翼軫之北天子之庭上帝之所沿一曰天庭一曰保合五帝之座諸侯之府其外蕃九卿也軒轅為權太微為衡衡者主之器也太微天子常治理法命功授德列宿之所受符諸神之所考節舒情稽疑順時施化以應天下之所也巫咸曰太

人編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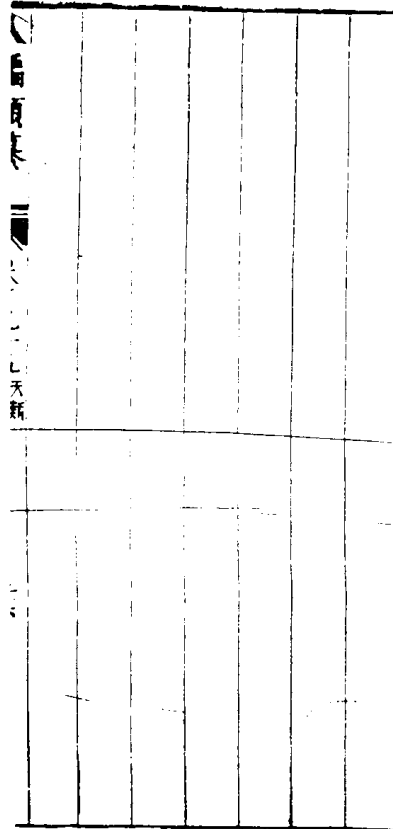
卷九十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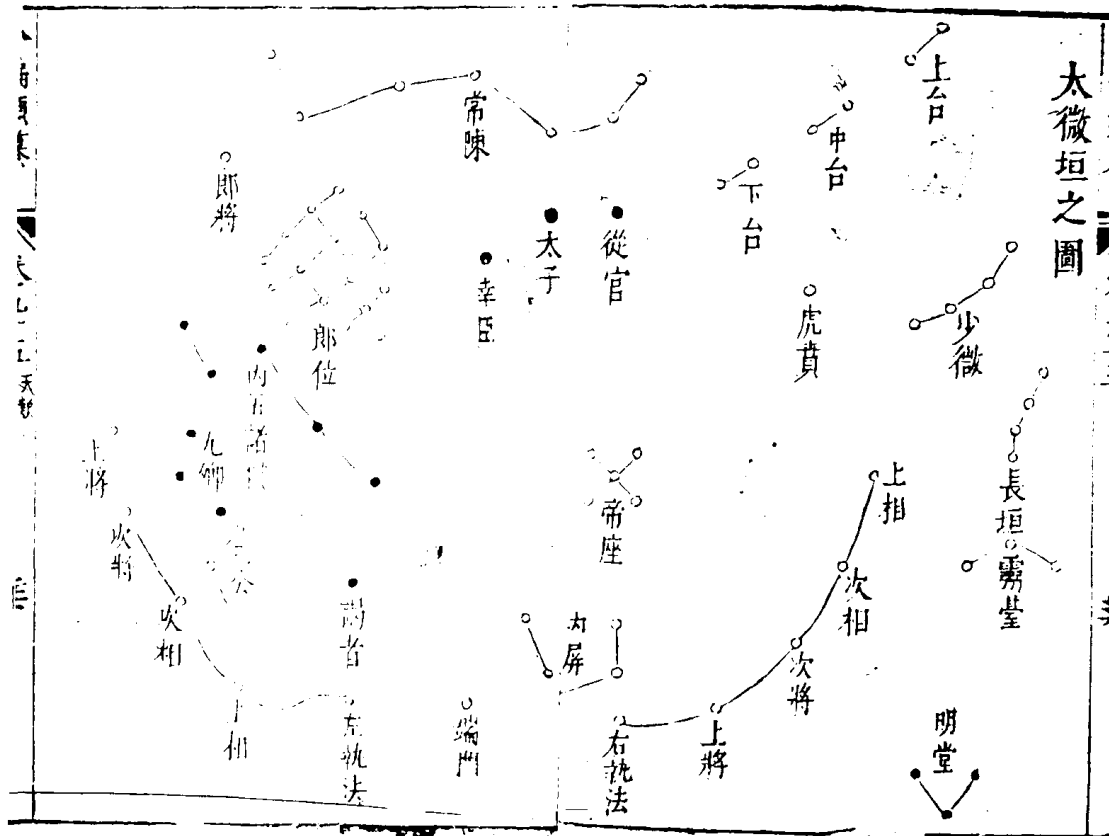
微上官也黃帝占曰太微東西蕃各四星南北列蕃南第一星為上將北間為陽西門門北一星為次將北門為中華西門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為太陰西門門北端一星為上將東蕃四星亦南北列南端一星為上相北間為太陰東門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為太陰東門為中門華東門門北一星為次相北間為太陰東門門北端一星為上將其南蕃兩星東西列四星為右執法東西為左執法兩執法去間太微大庭端門也右執法西間為右掖門左執法東間為左掖門右執法御史大夫之相左執法廷尉之象主刺姦去惡之

事十里齊鳴則將相同心天子法安差矣則輔臣乖違不明則臣失職動搖諸侯謀天下失次則大臣專恣執法怒則煩刑急移徙則刑罰不中

周禮卷之六



太微垣之圖



太微宮象緯考

太微垣十星在星軫北張衡云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日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主平也隋志云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奸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日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東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

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止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執道吉其所犯中坐則成刑謁者一星在太微內在執法東北主贊賓客也不見外國不賓服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張衡云以輔弼帝者其名與夾斗三公同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與天紀同古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近右執法屏所以擁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星明潤則君子勳得天度止得他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之座明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當求賢士以輔治不然則奪勢又曰太微五星坐小弱青黑天子國亡四帝內坐四星夾黃帝坐東方星蒼龍靈威仰之神也南方星赤帝赤熒怒之神也西方星白招矩之神也北方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張衡云五帝同明而光則天下歸心不然則失位金火水入太微若順入軌道同

其出之所守之分則爲天子所誅也帝坐東井一星
曰幸臣主親愛臣明則幸臣用事微細吉太子一星
在幸臣西五帝坐北儲二之臣星明而潤則太子賢
不然則否金火守入太子不廢則爲篡逆之事從官
一星在太子西北主從官不見則帝不安如常則吉
即將一星在即位西北所以爲武衛張衡云今左右
中郎將是也大明芒角將恐不可常也虎賁一星在
太微西蕃之外上相之西下台之南靜室髦頭之騎
官也張衡云主侍從之武臣也與車騎同占常陳七
星如畢狀在即位北天子宿衛虎賁之士以設強毅
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強微武兵弱即位十
五星又云二十四星在帝坐東北一日依鳥即位也
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騎諫議議郎三署郎
中是其職也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欲其大小相均
光潤有常吉天原發微云文武並用長久之道在朝
爲郎官其星十五野爲郎將止一天之示人深矣
隋志即位主守衛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
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明室
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天子布政之官明吉暗凶明
堂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占與

司怪同少微長垣二坐星已釋在張星之次矣三台
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太微一星天杜三公
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
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對軒轅曰中台爲司中
主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下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
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
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土星爲諸侯三
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
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變各以所主占之君臣
和集如其常度張衡云色齊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
和法令平不齊爲乖度金火守入兵起彗孛尤甚也
帝座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座五帝內座又列
乎紫宮何也曰五帝常居在太微而入觀乎紫宮故
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赤熛
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矣而又有
五帝何也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嶽分方主事
以輔天皇者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北極紫宮
中天皇大帝也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宮
南太微五帝也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宮配五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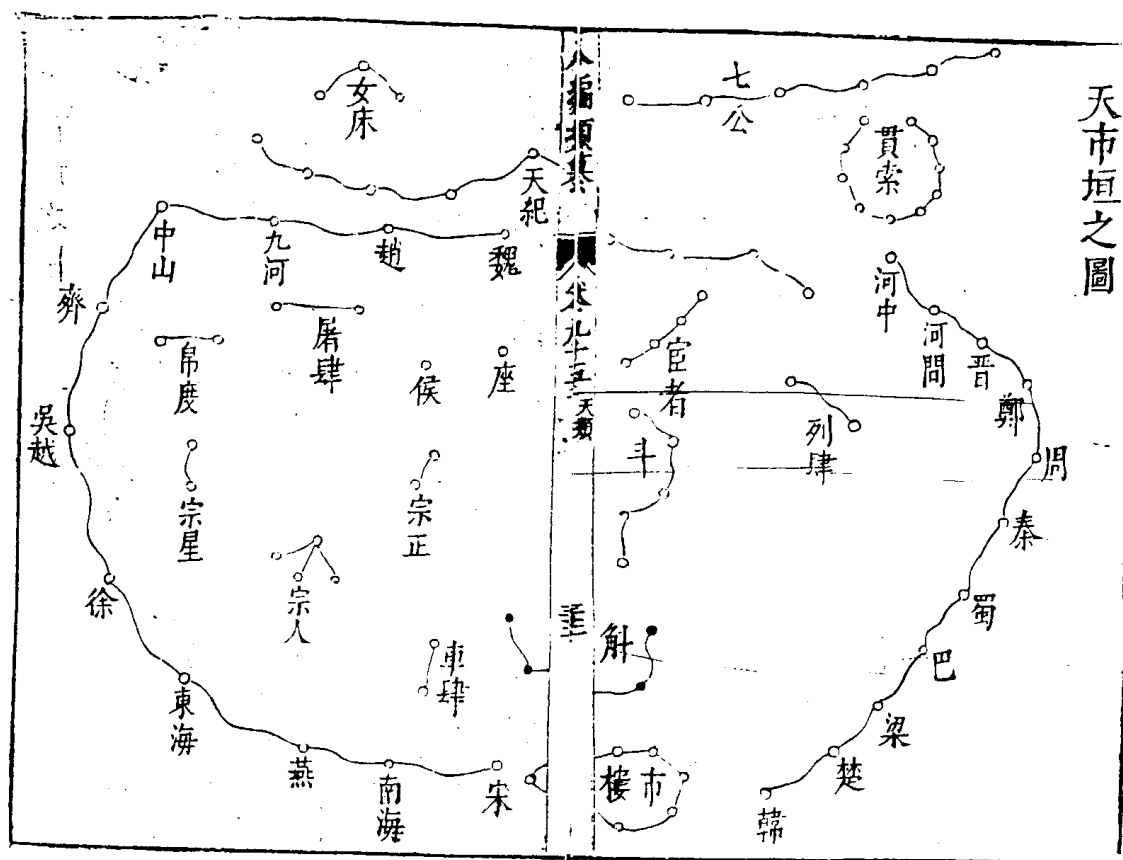
天市垣總叙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一日天府一日長城天子之市也主權衡主聚衆一日天旗庭天子之旗織也主新戮之事又曰天市也者都市也天下之所會也石氏曰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方邊國門右一星次宋次衛次燕次東海次徐次吳次越次齊次申出次九河次趙次魏門左一星次韓次楚次梁次巴次蜀次秦次周次鄭次晉次河間河中其星芒角動搖光色異常即爲其國有不臣有叛謀小失色其國弱黃帝古曰天市垣星欲明光潤澤則吉其星不明若人焉類集

卷七十五 天部

星

天市垣之圖



赤道黃道星度增損											
角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	亢	赤九度 黃九度半	氏	赤十六度 黃十五度半	房	赤六度 黃五度	心	赤六度 黃四度	尾	赤十九度 黃十七度
牛	赤七度 黃七度太	女	赤十二度 黃十一度少	虛	赤九度半少強 黃十度	危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太	室	赤十七度 黃十七度少	壁	赤九度 黃九度少
胃	赤十五度 黃十四度太	昂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	畢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半	觜	赤一度 黃一度	參	赤十度 黃九度少	井	赤三十四度 黃三十二度
張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太	翼	赤十九度 黃十九度少	轸	赤十七度 黃十七度太	柳	赤十四度 黃十四度少	鬼	赤二度 黃二度	奎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半
參	赤十度 黃九度少	井	赤三十四度 黃三十二度	鬼	赤二度 黃二度	柳	赤十四度 黃十四度少	畢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半	觜	赤一度 黃一度

赤度天道也黃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分配焉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惟南斗東井之度多觜與鬼之度少蓋觜與鬼之度少蓋觜二度鬼四度斗二十六度井三十三度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斗之度與漢志同惟觜觿一度與鬼三度各減一度耳至于黃道之度則南斗之度三十三度半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同較之范志所載黃道銅儀斗減二度為二十四度井減二度為三十度大略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為一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為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少黃志

一行之所紀者是也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天行健與日月不同也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為歲故專于氣節虞喜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焉觀乎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為歲東漢以來始有黃赤道之異夫既有黃赤道之異而度之加減不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至日在危宿武帝大初元年日在牽牛初而晉宋間荒廢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度隋申辰之歲以日在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齊也夫日在危宿至牽牛初自牽牛而至斗十七度自斗十七度至十三度使日度歲差或常進而無退或常退而無進由古迄今四時易位矣是則歲差之說固當以進退加減之際辨之然亦由古今加減井度之不一與黃赤道之不齊也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六

圖書編

天類

二十八宿方位度数圖

東方蒼龍七宿

角二星亢四星氏四星房四星心三星尾九星箕四星

北方玄武七宿

斗六星牛六星女四星虛二星危二星室二星壁二星

西方白虎七宿

奎二星婁二星胃二星昂七星畢八星觜二星參十一星

南方朱雀七宿

井八星鬼五星柳八星星七星張六星翼九星轸六星

天本無度以二十八宿為度然則二十八宿果有度耶不過因日行纏度而假星象之著明者以計其度耳故其度之多者如井至三十三度少者如觜止一度要亦以日纏適與各宿相值者分之故其度之多寡於是乎生也但井三十三度或以為三十一度觜一度或增為度半或減為半度強是則古今論天之度數者若此紛紜不齊又何怪乎曆之無定法也况經星一度統地一十九百餘里占分野者豈易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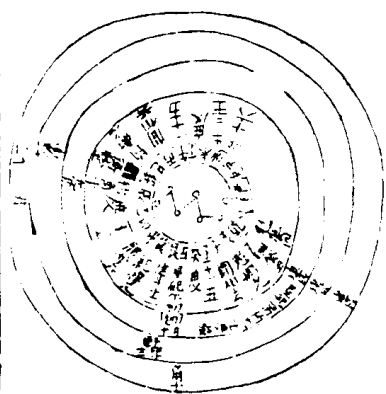
天度類考

如井斗之間非無星也然日纏不相當故其度不得不濶觜鬼之旁非無星也然日纏一二日適與之相當故度不得不狹而其得度濶狹又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舉全體言合距杓星為度今曆家距魁第四星為度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日之度也總之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日纏耳

赤道黃道星度

角	赤十二度	亢	赤九度	氏	赤十六度	房	赤六度
心	赤六度	尾	赤十九度	箕	赤十一度	斗	赤三度
牛	赤七度	女	赤十一度	虛	赤九度	危	赤十六度

斗綱所指月建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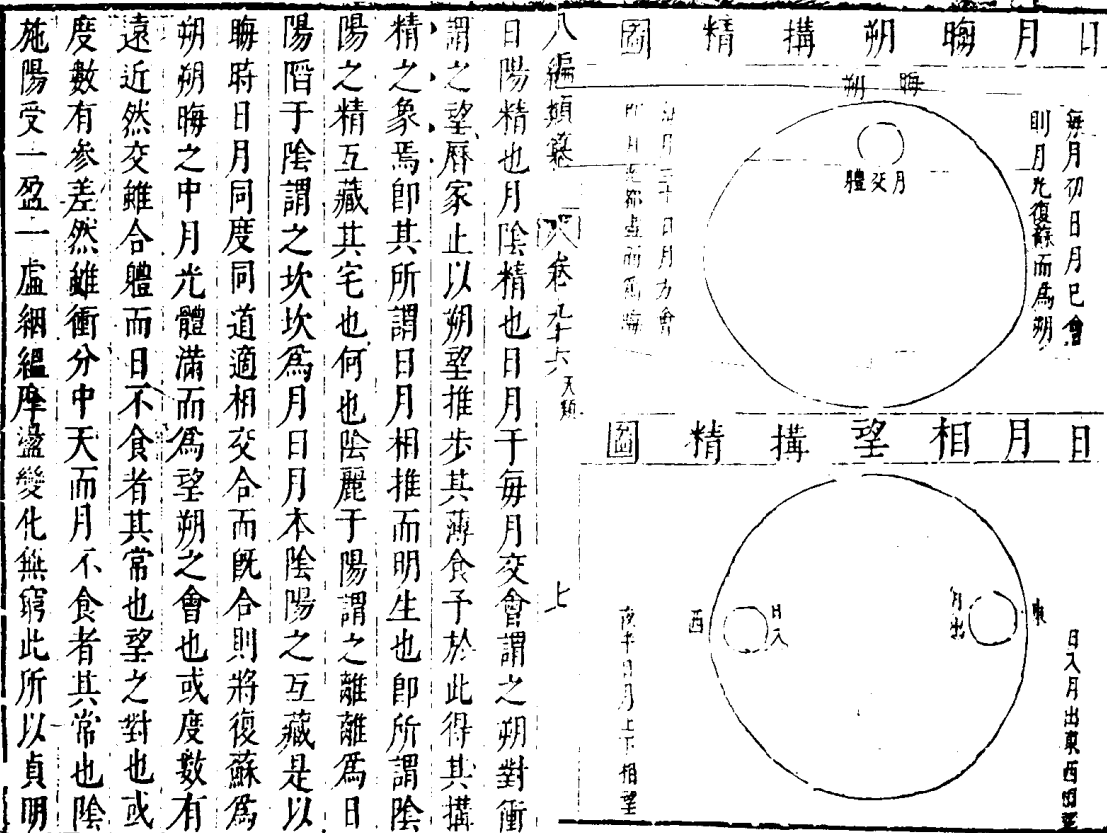
內二十四氣
次二綱印本
次三均騰龍角
次四衛陵南斗
次五魁枕參宿

室 赤十七度 壁 赤九度 奎 赤十六度 婁 赤十二度
 胃 赤十五度 昂 赤十一度 畢 赤十七度 觜 赤一度
 參 赤十度 井 赤十四度 鬼 赤二度 柳 赤十四度
 星 赤七度 張 赤十八度 翼 赤十九度 軫 赤十七度
 赤道分南北之中黃道出入于赤道之內外赤道橫
 而黃道斜斜長于橫故黃道為之增赤道居中黃道
 旁出旁狹于中故黃道為之減蓋亦自然之數非人
 能增損之也雖然亦黃二道本皆天度但以赤分天
 中故為天度日行黃道故為日度日行天之內天運
 日之外外則有餘內則不足孰非自然之勢哉
 黃赤之色特借之別筭位耳曆家以為實有黃赤九
 道總矣

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
 即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
 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
 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
 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見之辰即可知矣
 斗有七星第一曰魁第五曰衡第七曰杓此三星謂
 之手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則衡指寅平
 旦魁指寅他月倣此
 邵子曰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
 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又曰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
 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物死一北而萬物生
 一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成歲功也
 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天而右轉故
 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歲也
 七政曆
 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
 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蓋非不知
 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
 相值處算之因此復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

船使風皆趨止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
 已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趨前船不著
 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入者之行較其
 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
 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
 積二十八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
 遲其不及于天積十二個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
 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
 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
 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
 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
 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
 但有疾時遲速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
 日所行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
 今人不曉以為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
 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
 天土水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
 及日此其大率也總叙
 冬至日經距赤道二十四度立冬與立春所距亦相
 近焉

當是時黃道橫而平近南極也立夏至立秋黃道橫
 平而近北極亦然蓋冬夏之日躔東西移差多南北
 移差少春秋則黃道斜移於南北雖東西行而南北
 差速於冬夏故春秋六七日間增減晝夜一刻而二
 至前後其晝夜長短增減一刻相去二十餘日矣是
 故冬夏增減之日遲春秋增減之日速日數未始均
 平也舊云日未出二刻半天先明日已入二刻半天
 方昏然此五刻不可以衆星出沒論但日始出為晝
 入則為夜也八方位
 明魄朔望
 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
 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
 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
 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
 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
 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唯近世沈括
 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
 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
 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
 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



萬古不息也若其薄食者反交
在曆家則謂日蝕者只是月道
故有蝕不蝕也豈知謂之交則食也則一歲一十二
交十二望當二十四食矣曷為有數載不食者乎苟
謂近則蝕也三十日兩體相整宜日食矣曷謂月為
之晦而日食反在朔乎謂遠則不食也則朔前不當
晦而其交則或三兩分則其蝕亦如之或從邊而過
即宜食其邊矣曷謂每月多不食乎況曰同宮而度
或不同同度而分數不同誠有然者若十字相衝之
處雖欲謂其不容合焉不可得也儒者謂陽為萬象
之主陽盛則不蝕而日蝕者陽之衰也殊不知陽盛
則當蝕而不蝕矣曷為極盛之世不免日食而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陽道本微日蝕乃止三十六也日食
由陽之衰矣則月食為陽之盛曷為一月之間日
蝕于朔而月又蝕于望也

論交朔

蓋朔必定于日月之交會是日月交會則其氣復蘇
而郊迎之典正以迎其復蘇之氣告朔視朔之禮所
以為甚重也詩小雅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然則朔
必定於日月之交也不於此可證乎一行乃謂陰陽

曆交或在四立或在分至所交並同而出入之行異蓋以日道為主而驗月道之交或月道自裏而交於日道之表或自表而交於日道之裏故謂陰陽曆交是也謂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者以月道交日道春分與秋分同冬至與夏至同其於四立亦然特其所以不同者黃道居中月道或出其東而入其西或大其北而出其南所謂東交于角西交于奎是也不知日月之交會每月之朔望皆然豈徒二至二分四立為冬哉特朔交為初交望交為中交皆視陰陽曆以正其行耳且朔必以日月之交會為定法則雖二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小三大或三大二小一日為朔十五日為望俱不甚差否則望或在于十四十六而朔之拘為一日者非真朔矣此所以論朔當必求乎交也然日月交必食者何也曆家止論其變而不知天道之常無怪也然日或食於晦或食於二日而不食於朔豈不交而亦食或食於交前交後之謂乎觀春秋日食三十五書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故公羊傳謂不書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謂不食朔者晦也此皆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之相間耳惟左傳謂不書朔官失之也斯言得之矣詩小雅云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然則日

食必於朔也不於此可謬乎可見論定朔不於日月之交而不知月法小大或二或三之相錯論日食不於朔而或食於晦或食於二日之無定時者皆由曆法之不正也噫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止十二字耳而古今論定朔論日食可謂萬世曆法之準者恃有此經文在也

日月九行薄食

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此見君臣之禮也又日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也切計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於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鬱之上必有黑暈觀之燈燭可見星家謂之星象想即此也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以月正對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

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掩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云此月而食則為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減即取此義

日食說

嘉祐六年日食人云不見時議稱賀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為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

凡者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禍在內也二年三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禍在外也臣愚以爲谷永之言似爲協天之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當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也天意以爲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人君獨不知也人君尤宜側身戒懼乃相率稱賀上下蒙誣哉若司馬光者可謂委曲善導其君以回天變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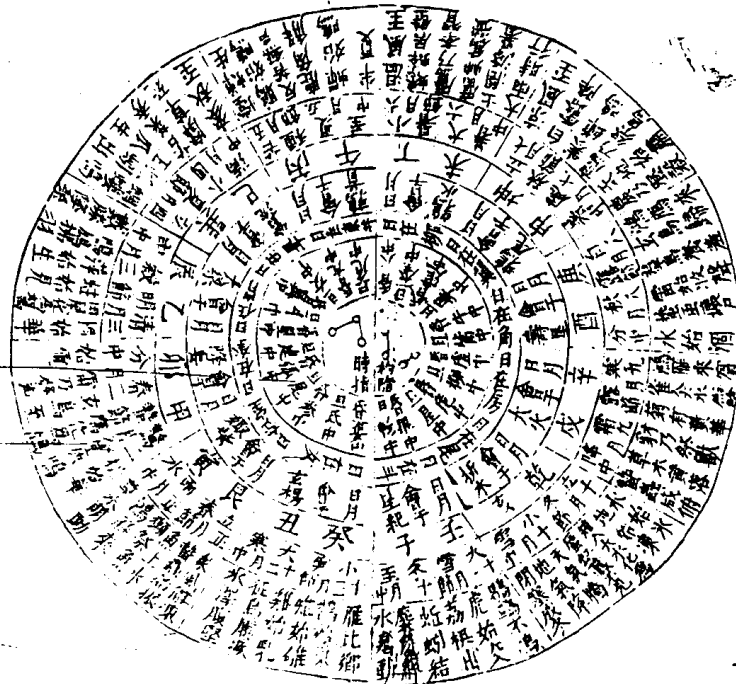
八編頁集

卷二十一 天類

上

日 月 交 會 時 節 氣 候 總 圖

德則日不食非矣



五星經天論

古今星釋曰歲星經天其國大饑人相食熒惑經天有兵火鎮星經天其國大旱亦曰有土功大白經天有急兵亦曰國以兵亡辰星經天其國大水
秦始皇時有大白經天占曰國棄祀宗祀亡後果因
漢楚興兵相距籍秦遂以亡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示臣不得專也晝而見午上者為經天其占為不臣為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

五星合聚論

晉安帝義熙元年至十四年大白經天者九皆華伐更王臣失君之象也是後劉裕受宋公帝遜位于宋
漢元年五星合聚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分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合聚當以義致天下秦王子嬰降於枳道漢王以屬吏寶玉婦女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於霸上以候諸侯與民約法三章民無不歸心者可謂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以明歲星崇義東井為秦之明効也

四星合聚論

晉孝武帝大元十九年十月大白鎮星熒惑辰星合于氏占曰為亂饑為內兵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顯王國寶之梟朝廷殺之是後連歲旱饑
晉安帝義熙三年二月癸亥熒惑鎮星大白辰星聚于奎婁從鎮星也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于齊兵連徐兗連城寇掠至於淮泗姚興譙縱僭號秦蜀盧循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劉裕殄慕容超
義熙九年三月壬辰歲星熒惑鎮星大白皆聚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十三年劉裕定關中其後遂移

管作

三星合聚論

漢孝文帝後元二年四月乙巳水木火三星合於東井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泰也是歲誅反者周殷于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

漢孝景帝元年七月乙丑金木火三合於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周地金之河南也又為楚王三年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攻

梁膠東西及淄三國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遂敗之吳王走粵攻殺之平陽侯

人編類纂卷九十六天類
敗三國之師于齊遂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懷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為土膠西中山楚濟北為淄川至淮陽魯王汝南為江都七月兵罷

漢成帝河平二年十月下旬鎮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星盡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鎮星貫輿鬼先到歲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歲次熒惑西去鎮星皆西北遂

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下十一月丁巳夜郎王頡大逆不道特何

太牛立捕殺韻

晉惠帝元康三年鎮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曰為兵喪昴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篡位廢帝為太上皇天下從此兵亂禍連

晉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徘徊進退占曰牛女揚州分是時懷帝傾覆而元帝中興於楊

二星合聚論

漢孝文帝七年十一月戊戌土與水合於危占曰為人編類纂卷九十六天類
壅沮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將覆

軍危齊也其七月火東行行軍陽環畢東北而出西逆行至昴即南乃東行占曰為喪死寇亂畢昴趙也後三年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齊國漢遣大將軍周

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斃遂敗之漢孝景帝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參女占曰為變謀為兵憂參女粵也又為蠻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

晨出東方因斗牛占曰其國絕祀至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為卒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為北

軍用兵舉事大敗斗吳也又為粵三年吳楚膠西膠

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國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遂敗之吳主亡走粵攻而殺之平陽侯敗七國之師于齊咸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城壞王自殺

漢孝景帝中元三年正月丁亥金水合於觜觿爲白衣之會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守之二十占曰傷城於鉞木爲諸侯將行誅於諸侯也是時梁王欲爲漢嗣使人殺漢臣袁盎勸漢誅梁大臣梁王恐懼布軍入關伏斧鉞謝罪然後免

漢孝景帝中元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水合於虛相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去

去一寸占曰爲鏢爲喪虛齊也四年丙申金水合於東井占曰爲白衣之會并秦也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陽城王濟陰王死三月天子四白衣臨邸等後元元年五月壬午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爲鏢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晉惠帝光熙元年九月鎮星合歲占曰鎮與歲合爲內亂是時司馬超專權於中以無禮破滅內亂之應也十二月癸未太白合鎮星占曰爲內兵有大戰是

後河間爲東海王越所殺正月東海王越殺諸葛政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荀晞大破汲桑

天文總論

晉天文志謂天如磨形日月蟻行於上蓋惑於日月右行之說黃勉齋言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水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磨動磨止則蟻隨磨止磨隨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彼呂氏春秋及繁露分九野十端皆妄也而况云斷鰲鍊石尤爲不經天一氣也可以鰲而立石而補有是理耶懸象著明白日乃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屈原天問謂西北無光燭龍御火以照此蓋惑於天不足西北之說彼淮南子謂行九州七舍皆妄也而况謂揮戈棄杖尤爲不稽日一火也可以戈而揮杖而逐有是理耶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倬彼雲漢昭回于天人詩之論天河是也蓋折木形如匹練在箕斗之間故絕漢曰天潢抵艮曰地紀若彼圖記所云得支石博物志所云乘仙槎皆小人無忌憚之言也彼君平雖善卜吾不知所卜何理哉三五而闕記之論月然也蓋月形如冰輪乃太陰之精故借光曰銀丸黑子曰地形若酉陽書所云得玉斧五經通義所云此蟾蜍齊東野人之語也彼有黃雌善筮吾不知所筮何

理哉吾聞時雨將降山川出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
戴記公羊傳有是言矣保章氏以五侵辨吉凶則青
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於理有之若
尚書中候及漢書所云堯璧漢鼎繆矣况夫金枝玉
葉見於崔豹古今註者又皆道聽而塗說者也是何
足與較是非哉雪之所以疑者吾聞上天同雲雨雪
霏紛詩經上天同雲雨雪霏紛天地陰陽溫則爲雨
寒則爲雪周天禮有是言矣韓詩外傳謂凡草木
花多五出雪獨六出以應太陰之數於禮有之若毛
詩之咏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謝靈運之咏柳
八編類纂卷九十六天類 六
近矣若夫銅馳玉馬見於真定記者真喪心病狂者
也是何足與辨真偽哉

刻漏總論

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長短參差不齊於是
先王刻箭沃漏以揆之故隋志曰黃帝創觀漏承制
器取則以分晝夜則漏刻之制蓋始於黃帝其後因
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及攷之鄭氏所注則
有曰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短長焉大史
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此亦可見周制之大略也漢典
因拘古制漢武所用之法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

刻建武中興曆稍後天宋浮許淑請更曆法天下初
定顧猶未遑而令甲第六漏品斯載日分百刻率以
九日爲刻增損視夏曆爲疎焉永平紹隆張盛景倣
以四分法課校弦望術頗施行元和編訢李梵推廣
其術曆用四分而宮漏之制一仍其舊或時至差二
刻以上不與天應迄于和帝永元之十四年惟霍融
待詔太史親考夏曆露章抗議詔刻四十八箭以二
十四氣日躔所在泊于黃道去極晷景昏明中呈刻
于其下隨日南北以爲長短始終至起凡一再周而
一歲之運畢矣四分曆法政定于茲然則是氣之設
實爲至妙終于魏晉相傳不改故晉陸機則有刻漏
賦晉李充孫焯則有刻漏銘梁陸倕則又有刻漏銘
唐藝文志則有刻漏經唐曆志則有一行步執漏術
此亦可以攷歷代之大略也然孔穎達謂浮箭壺內
以出刻爲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設刻爲度或浮
或沈此其說之異也古今刻漏之法有浮漏有柶或
浮或稱此其制之異也漢夏賀良則有百二十刻之
說宋何承天則有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之說梁
武帝大同之所改用者則又有百八十刻之說至於
陳隋則仍用百刻之制此又其數之不同者也在天

聖中燕肅所上刻漏浮箭之壺爲金蓮花則曰蓮花漏皇祐初舒易簡等所造刻漏以木爲權衡增平水壺置于文德殿則爲文德殿刻漏蘇頌之在元祐上儀象法要於渾天儀銅候儀渾天象三器之外又置刻漏四副一曰浮箭漏二曰稱漏三曰沈箭漏四曰不息漏使挈壺專掌時刻與儀象互相參考以合天星行度爲正所以驗天數與天運爲不差則寒暑之氣候自正也雖然周官挈壺氏凡軍事垂壺施之於軍所以嚴警守以至朝夕之禮而常以是爲節焉然春官鷄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齊詩特罪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氏掌漏鷄人告之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此不可不知也

五行總論

橫渠張子云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水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則是以金木爲水火土三者之所生而有矣近世王子衡又祖其說以爲天生水等語乃緯書之辭儒者不當援以入經而謂水

火者陰陽造化之妙物故一化爲火日是也再化爲水雨露是也今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戾於造化本然之妙矣又有地卽有土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若尚未有土則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於何所乎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物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出安可與之相配地闢而人物卽生金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恐其生必後於人物謂金之氣生人得乎若謂五行生人則觀之木津液血水也鑽燧氣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何異於人謂人生水不亦可乎至於分配支干乃半途立論無所本始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三

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抵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屬水屬水之說且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旺於四季而餘月土氣卽減絕乎方其一行主事而餘四行孰把持之孰留停之而能退避相遜定分而不敢越耶子衡論辨雖多大都不過如此其闢世俗傳會牽合之說極爲詳盡精當矣愚竊謂五行若以其質而言則金與木乃水火土之所生而有也其與人物之生實然以異各

有種類各自完具謂其能生人物者非也不惟金木不能生人物雖火亦不能生人物也藉令能生火鼠火鷄不常有也絕未見有火生人者也不惟火不能生人雖水止生魚鱉而已矣土止生禽獸草木而已矣亦未見有水土中生人者也不惟不能生人雖其自生亦有不可強通者如金之生水特以其爲火所煅煉而融流不知此融流之水能如源泉之混混乎吾見稍離於火卽凝而爲金矣豈有生水之理水之生木亦必藉土而後生若使無土水能自生乎或者以水生萍當之不知萍可以爲木乎以火爲體也必以薪而爲體使無草木爲之薪且無火矣安得有灰燼而成土乎抑此灰燼之土果能凝結而成金乎且吾聞金多生於汝漢涪水麗水潭瀨沙渚之中則謂水之生金不亦可乎故欲論五行者以質而論決有不可強通者也若以其氣而論則造化之始惟有元氣之運行而已元氣分而爲二氣陽之氣濕是水也陰之氣燥是火也濕氣漸多感於陰而發舒是水也燥氣漸多感於陽而斂縮是金也二氣各盛交相傳合而成冲和是土也水火二物在五行之中最爲輕清木次之金又次之而土則最爲重濁矣此乃以氣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部

而論其微著清濁之序謂其能爲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本亦何不可愚嘗有說曰天地未開未闢之先是爲水水生天地天地既開既闢之後是爲天地生水火何以故彼元氣變化水火之氣升而爲天水之查滓火之燦結降而爲地此水火生天地也既有天地觀之天焉日火也故陽燧可取火於日焉月水也故方諸可取水於月焉又觀之地焉山川出雲升而爲水矣山下出泉降而爲水矣剛者成石石中有火矣柔者爲木木中有火矣此天地生水火也既生水矣則金木亦生乎其間矣既有五行則語其性也水主潤火主燥木主敷金主斂而土主濇語其氣也水爲洿火爲炎木爲濕金爲清而土爲烝無一日而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無一物而不取足於五者之用則二月靡艸死三月而麋麥黃不可以爲木專主春而無金之主殺也八月而種菰九月而種麥不可以爲金專主秋而無水之主生也盛夏之時寸雲上騰大雨時行不可以爲水專主冬而夏之水不徙旺也隆冬之時并氣皆溫田間野馬細縕如故不可以爲火專主夏而冬之火至死絕也四物之質無土何附有生之類無土何依則又不可以土只寄王於四季各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部

十八日也。大抵五行爲造化之本。吾雖不可以爲強探五行爲日用之常。吾則不可以不修。是故肅時雨。若則水行修也。又時暘若則火行修也。哲時與若則木行修也。謀時寒若則金行修也。聖時風若則土行修也。及施之有政。預蓄洩通。濯溉則水以潤下矣。明鑠燧禁焚採。則火以炎上矣。慎鼓鑄審五車。則金以從革矣。順陰陽時斧斤。則木以曲直矣。辨疆理重農時。則土爰稼穡矣。斯五行之政舉。而六府之用成也。

五運相勝相生

五運之說。肇於鄒衍。自漢張蒼公孫弘之徒。皆用其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五

說。而賈誼司馬遷劉歆輩。又從而附益之。今考其說。有二。賈誼公孫弘倪寬司馬遷。則本五行相勝之說。劉歆子則以五行相生爲言。主相勝者。則以前世帝王皆後代勝前代。火能滅金。卽以火勝金。金能尅木。卽以金勝木。夫帝王之有天下。豈以一人之私求勝於前代耶。堯舜禹之相遜。蓋不得已而處大位。湯武之征伐。亦不得已而應天順人。初無一毫私意行於其間也。今乃推五行之相勝。是以末世爭奪之事。爲帝王盛舉。豈不謬哉。故漢儒以周當木德。秦人以爲水。乃用水德以勝之。更名河曰德水。秦人既自以爲

水矣。漢儒必欲以土勝之。至大初遂更順黃德。夫秦之暴虐。專以干戈魚肉諸侯。併吞海宇。秦人推五運

相勝。蓋有以也。漢高之興。雖以征伐。然討定暴亂。亦秦民之湯武也。賈誼司馬遷不能推述漢興撥亂之功。反用秦人相勝之說。欲以此制禮樂。易服色。豈理也哉。逮向歆又論五行之相生。曰帝出乎震。故伏羲始受木德。木生火。故炎帝以炎繼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繼之。由是相推。以至於漢。是謂以母傳子也。况旣以黃帝爲土德矣。少昊其子也。何得又自爲金。旣以帝嚳爲木德矣。帝堯其子也。何得又自爲火。父子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五

之間。五行之迭運乎。誠如是。則商周傳數十世。一世爲一德。不幾于紛亂之甚耶。秦雖不德。亦傳位二世矣。今乃以漢德之火上承周德之木。置秦於閭位。比之共工。可乎哉。見主相勝之說。則不得不變周之木爲火。主相生之說。則不得不置秦之水爲間。歷觀詩書述堯舜三王之事。亦詳矣。何嘗如陰陽家之說。妄相配合。其繆戾一至此耶。嗚呼。漢之興都一也。見神母之祥者。則以爲火德。見黃龍之瑞者。則以爲土德。考河決之符者。又以爲水德。是漢儒議論本朝且紛然靡定。他又何足憑哉。雖然五行之相生相尅。亦天

地自然之造化也。經經然拘滯於帝王之代興者固非也。後儒又以此爲陰陽家之術，并消息盈虛之理莫之察焉。通儒固是哉。

上古元曆圖

折曆 起數	土月	至朔日	朔旦	二雅合璧
甲子年	甲子月	甲子日	甲子時	五星連珠
主之端	月之端	日之端	時之端	

入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爲端首。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大初曆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以八十一爲分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月，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

元至元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曆

成賜名曰授時曆

按古今曆法，至于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曆雖漢大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者也。蓋以今曆與古曆相較，比而其疎密自見也。其說曰：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以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說，古稱善治曆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爲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背戾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

入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用大衍宣明紀元結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三十二。紀元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歷較之，授時爲密。○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

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承上天之托以敬天道以授人事者端有在于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爲後愈差

歷代曆

治曆明時之君子因其差之未遠革而正之無難也人編類纂卷九十六天類天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疎遠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更加詆毀則非矣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纏度或元天或後天微有不應曆象則曆法從而變也夫黃帝始調曆顓帝爲曆宗至漢則不能無疎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爲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之曆爲推步之師表韓翊楊偉咸遵其舊法而不及深妙唐自開元太衍之曆行算數備悉其後雖屢有變更皆不外於一行之數改曆者又從而指其疎謬不特此也止齊

文宣悅宋景業識緯之伎而改行天寶曆隋高祖喜張賓陳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曆上之人所以改曆者悅喜諛耳不爲敬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輒爲劉暉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爲張胄元所容下之人所以造曆者冒寵嗜利初不揆其法之是非也操是心以往其何以議曆爲哉是以知天道遠曆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曰日食不効更考日度可也其曰斗分有差更定密率可也其曰五星疎遠更驗星纏可也其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因其實而易其名異其所入之門而同其所歸之極人編類纂卷九十六天類天如宋何承天曆法齊用之則爲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爲隋曆也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名七曜曆其後又更爲皇極曆也然則自古迄今五十餘曆其立法之異者大初曆本於律太衍曆本於易是也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總論諸曆

大初曆爲張壽王所抵清臺課疎密而是非乃定孫禹治太初第一壽王下吏大衍曆爲瞿曇撰南宮所非需臺校薄而當否始決大衍曆頒行說等伏罪侍御史李麟之等校之也東漢曆元爲馮晃馮光所駁熹平校議得失遂分作

宗傳議等 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大

初曆是非既定而朱淳以爲後天四分儀式既備劉洪以爲與天疏濶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爲疎一行獨指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深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曆行既久而迭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暕之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傅仁均遞遞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曆大初乾象其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太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非自有定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大衍之曆果能窮盡千萬年之數未及百年咸悉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手

歷代曆元

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自黃帝至魯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則弊必變而通通而久固有所待耶且大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百年而復差矣唐高祖始用大衍曆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迨明皇時大衍用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傳遠也未幾而復差則爲五紀爲正元唐觀象爲崇元又何其紛紛耶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三

曆象日月星辰

曆不可以執一論也曰象曰氣曰數均之不可缺也嘗讀堯典知古今之曆法定於斯而善曆者宜取法於斯焉可也何也所謂象者日月星辰之軌度是也所謂氣者春夏秋冬之寒暑是也所謂數者時刻分秒俱有定算是也夫象本有迹之可據氣則有序而

可推二者皆動物也因其象與氣之運動推遷而爲之數以筭其分至啟閉之節候則歲月日時無易章部紀元不差而曆無不善者矣蓋自堯典觀之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星象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氣序之可推者乎所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非其數之可積者乎且其宅岨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所以觀星象審氣序者又必求之東西南北之四隅而未嘗執一定之數以爲曆也明矣凡爲曆者果能占天象順時序一畧度之差吾志焉一星辰之動吾志焉夕夕而觀之旦旦而求之因其已往推其將來而毫髮無遺算者一皆順其象與氣而明之所謂因天以求合不執一定之數以必天之我驗也夫何後來曆家其初未始不驗而久之必差豈其數不精算不密哉由其不順天象之運動不察氣序之變遷徒欲執其定數以求之故耳可見堯典乃萬世曆法之祖也至舜典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觀天象察時序者爲愈密矣故後世渾天儀亦祖璿璣之制而隨時以變通也又何也曆象日月星辰不可變也執堯時之中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三

星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于今并廢其曆象日月星辰之法也奚可哉在璿璣玉衡以七政不可變也執舜時玉衡所指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於今并廢在璿璣玉衡之法也奚可哉但後之人非不觀天象要非象之以治曆也惟象有不合則委罪於數之不精者有之而不能順乎天之象也非不在璿璣要非察之以授時也惟察之有不合則委罪於制之不巧者有之而不能順天象以立衡也此所以歲愈差曆愈不驗也知欽若敬授之道者顧如是哉要之七政之遲速四時之循環久而必差者天道之常也立差以追其已往之變因象以改夫見在之差而隨時變通者曆法之常也

古今曆法

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濶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愈越多也其差則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三

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是不曾推
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
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
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
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為精密只一二年
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
差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
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
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個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
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帝

一四仲中星正日總論

日

聖人南面視四時之中所以候四時以布民政也故
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在璿璣玉衡
以齊七政皆謂此也然則天以二十八宿分布四方
凡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為日月五星之次舍日行一
度為一日一周天為一歲月行三十日一周天為一
月故日月一歲十二會為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為分
星人君不能以朝夕察候乎星度也故舉四時之中
以驗之曰日中春分也曰日永夏至也曰宵中秋分
也曰日短冬至也所謂星鳥者南方之星七為朱雀
體春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火者東方之星七為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六 天類 帝

蒼龍體夏至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虛者北方之星
七為玄武體秋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昂者西方之
星七為白虎體冬至則見於南方也鄭康成曰凡記
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
事也既舉四時之中又皆且但視南方列宿則孟季
之月與周天之度數從可知也故歷代聖王尚之夏
有少正周有時訓秦漢暨唐及宋朝皆有月令所以
順天時而督民務也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又有
三星在天在隅在戶之候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龍見
而雩又曰土功水昏正而栽又曰凡馬日中而出日

日而入此皆視列宿而行國政也歷三代漢唐至于今數千年日行漸遠故中星隨而轉移堯典之中星與月令之中星爲不同月令之中星與曆之中星又不同書於春舉星鳥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昏弧中書於夏舉星火而月令於仲夏則曰昏尾中書於秋舉星虛而月令於仲秋則曰昏牽牛中書於冬舉星昴而月令於仲冬則曰昏東壁中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之中星常在前故鄭康成之釋禮記則曰月令舉其初朔而尚書舉其月之中也豈非與月令爲不同乎月令於孟春昏參中而三統皆於立春則以爲昏畢十度中元加曆於立春則以爲昏昴九度中皆不同其爲昏參中者考之餘月之昏旦亦莫不然是月令與曆未嘗同也故孔穎達之疏禮記則曰月令但舉其大略所以昏明之星不可以正依曆法也豈非與曆爲不同乎昔元祐中蘇頌爲儀象法要以月令洎唐及宋朝所測者各爲四時昏旦中星圖陳祥道爲禮書亦併論其月令尚書中星之異皆此意也雖然月令於餘月之昏旦中皆舉二十八宿如孟春之參尾中季春之牽牛中孟夏之曰翼曰婺女季夏之曰火曰奎孟秋之昏虛中孟冬之旦七星中季冬

之旦軫中皆二十八宿也惟仲春之月日奎昏弧中旦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而建星近斗石氏星經曰井有三十六度斗有二十六度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遠不可的指其昏旦之中故舉弧建以定之此又不可不知

一歲差法

歲差之法虞喜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六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密矣今據其法步之又弗合也且如定歲

之法積四卦餘日而分日加於四卦故二至之時祇存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日有百刻而變爲九百四十畫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故也凡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十五抄一朔虛四十一畫積虛盈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朏朏祇在一畫之間此又所宜定也日月交食唯日食實難定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增損蓋月小閏虛大月入閏虛而實故八方所見同也日爲月所掩而食而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異四時日有九道故勿觀者遠

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才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乾清宮火之歲仲秋日食日官所步合八分六十七秒而閏廣之區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焉可同之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秒至精至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所此又所宜定也夫差之半抄積以歲月則躔離朧朧皆不合原筭矣

古歷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為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筭已往減一筭筭將來加八編類纂卷九十六天類

一筭始為精密又隨時以儀象

天

三代以上曆無差法非不差也順天運以治曆故也漢唐以下曆法愈密而差愈多非始有差也執曆法以合天故也夫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惟順此以治曆而隨而變通焉故雖有差也亦差于本歲之四時而即因以革之不守其故轍此所以無差也若恃吾之算數為至密籌策為甚精毫釐絲忽為不爽吾恐銖銖而較之至后必差况執有為有盡之術窮無方無體之妙雖欲不差其可得乎蓋以古今之日躔觀之彼天開于千

冬至乃時之始也混沌初開日躔冬至而日月五星皆在于子凡知曆理曆法者莫不云然考之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殷仲冬是冬至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虛也夫子之虛非子之半乎堯時冬至日躔虛宿故知堯去開闢未遠也周則冬至日躔牽牛矣夏商雖杞宋無徵以是推之其在漢女平漢太初曆猶在牽牛唐在斗迨元曆日已在箕我朝在箕三四度矣夫斗牛女虛皆北方之宿箕乃東方之宿也自子之半虛之十度至箕三四度已差六十五六度可見日度漸移古今一也

八編類纂卷九十六天類

五

曆法總論

太祖高皇帝承乾御極曆授圖數由天悟理本心乎二統相持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讐必歸于五紀占天有臺而璣璣之器存造曆有官而義和之職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一授時之數也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啟閉即少昊之所命也春夏秋冬即陶唐之所授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考博士元統之議曰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以至元辛巳

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溢漸差天度擬合修改太祖是其言矣開創未遑也正德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負外郎鄭繼之日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矣武廟未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勸修德以應人修省以求慶少卿樂護之疏可考也請登臺測影測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少卿華淵之疏可考也嘗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

入編類纂

卷九十六

曆

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故距元辛巳至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九十五年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四度餘矣考曆元以坐致千歲之日授民時以永萬年之統者不有待于今日哉竊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曰立元二曰測候三曰察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曆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

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則曆元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可測知天之度惟有幾衡一事夫幾衡卽今之渾儀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華曰澤中有火華君子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察度定朔之法必于交食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數此其爲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曆之人有三一曰專門之裔二

入編類纂

卷九十六

曆

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筭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唐之僧一行、明之徐光啓、清之孫堂、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爲筭也乃鄭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稱精矣而惟高允能辨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官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嘗曰楊士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四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凌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閎鄧平專門之裔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筭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行改曆之法庶可備一代之制而樹未來之準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七

函史編

天類

曆上

自黃帝創受河圖始設霧臺立天地神祇物類之官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算數容成總六術以考定氣運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司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三十歲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氣為一周於是因五量治五氣起消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天類

上

息察發欽以作調歷而是歲已酉十一月朔旦日南至而得寶鼎焉乃迎日推策時惠而辰從顓頊受之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人其後二官咸廢厥職而閏除平次孟陬參減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首欽天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仲宅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殷仲春為春官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正仲夏為夏官命和仲宅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殷仲秋為秋官命和叔宅幽都平在朔易敬致日短

星昴正仲冬為冬官其命官之辭曰咨汝羲暨和恭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九釐百工

庶績咸熙而萬世敬天授時之統紀在焉年者禪庶

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

之王者所重也嗣是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則史佚

皆能宣明其事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濇正

日景以求地中本治曆之事占天而主日太史氏尸

之以正歲年叙事為焉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

十有二辰十有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

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以世掌天文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天類 二

之常曆天行歲歷一辰十有二歲而一周月於日會

亦月歷一辰十有二月而一周辰則日月相會之次

也辰十有日二玄枵曰攝管曰降婁曰大梁曰實沈

曰鶉首曰鶉火曰鶉尾曰壽星曰大火曰析木曰星

紀而二十有八星之位則日月所宿躔舍焉故歷者

歷也歷日月星辰之歷次而正其經紀者也故曰天

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協三辰以和萬國至平寒

暑晦明陽陰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

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渙生靈範圍大化極

天人會和之盛周德既衰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

人子弟分散或在諸族或在夷狄其機祥廢而不統
魯哀公十年以建申之月爲建亥而怪蠱蟲之不
伏仲尼歎之曰火猶西流司曆者之過也周襄王二
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
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
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蓋傷之也當
是時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
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皆掌著於天文圖驗之事
而甘石書迄于今宗之至於戰國金鸞於強國禽敵
救急解分而已豈遑斯念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天部 三
德之傳述消息之分以顯諸族秦滅六國兵戎極煩
又升至尊之日淺而自以爲獲水德之端正以十月
色尚黑也豈不謬哉漢興方剛紀大基正朔服色襲
秦而莫之能改是時北平侯張敖主顓頊曆用之而
晦朔月見弦望滿虧未能睹其真至武帝元封元年
漢興百有二載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
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下御史大夫寬與博士
賜等議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姓等
奏不能爲第願募治業者造密度乃選治歷鄧平及
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

洛下閎與焉乃分東西立曆儀至涓刻以追二十八
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月行弦望
乃以前曆太初四千六百一十有七歲至元封七年
復得閏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
在建星太歲在子得初本星度於是都分天部閎運
筭其法以律爲宗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
之分也與長相終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中復三復
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之所從出也故黃鍾
紀元氣之謂律律者法也物莫不取法焉蓋以律轉
歷也與鄧平所治同於是察觀星度日月之行以推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天部 四
筭如閏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
四十三先籍半日名陽歷先朔月生不籍名陰歷朔
而後月生而以陽曆朝諸侯王群臣使議上上使校
律曆官淳于陵渠覆校之陵渠言太初曆晦朔弦望
最密而冬至之夕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詔用
鄧平所造八十一分曆罷廢尤疎遠者十七家遂下
詔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其後元鳳三年太史丞
張壽王言更曆非是詔使者鮮于妄人治歷大中丞
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
氣于上林清臺課諸曆疏密十一家盡六年而壽王

課承疏遠太初歷第一卽墨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
初歷亦第一蓋自太初起歷盡元鳳六年三十有六
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之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
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曆及譜之以說春
秋推法密要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
行於下而皇極建三德五事於中故三辰之合於三
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
合於五行也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
木合於辰星土合於填星故歷三辰五星相經緯也
太初歷施行百十年而曆稍後大朔乃或在月晦永
八編類集 卷九 上 五

平中詔歷官張盛景防鮑鄒等以四分法與舊曆楊
岑課弦望而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四分之術頗行至
元和而太初失天益遠章帝詔改行四分曆以九道
法候弦望無差而以庚申爲元其後宣誦邊韶馮光
等言曆元互異而議郎虞恭等以爲建曆之本必先
立元元正而後曆可從正也四分曆中紀之元與天
相應不可復尚君更三聖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
復古四分宜如故便而蔡邕亦以爲太初曆行百八
十九歲而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行度密於太初
是新元效於今日也不宜改於是四分行如故當是

時儒者蘇况郎顗張衡蔡邕之倫並能參互天文而
衡爲太史令作渾天儀著靈憲以測天行又作候風
地動儀以測地動變自有載籍而來未有也永光中
正月十六日月有食而四分歷推以爲在二月疎闊
於是會稽東部尉劉洪悟以爲四分疎闊者以斗分
太多乃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有五爲
斗分以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追月及五星之行
推閏月推弦望沒推合朔之度推掛用事推五行用
事推加時漏刻皆依易立數名乾象曆蓋始悟月行
有遲速以日行課其疎密而日月黃道赤道表裏之
八編類集 卷九 上 五

度益精大儒鄭玄受之以爲南陽人加注釋焉
國時蜀仍漢四分吳用乾象魏黃初本乾象法名曆
初晉因之名泰始曆皆小益斗分求加之以爲名而
太元中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皆以爲古曆十分強
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施於今景初造之而
日之所在猶差四度蓋日所在之度難知漢世惟曉
諸昏明中星爲法已闕於是卽月食度分以其術知
日度所在而遷次乃得其正然終晉之世惟御用泰
始曆而三紀甲子曆與李修上續所造乾度曆皆不
果施行宋元嘉中則歷合朔不在朔月食不在望宋

何承天悟以爲朔望弦贏縮不辨知也於是即朔望
望皆定大小餘正朔望之日更測中星知堯時冬至
日在須女十度舊曆在斗十七度今測景所驗乃當
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新立法冬至徙而上三日五時
日視舊移四度以定氣至名元嘉曆自宋迄齊循用
之不改然當其時祖冲之世天官覺其失考古法爲
甲子元曆未上梁天監中冲之子叔明常侍卿疏上
之具言先王在晉時十二代曆元不同十分疏
密隨異當改用之今三十一代曆元不同十分疏
權度即輕重長短不得一致具也夫十分省日月初
八編類纂卷九十七

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此而萬物潛萌此此律
曆之所起也故命曰星紀甄曜度及曆曆南方有狼
狐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以周天二十
八宿惟斗井二宿爲度最多故月令昏旦中獨卽狐
建星以爲的而斗分難詳今以元嘉曆測冬至斗分
日月所在覺差三度而二至晷影差幾一日諸五星
伏見尤舛詔太史以朏所上歷與舊歷對課疏密冲
之歷皆密而大明歷遂行亦曰甲子曆善乎杜征南預作
春秋長曆推言之也其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
運其舍皆以其象動者也新故相涉固不容無毫末

之差積久而差遂失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亦
其理也易於革繫之曰君子以治曆明時革之言更
也言當隨時更革順天以求合而不當爲合以驗天
至哉言乎則知造歷之初人矜其智自詡精眇更相
疵詆以爲名高何言之頗也其在北元魏至隋歷凡
數變行之數十年輒差至齊宋景業援圖讖作天造
曆逆以爲文宣受命之符道士張賓稱曆數有代謝
之徵逢隋祖造已巳元曆則其舛無惑也是時劉孝
孫劉焯條駁賓歷紕謬者六事忤上意見絀久乃召
用而張胄玄所造大業曆乃行唐終始二百九十餘
八編類纂卷九十七

年而曆凡八改武德初傅仁均所造曰戊寅元歷行
之盡一年而月食比不效乃詔崔善爲祖孝孫等考
定之至高宗時而疎太史公李淳風作麟德歷以獻
其法損益中晷術以考日爲本渾圖以測黃道當時
以爲密詔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歷參行至開
元中日蝕復比不效於是詔僧一行作新曆蓋自太
初至麟德凡二十有三家矣而一行所爲曆其倚數
立法皆本易大衍而立術以應之蓋以易轉歷也盡
七年較經史所書氣朔日行宿度可考者皆合而歷
成其合朔議言日月合度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

也。春秋所書日食，參左傳所記注其下，繫以列國之事，蓋列國之赴告也。列國赴告不一，則其曆有不可以一術齊者矣。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日若二日，則原于定朔以得之。列國曆殊，則稽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治曆之大端也。長曆其日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此其甚謬也。新曆本春秋日食古史交會加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而損益之，故經朔與躔離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持而千五百年之間朔八編類纂 卷七 天部 九

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滿之變各當其正。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趣之中，則雖聖人然且不質，非曆數者能及矣。大都古曆分率簡易，歲久輒差，遠曆數者隨時遷革以合其變，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為一代之制。正朔既革而服色從之，及繼體守文，時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而審行焉，固其理也。春秋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以歲差推之，周曆立夏日在鶡鵠二度，昏角一度，中則龍見當在建巳之初，至春秋時已潛退五度，猶在建辰之月，據麟德曆以小滿後十三

日而雩，則龍角過中不時矣。故唐禮當以建巳初農祥始見而雩，傳曰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至而裁，日至而畢，以歲差推之，周初霜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七日水星昏正，可以興板榦，故祖冲之以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為得時也。據麟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大雪後，營室乃中，其時陽氣將復，而以之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所失多矣。則唐制宜以玄枵中天與土功，又其日蝕，議言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君道也，無照曜之變，月臣道也，遠八編類纂 卷七 天部 十

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集言輯也。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于位，以當其明，陰含章示冲，以隱其形，是輯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于君，陽斯食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于君，陽為之食矣。且十月之交於曆當無，而詩人悼之何也？以為古太平之世，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其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而不食，或在陽曆陽盛陰微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休明之所由生也。故近古大儒劉歆

賈逵之倫詎不知四序分同道至相過則交而有食哉以日蝕非常故闕而不論也黃初已來治曆者始以密率而課夫日蝕之疎密是專於曆紀者也使日食而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之疎密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亦何以占政教之休咎哉其五星議言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也故日月之失行也常微而少五星失行也常著而多其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於政者也政小失則小變大失則大變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所以示吉凶之象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天部 十一

也而又時有變行改其常度與人事相為俯仰而神理從效焉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陽下民而警悟乎世主哉近代算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視五星失行則皆謂之曆舛雖七曜循軌或猶以謂天災是以數象相蒙而兩喪其實也故較曆必稽古今注記入氣均而竹度齊上下相距反覆相求以初為常而以其獨異於常者為占凡二星相近多為之失行三星以上失度彌甚天竺曆以為五曜之精皆有所好惡遇所好之星則趣之趣之行疾捨之行遲凡皆精氣相感故五星各立歲差以究五精之運而周二十八舍之

變曆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為曆術七篇畧例一篇歷議十篇上之頒于有司時善為算者謂曆誤怨不得與與玄景等言大衍獨術天竺九執歷而其法未盡太子右司禦南宮說亦非之詔侍御史李麟合日官於靈臺課候大衍十得七八麟德纔三四而是非定肅宗時用山人韓穎言更歷節增二日為至德歷而不與天合寶應元年臺官郭獻之等更歷曰五紀考五星進退偶合詔頒用迄建中又變曰正元元和又變曰觀象自是嗣世續緒必更曆紀然皆因大衍舊術於星緯交會稍稍增損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七 天部 十二

之以為名其制法簡易合望密近則宜明為然遂以遵用至昭宗時少詹事造岡與日官更造崇玄曆岡巧算能馳驟反覆於乘除之變而簡捷超徑非復本初意矣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蔣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以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曆世易之稱小曆頗行於民間曆家不道也五代初曆因唐用崇玄至石晉時馬重績本土為法更造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以天寶乙未為上元雨水為歲首其法遂施於朝廷號調元曆行五年輒差不可用而崇玄曆復行至周世宗始詔更造歷而端明殿

學士王朴通曆數，於是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歛著爲書四篇上之世宗，詔頒用。曰：欽天曆而朴曆自成一家，言其法總日曜差次爲盈縮二曆，分月離遲疾爲二百四十八限，以考衰序之漸，以審肥腠而正朔望，授赤道九限，更其率數，以步黃道，分黃道八節，辨其內外，以揆九道，使日躔有常度，月行如環，而二曜以協，觀天勢之升降，察軌道之斜正，以制金差而交會，密測岳亭之中，晷薄二至之日夜，以刻躔離，而晷漏精，推星行之逆順，伏留使舒亟有漸，而五緯齊宋何不用名應天曆而若木幾改乾元曆行之亦又

八編類纂

九十七

十三

差繼作者曰：儀天曰崇天曰明天曰奉元曰觀天曰紀元，逮靖康丙午百六十餘年，而曆凡八改，南度後有作曰統元曰乾道曰淳熙曰會元曰統天曰開禧曰會天曰成天，又百十年，歷亦復八改，元永用金曆歲久寢疏，世祖欲釐正之，命王恂楊恭懿郭守敬領其事，恂等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願得通天道精，歷理大臣如許衡者總之，歷宜精，於是命衡領太史院，而是時守敬於曆象特精，諸歷事受成焉，當是時守敬言：司天莫大於測景，古今曆以唐一行所造大衍爲稱首，則以唐開元間令南宮說行天下測景

八編類纂

九十二

十四

所歷地最廣也，今宜遣使者四往測景，成一代之制，而測驗莫先於議表，今司天儀本宋皇祐中於汴京所造，於大都天規環不協，比量南北極差四度有奇，又表石年深欹側難遵用，請別創儀表，相比覈宜可精，於是創間儀仰儀及諸儀，各臻其精妙，以爲天樞附極而動，管人嘗展管候之宿度餘分，終未得其的，用二線測餘分，綴微可考，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儀，象形似，莫適於用，作璇璣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欲合也，實難法，當以圓求圓，作仰觀儀，古有經緯儀，相連絡而不動，作新儀，東西運轉，南北低昂，而七政列舍中外官去極度分燦然，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用爲測驗，其致一也，作證理儀表，高景虛圓象非真，作景符，凡雖有明測景，則難作，闕幾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諸皆創以意爲之，又作仰觀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五參，驗而彌精，於是設監候官十四人，分道行測景，東至高句驪，西極滇池，南踰朱厓，北盡鐵勒，凡二十七所，而守敬作懸正儀，坐正儀，令行四方測景者用之，仰察躔離，近取晷景，微入刻

抄遠周家海偏參曆法酌稽中數蓋五年而曆成衡
守敬具疏言天體難測古曆家於天往往各有測悟
而未備精察今創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較得數
歲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若月離遲速與列舍分度
之差自大都校北極出地高下之度四時晝夜刻之
長短參古制立新法非假測悟一本其故常考正者
七事創法者五端非敢謂能然方之前代全踵故曆
增損傳會為法者較然易知誠得每歲測驗脩改積
三十年庶幾可復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其驗氣法
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陽消息之際
入編類纂 卷九十七 天類 七

為之法而始於候景候景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
其氣至之始而已知作能述前法略備而植表已短
尺寸之下所為分秒太少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
短而景虛淺難得其實入於虛景之半或設望筒
以測之或以木為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徹圭面然
端法以二龍舉橫梁一由表端下至圭面為四十尺
於古八尺之表一寸引伸之為五即毫釐易分而別
創景符取實景其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
穿一竅若針芥以方闔為跌其一端設稅可開闔歛

其一端使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景之中窺
達日光如米許隱然見橫梁於其中蓋舊以表端測
晷所得者日體浮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慎其中景
也古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
五寸今京師表冬至景長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
尺表為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景長丈一尺七寸有
奇在八尺表為二尺三寸四分雖晷景長短以時地
頗異而景長為南至短為北至其揆一也至日氣正
則一歲氣節從正矣而氣至時刻攻求不易劉宋祖
冲之嘗取至前後二十三日日間晷景折取其中用
入編類纂 卷九十七 天類 七

之定為冬至且以日差比較推定時刻諸曆因之加
詳今以新儀自丙子冬至累日月測驗至己卯冬至
三歲中前後日率相埒者參攷同異定擬二至時刻
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以上考春秋而來冬至無
不盡合其歲餘歲差法曰周天之度自今歲冬至距
來歲冬至歷三百六十五有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
周歷千四百六十日而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
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惟所差至微世
曾莫知漢劉洪始覺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
減歲餘分二千五百為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

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有差立歲差之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因得日躔歲退之差則歲餘天周實相爲用也今損益稍失其當詎能與天協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六家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所用歲餘復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一十一秒定爲今所用歲餘之數蓋所謂四分度之一者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定七十五秒爲今所測天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天類

十七

周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用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日卽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爲歲差之數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考前史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大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不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參驗之多者比十餘年少不下五十年卽差一度宋慶元親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其中得六十七年爲日

却行一度之差施之今日實爲密近然古今曆法合於今必不能通於古密於古必不能驗於今今授時曆以之考古則增歲餘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損歲差而增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至皆合下埃方來庶可永久無弊其日躔法曰列宿麗天爲舍二十有八爲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日躔欲紀之無從也而大明一生列曜俱熄以欲測其躔度也實難法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從考其所常爲近然秒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舛晉姜岌首以月食衡檢知日度所在紀元曆復以太白誌其相距遠近於昏後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天類

十七

明前驗之密矣今法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推求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巳卯歲終三年之間日測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大白相距度分定驗參考皆躔箕宿與月食所經允合比令大明曆所測實差七十六分其日行盈縮法曰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古稱日歲一周天而盈縮損益曰序各變前人未知也北齊張子信積候合節始覺日行有入氣差趙道嚴復準晷景長短定日月進退求虧食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而損益未得其真代述

用之。夫陰陽往來，氣幾消息，馴積而移，可以晷測，非以法求也。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十分九度之七，而不知其遲疾，其後稍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然而未審也。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為差率，以該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曆者咸因之。今自丁丑來至今日，測太陰逐時行度，以推其變，從黃道入，轉極遲疾，若平行之度，考驗之交，銓於遲疾二層，各立初末二限，初為益，末為損。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漸緩，歷七日達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天類

九

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蓋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蓋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八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曆日為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法定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分月十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為半周限，折而四之為象限，而自

道交周之故，固可得焉。天有九道，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者，黃道也，其白道與黃道交貫者，月行之所由也。古人分八行與黃道而九，蓋以其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其方之色名之，其究一也。月道出入與日道交值當朔則日為月所掩，而日食當望則月為日所衝，而月食其涉交有遠近，則食分有深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為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二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天類

十

道外為陽，入黃道內為陰，陰陽一周分為象限者四，凡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為半交，復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為半交，是為四象限，限為七交，各行九十一度，周歷四象為一交，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秒，每一交退天之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餘終而復始，正交在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

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闊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置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二度三十分夫曆法疏密驗在交食而推步爲難加時必本於躔離朧朧考求人加時必本於躔離朧朧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矣合朔失而欲交食之無失不可得也今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主

日躔縮遲速與白道交周之度咸極於微眇則合朔正合朔正則加時無早晚加時無早晚則食分無強弱其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曆來代損益不同皆以意牽合未嘗實測其數今新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中爲直距以南線代管窺距度餘分得實測無牽就其日出入晝夜刻舊曆據汴爲準於大都不同今以大都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外內度立法推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二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以爲常諸推步之式與見成之數皆比次篇類整

齊分秒爲成書皆視古加密而去諸曆積算年月日爲法之傳會者一本諸天道之目然以爲曆法之作凡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朔之盈虛而已不揆其端固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昭合然不驗之近亦何自知其本順以動而一無所強哉昔人立法必推求上古至之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爲上元以是爲曆之本始千歲之日至日至今而後曆可從定也

高皇帝開拓蒼劉基名聘至都禮遇之以爲太史令吳元年基率其屬造戊申大統曆以上洪武初召集天下通知律曆名家者赴京議曆法古天象三年立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主

欽差天設官凡玄象圖書非其職不得習其目業者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曆曰回回曆自五官正而下至天文生各專科肄焉五官正理曆法造曆歲造大統曆御覽月令曆六壬遁甲曆御覽天象七政躔度曆上之凡曆註上曆三十事民曆三十二事壬遁曆六十七事靈臺郎辨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古候保章正專志天文之變辨吉凶之古挈壺正知漏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度而統於監正上與羣臣論天日月五星之行翰共應奉傳藻典藉黃麟等以蔡傳右旋說對上怒曰是儒

家說渠何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二十八宿經也
附天體不動日月五星緯也必右旋朕自起兵來與
善推步者仰觀今二十有三年矣夜指一宿爲主度
太陰所距初幾何盡一夜卽漸過而東非右旋而何
十七年製觀星盤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書成賜泰
晉燕周楚齊六王俾讀焉是歲博士元統言臣聞一
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今曆以大
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
授時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日子積一百又
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今年遠數盈天數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天類

五

漸差請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曆元而七政
之行有遲疾順逆伏見之不齊其與未易知臣聞唐
勘司令王道亨郭伯玉精九數之學願徵令推算以
宜昭一代制書奏上報可擢統爲監正十八年築欽
天監觀星臺於鷄鳴山其回回歷觀星臺因雨花
臺之舊樓焉今隔遠母及通二十年選疇人年壯解
書者赴京習天文推步之術而監副李德芳言授時
曆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下推將來每百年消一日
卽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統所造曆改不用消長之
法非是統疏爭以爲推步合舊法 上曰二統皆

難憑獨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於是欽天監
以洪武甲子爲曆元而造曆依授時法推算如初三
十年革回回監正統中造已巳曆頒行之而疎尋廢
不行學士楊廉言漢興四百年更三造曆唐三百年
更七造曆宋三百餘年至十八造曆本朝自洪武至
今百四十年未更造而交食一一驗不爽則知許平
仲郭守敬所造理數精極古今曆無過之者正德中
禮部主事鄭善夫以歲中月食者三奉命往觀象臺
督監官驗候以爲新舊法互有失得願徵海內究心
天文之學及能爲算者使得盡心更元定曆之事其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七 天類

五

說主算極於秒微以至於半秒難分之所積之無差
而後精善乎元儒金履祥之言曰帝典之言天寬而
曆常密後世之言天密而曆常疎典命義和於中星
互舉辰象於期數集舉全日宜若已寬然不知彼治
其要而隨時占候以爲固有事無所用數數爲
也後世日不足而爲度度不足而爲分爲秒分秒益
碎積算愈難而卒又未嘗不差則何益矣語曰銖銖
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量之至丈必差况天行無
方體而欲以數盡窮之乎誠窮之亦何益於修省之
實矣

實矣

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八

函史編

天類

曆

幽王益貪天禍，不懲其心而怨其正，內嬖褒姒，外任
師尹，君子獨處守正，反見譏刺，立二年而西周三川
皆震，伯陽甫傷之曰：『周將亡矣！』天地之氣，水土演
而民用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
乎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填陰，原必
塞，原塞國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

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一

德若二代之季矣，得無亡乎？春秋傳曰：『二至二分，日
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
它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然日過分而不克，
克必甚，亦且必為旱，故禮三辰有災，百官降服，君不
舉，而辟位，暮奏鼓，晉夫馳，庶人禱，祝史用幣，辭焉曰：『
昭昭大明，殲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于尊，其鼓
用牲于社，書非禮也。』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故曰：『
食王者重之也。』李之言弗善，所以除舊而布新也。李
出東井，齊侯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浚池，賦歛如弗
得，刑罰恐弗勝，字星將出，豈何懼乎？由此言之，李甚

於李也。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何記異也。恒星經
星也，日入星可以見而不見異也，星非雨而隕如雨，
尤異也。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大水陰盛，火陽亢也。水
為女，婦淫，兵連起，百姓愁怨，火為君，君不思道，好內而
聽讒也。其雨雷震，覆木米，皆以非時而害地。震，金木
水火，沴土也。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
則搖於屋，瓦解於丘陵，涌水出為易，臣播政為無德，
專政為臣弑，逐君六鵠，逐飛風也。風發而為疾，陽逢
之而退，飛常風之罰也。宋災晉侯問災，故於上弱士
弱，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為鶉火，心
為大火，以出納火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
大火，而以火紀時，故商主大火。商人是因故，閼商人
禍敗之業，必先於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
象，不可知也。』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及漢中須
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
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微也。』茲火出
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火出於夏為三月，
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四圍當之，其
宋衛陳鄭平，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
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為水，梓衛頤，以之虛也。

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及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當是時秦毒海內而刑峻天應之災日月薄蝕山陵淪亡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辰星出於四孟太白出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他若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長人見臨洮石隕東郡北暴秦作難激以張楚之異也三十年之間兵相駢籍禍烈於蚩尤項籍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嗚呼變亟疾極此矣漢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聚之其占當以義致天下漢王既入秦

數十年而伐胡尤甚南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芘于河兵征大宛星芘招搖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之應故庶民爲星也當是時董仲舒治春秋學爲醇儒洞然於天人相與之際於祥異與故尤深數數爲天子推明言之其治國以縱開求而賜而賜爲若昌邑王賀徵在位淫縱大將軍光爲社稷計欲廢立計未有所定天久陰不雨晝夜不見日月賀欲出吹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詠日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行欲何之賀怒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大將軍念與密畫者獨車騎將軍急召車騎將軍安世許讓之以爲泄語安世謝無有召問勝勝以爲語出洪範五行傳中持示光光安世讀之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而王賀在國時嘗自見大白頸以上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皆冠狗也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入宮室宮室將空此危亡之象也先是昭帝元鳳初泰山萊蕪山南旬旬有數千人聲民走視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枯

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郎
睢弘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
山者岱宗，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今大石自立，僵柳
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故廢之家，從匹夫起為天
子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地節元年正月
戊午，月食熒惑，熒惑在角亢，占憂，在宮中，辛亥入氏
氏，天子之宮也。其景寅客星見箕索，東北行入天市
占，有戮卿，而霍氏以毒許后，故夷滅。元帝初，元闢東
大水，郡國饑，上下詔江海波湖園池屬少府者，假貧
民勿租稅，損膳減樂，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太僕

人編類纂

卷九十八

五

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
夏齊饑，人相食，七月巳酉地復震，因赦天下，舉直言
極諫之士，中郎應奉奏封事，臣聞人氣內逢則感動，
天地天變見於日蝕星氣，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
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
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
見於形也。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
以甲午從春，五庫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黃鍾律初起，用事，歷中
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按：奉傳師方之傳，如也。好行貧賤，申子土之東方之情，想也。北方之情，惡行虛賊，亥卯土之，是以王者忌于卯也。南方之情，惡

也。惡行廣貞，寅午土之，西方之清，善也。善行寬大，巳
酉土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
行。張晏曰：甲辰皆三陽，甲子東方為仁，百年之精歲
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百年之精歲
也，正以精歲，木育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
後連月久陰，陛下明聖，懷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
惠，罷省不急之用，振救貧，恩澤甚厚，猶不能復，陰
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
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
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又恣奢侈，呂霍
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以德之道，又非長世之策，
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

人編類纂

卷九十八

五

十七

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
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餘諸侯王園與後
宮，宜設定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
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起，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
大旱，其則有火災，惟陛下裁察，不報明年夏四月幸
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
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察，
臣竊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卯月宿亢
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漢知道之可信也，願復賜
問，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念漢興而來，宮室

苑囿日增奢泰難供所由來已久不改其本難以未
正乃復疏言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其時未
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
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而天子躬行
節儉省罷繇役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財力廢而
不爲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成帝卽
位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王氏五族同日俱封而黃
霧四塞大異數見上方精於詩書古文詔光祿大夫
向領校中秘書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
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遠傳禍福者其占驗
人編類纂卷之八 天類

此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
奏之天子心知向精忠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不能
奪王氏權元延元年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向
流涕太息曰管岐山崩三川竭而周公岐山者周所
興也漢家本起蜀漢今所起山崩川竭殆必亡乎懷
不能已復上奏極論併圖以上大射禮行有雉集於
廷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已又
集未央宮承明殿中太將軍青曰天地之氣以類應
譴告人君甚微而着雉最聽察先雷聞聲故經載高
宗雉雉之異今博士行禮之日大衆集會飛集於庭

歷三公之府及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
曉告備具深切人道相戒何以過其後許皇后廢而
陽阿公主家歌兒趙飛燕與女弟並入宮大受幸谷
永以涼州刺史奏事至京師事竣當之部上使尚書
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去年九月黑龍見東萊其晦
日食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食六月之間大
異四發而二者同月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重
灼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倍于前廢失法
度聽用其言驕其親屬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舉
憲又以掖庭獄爲亂阱榜箠屠於炮烙主爲趙李報
人編類纂卷之九 天類

德復怨反除白罪逮治正吏多繫無辜至爲人起責
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
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而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
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宇
崇聚僥輕以爲私客挺身晨夜烏集雜會醉飲吏民
之家亂服共坐沉湎媒娼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
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上處積數年矣去高敞
初陵改作昌陵因下爲高積土成山反天地之性發
徒起役並治宮館重增賦歛發如雨費擬驪山役百
乾谿又廣野營表發冢墓截骸揚尸百姓怨恨上惑

天和災異屢降饑饉仍臻餓殍道路者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陛下誠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上天之威怒懼危亡之徵兆蕩滌辟邪之意厲精致志專心反道放絕群小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除掖庭獄去炮烙刑以塞天下之望寢初陵之作止諸營繕崇厲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屢省無怠成帝性寬而好文永每言事輒見答禮至此對上上大怒使侍御史收永而皇太后與

八編卷之八

卷之八

七

諸舅以至親難數言實推永使言因勸上納用衛將軍商覘上怒密摘永亟發之郡而救過交還廐勿追而免後災異益數永遷北地太守當之官上猶使衛尉受欲言永復對語尤苦重以今歲日食元日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夫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殆爲饑饉厥期不久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園街陌之間臣妾之家將有徵紆雀杵之亂外則爲諸夏四方將有焚金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可爲寒心往年邵國被水者二十一

今年蠶麥並惡江河決溢郡國十五有餘百姓流散大異較炳宜損常稅而有司奏請加賦甚謬經義逆民心布怨趨禍之道緩和元年成帝卽位之二十有六年也春正月災感守心時丞相翟方進相九歲矣會郎貴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口進卽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卽綬賜乘輿秘器以葬親弔數至禮賜異他相冀以塞變驗月上竟崩無繼嗣立定陶王欣初曲陽侯根以大司馬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說根言書曰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

八編卷之八

卷之八

十

大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照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王者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而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幾不可不勉也將軍一姓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惟有賢友強輔庶幾可保身全宗根深納之會哀帝卽位薦待詔黃門上使衛尉喜問災異仍重之故令毋諱盡欲言尋條對言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舉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

君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晦昧。日光各有云爲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管問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惟陛下執乾剛之

入編類纂

卷之

德強志守度諸保阿孔母其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執疆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禁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茲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

見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常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榮惑往來，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榮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榮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榮惑厥弛，佞巧依

入編類纂

卷之

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宜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萌，以蕩滌濁穢，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弗四孟皆出，爲王易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

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
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
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
曰潤下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
爲最大今汝潁水滄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
詩所謂暵暵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
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
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
位震應起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
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五

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宜務崇
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
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
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
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憚也弘漢名相於
今亾比而尚見輕何況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亾人
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
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
通人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宜少
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

官於時定陶太后以帝祖母通請謁恣驕傳晏爲大
司徒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詔
舉方正直言時涼州刺史杜鄴以病免家居舉方正
對策今諸外家並侍帷幄布列在位積貴之勢世希
見聞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曉然日食
不在前後臨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
殆不在他上悟收晏印綬罷歸第光武初興天命告
饗昆陽之戰大雷風助威滹沱冰合耶鄴烈風影響
表著而是時五星失晷天時錯謬辰星太白出入過
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於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五

是諸不逞之徒咸以爲漢不再興之效獨扶風蘇竟
以爲是皆當於其分野占之房心宋分東海是也董
憲當之尾爲燕分漁陽是也彭寵當之太白辰星自
亾新之末失行至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或裴回藩
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甚微闇
昧或煌煌南北或盈縮成鈞帳蹇不禁此皆逆亂未
平大運蕩除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指麾妄說傳相
迷誤則是天文安得而遵度哉夫仲夏甲申是爲八
魁春二月巳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
月巳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爲人魁上帝開
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

丈長且半天正臨黎丘之地。為秦豐所都。月入于畢。畢為天綱。主罔羅無道之君。秦豐當之。又甲申之夜。流星狀似蚩尤旗。或云天搶出奎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為延牙破之象。漢為火德。維昧必亮。北卦部威德在中。官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為兵。事畢中國安寧之效。已皆果然。其後天下既定。天子躬政。頗以吏事課三公。時傷嚴。急中大夫鄭興上疏。言頻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若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垂意洪範。留思柔克之政。和帝初。竇太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天類 主

后臨朝。大將軍憲兄弟作威。越用事。地震。水旱頻起。四年夏四月朔日。食軒轅左角。為貴戚。占司徒鴻上疏言。昔諸呂握權。繼嗣幾移。哀平之末。國統中絕。今天下遠近。背王室而向私門。上威損而下權盛。徵表嚮背。日為之食。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夫禁微則易。救大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謬。未然之明鏡也。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是月竇氏誅。安帝之世。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閭皇后兄顯弟景耀。並典禁兵。而宦者樊豐。江京。李膺。乳母王聖。聖女伯榮等。出入宮掖。為侈虐。而山崩地震。司徒震諫不聽。

力疏言。臣備位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冬十二月。京師地動。其日戊辰。月日干支皆土。位在中宮。此中宮近。臣持權用事之效。惟陛下奮乾剛之斷。抑驕侈之臣。以承天戒。不聽而震。以譴厥順。帝起幽廢在位。既誅豐顯等。而怠荒於政。罔念聞。封孔母宋娥為山陽君。封皇后弟冀為襄邑侯。天下失望。陽嘉二年。以災異徵安丘郎顗詣公車。策問之。顗對言。易天人之應。曰君子不思導利。茲謂無澤。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去歲冬恭陵百丈關災。殆民勞不息。而營繕者衆也。臣愚以為諸官殿官府離宮別八編類纂 卷九十八 天類 主

觀所繕修者。可並省減。以息困窮。又正月以來。陰闇連日。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言若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序賢進士。後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日見者。咎在中台。又曰。賢德不用。厥罰常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濱。豈無忠賢。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雨。猶久陰而不雨。此白虹之所以表也。宜采納賢臣。以宣助聖化。臣竊見立春前後。溫氣應節。頃前數日。寒飈彌甚。水既解旋。令正月自三日至千九日。於卦為三公。夫天地之氣。寒暑相避。以成物。

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坊
賞不列而刑罰必加也、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
捕、夫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逆、可敬而不
可慢、伏案飛候、參察衆政、立夏之後、必且有震裂涌
水之災、陛下宜恭已內省、諸所考察、當須立秋夫三
公上應台階、股肱翼戴、以燮調爲其職者也、政反其
道、而寒陰反節、三公當之矣、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
累鍾之奉、忌天下之憂、避災稱疾、偃仰自逸、一被冊
文、得賜錢者、起矣、疾之易而愈之速也、以此消伏
災、皆與致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七

吏不良、歸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責歸舉者、而陛
下宗之彌優、臣下慢之愈甚、所謂大綱疎而小網密
促也、臣竊見去年八月、熒惑失度、歷涉輿鬼、環繞軒
轅、易傳曰、政悖禮失、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禮、天子
一娶九女、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生而幽隔、鬱積之
氣、上感天和、故遣熒惑入軒轅、出后星、北垂象見異、
以悟主上、今皇胤多夭、嗣體莫寄、咎宜出此、宜簡出
宮女、聽其嫗嫁、以承天意、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己丑
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
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參罰也、又火爲大

辰、北極亦爲大辰、言一星而連三宿也、凡中宮無
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此三星應之、參罰爲白虎主
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臣、恐立秋而後、趙
魏西關將有寇寇之變也、宜豫宜諸郡、敬授人時、輕
徭薄賦、選賢能以鎮撫、五月丙午遣太尉服于戚建
井旗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又自去年十
月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房心在南、
光苞及交、房心者帝之明堂也、歲星守之、年穀豐、今
太白從之、金木相賊、而反同舍、此以陰陵陽、臣下專
權之異也、又房心主東方、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八

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謂出右
恐年不順成、宋人饑也、書奏、拜郎中、辭病不就、是歲
四月、京師地震、夏旱秋鮮、早入馬邑城、破州郡兵、明
年西羌寇隴右、畧皆如顓言、上以地坼故引致撲土
對策、太史公張衡對以爲災者威分、震者民擾、願陛
下思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入柄、不出天子、漢安二年
夏五月丁亥、辰星犯輿鬼、占爲大器、六月乙丑、熒惑
犯填星、占爲上人忌、而順冲繼崩、明年春三月癸丑
熒惑入輿鬼、夏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占皆爲大器、
五月庚戌、太白犯熒惑、占爲逆謀、而質帝以暴奔、先

是永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指營室及墳墓
丁丑在奎癸未歷與鬼柳七星張光炎及三台至軒
轅中而滅後五年以地震刪免太尉喬尋與太尉固
並見殺於是星孛天市一歲間日食地震山崩成梁
氏之誅其後桓德益昏宦者所在暴縱與海內公忠
之臣相為讐疾太尉喬每有選舉論議往往以中詔
譴平原襄楷喬詣闕上疏言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
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間月食辰太白入房犯心
小星震動中耀中耀者天王傍小星者太子太微帝
庭五帝之坐也而火金罰星得揚光其中於占為天
人編類纂卷之八

子凶又俱入房心於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
逆行西至掖門還守執法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
執法久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而誅罰太亟之故也
前冬大寒栢傷竹枯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
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入中夜無故叫呼云有火
光人聲於占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來連有霜雹大雨
電此臣下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平原太守
璜南陽太守璲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
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窮謬如今
日者天變孔亟而陛下以如是之政刑應之可為寒

心今年夏四月有河清之祥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陰欲為陽之象
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
者並極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
為紀異也願賜清問盡所言書奏不省竊帝初竇太
后臨朝父大將軍武大傳蕃同心輔政為宦官所構
戮歿遷太后南宮天下疾憤明年夏天雷電以風有
青蛇見御座上中郎將張魚上書言昔周公避位居
東天動明威以彰其德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此天
疾威妖眚之所以作也宜急改葬徙還其家屬及從
人編類纂卷之八

坐禁錮者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
顧復之報上深嘉其言而為宦者所制不得行已復
治鈞黨天下賢士蠲焉於是大異交見天子乃詔議
郎邕問消復之術邕具對言詔問六月二十九日有
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
體長十丈餘狀似龍似虹蜺以臣所聞演孔圖曰蜺
者斗氣之精也天投蜺主惑於譽毀合誠圖曰天子
外苦兵內舊臣無忠意者陛下開橈之內衽席之上
獨有以色見進凌尊踰制者乎若羣臣有所毀譽而
聖意低回未知所當也宜抑內寵任忠直決毀譽使

貞邪各得所守。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人入德陽殿。問辭稱梁伯夏。我上殿中。黃門與語言。往來不得入。遂亡去。臣聞凡人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孝成時有男子王褒。冠小官帶劔。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收考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官所言下獄。成與今事正類。伯夏故大將軍梁冀子。不疑子也。以罪受戮。非天所祐。況今將有狂狡。為王氏之禍乎。抑羣陰太盛。幸小並進。強盛也。詔問南宮侍中寺。雖化為雄。尾已似雄。頭尚未變。謹按凡雞為變。皆貌正失也。夫牝雞鳴。尚致家索。況陰陽易。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主

體於實政。變此其異甚大。獨頭為元首。變未至頭而明主知之。訪問其故。此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若應不精誠。頭冠或改。即成患矣。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變御圖新政。則其救也。詔問即昨以來。頻歲日食地震。風雨不時。疾厲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震。思亂則風。貌失則水。視闇則疾厲。簡宗廟上。不潤下。則河流滿溢。有一於此。皆為咎徵。況並時雜至。其異彌大。明君抑陰尊陽。正上下之分。致虔於供御。則其救也。詔問災惑變色入太微西門。而太白正晝見。臣聞災惑主夏。以非其月入尊宿。法臣謀不端。

太白晝見。法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女禍。又失道而見。是為羸長。疾王不榮。災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治政。審察中外。申門戶守禦之令。以杜漸萌。則其救也。詔門蝗蟲冬出。臣按河圖秘徵篇曰。主貪政暴。吏酷誅深。則蝗蟲出。宜息不急之作。省財賦之費。進清良。出貪虐。損別藏。以贍國用。詔門平城門及武庫室各自壞。臣愚以為平城門向陽之門。祁祀法駕所從出之正門也。武庫藏禁兵。則國家之守。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懷。其妖城門內崩。潛潭已。日官瓦自懸。諸侯強凌主。詔問朕焦心聞災。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主

迷國莫有盡忠以邕。博學深奧。退食自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指陳。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大怪也。天於大漢殷勤無已。以赤帝之精輔。未衰故屢見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人可為安。凶可為吉。如大運已去。豈復有譴告哉。即位以來。孔母趙婕貴重顯赫。生則貴富。辟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門史霍王。依阻為姦。投蜺變鷄。豈不謂是。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宜以趙霍為戒。高其隄防。明設禁限。太尉張顗為王所進。暗昧已成。非臣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

治無以致遠。傾邪在官。所當先懲。光祿勳偉偉有名。放濁。長水趙瑋。屯騎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聖意勤勤。欲清蕩濁。流扶正黜邪。宜先放廢。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正。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奸貴。遠間親。小加大。列在六逆。階墮。則堂高。輔位在。則上尊。不宜復聽。納小吏。離刻大臣也。夫憂樂不並喜戚異。方祇畏災變。時而復巧作洪都篇賦之文。非專精一意。示優懼之道。臣願陛下強納忠言。忍絕非類。

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明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勦力從化。人自尅損。章奏爲宦者忌。疾與家屬。疑鉗徒朔方。嗟乎。主之不明。豈足與計哉。當是時。大學生陶。以宗室發憤上書言。臣聞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首之與足。相須而成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痛於肌膚。震食無損於玉體。故茂三光之戒。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流虐遠近。痛哉斯言。曾莫是鑒。於是星孛紫宮。宇天市。西岳崩裂。而漢氏以亡。自東漢來。言災異者。獨依彷彿傳緯。時時

雜識數家言。近支碎矣。占五胡之亂。腥羶中土。獨應在太白畢昴。則知兩戒之表。固天之所以限夷夏哉。曹魏青龍中。張掖水溢。涌寶石負圖象。靈龜立水西。有石馬七。及禽獸諸星宿之象。有文曰。大討曹詔。班天下。以爲嘉瑞。鉅鹿張珣曰。漢亡久矣。豈襲作殆將來之兆乎。而是時魏主叡好治宮室。峻嚴崇華。殿災。詔問太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隆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君室。又曰。君高臺火爲災。蓋役作繁興。百姓空竭。天應之旱火從之也。魏主默然。已又問漢桓梁災。大起宮殿。以厭之。有諸對曰。有

之此越巫之諄也。天災可敬也。不可傲也。誠罷役清其地。毋更作。及隆疾病。猶口占疏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長育燕巢。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選諸王使典兵。恭峙鎮撫。歲夏時魏疎忌骨肉。而委政司馬氏。故隆懇懇及之。魏甘露中有黃龍見寧陵井中。羣臣以嘉祥賀。時司馬昭既廢主。桓溫。魏主髦太息曰。龍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辱在井中。何謂嘉祥。賦潛龍詩。以自傷已。而有南關之難。晉既平吳。有青龍見武庫井中。武帝往觀之。喜百官請賀。僕射劉毅曰。昔龍蒸夏庭。禍發周室。龍

見鄭門子產不觀又何賀焉乃止永康之元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而太子適以廢妖星字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太微而中台星坼軒轅者后宮太微帝庭三台三公奎為魯為庫兵太微為積尸妖器之事無何武庫火西羌反賈后以弑太后楊氏誅成司空華僕射顧與焉亦竟成趙王之誅永寧之元自春正月至十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永嘉中熒惑犯帝微白虹貫日日光散四流如血日中若有飛燕者建興二年春正月己巳黑霧五日辛未日墮於地有三日相承出西方東行有流星隕平陽北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光燭地化為肉長廣三十步諸大異皆古所未有而是時諸王相屠懷愍二帝廢執成平陽羯胡氏羌交毒於中國亦載籍未有也其後太白入東井而秦弑其君生東井秦分也秦伐燕克壺關申胤歎之曰難其亡乎昔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凶今福德在燕而秦克焉雖克能無復乎燕之復建不過一紀後三年夏彗出尾箕十丈經太微掃東井至於冬不滅尾箕燕分也後十二年秦伐晉羣臣諫不聽在衛率石越曰今福得在吳而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賢能為之用民為之使殆未可伐也秦王堅曰天

道未易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人何所得恃乎昔吾滅燕亦犯歲而克臺史何渠言也卒伐晉已困於晉而燕竟亡秦太元末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時晉孝武嗜酒好內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我勸汝一盃酒自古何嘗有萬年天子耶須女婺女也虛為哭泣之事明年貴人張氏弑帝於清暑殿義熙中熒惑在匏瓜中忽亡失所在法當入危亡之國為民謠訛言魏主嗣心畏之召名儒與太史占所詣司徒浩曰其入秦乎魏主問曰何謂入秦浩曰春秋傳神降於莘以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亡在庚午辛未二日間庚午主秦辛為西夷故曰入秦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守鈞已久之乃去是歲秦大旱昆明池水竭明年童謠訛言並作中歲而秦亡劉裕伐其後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大畏之復召諸儒生問其祥崔浩曰是王莽篡漢之表也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權命擅國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乎又明年長星出竟天而宋果代晉晉中國之舊也魏古太白昂浩諄之故云梁晉通六年夏五月己酉太白晝見六月經天其明年太白犯歲星在牛占為易政

武帝爲政元肆情，是秋月掩填星者，再占天下無王，有大器，帝捨身同泰寺禳焉，是年太子薨，大同五年，甚出南斗東南指至婁而滅，又三年熒惑再守心，太白晝見，而帝竟歿於臺城之圍，北齊之亂，歲星犯太微，上將與星犯井，鉞與太白并占爲大臣戮而齊殺，元魏宗室四十餘家，尚書令楊遵彥東西二族覆焉，同之凶也，大白辰星與歲合在井，占曰是謂絕行國，內常有兵器，敗立戾王，其明年有流星一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光，燭地有聲，占有立王，若從上階以受命，開皇五年秋，星流四散下而平，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三

陳仁壽四年六月庚午有星入于月，七月乙未日青無光，而上疾以暴崩，大業三年，長星見西方竟天，犯奎婁角亢而沒，九月見南方，亦竟天，凌角亢掃太微帝座，經歲乃滅，占曰是天所以去無道，建有德也，見久若災深也，星大者事鉅也，行遲者期遠也，後十二年秋八月有星大如斗，流王良閣道間，聲如隕墜，癸丑有大星如甕，流羽林，煬如江都，明年夏五月辛亥大流星如甕，墜江都，煬帝弒，諸王及幸臣並戮而隋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九

函史編

天類

曆下

陳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陽武之魚空而闕隋鵲巢黼帳火炎門闕則祥青呈形亦于何不臻矣唐興高祖起太原之歲填星歲而旅于參參唐星也填星上福作占未當居而居其國昌唐以受命武德初有星孛于胃昂間丁亥字卷五卷五讒也蓋建成元吉連後宮攝秦王之應九年夏五月太白晝見六月太

八編類纂

九十九天類

一

白經天在秦分月犯氏氏天子宿室也太史傳奕言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示視王而太子建威齊王元吉歿臨湖殿殿在禁庭中八年秋八月有星孛於虛危上憂甚學士虞世南進曰臣聞德政不修雖麟游鳳儀猶之無補政教無關即彗孛何端焉願陛下以功高古人而務大勿以太平日久而自逸慎終如始可矣彗非所憂也上深納之九年癸亥犯軒轅十年四月亦如之六月有文德皇后之喪十一年秋穀洛溢入洛陽宮深四尺官寺民居溺歿者六千人詔百官極言過失是歲冬荊州都督武士護女

入宮爲才人於是連歲水太白屢晝見占爲女主昌月犯鍵閉守心前星癸酉逆行犯鉤鈴鍵閉鉤鈴鍵閉在房南咸間主防微謹內心前星子象也是歲太子承乾廢當是時民間傳秘讖籍言唐三世後女主武王當代有天下矣上深惡之密以問太史令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諸淳風對曰有之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下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唐子孫多受其禍殆其信也上曰朕欲索疑似者盡殺之則何如對曰不可爲也天之所命誰能違之王者不灰徒多殺不辜不祥上自今以往三十

八編類纂

九十九天類

二

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脫得而殺之夫更生壯者肆其讐毒則禍益大矣上默然而止高宗永徽初晉州地震震侍中張行成曰天陽地陰臣將恐有女謁川事大臣陰謀之變且晉陛下本所封國也大異數發願深慎圖慮以防其萌五年春三月召太宗才人武氏入內爲昭儀夏帝在萬年宮夜大水上游出乘高避儀水入寢殿中漂溺三千人六年七月乙亥歲星守尾已丑癸亥入輿鬼八月犯軒轅是歲皇后王氏廢歿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太尉無忌中書令來濟柳奭侍中韓瑗歿於是高宗之世且

赤無光咸亨元年二月日濛濛有濁色如赭咸亨元年二月朝之旦月見西方儀鳳二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龍朔元年六月元年五月月犯軒轅大星乾封三年正月熒惑數犯太微咸亨元年十二月四月二年犯房心上元元年正月犯鈞鈴儀鳳二年正月軒轅權數有變大風落太廟鸛尾洛水毀天津橋二及河溢水決不可勝數也武后稱帝革命為淫縱與上本開邊所誅夷諸王大臣百千人二十年間日赤如赭文明元年二月長安月過型不虧者三月掩軒轅大星者二垂拱元年五月元年十二月月犯感太白金星犯軒轅者六辰星犯東井星辰廷尉東井法令也太白鎮星犯天關各一本編類纂卷九天關主邊發惑犯五諸侯長安二年五諸侯外侯王也有星如半月見西方光宅元年九月有流星入北斗魁河洛溢明堂火而侍御史來俊臣達上意為苛酷其家井水忽赤如血井中夜有號咷聲俊臣以木室之木忽自投十步外無何俊臣族其後日食再既而后遷上陽宮當是時三月雪宰相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爭之曰三月雪為瑞雪將臘月雷為瑞雷乎不聽既入賀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此異也為黷刑之應豈得為瑞今賀者皆面諛非忠臣后默然為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

者宰相復入賀求禮颺言曰物反常為妖此鼎足非人政教不行之象后為愀然已中宗復辟而韋后與武三思比而亂政河南北大水洛陽尉宋務光上疏曰竊見自夏已來水氣勃矣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溢漂損百姓接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自陛下光臨寶極有年矣而郊廟遲留不稱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暴水之災殆其為此臣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逆溢加之虹蜺紛錯暑雨滯淫維丁人編類纂卷九天關厥時而汨恒度臣恐後庭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于外朝之政者伏願深思陰勝之沴杜絕其萌又自春徂夏牛多疫疾浸淫于今謹按五行傳曰思之不磨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或未躬親與願勤思德容暫勞宵旰為百姓自艱勉毋徒以聲色犬馬為娛樂臣聞日蝕修德月蝕修刑用賜或愆貌言為咎零榮之法存乎禮典今屏翳收津豐隆戢響而欲於一坊一市暫開暫開期以感召皇靈沛降天澤不亦遠乎自數年來公私空竭戶口減耗陛下不出都邑近觀朝市則以為率土之人既富且康不知閭閻

百姓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丁壯盡於邊塞。孤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洗潰。急征橫斂。上黷天和。良可悲也。夫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不止。欲侔至治。豈不難哉。俾良牧樹風賢宰垂化。及夫嫺威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馮寵生災。如武三思等誠宜輒其機務。授以燕閑。乳保之愛。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瀆。此方今之急務也。疏奏不省。而中宗崩於秋韋后誅之夕。星四隕如雨。太平公主干政。主家并溢。彗星出西方。入太微。公主欲因以其間。傾平王使臺官入言於睿宗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又帝座及心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五

前星皆以變當有以圖其應。睿宗聞之。頓慨然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遂下制。傳位太子。是為玄宗。而天下復安。三年。山東蝗。民以為天災。不敢殺拜祭之。相姚崇遣御史分道督州縣捕殄。議者以為蝗多不可盡徙。勞民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且盡。豈可坐視不營救乎。縱除之不盡。猶勝養以貽患。或以為殺蝗多宜且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忽於人之饑。而歿乎卒捕之。七年夏五月。日食。上素服撤樂減膳。命書門下。察緊凶賑饑。悉勸農功。相宋璟曰。陛下勤恤民隱。臣等

調燮無狀。罪萬死。抑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以脩德也。非慮囚所及也。語曰。君子耻言浮於行。願推誠致行。毋為數下制書。其後武惠妃幸而洛穀。伊汝水溢。博河決。復為女禍之徵。楊妃寵而星孛紫微。開元二十日。日暈五重。天正。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月有虹氣如垂帶。安祿山入朝。還鎮之。歲夏五月。熒惑守心。占王去其宮。六月日食。不盡如鉤。其明年十二月日食。歲在東井。而玄宗幸蜀。楊妃死於亂。先是。關中以水旱相繼。民饑流上憂雨。復傷稼。相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六

害。上以為然。扶風守房琯言。所部水災甚。國忠怒。使御史推之。於是天下無敢有復言災者。肅宗即位于靈武。而內寵張良娣建寧王以譖死。外嬖李輔國。太上皇遷西內。當是之時。日食三既。至德元年十月。乾元二年。白虹貫日。乾元三年。彗再見。長數丈。歷昂畢至參。東井軒轅。四年正月。月掩心。前星占為太子憂。六月入南斗魁中。明年二月。月犯心中星。占主命惡之。而帝崩。當其時。月與昴相陵掩。為變而安祿山慶緒父子相屠。成建中三年。德宗方勤政。而月掩心中星。明年朱泚反。陷京師。上跳身奉天。以神策節度李晟

討克之而定方晨之軍渭橋也。熒惑守歲於占爲軍
憂已而徙舍。賓佐皆入賀。晨流涕曰：天子野次，臣下
知歿敵而已。天象高遠，何庸知及？克長安，將佐入賀。
晨謝之曰：曩非相拒也。晨聞五星之羸縮也，無常，一
退舍，動色相慶。脫復還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諸將
謝不及。後上頗惑讒，晨及渾瑊、馬燧等人自危。相陸
贄貶中州，而貞元二年，日有黑暈，四年日赤如血，八
年暴風發太廟屋瓦，路門闕十年黃霧四塞，日無光。
熒惑太白相繼犯太微上將，後十年，群臣以微譴逐，
不復收數。恒寒應焉。元和初，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

入編類集

卷之九 天象

二

恤學士絳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賑恤不
必徧也。宮人數廣于天，和宜簡出。諸道橫歛，克進奉
多方，掠良人賣爲奴，請禁絕。上立從之。而雨，其後上
惑志於仙，服金丹，增躁急。連歲月犯心中星，熒惑入
南斗，逆留者數月，大如五升器，色赤。十五年正月，月
復犯心中星，是月上暴崩。方士柳泌誅穆敬文之世，
閹宦勢益盛，白虹數貫日月，數有變。太和四年六月
辛未，自昏至夜，參半星，或大或小，畢亂流。七年六月
戊子，自昏至曙，流如之。是月月掩心中星，七月復然。
而熒惑時時逆爲變。明年，彗見太微，月入南斗者五。

又明年太白晝見，四月大風墮含元殿四鴟尾，壞金
吾衛舍，發城門樓觀已，遂有甘露之變。將相大臣歿
於兵，已而河中奏騶虞見，上太息謂度支杜棕曰：往
李訓、鄭注爲亂，以甘露瑞，何有焉？卿在鳳翔，不奏白
兔，殆先覺也。棕對曰：昔河出圖以畫卦，洛出書以叙
疇，以章道著教，故足尚也。它草木禽獸毛羽之類，何
世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蒼麟白鹿以
駕芝，蓋亦何益於治亂之數矣！上曰：善。詔諸道祥瑞
毋以聞。懿宗之世，彗出婁，長三丈，以合曆星賀帝喜。
宣示中外，送史館編錄。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

入編類集

卷之九 天象

八

奏蝗不害稼，皆抱荆棘。帝喜，宰相帥百官賀。僖宗
之世，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碗。自八月己丑至于丁
酉，不絕。自是兵革熾，賦歛愈急，關中連年水旱，州
縣不以聞。百姓流殍無所訴，聚爲盜。而王仙芝、黃巢
輩蜂起矣。守縣分裂生民，皆戮幾盡。歷五代，八姓而
後已。悲夫！常是時，世亂史佚，月五星互變，日有環暈，
纓紐負背之氣，十日中午，常七八繁，不可勝書。而背氣
尤多。歐陽子唐史五行志著論，漢儒董仲舒、劉向與
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之意，至
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悖戾，可勝歎哉！昔者箕子

爲周武王陳禹所傳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疇考其說爲不相附屬而向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以爲皆屬於五行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悉附益有以見其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周顯德中實學士徽善爲星與盧多遜楊徽之並時爲諫官嘗謂楊盧曰自此以往至丁卯歲五星當聚奎奎爲文章府昌運其始開乎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蓋建隆五年春三月而五星聚奎端拱淳化間連歲旱蝗諸禱雩無應太宗甚憂之謂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翼日雨蝗盡死真宗咸平初彗出

八編類纂

九十九

天

宮室北司天謂應在齊魯分上嶽然曰朕以天下爲家豈直一方哉遣使按諸路逋負畢除之當是時相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事奏御同列頗目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不然人生冲年當使知四方災異若民所疾苦庶幾發其懼心卽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此公等他日之憂也景德元年春正月京師地震夏六月月犯昂昂胡星也戊寅犯五車東南星占兵當起七月癸亥犯氐占天子親征九月契丹入寇上親征渡河次澶州是月太白犯南斗占外國有使契丹請盟

而退於是星孛于紫微蓋上意稍稍驚急縱而王欽若丁謂之倫業用事矣已欽若逢上封泰山禪社首以明得意而土木禱祠之事繁謂作封禪祥瑞圖土之御史崔立言今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皆天之所以垂戒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華貌之異爲上瑞臣竊懼之上爲默然其後學士迪以旱蝗倍土謂土木之役所致罷諸營建而雨天聖初仁宗方幼冲太后臨朝京師水平地忽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宰執方晨朝未入皆輟朝首相曾附中使奏曰今天變甚乃臣等災理無狀致然其何敢

八編類纂

九十九

天

卽安願請對陳備禦之道上召入於是被殿減膳肆赦蠲民租諸被水災若困窮者收賑之七年夏六月夜大雨震電玉清昭應宮災宮真宗故所奉天書處也太后見大臣而泣曰先帝竭心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燒殆盡今何以稱遺旨乎樞副雍中丞曙前對曰玉清昭應宮之建非應經義天降之災殆意以示警願除其地罷禱祠以應天於是得不復葺會又宮中大捕官人爲掖庭獄御史蔣堂言火起無迹殆天戒當脩德以應天不當濫及無辜其後上親政恭仁抑長遇水旱輟徒跣伏禁庭禱以爲常嘗以早行禱太

乙祠畫炎赤却蓋不御中夜聞雷起露蹠殿階下雨大至不起俟雨霽再拜謝乃升階慶曆中河北赤雲河東地震右正言孫甫上疏言赤雲者赤青也占爲人君舒緩之應晉武帝怠於政荒宴後宮不及經國遠圖而河陰山赤雲終致晉亂則舒緩之効也地陰象震陰盛也陰爲臣爲後宮爲四夷而忻州爲趙分今地震六年矣每震輒有聲如雷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卽位晉經歲地震其後武昭儀專恣唐祚幾移陛下欲收舒緩之失莫若自柄威福出英斷以懼姦邪欲銷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以杜於萌

人編類纂

九十九天類

三

漸此應天之實也時上優游寬客賢不肖並進而二虜跳梁後宮張淑媛頗寵幸故甫諫及之其後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知制誥胡宿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上疏言明年丁亥歲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今陰未卽伏而陽微不能勝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占西北二邊不動當必有內盜起河朔間宜前爲之備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也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者衆陽氣洩耗故陰乘而動宜禁止以寧地道明年王則反貝州河朔亂六年夏六月朔日食食四分而雨群臣以故事賀起

居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周徧華夷而陰雲所蔽至爲近狹今太陽實虧而雲爲之翳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之者矣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夫日者君之表萬里同景而有食之其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猶可言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寢深不可言也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災隱明若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未之知也若然者宜側身戒懼憂社稷豈領當賀哉上然之敕百官共修省毋稱賀神宗勵精爲治始卽位而日食三朝之會是歲自七月至于十一月京師地震者六河朔旱蝗上遊殿減膳

人編類纂

九十九天類

三

撤樂以爲憂翰林學士王安石爲上言災異皆天數非必人事得失所致富文忠公弼自汝州召相方在道聞之太息曰人君所畏者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惑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措其力是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爭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天人感應之理以明其大可畏者上之其後相安石柄國者七年災異並作自六年秋七月不雨至七年夏四月終不雨上憂形于色下詔求直言時歲旱饑政苛急東北流民當風沙霾曠中扶携滿道路羸疾愁苦茹木實草根

以爲活其土著民以青苗助役賦錢急被鎖械負瓦揭木石賣之以償官監安上門鄭俠大痛之乃繪日所見爲圖具疏上閤門却不受乃假稱急密發馬遞上之時方事河湟俠疏言陛下南征北伐邊陲將帥皆有以勝捷之形勢作圖來上者矣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父母妻子不相保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而獻者然此非細故也臣奉差監安上門謹按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眼亦可流涕況於千里之外愁苦之衆未盡見聞者哉如此而望陰陽之調風雨時至難矣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

八編類纂

卷九十九

主

盡罷今所爲新法者當立雨卽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府體放免行錢三司體察市易發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數諸青苗免役方田並罷凡十八事民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輔臣入賀帝出使所進圖狀示之皆再拜謝始知政罷行之由於是群姦切齒以狹付御史獄治擅發馬遞罪而呂惠卿鄧綰相與環泣上前以爲不可罷而新法復行其後王安石入再柄政而羣見軋軋上憂甚爲減膳避殿求直言安石入對

言昔晉武帝五年羣出軋軋十年李占爲主命憂而帝在位二十有八年與往占不合上日聞民閒殊洶洶苦新法也安石對曰顧法善不何如耳祈寒暑雨民猶怨咨法苟不愆何恤乎人言上曰曷若并祈寒暑雨無之耶安石語塞意怏怏退而謝疾上慰勉起之數四安石乃復出而新法如初春秋時學不能遠統主於人於是乎岐天人於異觀蓋始有天道遠人道邇之說然猶兢兢於人道不敢縱教信所守也然是時鄭鑄刑書士文伯逆知其必火以爲火未出而作火鑄刑器藏爭碎焉火象之而火可必也其後荀卿

八編類纂

卷九十九

主

子乃持論言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宰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之卜筮而後決大事非誠以爲得所求也以文之也君子以爲文細人以爲神異哉所聞紹聖之初有星出東壁西漸流至濁星而沒有星出靈臺北至軒轅而復於是臺官阿意言主擢用文士主賢臣得位主天子社稷昌他星變成以主賑貸主牛馬昌主天子有子孫之喜不則曰主使出外國若外國使至也成莫敢有言徽宗初元三朝之

且有赤氣亘天，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小人犯君子，夷狄竊發之表，願深戒豫防。」而伯雨奪官，崇寧中日赤無光，日中有黑子，彗長竟天，旱蝗地震相繼，大肉被庭，災多焚歿者，而以日當食不虧，賀以日當食不及所食分，賀得玉圭玉印，星出柳色赤，更有尾，賀諸草木毛羽之異，非常之物，則君臣欣然，動色相慶，以爲嘉瑞而賀也。宣和初，元龍見京師茶肆中作坊士取食之，天大雨，七日都減水高十數丈，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常有洪水劇大如此。」

人編類集

乙九 天類

五

其甚者也，復奪一官斥外，京師河東陝西地震，遣右司郎中黃潛善行按視，還言地雖震，不害遷戶侍郎，於是召入紫微垣，長鼓丈，搖帝座，拂文昌，已出長竟，天大風，雲霧四塞，狐升御榻坐，而宋亡。嗟夫，天變不足畏之禍，其極乃至此。夫南宋之亡，天日山崩，元師圍臨安，江湖不溢，屋山之戰，星隕廣南，大如箕中，爆裂爲五，既墜地，殷如鳴鼓，一時頃乃止，元興以百年之運，擅中國，天厭其德，災鉅異劇，順帝在位三十有五年，日食二十有四，天鳴二，彗十數，凡久至六十三日，長乃竟。天京師地時時震，甚者聲如雷，異者

太廟柱裂，頽者歲至數四，日至二三震，有星孛于北斗，大如月，聲如雷，雨血二，雨釐而粟，雨毛各一鳴，鷄山以震崩陷爲池，方百里，霍山崩前三日如雷鳴，禽鳥驚散，石隕者數里，汴河冰五色，成文如繪，事它州郡山崩地裂，河決水溢，旱蝗饑疫，民流至數十百萬戶，太祖高皇帝誕生之夕，帝降靈表，祥光燭天，誠意伯基微時飲花西湖上，見慶雲成龍文起西北，諸同遊咸喜，訖分韻賦詩，歌爲歡，基獨縱飲不顧，大噉言：「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後十年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猶全盛，客驚走避，匿基獨縱飲抵深夜，乃

人編類集

乙九 天類

五

去及上下金陵，定括蒼，基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非人力也。」會遣使來聘，基遂詣金陵，時時占乾象，佐行軍，輒效而上，在兵間久，甚嫻於天文，吳元年秋八月十四日，雷震上所居宮獸吻，又明日雷火備倭戰船二十一日，大風海舟覆，上怛然念天心，革命嚮應之會，而恐倉卒有寬濫無及也，深省悔，手敕戒百官修輔，戊申春正月，羣臣表勸進，上屢抑未許，丞相善長等復固請，乃命禮官差日定禮儀，於是上虔肅夜稽首祝天，言如臣可爲生民主，期日願帝祗來臨，天朗清氣，示以靈祝，時京師自歲祗雨雪連日夜晝陰

晦及祭告天宇。廓清香霧氤氲。上下凝靄。獨露中星。以戊申月正四日。卽皇帝位于南郊。建國號改元。三月辛卯。彗出昂北。六月大將軍達師次汴。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自旦達辰。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不見人。從寅至巳。閏七月師次通州。元主集羣臣會議。端明殿門啓。而二孤自殿上出走。元主撫然太息曰。殿安所得孤。此天去我也。其何可復留。遂開建德門。擁石妃諸王于北去。而上師定大。都四年。上謂中書省臣言。祥瑞災異皆上天垂象。以表爲國。然人情聞禎祥。則驕心生。聞災異。則懼。必作驕亂之萌。懼福之基。

人編類集

卷九十九

二

也。勅天下諸祥瑞勿奏。其災異卽以聞。匿不聞。若聞不以實者。罪之。七年冬十一月。甘露降園丘。羣臣次詩歌以訟土。抑不受曰。朕德不逮也。著甘露論示群臣焉。十年浙西大水。勅免民今年田租。上勅侍臣言。治天下者無逸。而後可逸。朕卽位來。常勤勵自克。待旦而朝。晡而後還。宮夜臥不安。席輒被衣起。觀乾象。見一星失次。卽中爲憂。惕圖民事當罷行者。次第條記之。遲明發。罷行實。祗順天命。其何敢卽安。股肱旣情。元首叢脞。卽百姓何賴焉。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與卿等共勉之。嘗謂侍臣言。吾自起兵來。凡有所

爲意向。纔明天必垂象示之。兆先見而影響。故常加修省。不敢逸豫也。上常憫旱甚。躬禱祈。勅宮中皆素食。未盡數刻。素服徒跣出詣郊壇。設苦菜露坐。晝暎烈日中。弗移。夜不解衣。地臥者達旦。皇后與妃嬪躬執爨。雜麻麥菽。粟作農家食。皇太子諸王詣齋所。敬進之。盡三日。而雨大沾洽。群臣請復膳。上太息曰。亢旱爲災。實朕不德所致。雖得百苗。焦損實多。縱食能甘味乎。乃下令。凡民今年田租。十三年夏五月雷震。謹身殿時丞相胡惟庸等以罪誅。詔天下言朕以菲德托於萬姓之上。奉天勸民十三年于今。宰輔肆

人編類集

卷九十九

八

奸擅權。朕用誅殛。爰及餘黨。刑戮之際。不無乖上帝好生之德。乃於是月四日。中時雷震。謹身殿朕甚懼焉。其大赦天下。免天下民今年田租。得雷斧。每出入命內官捧以前。御朝廷。寘案上。得顧眎時。儆焉。十五年春。彗星見。免南京浙江江西河南山東民田租。十六年河南大水。命親臣督有司賑恤。十八年春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大獄成。秋九月。太白經天。冬十月。彗星見。盡華天下積歲官吏爲民害者。十九年春。白虹貫日。秋七月。三辰晝見。頒大誥于天下。二十三年春正月。癸亥。入南斗。丞相李善長暴卒。二十四

年夏四月彗出紫微垣。明年皇太子薨。二十六年太白經天。當是時連歲竟。藍胡逆黨肅清之命。諸王列侯迭出塞擊胡。先是誠意伯基在括蒼。上手書問天象。基條答上。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振。宜弘濟以寬。上下其書史館編錄。二十七年春。上謂國子博士錢宰言。朕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奎壁間。是文章之府也。朕甚異焉。今年春黑氣始盡消。文運其有興乎。卿等宜稽古述作。稱朕意。為禮賜諸儒甚厚。上嘗詔羣臣訪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曾封侯。食祿千五百石。洪武間日食一十有六客星見二白虹貫日比

八編類纂 九十九 天類 九十九 天類 九十九 天類

元年北京山西寧夏地震。侍臣言地震為兵戈土木之應。上泐然曰。比年兵旅餓饉。民困甚。朕夙夜怛怛于心。圖蘇息之。敢為土木乎。至兵戈。但當勅邊將嚴為備戒。不虞而已。十一年元日日當食。先期禮尚書呂震以日食與朝賀時不相妨。請百官賀如儀。侍郎儀智曰。宜免賀為當。上顧問翰林諸臣。皆未對。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元日食又三朝之旦。於變異尤亟。宋仁宗時。富弼請罷宴徹樂。時相不從。弼爭曰。萬一莽丹行之為中國羞已。莽丹果罷宴。而仁宗

大悔。今免賀誠當。上堯然曰。君子愛人以德。於是手詔言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虔謹天戒。朕既不德。乖於理道。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羣臣免思輔朕。調陰陽。消災變。其朝會勿賀。永樂中日食一十有五太白白出早一初太祖精乾象。時時指示子孫。故成祖仁宗悉察於仰觀之事。仁宗監國。語學士士奇以天文曰。宋元儒者皆曉習。是不可忽也。及即位。刻天元玉曆賜公卿。諭之曰。天道人事非二途。有動於此。即應於彼。朕少待太祖。每茲仰觀。朕何敢忘。今此書簡。當以賜卿。於是作觀象一十禁中。時時臨觀。洪熙元年夏四月癸丑星變。占為主命憂。翌日上御承天門奏事畢。問輔臣夜來星變曾見否。對曰。未也。上曰。義等三人即見。不必知。士奇當知之。五月十一日主不豫。召輔臣至思善門。書勅召皇太子於南京。次日大漸遺詔。傳位太子而崩。宣德五年八月已巳朔。日當食。雨不見。禮官言當食而雨。與不食同。請表賀。上不許。勅羣臣曰。古人君所謹。莫重乎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修德行政。用賢去奸。庶幾可以回之。傳不云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今陰雨不見。非朕昧於省過。而然歟。况陰雨所

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而云不食將吾誰欺乎方圖修省以答天意其止勿賀是年十二月異星見或曰合譽八年閏八月異星見或曰歸邪廷臣或乃進景星頌云宣德中日月食一榮惑犯南斗二夜有彗星出天倉旁入貫索掃七公各正統元年秋九月白虹貫日狼動搖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鵠吻時災異屢見浙紹興山移平地不以聞又地動生白毛陝西山崩若發有聲者三河東徙蝗十四年夏六月南京宮殿災是夕雨明且棘生殿基長二尺是月丙辰大雷電雨風奉天謹身殿蓋三殿災是月癸惑入南斗留宿不退秋七月虜也

八編類纂
左九天類九
三

先人寇大閭振主親征次大同欽天監正彭清斥振日象緯示警軍不可復前脫有敗致乘輿何地振怒以為妄詈之是夕有黑雲厭營上如黻明日師潰駕北狩景帝以監國即位族誅振正統中日月食十有二書見二災惑畫見其出天中垣掃天經星字于單客星見與星有星出鈞陳北有二小星隨之行各一天順元年春正月景皇帝不豫上皇自南宮起復位是夕久陰天忽霽午夜月白如晝夏五月逮十三道御史張鵬等于獄併逮閣學士徐有貞李賢都御史耿九疇是夕雷電雨雹風拔木水溢忠國公享宅事得釋秋七月奉天門災三年亨誅四年閏十一月望

月食失占上以禮部侍郎湯序為隱蔽怒之謂閣學士賢曰序掌監事而來有災異必隱覆不言即言必曲為之飾占書中所載機祥語輒敢削進獨善事詳聞夫朝廷欲知災祥見天戒凡以自修省也而序隱蔽如此非忠臣賢對曰古聖帝明王畏天變欲得聞序誠然國何賴焉下序獄繼秋天順中日月食二成化二十一年春泰山地震三月壬午朔乃大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時有以妖術危東宮者頗有端未露而欽天監言占應在東宮上大驚事遂已又明年上崩成化中日月食九食之既一大日入南斗北長三丈三閏月乃沒彗見軒轅星字台斗字天田入太人編類纂左九天類九三微氣陽雨黑黍小陰雨血京師雨錢山東黑氣五天書縣長樂山突起各一九月皇太子即位冬十月丙子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燭地如龍弘治元年夏四月天壽山大風雹遣官祭告陵寢罷大學士安僧繼曉伏誅三年冬十二月彗出天津詔求直言刑部侍郎彭韶言國政大體上嘉納四年遷韶部尚書秋八月冬十月南京地再震十一月陝西貴州地震十二月靜虜衛天鼓鳴詔求直言戶部主事胡濬言地震天鳴災之大者也猶可言也西北旱饑父子至相食東南饑疫骨肉流離此變之大者不可言也顧陛下深居九重無自知耳李廣楊

鵬引用劉良輔輩以左道惑上。心以齋醮糜國費士大夫昏夜乞哀於宦官貴戚之門。言官瞻望苟且塞責。陰盛陽微。此災異所由致也。疏上人皆爲燼危而廣竟伏誅。十一月有熊入西直門。兵尚書馬文升請肅武衛以防不虞。郭郎中何五春謂當慎火九月乾清宮災。六年冬湖廣大雨雪浹旬。已大雷電風雹霰交作。霏霧晝晦。雨水水地拆裂。畜凍死殆盡。鷹饑附人虎窮入車。按察使林俊言雨陰象。雪雨之陰也。大雪連月且廣被。又雹皆陰繼之極。且雷電不應。冬有而有不應。雪有而有不應。諸郡同有而有。是陰陽

八編類集

卷之九

三

陽急且甚也。木少陰陽陽之而水諸皆陰盛之罰。恒寒之應。凡此諸異皆政刑失中。外戚驕恣。小人禍君子夷狄窺中華之兆。惟陛下拔本塞源。防微漸。以制治保邦。十三年雲南地山崩。十四年正月元日陝西二十餘城同日地震。人畜墜積。城已地裂。水湧。俊以都御史巡撫具疏言地震異也。水湧又異也。同日異也。元日又大異也。何邑特甚尤異也。考之前古地震水湧未有知是之異者。其近似則漢和帝永平三年爲官闕之應。安帝建康元年爲內侍之應。晉武帝大興元年爲柄臣之應。光武時武略蠻反。晉武帝

時蘇峻反。仁宗時元昊反。爲兵禍之應。今北虜聚兵河北。朔日地震。虜輒以望日犯榆林。兵兆見矣。近國費日帑。科差日重。民無固志。烏合竊發。他如齋醮之設。喪天贖神。南京蘇州織造。工巧繁費。松江大紅布太細。古謂服妖廢財。勞人亟當罷止。其諸占役當清冗食當汰。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士君子當親。惟陛下留神。兵部尚書馬文升言地震之變。歷代有之。未有震於三朝之日。亦未有震裂河水如河者。此非小異也。今海內民困財竭。武備殫弛。法令不振。而套虜方張。惟陛下下祗畏變

八編類集

卷之九

三

異。嚴自尅責。行仁政以康生民。重臺諫以廣言路。罷齋醮以省浪費。止傳奉之官。禁奏討之田。停陝西織造。絀禍以蘇民困。幸甚。上皆嘉納。弘治日中食七普星見武宗卽位。中官放橫。逐內閣受顧命大臣。下言官獄。而上數數從羣小出微行。元年春三月隕星大如月。夏六月辛酉震郊壇門。七月彗星見。參井北。太白經天。白虹貫日。八月欽天監五官候楊源上疏言。此候得大角及心中星搖動。天旋地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遊畋。罷弓馬。肅號令。毋輕出入。逐寵倖。內侍辟遊逸群小。毋旁狎。節賞。止役親

元老大臣召講讀教勸於詩書疏下禮部十月源復疏言是日二十六日候得連日靈霧交作是爲象爲衆邪冒陽爲小人擅權臣不君下叛上之象意目大閹瑾引譬其力瑾怒矯旨廷杖百二年秋八月肅皇帝生于興府是歲黃河清慶雲見翼軫分而源復奏言自正德二年來占得榮惑入太微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宜思患豫防瑾持疏不下召源面斥之曰尖嘴蠻爾官何官亦欲爲忠臣耶矯旨杖錦衣衛謫戍肅州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吏尙書楊一清疏五事以諫一視朝太宴二郊祀不度三創梵宇西內

八編類集

卷二十九 天類

三

四調邊兵禁地五皇莊皇店及織造所過後疏上不省十四年上既歷覽諸邊欲遂登大嶽幸徐揚抵南京蘇浙因浮江漢探武當寧藩時蓄異志伺國蒙內外以爲憂於是翰林修撰舒芬等疏先入兵部郎中黃鞏員外郎陸震同疏入考功郎夏良勝儀制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疏連入太醫院高鑒以醫諫疏入明日吏部兵刑各部郎合疏入又明日工部大理寺行人司各連名疏入上大怒或下詔獄或譴廷跪是日靈臺晝晦大內海子水溢橋上高四尺橋下鐵柱七同日折於是金吾衛指揮張英言天變異甚駕出

必不測肉袒叩首以獻諫乃罷行諸諫臣俱廷杖責降有差終武宗之世日食七食之旣一星于嘉靖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少卿樂護上疏言自古五星之聚不有大祥必且爲大災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改易族王王者有德受慶子孫蕃昌無德受殃失其家邦百姓流亡故五星聚房而周祚昌聚箕而齊桓霸漢興聚井宋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福一禍培栽覆傾昭然甚明惟天寶聚於尾箕而唐德弗競旋有祿山之亂唐業遂衰則所以應之者失也皇上聖

八編類集

卷二十九 天類

三

德中興五星適聚可不益修聖德愛養黎元以承此天慶乎簡易寡欲修德之大儉約省費愛民之實伏願陛下克已飭躬勵精而致行之臣職司占候修德應天之實非所能盡言乞延訪文武群臣博求修德愛民之道仍勅中外工修省協贊使皇天永眷又占書言天下兵謀則五星聚於營室臣愚以爲諸修內攘外爲銷夷狄盜賊之謀者宜豫加之意疏下禮部部尚書毛澄言堯舜授受曰天數在躬允執厥中四海罔窮天祿永終皇上起自潛邸入承大統遠公私蠹耗之後起而救之生理未復重以水旱非常之災

流移轉徙，饑寒相望，朝廷屢議賑貸，而官無可發之
處，民無可藉之儲，所謂四海困窮者，積漸至此，賜遣
大投艱亨屯拯溺，所付托甚重，惟陛下仰稽乾象，俯
順時宜，圖任老成，斥逐群小，崇敬畏戒，逸欲嚴諸一
心，爲祈天永命之本，惟陛下執大中，以臨照百官，資
四海以永綏天祿，諸齋醮祈禳異端小說，不宜輕信，
以啓倖門，至於足國裕民之道，必先儉約，必端好尚，
必慎差遣，必重爵賞，必戒興作，稍在得已，即賜停止，
務安靜生息，以休養於無爲，假以數年，天與之時，人
盡其力，庶生理復而國用自充，應天之寶，莫大於此。

人編類卷

九十九 天象

三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

經濟編

天類

天文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慎之而有處人之

八編類纂

卷之一百 天文

國者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慎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慎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慎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恣已而爲正

八編類纂

卷之一百 天文

二

有士正之士不得恣已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恣已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恣已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恣已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恣已而爲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犧黍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矢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霧孤夷之國皆犧黍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四境之內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

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子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子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賞善之證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天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亡失社稷，憂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責不之廢也。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小，攻

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敖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者，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圓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之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

燒其祖廟攘殺其犧牷民之格者則勁拔之不格者則繫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圉胥靡婦人以爲春會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祭其總處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爲正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天論

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害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夫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索者乎與踰人之欄害竊人之牛馬挑李瓜薑者今

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畢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角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索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害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曰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天論

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子懷而明德母大聲以色母長夏以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士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曆

墨子
天志

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爲上元太初曆到章帝而和旋復疏濶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爲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開其說而元眇與緯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天官

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爲中都行省自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通術教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脾以符之然後行

祥瑞

周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

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視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霑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終軍濟南人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漢武帝異其文拜謁者給事中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傳謀羣臣終軍對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烏魚同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粵頻救北胡隨寄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慕驃騎抗旌昆邪右枉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字內

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尤垂聖恩于勸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周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令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首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絳熙使著人編類纂卷一百一十八

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金野獸拜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笑之耳

宣帝時黃霸代丙吉爲丞相霸材長于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鶚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遂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發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

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主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鶚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鶚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勸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

條教敢挾詐僞以姦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天子嘉納敝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故指意羈
甚慚

文宗時杜棕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
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
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棕曰雲物變否何常之有未幾
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棕曰野獸去馴且宜畜之旬
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元代棕奏紫雲見
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元判度支河中奏
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棕曰李訓注皆因瑞以售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天

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芝真先
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
叙九疇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
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麟白
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願陛下專以百姓
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
時和歲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宰相曰
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遂
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朝
奏祥瑞皆停

災異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
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
小以生巨國家必社王名必倍帝辛喜得之德不治
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得
福反爲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闕刑法弛桑穀
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
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側身修行思昔先王
之政典戒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
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順天時得禍反爲福
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
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
之極禍反爲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追

周靈王時穀洛闢將毀王官王欲遷之太子晉諫曰
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實
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道也澤水之
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
其氣陂塘汚澤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
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

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
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
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逸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
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
滅共在有虞有密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
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
物天地比顯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
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
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封禪九穀汨越九原宅居九
隕今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流氣火無
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
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
胙以天下賜名曰姁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
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
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
豈繁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
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鄩猶在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
必有惰淫之心閒之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
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

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
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
忠信之心閒之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和于民神而
儀于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
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
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
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
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
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離者嘗焉佐闔
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爲禍詩曰四牡騤騤旌旆
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
可遏而况神乎王莽以飾官是飾亂而佐聞
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食
人禍至于今未弭我又寧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
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民亂及文武成康而僅
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
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韋典十四王矣
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
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

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殺棄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下夷于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享民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故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靡盬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將焉用飾官以微亂民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谷之前

人編通纂

卷一百一十

上

訓則非止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爲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衆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晉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遇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于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早陽過也陽于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人編通纂

卷一百一十

上

宋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衆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淳焉桀紂辜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春揭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廵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犇火所使華閱討右宮官庀其司向戍討

左亦如之使樂遊凡刑器亦如之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官巷伯徹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祀宗用馬于四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内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閼其禍敗之霧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

七

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水西陸朔覲而出之其藏水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和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天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真人納之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曰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

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雹電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爲苗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于宮曰范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葦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俊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

八編類纂

卷一百

七

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藩也于是乎去表之臺道還公宮孔子在陳古火曰其桓僖乎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雛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顏之冠以示勇剗僂之背鏹朝涉之脛而國人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

不為祥反為禍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維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周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 天類

七

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麇釐麇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謗口營營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月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土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弑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鵲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艸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螽蟴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侯其師于買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二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

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否渾轍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慝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于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

八編類集 卷二 天刑

是以日月無光霜雪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哀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

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睚眦消與易同義昔者繇共工驩兜與舜禹禱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季斯與叔孫俱官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一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此周何則忠于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

八編類集 卷二 天刑

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天類

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誑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成帝時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劉向惡此異語在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

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變火燒官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以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乃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也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惠之紹起天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天類

去就豈不昭昭然哉

同條災異封事

哀帝時息大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弗于河鼓其法爲有兵亂是又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勅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于上天卿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勅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辨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

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宰相有罪車馳詣闕
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辨口快
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若其調諛。傾險。辯慧。深刻
也。調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深刻
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
其師。悔過自責。疾誅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
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
上不聽。

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等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微
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鮑

宣復上書。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
來。父勸。母震。動于訛言。相驚恐。今日蝕于三始。誠
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于日虧
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
及旁仄素食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
息。夫躬過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六人同
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蜺日。連陰
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
馬都尉董賢。本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
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

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役吏卒皆得賞賜。
家。有會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
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
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警海內免
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
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讐。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
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
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
之端。高門去。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
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芻蕘之恩。
八編類纂
退入三皇
恨
卷一百天
美

。地道總叙

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終之陰，抵大華而北，逾大河，並大行，抵恒山之右，循塞坦，至於潞，胡胡，是謂北紀。胡門也。自岷山番冢，負地終之陽，並商山，抵上洛，而南，逾江漢，至於荆衡，循嶺微，至於百粵，是謂南紀。越門也。其間包有冀、兗、青、徐、荆、梁、豫、揚、雍、畿、服、盡九州、江河，分為兩界。其大幹入中國者，為南北中三支。

地類

二十八宿分應各省地理總圖



。星宿次度分屬天下州郡國邑考

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曆配十二分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令章句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自軫十二度爲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費直起軫七度蔡邕起軫六度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費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氐九度

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自斗十一度至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楊州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

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費直起奎六度蔡邕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費直起胃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

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河州費直起柳八度蔡邕起柳六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荊州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

又改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所著州郡躔次井方

古楊州。斗牛分野。秦爲九江。漢爲廬陵。淮安府。古楊州。斗牛分野。秦爲九江。漢屬臨淮。唐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爲楚。秦爲九江郡。漢爲江國。安陸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屬廬陵。太平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秦屬郡。漢爲丹陽郡。寧國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屬越。後屬楚。秦爲漳郡。漢置丹陽郡。晉名宣城。池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先越後楚。漢爲丹陽。徽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先越後楚。秦爲漳郡。漢爲丹陽。廣德州。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漢爲丹陽。和州。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秦爲九江。漢初屬淮南。滁州。古楊州。斗牛分野。戰國屬楚。秦爲九江。漢爲淮南。徐州。古徐州。房心分野。春秋爲宋地。秦置彭城縣。項羽都此。山西太原府。古冀州。參井分野。漢置并州。唐爲河東道。平陽府。古冀州。參井分野。堯都於此。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皆爲河東郡。大同府。古冀州。昴畢分野。戰國屬趙。秦爲雲中。雁門代郡。汾州。古冀州。參井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趙。秦漢皆爲太原。遼州。古冀州。參井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爲上黨。沁州。古冀州。春秋屬晉。秦漢皆爲上黨。潞州。古冀

州。參井分野。西伯戡黎。卽此。秦置上黨郡。唐爲潞州。澤州。古冀州。參井分野。春秋屬晉。戰國屬韓。後屬趙。秦漢爲上黨。山東濟南府。古青州。危分野。春秋戰國並爲齊。漢爲濟南郡。兗州府。古徐兗二州。奎婁分野。春秋爲魯國。戰國屬楚。東昌府。古兗州。危室分野。春秋爲齊。西鄆戰國爲魏。齊趙三國之境。秦漢爲東郡。青州府。古青州。虛危分野。太公封於此。漢分置州海郡。登州府。古青州。危分野。唐虞時爲碣夷。秦爲齊郡。漢屬東郡。魏析東萊郡。萊州府。古青州。危分野。古萊夷地。秦屬齊郡。漢析至東萊郡。遼東冀青二州。舜分冀東爲北幽州。卽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今廣寧以東之地。箕尾分野。戰國屬燕。河南開封府。古兗豫二州。角亢分野。春秋鄭衛陳三國之境。戰國魏於此。號爲大梁。秦爲三川。漢爲陳留。彰德府。古冀州。室壁分野。商河亶甲居相。卽此。春秋爲晉之東陽地。戰國爲魏之鄴地。秦爲上黨。邯鄲三郡。衛輝府。古冀州。室壁分野。殷紂所都。朝歌之地。秦屬河東郡。漢屬河內郡。懷慶府。古冀州。單懷之地。室壁分野。商爲畿內。戰國爲魏衛鄭三國。河南

府古豫州柳分野成王營洛在乎東都於此南陽府古豫州張分野本夏禹之國春秋併於楚戰國屬韓光武起兵春陵更始立於清水在此汝寧府古豫州角亢氏分野秦置潁川郡漢置汝南郡東魏改蔡州

陝西西安府古雍州井鬼分野周爲王畿漢爲三輔後改京兆秦漢西晉魏後周隋唐並都於此鳳翔府古雍州井鬼分野周爲岐周春秋戰國爲秦武帝更名右扶風漢中府古梁雍二州井鬼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秦與楚漢高祖初爲漢王都南鄭卽此漢武分隸益州平涼府古雍州井鬼分野秦屬北地郡漢析安定郡鞏昌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爲戎羗秦屬隴西郡東漢分立南安郡臨洮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時爲羗所居秦漢爲隴郡隋改舍城慶陽府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時爲義渠戎國秦屬北地郡延安府古雍州井鬼分野秦屬上郡漢初屬翟國寧夏古雍州井鬼分野春秋羗戎所居秦爲上郡漢置朔方郡赫連夏氏都於此洮州古雍州井鬼分野秦爲諸戎之地後爲吐谷渾所據隋置臨洮郡岷州古雍州井鬼分野古

西羗地秦爲臨洮縣屬隴西郡漢時晉因之河州古雍州西羗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郡靖膚古雍州西羗地秦屬隴西郡漢屬舍城文縣古梁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時爲氏羗地甘肅古雍州井鬼分野漢以前爲月支國漢武置酒泉武威張掖等郡

浙江杭州府古楊州井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秦爲會稽郡東漢屬吳郡隋置杭州改餘杭郡唐復爲杭州紹興府古楊州井女分野禹會諸侯於此春秋戰國時爲越國秦置會稽郡隋改越州唐改會稽郡嚴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秦爲會稽漳二郡漢屬會稽丹陽二郡唐爲睦州金華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爲越國秦屬會稽郡漢爲烏傷仍屬會稽唐爲婺州改東陽郡衢州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爲越西鄙秦漢屬會稽郡處州府古楊州斗分野春秋戰國屬越秦爲會稽郡漢爲東甌台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戰國時爲越地秦屬閩中郡漢屬東甌國溫州府古楊州斗牛女分野春秋戰國並屬越秦屬閩中郡漢初爲東甌國寧波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夏商周皆

爲越地。湖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古爲防風氏之國。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漢屬江都，改會稽丹陽二郡。唐置湖州，改吳興郡。嘉興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春秋屬吳越，分境。秦爲會稽郡，漢屬吳。江西南昌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春秋戰國時爲吳越之交。秦屬九江郡，漢置豫章郡。饒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春秋楚東境，後屬吳。戰國復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郡。廣信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春秋戰國迭爲吳楚之地。秦屬九江會稽二郡，漢屬豫章郡。及會稽郡。南康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春秋爲吳楚之地。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郡。九江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春秋爲吳越地。楚秦爲九江郡，漢分屬豫章郡。建昌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春秋吳南境，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豫章郡。撫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春秋爲吳境，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吳名臨川。臨江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春秋屬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爲九江郡，漢屬淮南，後屬豫章。吉安府古荆楊二州之域，斗牛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長沙二郡，漢屬豫章郡及長沙國。晉爲廬陵郡。瑞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

秦屬九江，漢屬豫章。唐置靖州。袁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春秋屬吳，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爲豫章。隋名宜春。贛州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春秋屬吳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漢屬豫章。因二水名章貢。南安府古楊州，斗牛分野。春秋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爲豫章郡，隋屬虔州。湖廣武昌府古荊州，翼軫分野。屬吳楚。秦屬南郡，漢置江夏郡。漢陽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戰國屬楚。秦屬南郡，漢爲江夏郡。安陸縣三國屬魏，後屬吳。襄陽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屬楚。秦爲南郡。南陽郡。德安府古荊州，翼軫分野。雲夢卽此地。秦屬南郡，漢屬江夏郡。劉宋置安陸郡。黃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秦屬南郡，漢屬江夏郡。荊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爲楚鄧都。秦置南郡，漢改爲臨江郡。岳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周以前爲三苗地。戰國屬楚。秦爲長沙郡。劉宋復分巴陵等縣。長沙府古荊州，翼軫分野。商爲荆楚地。周始名長沙。寶慶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長沙郡。東漢屬零陵郡。衡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楚地。秦屬長沙，漢初屬桂陽郡。吳分爲湘東衡陽二郡。

常德府。辰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本蠻夷之地。春秋屬楚。秦屬黔中郡。漢爲長沙武陵二郡。三國爲武陵郡。永州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爲楚南境。秦爲長沙郡。沔陽州。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漢爲江夏郡。永天府。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漢爲江夏郡。宋齊並爲竟陵郡。靖州。古荊州。軫分野。秦爲黔中郡。漢屬武陵郡。武帝時屬牂牁郡。唐爲溪洞。郴州。古荊州。翼軫分野。春秋戰國屬楚。秦屬長沙項羽徙義帝於此。漢置桂陽郡。屬荊州。施州。古荊梁二州。翼軫分野。春秋爲巴國。戰國爲楚巫郡。秦屬黔中郡。漢屬南郡。永順。古荊州。翼軫分野。蠻夷之地。春秋楚國之境。秦屬黔中郡。漢爲武陵郡。保靖。古荊州。翼軫分野。隋爲辰州地。唐爲漢州地。宋置任靖州。四川成都府。古梁州。井鬼分野。入參一度。古爲蜀國。秦置蜀郡。漢武置益州。蜀郡隸焉。蜀漢據此。保寧州。古梁州。井鬼分野。春秋爲巴國。秦置巴郡。漢末改爲巴西郡。順慶府。古梁州。參井分野。春秋戰國時爲巴子國。秦屬巴郡。劉宋析置宕渠縣郡。叙州府。古梁州。井鬼分野。古爲樊國。漢爲捷爲郡。重慶府。

古梁州。井鬼分野。周時巴子國。秦置巴郡。蜀王走孟知祥。繼有其地。夔州府。古荊梁二州地。翼軫分野。秦屬巴郡。東漢分置永寧郡。改巴東郡。馬湖府。古荊州。井鬼分野。古樊侯國之地。夷獠所居。漢武爲捷爲牂牁二郡。潼川州。古梁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爲蜀地。秦爲蜀郡。漢置廣漢郡。漢分置梓潼郡。隋以新城郡。眉州。古梁州。井鬼分野。秦爲蜀郡。漢爲捷爲郡。瀘州。古梁州。井鬼分野。春秋戰國爲巴國。秦屬巴郡。漢爲捷爲郡。雅州。古梁州。井鬼分野。秦爲嚴道。屬蜀郡。東川屬南詔。烏蒙。古梁州。井鬼分野。古爲賁地。甸。漢爲牂牁郡。烏撒。古梁州。井鬼分野。芒部。古梁州。井鬼分野。古爲屈流大雄甸。播州。古梁州。井鬼分野。秦爲夜郎。旦蘭二縣。漢屬牂牁郡。永寧。梁州之南境。井鬼分野。秦爲蜀郡。漢爲益州。龍州。古梁州。井鬼分野。周秦爲氏羌。漢爲陰平道。屬益州。天全六番。梁州之南境。井鬼分野。古西南夷。平茶洞。古荊梁二州。軫分野。戰國爲黔中地。秦屬黔中郡。漢屬武陵郡。松潘。古梁州。參參分野。古氏羌地。漢屬蜀郡。四川行都司。指揮使司。古梁州。井鬼分野。本西南夷。漢武置越雋郡。

福建福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爲八閩、秦置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爲泉州、改長樂郡、邵武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爲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改屬建州、建寧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爲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置建州、改建安郡、延平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爲閩越、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爲建福汀二州、興化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爲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置隸豐州、後隸泉州、泉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爲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置武寧、改清源郡、漳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爲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置漳浦郡、汀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周爲八閩、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唐置汀州、改臨汀郡、廣東廣州府、古楊州之南境、牛女分野、春秋爲南越地、秦置南海郡、後趙陀據其地、漢武爲南海郡、韶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春秋爲百粵地、戰國屬楚、秦爲南海郡、漢初屬南越、漢武屬桂陽郡、南雄府、古楊州、牛女分野、戰國屬楚、秦屬南郡、漢兼屬桂陽郡、惠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秦爲南海郡、漢初屬南越

潮州府、古楊州、牛女分野、古爲閩越地、秦屬南海郡、漢初屬南越、肇慶府、楊州之南境、牛女分野、春秋爲百粵地、秦爲南海郡、漢爲蒼梧合浦二郡、高州府、古越地、牛女分野、秦爲南海郡、漢爲合浦郡、三國吳置爲涼郡、廉州府、古南越地、翼軫分野、秦爲象郡、三國吳爲珠崖郡、雷州府、古百粵地、牛女分野、漢爲徐聞縣、瓊州府、古百粵地、牛女分野、漢置珠崖儋耳二郡、廣西桂林府、古荊州、翼軫分野、古粵地、戰國爲楚、秦爲桂林郡、漢屬蒼梧鬱林二郡、柳州府、古百粵地、翼軫分野、秦爲桂林郡、漢屬桂林鬱林郡、慶遠府、古百粵地、翼軫分野、秦屬象郡、漢爲交趾日南二郡、平樂府、古荊州、翼軫分野、古爲百越地、秦屬桂林郡、漢屬蒼梧郡、吳置今某郡、梧州府、古荊州、牛女分野、閩爲百粵地、秦屬桂林郡、後屬南越、漢置蒼梧郡、潯州府、古百粵地、翼軫分野、秦爲桂林郡、漢屬鬱林蒼梧二郡、南寧府、古楊州、西南境、翼軫分野、周爲百粵地、秦爲桂林郡、漢爲鬱林郡、太平府、古南越地、漢屬交趾郡、晉以來夷獠居之、唐爲羈縻州、田州府、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隸邕州、思明府、古

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置思明州隸邕州思恩古
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唐隸邕州鎮安府古百粵地
屬交趾泗城府古百粵地屬交趾宋隸邕州利
州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宋建利州泰議州古百
粵地屬交趾向武州古百粵地漢屬交趾郡康
州古百粵地屬交趾郡龍州古百粵漢屬交趾
江州古百粵地漢屬交趾上林古百粵地漢屬交
趾安隆古百粵地漢屬交趾
雲南雲南府古梁州界井鬼分野大理府古梁州
界井鬼分野漢爲益州郡臨安府古梁州井鬼分
野漢屬牂牁郡楚雄府古梁州界井鬼分野漢爲
益州郡微江府古梁州界井鬼分野古西南夷
蒙化府景東府古拓南也廣南府宋名特磨道
儂智高之裔君之廣西府古梁州界古鎮國東南
境漢爲益州牂牁郡鎮元府古西南極邊地唐時
南詔家氏爲生銀府永寧府昔名樓頭賤地接吐
蕃順寧府東蒲蠻之地曲靖古梁州界井鬼分
野漢爲益州郡姚安宋鎮國地漢屬益州郡鶴
慶東漢爲永昌郡唐爲越南詔之地武定古梁州
界井鬼分野古滇國漢屬益州郡尋甸古滇國地

昔樊刺蠻居此麗江古梁州界井鬼分野漢爲越
雋益州二郡元吉古西南夷極邊之地忙勝州
南詔異牟尋好開其地馬龍他郎甸阿瓊諸都蠻
台者據之濶滄元爲忙勝州地金齒古梁州西
南徼外之地古哀牢國勝衝漢爲永昌郡西境
車里蠻名車里倭泥貉獵蒲刺黑角諸蠻雜居木
邦舊名孟都一名孟邦孟養地名拘緬甸古
西南夷八百大甸老撾倭呼撾自古不通中國
孟定府舊名景蕨孟良府南甸舊名南宋干
崖龍川舊爲麓州地以白夷所居威遠州灣
甸州蠻名細賧元屬鎮康路芒布其地舊曰怒謀
貴州貴州宣慰使司荆梁二州之南境參井分野古
西南夷薊州府楚爲黔中地漢屬鬱林鎮遠府
荊州南境舊爲堅耶大田溪洞石阡府荊南裔
銅仁府荊州南裔星分野古爲漢蠻地黎平府荆
州荒裔翼軫之餘夜郎之地晉安州古梁州界井
鬼分野古夜郎地秦爲黔中漢隸牂牁郡永寧州
古爲荒服地鎮寧州古爲荒服地安順州古爲
荒服地
。分野分配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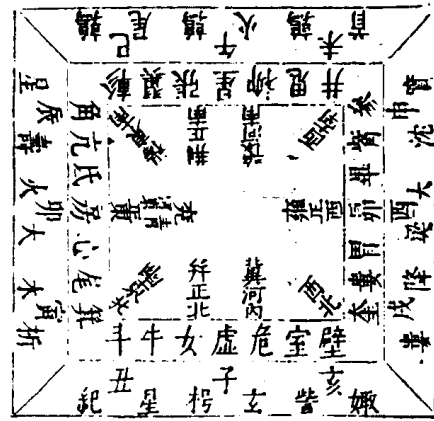
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之七縣，今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場舛矣。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雌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據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虢貉，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綿亘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於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據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晉天文志十二次分野始角亢者，以東方蒼龍爲首也，唐十二次始女虛危者，以十二支子爲首也，以其斗牛爲星分之首者，日月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則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舍之首也，本朝應運肇基，而南京應天府是星紀斗牛之分，且與

天地人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千年間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偶然哉。

。總論分野

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南二十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越韓楚巴蜀秦周鄭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反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

九州分星圖



按大司徒只言所
宜辨三土不言
辨何次保章只
星辨九星又言
所辨何星又言
封之域皆有分
不其何分也成
康以春秋時十二
國分配十二次恐
本必然今此圖不
指定九州分某
星只按職方氏所
言九州東南西北
自有定界觀九州
地界之所抵則星
之所辨亦略可觀
矣

分野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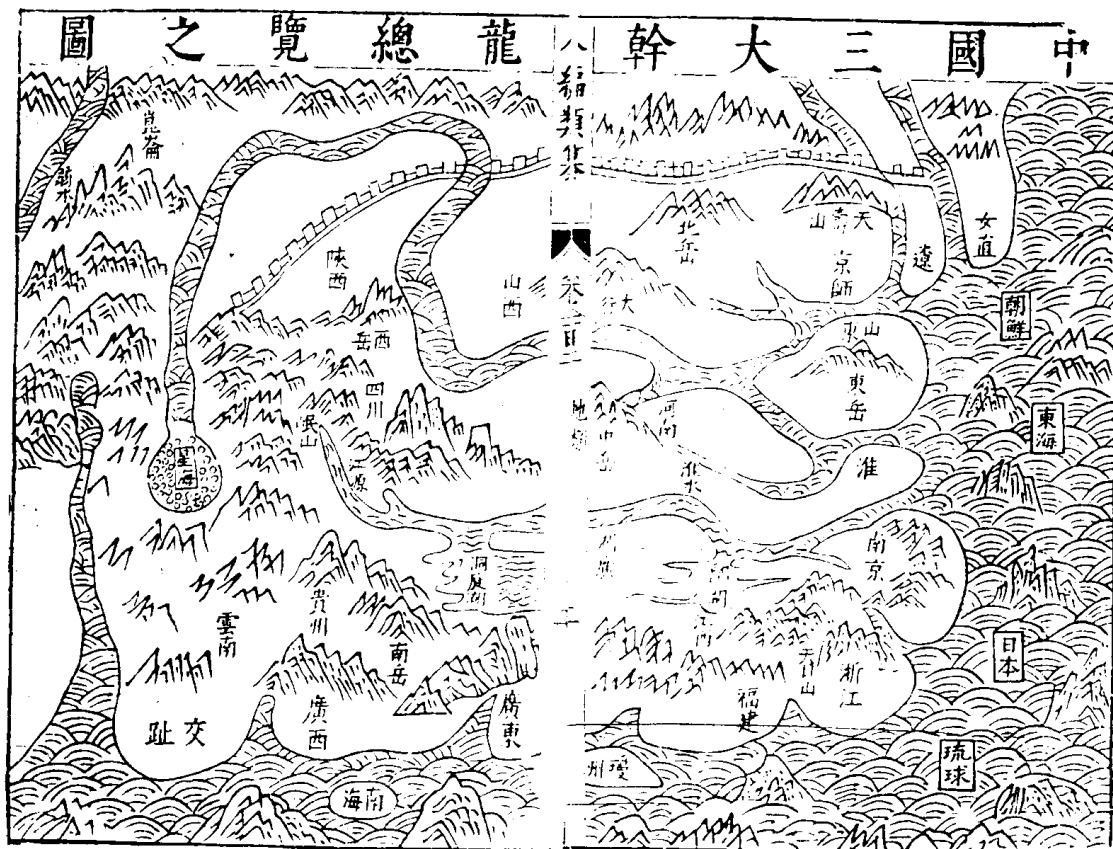
略分野之說而不信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拘分
野之說以為驗則左氏未免有傳會之誣更以左氏
考之無水之災何關於元枴星紀而梓慎以為宋鄭
之饑八年二月日食之變何與於豕韋降婁而士元伯
以為魯衛之惡七年星紀果同為吳分則吳亦得歲
士墨何以謂之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二年
參虛果為晉分則實沈為星子產何以謂之高辛之
子而能為晉侯之祟元年此又左氏之說又不足信
也又以史冊觀之四星聚牛女而晉元王吳四星聚

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符堅亡秦景星見
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又分野之驗而未可以盡略
之也蓋星土分星本不可以州國拘也且以職方氏
言地理必指其東西南北之所在山鎮川澤之所分
民畜穀利之所有獨於天文之紀如司徒只言十有
二土未嘗斥言其所應者何次保章氏言星土辨九
州之地不明言其所辨者何星是星土分星不可以
州國定名亦明矣愚以保章觀之隨其土之所屬應
其星之所臨故謂之星土辨九州之地非如鄭氏言
十二邦繫十二次也隨其國之所封屬其星之所在
故謂之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亦非如賈氏言受封之
日歲星所在國屬焉夫九州上應星土則三百餘度
皆有其驗豈特十二次而已乎封域皆有分星則千
八百國皆有所屬豈特十二國而已乎九州之土皆
配星九州之國皆有分故因其星可以辨其州之地
因其分可以觀其國之妖祥保章氏之說如是而已
說者何必牽合傳會而定指後世郡國之名以求配
之也昔孔子作春秋日食隕星之變無所不記豈必
皆周魯之分而後言之乎五星聚東井漢入秦之應
也崔浩嘗言其不在十月司馬公作通鑑乃棄之而

不取歐陽志唐天文日食星孛之變一一紀之而獨
不言其事應亦豈拘拘於分野之說哉大抵周官所
辨者欲以觀妖祥爾天子之所觀者九州也諸侯之
所觀者一國也諸侯以一國分星而驗一國天子以
九州星土而辨九州諸侯觀一國之妖祥而爲一國
之備可也天子可以諉之一國分星之所屬而不爲
之救政序事乎知乎此則可以言星土分星之說矣

。天下山川海嶽大勢圖叙

山各鎮乎一方而水則以江河為中原。雨大界也是故河為北戒而濟會於河。江為南戒而漢則會於江。然河之源發于崑崙以西之星宿海。江雖發源岷山。若在雲南之金沙江言之。則江源亦本之西也。是水皆源於西也。雖因江河以分于南北不其會歸于東海矣乎。即水之兩戒以觀乎山。凡河北諸山皆自代北襄武嵐憲而來為華嶽為析城王屋為雷首為大行為恒嶽而東為岱嶽江南諸山皆來自岷峨由滇貴至廣右經武岡穿慶至衡陽為南嶽散為廬阜為會稽鴈蕩為金陵又別為閩粵是山之支分又水之流派所由辨也。兩山之中必有水。兩水之中必有山。加以山過水也。山雖斷而脉不斷。水過山也。水雖分而流未分。此豈常情所能識哉。



論三大幹龍

朱子曰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今以輿圖考之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幹龍盡於東南海黃河與長江夾中條幹龍盡於東海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幹龍盡於遼海此則自其水源之極遠者而論之耳禹貢所叙山川自與地理家所論不同先儒蔡文正公蓋嘗辨之曰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太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絡之所自來

八經類集

卷一百二 地理類

三

三幹總論

三幹之布於九州也三幹之龍中幹最尊次北幹又次南幹故歷代以來如漢高祖之泗上漢光武之白水村宋太祖之夾馬營我

太祖之鍾離皆在中幹而唐虞之君俱爲北產南幹至宋以來運氣方興文物東南爲多其南幹之最長者爲金陵我

國朝根本重地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畿也中幹之最長者盡東泰瀾身顧祖東海外盪河江前向萃產孔聖及賢貴凝聚

宋末河徙截其來脉者三會通河復加截之其力遂微而中幹之旺氣南北兩大支盡頭乃萃於泗州鳳陽我

皇朝

熙祖

仁祖二陵在焉北幹之最長者爲燕京今京師也朱子曰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大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

八經類集

卷一百二 地理類

四

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南安大嶺嶺桂陽又爲第三四重案靖田嶺九真都麗正謂此也吳興

唐子鎮以燕京爲支結以堯都爲正結而謂朱子所論冀都指作堯都非也彼蓋未考舜分冀東北爲幽

州而幽燕乃古通稱曰冀耳若堯都既爲朱子所稱之冀則朱子又何復曰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

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遠直至泰山溱海云此不待辯說而明矣故丘文莊公大

學衍義補直以朱子所稱爲今京師誠確見也其

以燕京爲支結者不爲妄談乎夫南幹正結爲南畿
及我

太祖高皇帝孝陵中幹正結爲我

熙祖

仁祖皇陵北幹正結爲今日京師三幹之盡惟我

朝獨會其全

禹貢九州總叙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
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
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後爲州衆多所

八
地類

五

統衆狹且始建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楊州言之自漢
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
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移爲李太僑
置諸州以會稽爲東京口爲南廣陵爲南兗歷陽爲
南豫歷城爲南冀襄陽爲南雍魯郡在禹跡爲徐州
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
兗州所領離析磔裂術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不可
考矣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
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
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

不可遷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
善哉言乎

章潢原于此載圖半面以漏刻



。冀州之域

今山西之大原府平陽府大同府潞安府汾州澤州沁州遼州所屬

河南之懷慶府彰德府衛輝府所屬

北直隸之順德府真定府順天府宣府河間府永平府廣平府大名府之滑縣濟縣開州長垣縣導河云

至大伾今大伾在濟縣故知濟滑在冀州之域古志謂開志長垣在河故道之北則知開州長垣亦在冀

州之域

冀三面皆河東北阻陰山一帶故河折而南流為冀

西河至華陽折而東流為冀南河至大伾折而北流

為冀東河自西河出孟門之下南河壅砥柱之西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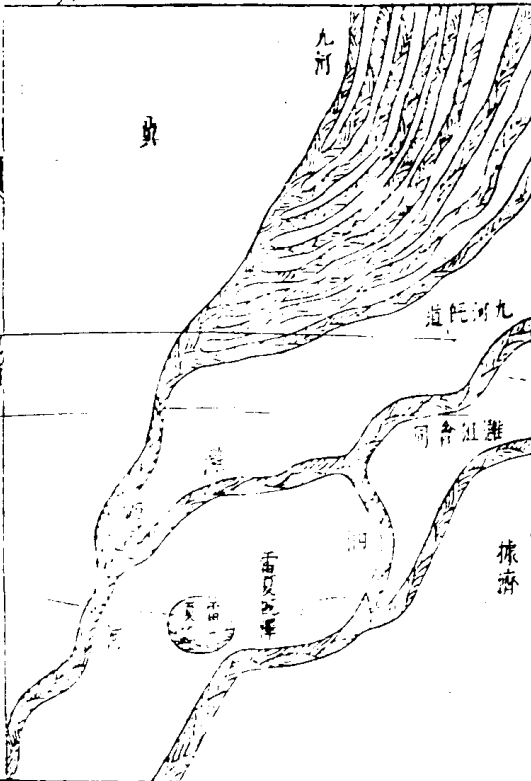
河施旋於大陸之野故禹首事壺口梁岐等處以殺河勢大原則汾水所出大嶽則汾水所經也

兗州疆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理

九



兗州之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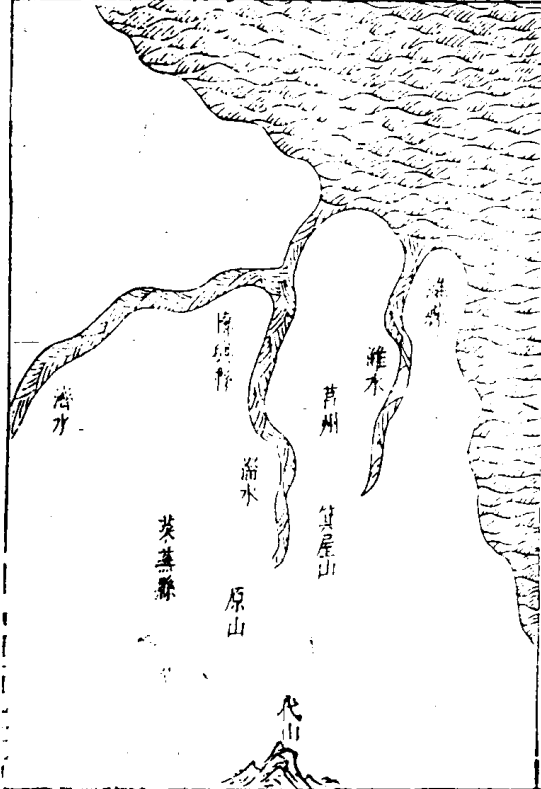
山東濟南府所屬濟河禹城臨邑長清肥城青城陵
縣泰安州新泰萊蕪德州德平原武定陽信海豐
樂陵商河濱州利津霑化蒲臺東昌府所屬州縣兗
州府陽谷東阿平陰東平汶上壽張
直隸大名府所屬元城大名南樂清豐內黃開州冀
長垣東明魏縣
河南開封府所屬延津封丘原武陽武昨城
河澗府吳橋縣有黃河故道而滄州古志徒駭在滄
州廢清池縣太史簡潔在本州南皮縣馬頰在景州

青州疆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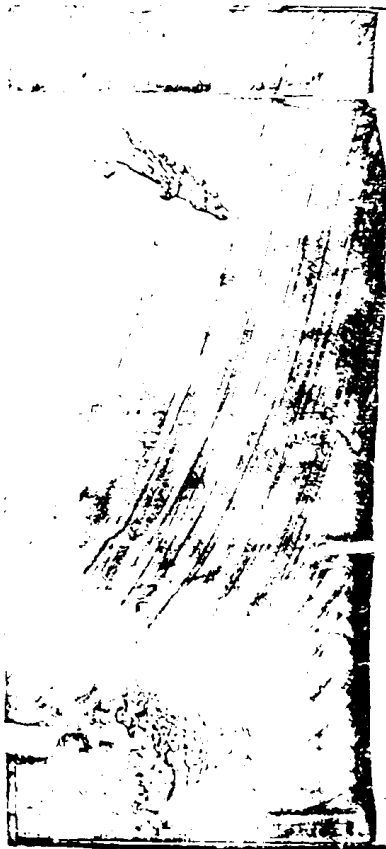
十



東光縣胡蘇鬲津在滄州慶雲縣鈞盤在獻縣此九
河相去不遠又與黃河故道相近蓋先儒皆于紙上
求之此古志得之士人父老之相傳一則近海一則
在正北一則相去不遠似當時分合之迹河雖爲冀
兗之界然兗地下九河之分則皆在兗地

青州之域

山東之青州府萊州府登州府濟南所屬歷城章丘
鄒平淄川長山新城齊南濟陽及遼東廣寧以東
濰水出山東青州府莒州箕屋山莒州卽箕縣也經
本府諸城入萊州府高密經本府昌邑濰縣東北入
海濰縣卽都昌也濰水出本省濟南府泰安州萊蕪
縣原山北入本省青州府臨濰至博興縣入海博興
卽博昌今却至壽光入
青州北濰海西南距海據謂跨之也故海北遼東西
之地皆青州之域并十二州青州爲營州卽遼東也
濰汶雖俱出原山惟汶入海濰離二水俱不達于河



徐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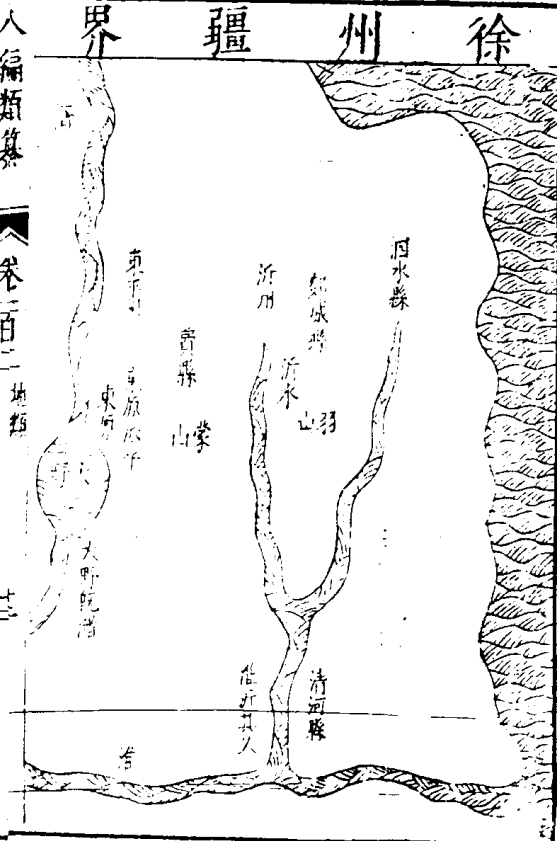
疆

界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地理

徐州之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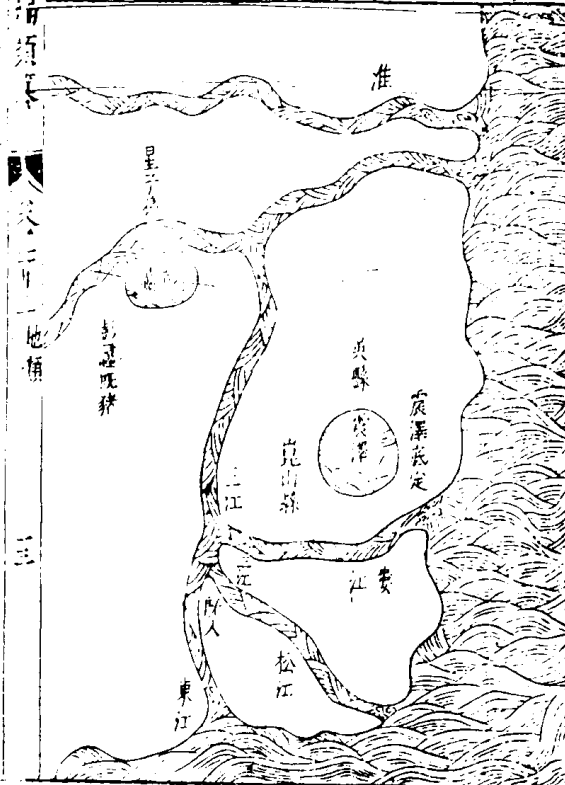


南直隸徐州所屬淮安府海州所屬邳州所屬淮安
府桃源縣沐陽縣清河縣安東縣

山東青州府所屬莒州沂水日照安丘諸城蒙陰充
州府所屬金鄉魚臺武城單縣濟寧州嘉祥鉅野鄆
城曹州南境曹縣定陶揚徐二州當以淮爲界淮北
爲徐淮南爲揚

徐卽魯境其川莫大於淮淮受泗沂泗受濰沐大野
卽鉅野澤今南旺湖是也大江以北長河以南諸水
皆與大野相聯屬在當時已爲入貢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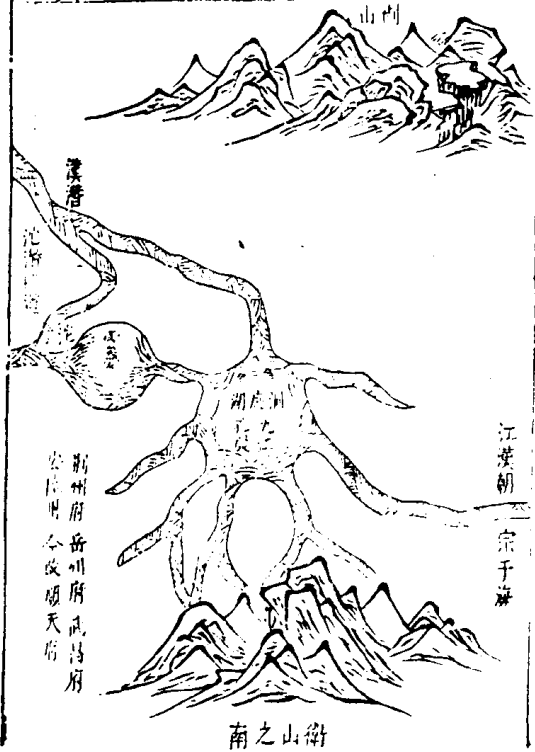
楊州疆界



楊州之域

南直隸應天府楊州府鎮江府蘇州府常州府松江府
 府池州府徽州府寧國府太平府安慶府廬州府鳳陽府
 淮安府所屬山陽縣鹽城縣廣德州和州滁州
 浙江杭州府嚴州府嘉興府湖州府金華府衢州府
 處州府溫州府寧波府紹興府台州府
 江西南昌府饒州府廣信府臨江府吉安府瑞州府
 袁州府贛州府南安府建昌府撫州府九江府所屬
 瑞昌縣南康府
 楊北距淮南距海中貫長江大江之南西偏諸水莫

荊州疆界



八篇類纂

卷二十二 地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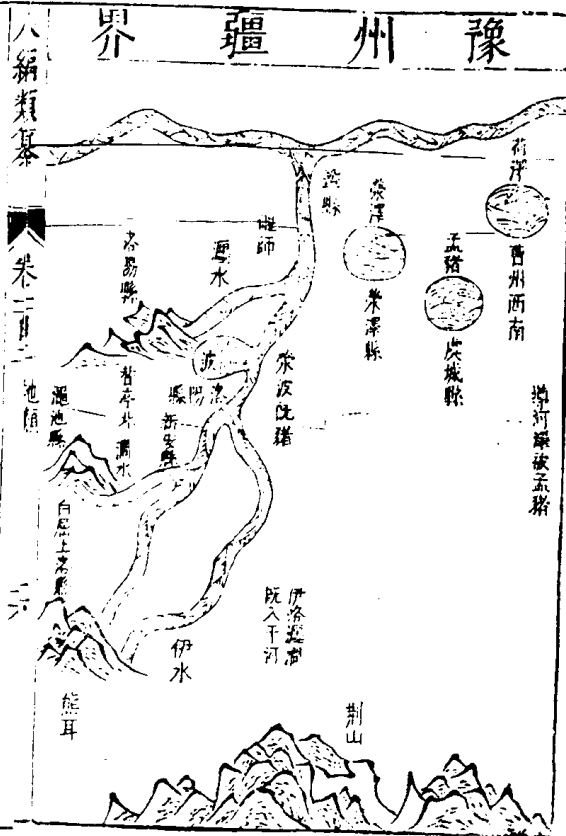
江漢朝 宗子游

大於彭蠡東偏之水莫大於震澤三江卽震澤下流

荊州之域

湖廣武昌府漢陽府荊州府岳州府襄陽府襄陽縣
 宜城南漳房縣德安府黃州府辰州府永州府長沙
 府寶慶府衡州府常德府沔陽州永天府舊安陸州
 靖州郴州永順軍民宣慰使司保靖軍民宣慰使司
 施州衛所屬大田軍民千戶所散毛宣慰司所屬
 江西袁州府所屬萍鄉縣吉安府所屬龍泉縣永寧
 縣所屬建昌地
 四川夔州府巫山縣大昌縣大寧縣
 荊州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江漢發源于梁入海于
 揚而二水會合于荆故曰朝宗于海九江即今洞庭
 諸水是也

豫州疆界



豫州之域

河南開封府祥符縣陳留杞縣通許大康尉氏洧川
 鄆陵扶溝中牟蘭陽及六州所屬河南府所屬南陽
 府所屬汝寧府所屬
 湖廣襄陽府均州鄖縣上津竹山光化棗陽穀城
 山東曹州西南地及定陶縣據地勢則直隸之東明
 當亦屬豫
 豫于九州為中土南跨漢抵荆山北距南河洛自西
 來中分豫境受伊瀍澗三水以入于河

八編類纂



梁州之域

四川成都府重慶府順慶府保寧府叙州府馬湖府
潼川州所屬眉州所屬瀘州所屬雅州所屬夔州府
所屬奉節雲陽萬縣開縣達縣新寧梁山建始
陝西鞏昌府成縣西和泰州漢中府金州所屬及沔
縣芒部軍民府龍川宣撫司平茶洞長官司疊溪軍
民千戶所

湖廣施州軍民指揮使司西境其烏蒙等處原不係域中者不載

梁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岷山，江源所自出，嶓冢

八編類纂



漢水所自出凡蜀中山南谿谷諸水皆至江謂之沱
山北谿谷諸水皆至漢謂之潛

雍州之域

陝西西安府延安府慶陽府平涼府鳳翔府臨洮府鞏昌府所屬隴西安定會寧通渭漳縣寧遠伏羌階州滋州兩當漢中府所屬南鄭褒城城固洋縣西鄉鳳縣略陽陝西行都司所屬及岷州衛洮州衛文縣守禦千戶所古沙州 據岷嶓既藝則鞏昌府大半當屬梁州據西傾因桓是來則臨洮州縣亦當有屬梁者

雍西距黑水東據河弱水既西者衆水皆東惟此水獨西也雍水莫大於渭中貫雍境涇漆沮皆在渭水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地理

七

之北涇自北來注渭漆沮自東北注渭惟澧水在渭之南自東南來注于渭

九州總論

嘗考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九有民戶總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兗豫三州當五百五十萬戶而荆楊雍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殖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闊據今驗古略可知則九州之別惟民田是均斷可考矣爰自秦開阡陌而廢井田罷侯置守以要害爲先而不復以民田爲制魏晉而下因仍不改坐水陸而建都會

華山河而峙城郭民物所聚南畝實遙形勢之地良田更寡至於平土多疇衣食所資則反以爲敵夷不守之地而不知務大抵所重非所本所本非所重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隅小邑民戶不盈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名大郡多至數十萬戶則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民無常產則本於末業有天下國家者既不能爲之閼禁又從因之以規利遂致不耕之民多於南畝有司者徒知日計之有餘而不知歲計之不足也

左傳九丘八索九丘卽九州也八索卽八澤也見淮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地理

三

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有各居其一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叙文也九有取育草爲義卽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所謂寓逢中囿也八輔則餘八囿也囿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有解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數陽紆雲夢之屬九有

禹貢一篇蓋夏史之追書也夫既夏史之追書則紀成功之書爾夫既紀成功之書則禹之治水其先後

次第規模不盡見於此而於此可以推見爾何者禹貢於九州歟冀州載脩治之辭於土餘州則皆曰某山既藝既旅其水既道既從其澤既豬底定是皆紀其成功耳其先後次第不盡見於此矣而謂於此可以推見何也曰禹貢一篇分叙九州以經之數叙山川以緯之每州之下莫山川豬藪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制又繼之以經賦法通朝貢其總叙於後則列山川叙原委總成功定封建別限制同教化是禹八年之間其先後次第經理規模廣大周密本末具備蓋可想見而其先後次第則証諸禹所自言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地理

主

而尤可見禹曰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此禹功之始也孟子所謂龍蛇禽獸之害一烈山澤而焚之者也此禹貢分叙所以先於刑定諸山總叙所以先於導山是也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禹貢之中也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者也此禹貢分叙所以定山澤辨厥土等田制所以有導川則壤成賦甸服等事也蓋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患壅阻濬川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為溝澮以達于川所謂畝澮者即田間之畝一同之澮也所謂溝

澮者即二井之溝一成之洫也則是井田之制自禹定之此禹中間功庸最為周密至於所謂懋遷有無萬邦作乂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禹功之終也分叙之浮于其水達于其水總叙之六府孔修庶土交正迄于四海皆是也或曰書者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愚昔聞之家廷曰洪水滔天即時後世淫雨大水河決之災但堯末年連歲有此然彭蠡諸水而指為漢漚此猶有可疑者予已釋而辨之矣抑蓋有天地自然之變者如河徙而南沛泗而漲而冀兗青徐豫之支流水澤皆易其源委甚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地理

主

至九河淪而為小海碣石陷而在海中此尤其變之大者也夫天地常形固相為勾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為海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崑崙爾崑崙之山綿亘糾纒勾連盤錯其南為岷山而岷山最大而東北為積石諸峰其東為西傾朱圉鳥鼠諸峰其西南諸山尤為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河謂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為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

壺皆河源也。入匈奴以東爲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
 朔分而南趨爲北嶽。以至太行。是爲河北之脊。壺口
 雷首泰嶽析城王屋。皆其群峰。河之折而南。汾晉諸
 水之所以西入河。潞易寇漳恒衛之所以東入海也。
 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
 爲碣石。此北綫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
 洮水出其北。入河。恒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
 鼠諸巖。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
 東。若岬岐。若荆山諸峰。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以南。
 即西傾而下諸峯。且爲終南。屹爲泰華。東北爲肴陝。
 東南爲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柏淮源。
 以達於淮。西諸山。此中綫也。又自西傾諸圉而南分。
 是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即終南華熊諸隴。南
 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
 綿亘爾。又東則爲荆山內方。此中綫之次也。自崑崙
 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即西
 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恒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
 其南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
 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
 之源。中盤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東出者。

又爲袁吉車貢肝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
 而北趨過新安。峙天目。盡昇潤。凡再盤之間。其水聚
 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闔
 浙北爲震澤。此南綫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
 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爲異。與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
 盤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勾
 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於疏濬之
 功。九州攸敘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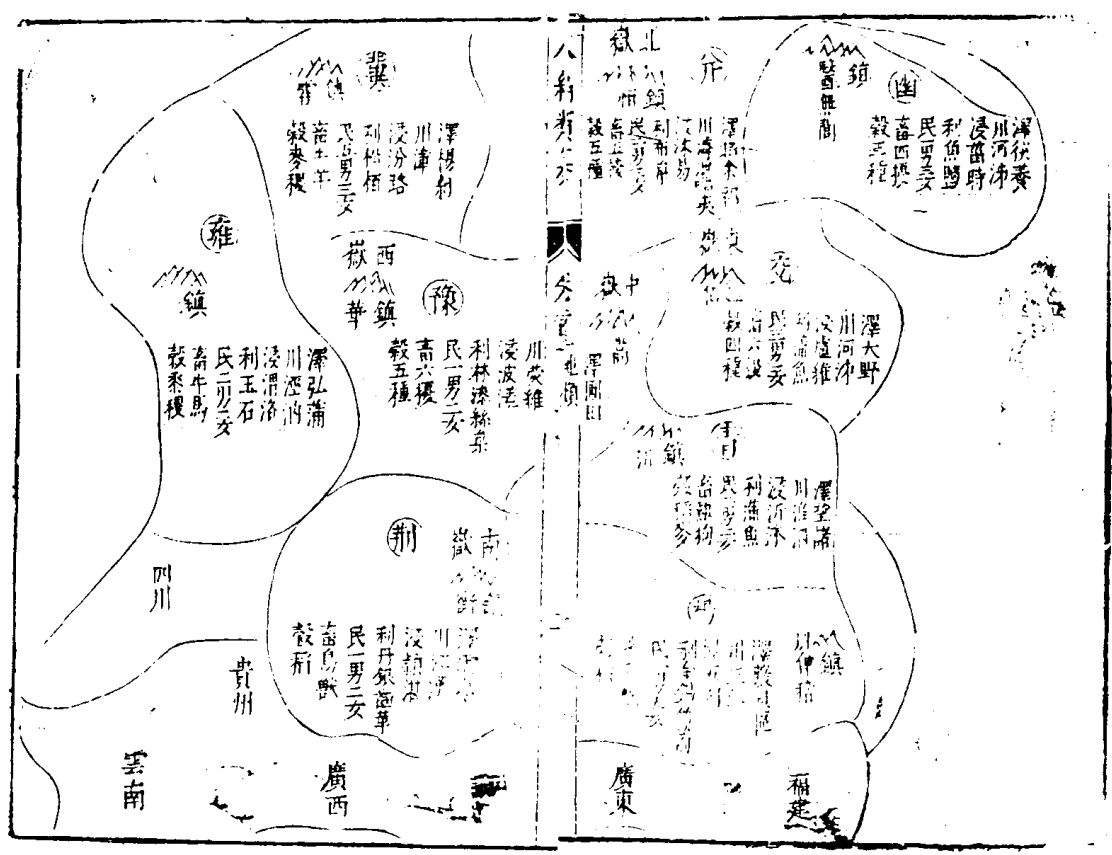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地類

周職方春秋列國圖總叙

禹貢九州想從古有圖籍可考三代封建未之改也
 觀周禮職方所掌幽冀分屬而梁之名已不見於九
 州矣然列國都邑大勢如故及平王以後諸侯率以
 兵力爭雄區宇分裂非復先王之舊也故蘇子瞻畫
 爲春秋列國指掌圖以便觀覽凡古今圖國邑沿革
 異同皆可按圖以覈其詳焉嗟夫凡今之人誰不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 地類

秦之廢封建爲郡縣也抑孰知唐虞萬國至周王代
 商止存千八百國耳春秋魯衛齊晉小大不侔其所
 存者不過數十匪特筌弑之禍靡國不然而強弱吞
 噬亦無虛日秦雖始欲復封建萬國勢不能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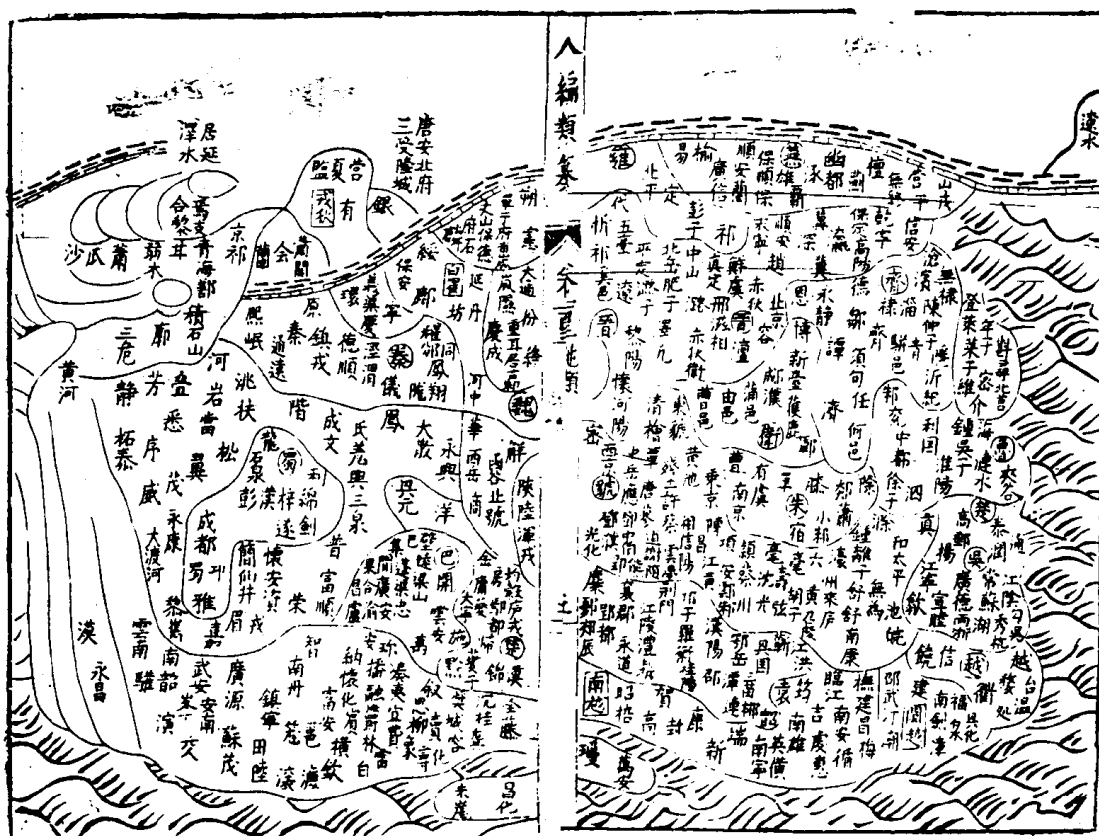
周職方氏九州山九州分立與虞書禹貢異者蓋禹
澤川浸利民畜穀
至于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漠之地罹水患少故幽
并統于冀營統于青而立九州舜時四夷來王封域
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
舜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
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矣華陽
瑯瑤祭磬在禹貢為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
之山華維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此為不
同耳然無徐州者蓋洪水之害淮河為大禹于其下
流施功為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于海正東之地
八篇貢奏
不及于虞故有青兗則雖革徐州而東方為無空者
無梁州則西方輿地似于缺然何也夫天地之化開
之有漸始西北而次東北次東南次正南故上古聖
人皆出于北方周家世居西土文王之化延及江漢
正荊州之地武王伐紂而庸蜀羌髳景從是乃梁州
以及徼外之地然其中未歸化者則甚衆故周以其
施貢所及者則分屬于荊雍豫而其不及以政者亦
不入于職方也方今財賦文獻多出南方雖閩越南
粵自古所謂夷狄者今悉與中土無異但西南地俱
為來王之國而時有背叛者宜周公于此不置屬也

夫聖人之教不先天以開人不棄天以從人西南之
域間之有時是故不能強之以俟後聖也乃若北方
醫無閭冀州河套內等地正職方氏所謂穀宜三種
畜宜四擾而在九服之內其外則為九貉六狄亦皆
內屬而周知其民物之數者自周德衰而為胡人所
竊據秦人不知守在四夷之道為長城以限之遂使
肥美之地與兗豫等者悉淪沙漠不毛之域反為犬
羊侵入中國巢穴自漢以來欲為控禦戎狄之策者
已為大事而不思生聚教訓以經畧吾之九服乃分
內事是不免于棄天也

周九州與禹貢異

丘氏曰冀兗青徐楊荊豫梁雍此禹貢九州也冀豫
雍幽營楊兗徐荊此爾雅九州也楊荊豫青兗雍冀
幽并此職方九州也舜肇十有二州分冀為幽并青
為營夏復為九州周九州與禹貢不同者周都雍王
畿不可不廣梁多險阻故合雍梁為一時碣石淪于
海徐地狹故青兼之堯舜都冀壤最闊今京師山西
外包虜境故此分幽并

春秋列國圖



山東即春秋之齊魯也。浙江即春秋之吳越也。福建即春秋之閩越也。山西即春秋之五臺忻代也。陝西即春秋之秦也。四川即春秋之蜀也。廣西即春秋之思柳也。湖廣即春秋之楚也。江西即春秋之西康以上也。河南即春秋之許鄭也。廣東即春秋之南粵也。知各省之所自。則知春秋五霸十二公經歷處矣。然五霸之所禦者。即今之九邊。而九邊又可以弗究乎。冀州即燕京左輔也。宣府即大寧涼亭間。而蓟峪柴溝皆其路也。大同即古雲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附焉。所謂娘娘灘羊圈皆其地也。榆林即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皆其地。寧夏即朔方。賀蘭山花馬池花兒岔皆其要也。甘肅即漢之河西。紅城子莊浪鎮皆其要也。固原即開城。與寧夏為唇齒。花馬也。遼人謂之大門。吾以是益知九邊要害。譬大家門戶。利在關防。設使大門不嚴。而守儀門。角門不固。而守房門。可使暴客不入。吾院宇及吾房舍乎。今宜大國朝大門也。遼東延夏甘涼角門也。山海居庸紫荆鴈門之類。儀門也。緩大門而急儀門。不可以言計。無故而退守。不可以言武。縱大門失守。獨責儀門。不可以言法。深謀遠慮者。可不加之意哉。觀春秋伐山戎敗長狄。入

一

分三輔爲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爲秦治上邽益治

成都分巴漢為梁治南鄭漢中分雲南為寧治雲南幽
治深分遠東為平治昌黎府安東交治龍編南安分合浦
之北為廣治番禺

唐貞觀分為十道開元分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

察非法京畿治西都畿治東關內治多以京治京河南治陳

河東治河河北治魏隴右治平山南東治襄山西南

中治漢劍南治蜀淮南治廣江南東治吳江南西治豫

黔中治黔嶺南治南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

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

漢東不及西過之

宋分天下為二十四路東京治京西京治洛南京治應北京

大浙江路治安浙東路治紹福建路治福江南東路治建江南

西路治興淮南東路治揚淮南西路治廬湖南路治潭湖北路

江成都府路治四利州路治漢梓州路治川夔州路治寧江廣

南東路治廣南西路治南京西南路治襄京西北路治京

東東路治京京東西路治宛泰鳳路治永永興軍路治陝河北

東路治河河北西路治定河東路治大如唐之河東河北隴

右則多為遠夏據疆土視漢唐則大促矣

古今地名沿革論

嘗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同於古之國號如書稱

河亶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衛侯燬滅邢即今

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陳即今

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

鄭州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縣也

蓋履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証或疎

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郢近

於今之鄂州而非也古郢城在今之鄂州府秦師入

滑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滑州在今之西京府秦師入

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國在今之廬

舒州餘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國在今之

八編類纂卷一百三十一 地理類

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古徐

鎮去徐城垂五百里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

於今之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地在今沙州有西毫南

毫北毫而皆非今之毫州也西毫今在偃師南毫在

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東虢在鄭州

在南虢在鳳翔府南虢在鳳翔府南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

楚州也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南楚今荊州府古之酒泉在河南而

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驪公酒泉之邑定在于

地定在河南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江

東府枝江縣內今丹陽郡乃潤州也古之豫章在江

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境也、古之澶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春秋諸侯會于澶淵、宋衛古都、所謂澶淵、聚者即其地、正屬今之南陽、而今之澶淵、郡乃河北、東路之都督府、古之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左傳晉于是今之懷州也、而今之南陽、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漢書以彭鄆東陽郡行封、今新西在吳亦有東陽

桂林非百粵辨

今之桂林、春秋戰國屬楚、自楚滅越時、越人散處海濱、各為君長、今桂林在嶺之北、去海二千里、與越不相涉、東越都會稽、閩越都甌冶、南越都番禺、駱越都交趾、蓋百粵之統名、在岐海中者是也、秦桂林為西越地者、以其為南越之屬、後趙佗所擊併、蒼梧定不與焉、即非秦之桂林、可知矣、五代時、劉日晟盡有嶺南、西地者二十年、時亦僭稱南漢地、非越王也、終始無越之名、何得以百粵名之、楚越雖皆有南蠻之畿、而其種類自別、今越西蠻與武陵九疑同者、同一疆界故也

三河三秦三齊三楚三梁三蔡三苗之辨

三河唐堯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故稱三河、三秦項羽三分關中地、封章邯雍王、司馬欣塞王、董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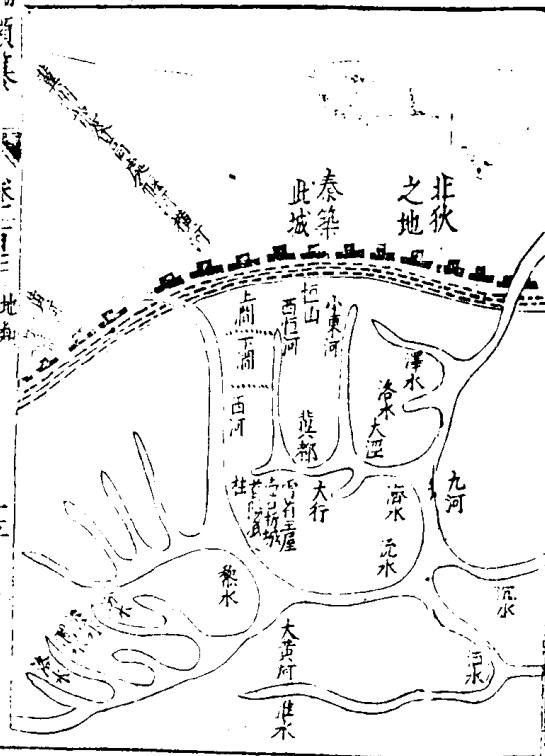
翟王、故稱三秦、三齊謂齊及齊北膠東也、三楚淮北沛陳汝南二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或曰楚文王都郢、楚昭王都鄂、楚考烈王都壽春、故曰三楚、三吳國經云、漢分會稽為吳、與吳興、丹陽為三吳、通同水經以吳興、吳郡會稽為三吳、指掌圖以蘇常湖為三吳、其說不同、九脩稿云、春秋之吳、都蘇常之間、漢封之吳、都會稽、即蘇常嘉杭非紹興之會稽也三國之吳、初為會稽太守封吳、侯即蘇松常鎮杭嘉湖之地、備記之三梁、謂南梁、大梁、少梁、三蔡、謂新蔡、上蔡、下蔡、三苗在堯時為夷地、在今日則為中國、乃湖廣江鄂嶽之州、故今三州人尚有苗姓

都邑總叙

天地所以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為固、吳越依大江以為固、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雖黃帝之都、堯舜禹之都、於今皆為河北、昔皆為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所以幽薊之邦、冀都之地、皆河南地、周定王五年、以後、河道壅塞、漸移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徙填州入

渤海今濱滄間是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與洛陽，或逾河而居鄴者，非長久計也。漢晉以來，江南之都，惟有建業，或據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長久計也。是故定都之君，與議都之臣，惟以此三都為最。此三都者，皆以江河之險阻為可恃也。天下之山西止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嶠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總之，天下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之所起，即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之所起，即水源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源為最遠。惟中國之河為然。漢之發源於嶠冢，江之發源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脈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源並也。故天下有源之水，河為第一。其二

唐虞冀都之圖



冀州龍谷堰黃河不得直趨入海，橫之中國，遠達冀州西南東，蓋河以龍堰而曲流，龍以河達而截住夾身，則左有小東河，右有西恒水，南有小南河，攔截於內，而大河經之，龍將焉往？
魏莊渠曰：大地之脈，咸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墟，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發於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為北狄，其面為中國。而其餘氣為東夷，北狄廣漠萬里，龍氣粗頑，其性殺伐，陰山橫亘千里，固所以限華夷也。控御北陲，要害在此，東夷氣散，而知慕禮義，世

揚塵陵谷變遷寧有此理此冀以夷狄之迫風水之變河溢之患而不可都洛以封建之罷獨守之難而不可都惟長安天險實爲金城之固天運周流何能復觀漢官威儀也

魏莊渠曰南絡發於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南蠻葱嶺自起爲祖南起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脈因界爲二江以南仍爲南絡其北別爲中絡與大河分爲兩界中絡岷山爲祖自蜀入隴結于初龍則爲長安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于中龍則爲洛陽風雨之所會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地理

陽之所和天地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於海北絡傳大河放於海惟中絡止於嵩高其前平夷凡幾千里而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爲障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茲其大龍之腹乎古之神聖多起于東土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垣無備其勢必重兵民力坐而因矣余嘗至洛陽相其形勢熊耳祖龍發自終南遠則太行爲後托進則嵩高爲左障然終南自爲長安前朝太行亦爲平陽左障嵩高雖迴障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里平原作祖然後默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爲勾連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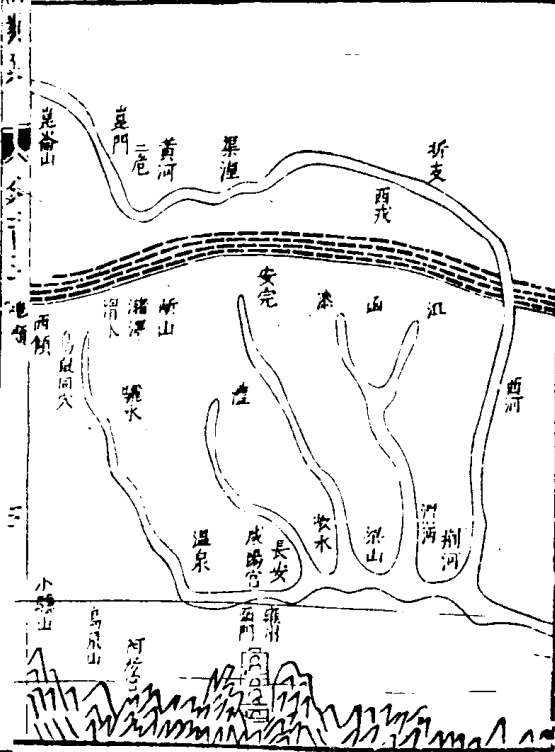
融結非一處王氣發久而歇又轉而之他帝王有德而興無德而亡世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地理

秦都咸陽之圖



秦都咸陽，非長安之正，以官屬渭跨渭為飛橋，複道以象天關道而屬阿房，如驪山溫泉，又長安之支龍也。長安之下，則有岐梁荆諸山為托，澧涇漆沮河水，界限為耐，以高臨卑，百二之固，沃壤千里，可以積儲。此秦所以能併吞六國，至今為天府也。洛邑居天下之中，為大龍之腹，四望平夷，近則熊耳居其右，取諸遠則上洛在其西，太華在其東，終南停物在其北，內方則在河南，周公所取制天下之中耳。泗腹為人身都會之所也，以水而言，則洛水自西而經其前，纏澗界其東，汾水黎水遠其後，伊水陳其西。

而如平洋無蔽，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亡，如以風水言之，則澧澗伊洛界限分明，其進送護衛，不取諸身而取諸外耳。但今之洛陽，非周之洛邑，亦非周居，項氏之洛陽，居項氏在，乃之陽，伊水之地，東都洛陽在河南，又隔伊水，周洛邑，晁合風水法度，後人不敢居者，周家封建諸侯，東西南北皆我守衛，侯國滅而後能及於周，故以秦之強，又以無道行之，不滅六國，周不可併也。後世罷封建而制郡縣，所守皆須自備，故力有不及，則難於守，若立國於河南，有諸水在後，而地方之備差完，然終不如長安可恃，今之西京，即周公所卜澗水東，纏水西而墨食者，亦可立京畿之地，蓋下有太華一臂，力量甚重，洛邑則又添得西京一臂也，然無太華，亦非京邑之地。王畿京畿之地，在虞氏為幽州城，在禹貢為冀州城，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蒲坂，我成祖遷都於燕京，蓋復黃帝堯舜之故都，於千八百餘年之後，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于天下，唐虞之都，以河溢為患，周洛邑以備守之難，大梁平夷無險，臨安僻處一隅，金陵形勝雖優，而垣氣多泄，兩淮龍氣大盡，而地勢卑下，東魯中幹最尊，而已鍾。

孔聖且今河水穿龍皆非建都之宜他如武昌成都等處則又不足論矣故惟我京師爲上而關中次之東漢所都之洛又次之

總論

王氏鑒曰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河之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陽其二

論北龍帝都垣局

北龍有燕山即今京師也以燕然山脈盡於此故曰燕山古冀州地舜分冀東北爲幽州故又謂之幽都按丘文莊公大學衍義補云虞夏之時天下分爲九

人籍類集

卷三

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舜分冀爲幽并營故幽與并營皆冀境也楊公云燕山最高象天市蓋北幹之正結其龍發崑崙之中脈以華夷共視爲中脈爲綿亘數千里至于闕歷游海之玄屈曲出夷入

燕大

同爲

山後

日雲

復東

行數

百里

起天

壽山

乃落

平洋

方廣

千餘

里遠

東連

西兩

枝開

截黃

河前

達鴨

綠後

纏而

陰恒

太行

諸山

與海

中諸

島相

應近

則變

河潮

河桑

河易

并諸

無名

小大

夾身

數源

界限

分明

以地

理之

法論

之其

龍勢

之長

垣局

之美

幹龍

大盡

山水

大

會帶黃河辰天壽鴨綠纏其後碣石鑰其門最合風水法度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爲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叠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護擁而圍繞之者不知幾千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既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軋坤若以形勝論之則幽燕自昔稱雄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楊文敏謂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巨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崢嶸氣摩空而崩勢又云燕薊內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會桂文襄公謂形勝甲天下泰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開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荊山海俱關喜峰古北黃花鎮俱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自昔之都燕者始於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雜氣皆不足以當其大惟我皇明得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於漢唐真萬世不拔之洪基而議者乃謂北太近胡距塞不二百里無

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爲之守然不知今之四夷壯虜
爲急倏忽來去邊備須嚴若畿甸去遠而委守將臣
則非居重馭輕之道故我成祖文皇帝唐意建都於
此良謨遠猷豈凡愚之所能及哉

論中龍帝都垣局

關陝之地形勝全龍局美王氣攸萃而文武周公列
聖篤生自文王都岐徙豐武王遷鎬京成王實都于
鎬以據天下形勢當西周全盛時特往來朝諸侯于
洛邑至平王避犬戎始遷都洛陽號曰東周則周日
微弱而雍州王氣惟秦得之蓋秦先世有非子者善

秦穆公

秦穆公

秦穆公

育馬爲周孝王主馬馬大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
歷三世至秦仲始大歷莊襄大戎殺周王襄公救周
有功封爲諸侯賜以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秦即其
地日以強盛兼併天下然無功德肆暴虐不足以當
其王氣之大漢興以婁敬張良之議遂因其故都都
之傳十二帝歷二百一十四年其後唐又都之傳一
十八帝歷二百六十九年宋人亦嘗議欲都此而以
橫山未入版圖故都大梁以經營橫山蓋橫山當宋
時諸戎所依爲戎夏必爭之地不得則不可都故商
丘文莊公曰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得天下之百一者也周人初起於邠
繼都豐鎬天下形勢之地蓋莫有過焉者也至平王
東遷而棄其地與秦秦地始大戰國之世山東之國
六而秦居其一六者爲縱而獨爲衡焉卒能以少制
衆併而有之非獨人力蓋亦地勢也自高帝用婁敬
言西都關中後世言形勝者必歸焉唐起晉陽亦居
於斯自宋人都汴之後王氣消歇者五六百年於今
矣詳究文莊茲論各有所見而議者乃謂漕運不便
然不知周與漢唐各數百年而儲積豈無其道且禹
貢者雍州厥田惟上土史稱沃壤千里可以儲貯而
秦號富疆顧所處之何如耳

論南龍帝都垣局

南龍爲金陵即今之南畿我太祖高皇帝建都之地
也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稱
金陵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蘇伯衡謂劉
廸簡云金陵地脉自東南迤長江而西數百里而止
其止也嵯峨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爲平衍所
謂土中於是乎在西爲鸛龍覆舟諸山又西爲石頭
城而鍾山峙其東大江迴抱秦淮玄武湖左右映帶
兩淮諸山合脊內向若委玉帛而朝焉諸葛孔明謂

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昔始皇見金陵有王氣，東遊以壓之。其後三國、吳、都之傳四世，東晉又都之。傳十一世，歷百餘年。南朝宋、齊、梁、陳、南唐皆都之。而年代不永，蓋以其雖合垣，局而垣氣多泄故爾。楊筠松云：長江環外有三結，垣前水中列垣，中已是帝王都，只是垣城氣多泄是也。若以形勝論之，則江限南北，古今特爲天險。劉誠意伯謂襟帶長江，勢甚險固。昔文襄公謂金陵江北則有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江南則有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南龍之穴有臨安。今浙江杭州府其龍脉自天

三才圖會

卷三

目山分入錢塘，而海門有龍，赭二山在其中。郭景純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更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經云海門環合似天市，天目天池生侍衛。萬里飛來垣外挹，海外諸峰補垣氣。廖氏云：大江以南，天目峙海門，似天市，故臨安亦天市垣耳。傳公伯通謂其地只可駐蹕，不宜建都，不過偏安之地。且主奸相弄權，武臣多咎，後宋竟未能恢復，而奸相如秦檜，賈似道，諸人輩出，皆操弄國柄，武臣多不善其終，果符傳公之言。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
圖書編

地類

輿地總論

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在乎兩界北界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大華逾河並渭前抵柱王屋大行北抵當山之古乃東循塞垣至鐵勒朝鮮是謂北紀以限夷狄南界自岷山岷山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絡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界爲胡門南界爲越門此以天象分南北言也或又即中華之山川大勢分爲三條者如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大幹盡於東南南海黃河與大江夾中條大幹盡東海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大幹盡於遼東吳草廬所謂崑崙爲西極之祖分派三幹以入中國此又以地脉言也禹都冀州王畿四面各五千里今京師即其地而宣薊大同去北虜何其近歟大寧河套之失此可知矣揚州自淮南以及江浙地本廣矣而又加之以閩廣荆梁之廣本由湖之巨浸山之重複矣而又益之以雲貴此則不可

崇以九州限之也然則統觀宇內西北文物之盛遠不逮古而東南過之固由天運使然而黃淮青徐充豫之土田今猶古也一望千里無不沃壤亦可委之於天運乎揚州田本下下賦下上今歲車馬天下之半而民力殫矣況古之王畿百里賦初總三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則是粟米之賦取諸五百里而足也今京師天下之本財賦斯民之命而盡仰給于東南得無大異于古歟

皇明輿圖四極

士夫嘗言我朝疆域過于宋故于唐不及于漢蓋以朔方大寧交趾及開平興和玄菟樂浪燉煌不足故也夫先王盛時土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如洛陽爲王城阜蠻氏陸渾氏密邇乎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爲舒郡秦爲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故應鑪言自秦而上西北表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蓋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今

日地勢東南已極于海至矣盡矣惟西與北尚未寬於海耳然視之前代奄甸已弘彼大荒絕漠之險地氣既惡人性復獷非復人居之處其有與無固不足爲重輕也

古今方輿總論

古西北表而後縮戎虜侵蝕漸逼也古東南蹙而後展蠻夷服屬漸衆也至云三五之宅甚邇後乃寢廣博綜其實不然記牒稱神農地過日月之表禹使章陝步四極里各數億什即謂言未可盡詰自日南徼外竟時義叔所宅也滇垂黑水玄禹所導也庸茅百人編類纂

卷百四 地勢

三

漢武王歌舞之師也滅貊句驪其子田套之國也蓋古以文致漸遠不盡若後世隸爲冠帶之室必謂古之地陞臻秦漢乃大非通論要之君德休明即殊域絕黨不異宇下否則赤縣伸鄉判若外域自遼陽之舊委于虜則瓊瑩蟠三岔河之中而東西肘腋不應矣全寧捐于熟夷則朝樂兩口外犬羊聚居而神京肩臂寒矣開平興和遷大邊保堡棄而上谷雲中忠剝膚矣東勝內徙則千八百墩能戍而虜家河曲開輔腹心結轄矣哈密沒于土番則西域朝貢之吭咽鎗而河西孤懸斗絕股指幾于倏蓋矣其在東南者

則交南設藩置吏一旦以界夷而揚戈三下之勞捐矣

統論長安洛陽汴梁三都形勝

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農險阻逸德知禦侮於海隅而忽艱隅於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纂漢燕晉不能隳符秦而姚萇實代堅以至輔民躁而新莽燼涇師繞而德宗逃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敵受八面而險不數捨一方矯虔九重震動此各邑之不利也

人編類纂 卷百四 地勢

四

在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勢而北朝亂倫師犯關如履門闢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戰守之備也歟宴安起於無虞弊盡生於悠久故載武載繁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瘠憊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於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實在隴右宋朝失於西夏洛陽之制以開東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由古以來洛

京之禍常起於并汾汴都之變常起於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為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大梁未易宅

統論南北強弱

是以荆楚荆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國也赫連屈強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

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五

七

一代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鷙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興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權材一則強霸於南夏一則制勝於北朝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於桀紂矣使奄有萬國覆亡不暇何待於東南哉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性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

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於持久而不利於速戰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於垓下此東南之兵利於亟戰而不利於持久也深淵高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漢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衆驟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而敗符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故張良賈克鄭表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制勝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自古惟聞北人之畏南未聞南人之憚北也

論南北古今盛衰

人編類集

卷三十四

五

夫以宋朝元豐間去西漢之季纔千一百年耳而皆之民戶縣邑當天下之七今乃僅能當十之三何古今之殊絕也蓋自秦漢以前天下蕃庶舉在中原而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荒涼為甚漢魏而下三河浸以荒涼而中原蕃庶反移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豈于宋朝虛實推遷不啻十倍如今瑯琊一郡五十二縣而宋朝存者止三縣而已諸城安丘二縣屬宋瑯琊州宋朝海州東莞縣即漢縣也漢會稽治縣一縣也宋朝乃為福建一路凡四十五縣漢潁川一郡餘四十三萬戶宋朝為許穎二州民戶纔贏十萬而已而漢豫章一郡纔六萬戶宋

中原乃為江東西有十三州軍江西北路軍西路軍東南路軍及南康軍亦是增至一百七十萬戶夫瑯琊潁川皆中原地也。畧以此數郡觀之。盛衰相反。如此。然則中原安得不益輕。而偏方安得不益重。故今之中原。非古之中原。今日之中原。已與古偏方無異。而古之中原。乃在今東南偏方之域矣。

論川陝大勢

粵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望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

入編類纂

卷一百四

地理

上

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況江南之地。以淮漢為喉襟。以荆襄為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於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為喉襟。以并汾為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踵接。百城逶迤。烽火相望也。借令南人兼

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戰吳兵。騁於趙代之郊矣。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海。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汧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為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為戰場。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徵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如代茶爰。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者。豈惟力之不迫。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持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

入編類纂

卷一百四

地理

上

論東南古今盛衰

手札歷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之學由國而周孔之道偏于南服若故畚目寧終監護以啓山林而荆楚以闢句踐種蠶學辛若牧養其民而協越以康子胥之治吳楚實倉廩寺兵庫創城郭設于諸而浙江之間浸有疆理矣為故之相楚商農士貴各肄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甚矣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焉後脩略越之律張霸興吳會之學王景熹淮西以牛耕草由故江西以陶瓦許荆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延錫以諸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九

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為禮義矣自開關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于唐而宋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歲二百萬石而宋朝漕運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治凡六州而五在江浙宣潤饒信州歲鑄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鹽利初不過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常增至六百萬緡鹽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興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

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萬緡而皆在東南此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益有加增至于今則又不然矣閩中之地自陳隋以前亦寥寥數千載未嘗有顯者出及李唐中葉而後常袞唱其教歐陽詹為之師於是庠序浚興更五代至於宋朝而英才輩出由是觀之則并州之利始於唐太宗而閩中之利始於常袞又安知東南之利不始於宋朝哉

統論南北形勝

觀秦漢以前天運旺於北方故天下之美舉萃於西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一

北其冠冕之盛風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之饒戶口之登舉在淮海以北纔越淮漢以南頓然陵替故帝王之興廢在西而謂之中國淮漢以南盡為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兗豫青徐雍冀幽并并冀淮漢以南止居其三荆揚益周公分天下為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兗豫青雍冀幽并并冀淮漢以南居其二荆揚益漢武分天下為十三部淮海以北居其九兗豫青徐雍冀幽并并冀淮漢以南止居其四荆揚益元始中總天下千有二百餘萬戶淮漢以南止當二百萬戶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能當天下一四分之一而已加之

三國而下，繼以東晉南朝，紛爭數百年，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藉其民戶才盈五十萬，隋文平陳，其藉亦不過晉武之初。

論青齊

春秋戰國之時，齊據東海，雄置中夏，赫然爲五百年之強國。逮于秦漢之際，形勢益張，與陝右相逼，天下制勝之地，舉在兩隅，如河北江南，皆不足進焉。故韓信下趙，挈以與張耳，而弗顧，既襲有全齊，遽啓假王之請，漢爲策命，而蒯通遂知楚漢輕重，舉在於信。垓下克集，西楚遂亡，則其地利斷可知也。是故田肯有人編類纂卷一百四十四地部三東西秦之稱，爰自新莽之亂，山東盜起，而青徐首難。暨光武中興，削平中土，而齊實爲殷，故地上丘墟，戶口凋耗，建武之初，縣邑并省，幾半，涵養二百年，而民戶不踰百萬，重以黃金之亂，海岱騷然，數載殺傷，困重而歸降曹公者，猶百三十餘萬人，籍其勇銳者爲兵，餘皆漂流失所，自是齊地空矣。魏晉之際，休息六十年，而民戶才盈十萬，舉全齊之民，僅能當戰國臨淄一城之衆，既而又遭五胡之亂，王彌騁亂，殺戮如刈，瀕海重困，雖有州郡之名，幾爲空地，自是而後，東國汨焉不振，勢亦宜也。

論韓魏

夫以二百年韓魏之君，豈皆賢哉？咸能不失疆土，則以生於憂患故耳。下至李唐之亂，梁王不溫亦割據河南，潛窺唐室，天下環起而攻之，腹背首尾，舉爲敵國，而溫轉戰萬里，出入十年，亦能劫據中原，以傾唐祚。然後知無山河之恃者，所以固疆場之防，無守禦之志者，所以啓開拓之心。天下之勢固有不安之安，不固之固存焉。

論淮蔡

河南之地，天下之中，其生民稟中和性，安舒適豫，而不能爲亂，故古名其州爲豫。自秦漢以還，天下有變，常爲兵衝，而其民不攻戰鬪，王師甫至，則輒食交迎，雖有奸雄，不能割據。爰自李唐中葉，而後兩河散亂，李忠臣節度淮西，統其下暴掠以啓衆心，而蔡人始樂爲不軌。忠臣既敗，李希烈承之，益逞，由是申蔡之人徒亂如歸。吳少誠繼世，遂以跋扈，淮西之民習久爲常，但知爲賊之利，不復知有逆順之理。及王師壓境，則城自爲守，人自爲戰，父子相視，死不爲悔。故唐朝環天下兵以事三州，歷三世五將，五十餘年，僅乃克之，顧其人如此。

論汴梁

秦漢以還訖于南北朝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四面搏擊奔為戰場王伯之興未有都于汴者蓋憚其四通五達而無險可恃也爰自隋煬帝大開汴河直達淮泗而大梁實坐要會扼南北水陸之衝形勢百倍既焉李唐中債奄山東百州大梁屹為重鎮逮黃巢逆亂中原紛擾梁高祖僭唐室遂據汴地以為根本既而征伐四克卒拓中原自後常為帝居迨於宋朝勃興卜都仍舊開寶九年三月駕幸西京有事于南郊遂有留都之意議者謂東京汴渠引漕東南宿衛人編集卷之六十四地類一

論睢陽保障江淮

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於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其為要害之地及安祿反陷沒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持孤旅扼危城因十萬之衆於一垠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於睢陽乎抑亦有賴於巡遠也如盱眙王瑋鍾離宛丘諸戍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

關乃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塵清南朝大振而滅質乃固守盱眙宋制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關陝而韋孝寬乃固守王瑋故城在宋制許蕭梁之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動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宋制李唐之季黃巢江亂則擊萬里宇內瓦裂而趙擊乃固守宛丘陳則四城之要害為何如以至隗囂保冀李憲阻舒吳守須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德潛真定或攻之連年而不下或討之再世而不賓或環天下兵束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當時觀之宜若險夷鞏固之甚而前此未有聞也

論河朔

方安史首亂兩京淪沒宇內大振唐祚不絕僅若綴旒而肅宗匹馬北方提孤軍橫博強敵不數年間遂清大慙者蓋民心未變因而取之易以成功故也及代宗瓜分河朔付諸叛將涇養二十年間群起而肆逆則雖窮天下兵累世事之終不能克蓋民心已變則難以成功故耳切觀正元之初朱滔詔燕人以叛號于衆者三皆不應遂叛之以前既乃大振而還滔誅戮數百人然後定則知河朔之人本無負唐之心

不幸因循以至此耳。且以德宗之初，去天寶之亂，垂三十年矣。而河朔之民猶未始忘唐者，豈不以太平之老猶在，而斯民猶有所聞故邪？逮四十五年之後，耆舊既沒，少壯生長，離散不復知有太平涵養之恩。於是狼心始逞，而不可誰何矣。

統論河西

許氏通典言唐之土宇，南北如漢之盛時，東不及而西則過之。唐史貳其說，以序地理志。此蓋開元天寶時事也。然愚嘗攷之，河西在漢本匈奴休屠所居，武帝始取其地，置郡縣。自東漢以來，民物富庶，與中州

八編類集

卷三百四

地類

十五

不殊。竇融張軌乘時多難，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興，亟歸版圖，而軌遂割據累世。其後又有呂光禿髮沮渠之徒，迭據其土。少者稱王，大者僭號，蓋其地勢險僻，可以自保，於一隅貨賄殷富，可以無求於中土。故五涼相繼，夷夏不同，而經制文物，俱能放效中華。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之避難流徙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可樂如此。唐天寶以後，河西隴右沒於吐蕃，大中雖復河湟，而名存實亡，流傳五代，以及于宋，而河隴為西夏所據。元昊倔強構逆，兵勢甚銳，竭天下之力，不能少挫其鋒，然至絕其歲賜，互市則不免衣皮

食酪，幾不能為國。是以亟亟屈服，蓋河西之地，自唐中葉以後，一淪異域，頓化為荒莽沙漠之區，無復昔之殷富繁華矣。唐自安史之亂，西北土地皆不能如舊。然北方如盧龍滄景，雖世為強藩所據，自據其兵賦而奉正朔，請旌節，猶唐之臣也。風聲氣習，文物禮樂，猶承平之舊也。獨西陲淪於吐蕃，遂有夷夏之分，致使數百年中華衣冠之地，復變為左衽，不能自拔。雖驍悍如元昊，所有土地過於五涼，五涼止有河西，然不過與諸蕃部落雜處於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財貨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時。是以北事遠，南事

八編類集

卷三百四

地類

十五

荆揚統論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鄴遡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壅堵，民間苦之。當時諺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歿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即宋朝之鄂州。是鄂州之壅，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為觀察治陝，以寬繼治鄂，更以嚴或問其

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爲沃、則上陝可知矣。彼唐堯以東、至於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瘠自若也。孫皓而下、至於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年矣、而土壤瘠瘠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三代以前、東南荒涼、爲甚。春秋而下、又爲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治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爲重、更三國東晉、南晉南朝之時、常爲重鎮、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東南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古相反。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爲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

統論江淮襄陽巴蜀

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揚、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爲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於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爲荆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於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淪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爲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守淮之計、則非

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爲襄漢之計、則非知荆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漢中之備、則非知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荆湖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啓周師之釁、蓋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淮北、而朱泚必欲以嚴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荆湖、則荆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

八編類集

卷二

二

保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墟。蓋棄漢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爲門戶、備淮以爲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爲重鎮、以襄陽爲唇齒、則荆河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爲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河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爲用、其效可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劉彥之自漢入西

以平司亮。則在淮之形勢爲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伯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爲可用也。爲今之計。自淮泗以擣青徐。自壽春以取汝穎。取財於蜀。合軍于陝。以遏河隴。出師襄陽。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則天下之大勢一矣。

論江淮

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地。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者也。夫江東西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陝。則襄陽隨郢爲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黃爲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真陽楚泗廬壽爲之藩蔽。昔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劉石符姚之亂。長淮以南一彼一此。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賀若弼等自陽廬渡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罷把淺之師。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入于周。此淮南之得失繫江左之安危也。

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遼自淮而西。以壽廬層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於潯陽。而舒蘄壽春潯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重於武昌。而齊安壽春武昌之表也。愚觀三國六朝之間。爭戰攻守。嘗從事於此矣。恨其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駐足江東。而於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土。而不能以得吳。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取江東。此吳氏之失也。劉宋自劉裕立國於建鄴。而於淮之地。則有盱眙之蔽。故元魏雖有虎視之意。而終不能窺宋。世率以爲守淮之地。足以蔽長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良自武帝立國於江左。雖與元魏交爭於兩淮之間。互有勝負。而鍾離之守。元英退縮。欽祚而不收。爭世之議者。又以爲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之衝也。而不知用淮以爲恢拓之計。則其失殆與孫吳劉氏等耳。愚考之孫權種孫策之遺緒。而無爭衡攻取之志。觀孫策晚歲囑付之語。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於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肥之後。一爲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

以窺魏此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
劉裕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
元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洛之
地劉興祖徑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滅質盱眙
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政從是不振卒
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之地雖在劉宋而劉
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創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
可嘉然自其既有天下之後志氣凋落不能用險以
挫北虜之鋒元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
之圍鍾離雖以韋獻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三

此長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宋邊之東有淮陰
盱眙西有鍾離新春西北自襄陽抵樊城自丹陽而
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陰而抵盱眙此全淮
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曆陽自曆陽而抵鍾離自鍾
離而抵新春此全淮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達信
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沔之關梁也故淮陰盱眙
之城固則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
而西可以獲全至於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
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羲之與商浩書
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義之勸浩因

長江以保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捨淮而守江豈不謬
哉

論荆襄

江水源於岷山下夔陝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
故諸葛亮謂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礮塚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
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
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
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
流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
都會故吳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
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潏吞納而匯於
淦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晉人謂潯陽北撫郡蠻西運
荆郢亦藩屏之要地以此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
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
蜀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海之守亦固矣

兩廣統論

切觀宋朝開寶中太祖命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
殿謂文敏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撫綏聞知州郭思
齊監軍郭重遷培欽恃其退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焉

朕鞠之。苟一毫剝民。朕不以遠赦。夫瀘州去京師四
千一百里。可謂遠矣。而官吏貪墨。宋祖盡知之。雖僻
遠小郡。凡差守臣。必親自處分。其謹慎如此。則邊民
安得不理。蠻獠自何而叛。

兩都形勝總論

漢祖策都關中。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南北二軍。其權
足以雄天下。唐亦都關中。亦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內
外諸府。其兵足以威天下。然九錫之雄。旣熾。而西京
之所以衰。方鎮之兵漸彊。而朝廷之所以斃。至於晚
年。末路。司熾拊鍵。內鉢外乘。而太阿之柄。已倒持而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三

授人之手矣。其誰不逞哉。宋太祖之都汴。所以因五
代之舊也。西夏之役。方殷。而國勢浸弱。仁宗之議修
洛陽。所以爲徙關中之漸也。仲淹之說不行。而勢益
弗競。於是再和再還。再還再失。而崖山之溺。已噬臍
無及矣。其將誰咎哉。何也。蓋漢之力。雖足以自競。而
七制之仁。未偏也。況七制之外。如桓靈者乎。唐之兵
雖足以耀武。而二宗之德。益衰也。況自三宗之外。如
武宣者乎。宋則險力俱焚。仁亦無足稱矣。漢之邊在
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邊在西。亦去長安幾千里。今
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

百餘里。遠者不過數百里。疾馳之騎。約日可至。所謂
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將以搤
天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又將恐
其搤我之吭。而拊我之背也。至於唐之漕。因于河。宋
之漕。因于汴。國初海運。十萬餘石。以給邊。永樂引
汶泗諸水。以益濟。引黃河。自魚臺。以益御溝。然後漕
舟自江達于浦。自河達于京師。今觀漕河。以一衣帶
之水。掬土可塞。萬一無賴。荷鍾決而迎鑿。瓜州之垣。
則江不達于淮矣。塞魚臺。汶泗之水。則河不達于京
師矣。唐之軍士。乾巾而呼。而元之貴人。抱珍而枵腹
者。可鑒也。

人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三

南北兩都形勝

南京山水。起祖發源於岷。其遠亦萬里。東行至仙霞
關。嫡宗由此分龍出脉。東北行至常鎮。遂逆江而西
行。二百餘里。聳鍾山。作回龍顧祖穴。大江逆遠。其背
淮揚。廬鳳。經托于江北。又北則達以黃河。黃河之北
又纏托以山東之山。若非大幹龍。安能正盡逆二百
里。苟非逆入之深。何以受此。四重萬里山水之遶。托
於背後乎。是皆合天下爲一堂局。亦大聚大成之龍
也。

自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一朝所
急在東北耳肅寧夏爲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
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神京以遼東爲左臂宣
大爲右臂古北口永寧居庸腦後遼東限以山海
宣大隔之居庸惟大寧淪失而天壽與異域爲隣宣
府以遼東隔絕腦後之防益甚疎矣其他如遂城西
北之牽山保州西之栢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止
居與夫石舅銀坊冶山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此外
自安順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瀆膏泉縱橫地類
不備類纂卷之二十四地理志
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
東抵海口管田圩所集水淤寧地類天陷又自順安
至肅約五千里葦草叢茂地類天羅凡北皆兵家所
忌遇滂更盛建康徐淮臨德之間似當練兵儲將可
備緩急遣發無徒籍手平北可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

圖書編

地類

北直隸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即金元舊都也辰山帶海

有金湯之固北直隸古冀州地 真定以北至於永

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關喜峰古北黃

花鎮俱口子在順 險阨尤著故薊州順天府屬 保定重兵

屯焉山後諸州 遼陽遼東 故我人寧都司地也自

國家棄以與虜衛是 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

官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 丁臨 轉漕

京師車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 其地

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俱屬 而東野曠人稀

姦究伏匿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奸人每

窺其中賊匪 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

馬政河間之水潦患尤烈 關

占兩 藹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大行北枕居庸南襟河

濟形勝甲於天下誠所謂天府之國也遼金元雖嘗

於此建都然皆夷狄入中國豈足以當形勢之盛至

我 成祖文皇帝乃龍潛於此及續承大統遂建焉

北京而遷都焉于以統萬邦而撫四夷真足以當形

勢之勝爲萬世不拔之鴻基自唐虞三代以來都會

之盛未有過焉者也 沿革

北畿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

肩大寧都司蔽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全都司一

衛一所嵌山西行都司之境遼遼之道也大寧都司

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夾持之法也 沿革

嘉靖中給事中秦敷言幾輔之地北抵澤州南距慶

雲一帶州縣地廣人稀生埋鮮少然水深土厚地方

沃饒乞選江浙之士爲之長吏使之勸募江南作田

如法水耕隨其高下或鑿渠以資水或築埝以聚田

仍乞徵行古者孝弟力田之科有司果能勸課有法不

吝超遷自真定至永平澤州近邊之境皆有山澗之

泉惟北人不知水利反以爲害 地利

北京密切遼遼近輔之城少雖曰大同北輔易州西

輔永平東輔臨清南輔甚遠也東南通州二城矣東

大寧已廢移於保定矣宜東直門外二十里上築一

城如通州爲近京東北之輔西北固上陵築沙河城

矣西南良鄉北界築一城如沙河為近京西南之輔
實設險一助也范仲淹請修京城立四輔處遠哉臨
清出紫荆關甚近宜設重鎮控之可也

如漢襲秦舊都關中匈奴入寇烽火輒至甘泉唐襲
隋舊亦都關中吐蕃入寇輒至渭橋宋襲周舊都汴
西無霸夏北無燕雲其去元為遠唐葬丹界直決旬
耳景德之役亦輒至澶淵三治朝幅輒蓋廣矣而定
都若此者何制胡便也我朝定鼎燕京東北去遼
陽尚可數日去漁陽百里爾西北去雲中尚可數日
去上谷亦僅倍漁陽爾近敵甚則常時封殖者尤勤

入編類纂

卷三十三

地理

三

常時封殖則一旦規畫措置也尤亟是故去歲之近
制庫之便莫有如今日者也

夫今寧徒患叢於途左漁陽矣今處遼左漁陽得不
以全寧為鑒乎開平與和遠患叢於上谷矣今處上
谷得不以開平與和為鑒乎東勝移患叢於雲中矣
今處雲中得不以東勝為鑒乎

上門遠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
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晉左右手也閩蜀腹也
交廣腹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左右
手腹欲強夫歲簡久邊之銳率以成前門徒罷於奔

命而亡益然其始猶曰土兵未練也今練之幾何歲
而戍未盡撤是欲背之厚而不恤肩寒也諉河渠於
不可治而更求便道始猶曰海運可復也今海舟報
罷而河渠如故是不懇咽喉之塞而求他竅也伊洛

湘漢多曠土江淮多游民而洛人苦宗藩淮人苦
水潦平居無事常皇皇若不聊生是枵腹也齊魯南
支河渠秦晉北北羌閩蜀交廣滇粵又西南萬里而
支寇彌山海民無所號頃雖蕩定如婁人病起休養
無所資又虞復病是手足腋且倒懸也天順天八郡
於周為燕趙諸國於唐為成德盧龍魏博范陽等軍

入編類纂

卷三十五

地理

四

當是時各阡陌其地什伍其民無庸外助今其地與
民猶昔也而班操止徐豫之軍漕輒籍江淮之粟旁
引百郡以為助而猶不足乃改開京東瀕海在葦之
場用浙人築隄捍水之法聽富民田其中合衆分地
計畝授官此元臣虞集之議也然洪武中蓋有開
荒田土永不起科之令矣其後荆棘未盡剪而有司
者輒廢而稅之矣抑或田成菜苑而中貴外戚輒
請為已業而豪奪之矣如此尚有應令者乎愚以為
今即不能如令第募民田以三年起輕科而信守之
豈惟京東將墜地無不可耕者又欲倣漢唐置三輔

宋四輔郡意東永平西易州南臨清北宣府各宿重兵二萬而罷直隸河南山東班軍此先臣丘濬之議顧安所得兵若募市人徒益餽餉緩急不可恃若籍民丁前代蓋有名寓於農而實編於官者既編於官後必勾補又或有調征移戍者矣是無辜坐謫也蓋洪武中太平諸郡數蠲田租海內不以爲私若曰此吾湯沐邑緩急共之愚以爲誠舉四輔赤子付之良有司俾悉心愛養勿撓以貴勢而又寬其徭賦時加惠焉稍以其間分曹角射課藝習兵民業既成皆安土樂生而戴其上雖不設四輔隱然保障之固亦萬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五

世之利也至若三營精銳固之威也半雜老弱而敵裝羸馬四方逋逃民之賊也羣萃淵藪而作奸犯科其非所以重京師而示天下也陳兵壘田禹貢叙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故洿易恒衛燕之寶也皆召公始封于此迨其衰也秦欲併之猶恐督亢之地水網繆而難入及荆卿獻圖而大喜曹亂儒云燕有之地以水爲固葛莫間諸淀鈞連梗道如綫耳陳賈所謂天造地設者也今畿內千里之水皆會于直沽不可以因境內諸川滙成地險哉且武潰有三商淀卽古之雍奴長濶百餘里寶坻有七里海亦

渺然巨浸也皆在直沽之內今不引之相通而更障之置巨壑于無用之地不惟河流不安亦且天險弗設良可憾已豈惟諸河卽運河常患水淺及山水一發奔衝特甚常損漕船倘使諸淀相通水少則開淀以濟運水溢則由淀以分其怒策之至便者也設險會川開連慶豐惠和諸閘起都城而抵通州元世祖時都水監郭守敬上言渠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西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畝王泉至西門入都城匯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三里河經十里河至煙墩港入潭河東下每十里置一閘以時啟閉漕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五

舟自通州直抵都城民無陸輓之勞固有貯積之富首事于至元二十九年春成于三十年秋公私便之世祖自上都還過積水湖見舳艫蔽水而悅賜名通惠國朝永樂間亦以通漕今遂廢蓋運船一隻載米三百石自通州上車費腳價三十七兩有奇船直抵京則車家頓失此利不免流言惑衆聞自通抵京僅五十里許而高低實踰五十尺其源微淺而共去直遂仗數閘以節之行遇天時久旱則舟難行莫若因故閘之遺趾而爲五壩每壩置剝船百隻米置布袋中轉剝而前可省腳價十分之九仍聽車戶易

有其常論之則 京後為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
 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後為最急則大寧
 之內徒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
 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
 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
 肅之左臂伸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
 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甘心棄土得非往事之恨乎
 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
 宣遠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地理

南直隸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
 業實基於此然限南北古今特為天險周時已有王
 東南有大子氣諸葛亮謂龍蟠吳秦始皇謂
 虎踞真帝王之都即此地也江北則徐穎二州鳳陽
 府地跨中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
 府清江浦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

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全楚江西湖南為江

表門戶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縣俱屬蘇州府之

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濤四行標劫者不

可勝計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游

惰地不盡利風陽習俗本同加以高牆留守之穴費

故皆易以告饑蘇州松江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

沛俱徐州之間濁河汎濫幾淪魚鼈轉餉既艱民亦

凋瘵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未

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潯軍民統理不一寇盜

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

八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五 地理

上田歲易處謂山田多荒四民勞甚矣圖叙

古今陵之地自周末時已有王氣秦始皇謂東南有

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帝王都即此地也吳

晉宋齊梁陳及南唐雖嘗於此建都然無功德以當

之僅保一隅不能混一天下至我太祖高皇帝隆

盛奄有四海乃定鼎於此為京始足以當形勢之勝

永樂中於此平肇建北京正統中以北京即為京師

遂以此為南京實根本重地云

都金陵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

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

州乃金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金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雖得泗州而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匯於淞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洛陽釣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

八編類纂卷三十三地部
金陵防
中要害
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玄又莫難于楊行密
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衆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拒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
中淮以固金陵
東南財賦所出之地爲三吳爲巨而三吳之田則水爲最急也書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言震澤之水由三江入海故底定而不爲害也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蓋泥於彭蠡所湫

之文而牽合之也然不知彭蠡震澤入海之道旣殊而三江之名亦不得而強同矣虞氏林曰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又曰江自太湖入于海其猶孔氏之訛歟桑欽水經所著與班固地理志相表裏也而乃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松江入海者則又謬甚矣郭景純以岷湖松爲三江韋昭以松淞浦陽爲三江豈亦疑於安國之言耶鄭道元注水經則引之以爲據何哉程大昌所進禹貢山川道里圖邊實所修崑山續志類訛承而舛踵之耳惟張守節曰三江在蘇州自西南至太湖曰松江自東南入白蜺曰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蓋得之矣太湖與吳江長橋東北合麗山湖者松江也又東南分流出自蜺入急水澱山東而入海者東江也自麗山過大姚東北經崑山石浦安亭由清浦入海婁江也但澱湖之東流旣塞而安亭亦失其故道久矣此單鏐所謂開白蜺安亭通龍鎮以入海者也治水之法有三曰決三江曰浚諸浦曰導涇港蓋太湖東入松江出吳以入海古未有隄障也宋築長橋以便漕運而江流始噎此單鏐所以欲鑿吳江岸爲木橋以通之也代加浚治已有成效而

八編類纂卷三十三地部
上

或者猶欲決去長橋以決入海之道則亦難矣。潞湖之西曰急水曰白水東曰小漕曰太滙皆東江入海之故道也。今諸港淺狹而東江遂塞惟潞湖支流北入吳松江耳。因其舊迹而疏之則松江之流其安乎。吳松江卽古婁江也。通塞無定夏原古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港以入海矣。周忱嘗浚顧浦以通吳松江入海矣。然渾湖往來江流漸狹久而不治恐壅塞之害深而爲力難矣。古人於沿海之所浚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則入海之途多而水之流不滯也。今則未能盡復其舊而入海者惟舊經七鴉白茆人編類纂卷三十五地類

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苟能於其未浚者而浚之於其已浚者而時導之以爲經久之規則今日之急務也。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所以決田中之水以泄諸湖塘而達之海也。必使修治闢而可以爲容納之地則田之積水可蓄於溝港溝港通流則可以散灌於塘浦塘不過則可以疾趨於江海而水之患息矣。夫吳郡之水譬諸人身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震澤則胸腹三江則腸胃也浦港涇瀆則脈絡衆竅也腸胃閉衆竅塞脉絡不貫而咽喉之入不節吾見胸滿腸脹而斃可待矣。三吳水利

江南東海之防守在崇明吳淞江口而要在蘇州故崇明吳淞江口設所而蘇州重鎮設三衛江北淮南海防守在泰州通州興化鹽城而要在揚州高郵淮安故泰州通州興化鹽城各設所而惟揚州高郵淮安設衛淮安當大瀆通海爲重鎮設二衛淮北海防患在東海守在海州而要在邳州故東海海州設所而邳州設衛南畿海防

建康東起天目山北接鍾山覆舟山雞籠山終于行堂又有宕山牛頭白特山堂陽寺山而大江橫其後淮水流其中夾淮而爲王都秦始皇見金陵有王氣人編類纂卷三十五地類

東游以厭之壑秦淮以斷其氣殊不知秦淮入于江而江水口再朝亦旺水也建康形勝

春秋則閭閻以勾吳舊邦雄視上國越絕書志其城郭官廷之制如所謂通門二八隔閭寒暑與夫瀕地六尺玉鳬交流何其溢也降是而七國則春申以楚之上相裂土江東司馬史稱其城吳故墟自爲都邑至於上客三千皆躡珠履何其汰也然其時淮南十二縣邊齊之南爲楚下東國而泗上十二諸侯附麗故宋之旁以介於大國卽今淮揚諸郡是已則吳越故壤已擅豐區而淮海舊壤猶稱曠土矣漢初吳楚

淮南分王其地疆者即山煮海擅銅鹽之利下亦厚招娛遊以九三尺則故吳益沃而淮南北亦漸衍矣唐承隋江都之舊天寶以後設鹽鐵租庸大使開府廣陵以籠諸道貢物達之長安而淮南北之盛略與江南等矣蓋自晉之渡而東也收數十代之衣冠禮樂而生聚長養其中彼號為中原者方且淪於戎馬荆榛之域故相懸也其後宋又渡而南也舉數百年之皇圖帝籍以保有億萬之命彼號為二京者方且盛穹廬旃幕之場故益遠也然則吳之盛久矣三吳風俗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

入勸耕

宋三王地類

三

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于燕建七十二衛歲漕江南北糧粟四百餘萬石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則仍就支于南京至正統始以南京倉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納于京而存者尚二百餘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故為雷都並日之計者宜汰冗兵去冗官修江北屯田之政咸與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強賦省而用足

山西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沙溪表裏河山蓋有俯挹中州之勢焉忻代二州皆太原府屬是也以北虜數內侵故大同

特設征與焉綏在大宣府在大同互為聲援鴈門偏頭寧武三關俱在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套河賊為急且保德河曲俱太原府屬之間與虜僅隔一河黃河稍或撤衛則門庭皆劬敵矣蔚州大同之鎮徒臨晉平陽府屬之屯卒屯軍之通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瘁甚矣而邊卒方且叫呶待哺帥臣號令為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國策古冀州地漢分冀州西境河東等郡屬司隸置并州

八篇類集

卷二五五

四

部刺史察舉太原上黨雲中鴈門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并州治晉陽唐貞觀初置河東道開元中置河東採訪處置使治蒲州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仍舊宋置河東路經略安撫使以太東守臣兼領元以冀寧諸路直隸省部置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司于大同置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于冀寧本朝置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嘉靖中陞潞州為潞安府又置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三司並治于太原而行都司則分治大同以控制邊境云沿革山西幅員不滿千里民又甚瘠而三關固太原一郡

地耳必以一郡建兩撫臣無論供億煩苛無益勝負之數而反以滋病卽內有分地則外之召兵於內者難外有分地則內之轉饒於外者緩牽制沮格之患不可不虞也總兵之設也始於宣德既罷復於弘治當是時皆偏老居也寧武設於成化丙戌置守備耳而幸無事弘治間置守禦千戶所耳而亦無事總兵居武寧之議果何見耶三關備兵議

山東

山東古青兗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府屬自海道既廢遂以其入類類集卷之三西境爲饒運通衢南盡邳徐與南直北沂天津歲有河患築塞桃濬之勞舟車幸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兗州水潦爲虐則民之疾苦甚焉矧京儲邊餉之外王祿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爲急而青兗濟之間號多饒賦禁嚴猶難公私蓋交病之苦遼陽東自爲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險難圖門一沙下此風積之往積則平度州府屬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爲南北新河膠復

入止每以其自膠抵萊故又名膠萊元時所濬以避遼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者蓋嘗治關於在迤北新河店海潮所通自此至海止八十里以達安東衛門在青州東南境則避關津之險亦宜有可講者國叙

古青兗二州地漢置青州部刺史領北海濟南瑯琊東萊五郡高密膠東淄川城陽四國又置兗州部刺史領東泰山濟陰平原清河渤海千乘七郡東平一國後漢刺史如故充治昌邑青治臨淄唐置河南河北二道採訪處置使而河南治汴河北治魏以青兗諸郡分隸焉宋置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三安撫司並以守臣兼令元以山東直隸省部署置山東八編類集卷之三東西道宣慰司治益都又置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治濟南本朝置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布按二司俱治濟南都司初治青州後亦遷治濟南云沿革

山東水道會通受派於黃河支流合衆於及泗淫潑久而魚臺曹單之防必潰衛河漲而館陶清源之害孔殷環二郡千里之間成犄突四出之勢且大清之入海肇平陰而會諸清小清之入海自鉅野而沿諸濕特其河流久塞故道悉湮決鄒長清許之洄漫浮苑博匯麻如諸水之衝漸圯齊城斯時也得其人而

疏築之防其所害而導其所歸一經畫之間而水之危者安矣疏通水道

國朝令甲凡山東空閒地聽民開種稅不起科其便民計至熟也嘉靖間當事之臣嘗一議墾矣世廟俞允時令使者行部核其事歲報若干殿最諸長吏立法至嚴也民投墾者官給牛種復二年越三年始稅其撫循意至厚也令丈地乃魚鱗踏丈首以清額報者山東也乘丈地之後而行墾荒之政其勢甚易顧百姓懼於輪租如嘉靖故事則雖募流民占種鮮有應者議墾田畝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地類

山東盜巢必稱梁山即前代巨寇宋江盤據之處雖大瀦已成平陸而周環八百里之內猶多遺風按古史稱蚩尤葬壽張豈其有以致之乎安平鎮即張秋乃東阿陽穀壽張三縣交地四民輻輳不止萬家三十七年陽穀災異流言日傳人心恟恟臨清兵備道於張秋選集市民七百餘丁編爲行伍教以武藝地方幸以寧戢前撫按謂張秋宜壯顏神鎮例增捕盜通判一員以彈壓之議防盜賊

登萊一方不過數百里地瘠鹵禾苗少熟而消清縮穀其口穀有餘不能出給他郡以轉資不足不能求

糴他郡祇以自給故小熟則驟饑小凶則坐困無備歲之積者乃其恒也議處登萊

河南

河南古豫州地閭閻中夏四方輳進蓋彰德則控河今北直北今北直嵩洛以蔽山南今陝西南陽汝寧直走襄襄陽黃州俱黃襄陽黃州俱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湖廣屬府汴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考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三州俱開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姦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逸四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地類

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歛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互民物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強寸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河南爲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措循則寇盜劫奪之禍歲不免矣圖報

古豫州地漢置豫州刺史察舉潁川河南等郡而非常所治東漢置司隸校尉治洛陽而別置豫州於譙郡唐於此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三道採訪處置使而都畿道治東都河南道治陳留河北

道治漢郡宋都於汴置京東西二路安撫使以開封
河南守臣兼領元於此置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
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司 本朝置河南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開封云

凡沿革

河南爲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 宗室日蕃黃河
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
懷慶衛輝彰德五郡衝繁雖同彰德間於趙魏軍民
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聯數省統轄非一宿姦大猾
時發首難之端南陽疲敝且多礦盜殷富則汝蔡爲
人編類集 宋王 地編
優勁險則河洛爲最 處置

天苞地符通乾流坤赤文綠字命於天地呈於人間
則四海未有文字之先而豫先傳處戲厲山始鑿洪
濛剖判之以定兩間分四序而人有紀則四海未定
治之初而豫先治後乃周公分陝汝洛之間卒多遵
化仲尼羣七十子之徒游談列國端木賜顓孫師若
黎耕公良孺公孫龍之徒多豫產周道衰微聖王不
作於是洛陽蘇生本鬼谷氏之學起家閭閻歷說韓
魏齊楚六國與張儀共爲揣摩從衡之術世名長
短家爭三川之利取容卿之長輕負邪之資道路不

敢仰視人心或爲之馳驟三代禮樂教化之風變矣
至漢梁孝王以藩屏之親侍同車之愛開地靡財出
入警蹕築東苑三百餘里落後樓龍鶴洲鳬渚複道
連平臺三十里延四方豪傑牟勝公孫詭枚乘鄒陽
之徒登高作賦命意奇邪賞賜或至千金山東遊說
之士多歸之世名曰梁苑賓客豫風又一變建安以
來曹氏父子既得鄴辟苑囿廣亭榭臨漳水而封其
土六十步一臺表銅雀一丈五尺置其頂金虎水井
戲馬鬪鷄相望掩映天下才人墨士望風奔走其間
於是王粲鍾繇徐幹楊修應璩之徒出入應制陳思

人編類集

宋王 地編

三

王聰饒振響時加評品世名曰鄴下才子 風又一變
彼夫河薄城市量與埽捲而大濬之野廣漢之墟去
城遙遠原無民居縱有衝蕩害亦未甚聽其自洩可
也柳稍大戶報擾紛紜而儀封以下考城以西沿隄
官柳百里成林歲伐餘條還充官用柳性耐折無傷
本根量爲取之亦可也如此則所省豈止倍蓰哉特
刊病

蓋重者計畝踰斗而輕者畝不踰升以不踰升者而
較之踰斗者其相去蓋十倍此或謀始者之未審與
一日殊正派謂實徵折布之類以糧之重輕定數之

多寡也二曰均兌軍謂汝南二郡之稅均輸水次與
諸郡等也三曰別糧價謂重糧得輕價輕糧得重價
也四曰酌歲辦謂非常之雜供歲不常有令糧重者
常得脫也五日覈徭役謂移其糧重者之徭而加諸
糧之輕者或十之二三可也

八
卷之三
五
地
易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

圖書編

地類

陝西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然平涼固

原平涼屬州一帶畜牧蕃滋外之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

鳳鞏屬州之墟若延延慶陽屬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

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

蓋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唐張仁愿營築三受降城于河外以禦虜

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延安河套延安北境是盡爲虜有

人編類纂卷一百六地類

烽火遂達於內郡矣甘甘肅屬州涼以西左番西番右達北

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在肅州西二十餘里輒肆侵犯以爲河

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西羌實與四川同患苦且

亦不不以殘孽窟居西海在西寧番人漸

以南徙徙國家既失茶馬之利每歲番人獻馬易茶

之難而通定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

險者在我矣然所在罄力以供邊本宗室而平涼

尤甚間閭愁苦又何加焉同叙

古雍州地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三輔置涼州部

刺史察各隴西北地等郡而不嘗所治東漢司隸如

故涼州治隴唐貞觀中置關內道開元中置京畿等

四道採訪處置使而京畿道治京城關內道以京官

領隴西道治西平山南西道治漢中後改採訪爲觀

察其治仍舊宋初置西路後置永興郡延慶慶奉鳳

涇原熙河六路經略安撫司並以守臣兼領又置提

點刑獄司治鳳翔元置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于西安

置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于鳳翔又置甘肅等行

中書省及河西隴北道肅政廉訪司于甘州本朝置

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

人編類纂卷一百六地類

三司並治于西安而行都司則分治甘州以控制邊

境云沿革

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兼帥焉責

誠艱矣西鳳漢中稍稱饒庶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

慶平涼臨鞏逼近邊疆虜一入無論貨產鋒鏑死傷

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

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榆林一望虜幕干

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衛

耗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爲開

府調度之中重兵屯戍自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

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直驅踐，汗隴薄涇，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風汚之墟，風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處置

陝西饒沃，盛水草可耕，可牧，故名陸渾。又云：峽北江南，又云：百二山河，蓋南北兩山脈會至龍氣極盛，故冬不甚寒，其堰填渠陂耕溉相濟，有歌曰：舉鍾爲雲，決渠成雨，注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惜其舍西安，每地多遺利耳。塞北江南

榆林蔽延安，花馬池蔽慶陽，固原蔽平涼，西寧蔽河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三

洮，莊浪蔽臨洮，岷文蔽鞏昌，靖虜蔽會寧，沙州蔽甘肅，靈草寧夏之接葭綏，榆林之接蘭州，河洮之接古浪，涼州之接環縣，以援固原，鎮番以援寧夏，山丹以援肅州，碾伯以援西寧，此全雍邊防之大略也。全陝邊防固原，卽詩所云薄伐玁狁，至於大原者，本是侯服然地，近北邊風氣高冽，八月中雨雪者，再秦文王者爲誼，楚於朝那湫者在焉，然有二：一在州東二十里，一在州西三十里，水各方數十里，深不可測，傳有蛟龍藏其中，人莫之敢狎，然歷世滋通，忘其本名，土人但稱東西海子云，而西海千水流百數十里，經隆德靜

寧兩界，卽好水川也。宋與夏人大戰，塲在焉，東望環慶，延安境相銜接，追憶韓范經營，殫勞心力，然卒用底績，豈自古豪傑功業之成，亦藉天幸與國運耶。關中

周土

關中之險，華山與長河會處，雖在潼關，然河之南須得河南府新安，此函谷河之北，須得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蓋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故在古人，秦有函關，陝西統平陽也，至今陝州以西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

四

及平陽與陝西人之語音風俗相同，論關中之險者，當詳於是。關中之險

雍州之地，土厚水深，漢唐建都，皆以四塞爲固者也。在漢雍之郡，十有六縣，二百三十有一戶，至一百一十萬餘，初置南北軍于京師，材官於郡，國武帝增期門羽林，屬南軍，八校屬北軍，又發謫吏謫民七科，開河西發三輔免刑，惡少屯遼東，發官徒弛刑戍金城，其制之爲兵者，殆民之半也。唐則爲府者一爲州者十有三，爲縣一百七十有三，爲戶九十餘萬，高祖初舉關中之衆，爲十二軍，太宗更之爲府兵，總曰折衝府。

而在關內者當天下之半嗣是又有千騎萬騎之立
射生供奉左右神策之名逮李郭成功則實藉朔方
兵力矣謂二代國勢之強非於地方有資哉我 國
家盡二代故疆創建藩省而南益漢中東連商洛又
兼前代所未備者有之矣是宜兵力民財超二代而
軼之也然頃歲醜虜匪茹徂伺塞下每一竊入諸將
輒閉壁坐觀一矢莫敢發詰之則曰兵寡不敵也入
衛之士每懼不盈列障乘墉悉資內地之力焉議者
屢欲日募以克之而鎧甲之所資芻糧之所給慮其
費之無從也竟莫克舉焉并錄兵力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七

虎牢關潼關誠爲險要能以寡遏衆然貼隣大河若
踰河避險而出則關無恃於險矣故虎牢不守孟縣
潼關不守蒲州烏乎用其險議守關

花馬池極要地成化前虜患在河西虜據套而河東
爲虜衝花馬池居其中都御史徐廷璋揚一請王瓊
新舊城花馬池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又西至橫
城堡一百四十里一漫沙漠寇路拆墻頗易入靈韋
掠環慶犯平固則清水營鐵柱泉小鹽池一帶爲捷
徑又自大廣武而下渡河至靈韋亦易議防禦

關陝如平涼洮河以及甘肅幅輳數千里一望荒蕪

人物凋耗較成周隆盛未可並論西漢置涼州都刺
史察隴西北等郡東漢司隸如故唐置關內道以京
官領隴西皆視爲重地故漢唐盛時人材之多財貨
之富甲於各郡有由然也況趙充國屯田金城湟中
東至浩亶而羌虜警服非今之甘肅西寧間地乎張
萬歲監牧汧渭雲錦成羣縑易一馬北屋豐盈非今
平涼洮鞏間地乎夫充國屯田之地具在也屯獨勝
於漢而廢於今豈今之地不可耕且種耶萬歲監牧
之地具在也馬獨盛於唐而耗於今豈今之地不可
牧且畜耶特無充國萬歲之人焉耳或曰今甘肅已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八

有鎮巡之設矣涼華已有苑馬之設矣而各衛所屯
田之不廣各寺監馬畜之不蕃豈有他哉患在軍民
丁戶不如古之多也甘肅鎮巡以禦虜爲重務苑馬
寺監以點視爲常規求其留神民瘼也難矣陝西事
夫秦關中四塞之國也方龐呂時藉以舉胡戎距危
竿鑿六國而殲之有餘力焉今軍國百需仰給東南
而關陝之利厯厯自給傾天下之貨市羸馬以厭夷
心而雲錦騰襄之驥在關中者置不以齒延綏以商
捐數千里沃饒之地以資虜而邊夷噤莫敢言此其
故余莫之究詰矣蓋漢武拓地置張掖酒泉郡急則

守帥士卒給餼糧以從故邊郡數有功今兵民分統封疆之臣惟程書錢穀是給四方有敗問主帥已耳主帥檄諸岳伯則蒞糧器械莫之應也陝西總論

浙江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興湖州與

江淮相表裏嚴州衢州以微直隸州饒州為浮郭

左信都江右廣信府右閩關北境大海東蟠繞出淮

揚州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安吉州

俱嘉興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南直隸州之間上無

兼轄之司訟計繁興頗號難治嘉湖寧波紹興四郡

人編類集卷一百六十四

則震澤湖是太湖東海之所經也潮衝淤壅大遺三農之

害而鹽徒嘉湖易通舟楫故私鹽尤多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

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慶元州松

谿福建屬縣與一帶歲被侵暴溫州溫州並海而南

信宿福建屬縣達于福寧福寧州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

寇也若倭夷奉珍入貢則風帆直指寧波突至倏來

點詐匪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寧波屬縣乎圖叙

古揚州地漢會稽郡兼統二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

觀中隸江南道開元中增置江東道採訪處置使而

兩浙諸州並隸焉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西

為兩路而浙西安撫使治臨安浙東安撫使治紹興

並以守臣兼領元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浙

西道肅政廉訪司于杭州又置浙東海右道肅政廉

訪司于婺州又置浙東道宣慰司于慶元本朝置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

皆治于杭州府云沿革

寧波之金塘山大榭山台溫之玉環山皆島沃區也

諸山去海岸較之舟山尚近橫亘袤延大約計百十

餘里廢棄歲久置之榛蕪不可取而田乎紹興餘姚

諸湖皆內地腹壤也環列海濱與臨山龍山相為聯

人編類集卷一百六十四

護大者三四十里小者一二十里漸次淤積多成田

蕩不可墾而耕乎此皆開屯之助也或者又以金塘

大榭舊有明禁未敢輕墾此乃國初一時預防之

謀耳今若建議奏請召民就佃即籍為兵立重鎮

以統之寇去且守且耕寇來且禦且守是即東浙鎮

鎗也奚有不利哉或者又以餘姚諸湖皆儲水之所

未可遽變為田然此乃自先年湖尚窪下之時言之

耳今若建議取高者築埂為田低者仍挑濬為湖與

邑民均而為業經畫其疆界疏導其溝洫是即兩利

皆得也奚有于妨民哉邊海墾田之利

今夫沿海諸衛四十有一壯以金湯聯以烽堠首尾策應可以見固圉之略戰艦之設四百二十九艘四時分哨上下番休可以見制勝之具焉夫樓船飛鳧戈船下瀨皆古之取勝於舟楫之間者也但古之戰者爭利於江河今之戰者競技於海島今欲襲江河之舊以收海戰之功計亦左矣宜求古擘竿橫海之製如閩廣所置者蓋得其遺以爲定海有急得以調援臨觀至於臨觀有急亦得以責應定海勞則均其賞敗則均其罰則官守雖分而事權聯屬矣浙海事宜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地部

九

馬臻孔愉也擇錢塘而築之堤浚廣德而疏其隘則唐白居易任侗也周因令奉凡而濬露濟陳潭令餘杭而開南湖陸明允疊龍潭之石李滄築陽陂之湖孟簡觀山陰而新河北開王濟刺杭州而斗門增置諸賢相繼卓有成績而興利障患全浙賴之然自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後凡治吳越水者固不止數賢迺其施設大較如是焉耳自有宋慶曆欲便糧道遂於吳江築岸橫絕江流蓋自是水流漸紆泥沙易漲而東向之勢不敵渾潮是以壅積不滌吳淞之堙無異平陸而太湖達海之道始夫其趨矣夫太湖一噎

於長堤再溢於吳淞汎溢之患理所必至况霜雨一集諸郡奔流壅焉注之則欲其不爲廬舍稼穡之災勢可得乎然則治水慶曆之後較之馬臻輩殆難其功矣是故范仲淹有上宰臣之書陳正同有言相祝之札史才有園田之議李結有敦本之說而單錡郊宣則其經畫尤爲詳切焉自今觀之置五堰於溧陽開百瀆於宜興置斗門於江陰建千橋於吳江則單錡之大槩也而環湖卑下之地縱浦以通於江橫塘以分其勢堅厚隄岸以禦潮悍必使塘浦高於江而田無所容水則郊宣之大槩也蓋錡之議詳於導水

八編類纂

卷二十六 地部

一

宣之見乃工於固田故相視開掘宋乾道間曾詔於王炎園田壅塞淳熙間曾請於傳洪而岸東江尾茭蘆沙泥則單錡之憂又爲參奉此皆可稽而行之者彼其時所謂豪右之家肆意園築而守倖縣令輒爲給據今得無尚爾按禹跡大勢則湖之下流莫要吳淞今得開吳淞與黃浦會則太湖不足瀉矣然淤澱既久工力煩浩議者又謂黃浦吳淞其勢相敵此盛則彼必衰恐吳淞未必通而黃浦先涸則東南之害愈急以此則吳淞之開不易言矣然澱湖之西曰急水曰白蚬東曰小漕曰大漕皆東江入海之故道今

諸港淺狹，而東江遂塞，則支流爲未廣。至若范家浜，劉家港，夏駕安亭諸處，凡以達婁江導之海者，則今日所賴矣。然潮汐難遏，而浚治久疎，則壅滯爲可虞。此可不加之意哉？古之沿海三十六浦，今入海者惟茜涇七鴉、白茅、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又能按其未浚者求而導之，則散流之途多，而四達之勢沛矣。或曰：若開諸浦，東風駕海，水逆注，反病民田。不知百川東流有常，西激有時，單鍰固已辯之。自蕭梁大通三年，吳興告災，遣王奕督率三郡大開鑿泄，而有此舉，然當其時，十郡流移，草竊窺伺，故昭明太子人編類纂卷一百六有丈一呼，門動爲人靈，出丁之處必妨蠶桑之類。上書止之，夫誠以其時不可爲也。而擬之今日，則民窮時諷，益非可以舉羸矣。然求逸者不吝其勞，高遠者不泥於近，昔賈讓持上策論漢庭，首謂瀕河十郡治隄之費，歲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則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愚不能不以讓之見酌今日也。蓋嘗按地勢之所歸，天目以東之水，可以自餘杭入德勝，出沈塘，遵皋亭下臨平而瀉之江也。如此，則太湖所納止孝豐安吉之流，而勢減其半，昔之淤浸之用，可以復膏壤之舊矣。此非有

待於經濟謀猷之士乎。兩浙水利
江西延袤割屬，屢履不類，不可詳道。今制所分隸大都境內南北一千九百里，東西一千二百里，南昌北負大江，依湖東北爲饒州，盡浮梁東下廣信，窮玉山最南，南安沮嶺稍轉而西，袁州際萍鄉西北，則九江界瑞昌，此其五大門戶也。故江西大勢，凡四郡有警，皆所可畏，而湖口尤爲咽喉，境內有警，皆一可慮，而贛州尤爲樞機，蓋大江之舟入自湖口，則乘風南指，不啻驚四郡也。倏忽上下，一省皆震，贛州據上流，方舟而北，猶建瓴也，而數郡皆糜爛矣。正德初年，巡按人編類纂卷一百六御史臧公鳳上言四事，一謂假兼制以安地方，南贛二府接連三省，流賊出沒，東西北方不相統攝，文移約會動淹旬月，以致賊多散逸，事難就緒。今命都御史兼制四省，按境府州隨宜調度，則奏可施行。而其後御史楊公必進亦上疏略曰：南京根本重地，淮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也。荆蜀江漢會於九江，而贛吉撫饒匯于鄱湖口，國家於九江開府置衛，又置兵備以專守之，而湖口曾無一卒之戍，非全策也。請於湖口增設一軍，而以九江鈔關餘積各置戰船百艘，俾相爲應援，俾南康黃州二府隸九江兵

備而巡江御史得以往來巡歷則荆蜀諸盜不敢窺
九江、賴瑞諸盜不敢窺湖口、今南京江口雖有水操
不過文具乞 命操江都御史將水軍事宜詳議舉
行其安慶九江蕪湖三處各以時演習水操則水可
無憂矣、江西閩廣之盜泛鄱湖而登陸則池之建德
徽之祁門晝夜兼程五日可至金陵宜撥新安衛一
所屯祁門池州衛一所戍建德復于要害隘險守以
弓兵謹以烽埃則陸可無憂矣、下兵部覆令南京內
外守備官及撫按官會議以聞事竟不行、二公慮誠
深、其于金陵之勢猶有關涉、而楊議竟不見實事、豈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地理

非所謂冀苟安枕者哉 全省險要

江西延袤千里疆理而郡者一十有三法制畫一風
俗樸淳垂二百年人庶綏靖宜無他患而乃有如桶
岡姚源之爲斯任事者之計失也何者桶岡之徒自
廣而進耕于橫水鴈湖山谷之間其初不過以起生
業容容息也後以土地之故與我民違爭強桀驁悍
日益以甚郡縣吏乃束縛而操切之故彼自棄於我
而阻衆稱亂耳姚源之徒固亦類此是以議者咎時
之失計謂不當以我土地而資逋亡及其違也又不
當右我人民而督過之夫桶岡姚源其往者也橫峰

之人自浙而入始業陶焉氣習頑犷生齒繁多則鼓
禍煽爭遂爲弋陽之患、正德所專設郡倅制至善也
議者猶欲縣其地以圖久安乃以費之鉅而不果、今
至執吏而質也夫橫峰其小者也鄱湖匯合三江波
濤瀰漫盜賊舸艦率以爲歸遂爲豫章諸郡之患
國初常卽康山置署設守備以制之制至善也議者
又欲鄒子以扼要害乃以地之薄而不果、今至殺越
人而貨也鄱湖其小者也高砂之地山林深阻與岑
岡三洲相入其人習於攻鬪而易於駭亂遂爲龍南
安遠之患、正德時因其內附而以新民待之使自保
不籍類集 卷三十一 地理

湖廣

湖廣古荊州地襄陽鄧今河南鄧州抗其頭顧新州
府屬黃州黃引其肘腋江陵州制其腰腹伸膝向南
亦足以雄視諸州矣郎陽之保商峽河南地於郴州

桂本州桂之跨閩福建粵廣東辰辰州沅沅州所屬之捍蔽
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在常德辰州地方外錯荆楚阨塞斯其
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于潛邸
然襟江帶湖所至民懼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
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矧宗藩基布歲賦實
繁楚俗慆輕鮮思積聚音子倫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
故其民率音子倫竄音愈而難治音愈洞諸蠻施州
保所屬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
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偏構驕橫滋
萌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
八編類集卷二十六五
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圖叙

古荊州地漢置荊州步刺史領南郡江夏長沙武陵
桂陽零陵等郡國而不常所治東漢荊州初治漢壽
夏治江陵唐貞觀中令以江南道開元間增置十五
道採訪處置使而山南東道治襄陽以諸郡隸之兼
分入黔中淮南及江南西道後改採訪為觀察其治
仍舊永泰間始置鄂岳觀察使于鄂州宋置荊湖西
北二路及京西二路安撫司以潭州江陵襄陽守臣
兼領又於襄陽衡州潭州各置提點刑獄司元置湖

廣等處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于武
昌又置荊湖北道宣慰司及江南江北道肅政廉訪
司于江陵置湖南道宣慰司及嶺北湖南道肅政廉
訪司于潭州本朝置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而
安陸州為睿宗獻皇帝藩封於此洪惟我世宗
肅皇帝入繼大統遂陞為承天府相與都焉及置都
指揮使司行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而三司並
治于武昌則行都司分治于鄖陽云沿革
楚之水有三曰九江曰岷江曰漢江而漢水之患為
甚此無他以東西無所洩而日值泥沙之易淤也今
之議江者在捍禦而以施之漢水則難矣必也疏水
甯之水則上流易行開沙洋之口則下流易達此治
水之策也議處水患
楚之邊有三曰靖州曰清浪曰鎮筵而鎮筵之地為
要此無他以川貴相株連而且當麻陽之出沒也今
之議苗者在防守而以施之鎮筵則舛矣必也離哨
兵土司之糾結則黨援可孤議處楚邊清永順保靖之遁逃則
奸慝易息此治苗之一策也
夫屯軍不能世其業輒質之民民利其賦薄無他役
即以已所有之民田更籍為軍歷數十傳不可窮竟

所謂民竄於屯屯竄於民者非耶楚均同議

四川

四川古梁州地劍閣即劍門關在保寧北境表雲棧之固瞿塘

峽名在夔州城東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西阻以蠻部東川

鳥嶺芒步是山水襟屬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

敢西窺地饒而險阨備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

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况上列一親藩重兵外戍諸

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喉

于龍州宣撫司千里轉運輒為番蠻所遮斯則已西之

隱禍也烏撒芒部即鎮雄諸夷四軍雖犬牙形格仰我

人編纂卷二百六地類

鼻息然內相黨結數生兵燹且於叙叙州瀘州有唇齒

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攜其私黨而已乃礪門地名天

全六番之臂視諸番播州宣慰司之富藏四省播州地

廣雲南貴殆與蜀相為盛衰者焉建昌六衛僻處四

徼自為與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圖叙

古梁州地漢置益州部刺史察舉蜀巴版漢犍為牂

牁越嶲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益州刺史治雅唐貞

觀中於此置建南道開元中置劍南拜山南東西道

採訪處置使而劍道治蜀宋為四川路後為東西兩

路又分益慶利夔四路安撫司俱以守臣兼領又置

提點刑獄司於嘉定重慶潼州三府元置四川等處

行中書省又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俱治成都一本

朝置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行都指揮使司提刑

控制邊境云嘉靖中改龍州宣撫司為龍安府設流官沿革

故漢第五河張堪廉范李膺唐韋皋李德裕宋張詠

趙抃馮京崔與之諸公此其人皆廉能將相之器而

又俱久於其官故卓然各有稱述保茲西土而或以

僻遠易之過也擇字令

川之形勢北有劍門不足恃而慮在松蕃以孤城介

西番之域乃待食于龍州懸命千里之外設為羌戎

所截則疊溪而南如建瓴而下直抵茂州無難是誠

限外隱筭耳西有黎州不足恃而慮在維州維州在

標縣外無百里乃為董卜韓胡所據是切近之災且

復有霽關一道可抵雅州草坡一道可抵汶川泄里

壩一道可抵灌縣清溪口一道可抵崇慶州其門庭

禍乎哉防守松蕃

四川天下絕險龍州松潘振其北播州諸夷列其南

天全黎州常其西瞿塘守其東江山四塞關峽孤開

可守一當百吐蕃西控鳥思藏等處風俗樸魯慈教

非若北達烏合之衆殘侵無紀况以重險臨之

爲力以易南鄰芋部東川烏蒙烏撒諸蠻獠要皆腹裏九上肉耳行都司六衛裁制民夷可以安業而西之雅威茂灌南之崇慶瀘嘉馬叙之慶溪綿漢彭石重重相護深藏三窟所慮姦宄內作地饒克備不能施速定之術耳本朝從文入成都取明昇蓋以計破之苟非精兵東守瞿塘事未易成也四川形勢阿仲默三秦志曰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文伐蜀由之從兩黨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淺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谷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舊志云駱谷黨谷同一谷褒谷斜谷同一谷入川四道三谷辨劉裕遣朱齡石伐蜀寇譙縱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滅僖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尚黃虎史灼通鑑釋文曰巴郡今之重慶正對土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曰內水自渝上戎瀘至蜀謂之外水按外水卽岷江自重慶上叙州

加定是也內水卽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卽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日四川者則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爲名爾沈約宋書資江爲申水涪江爲內水川水辨夫險塞則可以守沃野則可以出軍需亮蓋得策矣是建邦啟土之始也今觀蜀自秦守李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享其利今其堆在漢縣西一里許歸立水中可視也蓋始未鑿堆地勢下墜沫水奔突不可控攝爲居民害而今則順流而東而水之利旱則藉以灌溉雨則不遏其流故其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三江蜀志以爲一汶江一流江蓋經郡城南七里者卽冰所穿耳宋郡縣志謂一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由永康過岷入成都謂之內江者卽今灌縣而所用灌溉則曰灌曰溫曰卬曰雙流曰崇慶曰成都凡一州七縣皆利之天下謂之天府也蓋昔魏襄王爲羣臣祝而曰令吾臣皆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魏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豹不知用是仁智未盡何足法也及起爲鄴令乃引漳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

民歌之亮之智豈少史起之見乎然亮初募蜀之沃野而身自爲相江水無恙也獨不聞其與羣下謀鑿引以溉旁近田畝何也蓋沙河以南其原野雖廣平可田畝而地高江下不可引水卽鑿之亦不得利故亮置弗爲坐此耳蜀志有之蜀古蚕叢之國若田地宜蠶也所從來遠矣乃張詠則蜀賢守也先是知鄂州時旣以教民拔茶植桑矣而至爲蜀宋史第稱其減鹽價以足軍餉督驕將以討叛賊吏不服牽出斬之民苦饑豫折米以待之而獨不聞其勸民植桑豈詠不知蜀地宜桑而不以鄂耶特以于時四郊多虞人爲類集

桑株悉膏釜費不可復植或蠶桑故業民自利爲之不煩督勸云爾乃今保寧諸縣則家植桑而人飼蚕其絲紬綾絹旣用以自衣被而其餘且以貨諸他郡利云厚矣而官以南千里無一桑株何也鑿塘一畝深一丈可灌田十畝鑿塘百畝深一丈可灌田千畝則自沙河以抵龍泉皆沃壤也如是行之數年而陂塘之利不與一州七縣相埒吾不信也植桑十株可供一女之蠶植桑百株可供十女之蚕則自錦官以及戎淪皆桑陌也如是行之數年而蠶桑之利不與保寧諸縣相等吾不信也

水利桑桑

國初茶法專以易馬與秦隴無異也歲遣巡察一人凡私越境者刑無赦嗣是廢置不常奸萌寢起遂使建始之茶私越沉黎武岡之商擅抵蒙雅不知而妄議者猶欲利其餘課十而稅一不知茶以引計不及引者則謂之由殆如宋人之長短引然而又可因以爲利乎其失甚矣或者議曰金牌之制差發固在也使能師其遺意稽截引之目而繳報以限嚴互市之令而譏察以時礪門之茶馬有司可復也黑水之批驗有所可復也番僧盜鬻有罰漢人私通有罰其誰曰非初意也或又曰無引之茶可知也無茶之引不可知也是可不加之意乎

晉趙開判成都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行商民存乎其人耳時務茶法

成都堂與也灌口門戶也威茂松疊藩籬也犬豕之性喜人怒獸伺隙蹂躪籬籬不密則門戶危門戶不密則堂與危此西北邊防所以重於蜀也

川蜀邊城

福建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衛

溫州處州衢州信江西廣

爲北藩建昌南贛

建昌南安贛州爲右壁惠潮州

俱廣東

爲外戶海爲門封壤促甚爲關內險溪山秀

美民用以和然處

浙江處州縣人輒相盜鎖流入政和壽

寧福建寧之境大為患害古田福州府屬縣福寧一帶本

魚鹽之利山谷遂深通寇每憑之而嘯聚俱不常出

也濱海上下外遏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為要

害而海互市妖孽并興通蕃海賊不時出沒則漳浦龍溪之民

居多且江汀漳州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江

府聲勢相連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俱泉州府屬縣

沙尤俱延平府屬縣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四縣交界地方盜類多

蓋簡僻莫若郡武器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稠耕稼自

給兵燹不加諸郡一也圖叙

古閩越地漢以揚州步刺史領之東漢於此置會稽

八編類纂卷二十六 地理 三

南部都尉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道採訪處置

使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治福州宋置福建路安

撫司使以福州守臣兼領元置福建等處行中書省

于泉州尋徙福州置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及

福建寧海道肅政廉訪司于福州本朝置福建等

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行都指揮使司提刑

按察司而三司並治于福州行都司分治于建寧云

沿革

島夷之入寇也月港海滄之民嘯聚而附焉而諸

不逞之徒又角起而為之翼是與閩為敵者半閩人

也如之何閩兵之不弱以廢也頃者台臣有城邑建

官之議不惟剪賊之羽翼而且厚吾之藩籬由是以

通沿海魚鹽之利以通諸蕃貿易之利禁通海外民

夫南澳有重鎮矣海壇有游兵矣漳州在口隄之間

亦無所伏姦矣脫有侵軼而竊據者其彭湖平夫彭

湖遠在海外去泉二千餘里其山迂迴有三十六峽

羅列如排衙然內澳可容千艘又閩遭平山為障止

一隘口進不得方舟令賊得先據所謂一人守險矧

山水多礁風信不常吾之戰艦難久泊矣往民居恃

險為不軌乃從而虛其地今不可以民實之明矣若

分兵以守則兵分者於法為弱遠隔者於法為貧且

絕島孤懸混芒萬影脫輪不足而後後時是委軍以

予敵也亦嘗測其水勢沈舟則不盡其深輪石則難

扞其急天地利我與賊共者也塞不可守不可攻又

不可則將委之乎惟謹修內治而已法曰佚能勞之

飽能饑之賊之所資者糧食所給者硝磺也惟峻接

濟之防而數陳整旅以需其至賊既失其所恃而海

上軍事又絕不相聞雖舳艫輻輳詎能為久頻謀哉

福建

海寇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七

圖書編

地類

廣西

廣西古百粵地當嶺南右偏三江江府江左襟帶提封

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固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

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牛爲苗夷所有阻

兵江道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俱桂林府屬苦其

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俱在潯州境內之

間諸蠻巢穴在焉剽剝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

入籍類纂卷一百一十一

同寧五屯所在梧州府拒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興安

府屬西延六州在興安與武間州屬廣西陽峒接壤

徑實據之是爲桂林北境之患柳州屬以西則八

寨在柳州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俱柳州屬並罹慘毒而

賓州柳州府屬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今思恩州

土官最強思恩田恩州既已殘破則泗城州猶嬰焚之

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寧控遏兩江坐躡交趾自

寧太平西南入約十餘程桂筦保障或者其是在乎圖叙

古百粵地漢領於荆交二州刺史唐以其地隸嶺南

道後分爲嶺南西道廣德初置桂管都防禦觀察等

使宋屬廣南西路置經略安撫司以靖江守臣兼領

又置提點刑獄司治象州元置廣西兩江道宣慰司

及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于靖江俱隸湖廣行省

至正末治于靜江置廣西等處行中書省本朝置

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

並治于桂林云沿革

往歲督府重臣因粵東羅旁諸巢爲地方害且數十

年動衆二十萬一舉殲之乃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

近羅旁威悔罪哀告求生編里輸差盡從撫處一

時東西兩山並稱寧靖說者謂當時收兵大早經略

人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一

事宜尚未停委逃匿餘黨尚未搜捕乃不踰年舊日

餘孽呼嚕潛出盤據舊巢劫掠水陸謂其藏匿在六

十三山等巢然無實跡可考也謂其糾合者爲六十

三山等獍然無踪跡可據也廣西獍獍

粵西豪右踰制或不下他藩而縶峒土酋或吞食齊

民之業莫敢誰何或田稍犬牙其中輒以此輩爲解

而避租賦此清理視他藩尤難之難也初額田九萬

六千三百有奇後失額一萬八千有奇今竣事田九

萬六千五百有奇稅糧稱是蓋粵西之履畝屢矣皆

奪於羣議迄無成功至是始復額有羨但獍獍奇有

生熟二種今熟者已願就田賦而齒編氓亦宜與之輕科而重禁里魁毋得苛求其生徭徭每不利於熟者之來歸而爲我用或行煽誘或肆讐殺或指其田爲彼田而羣起與爭則爲設兵防禁其出沒重則兵之上首在上世止責其悍衛藉其兵力故田無敵而聽其自輸糧爲額今在左江者頗輸租而在右江者漸積逋負故督責宜加焉其有估強而奪民田或受民詭託以滋避第按藉而清之重則罪及其首必不能感吾法矣議清理田賦

廣東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七 地類

三

廣東古百粵地蓋五嶺之外號爲樂土田雄南連連州廣州府屬可以向荆吳湖廣江由惠惠州可以制閩越福建由高高州濠濠州可以控交桂交趾廣而形勝亦寓焉濱海一帶島夷之國雖時時出沒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托名通番而行劫海上無事則挺身爲盜將鼓之警彌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山之禁久弛廣送鹽米入山通教治不脩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梧州征蠻幕府在焉總督兩廣太使供駐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糧供饋咸得待乏况

在產珠池海濱州審物駢集本民時所興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負富饒之名而內實貧困者廣東是也圖叙

古百越地漢置交州部刺史察舉南海等郡而不常所治東漢末交州遷治番禺唐貞觀中置嶺南道開元中置嶺南道採訪處置使治南海後分爲嶺南東道仍舊治宋置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以廣州守臣兼領又置提點刑獄司治韶州元置廣東宣慰司及肅政廉訪司於廣州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及肅政廉訪司於廣州隸江西行中書省本朝改置廣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廣州云沿革

夫廣東上燭南斗下聯衡岳左跨荆揚五嶺之重阻右瞰群荆溟渤之洪波少陰多陽物恒榮茂固天寶作之以開奇甸也然山猺海舶菁伐航涉時爲疆場之害愚嘗考自洪武以迄嘉靖選將誓師屢屢征討如鐘福全冠海晏下川我是以有陽江之役既瑤寇長塾林墟我是以有雷州衛官軍之追嚴啟盛寇香山東莞我是以有大船之衝黃蕭養攻廣城我是以有董興之旅黃秀山屯據海洋許折桂何並入遜回

聚黨我是以有鹹首礮市之提清遠黃白眉上杭江
小流劫漳泉程鄉我是以有二省夾攻之舉羅劉寧
林烏鉄蘇孟凱丘泥金陳萬寧魏宋輝先後寇海陽
我是以有葉元玉劉洪源等之禦其平海之盜有若
此者峒獠李仲可則葉榮擒之潭源崗呂法子則征
虜移師定之白飯坑等徭則率鄉夫滅之連賀獠賊
劫江華則會調三省官軍剿之太帽徭彭錦龍水徭
劉第三趙音莊鳳第吉封川徭龐古子從弟晚蘇公
宗則調達漢上兵撲之茂名茅崗鄧公長化州遊魚
塞馮曉則抵營諭降之羅扶山寨李汝端黃三坑盤
永賢等則分哨捕獲之其平山之盜有若此者然戰
艦方回棹於二洋而雙桅復揚帆於諸澳矣征卒繞
載戈於舊壘而羣酋已舞劍於郊垌矣故海寇之來
當防諸海閩浙之水寨是已山徭之治貴因其俗粵
西之土官是已吾廣地濱南海而分東西平洋其極
東口拓林稍西曰碣石近省曰南頭西洋之極西南
曰瓊州極西曰欽廉各爲勝地而曰沙烏免白鴿乃
其要害頃歲此例閩浙創六水寨統之以參將守備
把總協之以近府同知而監之以海兵各道綜理門
密毋防振舉矣顧所以制禦山徭者可無長策乎嘗

考 聖祖命將討平溪峒卽立徭首領之自是四面
向化緣正統間鎮守內臣多索方物乃始作亂延蔓
至今未已茲若仰體 聖祖遺意近倣粵西成規取
諸酋中素所信服者授之以官其秩崇卑視地大小
而又禁交通之私守必經之路則不惟息征剿之繁
而且獲調遣之用與粵西向武等州埒矣制禦山徭
大畧自番州而上接牂牁九疑此嶺南界也其番夷
市舶交易蓋自唐結好立戶而已然矣洪武初命商
止集舶所乃後稍稍築格室於灣濱以便交易則已
有雜居之意矣嘉靖間盜發禁之徙去尋又別集今
今之香出濠鏡澳林林然聚也夫市之可也居之不
可也乃今則居矣居而聯絡矣又或匿亡命畜姦士
矣而潭湖無藉蟻附而蟬集矣官爲之權而任其便
而譁然齟齬莫之誰何矣今成者卽不可亟毀廢者
勿令其續成又禁其來不得附益如洪武中只就船
戶故事數年之後以次散落是亦陰折其武悍之氣
而剝落其附比之黨也合浦欽霧山雷北海北界也
其俗類西粵地墾墾不耕作民以採珠爲業大盜巨
艘掠而取之而不得則攻埋椎剽先是烏兔白鴿二
寨面峙夾而戍已廢烏兔而並于白鴿益單弱莫濟

盜公行無禁矣。議者欲復烏鬼嚴其戍而差其罪。劫殺爲上從者次之。沒而得者末減之。是亦救敵之微權乎。瓊嶺亦南漠之一都會也。則黎岐爲急。盤據山峒。羣縣環乎其外。進有所掠。而退有所守。彼無外憂。而我有內患。蓋自職方以來。千六百年餘。靡有寧日。元至元間。大舉空其巢窟。勒五指出。嘉靖間。渡師直擣其穴。賊迸首就。然皆未有善後之略。以故隨散隨聚。其舉之也。未覩目前一息之安。而調發傳置儲蓄之費。不待遠計。瓊崖之間。固已數千萬矣。如此卽累舉何益也。議者欲于大兵之後。乘其威力。從瓊至崖。千里而遙。自僱至萬六百餘里。橫徑以十字通道直走。其洞洞貫達。背瓜分之。然後邑里亭障。衣冠禮樂。而沙潯羅合。卽溫嶺脚諸峒。悉爲垣途。瓊之民或少息也。自春恩陽電而上。互高涼舍梧嶺。西一都會也。其間徭浪最著。從晉康都城走高要。出柳兩山之間。如大牛石歌村石龜古種古蓬上馬綿邈千餘里。皆爲巢窟。往時劫高州。破其城。嗣復出沒莫禁。蓋我聚而彼散。我進而彼退。我厚集其陳。而彼星落以伺吾彙。近士舉蕩平。爲東安西寧二都。界兩山之間。而統之於羅定州。但其招插安輯。愚以爲園田漆林之類。

宜悉以付也。勿與之就羣。而履畝之稅。不以煩劇。新民復業者任之。其不能盡墾者。始令屯兵雜耕。如孔明渭濱之事。而又聚兵營保。千百爲屯。統以偏裨。勿令使分。卽有流劫。相機剿辦。數年之後。可以枉席而爲樂土之民矣。區處諸寇

天下之所日中寇而尾幾不掉者。自諸邊外。則莫若嶺南。夫吳越之所以中寇者。海上之奸民爲之內主也。奸民盡。則寇亦從盡。非能使寇盡也。寇至而無與導者也。故吳奸民最少。最先弭。越次少。次弭。閩次多。次後弭。若夫嶺南。則不然。其海寇負海以爲計。東借資本。諸島悍夷以爲爪牙。而西南借交趾占城閩婆暹羅以爲逋藪。而又內結山寇以爲腹心之援。山寇之爲巢穴。累數百千計。而不可窮。緩則出。急則遁。撫之則陽聽招而陰爲寇。我寡則彼乘間。我衆則彼匿形。而吾民介於三寇之間。善事之則相與通。有無而得爲利。不善事之則併其身家以餌寇。夫耕而出其賦稅。以共官室。且重徵之矣。出其賦稅以予寇。則構郭之民以爲間。郭之民餌於寇。而樂爲間。則借郊之民以爲藏。故其始也。海寇焉而已。山寇焉而已。今而郊之民寇也。郭之民寇也。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

皆寇也。夫海寇之來也，彼爲客而我之除山寇也，我爲客。夫主不可以不時備，而客可以不時至也。故其便莫若先除山寇，除山寇則莫若大用兵，大用兵者，合二廣間楚之兵，分道而悉入，窮其巢穴之所至而蕩芟之，度其險遠而素不爲盜者，爲置官吏以約束之，分兵以扼其要害，而後時察郭之時爲寇偵我者，加之民兩屬寇者，輟而裂之，以使民曉然知從寇之害，海寇之至，茫然不知我之有無內寇，而我始得爲主，善爲主者，多聚兵以爲伏，深寇之入而焚其舟，寇進而無與之導，退而歸已絕其氣，必奪而計必窮矣。
八封有卷 卷二 地理

雲南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巖，嶠激澗縈紆，城郭人民夷屬十七，時恬則蟻屯蜎聚，有事則禽獸獸奔，蓋人自爲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要領，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順寧沃壤然元元安路納交趾金金齒司後改設騰騰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寧麗麗曲靖彈壓烏蠻烏蠻等府是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姚安北勝鄧川鄧川益益屬屬大理大理常常并并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蓋

自麓川難夷正統土酋任恩發以滇境粗安則沐氏黔國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疎，故諸羅武定諸川等族俱羅夷，構釁相尋而木郭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咎在撫綏失策，本無置制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貴州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絕，則滇池之達馬湖四川武定之達建昌四川都司川陸具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投官領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爲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國錄
古梁州之南境爲微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部刺史自唐至宋爲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及肅政廉訪司于中慶，又置曲靖等路宣慰司于曲靖臨安等處，宣慰司于臨安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于金齒，本朝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雲南府云。
沿革
夷本非一種，其大段有三，曰爨，曰百夷，爨雖一種，所居之地不同，則所習之俗自異，語言各爲一家，爨夷亦然，爨即羅羅是也，有數十種，百夷亦數十種，羅羅其居依山，百夷則多近水，爨處平原，羅羅性剛

面勇悍有夷性柔而險惡。焚人性疑而誦詐亦居之使然也。自漢而下或內附叛亂或相連屬或各據一郡不過羈縻之而已。惟我皇祖命將克平輿地悉入版圖。變焚皆爲臣庶。軍衛有司大牙相制。漢夷雜處。政布教行。西南夷歸附

夫滇周之百濮。漢之西南夷也。其類氏其屬靡莫其人。焚燹羅獠域殊種別。馬牛其風。自楚驕開疆。秦政類略。通道始以名入中國。漢始置益州郡。其渠會賢栗朝貢。內附厥後。附叛不一。諸葛亮南征。益郡始正。唐蒙舍立國。稱南詔。旣皮羅閣築城。自王尋以守將。

人壽集卷之二

二

起畔鮮于仲通討之。唐軍盡戮。宋鑒唐禍。以玉斧畫大渡河。絕不與通。然後段氏得以脫瑯。變焚以長世矣。漢唐以來。龍佑那漸出山林。徙居平地。是慕中國之德也。鳳伽異入朝。得樂十部以歸。是沿中國之樂也。西瀘令教異牟尋。以祀嶽。濱改官號。是法中國之禮也。段正淳遣使求經籍。得六十九家。是購中國之書籍也。雲南沿革自古入滇之路有三。楚將莊蹻略已黔。以西威定蜀。楚其所由入。則今之貴州古之牂牁郡也。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漢王然干乘誅南越之威。背取滇土史。

稱牂牁江出番禺城下。其源在旧州泗城之境。與雲之廣西貴之普安實相接壤。輕舟東下。徑達南海。所謂南路也。司馬相如持檄喻西南夷。諸葛武侯渡瀘深入。皆由益部取道南中。非古所謂西路耶。又以其形勢言之。東爲黔中。在今日爲內地。固勿論。若南蔽元江。元江之外爲車里。此又外則爲交趾。西蔽永昌。永昌之外爲麓川。又外則爲緬甸。西北則爲羈縻。麗江以爲捍蔽。此外則爲吐蕃。氣勢稍弱。則吐蕃西南交外竊。西南諸夷不受約束。天寶間張處侖暴使滇人唐有南詔之郵。連結吐蕃。終唐之世不入職貢。

人壽集卷之二

三

宋室不競。遂棄爲異域。蒙段二氏崛起數百年。計其士馬不足當中國一大郡。然窮天下之力不能下者。則以兵恃險遠。下流仰攻。形不便。勢不利也。開通西南二路。非無所考而漫爲言也。嘗考求故道在昔故多岐矣。其小小間捷之徑。人不得並肩。車不得方軌者。置勿論。金沙江寬廣數里。自麗江而下。吞納滇洱諸水。徑達蜀江。其爲舟楫利涉行道之人能言之。太祖高皇帝諭額川侯謂關索嶺本非正道。正道乃在西北。聖謀具存。乃土夷射利。倡言爲梗。一疏鑿之。民固樂從。昆明威楚羅發之。境皆可揚帆至矣。人

外如九邊雖信地各分矣而前遠宜大關陝又各設總督以聯之內如各省雖疆界別矣而兩廣南贛鄖陽亦各設總督以聯之獨雲南界在萬里外孤懸一隅其所通之道特藉貴州九驛以爲往來萬一中阻則彼此懸隔鄰邦軍旅雖衆且強而救援無可通之途勢可隱憂莫此爲亟也況土官各巢穴其中唇齒黨結雖省會黔郡號稱文物未免軍民華夷雜處議者謂自古入滇之路有三今之貴竹其一也而鳥道紆遲險峻可危莫若西南疏鑿金沙江由水路以達于蜀東南經營廣南郡自普安安隆由陸以達于粵三路俱通公私兩便此亦一說也彼曲靖古益州地也古人既可以益州而統轄乎曲靖今獨不可以曲靖而聯屬於益州耶莫若於四川雲南貴州三省擇其形勢接壤照南贛汀漳各割郡縣合爲總鎮方其無事也則合數郡土著之兵而訓練之有方合數郡土產之物而儲蓄之有素屹然坐鎮三省之界凡各土酋自將畏憚欬戢而潛消其跋扈之心矣及其有事則聲息朝聞暮可遣兵壓其境其視秦請動經半載然後調兵聚糧以議勦撫者何可同日語也俟

區畫既定物產漸豐或金沙江水路可疏鑿焉即疏而鑿之無難也或廣南郡陸路可經營焉即經而營之無難也况總鎮所在則三省如臂運指使趨走服役山谷盡爲通衢而列郡之血脉經絡既以貫通雖各巢之險阻自將習熟縱使一方敢舉而三省之兵糧皆在指顧間于以扼其項拊其背而深入其阻郡縣其地皆不勞餘力又不特鎮壓其格鬪疆梁之習已也特制雲南

夷考金沙江之源出於吐蕃異域南流漸廣至於武定之金沙巡司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於馬湖叙南然後合于大江趨于荆吳此其水之所從經絡蓋南中西北之險也自漢武帝遣郭昌等開益州諸郡西南之夷始通中國及孔明渡瀘南征七擒孟獲六詔之地遂入華圖大約說之異者其端有四其一則曰由滇南之金沙以達蜀之馬湖原非操舟縱楫之江水雖徑流而山多巖嶮由東川之小江猶至關州則有阿補溪灘矣由關州至易武則有虎跳大灘大流小流灘矣故其奔騰衝撞之勢見者方懼心焉而憚其排鑿之難成也其一則曰雲南尋甸之柯度以至馬湖之銅廠溪原非經商往來之地沿

江夷獯雜居跼山伏允易擾難馴竊弄鉤挺行將禦人矣故其桀驁忿鸞之性聞者且戒心矣而畏其卽次之或虞也况滇雲一省接壤於蜀貴之間封疆之臣各爲其土其爲西蜀計者則曰金沙江之路一通則當建之郵舍而設以夫役其應支之直當必取給於蜀民大木之餘財力久竭矣故滇雲之所利而蜀境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爲貴陽計者則曰金沙之路既通則行商競便於舟而憚勞於陸其轉輸之貨當必充斥於北路九驛之道工商聞寂矣故滇南之所利而貴陽之所不利也此又一說也如人力必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七

五

不可施卽如蜀之新灘設爲盤運之夫亦可也夷獯固可戒也然則通西域而窮河源者非其已行之蹟乎凡出沒於河濱者亦在乎撫之而已矣如一時果未可馴則沿江一帶多設巡司亦可也彼西蜀旣以錢糧爲難則經理之勞滇當獨任其費而求借官帑以充之俟推商稅以補之亦無有不可者况滇之與蜀本有輔車之勢者哉賔陽旣以商販爲病則貿遷之徂滇當稍寬於陸而舟車並用以通之東西二路以分之亦無有不均者况滇之於貴本有比隣之義者也豈可乘以爾我之私若此哉宋菽祖得國之初

尚未徧視天下之勢乃以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遂成鄭楊趙段之僭元憲宗乘菲囊及筏濟江進薄大理擄段智與逐平西南之夷夫以宋主之畫河爲界若有得於閉關謝西域之意然而棄險以資敵其爲謀也疎憲宗之乘勢濟師似有戾於勤兵務遠略之訓然能思患而豫防其得策也

貴州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雲南而山管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五

今鎮盤據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在鎮算鎮遠算子坪俱西播司播川宣撫司司與夷峒之間賜張豕突諸大常突出貽患實深况地雜東川烏蒙諸郡軍民府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四川同其災害而軍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且水西普安凱里俱土官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姦首禍患豈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格鬪而爭疆奪職乃其兵端焉然夷虜自相翦伐貴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國家力也

本西南夷羅施鬼國也元於此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本朝太祖初以其地分隸廣西四川雲南三布政司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提刑按察司並治于貴州宣慰司云 沿革

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間始置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錯處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酋警殺素稱難治鎮遠當湖廣之衝面水背山

八編彙集

卷二十一

七

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省原爲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是置

貴州四面皆蠻夷所可知者各府若衛軍民之數甚寥落也蜀中江右之民僑寓于此者甚衆買田宅長子孫者蓋多有之蜀中江右既不得其用而視貴州官府亦漠然若不相通併失之矣謂宜分別稅戶承佃營生等第而籍爲見稅戶俾與土戶錯居共役願投軍者亦編入行伍庶戶口增而軍民不至重困矣

諸所應用大半仰給於川湖頃因有事銅仁盡所取于川湖者不足以供銅仁一歲之費是故開荒蕪殺樹蔬籍鴈戶裁戍兵皆今日所不可緩者議者又欲割川湖之地以易每歲數萬金之供天下一家彼此何間 財賦

貴州軍民雜處民固夷也雖租賦徭役略倣中原而雅髻鳥言終駭官府故有司之役惟漢人軍衛之役惟卒伍而諸夷當役于官府者又各以漢人卒伍代之而取其直焉是漢人卒伍一身而衆役卒矣又其

八編彙集

卷二十一

七

弊也宜不可得役不能免乃使衆漢人卒伍共佐之是衆人一身而衆役卒矣 徭役

貴州游宦之難又有甚焉蓋其所治者蠻夷也縱得其人亦往往難之守令以下授官不赴者十七八也乃若土官襲替非赴部不得官固有強之不行甘心混羣醜者其情亦可憫矣 職官或者謂與其抽丁而充伍莫若募民以墾田貴地多不宜稻而宜薺菽之類今蓬蘽者半則無可耕之民故也州民僑耕思銅蓋亦有之其以開曠益募川湖附民以漸墾之先給其資暫復其稅且又查所墾之

日與戰功同賞

辭兵食

八編類纂卷之

地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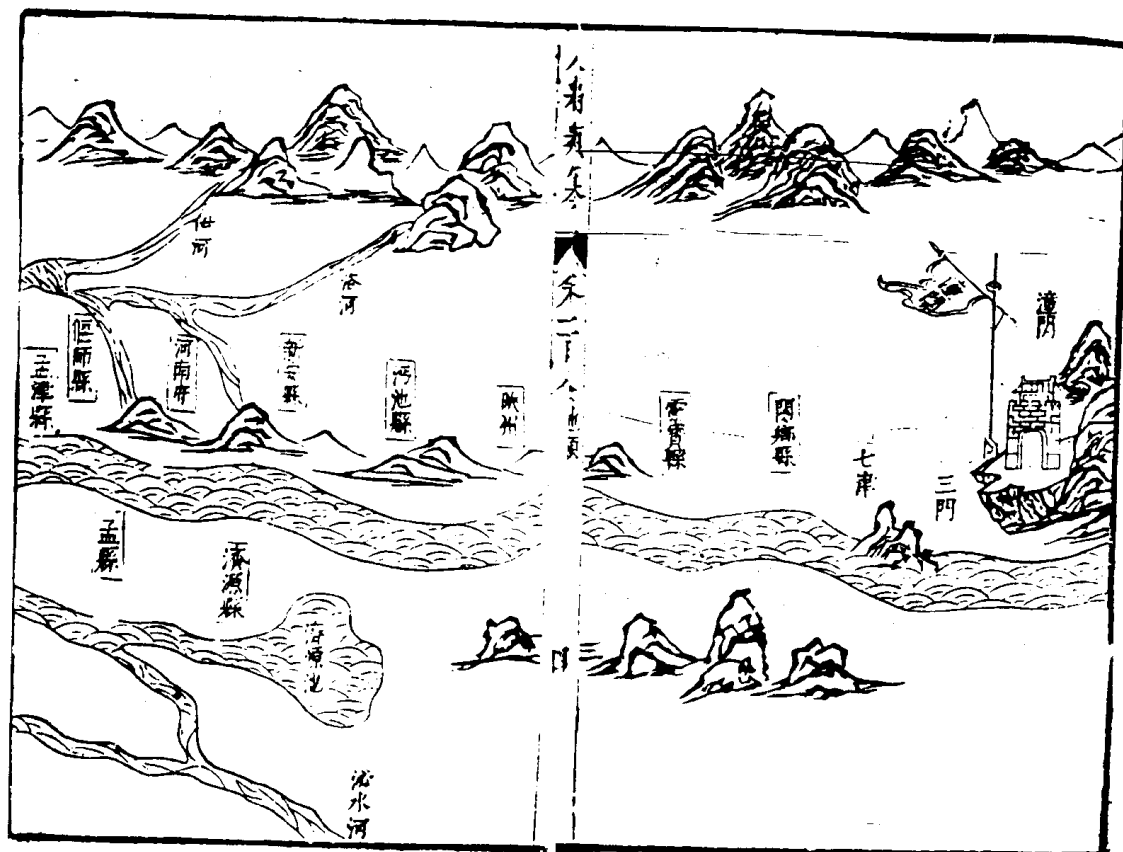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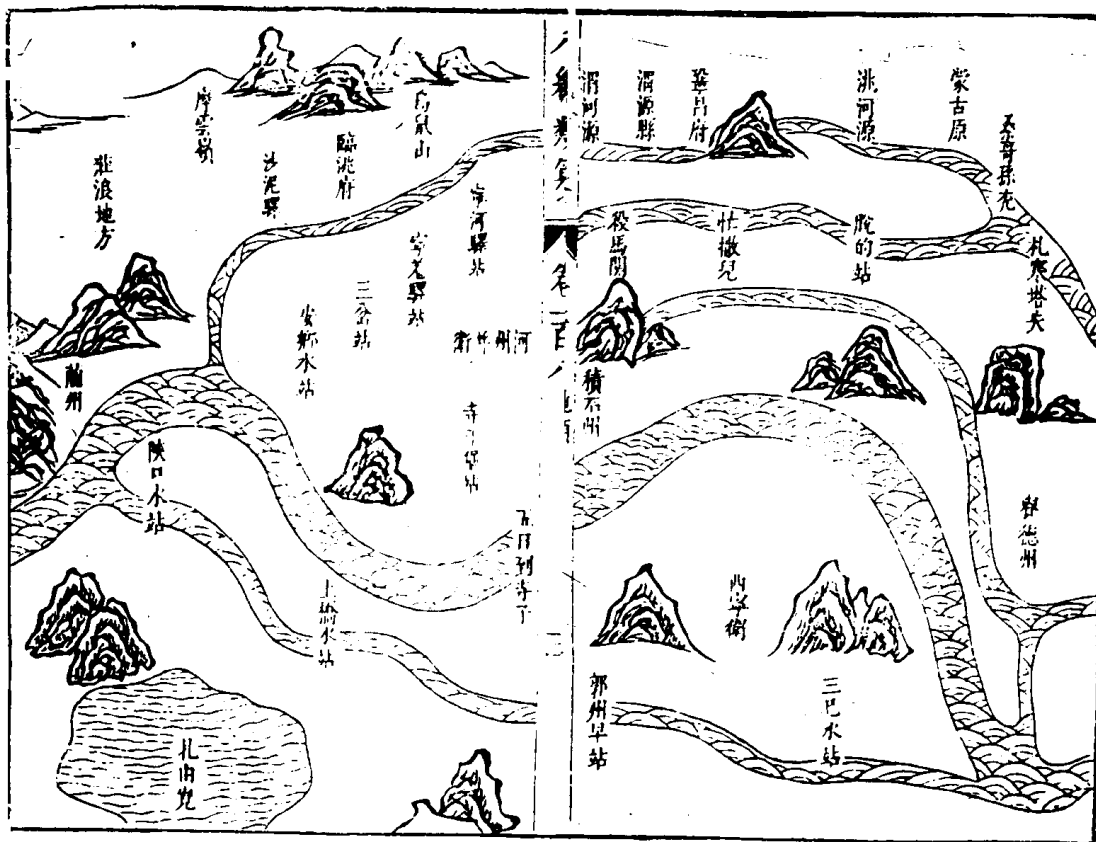
七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
圖書編

地類十

黃河圖叙

漢使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爲二水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悶磨黎山世之論河源率皆本此莫知其非也至元始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之四越月而得其說如圖所載還具以聞其地闊濶出授其說翰林學士潘昂霄撰而臨州朱思本於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互有小異俱載元史黃河本東北流歷西蕃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萬里外皆爲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世之受蔽於外舍近求遠者何以異此



禹門

禹門禹貢龍門也亦曰禹門渡云兩山石立河出其
中廣不百步世謂禹鑿其東岸曰看鵲臺九孤峭不
可下瞰西為梁山即河梁也北曰建極宮道家祠神
禹者也刻石十餘多元名臣文地極幽其間煙雲水
石之聚蟲蛇罔象之居相傳桃花開時河水噴激聲
震萬雷

底柱

底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
折而南是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紫金駱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天

駝二峰之西其形如柱植立中河

古河辯

朱文公九歌註曰禹治河至兗州分為九道以殺其
溢其間相去二百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
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胡氏大記曰大陸澤北九
河之地平延漫流易淤故禹多與之地使下流通曠
齊桓桓一時之利適河行徒駭因以入河之地克樹
藝立城邑下流始迫溢為患按河過大陸趨海勢大
土平遷徙不常自播為九禹因而疏之非河獨行經
流禹于旁近支鑿以殺其溢也禹後歷三代至齊桓

時千五百餘年矣其流漸絕經流獨行亦理勢如此
非齊桓有曲防之禁固塞九河實九河自為平陸河
樹藝耳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矜磔漢世漸決而南
元帝永光中決于清河分流入博州後又決于平原
乃東入青齊二州之境遂由漯川與濟並行入海宋
紹熙以後乃南連大野并泗大淮金初又改由渦近
歲復由泗入淮河濁淮泗俱清清淮勢大可以吞伏
故下流無淤塞之患為汴宋之郊盤屈平壤潰決如
故自定王以來又千五百餘年河自北而南徙千餘
里今案桑田之地講求變遷之陵谷欲盡合古書難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天

矣漢世去古未遠河堤都尉許昌言九河故道謂徒
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在鬲縣曰太史曰馬頰
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潔曰鈞盤在
東光之南鬲縣之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
反見淆亂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開東履清滄熟訪九
河故道蓋管其流衛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
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喻漳而南清滄二州之
間有古河堤所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
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灘西逾東光東至海此非胡
蘇河歟灘南至西無隸縣有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

河皆潁古堤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隸溝茲非簡潔等河歟東無隸縣北有隔河潤數里西通隸東至海茲非所謂鈞盤河歟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隸東至海茲非隔津河歟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謂隔津無疑也蔡氏書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橫之言引碣石爲証謂九河已淪于海按禹貢文北迺濟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大陸在那趙溪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叙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兗營平郡邑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爲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爲九厥後或三或五變遷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

。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滹縣大伾山北入海卽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至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

海疑卽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豐丘入北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豐丘千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爲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合會通河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潰沒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豐丘至通許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經諸州入南直隸太和縣入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

。河源考

若不爲餉道計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復禹故道則從河南銅瓦箱一決之使東趨東海則河南徐邳永經河患是居高屋建瓴水也而可乎故九河故道必不可復者爲餉道也而非難復也

黃河由小浮橋會徐洪自小浮橋之上皆開河也故放水出高家閘與小浮橋大河會是汶與河交會在高家閘嘉靖末水北徙由秦溝則自小浮橋以上途四十里至茶城悉爲大河高閘沉河中不復見則汶

與河交會在茶城矣

黃河自清河迄茶城五百四十里，全河經徐邳，則二洪平，舟以不敗，是黃河決堤之害有限，而濟運之利無窮，今惡其害也，而欲去之，河南是河南歲治黃河，徐邳歲治運河，滋多事耳。今以五百四十里治運河，即所以治黃河，治黃河即所以治運河，其功合一，不亦便哉？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治法宜縱之，必勿隄，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治法宜束之，重隄可也。又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濫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八

五

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壩以制其下，黃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嘉靖以前，河經河南，九重附庸，策力畢舉，竟算支吾，而適有天幸，河併行徐邳，而後息大患，居平土者，僅二十餘年，今若復河南之故道，豈惟人力不勝，即勝之，是又之徐邳之患於河南，而又生二洪乾涸沮運之患也。

。治兩河議

我國家漕河形勝，誠天造地設，而有所待者，夫自通州以至儀真，凡三千里，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南由開抵徐州，則會黃河，至淮安入海，而揚州湖水接

之以達于江北，由開抵臨清，則會衛河，至天津入海，而通州白沙接之以達於京南。

嘗考之元史，其建國之始，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逆流至中潞，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達京師，或自利津河，或膠萊河入海，至元十九年，始至海運，二十六年，乃鑿渠起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曰會通河，蓋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接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是時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至我朝永樂以來，始用守臣之議，大濬會通，以便糧運，於是江淮一帶

八編類集

卷一百八

五

萬里通津，尺寸之水盡爲我國家有矣。頃者徐呂二洪河流斷絕，自淮以北，不可以舟歲漕，重事急如湧泉，是可不爲之重慮乎？

。漕河詳節

會通故道，元未廢，自汶上至臨清五百里，悉爲平沙，宋公禮乃究尉遲公之舊迹，及元人之遺，則自汶之上流，唐元爲網城，壩遏汶入洸，河會泗水，東南注濟，宗濟寧今天井關尉遲建也，以天井之南注淮安，以天井之北注天津，而南旺地特聳，濟寧水上行終元之世，第舟載上供數十石耳，海運若故，少保公忠之

逆有戴村老人白英者獻策曰南旺地聳蓋分水焉
第勿令汶南注洗河北傾坎河導使趨南旺南九十
里流于天井非百八十里流於張秋樓船可濟也少
保乃造梁室汶之入洗者大廟戴村遏汶之入坎河
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九年道大
通淺船約萬艘載約四百石糧約四百萬石浮關從
徐州至臨清幾九百里直涉虛無為罷海運

入編類集 卷一百八 地理

書

灌輸方盛湖水溢于夏秋之間而導之已峻要在即
要諸湖秋終則悉閉之以待運春終則漸發之以濟
運則得之矣

南旺脊水也閉諸北關則南流開諸南關則北疏水
如人意者莫如汶故命之左則左濬濟寧命之右則
右濬臨清

漕河十月徵稅十一月兌軍十二月開幫次年二月
過淮三月四月過徐州洪入關今之令萬全之策也
黃河中河道助夫輓運以二旬而渡河則粒米皆太
倉有矣開漕與河接若河下而易傾則幸漕船塞關

河之口數重間水為船所扼不得急奔則停剋即淤
蓄一口牽而上遽相為塞障而擁水也命曰船隄是
以船治船者也開漕下流通河者必流一淺長數丈
戒勿濬以蓄上流以一淺省多淺若去之與啓關等
而上流諸淺見矣此以淺治淺也

。漕河事宜

萬一縱其性之所之如管年河決張秋東注于海則
今運道悉為平陸雖欲勿築不可得也河道流動譬
之人身清河以下其尾閭也邳宿之間其水道也徐
呂之間其肚腹也旁流既多正道自塞是以有邳河
之淤水道既涸肚腹自漲是有有徐州之患故清河
之流迅則邳宿之道自通而徐州之患自滅此運河
之大較也脩築長隄必賴夫力然白夫不如徭夫徭
夫不如募夫白夫者州縣借派之夫未行則有幫貼
安家之苦既行則有往返之勞在役則有支給飯食
之費徭夫者定編籍淺開溜之夫相沿已久官民俱
安募夫者雇募貧困之民損官而不擾民工作而能
賑濟

入編類集 卷一百八 地理

修瓜州關

元年河南累被河患大為虞防令數十年幸獲安堵

者則防守嚴而備禦素也。豈誠如漢人陰氣盛則河多決穿鑿附會云爾哉。徒以人力畫則防而夜則解。故河不決於所防而決於所懈耳。夫河南運道上源也。猶然晝夜防守而後得數十年之安。而況徐邳爲糧運正道。既多方以隄之。可不多方以守之乎。

停開湖河

先自徐沛呂梁邳州以至直河口。次自直河周湖柳湖以至湖河口。良城侯家灣彭河葛墟嶺馬家橋復自葛墟嶺以下一帶。該桃河兩岸各六七里。以至直河口。往返數四左右。旁求勘得地里東西相去計長八編類集。朱子入地。二百五十餘里。委比黃河長三百里者。不惟可以避徐呂之險。抑且得捷徑之利。兼之中間屢有河形。間亦可舟。雖淪漣於周柳蛤蟆土山。距山連汪呂孟等湖。然障水築堤。未盡不便。雖橫射於十里泉黃河溝。雙溝沂河管河成子諸河。然打壩建閘。未盡稱難。創議渠漕誠爲有見。但自馬家橋量至葛墟嶺相距三十里。中間呂孟湖水週圍七十餘里。接連微山湖。赤山湖。陡溝橋金溝泉關橋河。玉花泉諸泉俱由薛河流入此湖。其水停蓄潌洄。終難注瀉。以便築隄。大約馬家橋水從此入者也。其道有二。一由葛墟嶺。一由

利國驛。皆會曹兒莊而東。然葛墟嶺止疆土。猶未易鑿也。矧利國驛林頭村之伏石平。直河口水從此出者也。其道亦有二。一由周柳湖。一由隅頭集。皆接湖口鎮上流。然周柳湖堤岸尚不易築也。矧湖口鎮隅頭集之開鑿乎。縱利國驛隅頭集爲可開。周柳湖葛墟嶺爲可避。至如中間良城侯家灣等處。中阻伏石。無從宛轉。旁逼諸山。莫可遷就。卒難成功。

濬淺縷堤

築堤亦有二法。有截水之堤。有縷水之堤。截水之堤可間施於閘河。而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悍湍之性。挾川潦之勢。投之所向。何堅不瑕。乃欲以一堤當之。此繇之所以方命。而宋人之所以耗財也。乃若縷水之堤。則河自宋以來。由淮達海。我朝資之爲運。故於兩岸築隄者。正不使其從旁消溢。始得遂其潤下入海之性。非若戰國之疆界。彼此趙障之而入梁宋。障之而入齊。避害於國而委壑於鄰。亦非若宋人之畿輔濱河。河趨東則排之使西。西則排之使東。及其末李倡爲回河之說。乃欲以人力勝水性。益皆拂之而非順之也。

創復諸閘

比年畏修閘之勞，每壞一閘，卽堙一閘。歲月既久，諸閘盡堙，而長堤爲故障矣。若畏濬淺之苦，每湖淺一尺，則加隄一尺。歲月既久，湖水擁起，而高寶爲孟城矣。淮安清江浦，河六十里，先臣陳瑄濬至天妃祠東，其口決而至於黃河，運艘出天妃口，入黃河，穿清河，半餉二，嗣緣黃河水漲，則逆注入天妃口，而清江浦多淤。第濬天妃口可也，議臣乃塞天妃口，令淮水勿與黃水值，而費十餘萬，開新河，創通濟口，以北接淮河。其意曰：接清流，勿接濁流，可不淤。不知黃河非安流之水也。伏秋盛發，則西擁淮河數十里，併灌新開河，彼天妃口一黃水之淤耳。今淮黃會於新開河口，是二淤也。夫防一淤，生二淤，又生淮黃交會之淺。歲役丁夫千百，隨濬水過，隨合而，又使運艘迂入里淺，滯而始達於清河，孰與出天妃口者便且利？今年淮黃交會太淺，運艘阻梗，預開天妃口，河以待一掘而通之，四日而出，南船四千二百艘，于黃河運道盡矣。是以有建天妃閘之議。由黃河入閘，河爲茶城出，臨清板閘七百餘里，舊有七十二淺，自創開新河，汶流正衍，地勢無復高下，相懸七十淺，悉爲通渠。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九

左編

地類

治河大要總考

宋濂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隊則力全莫敢與爭若分爲十則頓損又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或曰茲論固然然又當因勢否則宋人回河之思可鑒已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開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一

七

衝廣河身阻隔泉源害豈小耶前此張秋之決廟道口之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淤可鑒已議者有引狼兵以除內寇之喻真名言也故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于北斫築堤捲掃歲費億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盤剝寄頓及抵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之流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淺狹引河之議或以慮此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心之爲愈爾蓋勞費正藝而限以斗門勝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

運易于節制之爲萬全也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水之人而後深廣惟當時疏濬慎防禦相高下順逆之宜酌緩急輕重之勢因其所向而利導之爾

自新集至浮橋一百六十餘里不知該幾百萬銀錢糧無處且夫取資黃河不過爲濟二洪之險今于二洪無礙卽其北徙害其地方不在河道似不必更興不急之工是黃河舊河不必議也自臨清而北徐州而南悉資衛淮諸水惟徐州至臨清一帶開河則藉山東泉水然與黃河相近故多衝決之患弘治以前決在河南正德以後決在徐沛查自嘉靖四十五年

八編類纂

卷一百九

二

七

之間沛縣被決凡八次矣而未有如四十四年之甚者蓋緣沛縣舊河積沙爲壅而其東昭陽湖地勢卑窪黃水乘虛就下自西奔入昭陽湖必先橫截舊河而始抵于湖水過沙亭不數年必一淤者勢固然也自築馬家橋隄成而沛縣之流遂斷沛縣斷流而秦溝濁河之勢日盛卽今徐沛一望盡是高地

六漕治法

自潞河順天津爲白漕不宜治自天津逆臨清爲衛漕不必治自臨清逆南咀又自南咀順出茶城爲開漕宜少治自茶城順流睢陽爲河漕宜敷治自睢陽

踰高寶連瓜儀爲河漕宜亟治自瓜州渡長江入京
口以入于杭爲浙漕宜間治夫白漕從密雲而南下
霽十日則平沙彌河雨一日則泛運幸急則挽舟又
急則直易舟耳其節短不病運故其法治之以不宜
治也衛漕渠甚欽而流甚深渠欽則流專流深則渠
利故其法治之以不必治也閘漕強半藉汶萬曆前
汶乘勢東而下于青海即西注者微西注微則不能
七灌北三灌南二百年春夏水竭往往開漕不能續
數里之流萬曆以後坎河既濬乃驅汶全流于春夏
之交開道遂溢直時啓閉耳故其法治之以少治也

人編類纂

卷一百九

三

河漕有源之水也崇堤約之以專其流隨流堤之以
若其性運畢則修以清漕漕畢則消以待運故其法
治之以數治也湖漕無源之水也夏秋多雨則脹閘
而決隄冬春多旱則涸竭而膠舟脹之則不可涸之
又不可故其法治之以亟治也浙漕治或在涸或在
常或在姑蘇或在崇德直踰年一深通之耳故其法
以間治也若孟津而下河運之崑崙也運所不經若
勿治可也然修身者能不修崑崙乎法反宜急治襄
江而下江運之頭顧也運所必經若急治可也然藥
病者能先藥頭顧乎法反宜勿治夫理餉道者其猶

理氣血乎開漕浙漕患在氣血之不足宜補之使爲
衛漕河漕患氣血之有餘宜瀉之使縮

平水

日減水開閘牖也甃石實砌立水擊曰平水碓碓達
也碓加圈如橋曰斗門斗小也楊太僕最畢湖東營
得其意未悉其制何也啓閉由金門木牖資弊端實
礙一成不易均之洩水利害頓殊也王端毅公恕造
減水二十四閘夫豈無利于國不便于民顧創造于
前陳水部毓賢柱史戴公金王公鼎間人公銓抑豈
無見

人編類纂

卷一百九

四

名田

鄧艾墾淮陽荒廢爲屯築塘灌溉幾成陸海王介甫
議墾大湖後人開白茅港輪海遂成蘇松之富虞集
議瀕海沃壤募浙人種稻至脫脫始墾直沽遺海口
之饒

治河總論

蓋見河之不易議也而在今日尤有難者河自汴而
南則鳳陽淮泗之間祖陵及王墳在焉王氣所鍾
天下之根本也東則會通河在焉漕江南數百萬之
粟集百貨以充京師天下之咽喉也皆國家所其繫

者也。河不東，則漕不通，而河之勢非會通所能當也。故方欲引而東，又防其有決會通之患。及其障而南，又防其爲陵寢之患。自古治河兩難，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使漢人復生，亦未知何以措其智也。今徐房之間，河既橫決，或者徒見天變，方其以爲其道必不可復，不若任其所決，而別徙道以屬之。于邳獨不知河之入徐，束之以徐呂二洪，而當兩涯之險，此天之設奇以濟漕而制河者也。尚不能制，而至于決況去崇山之險，無兩洪之束，而循浸流以通道，勢之必不可者也。故議者專意于新安，以爲新安淤而徐房決，今開淤以容水而塞其決，以制橫流，則故道宜復。然亦不知徐房者，受上沛之輸，而建瓴于新安者也。今不急治其上流，而欲開數十里之淤，以當橫潰無涯之水，則塞者必復決，而開者必復淤，此亦勢之所不可。故禹之治河，自積石鑿龍門，關伊闕，下砥柱，抵孟津，洛津，至于大伾，折爲二渠，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方大伾以下，河始出浚，而就平地，則分之而爲三。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爲九。此所以導其上流，而分其支者也。導而分之，則河雖欲決而不可得也。明興九河之迹，旣遠，然其始

自汴而出者，河猶有六。其二入淮，其四合漕以入于淮。出榮澤者，至壽入淮。出祥符者，至淮入淮。出長垣者，至陽穀入漕。出曹州者，至魚臺入漕。出儀封者，至徐之小浮橋入漕。出沛之南者，飛雲橋入漕。出徐沛之中，鏡山之北者，溜溝入漕。是其猶有禹分之遺意也。及其後，或塞或微，或并爲二，或合爲一，而河之道愈寡，其力愈專，則其決固宜也。愚嘗觀明興以來，河凡數決矣。洪武間決魚臺，其後魚臺塞，而正統間決沙灣，大洪之口，沙灣塞，而弘治間決金龍口，又決張秋，當是時，沙灣之功，成乃作九堰，入開，開渠二十里，而猶不免于決。及張秋之功，成，乃浚賈魯河，孫家渡諸口，其法尤備。然其後又決曹單，及正德間，曹單塞，又決豐沛，及嘉靖初，豐沛塞，又復決魚臺，及魚臺決，乃濬趙皮寨，而數年復決夏邑，遂徙而入渦，奔毫泗，而趙皮寨又塞，復數年諸河之入漕者，皆不來。清濟間流幾絕，而入渦者，溢于泗，震驚陵寢。于是諸臣皆惶恐待罪，開孫繼口，而渦河塞，清復得通。及孫繼口入徐，又有今日之決。始孫繼口之役，諸臣之受切責，懼無以報命也，故盡截野雞岡之水，以入新口。又捲埽築壩，橫亘而過之，不容入渦，所以爲漕計而

陵寢者非不甚重然河之正派皆歸孫繼而以全力入徐矣是河之所以暴決者以其專而不分故也愚嘗問長老皆言今諸河已塞惟孫家渡與孫繼口而孫家渡廣不能數丈不足以分孫繼獨趙皮寨廣加數倍河之正派也今誠急濬趙皮寨道河之四以入淮而其六之由孫繼以入徐者開別支以殺其勢又于孫家渡諸口按河脉而時疏之使其力既分明可以漸制既不至為陵寢患而濬亦宜通故言當先治上流者此一計也然禹導九河自碣石北入于海及隋鑿汴始南通于淮則淮者非受河之正也

八編類集

卷一百九

七

故余闕宋學士皆謂以河之大不宜以一淮為之委者明淮不足以當河也今聞淮之安東其淤略與新安等矣夫以全淮注河而又不能即達于海則河益淤而淮益不能容其于新安之淤相乘而積亦其所必至者故當併治下流者又一計也夫治上流以救其源治下流以疏其委然後徐房之決可塞而新安可開矣

治河總論

治河亦未有定策也其在漢文武間則務塞如塞酸棗塞宣房是也其在哀成間則議不塞如買讓所謂

從民當水衝者不與河爭地李尋解光所謂因其自決以觀水勢聽河欲居之者是也夫興天下之役而成天下之功此自古用財之道也不得謂之費惟顧惜而功不成則其所用乃所謂費也

加河

加口河從馬家橋入微山諸湖穿梁城侯家灣取道于利國監經嶧蛤柳諸湖出邳州直河入黃河有六難焉微山諸湖水中不可隄一也梁城侯家灣葛盧嶺皆數十也頑石不可鑿二也礪石水中隨散隨合金人不可施三也嶺南去徐呂二洪一舍耳二洪高下相等避徐呂二洪險葛盧嶺洪險復生四也假令治加河即不治徐邳河猶可萬一加河成歲治之而徐邳河非無事之水也而又治是兩役也勞不已甚乎五也計鑿良城侯家灣非五百萬不可視今治徐邳河五百年之費況未必成六也

漕運考

程頤曰禹貢冀州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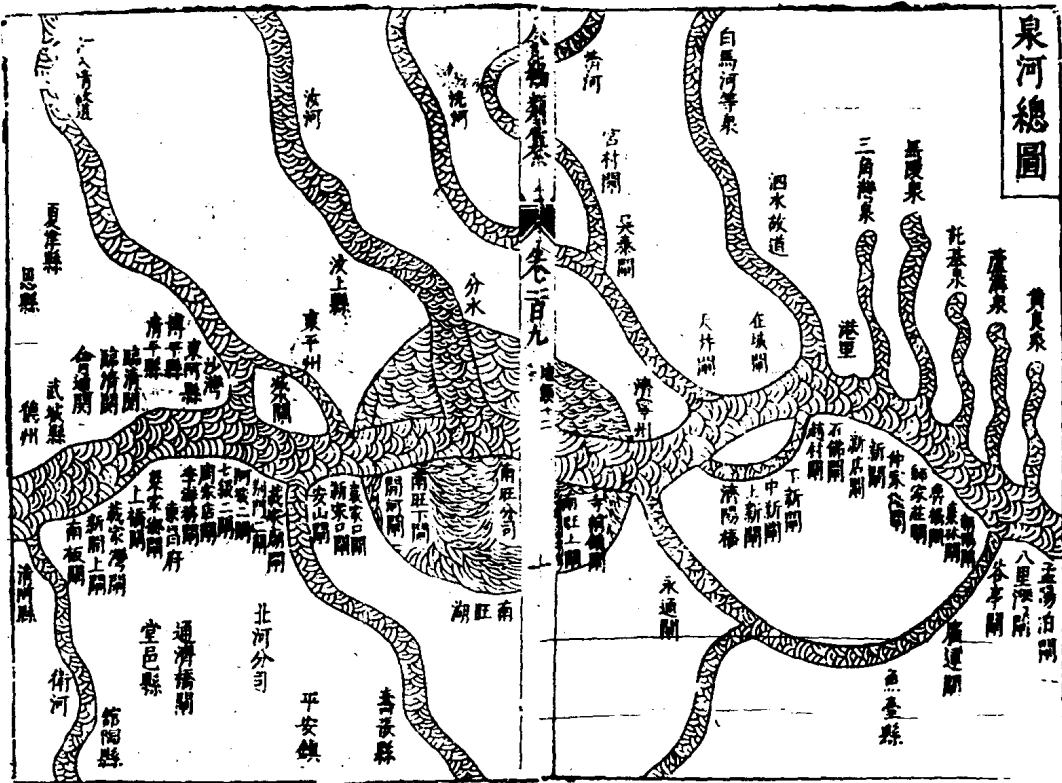
按禹貢所謂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叙水路于貢賦之後每州皆同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

漕耳

按沙河即今淮安府板橋至新莊一帶是也 本朝
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派淮險惡乃尋宋
劉瑋議開沙河以避淮水之險存惟嶽繼自楚州至
淮陰故道于是開清江浦五十餘里置四閘以通漕
又于沿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泄蓄水以資灌注引泉
以備乾涸今日運道自儀真直抵潞河其間最險者
有二所高郵湖隄及徐呂二洪是也高郵之湖南起
杭家嘴北至張家溝共三十餘里唐李吉甫為淮南
節度使始于湖之東亘南北築平津堰以防水患今
路在宋時又有斗門水
原者始甃以甃永樂十九年以甃之
年又護以木椿實以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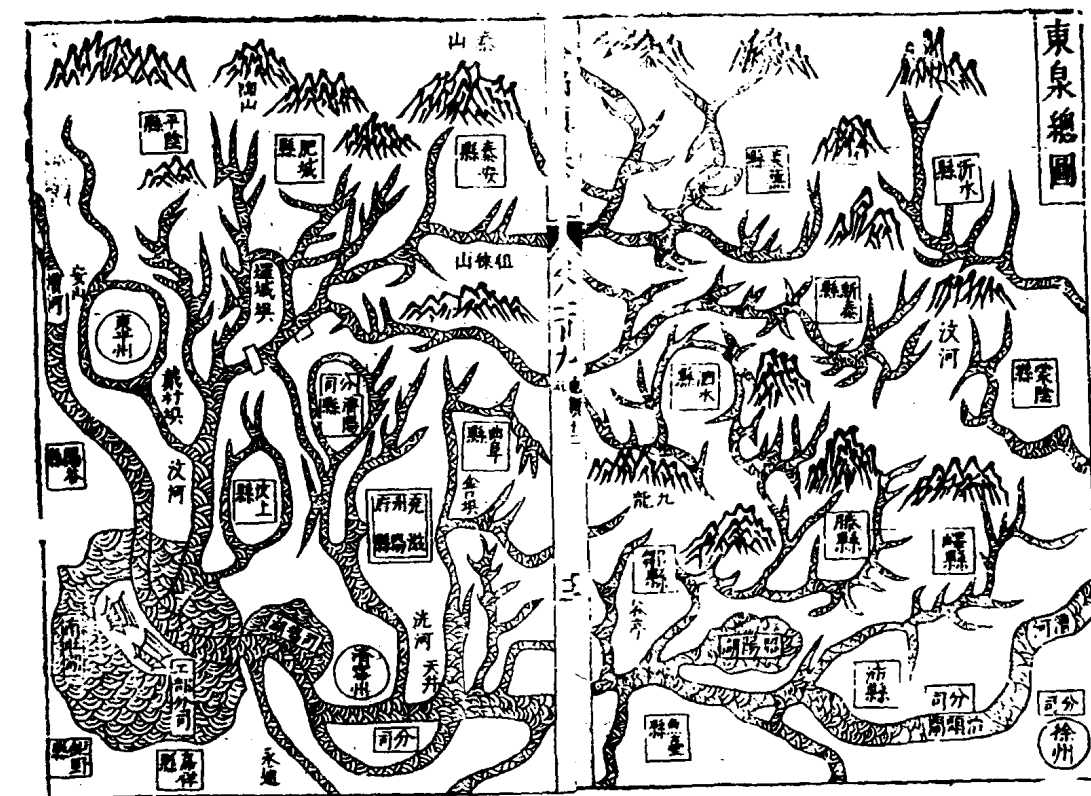
州趙
泰五

泉河總圖



濟青兗三府諸泉總考

山東凡發地皆泉其爲清河之利者不過三府十八州縣二百四十四泉也大禹有五三汶爭趨勢如飛湧出萊蕪新泰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經南旺以南北其流者曰分水派泗沂西下夾魯而南出泗水曲阜滋陽寧陽會汶與洸係明城所分汶以入元人所謂會源閘者曰天井派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諸泉通乎堽里黃良而下各入漕渠其濟魯橋一也則曰魯橋派鄒滕嶧魚之流及昭陽湖分入沙河八泉入上沽頭統與沙河相近者也則曰沙河派沂水蒙陰及嶧縣許池泉會沂汶二河而下徑入古邳與黃河入淮曰邳州派



泉源以陶泰徂諸山為主以其能出雲爲風雨也若雨澤及時則可以不勞人力各處山河自足以供之而有餘若雨澤愆期則泉水亦各細微雖疏濬百方運河亦未免于涸也然則泉源固以南旺分水爲緊要而陶泰徂諸山又南旺之根本也

南旺考

南旺古大野既濬之地舊以湖名方漕河未開直澤數道茹之區耳今自汶至此界以長堤漕渠貫其中南北分流實上流之要會也守臣請以司泉者兼蒞焉可謂知所重矣

八編類纂

朱百九

卷三

南旺總論

禹治水時大野既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于淮。通于汶。淮通于沂。汶通于洸。而洸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則是大江以北。中原諸水縱橫交織皆于大野相聯。而當時入貢之路。若青之浮汶。泉之浮濟。徐與揚之浮于淮。泗。亦皆于大野相關。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會處矣。後世建都不同輸將之途亦異。惟我成祖文皇帝定鼎燕師控制上游與堯舜禹所都同在冀州方域之內。故其經理貢賦道路。亦與禹稷大略相同。濟寧之境。南迄于江。中間雖有二

洪五湖之險。河淮湍激之虞。然所循者。猶淮泗之故道也。至如漳御合流。直趨天津。則與達河以達帝都者。亦殊途而同歸矣。

各處當治河渠總叙

盧溝 出山北代州。泛溢輒壞民田。盧宣德弘治間。嘗命官修治。

濟水 出真定府西山。天順弘治間。每命官修築。

大通 在京城東。自元置開蓄水通舟。以免漕運陸輓之勞。永樂間。諸閘多存。成化間。浚以通漕。亦賴以濟。

白河 在通州。源出湖地。經密雲。合大通。榆渾諸河。至直

沽入海。決則修築淺處。設舖置夫挑浚。

蘆州 蘆州軍餉。國初海運。弘治初。發軍夫萬人鑿河

四十里。以免海險。每三年一浚。

衛河 元名御河。出河南輝縣。下臨清。至直沽入海。今爲

運河。

會通 無源。元自安民山。開通河北。至臨清。引汶絕濟。

屬于衛。賜名會通。

沁水 出山西沁源縣。由太行山麓。至河南原武縣。黑洋

山與濟源合流。至徐呂二洪。景泰間。于黑洋山北黃

河缺口開河以接舊道。

河出山東萊蕪縣原山南從清水西北入海元築壩
 遏之南流至今合沂泗入淮永樂間復壩于東平州
 戴村汶盡入漕至分水龍王廟四入南流六分北流
 湖陽北屬山東滕縣南屬沛縣周圍八十餘里納諸
 縣水湖口置石閘放水入薛河由金溝口以達運河
 徐州在徐州為運河要害亂石峭利成化間命官鑿
 石又甃石路置石壩遇損壞修築
 洪梁在徐州東南有上下二洪亦運河要害成化間
 甃石堤築石壩復于壩西築堤洪東甃石路遇壞修
 築
 人編類集卷一百九
 湖管家在淮安府城西門外舊有隄永樂間于湖內築
 長堤以便運舟隨時修築
 寶應自寶應至槐樓南諸湖相接西抵泗州盱眙界
 皆運湖所經湖東堤長三十餘里洪武磚修高家潭
 等處成化造石堤漸長二十餘里其南高郵邵伯諸
 湖皆石堤遇壞修築
 康濟河南北各置閘以時啓閉又用磚修築東岍
 太湖受六府諸水注江入海每壅塞則長洲吳

江常熟諸縣多被淹沒永樂弘治間每命發民夫導
 之
 汶水考
 水經出朱虛縣小泰山今沂山絕頂穆妃陵側有瀑
 布泉懸百丈崕而下即汶水也東流循鳳凰嶺折而
 北經大峴山陰峴水入焉又北逕蔣峪口有水出谷
 中西來入焉又北逕龜山陰乃折而東逕柴阜又東
 北逕安丘南阜山又東北逕安丘城西又東北入于
 濰顏監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此又出朱虛入
 濰將桑欽所而有異或者有二汶乎余按入濟之汶
 人編類集卷一百九
 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河入
 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為
 大述征記泰山郡水皆名汶有北汶羸汶
 柴汶平汶皆源別流同又在三汶之外
 鹿園萬表論
 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為二股其自東南過河而行
 者則為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為支
 流然皆併合于淮以入海是故河流入海含淮無他
 道也比歲庚子二洪水涸漕舟併阻議者謂為黃河
 改流于則曰非也夫河流遷改宜必有浸溢之處計
 今水道只過河孫繼口耳今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

淤是當泛溢于東南之渦河。河之水亦微至河。截以壩斷可識矣。蓋自清以至徐沛地勢隆攤往年黃河盛溢之時則上漫濟寧其魯橋諸閘皆為淤沒而淮水亦幾浸城後水勢少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而由飛雲橋以出沛縣而淮水以次漸少又降而出徐州小浮橋則淮水亦漸平矣近年黃河之水日微故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此徐水之通塞實本黃河之贏縮非關下河之改流也又曰漕河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沂沭泗諸泉溝湖之充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

人編類纂

卷百九

七

統十三年黃河決榮陽至陽穀入漕河潰潯以達于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治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合于漕然黃流尚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河道皆狹水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鋪每年轉運固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鋪俱沒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路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涸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清由會通以至衛河一路隄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漕

河之害今徐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不可得此即所謂以病為藥也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于酒反以酒為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喻乎

濟源辨

孟子云濬濟濬而注于海蓋濟水出于秦嶽諸山至王屋山始大在沆地初名沆水自沆入河至于濟陰之地故名濟水濬即濟水泛溢湍濬無涯因名曰濬非濟自濟而濬自濬也二水至東北與汶合流而入

人編類纂

卷百九

二

于海或曰濬水在章丘縣北七里

濟河源流附

今按濟水在漢時伏流不見惟汶水自泰安州出者由故道東北流入海自元人引汶水入洸為運河國朝因之凡汶水入海處皆築堰壩以遏其流而入海之道遂多湮塞今所謂大清河乃汶水出洸河者復從張秋分流而入會齊東南諸山泉溝澤北經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濰水經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海實濟河之故道也所謂小清河即濰水發源濟南趵突諸泉流至城北大明湖

出而合之由華不注山下東流會巨合水又東經牟丘會涓河又會漯河三水合流經鄒平長山新城又會孝婦河又東經高宛入博興樂安界合于烏河又北至馬車賈入海或云古樂水自華不注山東北入爲大清河自僞齊劉豫導之東行始爲小清河云又按鄆道元謂濟水在王莽時枯竭鄭樵通志亦曰濟水多涸竭自今觀之濟水動疾能穴地伏流隱見無常乃其本性非真涸竭也濟水既伏流地中則發地皆泉又不特歷下諸邑爲然是故一見爲濟源再見爲榮水三見爲山東諸泉水而溢爲大小清河其實人編類纂卷一百九十一地理

濟源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澠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出沁水所出澠沆聲相近蓋一水也沁水即濟水故禹貢曰導沁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入于海夫濟之爲水瑩潔如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源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余曩閱桑欽水經鄆道元爲之注凡異常事無不具載而獨于濟水下無所稱乃知世謂靈異者皆謬謬也

渦河

渦河在淮之南商船皆自准入渦河至河南祥符銅瓦箱以達陽武陽武去衛河只六七十里議者欲鑿而通之

今若鑿而通之則黃衛二河之水合矣二水相合則衝激非常誰復測之此會通之運誠永久而不易者若于衛輝府置倉每年糧運就以鳳陽等衛軍船兌鳳陽等府糧米者今由渦河達陽武陸路七十里輪于衛輝倉交納有災折至京則由衛河順流而下甚易此或可通且會通達船得以分減而河道船行亦爲疏便如昔年山東流賊之變運道不通京師阻絕則又可爲事變之備殆亦一策但多七十里之腳價耳

加河

加水有二東加出沂州西北其山南流至下莊站今廢東分一支入芙蓉湖溉田數千頃湖在沂州東南芙蓉山下香粳鍾故古稱琅邪之稻即此西加出嶧州東北抱嶺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加合又有水出浮丘山合南貫四湖溉田倍芙蓉又南合武河于此故名二合南貫四湖溉田倍芙蓉又南合武河入于泗謂之加口淮泗舟楫通焉元和志云承縣界

有皮十三所皆貞觀以來修立以溉田者今沂嶧二
州仰承二水溉田青徐水利其與爲匹皆十三陂
之遺迹也武河者疑即漢志冠石山之武水水經亦
謂之小沂上流有故渠俗名文河土人云按此渠六
十里使武河通沛可避呂梁徐洪之險而徑達新濟
矣徐邳人恐徙河無業每沮之

膠河

水經云出黔陬膠山今膠州膠西縣西南鐵嶺山也
北經密州東北鹵山古名五弩山鹵水入焉裴宇記
密州城東山或云
曰膠水北山皆非是又北經高密縣東北入都濊
人編類纂卷之九
地部

鄒濊者水經謂之夷安潭秦地圖謂之劇清池卽古
糗養澤也張奴水出高密東阜下亦注此澤自澤北
出注新河張奴水一名墨水
水則有張奴店由河北入于海其東北
入海者膠水之故道差淺而新河爲經流新河者至
元初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東
南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欲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
罷

山東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
運放洋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
河自膠州入新河二百四十里入萊州之海舍口入

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通海
歲久盡塞近主開復井于馬家濠鑿山麓通海欲從
元人故河引泉濟水通漕問道但南海由海口至店
口三十餘里多沙自麻灣以上係估流沙與沙互壅
麻灣以下則金海中隨潮湧進淖沙勢俱難取欲由
把郎廟地名路溝另開二渠至鴨綠港繞避麻灣十
三里之沙由鴨綠港進南尚有沙洲見露水中卽空
舟向不能行海舍口龍王廟前沙數十里許用徒夫
及昌邑夫三千餘人撈二十餘日去沙僅二尺路只
二里沙堆積嶄上大湖一至沙壅如故且議築堤約

入編類纂

卷之九

地部

水障沙不知海口之堤用土則勢不能固用石則費
不可計分水嶺自嘉靖十七年至隆慶五年勘測皆
高海而五丈以上接白河流沙役人言地底有泉泉
內有沙工力難施夫海口之沙既欲避而不可得兩
海之潮又勢遠而不能通縱欲引附近張魯河白河
膠河都泊諸水以益之而春夏旱乾俱各微細既不
足恃秋漲沙壅輒復爲患徒費挑濬奏聞報罷

入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

圖書編

河運海運總叙

自前代建都以來東南以海爲險西北以山爲險遼海肆逆爲難而乘高犯順爲易故西北世有夷狄之患自遼左至甘涼六鎮皆守山外去中原千有餘里惟幽薊一鎮獨守山內中原內地與虜僅隔一山而山復中缺爲虜所窺安史之盜唐契丹之盜晉金元之盜宋率由此首難自昔有天下而以此地屬人未有能久寧者竊謂扼強虜而障中原據上游而制六合編類纂卷之一百十

合孔子復生必從文皇帝之見矣文莊計漂溺之米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爲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舟駕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三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廢之所忍于華人也奈何華人亦忍于華人哉

海運考

朱清張瑄者海上亡命也久爲盜魁出沒險阻至元

二十一年伯顏建議海運乃招二人授以金符千戶押運糧三萬五千石仍立海道萬戶府三以清瑄與羅壁爲萬戶轄千戶百戶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出楊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月餘始出淮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西行到九臯島劉公島沙門島於萊州大洋收界河兩月餘抵直沽實爲繁重至元二十六年增糧八十萬石二月大洋四月直沽交卸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是時船小人恐懼至元二十七年宋萬戶請長興李福四押運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二

楊子江開洋落朝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萊州大洋進界河不過一月或半月至直沽清運利便是歲加朱爲浙江叅政張爲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大德七年招兩浙上戶自造船與腳價十一兩王錢分撥春夏二運延祐以來各造海船大者八九千小者二千餘石歲運三百六十萬石高師稱便進南番貢亦通蓋自上海至直沽內楊材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不出月餘可以達省費不貲若長樂港出福州經崇明以北又自古未有之利也我

朝洪武三十年猶放其制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樂間會通河成始不復講

昔元人海運之有損壞以其起自太倉加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元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蛟龍又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日而成石氣能達于水面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卽以舟與米行于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于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唐人都秦右據岷京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

人編類纂
卷百十
地類

三

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以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佑享其全無險則重和宣和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夫三門之險天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果不能飛則途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專路也若夫都燕則面受河與海矣一河

自安山涉汶濟卽今之會通河一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于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于海者彼以夷陋紛攘終歲用兵固無暇于事河也彼又以爲河亦間有不如海者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用之所不得望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衡也至宋時直獵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是其首猶北何也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閘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

人編類纂
卷百十
地類

四

幾正南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

一計程限

夫浙直大海橫亘千里兵艘販舶晝夜相續朱清張瑄經略無遺慮矣驚遊而上遠歷成山風濤險惡石林立誠可畏也若膠口以北海倉以南元運舊河雖然在焉修而復之以近易遠以夷易險南北商販可使阜通東省本色可使復舊此其利害亦彰彰者也說者謂分水嶺馬壕難于開鑿大治河小治河易于壅沙復欲自黃埠嶺雲河口諸所剗開一道以

接之

四海附

四海之邊中國者在山東爲東海在廣南爲南海人
 人得而見聞不待證說矣若夫禹跡所及西境流沙
 而極不言西海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
 經則謂外薄四海訖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漢武
 帝事遠有効使命方行四表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
 而目擊之者矣非道聽塗說比于是條支之西有海
 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後漢班超又嘗遣
 甘華輩親至其地也至西海之西又有大秦即波夷
 人類纂卷一百一地類五
 人與商人皆嘗往來若北海則又其遠如霍去病之
 封狼居胥山也其山實臨瀚海即北海也蘇武郭吉
 皆爲匈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唐史曰突厥部北海
 之北更有骨利幹國在北海北岸也然則詩書稱四海
 者實環夷夏而四之矣若西北二虜有西海柘海青
 海蒲類海居延海此類雖與海並稱實衆水鍾爲大
 澤故以海爲名耳班固叙張掖之水曰羗水出羗中
 東北至居延入海則直居延爲海矣

渤海辨

海岱惟青州所爲東北野海西南距岱跨小海也本

石渤海亦謂之渤海海別支名也蓋大行恒嶽大微
 之山循塞東入朝鮮今高海限塞山有此一山北自

平州碣石南至登川沙門島是謂渤海之口闊五百
 里西入直沽幾千里焉漢王橫乃謂九河之地淪爲
 小海然則唐虞之時青州跨海者路何海耶又爲小
 海所淪青兗北境悉非全壤豈二州北境有荒漠棄
 地爲海所漸而歷代信史下之書耶蓋因委九河于
 海中指碣石在海外遂有此論古兗之地自濟南以
 西北包濱棣滄瀛帶雄鄭匹襟深冀南遠曹濮東括
 魯鄆四至亦不狹矣在春秋戰國其地瓜分從後世
 人類纂卷一百一地類六
 小之未詳考也今齊境東南則日照即墨膠州正東
 則寧海登州皆岍大海東北則萊濰昌邑正北則博
 興壽光西北則濱棣二州皆岍渤海云

海防

廣東事宜

東路

廣東列郡者十分爲三路東路爲惠潮二郡與福建
 連壤津船通番之所必經議者謂潮爲嶺東之巨鎮
 柘林南澳俱係要區枕吭撫背之防不可一日緩而
 靖海海門蓬州大城諸所又皆跬步海濤所賴以近

保三陽遠衛東嶺者也惠州海豐東南濱海其捷勝
平海甲子門皆瞬息生變潮惠守備割于衛治誠有
以嚴其防矣然未知柘林爲尤要也柘林乃南澳海
道門戶據三路之上游番船自福取廣悉由此入舊
側風汛之期各澳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此
在他澳猶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遠警報未易達倘
賊覘我無備批吭搗虛不亦危乎無柘林是無水寨
也無水寨是無惠潮也爲今之計東路官軍每秋擊
班必以柘林爲堡慎固要津附近大城所戍卒互爲
聲援不得規避空所縱賊馳驟若遇颶霧塵霍尤宜
加意其外石靖海甲子門海澳雖視柘林稍次而舟
師防禦又可少懈乎

中路

嶺南濱海諸郡左爲惠潮右爲高雷連廉而廣州中
處故于此置省其責亦重矣環郡大洋風濤千里皆
盜賊淵藪帆檣上下烏合突來樓船屯哨可容緩乎
常考之三四月東南風汛日本諸島入寇多自閩起
廣柘林爲東路第一關鎖使先會兵守此則可以遏
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越中路之屯門雞棲佛堂
門冷水角老萬山虎頭門等澳而南頭爲尤甚或泊

以寄潮或據爲巢穴乃其所必由者附海有東莞大
鵬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必
不敢泊此矣其勢必歷峽門望門大小橫瑟山零丁
洋仙女澳九竈山九星洋等處而西而浪白澳爲尤
甚乃番船等候接濟之所也附海有香山所戍守之
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哨遇警輒敵則亦不敢泊此
矣其勢必立厓門塞門海萬戶山網州等處而西而
望峒澳爲尤甚乃番船停泊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
廣海衛新寧海朗所戍守之兵使添置往來預爲巡
哨遇警輒敵則又不致泊此矣夫其來不得停泊去
不得接濟則濱海居民且安枕而臥況會城乎按今
設禦之法浪白望峒二所各置戰艦慎固封守而南
頭宜特設海道駐劄居中調度似有以扼嶺南之咽喉
矣應援連哨其中路今日之急務乎

西路

議者曰廣東三路雖並稱險阨今日倭奴衝突莫甚
于東路亦莫便于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
次之西路防守之責可緩也是對日本倭島則然耳
三郡逼近占城暹羅刺諸番島嶼森列游心注盼防
守少懈則變生肘腋故高州東連肇東南憑滇渤神

電所轄一帶海澳若連頭港汾州山兩家離廣州灣
爲本府之南翰雷州突出海中三面受敵其遂溪洪
州潮州樂民等四十餘隘固爲合衛三道門戶而海
安海康黑石清道并徐聞錦囊諸隘所以合防海澳
操縱反側俾不敢梗化焉者若廉州則尤爲全廣重
輕海北扼塞故兵符特制于靈山達堡增屯于衛北
海寇岫獠外夷之憂視二嶺獨勞焉西南雄郡如瓊
爲廉之外戶五指腹心盡爲籌備倭之制若白沙石
疊館頭文昌海安海康對峙番品飄風突來近雖注
參將于厓州責有攸寄而守禦營戎舊額歲久衰弛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地類 七

凡此皆西路今日所當汲汲經畫焉者
一南越當閩廣交界之處周圍皆山中有田百頃乃
國初起發居民遺業之地也四面蔽風大澤居中可
以聚舟其大視金堂二倍五六年來因浙直攻捕之
嚴倭船無所容俱于此互市福建捕急則奔廣東廣
東捕急則奔福建定期于四月終至五月終去不論
貨之盡與不盡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鋪板而陳所
置甚爲清雅刀鎗之類悉在舟中若能密令人于海
濱沉滅其舟則峴上之倭生擒也何有

福建事宜

二四月東南風汛番船多自粵趨閩而入于海南灣
云蓋恃走馬溪乃番船始發之處慣徒交接之所也
附海有銅山玄鍾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則有
以遏其衝而不得泊矣其勢必趨于外晤嶼乃五灣
地方番人之巢窟也附海有晤嶼安邊等哨守之兵
若先會兵守此仍小哨守把緊要港門則必不敢泊
此矣其勢必趨于料羅烏紗料羅烏紗乃番船等候
接濟之所也附近有官灣金門等哨守之兵若先會
兵守此則又不敵泊此矣其勢必趨于開頭峻上乃
番船停留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地類 十

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敵泊此矣其勢必趨于福
興若越于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潛
州等處在小哩則有海澶連盤等處在風火門則有
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
兵守此則又不敵泊矣
倭寇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福建內
地奸人接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能久延濟以物貨
然後取貿易濟以嚮導然後敢深入
都御史唐順之云賊之根本實在閩中海上經略此
爲第一義况一海喘息相連閩賊亦漸直賊也

都司戴冲霄云福建五湧水寨乃江夏侯所設俱在海外今遷三寨于海邊曰嵵嶼烽火門南日是其舊寨一一可考孤懸海中既鮮村落又無生理一時倭寇攻劫內地不知哨援不及兵船之設無益也故後人建議移入內地移之誠是也信國公不設險于下八山等處而設于舟山之沈家門可見江夏侯之至見不迫信國遠矣

又云閩中事體與浙直不同惟在撫之得宜而已蓋寸板不許下海之禁若行與浙直則海濱之民有魚鹽之利可以聊生而海洋即為肅清若福建漳泉等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七

處多山少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惠潮之米海禁嚴急惠潮商船不通米價即貴民何以存活乎愚聞漳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腳價銀不過叁分陸行者價增二十倍覓利甚難其地所產魚鹽比浙又賤蓋肩挑度嶺無從發賣故也故漳泉強梁狡猾之徒貸貫通番愈逼愈熾莫若因其勢而利道之督府海道衙門令漳泉巨室有船隻者官為編號富者與之保結許其出洋南則哨至廣東北則哨至浙江裝載貨物納稅自賣督之以將官限之以信地交相報驗其回也南則許販惠潮之米北則許販福寧溫

台之米但不許至外國及載番貨

福寧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左為毆括海居東面右為福建居南而福寧尤常東南北三面之衝倭船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是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用福州左中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守之泰嶼羅浮官井洋各屬焉正統間焦弘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下必復舊而後可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七

福洋五寨會哨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之小垵小垵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由此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垵小垵會之南日南日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于此

海上有三山澎湖其一也山界海洋之外突兀迂迴實與南澳海壇並峙為三島夷所必窺也往林鳳何遷輝跳梁海上潛伏于此比倭夷入寇亦往往藉為水國焉今南澳有重帥每壇有遊兵獨委此海賊豈計之得乎惟就浯銅兩部各量損其艦十之三調其兵十之四慎簡材官部署其眾往守之又就漁人中

擇其點而力者署數人爲長以助我兵聲援遇有倭
獲賞倍內地其遇寇而不助聲援及觀望助寇者罰
亦倍之則人皆兵矣三山之犄角旣成五寨之門
戶不益固哉。

浙江事宜

一國初定海之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內相仇
殺外連倭夷歲連邊患信國公經略海上始遣其民
盡入內地不容得業乃清野之策也趙工侍近奏令
民間種以給募租乃興此利金塘一山即可墾田數
萬畝歲入米幾萬石玉環諸山計之每歲可得米幾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 地輿 十三

十萬石大爲海防之助
都御史唐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
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
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于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即
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一失
浙海諸山其界有二黃牛山馬墓長塗冊子金塘大
樹蘭秀劍山雙嶼雙塘六橫韭山檀頭等山界之上
也灘山澚山羊山馬蹟兩頭洞魚山三姑霍山徐公
黃澤大小衛大佛頭等山界之中也花腦求芝絡華
彈丸東庫陳錢壁下等山界之下也此倭寇必由之

道也海防莫急于舟師四叅六總分哨守各洋港其
南哨也至鎮下門南虎王環烏沙門等山交于閩海
而止其北哨也至羊山馬蹟難許衛等山處交于直
海而止陳錢爲浙直分鯨之處交相會哨是故今日
之設險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
蹟羊山普陀大衛爲第一重出沱家門馬墓之師爲
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也

直隸事宜

巡撫都御史翁大立題云今日海防之要惟有三策
出海會哨毋使入港者得上策循塘距守毋使登岸
者得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者得下策不得已而
至守城則無策矣臣周行海壩分有信地視吳淞所
乃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
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以副總兵統兵
鎮之自吳淞而北爲劉家河爲七了港又東爲崇明
縣七了而西爲白茆港爲福山又折而西北爲楊舍
爲江陰爲靖江又西爲孟河爲圖山此皆舟師可居
利于水戰臣皆設有兵船非統以把總卽統以指揮
而又以圖山遊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于江北吳
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于洋山常鎮叅將統

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可揚舍所備水戰者亦既
密矣但吳淞而南雖有港汊每多砂磧賊可登舡兵
難泊舟非選練步兵循塘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
日吳淞所而南為川沙堡以把總練兵二枝守之川
沙而南為南匯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南匯而西
為青村所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為柘林
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聲援易
及首尾相應宛然常山蛇勢也柘林而西為金山衛
西連柘浦東接柘林頻年皆賊所巢窟添設遊擊將
軍一員統領馬部遊兵往來遊徼則北可以護松江
而西可以援乍浦

八信類集

卷一百一

十五

江北

都御史唐順之云廟灣勦賊之路原有兩條一條從
寶應拖船過埧水路自清溝喻口既攻則兵勢既迅
而饋餉亦易一路從淮安至馬邏陸路進攻此兵勢
既迂而饋餉亦難
閩縣知縣仇俊卿云海寇之來每自南而非度南鹿
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海
門則又浙之西矣踰寶山至吳淞沙上等處則又自
浙入江南直隸矣沙上以南不服泛及茲以海道之

要害切于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南之吭而廖角掘
港皆揚之東南界也胸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嚶游山
皆淮之東北境也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
湖山陽之雲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寇
盜停舶出沒之處乃據守所當先者也

山東事宜

登州營

登萊二郡凸出于海如人吐舌東南北三面受敵故
設三營聯絡每營當一面之寄其在海外則島嶼環
抱自東北崆峒半洋西抵長山蓬萊田橫沙門鼉磯
三山芙蓉桑島錯落盤居以為登州北門之護過此
而北則遼陽矣此天造地設之險也然諸島雖近登
州而居島以取魚鹽之利者乃遼陽之編伍非山東
之戍卒也故北海之濱既有府治而設險者復建備
倭城于新河海口以為屏翰且有本營之建焉沿海
兵防特重其責非若他省但見水寨于島嶼良有以
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

十六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一

左編

人類 儒

宋周敦頤 詞

周敦實字茂叔道州人役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釋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敦頤博學力行問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頤稱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四與爲友且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敦頤名聞移柳州時郡守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既薦諸朝又周其不給聞敦頤論學歎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敦頤語二年果有得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亦感悟囚得不死轉桂陽令皆有治績改之南昌

縣人迎喜曰是能罪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告語莫違致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轉發書合州判官趙抃時爲使者人或譏敦頤非臨之甚威而敦頤處之超然然抃疑終不釋及抃守虔敦頤適通判州事抃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改通判永州熙寧初呂公著在侍從力荐敦頤亦會趙抃在中書權授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有啓謝云在藩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敦頤使宿衣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亦必緩視徐案務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而病以歸矣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華峰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熙寧六年也年五十七每奉已甚約作祿悉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于幼養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士大夫皆指若曰是能葬舉主者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爲意也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爲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惓惓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矣

詳類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高祖羽太子少師父珣太中大
夫顥生而神氣秀爽異于常兒未能言叔祖母抱之
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顥以手指指示隨其所指
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有成
人之度十歲能爲詩賦賦酌食泉詩曰中心如自固
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十二三時羣居庠序
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到學舍一見異之許
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
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
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顥曰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一

三

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
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三十年矣即遣吏收錢
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
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令大奇之鄠縣有稅官以賄措爾然怙力文身自號
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顥至其人心
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
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顥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
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
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儻其所盜卒以善

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
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顥始至詰其僧
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
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顥所部飲食
爰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
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
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顥曰薦士
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拜以避親罷再調江
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

入編類纂

卷五十一

四

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
之利久則不勝其弊顥爲令盡法民不知擾而一邑
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撓止其事既而無
一人敢不服者會令罷去顥攝邑事上元劇邑訟訟
日不下二百顥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江甯稻
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
當言之府府稟于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
興作顥曰比如是苗稿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
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顥常云一命之士苟
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

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顯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至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羅則價高。顯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太省。民力用紓。縣庫有納雜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憚差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顯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支備數而

不編有集 卷之八 類 五

已顯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尚焚尸。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顯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顯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于遠。致以投烈火。愚俗視族類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魏於此。嘗使推擇人才。顯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願爲首。所上章疏。于任不得親其素常。言人主當防未然之欲。上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于再三。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顯進見必爲上陳。若是以主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上詔問

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上歎賞。以爲得御史體。又嘗曰。任人喚做啞御史。只是要格君心。凡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難于早而戒于漸。一日上縱言及于辭命。顯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所作章疏。不飾辭辯。只是開陳詳說。欲以誠意感悟上心。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顯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說。顯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責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驗。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典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安石與顯雖道不同。而嘗謂忠信顯每與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嘗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馬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又曰。王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嘗被旨赴中書議

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顗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愧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顗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顗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逐不附已者而獨不及於顗。」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安石初議改法攻之者，至有肆罵顗獨以至誠開納者，相疏入輒削。蔡嘗曰：「揚已矜衆，吾所不爲。」又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爲知言。又云：「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顗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

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顗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既親往，開門撫納，論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顗言甘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涇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顗，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顗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顗，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顗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兄付。事恐不集，公常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顗曰：「君自用之。」顗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顗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顗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顗在職安有是也。廣濟蔡河出扶濟縣境，潁河不逞

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鰥取舟人物爲事歲焚舟十數以立威顯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矣顯在邑餘歲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有犯小盜者顯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吏捕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收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入籍顯集卷五衆八僉曰九民願復而君不許何也顯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顯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聖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顯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哲宗即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也年五十有四文彥博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弟顯

序之

程頤

程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兄穎同受學於春陵周敦頤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神宗以任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大學時海陵胡瑗方王教導嘗以頤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父珦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任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上其行義於朝授西京國子監教授頤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顯辭曰祖宗時布衣祇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於是召對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顯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二年給事中顯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通英閣顯復上疏以爲修展通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通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

之意也。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意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平氏魯國之靈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願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既日就醫官。問起居。然人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願曰。君之嚴視。殆公之恭執爲得失。願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神宗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聞。樂置宴。願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願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詔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願曰。某起於草萊。二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承愛張茂

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書。願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書。竟不往。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范純仁上言。爲願力辨言者之妄。請復召勸講。於是申秘閣西監之命。願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潯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那忽之爲耳。願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願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願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願在。涪州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得歸。不以爲喜。自治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固。奸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并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覈察。願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願喟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恥。司馬公既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

伊川曰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而紛紜數年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程顥言正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有如是才識。初顥嘗謂順曰。異日能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胡安國曰。嘗見鄒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爲有不通處。後來再論。二先生學術志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皆鮮于侁曾閱顏子在酒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人。焉。類集卷之三

宋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富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

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道於朝。外則主牧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

宋楊時

楊時字中立。南劔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起。以師禮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辯論。往復間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

揚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寧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設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管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

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弃軍而歸卒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逝當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跪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弃之非徒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

至京城今開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蹙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人類

二

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大學生伏問上書乞留綱與紳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大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置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

王魯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馬涇力主王氏上疏詆時會學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人類

二

宋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習舉業已知名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間號四先生初良佐性扶溝見程顥顥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顥舉史書不遺一字顥曰賢却記

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良佐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顙。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顙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良佐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與程頤別一年。往見之。頤曰。相別有一年。做得甚工夫。良佐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頤點頭。因語在坐同志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良佐將歸。應舉。頤曰。何不止試於大學。良佐對曰。蔡人抄習禮記。決科之利也。頤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議。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曾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良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頤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嘗言。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子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

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于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宋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於儒。後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益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頤講道於洛。潔衣往見。弃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人編

三

其後頤既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巖。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宴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天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

宋張載

張載字子厚鳳翔郿人也父迪涪州知州載始就外傳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載悅其言嘗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為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

人編集

三

此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輟坐輟講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載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弃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彥博以故相判長安閣載名行之美聘以東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登進士第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告子弟之意有敬告常患文撤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囚事至庭或

五

行過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選涪州軍事判官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熙寧初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載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載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

人編集

三

載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寔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載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叔問如臯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戡以言得罪載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載卒門人欲謚焉明誠夫子以循程顥顥以問司馬光光復書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

由矣。以謂士之有誅。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宜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初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為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沒。哀公誅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諡也。今諸君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丞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程顥嘗與載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載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延愚。西曰。計頑。程頤曰。是起爭端。不若止曰。東西銘。程頤答載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一

宋邵雍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也。舉遺逸試。將作主簿。後又以為潁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起。雍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雍歎曰。吾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

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雍之學得之李之才。之才師河南穆修。修性太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為衛州。獲加主簿。權其城令。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受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名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甕。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眾。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隱隱居之志。田告雍。雍不答。以詩謝曰。若進豈

能禁吏竟既開安更用名爲弼終不相忘乃因明堂
詒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弼意謂河南必以雍應詔時
文彥博尹洛以兩府禮召見雍雍不屈遂以福建黃
景應詔弼不樂奏乞再舉遺逸從之王拱辰尹洛乃
以雍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簿雍與秩
皆不起弼時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
誨吳克祖無擇皆薦雍時歐陽修參政素重秩故穎
川再薦秩雍除秘書省校書郎穎川圍練推官辭不
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秩以職官起時王安石方行
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秩賜
以編置八編置集卷之八
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安
石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雍於是始爲隱者之
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弼嘗患氣痞雍曰好事
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爵贊何益弼笑曰此事未
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弼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
全不發雍因戲之司馬光見雍曰明日僧修顯堂說
法富公晦叔欲借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
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易不止之雍曰
恨聞之晚矣明日弼異往後雍因兄弼曰聞上欲用
裴晉公禮起公弼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再雍

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
乃不可乎弼驚曰其未之思也弼以雍年高勸學脩
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舉世尚虛談未嘗掛
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
不諛方士雍疾革願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
兩手示之願曰何謂雍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
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
下騷然雍閉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
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
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富弼一日有憂色雍問之弼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
雍曰豈以安石罷相惠卿參政惠卿凶暴過安石乎
弼曰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
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
弼謂雍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雍與商州趙守有舊
時章惇作商州令趙厚遇之一日趙請雍與惇同會
惇議論縱橫不知敬雍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趙
因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詳雍因言洛人以
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
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者知花之下如公所說

乃知花之下也。惇慚服默然。

宋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思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吟詠而歸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提敵閣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恡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三

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偁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

宋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已而

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

從彥清介絕俗侗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驩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嘗以黃庭堅稱周敦頤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誦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三

少進矣建安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語及侗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堂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松子熹從侗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二

左編

人類 儒

宋朱熹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以不附和議去國因仕入
閩至喜始寓建之崇安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
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熹嘗兩進絕和議抑佞倖
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
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九年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浙
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二 人類

單車就道乞奉事之任入對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
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
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
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幸
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
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士
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
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
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并苦既有所分陛下未及施
其駕馭之術而先墜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

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
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
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人人皆得謂其所欲惟有所
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熹所對奏劄皆
目書以防宣洩熹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戶閉
糶牟利細民發糶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發熹嘗帥
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
推行之熹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
客舟之米已輻湊日與僚屬鈎訪民隱至廢糶食分
畫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相問存恤所
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從一身所需皆自
備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
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
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
為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熹猶以徒
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上時宰
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
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
務為阿諛順指之計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
辭知台州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為姻家遷江西

提刑未行熹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賊偽造楮幣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辨且言弟婦王驚悸病篤熹諭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熹熹以爲是踐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乞奉祠言所劾賊吏黨與衆多竝當要路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逮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觚磨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忠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熹者故有是言臣竊聞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道路自王朴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極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料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防吾之事實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寬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

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防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陷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餓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捨尅士卒以殖私財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四

後以此自結於天下之私人而新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十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師哉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目除崇政殿說書時孝宗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熹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於封事之未有日日月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遂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

顏亦覺非昔時矣。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祀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是。喜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有八編類集 卷之三 人

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持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禋。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如此。必有所不忍。復引程頤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木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卽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餉陳傅良又復牽合裴綴

以附其說。嘉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畧狀文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祖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嘉於楊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嘉徵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不行。上之立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嘉自長沙解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再三言。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讓使客侂胄益得入編類集 卷之三 人

志。嘉又嘗奏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奏乞賜施行。既退。卽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尋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嘉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

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懼。悉歸侂冑。熹自念身雖閑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默。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寃詞。言痛切。諸生更諫。以箴決之。遇遇之。同人熹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遜翁。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於禮。則病工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八編類纂。卷三十一。人。未及修補。爲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

宋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終焉。時韓侂冑擅政。設爲學之禁。以空善類臺。

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二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熹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日。諸生乃知有旨貶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元定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熹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聲蔡應答。洒然少遲。諸人醪酒至。飲皆醉。熹間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熹醉睡。方坐八編類纂。卷三十一。人。飲橋上。唐元善卽退去。熹曰。此人富貴氣。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李邕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聞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十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冑既誅。贈迪功郎。賜諡文節。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

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

宋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大學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穎川靳裁之爲師中進士第爲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爲學者零陵薄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鞫卒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簿以他罪抵法臺臣直前事復安國元官政和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元年張商英相除提舉成都學事二年丁內艱移江東父沒終喪謂子弟曰吾昔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旁耕種取給蓋將終身焉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趨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願擢名儒虛懷訪問深發獨智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視朝半年矣而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

覲而浸潤之姦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不若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正乞訪大臣各令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疏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案爲國論以次施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語未竟日晷暑甚汗洽上衣遂退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即指爲朋黨見安國奏論愠曰中興如此而日績效未見是謗聖德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也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日以疾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寮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歎息遣中書舍人晁說之宣旨令勉受命且曰他日欲去卽不强留既試除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南仲諷臺諫論其稱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衛王室捍

強敵安國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一旦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官得辟置。兵得誅賞。權恐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乞據見今二十三路帥府。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或言警急。卽各率所屬守將應援。則一舉兩得矣。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魏郡重地。野必誤委。寄走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群盜所殺。西道王襄。擁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吏部侍郎馮澥言。珪爲綱游說。珪坐貶。安國封還詞。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二

頭以爲侍從。雖當獻納。至於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咎。而澥越職此路。若開臣恐立於朝者。各以好惡脅持。傾陷非所以清朝。署南仲大怒。何桌從而擠之。詔與祁桌以安國素苦足疾。而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知通州。安國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盡姑舍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事而可言也。安國旣去。逾旬。金人薄都城。子寅爲郎。在城中。客或憂之。安國愀然曰。主上在重圍中。號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無路。敢念子乎。敵圍益急。欽

宗急召安國及許景衡。詔竟不達。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今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之。論入。復除給事中。二年七月。入對。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官。舍今不圖後悔。何及。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北開中河。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當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讐敵。迎復兩宮。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奏。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今方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廢。光陰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經。高宗稱善。尋除安國兼侍讀。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乞各專一。經高宗曰。他人通經。豈胡安國比。不許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

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
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至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
榮辱逮君父今彊飲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
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
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
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
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
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制非所施於君父春秋
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加選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利臣以春秋進講而
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初呂頤浩都督
江上還朝欲去異已者未得其策或教之指爲朋黨
且曰黨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即引勝非爲
助而降旨曰胡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
有請初言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
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
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僊都觀是夕赴出東南右
相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即解相印去侍御史江
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

臣亦言安國扶病見君欲行所學今無故罪去恐非
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
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除舊布新之象臺
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知永州安國辭
詔以經筵舊臣重問勞之特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
觀今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侍聖人之旨
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上疏詆假
托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
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
孟而禁不得從願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本朝自嘉祐
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闕中有張載皆道
德名世會王雲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
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楊韓
氏仍詔館閣哀其遺書校正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
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風
旨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復辭提舉太平
觀進實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諡曰文定朱震被
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
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
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

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螻。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歎。曰。吾。以。爲。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醉。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安。國。如。人。冬。嚴。雪。百。草。萎。灰。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爲。府。教。授。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自。幼。少。時。已。有。出。人。類。類。集。卷。三。三。八。五。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母。責。之。曰。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寮。多。勸。之。買。妾。事。既。集。慨。然。歎。曰。吾。親。侍。養。千。里。之。外。曾。走。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部。過。衡。岳。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職。事。所。在。也。卽。止。罷。官。荆。南。僚。舊。餞。行。於。渚。宮。呼。樂。戲。以。待。而。交。代。楊。時。具。朝。膳。留。安。國。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孟。案。間。清。坐。講。論。不。覺。日。晷。之。暮。也。赴。闕。過。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安。國。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爲。壽。安。國。

蹙然曰。二帝蒙塵。國步既隕。豈吾徒爲安樂之日。敢辭其人。赧止。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爲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以文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

宋胡宏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辛。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載。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次。以至爲帝。一旦劫於讐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飲食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官。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墊隘。其願陛下加兵。散國心。目。睽睽。猶饑渴之於飲食。庶幾一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於此矣。夫以疎賤。念此痛心。當食則盥。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爲。况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警敬。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何如也。且群臣。

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俞安汀左貪圖寵榮皆爲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爲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萬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警子孫之所以寢兵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顧慮畏懼忘之不敢以爲警王安石輕用已私紛更法令改茲諛取挾紹述之議以逞其私下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君臣父子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二聖遠擄於沙漠皇輿僻寄於東吳陳東以直諫歿於前馬伸以正論歿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摧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心腹耳目之臣以自輔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高閭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太學明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忿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憤勝於加之以外也太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且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

以大警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於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舍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晋朝廢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覩志讐滅理北面敵國矣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爲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令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爲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人編類集卷之三入類

宋張拭

張拭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父命往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宏一見知其大器既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告告之拭退而思若有得也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作希顏錄一篇晝夜觀省少以蔭補官除直秘閣時孝宗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虜爲已任浚亦起謫籍

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枋以巍然
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外參庶務間以軍事入奏
因進言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浚辭位
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與虜和虜乘其隙反縱兵入
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教諸將毋得以
兵向虜特浚已沒枋甫畢葬事即拜疏言吾與虜人
乃不共戴天之讐向來朝廷雖嘗與締素之師然玉
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
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群邪所誤以
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疏入

入編類纂

卷之三

一

不報後六年除知嚴州時宰相虞允文雖以恢復自
任然所講求者類非其道允文且妄意枋素論富與
已合數遣人致懇懇枋不答見上首言欲復中原之
地當先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得吾百姓
之心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其所施有先後則
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
不審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宰相又方謂虜勢衰憐可
圖建遣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
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枋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
枋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枋又

對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
上曰何事枋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
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
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然久之
枋復奏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誓之義顯絕
虜人不與通使然後通內修外復進戰退守以為一
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機隱然可見
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上為嘆息
褒諭以為前未始聞此論也時還朝未幾歲而召對
至六七俄而詔以知閤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枋

入編類纂

卷之三

二

夜草疏極言其不可且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
宦官執政自京輔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宰相漸情
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枋
復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
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
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
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乃出枋知袁州而申說
前命於是中外謹譁而說後竟謫死云淳熙改元枋
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
十有五遠憂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殺喜

侵掠間亦入塞爲暴而州兵皆脆弱情邑管斗入羣蠻中最高爲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杖知其弊則又爲之簡閱州兵法冗補閱藉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効用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實罰知流入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效所補前後以千百數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州縣不以爲意吏共縱釋以病良民試入境首効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群盜破膽相率遁去郡去北邊不遠雖頗有分屯大軍而主兵官率常與帥守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兵若干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杖既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所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無不至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輒犯杖令每案親征必使與大軍襍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喻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參驗而加賞罰焉由是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並淮姦民由塞爲盜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杖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殉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爲有人矣於是天子益知

杖可用嘗賜手書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惡杖者忌之亦愈力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四十有八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所毀藩祠前後以百數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宋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涿郡范陽人後徙開封射策集英殿畧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剷大爲心毋遽以驚憂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爾今日待虜之計當先效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起矣前世中興之主以副德爲上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其本也陛下之心臣得知之方當春陽晝敷行宮別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官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

何安乎。盛夏之際，風塵水院，涼意凄清，想陛下念兩宮之在北邊，蠶繭撫掖，不得共此疎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挂銀蟾，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淒動，兩宮得無憂乎？」狐裘溫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衰丈，兩宮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授筋而起曰：「馬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廈，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窮廬區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雖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虜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涼，皆無所於定晨，無所於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人

省間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劍長吁，思欲清蠶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搜擾小蟲，馳驅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閭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為名，且閭寺聞各國之不一祥，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小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疎，前後者難間，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服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于與政事者，必誅，陛

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講詩書之音趣，論古人之成敗，將見閹寺之言乃狐狸夜號，鴟鴞晝舞也。九成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閹寺聞各國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豎刀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上惑其言，擢寘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楊時遣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失回屈，不能為也。」策言僞豫，比之狐狸鴟鴞，或傳以示豫，豫不勝忿，勝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人

之康莊，手劍以屬刺客，眾為寒心。九成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知自斃矣。」後因陛對，上語之曰：「逆豫勝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故制詞有「逆賊聞風而悚懼」之語，授鎮東軍簽判，吏不能欺民，冒讎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邪？」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九成歸海昌，簽笈雲集，九成遜辭不獲，乃與言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

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弗思。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于刑。陛下以省刑為急。而理官不以卹刑為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有詔。經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人集 三十一 七十五

筵官分講。讀經史。九成講春秋。一日論曰。食日。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災及五穀。惟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卿戒之。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九成奏云。陛下對群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九成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九成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

遠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上問。額俊尊上帝何如。九成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之初。是適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嘗從容言於上曰。虜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九成又謂趙鼎曰。金寶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人編類纂 卷三十一 人集 三十一 七十六

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會秦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鼎黨。無足怪也。既而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中丞何鑄言其矯偽欺俗。明附趙鼎。除秘撰奉祠。江州太平觀。免謝辭。謫守邵州。既至。倉庫虛乏。僚屬請督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民。

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九成既免官秦檜取旨上曰
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交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惟
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既而可諫屠大方乃言
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爲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今
已遠竄爲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
遠方以爲傾邪者之戒落職編置南安軍九成與徑
山主僧宗杲爲莫逆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二千餘
衆徑山雖巨刹至無所容宗杲更設千僧閣以居之
而九成往來其間檜惡其議已於是令言者論九成
與宗杲謗訕朝政上在經筵嘗問高問曰向來張九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八
成嘗問朕左傳載一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
何也歷各之曰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問曰
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
成所問極是問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
否翌日謂秦檜曰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
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
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九成請居南安
前部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九成往省之謂曰太尉
平日所懷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惟仗忠義誓
與虜賊以雪國耻而不肯議和遂爲秦檜所斥此心

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
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卽
逝九成壯之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決况
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九成在南安
或問九成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
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九成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
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
肯以自取辱哉秦公方斥異已大起告訐此其意欲
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九成謫居
十四年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九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八
成題於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日病洗書就明於此
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
橫浦居士廣帥致籙九成曰吾何敢分取悉歸之檜
歎起知温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遺書痛
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卽丐祠歸數月病卒初九成
之學出於楊時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
游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
忠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
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旣請月俸又受

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于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謂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常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其矣

宋陸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谿人幼明悟端重十年喪母哀毀如成人少長稱博士第子員時泰給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嗜黃老脫畧儀檢以魏晉放逸自許人編類集

卷三十八

三九

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傍磻習兼晨夜不怠九齡年猶未冠於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九齡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興國地瀕大江民寒飢罕游校官九齡不以職閒日俟端架箋肅衣冠如臨大衆勸授引翼士方興於學而九齡以家難去官矣服除調全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于家寶淳熙七年四十有九休服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日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未藝歲惡多剽劫或欲睥睨垣牆曹耦必搗手相戒是家

多命中母取歿九齡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

宋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自三四歲時常侍父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父呵之乃姑置而胷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復齋家兄一日問曰

人編類集

卷三十八

三九

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歲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九淵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嘗云今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九淵悠然從容乃及他事淳熙元年訪呂祖謙於衡祖謙與汪應辰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厚篤敬直流輩中少見其比又與陳亮書云陸子靜篤實淳直明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

尊兄文字開豁軒者甚欲得相聚覺其意甚勤非論
文者也淳熙二年與朱熹呂祖謙會於湖九齡曰伯
恭約元晦爲此集正與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
何以望鵝湖之同遂與九淵議論致辨祖謙爲此會
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
適從論及教人朱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
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
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
合九淵更欲與熹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
止之授崇安縣主簿淳熙八年朱熹爲南康守九淵
入編類纂
往訪熹與之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
有此佳客否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熹既講義云陸兄子
靜來自金谿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
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
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
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恐久而或忘
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於此
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於入德之方矣尋以
講義刻于石九淵云講義速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

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有學者因無極之辯
貽書詆九淵者熹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
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
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九淵嘗云建安無朱元
晦青田無陸子靜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九淵唯
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遠近立限皆如期即日處
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
領元詞自毀之以勵其俗唯估終不可悔化乃始斷
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孚兩造有
不持狀唯對辯求決嘗夜與僚屬坐吏自白有老者訴
人編類纂
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群
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
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九淵之明有
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九淵自出二人姓語吏曰某
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卽其人
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初保伍之制州縣
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邇尤以爲
患九淵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鄰伍逮集擒
獲不逸一人至是群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九淵以
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

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陝阨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軟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微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疆壯可用而倉庫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舉九淵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明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工畢讀三國六朝史見夷狄亂華又聞長上道靖康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知中國夷狄之變二聖之警言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為耻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又曰古人皆是明實理做實事因少時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長短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興國人有勇力九淵奇而教之後獲用太尉畢再遇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三

帳下具家祠事九淵或問何為曰雲少時嘗欲率伍伯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幡然而改不然此身不得為為人矣九淵平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擬拔奇才亦多荆門兩縣置學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奸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或曰門議所以防奸列郡行之以為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九淵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令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九淵揭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自是稅收增倍九淵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為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年五十四謚文安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

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
後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
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
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
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
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
於一節

宋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
道過富陽問答有所裨遂定師弟子之禮會遂丞相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辯之簡上書言昨者危急軍
民將潰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易
危爲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辯
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臣耻之未
幾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授秘書郎遷著作
佐郎轉對極言經國之要弭災戾消禍變之道北境
傳誦爲之涕泣詔以早蝗求直言簡上封事言早蝗
根本近在人心授將作少監入對答必往復滿過八
刻上日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以所對所陳未行
求外補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邊吏臨淮

水射之簡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
吾赤子中士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靳斗升粟而
迎殺之斬脫成乃速得成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
卽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會有疾請去益力提舉鴻
慶宮實慶元年卒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三

八編類纂卷一百十三

左編

人類 儒

周荀卿道學

周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闕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

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機祥鄙備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鎰金無本賞矣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貨市備而戰

以茲
言不
三物

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本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胃帶劔贏三日糧食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隘其使民也酷烈忸之以慶賞鱗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闕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長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強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禁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

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選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為毗眦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

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倖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置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漢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

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奏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其才又嫉其說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不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以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

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問舉玉杯。審露。清明。行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楊雄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泰畤。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官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琴瑟遠則石闕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琦瑰偉。非木摩而不雕。墻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掇。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屬車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

揚雄

本因秦離宮。既泰畤。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官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琴瑟遠則石闕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琦瑰偉。非木摩而不雕。墻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掇。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屬車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

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凍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鵲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下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

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凍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鵲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下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

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篇莫善於虞
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
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立用心於內
不求於外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
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工公莽旣以符命
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
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
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
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問之曰雄素不
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
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

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
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而鉅鹿
侯邑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
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
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
鳳五年卒侯邑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
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
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
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

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
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
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
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
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
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
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隋王通

隋王通字仲淹太原祁人也父隆傳先王之業教授
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帝從
容謂隆曰朕何如主也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
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不以學爲
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承詔皆
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隆出爲昌
樂令遷荷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
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敝天子何爲而
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
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爲邦
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

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興之
日。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
宴居。歌伐木。而召通。通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
謂也。隆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
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以來。師廢久矣。然何常
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
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均。問禮於河東關子明。
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廣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
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
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
人編類集卷之三
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
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
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知謀之不
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
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今將興太平之
基。時異事變兮。志垂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
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
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
人也。家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
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

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
陶唐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階。最
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
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
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
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
鹿魏徵。太原溫太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
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
季通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
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
三年。江都難作。通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請謚。文中子
漢田何等 傳經附孫期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
易經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
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雒陽周王孫。丁寬。丁寬
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
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
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
萬言。以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

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讐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迂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讐問讐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讐讐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讐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讐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宜爲大司空魯伯授琅邪郎丹曼容著清名此其知名者也孟喜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侯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仰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

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梁丘賀張郎諸人也從京房受易房者潞川楊何弟子也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毆旄頭劔挺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與車馬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直承亡在渭城界中夜去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孟氏弟子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

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子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待幸爲石顯所譖誅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費直東萊人也治易爲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康以明易爲郎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莽兵誅莽事未發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主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貴皆未嘗立於學官

東漢孫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壅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齋羊酒請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晉王弼

王弼字輔嗣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况弼以附會之辯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贖無聞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催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宋胡瑗

宋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

造鐘磬各一虞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爲圓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侖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敘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八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秘閣遂典作樂授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

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

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附論

漢伏生濟陽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臧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五

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

公孫

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敎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荊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勝亦以儒顯名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再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故云臣下有謀光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昌邑王廢宣帝卽位詔曰上天報况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

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傅受詔撰尚書論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之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

略難以應敵建卒白顓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今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爲石顯等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廼擢堪爲光祿勳堪授平卿及許商平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平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者五行論歷仕至九卿號其門人唐林爲德行吳章爲言語王吉爲政事快欽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張山拊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

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
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
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塗惲惲授
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
石林葉氏曰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
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
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
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羣言
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
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
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
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
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
寧王之德爲田觀寧王庶言同則亡釋字其乖牾有
如此者
朱熹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
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
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
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

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詁晉命
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
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
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頗
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
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

後漢歐陽欽

歐陽欽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欽入
世皆爲博士欽傳業而恭謙好禮讓更始立爲原武
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欽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人

三

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
異迹欽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
在汝南減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欽求哀
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
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欽死
書奏而欽已死獄中欽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至
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繖三千匹濟陰曹曾從欽受
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諫議大夫

後漢孔僖

附年融等師傳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

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
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
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
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拜
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
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
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遂拜僖
郎中賜袞成侯捐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
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駟以家林筮之謂爲不
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

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

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
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
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
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漢申公

漢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
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
居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
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

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
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
故以教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旣從受詩
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
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
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
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裏
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
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
八節訓
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
已招致卽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
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
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
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
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徐偃膠西中尉其治官
理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
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
盡而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
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

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東平人也事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皆事式聞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樞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中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過墜式

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于家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唐褚氏之學

漢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殛紂也固曰不然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黃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迺使固入圜擊燒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迺假固利兵下固刺殺正中其心屍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舉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后蒼東海鄉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衡授師丹丹大司空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之學翼奉初學齊詩問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

雨鄭作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也辰則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合此五際

漢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人部

三

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侍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誼授王吉爲昌邑王中尉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徐敖教授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後漢衛宏

衛宏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中與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人部

三

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流源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僞未可知也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爲卜子夏所作韓愈嘗疑其非蓋本於東海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時人所自製韓詩序茅苕曰傷夫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况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

章如愚曰以詩序爲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爲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猥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

昔昌黎議詩有曰子夏不序詩然後知詩序非子夏

人所類集 卷百三十八 序

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章如愚曰以齊魯韓之義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歐陽修曰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刺詩也杜欽傳曰佩玉宴安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今內頑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翼奉習齊詩五際卯酉午戌亥也司馬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韓詩章句商頌美襄公也其他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時詩王風爲魯詩鼓鐘爲昭王詩並見錯之序論其與

毛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爲天子之囿以木瓜爲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作邶栢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茅苕至於賓之初筵或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前句奴傳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亦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楊子又云正考甫常旃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旃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為作商頌奚斯作新廟而以為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

漢胡毋生睦孟嚴彭

胡毋生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褚大贏公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史唯贏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曾睦孟孟少時好遊俠關雞走馬長乃變節從贏公

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徇徇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衆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求索賢人禮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祇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爲郎嚴彭祖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畦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

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瑯琊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顏安樂畦孟姊子也

漢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時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喲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畦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皆從廣受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通以千秋爲郎

中選郎十人從授汝南尹更始亦自事千秋能說矣
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
詔受穀梁欽令助之江博士復死廼徵廣弟子周慶
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廼召
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
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
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
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
爲博士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
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

八種類集

卷三十三人

三

進丞相大司馬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
夫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
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
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
士太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鳳
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乘王莽時爲講學
大夫由是穀春秋有尹胡房氏之學

漢張蒼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

利

春秋左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
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
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於宣帝徵禹待
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
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
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
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
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
者寢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
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
八種類集 卷三十三人 三

後漢何休

何休任城人也爲人質村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
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
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
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
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其謨

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服虔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後漢丁恭

丁恭山陽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博士。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鍾興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公。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漢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

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大學。不遇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儼有大節。尤明左氏傳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事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宛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

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典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有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舜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父德也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今堯不得爲父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遊情六藝研機綜微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十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賴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

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逵達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焉和帝卽位以逵爲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卽徵之並蒙優禮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視少實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

後漢鄭衆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

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
欲爲通義引藉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
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
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
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
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
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
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
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
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八

七

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
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
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
狐疑懷上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懷蹇自信
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且
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
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
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悉恨故遣兵圍臣今復
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毳裘獨拜如

令匈奴遂能殺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
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遣還繁延尉
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
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
衆爲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爲中郎將
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解還
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
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肅宗議復鹽鐵衆諫不
可詔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
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八

三八

晉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
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
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
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王何蔑棄典文不
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聘繁文
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沐浴之風緬焉將墜遂
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桀紂暴
虐正足以滅殷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回百姓之
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

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憂小迷永之愆大也溫死之後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寧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寧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寧之甥也以諂事會稽王世子懼為寧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寧不信卜占固請行初寧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寧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人編類集
 卷三十一 人部
 三十一
 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克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寧入叅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為狼藉郡城先有六門寧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為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寧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疑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

罪于秦時為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以寧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占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指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徒臨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密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

唐啖助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例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

蓋如史佚選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繫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爲會之號纂，劉士句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錄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句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皇帝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四二

苦旁求然後爲得耶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絕，如系至漢，典刻挾書，今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或言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有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夾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

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拾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宋孫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弟之女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以因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四三

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大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通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魯狂人孔直溫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處州監稅。歷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鼎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大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

秘閣特官其一子

漢高堂生二戴

漢興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人傳 四三

戴慶氏之學德在九江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廼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慶大小戴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克習

慶氏學傳其子襄遂撰漢禮於是有慶氏之學

梁皇侃

皇侃吳郡人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

北齊熊安生

熊安生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紉受周禮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乃討論圖緯摭摭異聞先儒所未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人傳 四四

悟者皆發明之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爲儒宗常受其業擢名於後者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

後漢馬融

馬融扶風人也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颶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故往應騰召拜爲校書郎

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臨兄弟輔政而俗儒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鬼特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廩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陽嘉二年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三

六部

聖

征而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特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理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尅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尅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賢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尅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

陳星亭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三

六部

聖

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卒於家遺令薄葬族孫日殫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旣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貴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爲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令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後漢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爲鄉音夫得休歸
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
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
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
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
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
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
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
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
八編類集 卷百三 人類
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
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
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
俱被禁錮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
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
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
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
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
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
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懼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

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已
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
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
相孔融深敬於玄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
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
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
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輝
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
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
二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鄉
壯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
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
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
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
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太
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
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
儒者未以通人許之說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
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
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

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
閭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
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
以病自乞還家時袁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
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
年七十四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
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曆禮
祔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林孝存
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
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

人如美事

卷一百三十一

三

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
安國淵任假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假有道德其
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論者曰毛詩鄭氏箋其失
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爲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得
於讒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
之公遜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爲不設難人之
官綠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爲祿諸類此不可悉數玄
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迷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
洛汭注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篲玄黃昭
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

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腰又注旅葵讀曰毫
謂是道毫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
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在而云已逸
是不見古文

魏王肅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黃
初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拜散騎常侍大司馬曹真征
蜀肅上疏諫於是遂罷青龍中山陽公亮漢主也肅
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
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

人如美事

卷一百三十一

三

允荅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
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其薨櫬歛之制輿徒之節
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
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
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
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
謚明帝不從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
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
議郎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
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

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夷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人新 三 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還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篇。時樂安孫叔敖受學鄭玄之

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

梁崔靈恩

崔靈恩。清河人也。少爲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

隋劉焯

劉焯。信都人也。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誘。除名。于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買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輕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于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

劉炫

劉炫河間人也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于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微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于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

八編卷之三

卷之三

五三

實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爲務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蕃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

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尅炫言方驗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今史百倍于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勤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藉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不通糧餉絕斷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爲官

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宋陳賜

陳賜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遷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賜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議禮樂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賜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三

人類

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族太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賜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賜樂書並行于世

梁陸澄

陸澄吳人也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

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唐孔穎達

孔穎達黃州衡水人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中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三

人類

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諡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元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于是僕射于志寧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有如安國以四嶽爲四人以傳說板築爲胥靡之類世共知其爲非矣而穎達之陋不專在于解釋之間正在于引識緯之書以亂經也識緯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闊怪妄引

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爲不足信而以識緯爲可信也

元黃澤 附趙訪

黃澤字楚望蜀資州人時澤年四十五自是以來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賸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澤者待澤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千蓋國初賢守設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窓不蔽風雨澤敬共奉持菽水驩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澤年近六十矣數經歲太侵家人采木實草根療饑行部有秦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澤一耆儒爾月廩大豐削其三之二時澤老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寒饑自此始矣富其絕食相視默然不知所出而澤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澤未飯也然終不爲一日降志以謀溫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以大感澤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爲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

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物之原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當是時唯臨川吳澄辯學正誼盡通諸經最爲知澤者嘗拜集賢之命至揚而還養疾九江濂谿書院見澤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心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將前無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辯釋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爲序以歸之然澤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澤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人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羣經具著成說孔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以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爲定論至宋清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註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說者日新矣及朱子出而羣言有所折衷

遂定於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微其義、將使學者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弗克論著、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爲自朱子詩集傳之外、俱不無遺憾也。澤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門人惟新安趙汴爲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爲多。汴始拜澤于其門、請問治經之要。澤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澤曰：「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曰：『無所授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喪父、無兄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儻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汴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兄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于同、棄於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兄、則基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嘗以質於澤。澤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

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汴思之經歲、不得其說。澤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汴蓋自是始達春秋筆削之權、乃知澤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

趙汴始就外傳受四書、卽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乃往九江見澤。稟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父之汴復念澤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澤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某教授洪都、汴再往見焉。夏某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澤以所聞對。夏某猶以枉用心力爲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汴敬起謝之。遂如臨川。見學士虞集。嘗以爲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

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註所由作也既歸故山
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爲春秋傳又恐學者格於
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遠悉乃離經析義
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
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

八編類纂卷一百十四

左編

人類 史

漢司馬談子遷

司馬談絳州龍門人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誅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法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編類纂 卷一百十四 人類

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而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捐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司馬遷生龍門耕牧河

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郁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于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下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于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于予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子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母人編類纂 卷一百十四 人類

忘吾所欲論者矣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欽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爲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

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于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皇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人倫類集卷一百四十一

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于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降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

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盡宣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王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于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繼，迺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辜。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趾，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五

藉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蓋公言黃老，而賈誼、晁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者，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

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儔，不令已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傳。凡三十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于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六

東漢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眾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于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于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

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因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搔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嘗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于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復知漢乎？彪既疾，嘗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嘗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徵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材，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同，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籍，暨于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闕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二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紀，從漢高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于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知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六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過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辭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

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之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客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九

之父彪卒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織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紀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六世史

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漢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官室繕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佚之論及肅宗雅好文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必持輒獻上賦誦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十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家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寶鼓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曰今烏桓就關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

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
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
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
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
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
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使北虜稍彊能為
風塵方復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為策
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
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固後以
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八

十一

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
呼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
事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施
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
坐免官固不敏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
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于車中呼之奴醉
罵競大怒畏憲不敢發心衡之及竇氏客皆逮考競
因此捕擊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諡責競抵
主者史罪

宋范曄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曄有雋才而

行數犯名

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快快不得
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之於帝曰范曄志超異常請出
為廣州刺史若在内儻成不得不加銖鉞銖鉞亟行
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洪復遷范曄人將謂卿
等不能容才朕信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曄長不滿
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
諷以微旨曄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嘗飲宴歡適謂
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曄亦止弦初
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
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
之為廣州刺史以賊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
免及義康被黜遷豫章熙先密懷報効以畢意常不
滿欲引之無因進說畢甥謝綜雅為畢所知熙先藉
嶺南遺財家甚富足乃假身事綜與綜諸弟共博故
為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戲熙
先故為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既利其財寶又愛
其文藝遂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畢畢不
回畢素有閭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
不與姻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

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耶人作大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畢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時畢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畢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畢又以此爲怨畢累經義康府任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曄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藩王政以奴詛幸災便正大逆之討況義康姦心暴迹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熙先業善天文云

八編類纂 卷百四

三

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旣爲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時思話鎮襄陽有法

略道人先爲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改名景玄以爲藏質參軍質時爲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尼就熙先乞療得愈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隨之付以戲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鐸袍段基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婢殺之湛之又謂曄等藏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並受大將軍香遇必無異

八編類纂

卷百四

三

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曄中將軍熙光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爲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諸宰乃奉戴義康又以旣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言宣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南平王繼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曄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跡詔收綜等並皆款服唯曄不首上頻使窮詰乃曰熙先苟誣引臣熙先聞曄不

服笑謂殿中將軍沈仰之凡諸處符檄書疏皆曄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曄墨迹曄乃引罪明日送曄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曄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尚耳自爾以來轉爲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華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于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正理未必愧也吾雖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橫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台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此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其代得失意不復果贊自是吾文餘思殆無一字虛設竟發不窮同舍異體乃自不知所

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盛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耶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曄自序並實故存之曄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尚之曰臣昔謬得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汗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鵠鳳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蘊文采自禁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晉陳壽 附王隱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

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
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
葛亮集上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蜀魏吳三國
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
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
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
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
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
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
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
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
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
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
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
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
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
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
木拜病卒時年六十五尚書郎范頤等上表曰昔漢
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
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御史陳壽

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
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于是詔下河南尹洛
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
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隱字處叔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
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
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
多所詰究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
作郎今撰晉史豫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著作郎
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人韻
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
言色預既豪於文與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
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
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
文體混漫意不可解隱之作也年七十者餘卒於家

晉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
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飾
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
主簿親遇隆密使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

見以此大忤溫意左叅戶曹叅軍是時溫觀魏非望
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于晉
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
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
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
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
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興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
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
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
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元

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
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二十餘年今
沉淪重疾微命難保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
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
廢其所言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
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謂制當年當年不
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昔共工伯有九州泰
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
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竟內而已便
可推爲一代者乎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

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
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
何休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
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
義而以貶魏哉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
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閭閻舉三江以奉命
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籍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
定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爲更代明矣况積
勲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會
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壽廟堂吳蜀兩彪運奇二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二

北齊魏收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也收年十五頗已屬文
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榮陽鄭自戲
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
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爲之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
顯孝武時爲散騎侍郎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
昇河間邢子才齊魯世號三才時孝武與高歡內有

間繫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多崔考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歎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相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喚取通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及高澄死高洋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秘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時洋將篡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人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書故俊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部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大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李彪崔光之徒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翰未出宣武時命邢辯追撰孝文起居注書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補續下訖孝明事甚委

悉濟陰王暉業撰辯宗室錄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之勒成一代大典所引史官恐其凌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輯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風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初收在高歡時為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收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載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答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

族祖玄傳下，斐議史書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
誣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裴曰：「臣父任魏位，
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
陵崔綽位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
昔收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
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司空
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文章，道其
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
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諺史及裴並獲罪，各被
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然猶以羣口沸騰，赦魏史，且
勿施行。今羣官博議不實者，陳勝於是衆口誣然，號
爲穢史，投陳者，相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
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並作
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宜世更不重
論。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
有大功於魏室，惜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
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
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諸陳遺逸略盡，是以
具書其支派，望公說通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
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

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三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
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
後告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勅收作
銘，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對百
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暉之妹，
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
家坐事，帝並賜收爲妾，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
然無子，後病甚，恐身沒，嫡廢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瘵
追憶，作懷離賦，以伸意，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
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
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
山，今臣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魏收既忝
帥傳，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惜以收言白於
帝，自此便止。收始與溫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
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破任用，獨步一時，議論
更相管毀，各有朋黨。收每議歷邢邵、文邵，又曰：「江南
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
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流，俱有
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
意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卽是任、沈之

後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那雖有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詡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那溫所不逮其叅典禮與那相埒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勅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世宗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家又元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惠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入稱入稱纂纂卷一百四十八

唐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徙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于察盡傳其業入隋爲漢王府叅軍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遷代王府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

殿思廉屬聲曰唐公起義兵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于王衆始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下泣辭去觀者嘆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受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思廉素月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太子遷洗馬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靈運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總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卽頓

入編纂纂

纂

纂

唐李延壽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嘗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于本國

詳他國略往往皆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
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
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元年謂之北
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謂之南史凡八代
生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繁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
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撰
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
十段藏副秘閣

唐劉知幾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

人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八

三

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
講春秋左氏潛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
急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擢進士第
調獲嘉主簿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
內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
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遷子
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
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
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
尚不歸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假寒乃奏記求

人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八

天

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
間藉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
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苟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
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自可期汗青無日
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
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
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三不可史局
深藉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託也今作者如林儻示
褒貶曾未絕口而朝籍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
警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
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說令史
官注記類稟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
令難行四不可令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
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
其禮至忠得書恨惜不許楚客惡其言詆切諸史官
曰是子作書欲致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
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
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監讀之嘆曰
爲史氏者宜署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楊雄者四雄好
雕蟲小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

者自名雄准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
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逸
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舊觀吾始以文章得
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如此子玄內負有
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嘗
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
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
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家質辯博士司
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
罷詔可會子既爲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

人通前本

卷之四十八

五

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
官雖徒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
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
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探金不能殖貨有才無
學猶巧匠無梗枋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
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于玄善持論
辯據明銳視諸儒者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殺後帝
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諡曰

文

唐吳兢

吳兢汴洲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比惟
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競才堪論議詔
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
節閔太子之難奸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怒
競上書文明后皇運不殊如帶陛下能興恩被骨肉
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
置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衰毀以陛下爲命而自
託手足若信邪佞委之于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
望及刈股肱獨任胸臆可爲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
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
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內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
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
竭哉皇家枝幹夷及略盡陛下卽位四年一子弄兵
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栗之刺蒼
蠅之詩不可不察略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
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于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
果而不及精乃上疏切諫始競在長安景龍間任史
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俟釀澤浮辭事
多不實競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巧官
筆札冀得成書詔競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

人通前本

卷之四十八

五

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密在外詔競等赴館撰錄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松領國史奏遣使者就競取書得六十餘篇天寶初入為恒王傳雖年老衰憊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競敘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疎張時人病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類宋璟等懲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競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競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競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宋祁

宋祁字子京雍丘人與兄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二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真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景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人主不斷是名亂春秋書殞霜不殺菽天威暫廢不能殺小草猶人主不斷不能制臣下又謂與賢人謀而與不肖者斷重選大臣而輕任之大事不圖而小事急是謂三患意主於彊君威別邪正急先

務皆切中時病會進溫成皇后為貴妃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缺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閣門宣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衙官告院用印乃進納祁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因封次進后方愛幸觀行冊禮得告大怒擲于地祁坐是出知許州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藁自隨為列傳五百十卷預修籍田記集韻又撰大樂圖二卷文集百卷祁所至治事明峻好作條教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

元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至正敗元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為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論贊表奏皆玄屬筆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五

左編

人類 儒

唐韓愈 附皇甫湜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
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
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
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會愈從喪出不四日
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擢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五

一

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
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
職方員外郎愈坐事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
選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
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
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案視及還具言賊可
法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
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女
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檻此譬有十
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妥頓當

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
餘而當天下全力其賊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
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
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
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
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言而罷
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
不惑乃可圖功又言諸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
州縣百姓習戰聞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二月
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
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
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鏐素無狀愈爲文章
字命鏐謗語置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
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告
入汴說韓弘使叶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
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
奔走膜拜至爲燔灼體膚委珍貝騰香係路愈聞惡
之乃上表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
羣曰愈言訐誣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
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

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天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謝帝得表出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鏊素忘愈直卽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起谿中數日水盡谿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人

三

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傑子墳之不得共食愈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秦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者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將帥村故賜以

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前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謹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人

四

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愈愈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然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

人張藉友善二人名立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藉終成科第榮于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談論文賦詩如平昔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詰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戾人編類集卷五十一人新

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誤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辭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督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愈自叙云先生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人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賦排異端攘斥佛

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又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怡晉李漢序其文曰先生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犖澹法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踞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咲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愈與李翱書曰愈之所爲不啻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

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善。譽之則以為愛。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柳宗元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言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唐史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蠅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剗以樸。剗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倫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摘薏別。驅汪洋。

大肆要之。無低語。聖人者。其道蓋自此並軌。以苜况楊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未。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訖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義。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為陸渾尉。仕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至工部郎中。下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為判官。度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贈以車馬。繒絲甚厚。湜大怒曰。吾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緘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翳之才也。從而酬之。

唐李翱

李翱字習之。京武昭王之後。嗣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姦臣醜行。以傳

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舊例皆訪於人，又取行狀謚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多是其門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唯處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受恩之地耳。蓋爲文者，又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乖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爲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司農印以追過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若考功視行狀，不依此者，不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陳史館然後定謚，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會昌中，卒于鎮，謚曰文敏。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僅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賢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

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

唐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八

蠻方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授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法，已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韓愈曰：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多也。崔蔡者，東漢崔駰蔡邕也。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謂愈言爲然。宗元自述曰：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

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荀孟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云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親兀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陷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率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刃迫不遑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詎阿萬端旁午構扇便為敵讐協心同攻外連

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稟痼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少年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實為而有詬欲人追復之

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如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成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成刪通據鼎耳為齊士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擢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環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湮湮下才末技又嬰恐懼痼痼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

宗元近欲務此然才力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
饒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
不至厭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
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
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宗元答韋中
立書曰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
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
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
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
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八
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執譚笑之以爲
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
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爲言
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而東如
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
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以爲過言前六七年
僕來南二年冬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
皆蒼皇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
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
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

日豈真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
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閤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
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聞豈可使
嗷嗷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同僮仆煩憤愈不可
過矣乎居望外遭幽舌不少獨欠爲今師耳

宋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
誓親教修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修敏悟過人
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儻之文已
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偁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八

必有名于世館之門下修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
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宋興
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洪忍
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欽柳開穆修輩咸
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遊隨得唐韓愈遺稿於
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
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
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選館閣校勘始錢惟演留
守西京修及尹洙爲官屬皆有時名修等游宴無節
惟演去王曙繼至嘗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

晚年之禍乎。政以縱酒過度爾。修對曰。寇公之禍。政以老而不知止耳。喟然終不怒。更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時范仲淹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修見諫官高若訥。訴請仲淹。以為當黜。修為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修復與尹洙書曰。五六年來。此輩沈默畏懼。布在世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徙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仲淹起為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修掌書記。修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人類

三

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子內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仲淹及杜衍富弼韓琦分列二府。增諫。真取敢言。上修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修每勸上延見諸臣。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仲淹等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於前。仲淹等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

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修知其必為害常為上分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人類

二

別邪正勸力行諸臣之言。初仲淹之貶饒州。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為朋黨論以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修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修往視利害。修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修相遇於內黃。時修為河北轉運使。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會弼與杜衍韓琦范仲淹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書論之。會修之外甥女張嫁修族人。戢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修。遂起詔獄。窮治張資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徙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丁母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

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修且大用。僞爲修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修知州。言者多謂脩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問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韓之賢。復召寅。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修在朝廷。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修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嶮怪知名者皆黜去。人稱其公。始盡勝出。怨訪紛然。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而變。復古三年。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拯以嚴威。仰下名震都邑。修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拯之政勵修者。修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遷給事中。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修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修以爲河水重濁。理

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執中當國。主橫隴之議。執中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青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譎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武編類纂卷百五十八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修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官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卽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修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叅知政事。修與韓琦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琦亦開懷不疑。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

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二疏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琦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琦等奏曰此事既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仁宗崩皇子嗣位英宗卽位之初以疾未親政太后臨朝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解太后意不釋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太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關人修常次補琦等議將進擬不以告修修覺其意謂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琦等大服而止神宗卽位遷尚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元

書左丞修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修不卹也初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修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奸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修婦弟薛宗孺有憾于修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于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卽上章劾修神宗初卽位欲深護修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爲辯釋修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修亦堅求退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熙寧初知青州時諸縣散青苗錢修乞令民上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局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判太原府辭求知蔡州從之修自歷官至爲兩府凡有建明於上前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於敢爲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王安石嘗歎其可任大事及荆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與合者是時修罷參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安石乃進之爲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觀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修懲漢郎之事深畏多言遂力辭恩命繼以請老而去安石深歎惜之修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讎年六十卽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修在毫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修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修修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修之在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琊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卒享年六十有六謚文忠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嘗奉詔撰唐紀志撰五代史三書舉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忠者與遷周相上下修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易意尹洙石介孫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

朝廷官其子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修嘗與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案醫書述病證口辯如河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脉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卽是良吏故修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民便旣去民思如楊青南京皆大郡修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舍如僧舍修前後歷七郡守吏民安之人至爲立生祠修父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毋以語修修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據此則雜犯原擬死刑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

卷父意也。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爲尤多。修唐書最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于兩手。體不能一。遂詔修刊詳列傳。令刪削爲一體。修雖受命退而歎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當書。修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爲日久。豈可掄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修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修爲始也。祁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蔣之奇爲歐陽修所厚。制科既黜。乃詣修。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修妻弟薛良孺得罪。恕修誣修及婦吳氏事。遂劾修。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吳氏育之女。於是修與育皆上章自辯。後數日復取其奏以入。因謂執政曰。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不可長。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修尋亦外遷。故其謝上表曰。未乾薦福之墨。已彎射井之

弓。

宋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州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退而嘆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實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懣。故得之精。嘉祐間與其二人編類集。卷一百五十八。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十二篇。卽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所著權書衡論。機策。歐陽修稱曰。荀卿子之文也。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校書郎。會太常修築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洵自述其文曰。洵自分永棄與世俗。疎隔得大肆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精

深孟韓之溫淳還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故作權書衡論以擬之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惺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會鞏曰洵益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俊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不能亂肆不能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宋蘇軾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生十年而父洵宦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母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軾時侍側曰軾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嘉

祐二年歐陽修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梅堯臣時與其事得軾論刑賞以示修修驚喜以爲異人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爲乃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以書謝諸公修見之以書謂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士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終喪授河南福昌主簿修以直言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上初欲用蘇軾起居注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爲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販數船蘇木入川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爲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上乃罷軾不用寘之官告院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令爭言祖宗法制非是軾爲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安石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爲誣奏軾過失窮治無所得軾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鈴轄抗禮軾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

必恭順念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復當奏
之押伴者懼爲之小戕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
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
使者亟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自密徙徐是時河決
曹村泛於梁山治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
百步扼之匯於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
水軾由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
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屢屢杖策親入武衛營呼其
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力
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

八朝類集

卷之五

三

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斧鑿以出築東
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不
及城民心乃安御史舒亶言蘇軾作爲歌詩頗有譏
切時事之言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
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
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政若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
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
鹽禁則曰豈是聞認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
輿物郵事應口所市無非以詆毀爲主小則錢板大
則刻應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批治以聞軾

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言蘇軾有不
臣意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蜚龍
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而求之地下之蜚龍非
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軾初下
獄張方平范鎮皆上書救之不報衆危之莫敢正言
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間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
語言謫人案軾文士本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
碌碌如此其中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
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上曰朕固不深達
特欲申言者路耳行爲卿責之其後獄果緩卒薄其

八朝類集

卷之五

三

罪遂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屨與田父野
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五年
神宗數有意復用軾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
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
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竟不允
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
材難得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山在
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
天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止欲
革此今四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

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體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安石笑而不言。軾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光及知樞密院章惇，二人冰炭不相入。惇每以謹侮困光，光苦之，求助於軾。軾見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

入爲類纂

卷五十五

三

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旣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軾，除起居舍人。軾辭之，見宰相蔡確。確自言：「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固辭。確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此繼補記註：「光爲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軾亦與其選，獨以實告，而光始不悅。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

勸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軾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知杭州。時諫官言宰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軾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勅，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皇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至杭，吏民習軾舊政，不勞而治。歲適大旱，饑疫并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得賜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封，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宋廢而不理，至是湖中封積爲田一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混濁多淤，河行闕閼。中三年一淘爲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

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爲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獲其利矣試問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如雲將安所冀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葑田積於湖中爲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菰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船客交通牟利舶至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船來祭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尠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且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爲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軾案舊例使之

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令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獲交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出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河汊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於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避浮山之險人皆以爲便秦聞有惡軾成功者會軾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三

以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滯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軾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于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爲軾買田書至軾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軾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軾懼請外補乃出

守穎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不識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軾召書吏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不見此禮至今矣北戎久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爲保甲所撓漸不爲用軾奏爲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時方例廢舊人軾坐爲中書舍人日草呂惠卿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降官制直書其罪云均輸之政自同於商賈手實之禍下及於雞豚先皇帝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言者誣以謗訕紹聖元年知英州復安置惠州軾以待從齒領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蜮所侮胷中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爲二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足也後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食無有初僦官屋以避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甕

以助之爲屋三間軾食辛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游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已乃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軾渡海北歸將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卜居陽羨時邵民瞻從軾游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軾買一宅爲繕五百軾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將入居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軾從倚聽之與邵推扉而入則老姬軾問姬何爲哀傷至是姬言吾有一居相傳百年吾子不肖舉以售人今日遷徙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所以泣也軾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軾以五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百緡所得者因再三慰撫謂曰姬之故居乃吾所售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姬即命取屋券對姬焚之呼其子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軾遂還毘陵不復還地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致仕遂以不起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舉進士元祐初爲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廷堅張來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底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立語文章親切時政仲游愛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

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予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非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軾得書登然後寬如其慮仁宗初讀軾制策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人

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仁宗尤愛其文官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

宋蘇轍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于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二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

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

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議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官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弁以耗其遺餘臣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人

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二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王安石已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然議曰有不便者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其納錢

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筆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踰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矜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閱轍狀。問轍與軾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軾兄弟大抵以飛箝押闔爲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爲異論。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授齊州掌書記。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坐兄軾以

入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三

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絳樞密使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詔事王安石。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均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讐。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官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顧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法。開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議。若不窮究首尾。忽遽更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顧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越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尤不能從。遷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

此何

人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三

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歛散及時縱舍用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微富貴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尤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類

三

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

哲宗從之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入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人類

三

壟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案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通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觀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開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

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去年之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今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恣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

八編類集

卷五

出役錢三貫若經十載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軍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軍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顧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條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直言姚顒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

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宜仁后曰柰關官何轍曰尚書關官已數年何嘗關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關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卽爲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抑宗室恩止租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懔情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權酷均輸之政

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誠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卽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帝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離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試少府監。均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卽位。徙永州。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罷祠居許州。築室於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諡文定。徽南遷。既還。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有鄉人自蜀來。見之。伺候於門。彌旬不得通。宅南

爲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亭中。鄉人既不得見。謀之。闖人使待於亭旁。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輒見之。大驚。慰勞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而入。迨夜竟不復出。

宋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叅軍。太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陽脩王安石諸名士共稱鞏文章。伯玉殊不顧。問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脫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謂鞏曰。吾自爲之。其書於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四

家皆在焉。不書。鞏經也。云云。鞏始大畏服。益自勵於學矣。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聚有疾厲之處。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爲平。徙知齊州。其治以疾姦盜爲本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羣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羣。飲食冠裳之

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輦外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徙襄州洪州，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劍將樂盜廖思旣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輦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輦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于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輦曰：「大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徙明毫滄三州，急姦強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民不寧。」輦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促，期盡不報案其罪。

小龜類纂

卷首五

四

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至縣，縣母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輦，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輦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令而爲一，加輦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旣而不充，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

戕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輦自爲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輦者少。爲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輦於是時旣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廢，遂輦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弛張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故莫能中傷。輦亦不爲之動也。輦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婚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舍人王震序輦之文曰：「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標鶚奔放雄渾，壞偉若三軍之朝氣，狂獸之挾怒，江湖之波濤，烟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耳。中間從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蜂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无除卽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願職守而爲之。

人編類纂

卷首五

四

四

訓教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俗雅重自成一家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矣陳師道曾見曾鞏於襄漢間師道携所作以謁之鞏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師道爲之且授以意師道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鞏鞏云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略刪勸不師道因請改竄鞏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師道削去一二百字師道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爲法所以師道文字簡潔如此鞏又常令師道一年看伯夷傳少與王安石游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四

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修鞏嘗有書與安石曰歐陽公更願兄稍開廓其文辭勿用規規摹擬前人孟韓之文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耳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司馬光日錄曰元素云曾公亮知山陰賤市民田數十頃爲人所訟鞏父易占時在越幕說守倅曰曾宰高科他日將貴願用茲事敗之

可惜父會爲明守衰老宜與謀俾代其子任各守倅從之會由是坐賊追停公亮深德易占後易占以信州縣宰坐賊英州編管亡匿於公亮別墅會赦自出鞏訟寃再劾復往英州因死焉鞏時不奔喪爲鄉議所恥安石爲作辨曾子以解之朱熹曰按鞏父死南都杜祁公爲治其喪時鞏在側今文集有謝杜公書可見又荆公撰墓誌亦云至南京病卒此言不奔喪者溫公傳聞之誤也

宋張耒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

人編類集

卷三十五

四

七時作田園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歎之聲弱冠第進士歷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願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召爲太常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計已舉哀行服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

元姚燧

姚燧字端甫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

謂燧蒙暗敎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與馳書止之曰
燧今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爲且許礪以女年十
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爲文
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
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爲之人請有作者風稍就正於
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
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
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
與非其人而拒之釣罪也謚曰文燧先在蘇門山時
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于逐年不能一覽而得其
本編類纂卷百十五

元虞集

離合之榮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
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

元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遷集賢修撰因
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
所授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
格校擢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
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
乎下州小邑之上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
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辯其邪正然

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
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
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
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眩俗者確守先儒
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鄧愿
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
以正其本則他日不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
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
泛莫知根底者矣秦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
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
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
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
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
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
得人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
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
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
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
聽富民欲得官者命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
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

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於中。說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營。陵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終言制封萊國公。集具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蔡俄丞相自楊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蔡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給。卽請易。蔡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貴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旣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慙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慙愧歎而去。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元明善早以文章自豪。出入秦漢間。晚益精詣。有文集行世。初在江西金陵。每與虞集劇論。以相切劘。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所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

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下。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甚。驪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外。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選明善送至二十里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爲席。出羣中有酌酒同飲。乃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數人爲朝用之。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爲人構間。復初中原人也。仕必當道。伯生南人。將爲復初摧折。今爲我飲此酒。甚勿如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明善受厄酒跪而酌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際已開矣。請公再賜二厄。明善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真人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旣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戶。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富。明善大喜。乃驪好如初。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六

左編

人類 儒

周屈原

周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謗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說說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疎。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平曰。秦虎狼之心。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秦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留懷

王以求割地。懷王怒而不聽。王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秦威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

漢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相如。既學。慕蔣相如之爲人也。更名相如。以辟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日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爲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

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客問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酒。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暇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遊，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今客，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爲天子遊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辭，烏

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以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秦之天子，天子大說，以爲郎。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犍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唐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卬符之君長聞人言，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卬符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壹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卓王孫臨卬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卬符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臣妾，除邊關，邊

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岷河爲微通零山道橋
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
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以爲然相如欲諫
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
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後
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
相如口辨而善著書嘗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
故其任官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病閒居不
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
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奏賦以
人易類纂
哀二世行失因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
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
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
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
奏大人賦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
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
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失之矣
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
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
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

禱事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
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封于大山至梁父
禮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
草木書篇不采采其著公卿者云

魏王粲

內建安七子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
漢三公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
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
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
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
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

京投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
弱雖悅不甚重也粲羈旅無聊作登樓賦以見志表
卒粲勸表子琮令歸曹操操徵辟爲丞相掾賜爵關
內侯操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表紹起河井杖
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
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
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
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
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

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美談里之卷三十三之舉也

始曹丕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祭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幹清玄體道大行修備總識洽開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曹操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遠近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淵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祖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檄曹操云操祖父中常侍騰鬻養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携養因賊假位云云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舉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七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八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皇操愛其才而不許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爲屈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敷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瑒各被操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曹丕常賜植廊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書嘲植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啻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瑀曰植聞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獨衆士之奇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麗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行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暗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植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瑒辭音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觀

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植獨平視，操聞之，乃收植，滅死，輪作，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瑒二十二年卒，曹丕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

人勸製本

七

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偶也。輿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騁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櫓賦，征思幹之玄，援漏卮圓扇，猶雖張蔡不遇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瑒之章表書記，今之偶也。應瑒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

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于難以酬對，及其所善，楊班之徒也。瑒、川、邯鄲淳字子叔，博學有寸莖，又善蒼雅，蟲篆許氏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荊州，荊州內附，曹操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苗族，植亦求淳，操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雜俎，跳九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憤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以來賢主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仇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才，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操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才由是五官將皆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爲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十餘言奏之，曹丕以爲工，賜帛千疋。陳雷略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象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爲揚州刺史，粹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

人勸製本

十

子 4 - 628

融有過操使粹爲奏承指數致融舉其大略言融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衆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禍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爲秘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爲之歎惜及卽位特用其子爲長史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結誠彼時文辭之舊也今觀王徐阮陳路諸公前後文音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徐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體休而巨格於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爲疏文辭性類然則此被爲非徒以脂粉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米漆雖無相幹其爲光輝亦壯觀也沛國丁廙弘農楊休河內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瑒弟瑒瑒子貞咸以文章顯瑒官至侍中貞咸熙中泰相國軍

晉阮籍 附歲時子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瑒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寃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忽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已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叅軍籍因以疾辭屏于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司馬懿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司馬師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昭初欲爲子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司馬昭輔政籍嘗從容言于昭曰籍曾游東平樂其風土昭大悅卽拜籍爲東平相籍乘

驅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昭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子殺母者籍曰噫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故多祿仕而已籍聞步兵尉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會昭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嘗登庸武觀楚漢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民牢山望京邑而歎于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余篇爲世所重著述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行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籍口

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爲禮法之士何嘗等深所仇疾司馬昭常保持之卒以壽終

晉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爲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食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草萊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遷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瑤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各不相悉何至於此哉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同以機識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

廷尉、賴成都王、賴收理之、得減死、從邊遇赦而止、時中國多難、顧榮載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同既稱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同不之悟、而竟以敗、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成都王、賴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活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賴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賴以機參太將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賴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人編類集
卷之六
將道、家所忌、又羈族入官、頊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賴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賴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答齊桓任夷吾、以建匡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賴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賴曰、陸機自比管樂、拔君閣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賴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

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澗水為之不流、初、官人孟玖、弟超、並為賴所嬖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幾、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賴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眾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賴、言其有異志、將軍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誣之、賴大怒、使秀家收機、與賴賸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君苗、應璩從弟也、後葛洪著書曰、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其宏麗妍瞻、美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晉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為氏焉、家世儒學、父雍、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

胡書及琴瑟皆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閒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遂構思十年。門庭蕭索，皆著筆紙。過得一句，卽疏之。復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繼而張載、劉逵、衛瓘、張華一時經學名公咸稱述之。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槍父，欲作三都。」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三

晉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

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愔懷得失，以此自終。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潯陽，辟潛參其軍事。時潛年四十也。潛當年抱經濟之器，藩輔交辟，遭時不競，將以振復宗國爲己任。回翔十載，卒屈于戎幕。佐吏用是志不獲騁，而良圖弗集。明年決策歸休矣。義熙三年，解印去縣，在縣八十日，乃賦歸去來辭。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謁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私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詣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榮，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大詣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臯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七

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具先於半道要之。潛比遇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還。乃出與相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屐左右請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來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門生二兒共與之至州言笑賞適不覺有美於華軒也。引後欲見輒於田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瞻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先是顏延之爲劉抑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潛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遺送酒家稍就取酒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道民亦遁迹匡山潛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潛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唯性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初

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繙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會同社朝宗靈像也及義義十年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尤著爲當世推重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運才學爲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見惠遠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惠遠察其心難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爲權貴譖忌出守豫章惠遠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頌委世緣也

人編類集 卷一百六十八
潛與惠遠雅素寧爲方外交而不願齒社列惠遠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訕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旁流于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是乎黃庭堅曰謝靈運庾信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又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信之所長也然有

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
雖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
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朱熹曰晉宋人
物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
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是能不要此所以高於
晉宋人物

宋謝靈運

謝靈運祖玄晉車騎將軍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
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
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爲琅
琊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

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武帝在長安靈運
奉使慰勞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
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
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
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
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
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
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
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

弟晦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
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舊業傍山帶江盡
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等放曠爲娛有終焉之志
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管閑士庶皆
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詠徐
羨之等徵爲傳書監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
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
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
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殷景仁
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
直穿池植蔗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
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
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
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
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
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知
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
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刎頸
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

倫謂方明日何連才悟如此而專作常見遇之
 當今仲宣而館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體賢宜以
 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
 僕既眾義從門生數百登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
 巖必造山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
 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如寧南山伐
 木間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
 爲山賊未知靈運乃安又夢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
 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
 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物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
 八編類集卷之六
 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
 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于秋亭
 飲酒保身大呼顗深不取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
 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
 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
 好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
 嶺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
 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
 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
 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

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
 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
 曰韓公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
 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降官
 從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
 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道兵隨齊掩
 討禽之其一人性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
 兵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徒廣州給
 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
 江口募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
 八編類集卷之六
 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爲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
 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
 理既迫霍生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
 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
 宋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鴈門周續之隱廬山
 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
 朝彥畢至延之官官列畢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二
 義續之推揚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
 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時尚書令傅亮自以

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待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爲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卽位、累遷、頗安太守領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郡道經沮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復爲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疎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然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肯不遜、大怒、欲黜爲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思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錄之、於是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坐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

荀赤松奏之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吾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三十年致事、元凶弑、立以爲光祿大夫、長子竣爲孝武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劾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答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劾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邵意乃釋、由是入貶、顯恭、

唐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卽痛修飾、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官、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與明堂太學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

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開其夫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

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皆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強大臣服中國故勢微弱委令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倚角以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失戎猶鳥獸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

十姓非卑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脅矣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羌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構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駭也吐蕃黠獫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萬衆因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為空今廼欲建本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笑二驗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絕頓餓不得噬今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者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中國之寶府又入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役也今開蜀險殺蜀人險開則僭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

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爲出軍帥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臣圖利復以生羌爲資六駘也蜀士廼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敵當若西戎不卽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爲羌夷所暴七駘也國家近廢安止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爲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事今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饑關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止屯不利邊人駭情公孫顯基 卷一百一十八

今復舉興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爲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子昂乃奏大略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澡蕩群孽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鈞捕支黨誅蔓推窮蓋獄吏不識

天意以抵愆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敕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虺賊千紀自取屠滅罪上黜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奏聞輒罷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計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制耻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爲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三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

唐李白 附張旭要見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逃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等五人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于

卷一百一十五

李

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撻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已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驕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琬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

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慶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一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三

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范傳正作李太白墓志云白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曰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常摧撞折牙而求息機安能効碌碌者哉而復上哉川是脫屣軒冕釋羈縻鎖因肆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壯心而遺餘年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任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求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

家爾旭固開所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下
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捨夫爭道又聞鼓吹
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

曼嘗與幽州都督孫佗北伐爲笑所罰曼舞刀立馬
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笑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
守北平北平多虎曼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
老父曰此非虎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曼
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曼
馬碎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唐王維

人編類事

卷第六

畫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資孝友開元
初擢進士調大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
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
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
陽瘡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
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
賦詩悼痛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
楓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皆下獄或以
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
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

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
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
不之舉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元初卒年六十
一實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間維樂章今
傳幾何造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維善畫尤精山水雲勢不色當時之畫家者流以謂
天機所到而學之者皆不及維所畫不下吳道元觀
其思致高遠初未見於丹青時時詩篇中已自有畫
意

唐杜甫

人編類事

卷第六

詩

杜甫字子美京兆人祖審言以詩名甫少貧不自振
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
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
甫奏賦三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推
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
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迫審
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
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
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按泥塗之久辱則臣之
運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

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恐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犇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錡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難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饉，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與甫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褻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挺之武父名，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沔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

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公，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變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剩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康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遺，練取其千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詠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音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

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氣稍存。齊宋之間。敘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爲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放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纖莫備。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旁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苟以爲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壺興乎。

宋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稿千餘條示之。謂爲無驗。證既而院吏考閱。悉有據依。所餘才三十二事。庭堅書用鐵籠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咎。法以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

宋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因薦師道。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孥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歛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

經尤遠詩禮爲文精深雅興喜作詩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覬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亦屬觀延至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卅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三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蔽必至自密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頴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

郊祀行禮寒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緇道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歟

晉王羲之附諸子孫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待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遷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楊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遣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時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不若豁然懷當知萬

物之情也。義之逆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宜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已獨，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宜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八指類林 卷之六 人類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誠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遣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管，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然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

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知庶可以允塞羣望，收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閣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謫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木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

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功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然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暨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道黎、鐵、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軍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弦更張，令殷浩苟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必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間閭行陣之間，尚或于時謀國許，裁者不以爲譏。况厠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

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暨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公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飢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遣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生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米人編類纂卷百六十八類
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見或可佐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暎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滋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况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

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於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以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於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怠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克此其減死者可入編類集 卷一百六十八

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公叛不殺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義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道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義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會稽山陰之蘭亭義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每自稱我書與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會

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出人吾安得保此義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趣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還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拜曰視地利願養間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謙雖不能與言高談銜杯引蒲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弘達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

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收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尊先肯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唐懷素

唐僧懷素姓錢氏疎放不拘細行萬緣解膠心自得之於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示裳器血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書之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者也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辯至是鄉中呼爲大錢師小錢師吏部韋尚書陟見而賞之曰此沙門札翰尚人稱頌素

卷五十八

聖

振宇宙大名懷素心悟曰夫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至中久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旭長史又嘗私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爲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傳彤有右軍惡溪小玉驢勞三帖擬此書課以一本相付及臨路曰草書豈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真卿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之曰

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豈牽之極真卿於是微笑經數月不言其書懷素又辭之去真卿曰師堅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真卿徐問之曰師亦有自得之乎對曰貧道觀夏雲多奇峯輒嘗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

元趙孟頫

人稱頌素

卷五十八

聖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祀子秦王德芳之後也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孟頫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寶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

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
通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漢取也使桑哥鍾初鳴
時卽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笞之孟頫偶後至斷
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
宋宗室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
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
曹史以下孟頫曰凡錢糧未徵者其人死已盡何
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錢
糧數千萬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深累耶桑哥悟
民始獲蘇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七

左編

人類

隱逸

周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于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者。前所與

八編類纂

卷之一百十七

一

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必非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于外。今又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八編類纂

卷之一百十七

二

爲紹介而見之于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于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歎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及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耳。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

至則斷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毋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侯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齊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口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枕視聽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而弔也鄒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

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購槨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肯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一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

八篇類纂 卷之八 四

通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于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不有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連遂辭平原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納之矢以射城中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率齊所

殺虜於齊甚衆恐已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縈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漢王貢兩龔傳叙

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調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執道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校老子傳覽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疆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許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疆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

漢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封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諫上遂不諫成帝久以繼嗣禍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喜爲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人稱南君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惟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

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述古文，以左氏穀梁氏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喜公。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後漢袁閔

袁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厲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閔往省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閔，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衰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流血。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就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卽晉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迹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廷，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于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門。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

以爲狂生，潛身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而入，其間鄉人就閔，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上室。閔隔卒，勅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櫛杉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狀之上，以五百鑿爲藏。」

後漢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州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弄，爲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廨役，後爲郡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其奇之。寔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成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楊吏以疑寔，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詐，令禮召楊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迭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

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莽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隣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欲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之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于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遂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流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歿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棧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

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爲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謀最賢

後漢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贍贍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邵同縣郡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原及太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于山谷時避難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隣人有牛暴寧田寧爲牽牛者涼處自與飲人編類纂卷之三
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寧所居屯洛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鬪寧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是寧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曹操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篡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而西渡盡封還之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爲光祿勳又詔

青州刺史命別駕從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所在給安車吏從百蓐道上厨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固辭自黃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平審老疾疴頃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隣北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禮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皆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爲縫績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醵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請水中涼酒手足闕于圍圍臣於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長生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閭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邑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伏見大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遊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闢奧韜古今于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下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艱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景藏光嘉遁養浩緇緇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

年高祖文皇帝時客羣公思忠雋人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還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羅疾病卽拜大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堵軍門偃息窮巷飯糗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察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衆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創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尊明訓繼成前志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受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旋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序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淇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典治美俗其揆一也于是特具安車滿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藐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平漢田璿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熾然，莫有同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

卷五十七

人部

主

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恐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拘之軍下。

或說讀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讐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爲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地。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耻，竊恐未得其志，而浮薄之徒自相侵侮，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

卷五十八

主

東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三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悉撫納，令不爲寇。哀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歿，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寇，蓋有欲討之意，而力不能，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謂。」

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未拜為修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溱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頰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水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眾為鄉道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挂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為君難率眾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斯送袁尚備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弔祭操亦不問疇蓋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

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此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朋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中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相疇背曰人編纂本 卷五十八 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義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曹丕代漢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晉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嘿少言不妄交游與

阮藉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年入林初不以家產無
有介志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鋤而隨之謂曰
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嗜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
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
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
肉羹從之伶跪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
斗解醒婦見之直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
管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
不足以安尊朱其人笑而止

陶弘景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五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十歲得葛洪神仙傳
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
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七尺
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各有七
中餘毛出外二十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
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弱冠
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影
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發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
求宰縣不遂遂明主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職
謂許志賜以東島敕所經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三升

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
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
山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
庭院皆植松每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
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
彌篤

隋王績

附錄卷者傳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也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
隋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爲中說以擬
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道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一八

誕縱不娶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
才善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
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
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
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
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近子光瘡
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
釀酒養鳬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
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
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

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醢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續求爲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續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歿續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

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七

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續講禮答曰吾不能拙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疑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續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志其墓續之仕以醉失職鄉人詢之託無心子以見趣口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還而適蒹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口願見數日

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鬣鳳臆騏驎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歟一者重頭昂尾駝駝駝駝踉蹌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差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唐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其大難爲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帝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

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子

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眈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嘗言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人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屬咨所遺其傳最詳永寧初卒年百餘歲

唐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其集中有文曰戀恩稽

鄒點繁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取邪
邪舊史不詳一至於此是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
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
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邇
乘輿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
誰憐借笏赴朝參此豈有意於相位邪河中節度使
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於虞鄉市心恣
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
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
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
人編野史卷五十七 人編

宋林通

林通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
澹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
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
城墻宗廟其名賜果帛詔長吏歲時勞問常畜兩鶴

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通常汎小艇
西湖諸寺有客至通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爲
開籠縱鶴良久通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
至之驗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
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
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旣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
謚和靖先生賻粟帛

張舉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
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強之仕乃調清溪主簿
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
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荐其高行至于
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于是孫覺胡
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
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郎敕郡縣致禮敦
遣竟不出舉

宋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少與
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
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述迹湖海有年矣近聞

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
爲我致之帥漕客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
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
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銓竹几地
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一客悅若自失默計此
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扣其鄉里
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
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仁知君子短於知小
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
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
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

元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國子司業硯廬堅教授真
定因從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
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
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

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
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
此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
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
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詔復遣使者以集
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
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
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
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
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
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且
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者也因生四十四年未嘗效尺寸之功以報國家養
育生成之德而思命連至因尚敢僣塞不出貪高尚
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
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
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
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
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
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先儲皇以潛

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
應命後以老母中風乃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
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
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
平昔非隱晦者邪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
地邪卽日拜受留使者候病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
今服藥百至略無寸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
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
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
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
之書上朝廷不爲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
之臣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
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
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
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
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
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
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
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爲往
聖繼絕學爲來王開太平者邪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八

函史編

人類

異教考

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子聞諸崇伊令黃帝三百年敢問黃帝者人耶非人耶何以至於斯孔子曰子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事可勝觀耶黃帝尚矣女何以爲先宰我曰是予之罪也上世之傳隱微之說卒業之間願竊有聞焉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勿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八

一

代赤帝撫萬民順天地之紀明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故教化淳焉曆象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故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以而民用其教又百年故稱三百年也蓋孔子去上古未遠乃其言止此今之宗黃帝老子者曰黃帝得服食法不灰垂雲而上仙老子得其術傳關尹亦不灰此又何稱焉秦始皇既并天下滅諸侯而帝乃欲益無厭獨念在不灰於是海內方士咸頌言海上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東北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

船而去之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灰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目至三神山顧若居水下臨之風輒去以終莫能至於是始皇帝甘心慕焉遣方士徐福東入海求神僊福還言上曰臣往見海中大神謂臣言汝西皇之使耶臣答曰然曰汝來何求臣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西皇禮薄得觀而不得取也卽引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大神金色而龍形光照天於是臣再拜請當何齋以獻海神曰令名男子若僊僊童女與百工之事來得之矣於是始皇說遣福等齋童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八

二

男女百工百貨入海求而福以所齋番海島中止王不來他還者皆以風爲解終莫能至後始皇竟不得僊而死死後三歲而秦亡留侯良旣用其翁張與李之幾助高帝定天下已又託符穀從赤松子游以自隱故先漢尚黃老習道論而文帝亦頗信鬼神之事於是趙人新垣平望氣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彩文東北神明之舍而西方其墓也天瑞下宜立祠祀上帝以合符應祠成上親拜郊見燿火舉而祠上若有光輝然屬天於是貴平爲上大夫明年新垣平使太持玉杯獻闕下刻曰天子萬壽平乃爲上言闕下

有寶玉氣來已視之果然平又言臣候日當再中屆頃之日卻復中於是上大信幸久之有上書告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吏治詐得乃遂誅夷平及孝武帝卽位尤敬鬼神之神而淮南王安好僊慕尚之招致諸言神僊事者甚衆及安爲時逆謀覺楚人伍被自請吏自發其本謀及蹤跡具安自剄死所與謀賓客以輕重誅死而信僊術者猶往往言安得僊與其人以公者實解去不死而世傳煉金化石法猶祖安秘其書當是時以方術幸上者有李少君公孫卿樂大之倫李少君故深澤侯舍人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以方徧諸侯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何所僉信事事之少君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曩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大父嘗識其處一坐盡驚既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陽訝曰此器常見之齊桓公十年嘗陳於柏臺殆是乎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殆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祀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可見以封禪則不虛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

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生僊者通蓬萊中合期見不合則隱能化形故也於是天子親祠祀蓬萊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而事化丹砂諸藥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歿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往還之士多更來言神事矣已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能夜致王夫人及寵鬼天子自帷中望見之良是於是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居歲餘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伴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僊書於是殺文成將軍隱之冀人編類集卷一百一十八
得其真明年天子病鼎湖甚諸巫醫畢致不愈上郡有巫神下之曰神君上召置祠之甘泉願獨言病不害且要上必會我甘泉上病已遂起幸甘泉置酒壽宮神君神君貴者太一其佐曰太紫司命之屬非可得見獨聞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故其言行其所言世俗之所知無殊絕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曾莫知也其後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王宮人云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時失矛旣誅文成後悔其僉虛惜其方不盡見樂

大而大說大爲人長美多游畧而取爲太宮處之不
 疑曰臣往來海中數見安期美門曰黃金成而
 決可塞不虞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顧恐效文成則
 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成耳于
 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自求
 之陛下誠欲致之必貴其使者令自親屬以客禮禮
 之使各佩其信印以通言於神於是使騷小方方效
 使關其基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
 聞大言而太說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尋封樂通侯賜
 甲第斥乘輿帷帳器物充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齋
 金萬斤於是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
 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示不臣
 也天道者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嘗夜祠其家
 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大見數月
 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搖尾自言
 有禁方能僊矣會汾陰巫得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
 數不登鼎曷爲出哉有司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
 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
 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寶鼎也周禮土師辨神
 道聖則興周德衰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今鼎

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宜見於祖禰藏
 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其秋上幸雍且郊齊人公
 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
 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
 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辛二
 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
 謝不應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召問卿卿對曰受此書
 申公上問申公何人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
 人鼎書未
 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
 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
 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
 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
 靈之封居七千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
 且戰且學僊百餘歲然後與神通於是采首山銅鑄
 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
 從者七十人餘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
 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
 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天子曰嗟乎

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爲郎。使候神於太室。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獨之泰山。祠上使人驗實無所見。而五利妄言見其師。又方盡不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其大類禽獸跡。有物如雉往來。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爲手。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而用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延壽觀。作通天臺。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越人俗鬼有大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厭服之。於是柏梁災。用越人勇之言。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東治鳳閣西唐中。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曰太液池。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其來年冬。上北巡朔方。謁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灰。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自得鼎天子以封禪能合符得僊。則與公卿諸儒生議封禪莫知其儀。齊人丁公年九十餘。爲上言封禪者。公不灰之名也。秦如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故得封難。

陛下必欲上。卽稍上。無風雨。遂上封。則僊矣。於是草其儀數年。乃得封。天子既登封泰山。無風雨災。如方士言。乃大喜。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爪。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登封。則天旱。爲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且令天下尊祠靈星焉。自武帝所興祠者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而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山君武夷君諸人編奏集。宋王莽。祠皆太祝領。他方士所興祠甚衆。令自領。凡他名山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其人終則已莫可悉數也。後封禪既十有二歲。上巡行還徧祠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屬候神人者。獨以大人跡爲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迂怪語矣。然羈縻不絕者久之。冀遇其真。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後對羣臣。每自歎。將時惡感。爲方士所欺。給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

節飲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宣帝時數有美祥因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五嶽四瀆皆使者侍祠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之果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又立五龍山僊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廣施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可醮祭而致遣諫大使持節求焉頗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王故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諫大夫更生父德帝時治淮南獄得之世人莫見更生切而讀誦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鑄作方不讐而大費幣治坐誣罔論成踰年兄陽城侯上書願入國戶之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減成成帝時以祭祀方術待詔者甚衆而耗用滋繁谷永說上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或以神僊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僊神廣崇祭祀之

亦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遂

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圖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渾冰滯石按之水上升即消因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方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長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八

童男童女入海求神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衆震動海內元鼎元年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陽縣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饋祿疎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唯陛下聖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

者富是時齊人其忠可許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
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
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於是重平夏賀良容丘丁
廣世東郡郭昌等從受道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
鬼神周上惑衆下獄治未斷病成賀良等坐扶忠可
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轉以相教哀帝初皆待詔
黃門尋坐惑衆誅先漢時言僞者實始尊黃帝未論
老子而武帝北伐胡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祠其泉爲
像敬之始成帝命刻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佛書則
經像時有然未宜廣也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
因遣使之天竺求之得沙門及持其書四十二章以
來所言皆卑卑苦行云云又戒於佛法無常而王公
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設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資
冥福會詔有罪亡命者贖而英未黃白純潔相國
言請贖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遂所願
助伊蒲桑門之盛饌後更信方士言作金龜下刻
文字爲符瑞冀飛昇長生男子燕廣吉變言英謀爲
逆下吏案驗英廢徙丹陽自殺而吏得英故所誦大
下嚮方術者人士姓名詔窮治於是窮治至累年不

解辭轉相連引自京師貴戚諸侯至州郡豪傑父老
及案獄吏阿附坐歾徙者以千數夫楚王英之爲禍
烈矣乃其初豈遽有邪心哉獨好奇尚怪蕩而不正
邪誕不經之術入焉妖黨比煽滋蔓熾然至絕緒殞
身禍延不辜桓帝時上頗好二氏言遣中常侍之若
縣祀老子已更祀之于濯龍宮設文蜀爲壇卽淳金
卸器張華蓋之座用郊天樂親祀之襄楷上疏言黃
老清虛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
桑下不欲久生思愛精之至也今陛下淫女麗婦極
天下之麗其肥飲酒殫天下之味嗜欲不去殺罰過
人人指黃老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之道乎尚書奏楷違經誣上
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
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膺祠由是其法浸
盛張角者鉅鹿妖人也初爲奉黃老之道畜弟子稱
大賢良師咒符水以已病病頗愈百姓信之角分遣
子弟走四方云以善道化民轉相誑惑自青徐幽冀
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衆至數十萬因密置
三十六方大方萬人小方六七千人立渠師爲訛言
相誑惑謂天下當亂歸善道可免災司徒賜數上言
宜敕州郡簡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毋滋亂而

朝廷方崇信道術無禁也置不問中平元年角教諸方一時俱起者黃巾爲標所在燔官府聚掠州郡長吏多逃走失據旬日間天下震動東漢以亡而是時留侯之裔孫道陵云得道過老子於青城峨眉山已又遇之授以方術能役鬼治百病而子魯因據漢中魏晉間何晏等祖述老莊之意立論言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倫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而倚易爲玄言阮籍亦著論言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何以名異當其有內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主

誰得謂殊當是時天下士大夫靡然風尚輕蔑禮法宅心事外以任誕爲佳致以游言爲玄眇甚乃縱酒爲昏酣而濁汚自若時有沛國劉伶者嗜酒者酒德頌自稱大人先生無思慮行無轍迹嘗乘鹿車携酒適郊外縱飲使人荷鍤自隨曰死便埋我阮籍居母喪縱於酒何曾面質之於司馬昭所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堂宜其四裔母令汚漆華夏而昭常內擁護之王衍嘗謂羊尚書祜陳事辭甚清辨羊公弗善也衍拂衣去祜退謂人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亂天下者必此人

也衍深鄙之已衍爲太尉從弟戎爲司徒列三公與時浮沈無匡救之節每委事僚案而游所獎拔頗於虛名阮咸子瞻嘗詣戎戎曰聖人尚名教老莊明自然意異乎同乎瞻曰將無同戎大嗟賞良久遂辟司徒掾人謂之三語掾於是天下士皆浮誕廢職業裴頠者崇有論以釋其蔽曰談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稱空無之美遂薄經世之務高浮游之業人情所徇名利隨之於是立言籍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職業謂之雅達居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儀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無所不至夫萬物之生以有爲分者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由於匠不可謂匠非有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而頡論終莫之能救也於是氏羌胡羯交亂于土中元嘉之亂石勒執太尉衍等問晉故衍神情閑定具陳禍敗之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計不在已因勸勒當尊幾免難勒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夜排墻而殺之然風流所漸迄東晉不改當是時惟荆湘督陶侃綜經世

之務聰敏恭勤未嘗少間終日常飲膝危坐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歟無聞於後是自棄也當是時世所傳有道術得仙者稱旌陽令許遜其有方技多神變稱太史令郭璞景純而遜爲旌陽實精修道德五千言之旨以化民去貪鄙除煩細脫囚繫與民自新民悅服如父母其聽訟先教以忠孝慈慎仁忍勤儉近賢遠姦而發摘如神吏不敢欺患民難尸曉爲文誠甚具擇秀民之有德行者若耆老交之勸率民以無訟久之棄官歸民畏糧而送者蔽野家尸祝如神明有隨至其家願服役終身不返者蓋深於道不毀於教如此始遜問道於女師謹母母以所受孝道明王之法授之曰一念不欺爲忠一事不苟爲孝故所居而化東晉之亂環所居百餘里賊盜不入閭里宴安辟陽人任谷自言因息耕樹下與神遇遂有旌陽神以刀穿其陰下出蛇子一因遂成閩人自名有道術能僊得召見宿留宮中史璞上疏曰臣聞爲國以禮不聞以苛素所聽惟人故神降之賜周禮奇服惟人不入宮中况谷妖詭惟人之尤者而引之禁中供給安處營講肄之堂通殿省之側辟黜日月

亂天聽臣竊惑之其後晉益衰錢塘有杜子恭者得秘術嘗就人借瓜刀主求之不與笑曰行當還卿既而主去至嘉興有魚躍入舟剖之得刀其神效類此耶瑯孫泰世奉五斗米道說而師事之傳其術百姓神之竭財產進子女以爲共逮獄流廣州太子傳王雅言於晉孝武以泰知養性之方得召見稍遷輔國將軍已而集徒衆謀作亂被戮而兄子恩因遂反海上而會稽吳興等八郡徒黨並時起殺長吏應之其後竟破滅赴海自沈歟妖黨及妖妾猶以謂恩水解去而仙也實不歟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神人編纂卷一百一十八
采清秀少從沙門惠達遊能言玄衆爾爾附遂破嶺南豫章犯建康江表大震竟爲劉裕所破滅自思初入海所從虜男女戰歟及自溺并流離彼哉不可計至恩歟乃始無遺餘會天竺僧佛圖澄爲羅什自西域來善西域幻術中國益尊奉澄來洛陽常服氣能積日不食能誦神咒使物腹旁有一孔室以絮夜宴坐發之光照室中又每齋輒詣水旁龍虎中引胸臍濯濯已內腹中又能懸知人意念逆順爲避就石勒不能害顧尊奉之又以其前知軍吉內能起危疾號大和尚石虎之世被以綾錦乘以雕轎常侍以

下助舉舉王公翼登澄時以隱語發機事已輒效
虎嘗引澄入閣澄忽詫曰脇下有賊自浮圖以西殿
以東皆血流慎勿東杜后曰和尚耄耶安所得賊澄
卽轉語曰六情所受皆爲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
昏爲愈耳後二日虎子宜刺子韜於浮圖下欲因絀
虎以澄先誠不往臨而免虎又饗之太武前殿澄微
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發殿下石棘生焉無何而
冉閔之禍作閔小字棘奴故以諷虎不悟而石氏竟
滅矣先事時澄啓營基鄴西而成鳩摩羅什性早通
黠慧秦王堅遣呂光迎之光還聞秦滅止王凉什因
晉凉久之秦王興破凉迎以來蕭妻妾自若其徒亦
請得置妻子什方食曰吾不汝禁也然吾所能汝各
各能聽汝矣取針置食器中雜諸饌食之其徒各駭
怖謝不能於是不敢言蕭妻妾事矣什先姚氏滅亦
歾興用毗盧法燔其屍蓋化唯舌存什善解中國諸
方言於是以華音譯西域經論後滋許譯得經論三
百餘卷而西域經論精者益往往廣得布矣或以爲
中華文士好佛者剽老莊言相助爲揚嗣夫六代迄
唐文最不振卽僧於佛義無精解者當誰爲助爲言
哉非實事矣沙門慧遠於中國僧最深陶徵士潛養

之游結白蓮社者也自吳太帝來江南已有塔廟然
未盛行至是江左名人范泰謝靈運之倫競言六經
法度本任濟世必求妙道當以佛爲指南梁武旣滅
齊得國已信沙門寶誌嚴事之受浮屠戒日惟一食
食惟菜羹糲飯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絕房室
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敕織官文繡不得爲
人物鳥獸之形恐裁剪疑殺生詔宗廟以麪爲犧牲
以割殺乖冥道止酒飲罷宴遊非祭祀饗祀及諸法
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危坐爲止觀卽盛
暑無袒裸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用浮屠言尊佛法
人看蕭妻妾一蕭妻妾自若其徒亦
僧喜施捨三舍身同泰寺公卿具貲詣寺贖已乃還
多造塔廟公私耗損已詣同泰寺講三慧經四閱月
始解是夕浮屠災梁主曰此魔也宜廣法事厭勝之
起十二層浮圖益壯持佛大悲戒斷重刑輒終日不
釋戒謀逆事覺相對泣而宥之由是王侯恣橫至白
晝殺人牧守貪黷部使援州縣盜賊縱橫無忌良民
大困用浮屠戒無恪愛而士民爭棄華不務農都邑
無半年之儲獨資四方委輸參軍郭祖深度帝不可
勸諫與機上封事其後外崩中潰一如指斥者之言
齊永明中始安人龔玄宜者自稱神人與玉印玉版

能吹成紙字、惑衆爲好利、自稱龔聖人、前後郡太守敬事之、衆附且亂、內史裴昭明付獄案罪、亂乃已、先是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爲符水禁咒、已自言遇老君降受、辟穀輕身之術、命繼道陵爲天師、已又遇仙者李譜文曰、老子之玄孫也、授之圖籙、真經、便輔佐北方太平真君、詣魏自陳、朝野未之信、而光祿大夫崔浩悅其玄言、首信之、師受其術、魏主從之、詣壇下再拜受符籙、作靜輪宮、高不聞、爲大聲、真以上接天神、功費以萬計、而浩素詆佛、曰、何爲事此、胡神從魏主之長安入佛寺、見中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有之必與蓋吳通、爲亂耳、按誅闔寺沙門、發其宮、大得醜器、及窟宅、婦女、浩因說魏主移征鎮諸有佛像、胡書悉焚毀、而沙門無長少咸阬殺、自今事胡神造經像者、門誅、嗟夫、上失其道、民浸遷、無歸心、窮困者無所生、其命逃沙門、以自生、民則何罪、乃比而誅之、不過甚過甚矣、乎滅生理矣、明年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太武以弑頑而天神不哀、再傳而孝明專尚釋氏、胡后擅朝、極土木靡麗、以事佛、民至有盡戶爲沙門者、李陽言、禮不孝之罪、莫大於絕祀、今愚民背禮肆情、缺當世之禮、而

冀將來之福、今南服未平、民避戍役、若復聽之、恐比屋皆沙門矣、都統僧暹等以瑒謗佛法爲鬼教、泣訴之太后、太后召責之、瑒曰、禮天口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生本人也、歟則鬼也、何謂謗乎、而劉晝爲齊高歡言、尼與優婆夷、寔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萬、并俗女尚四百餘萬、六月而損一胎、則年族二百萬戶也不省、蓋至是而中國九土無慮皆奉佛、糜億乃其效可觀矣、唐興太史令傅奕言、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疾、壽夭有命、自天刑德、咸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夫、自漢以前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前百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瑒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

矯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禹不生空桑而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禹不能對。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違戒律而苟避征徭也。詔汰沙門。夾精究術數書而終不之信。嘗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令死。已復咒立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勝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疑立自如頂之僧。忽自什不復蘇。又有婆羅門來言。得佛齒所擊。輒碎。士女輻湊往觀。奕謂其子曰。吾聞西域金剛石最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盍往試焉。應手碎。觀者乃止。初釋迦牟尼人。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三

滅時拈一花示衆。衆莫喻。惟弟子摩訶迦葉者微笑。釋迦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門付迦葉矣。所謂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者也。舉所衣袈裟及所持鉢授之。自是世授其高等弟子。以爲信蓋。二十八傳而達磨者得之。東航海至廣南。蓋梁武帝時也。時梁武帝方嚴事佛。廣南守言西域有異僧來。因禮延至金陵。帝召見嚴事之。問之曰。朕卽位來。造寺寫經。度僧者不可勝紀。當有功德否。達磨曰。實無功德。帝問何也。達磨曰。是於佛法爲有漏果。爲有爲法。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公德。

不以世求。帝已意屈。已復問聖諦第一義。達磨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達磨曰。不識。帝復不喻。羅文順曰。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佛餽僧。種種糜費之事。日新月盛。世之謂佛以末福利者。其貪心惑志。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開如不開。蓋以吾儒未諳佛家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爲禪家初祖。乃有九等本分。諄諄語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達磨遂非渡江。止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已得。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八

三

僧慧可授焉。僧慧可參達磨。天大雨雪。可堅立不動。安乞師與安心。磨曰。將汝心來。與汝安心。可曰。我心未良久。見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可曰。是宗中人國。又六傳而新州僧慧能頓悟其宗。曰。何期自性。本來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於是大闡其法於韶州曹溪。其說法卽自心中。無非無惡。無疾妬。無貪嗔。名自性。戒卽自心。觀善惡境相。一不搖亂。名自性定。卽自心清淨。智慧不造。諸惡雖修。衆善心不執著。名自性慧。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本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曰佛名。兩足尊。心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曰法。名離欲。尊心於一切塵勞。愛欲皆不染著。曰僧。名衆中尊。卽自本心。見性成佛。不離平等。日用而語。益圓通。武后時遣使隆禮迎致之。不赴。於是天堂地獄。福果田利。旣足以訐誘愚俗。而五宗雲。

布南獸為仰雲
能自脫者而佛教益自天子侯王公卿咸尊奉其道其深者至以為教弘周孔恩深父母望望焉欲從而末之能至也代宗初米甚重信其法時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皆佞佛縉尤甚不食葷血鴻漸亦以使蜀還無恙飯千僧上嘗問曰佛言報應信有之耶載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此福業已定即小有災厄終不能為殃故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歿二虜不戰而退此豈人力何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作內道場飯僧晝夜梵唄

人編集

三

有寇至則作孟蘭會肖祖宗像分供塔廟以厭之內出仁王經載之寶輿音樂鹵簿前導百官班迎從至資聖慈明寺講誦為禱禳寇去加賜乃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國公出入禁闥權移貴勢矣載等侍上時多談佛事不及刑政由是民皆承化廢人事而奉佛憲宗迎佛骨於鳳翔晉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表上觸諱惡謫刺潮州自唐高祖時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吾而祖也詔即其地立廟貞觀中沙門玄策西至天竺得梵本經論六百餘部以來其後中天竺亂遣

長史王玄策往使為所掠跳身遁發西域兵與戰大破之而得其國方士娑婆寐以來自言壽二百歲矣有藥能長生太宗館之金銀門發使行天下採所須靈藥異石煉之積歲就而上崩高宗時上欲餌浮屠所治丹東臺御史郝處俊諫曰命有修短不可延也異方之劑性品未諳不可試也先帝詔浮屠案秘方煉藥服之遽而大漸上醫莫知所為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恐貽萬世笑而止此前鑑也乃卻不御中宗時鄭普思以幻術依鬼神為姦見親幸出入宮禁拾遺李邕曰普思詭邪不可通也其言誑惑非可信也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耶則夷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致神人耶秦皇漢武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就佛果耶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今可得也能治鬼使物耶墨翟子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豈繁今哉堯舜稱聖道在人事敦睦平章不聞以鬼上不省已普思以妖幻愚衆徒黨徧岐隴遂煽亂中丞環捕論歿詔勿治環廷爭不能得司直范獻忠憤發挺前曰環為國大臣不立誅逆豎而請之其罪大矣臣請先斬環明普思之辜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環長者用刑不枉普思

人編集

三

法富成惟陛下屈意伸法帝不得已流儋州玄宗時
方士張果自言於堯時爲侍中能僊上信之以爲銀
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無何成上以爲尸解去不
成於是方士咸來言見老君言有玉板石記有妙寶
符在某名山指使者往求輒得之天子大悅而李林
甫等皆逢上意請捨所居第爲觀祝上壽會祿山亂
而廢憲宗時方士柳泌自言上能采百草合服食藥
爲長生今天下靈藥多產天台山誠令得官其州宜
可求上信之以爲台州刺史諫官交諫上怒曰煩一
州之力爲人主致長生臣子獨愛之乎由是莫敢言
泌至台驅吏民采藥無所獲而懼跳山中欲遁浙東
觀察使逮送京師上終信之復待詔翰林服其藥起
居舍人裴燐上言上怒貶江陵令而上竟以服丹燥
發崩穆宗卽位誅柳泌而復以餌金石殞可哀也已
於時韓愈著文言服食說不知自何世起殺人不可
計而世慕尚之益堅他載籍所記及耳聞無論乃目
所見各人親與游而以藥敗者多矣歸工部登旣服
丹得病自言若有燒鐵杖自顛貫下者推而爲火射
殿節以出狂呼號乞絕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
血十數歲以斃殿中侍御史李虛中能以人始生年

月日所直辰支干生勝衰成王相推人壽夭貴賤利
不利而處其歲時百不失一二後於蜀得秘方能以
水銀爲黃金成服之疽發背成刑部尚書李遜遜弟
進皆歿曰我爲藥誤襄陽節度孟尚書簡誦吉州司
馬愈自表遶京師襄陽浮舸來屏人言我得秘方不
可獨不死今遺子可用藥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
病二歲死盧中丞坦死時溺出血痛不可忍乞死乃
死祈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
醯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曰五穀令
人夭不能無食當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鷄三者
古以養老賓祭今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設
禁忌十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死乃悔後之好者
又曰彼歿者皆不得其道者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
動故病病去藥行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
已可哀也已當是時天下之言不之老則之佛佛老
之言盈天下而愈獨昌言以排其惑方謫潮州時頗
鬱抑不得志見禪者大顓顧悅之以爲能外形骸以
理自不爲事勝物所侵亂及南還與晉衣爲別則知
愈所爲闢佛者獨福田利益其大者遺君臣父子其
精者固莫之能難也敬宗時天子惑浮屠方士家言

二氏者流得出入中禁狂人杜景先上書言其友周
息元者壽數百歲矣可招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
所驛致教遣節度使李德裕上疏言不報而息元至
甚寵自言與張果樂靜能游詔畫工省其狀爲圖以
觀終帝世無他驗文宗立乃逐武宗時倚德裕爲相
而信僊方士趙歸真以法錄幸德裕曰敬宗時是嘗
以詭妄術入中禁而敗今奈何引以自近上曰朕居
中無事時與談道滌煩耳庸何傷至於政事必委卿
等平章德裕曰小人見勢在則趨若蛾之赴燭旬日
來歸真之門車轍滿矣然終莫能奪會上患僧尼耗

人看類集

卷一百八十八

三

蠹天下而歸真等亦毀佛教自謂欲去之於是遣御
史分道毀寺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勒僧尼歸俗者二
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十萬頃而天子以餌金石
病方士以爲不病實換骨且得僊藥益進而崩先是
徐州王智興詭言爲天子誕月築壇泗州度僧尼以
資福募願度者人輸錢三千江淮間民奔走之德裕
時爲州節度即疏言臣聞所部以開墾度江者日數
百人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丁免落避徭賦前至
誕月將失丁男數十萬也詔徐州禁止亳州浮屠說
言得水泉可愈疾號曰聖水飲者不得近輩血垢危

者率多然而轉相流聞至斗三十千南方之人率十
戶僦一人往汲汲者益亡沒轉鬻於道相欺怵滋甚
德裕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於妖祥古人
畏之請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其不惑如此懿宗佞佛
造安國祠設寶座高二丈講以沈檀雕鏤龍鳳葩藹
上施複坐四間立瑞鳥神人高各數丈磴道以升前
被繡臺錦檐玲瓏精絕已迎佛骨於鳳翔設金銀爲
綵絡珠玉爲帳集孔鵲飾之下者尋丈高且倍之每
一刹舉者各數百人香輿彩帳相屬於道比至天子
下安福樓投地膜拜流涕霑臆糜國費不貲無何帝

人看類集

卷一百八十八

三

崩當是時盧龍使劉總弒父濟請後既得軍而內見
其父兄數爲祟以浮屠法賊殺父母可供佛禮僧而
懺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幾免禍又中自
兼兼想祠場乃安居卧內輒驚悸不能寐於是請乘
軍削髮爲浮屠以印授留後張玘夜遁去狂走死定
州淮南節度使高駢多智習兵數立功擅地而惑志
於鬼神方士呂用之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駢
于龍利殷善辨苦空守一扶邪術禱祠駢信之日事
於焚修駢故於鄭相畋有卻用之規知之謂之曰今
相國遣劔客來刺公父至矣懼問計用之曰張先生

妙玄女術，豈憂盜哉？請於守一，守一乃使駢衣婦人衣，夜伏地室中，而守一代之居其處，夜擲七首於階，爲格鬬聲，轟然久，乃聞然駢大怖起，蒲伏代張先生禱，願幸勝，旦起視，則守一危坐自如，顧笑曰：「昨幾落奴手，視庭宇，則血滂然，蓋先以鼻血四灑爲信云。」於是駢涕泣稽謝，謝更生，已又刻青石爲奇字，曰「玉皇校白雲先生高駢真駢所駢得之喜」，用之曰「玉皇以焚修功著，將補公真官，計非久爲鶴，且降矣，其時用之等蒲限適且滿，幸同歸玉清，駢愈益喜，信事之，然二豎固無他長，獨厚賂駢，左右伺得其動靜，輒危言示，

以治國守邊爲意，李氏以公宋雍熙中，京城外有僧信浮屠法，苦生歎，欲脫離將積薪自焚，帝聞惡，恐衆配流遼，達州謂宰相曰：「近諸建寺觀，恨冗卽數十椽，輒請名額，自詡誑間，闢爲姦其詔州縣寺觀籍非舊著者，勿聽治。」始老子獨以清淨無名，名道燕秦漢武時，乃始言飛僊變化，亦間雜禱祠，已乃有丹藥符籙，醮祭之說，用超獲鬼獄，頗盜襲僧瑜伽家言，流失益達，祥符中，天子信王欽若言，以澶淵盟契丹爲國辱，乃謬爲得天書，希有奇絕之事，以填服四海，誇示戎狄，而中國靡耗滋甚，爲外夷觀笑，賜信州道士張正一編類集，宋真宗八年，三，子，隨號真靜先生，而符籙大興，正隨者漢張道陵後也，已朱能得天書於泰山，遣使迎致龍圖閣，待制孫奭曰：「天不言，安得有書？」具疏言：「昔唐明皇在位日久，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專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朱能所爲，或其類此，惟陛下幸察。」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有光，惟將復建塔奉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勤儉惟德，國家之本，先阜成其民，自西郵用兵，國力竭矣，陛下當勤勞罪

已、以愛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所可冀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為神耶、則本瘞土中、火所不及、若以舍利能光有神耶、則一塔不能自衛、於神何有、况凡腐草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鳥足異也、會御史袁亦言、天降災不祗、假然且修之、斯謂逆天、事得寢、祥符中、天子借天書封禪、以釋慙、褒功、固惑、而方宋之隆、上無失德、恤民禮相、大綱正而天下又安、其後徽宗外信奸回、內崇侈欲、智藏癢在、乃慕用其事、王老志、仔昔林靈素之徒、用終蔽不解、而至于亡、王老志、初為小吏、云遇異人授丹訣、能僊、帝迎至、館蔡京、
入編類集 卷一百八十八 主

所嘗絨書一通上之、啟視、則昔歲中秋夕上、與喬劉二妃燕好時語也、上大詫、以為神言、禍福巧中、然無何、歿、上信以為不歿、仔昔隱嵩山、自言遇許遜、授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知來、帝召見、賜號尊寵之、靈素少從浮屠師、苦笞罵、去為道士、往來淮泗間、丐食、以徐知常薦、得召、而靈素為大言曰、天有九霄、惟神霄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長子也、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豈異人乎、陛下是也、有僊官八百餘、今蔡京即左元僊、伯王黼即文華使、鄒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而劉貴妃者、實九真王真安妃、時

上方嬖貴妃心獨喜、以為神作之、合也、於是建宮觀、徧天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以欺世、誕不可詰、置千道會、設高座、令靈素講經、帝設幄于側、以聽、貧下者、買青衣幅巾赴之、亦得飫餐、若施錢然、靈素意忌前、譖仔昔殺之、而更寺院為宮觀、目佛為金狄、更僧名德士、已又忌道士王允誠、與已軋、毒殺之、已又與皇太子爭道上、始厭惡、放歸田、尋歿、方士魏漢津、蜀黥卒也、自云居西蜀、師事唐僊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鼎藥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下必有玉印、脫衣沒水、抱石出、視之、果玉也、於是衆人編類集 卷一百八十八 主

頌共神之、至是以作樂、召其樂說託之於師良、其說沿老易陰陽家言、緣飾之、中帝欲歸之於長生樂成、漢津歿、帝以為僊、去不歿、即鑄鼎所建寶成殿、祀皇帝、夏禹、周成王、周召而良、漢津配食焉、謚嘉嚴侯、初漢津言黃帝鑄鼎得僊、禹身為度作樂、故黃帝夏禹之法、簡易經直得之於自然、人主之表與衆異、請以帝左手五指之節、為寸度五音之管、樂既成、帝御大慶殿、受朝賀、百僚奉觴、上壽、忽有數白鶴自東北來、鳴翔殿庭者久之、蓋其術也、上大喜、已夢神人言、樂成而鳳鳥不至、以度非帝、帝悔歎、謂蔡京言方作

樂時漢津請吾指度寸而內侍黃經臣執不可謂帝
指母輒輕示人但引吾手畧比之此非人所知今神
乃見夢且奈何蓋惑至於此後女直犯京師而妖人
郭京者猶大言嘗受六甲六丁法可得敵具法募七
千七百七十七人無論技擊能否第擇年命於丁甲
合者以克曰師有神無所事戰能技擊是黃帝所以
誅蚩尤也為時相所酷信命以官賜金帛數萬而所
將皆市井遊惰不能軍敵攻圍急而京談笑自若以
為非危急吾神兵不輕出懼喪也已虜騎薄城急趣
出師而奔守禦人下城毋得窺門啓而出則大敗京
人編類纂卷之八十八
遂曰須自往作法遂宵遁捕得乃伏誅當是時蔡京
下之倫雖用事固貪惑咸溺志於僥倖下帥越州時與
僉判陳瑩中雅信張懷素之道術通於神也嘗曰斯
近怪矣公為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語台下民
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必不顧此不然不識之
不為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可謂明遠矣當是之
時及門之士夙稱高第者亦往往判師說而淫於二
氏正公自涪歸太息曰今學者胥而為夷矣惟游謝
二君長進涪州之行門人那恕與有力恕為人明辨
巴學禪又不勝其利欲之心而以為無善惡也故無

忌憚至於此時有楊御史畏者學禪呂汲公大防援
用之紹聖初畏首叛汲公攻元祐學甚力正公自涪
歸過襄陽畏在焉元起朔漠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
域尊其僧曰帝師迎以來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
往所過供張送迎擬王者北至都大府假法駕儀仗
為導省臺院官及百司廉府郊迎用迎佛威儀既至
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
眞智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帝師
出命印用玉與詔勅並行帝后妃主皆膜拜從受戒
正衙朝會百官班而帝師乃至專席坐御榻隅每天
人編類纂卷之八十八
子即位降詔褒護章佩監格明珠為字以賜帝師死
歸葬舍利百官出郭祭饗詔郡縣建廟賻黃金五千
兩銀三倍之綺錦雜絲二萬匹雖其弟子亦號三公
佩金玉印章前後相望怙勢睢恣薰灼于四方楊璉
真珈者總釋教江南說世祖發宋諸陵之在錢塘紹
興者銷厭其王氣於是諸陵齒骸暴露及將相諸大
臣塚百餘盡發而侵牟其中藏它所至受獻美女寶
物金財無算陵鑠番守監司而下與諸王並驅爭道
輒輒毆之徒侶駢轡傳舍不能容館民間迫逐男汗
淫其婦女而宣政院方取旨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

晉之者斷舌時仁宗方在青宮聞之亟奏寢其令當
是時歲祝釐禱祠之目至五百餘費以千萬計而西
僧通奸利奏釋輕重囚徒爲福刊其大奸獄所脫死
若薦賂買爵者又在濫無數其後君臣宜淫戲婦女
猶以爲秘密大喜樂禪定曰是吾法所謂事事無礙
也嗟夫教流失壹至此哉天禧中早有僧用浮屠術
斷臂禱雨者官爲起寺於龜山又誘民男女投淮水
灰曰佛法用此得往生大福利愚民歲溺灰者至十
百人方溺時用其徒倡呼梵唄前後擁持之有自悔
欲走者叫號求免不能得知泗州歐陽載問之大驚
曰害有大於此者耶盡捕其徒并諸姦民助誹張者
誅數人乃靖 明興 高祖受天耿命百靈集順方
戰陳友諒時有仙者周顛導之行後病飲所饋藥而
愈 上親爲勒銘匡廬山用昭示明命四年興哀於
無祀之靈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建廣薦佛會附以
先王之禮臨視之是夕祥光燭天雲中雨五色子如
豆儒臣濫歎以爲好生之德不間於顯幽而 上榜
示天下言凡天下寺觀僧道不許於外奔走及構有
司爲書冊題疏以強人施賂其二三人於崇山深谷
中修禪定全真者聽毋私辦菴堂五年給度牒僧錄

道錄司造周知冊行天下寺觀凡僧道遊方至卽揭
周知冊驗實其父兄貫籍告度月日爲斷有錯迂卽
爲僞冒送有司請戍私披剃爲僧并父母皆坐罪已
又一勅清理釋道曰佛本異教後漢時始至自西域
其修行去色相絕嗜慾潔身爲善道教始老子至漢
張道陵以符水法錄能爲民捍災禦患故二教不廢
今學佛老者皆不循其本妨教敗行爲天下害甚大
自今天下府縣寺觀雖多止存一所寬大者併居其
徒違有成行者領之母滴處民間僧道願還俗者聽
佛經毋翻譯增知道士遵頒降科儀行母俟立條章
人編錄 卷言十八人
民有做瑜珈教稱善友假張天師法造符錄者重治
分僧三等曰禪曰講曰教道二等曰全真曰正一皆
設官領之其請給度牒必情通其經典者乃聽信州
道士張正常以元故所封主教天師來 朝 上曰
天豈有師改號真人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十九

經濟編

人類 人倫

宗族

唐太宗時高士廉韋挺令狐德棻岑文本上所撰氏族志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爲昏姻必多責財幣貳拾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太宗惡之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爲九

人編類纂

卷一百十九

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太宗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惟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編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況其子孫才行衰薄官爲陵谷而猶印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楸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人何爲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勳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誠何足基而求與爲昏雖多輸金帛猶爲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整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事

洪範

以今朝品秩爲高下于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行天下後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高宗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

勳格

等于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李義府既貴自言本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無賴之徒籍其權勢拜伏爲兄叔者甚衆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爲普州即除之義府聞而銜之及

八編類纂

卷一百十九

三

復爲相使人誣構其罪下獄自殺山東士人自矜門地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爲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爲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高宗矯其弊詔後魏隴西李寶等子孫不得自爲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然族望爲時俗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

宋太宗時江州義門陳兢宜都王叔明之後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綢繆人無間言每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其一牢食一犬不至群犬亦皆不食唐僖宗及南唐時旌其門開寶初免徭役至今子姪益衆常苦乏食知州康戢言于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

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于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有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稱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稱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稱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稱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

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稱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公卿大夫之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甚至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

門第

宋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羈武帝初廢唐

爲僕射居顏劉之右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
間卽望宰相既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累啓求出武
帝不悅自是稍稍下遷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
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是以太公起
屠釣爲周師傳說去版築爲殷相明則幽久唯才是
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
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二塗也魏武
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卑而都正
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公遂爲
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
之科較然有辨矣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
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遠齊布衣之
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
澤奇士猶顯清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自是三公之
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今長之室輒相驕矜互
爭鋒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木
華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重以估其底應召禍
宜哉

非魏高祖與群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
分此果如何李冲對曰未審上古已來張官列位爲

膏梁子弟乎爲致治乎高祖曰欲爲治耳冲曰然則
陛下今日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高祖曰苟有
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
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
地得之高祖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秘書令
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
著作佐郎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
高祖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
項之劉和入朝高祖謂和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
門朕以爲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
名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
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其人可超家
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也

老

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
而往與于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
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
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
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
于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

名其子七十三年矣。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三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又矣。武之罪也，聽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與尉。于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殽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殽乎？勉事之而後可。

齊桓公田于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貶人爲寶。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于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嘗聞君得罪于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

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于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湯，紂得罪于武王，此則君之得罪于其臣者也。其爲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于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于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景公遊于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今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宣王出獵于社山，社山老父十三人相與勞王。宣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又不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是以爲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

平。聞丘先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于大王。望得富于大王。望得貴于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無以貴先生。聞丘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可少得以壽焉。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集。集。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

人臣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爲相。楚丘先生行年七十。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秦張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充納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趨趨。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考與諫。美用。

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史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其爲令有司。議令縣道。年八十已上。賜米每月一石。肉三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漢文帝
養老詔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于德。

然則于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以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武帝後高
宗詔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遺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無窮。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宣帝令八十以上
非誣告等勿坐詔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賢眇也。小子屬當。

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
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軟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
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嘏在前祝嘏在後升
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于庭朕固薄德何
以克當易陳賈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
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
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
更皆以三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
石肉四十斤有司其有耆孝恒幼孤惠鰥寡稱朕意
焉

人壽集卷

卷之五

二

晉成帝恭祭太廟歸胙于司徒王導且命無下拜導
辭疾不敢當初帝卽位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
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
應敬導不博士郭熙杜援議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
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爲天子臨辟雍拜三老兄先
帝師傳謂宜盡敬侍中苟奕議以爲三朝之首宜明
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從之
北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
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
以娛其志朝哺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絮入

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
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

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高祖許之
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
物等而遣之高祖親養三老五更于明堂詔以元爲
三老明根爲五更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
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
國老庶老于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
服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

宋文帝博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

八編類纂

卷之九

七

自輔太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言者以爲不可乃命平
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班宰相上恩
禮甚渥彥博年八十一矣

幼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
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
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由
此觀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尺駑駒
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顛而
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驥

駟綠驥。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狸馳試于釜鑑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狸。馳也。黃鵠白鶴。一舉十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銹。使之與管豪決目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豪也。由此觀之。華髮墮顛。與叩何以異哉。言王曰。吾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叩對曰。夫雞豚。雞。即。奪。鍾。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謔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宣王拊軾曰。寡人有過。遂載與之俱歸而用焉。

朋友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孔子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與之。非其人如聚斲。而鼓之。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其沒也。故曰。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閉也。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于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達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孔子之剡。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于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殺

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求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管仲曰。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于人也。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于人也。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于不親。見愛之交。幾于不結。見施之德。幾于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漢邳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歔不能言。惲曰。吾

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室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憚即起將客。避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憚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憚曰。爲友報讐。史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跪而追憚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憚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憚得此乃出。因病去。

王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賄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于主人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

八編類集

卷九

五

聞而有慚色。自以知名。欲結交于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于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君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或曰。子絕存問。不見容。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相見以公。朝享會以禮。紀否則朋。徒受習而已。曰。人將疾子。如何日寧受疾。曰。受疾可乎。曰。世之務交游也久矣。敦于乘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其愈者則孺子之愛也。其甚者則求蔽過。竊譽以贍其私。事替義退。公輕私重。居勞于聽也。或于道而求私。贍矣。是故遠往不反。而莫敢止焉。是川瀆並決。而莫敢之塞。游積蹂躪。而莫之禁也。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後生將復何迷。而吾不才焉。能規此實悼。無行子道多闕。臣事多尤。思復白圭。

八編類集

卷九

五

重考古言以補往過。時無孔堂思兼。則滯匪有廢也。則亦焉興。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文士傳曰。世無絕交。又與劉伯宗絕交書。及詩曰。昔我爲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縑絰。來入豐寺。及我爲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爲二千石。我下爲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爲榮。寵乎。咄。劉伯宗于仁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餓則木攫。飽則泥伏。餐糞食汗。臭腐是食。填腸滿腹。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鳳之所起。與子黑域。永從

此訣各自努力。宋穆紀

朱穆見北周傷義偏黨毀俗志抑朋游之私遂著絕交之論蔡邕以為穆貞而孤作正交而廣其志焉蓋孔子稱上交不誦下交不瀆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門人問交于子張故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讎朋之誼若夫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紓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斯固交者之方焉至乃田賓霍之游客康顏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荆卿之感謝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為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天交照

八編類集

宋言元人

十

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穆徒以友分少全因絕同志之求黨使生敝而忘得朋之蔡氏貞孤之言其為然也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與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疎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肅義云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笑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離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于墳笈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孟書王謀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

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彞敘粵謨訓極直切絕交遊比黔首以鷹鵠煙人靈于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聽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雙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

八編類集

宋言元人

二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詛騰起谿谷不能踰其險神鬼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于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釣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喻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婁子誓狗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

背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
 開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翼宵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鳬躍麇杳鱗萃分鴈驚之稻梁
 霑玉竿之餘瀝衡思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
 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譙喜西都郭
 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指紳羨其登仙加以
 顧顧賊類滄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
 敏溫煥則寒谷成暄輪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
 顧指榮辱定其一言于是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
 不挂于通人聲未逾于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
 駟驥之旄端軼歸鴻于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
 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
 而鴈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
 恐懼直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于湫隘勿類
 起于苦蓋是以伍員濯漑于宰嚭張王撫翼于陳相
 是日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
 衡秉鐵續衡所以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
 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
 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
 奚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銖銖續復影

椒雖共工之蒐懸驪楚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
 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
 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
 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察惑是日量交其
 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嚮恒譚常之千闌闌林回
 諭之于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
 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永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
 變覆迅若波瀾此其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
 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
 可知也而翟公方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
 八編類集 卷八 子
 因此五交是生三覺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覺也難
 固易携警訟所聚二覺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覺
 也古人知三覺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月威子
 以積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仁助
 海內髦傑蚤給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士
 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
 見一善則肝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黃出其
 肩吻朱紫由其月旦于是冠蓋輟轡衣裳雲合輜帟
 擊輦坐客恒滿蹈其闥闥若升闔里之堂入其陳隅
 謂登龍門之阪至于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

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思仰結
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腹目東粵歸
散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清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
輪之賓范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
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
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峨一至于此太
行孟門豈曰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
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歎與麋鹿同群皦皦然
絕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到曉廣
記文論

足下昔稱吾于穎川吾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

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宗

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

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

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抱

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膾脰故其

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

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亦謂同

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

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

賤職拂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

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
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
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
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
可謂能達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術性
而動心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
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
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
其生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懶筋
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瘞不能沐

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

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嫺與慢相成而為儕類

見寃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

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

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鉉饗

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

遇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

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賴大將軍

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

人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愼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

接。疵。疊。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其。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暑。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自。中。傷。者。雖。聖。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說。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

人編類集

卷之九

五

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括耳。器塵臭處于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執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自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水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

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似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自以嗜臭腐養鴛鴦。鍾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項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

人編類集

卷之九

五

足下無事寬之令轉于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勝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處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官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起欲共登王塗。

期于相致時為惟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
 怨不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
 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
 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吾稽康與山
巨源絕交書
 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
 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
 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
 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圯少遊太學為諸
 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鄉里式
 人編類集
 為元伯日後二年當遠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
 赴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
 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
 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醢酒至其日巨卿
 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為郡功曹後元伯寢
 疾篤同郡郗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
 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于子足非
 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
 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
 展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

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怆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
 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
 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
 已發引既至墳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
 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
 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
 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
 式因執紼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修墳
 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
 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
 人編類集
 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
 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
 言時式出行適還省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捐哭以為
 死友乃管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水至四五
 里乃委素書于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
 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
 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
 貧親老乃變姓名僞為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
 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
 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

俱曳長裾遊進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
隱身處于卒伍不亦息乎嵩口侯麻長守于賤業晨
門肆志于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
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儒木竟不肯去嵩
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
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
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于是送馬謝之嵩
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
唐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
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
勞請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九

七

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輟睦
憲宗時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
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
皆以為遠州刺史柳宗元得柳州劉禹錫得播州宗
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
理欲請于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
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
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
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

裴度愛我忠切禹錫得改連州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為先患難為急漢高
以周勃可屬大事又曰安劉氏者必勃也文帝戒太
子曰即有緩急亞夫真可任將兵此皆得于氣志之
間而後知可以託孤寄命矣何者人君不能無緩急
士君子未嘗免于憂患故漢高知周勃可託文帝識
亞夫可任信陵降志于朱亥袁盎不拒于劇孟且夫
周文由閔天而禦侮宣孟以蒲明而危難孔聖得仲
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則擇臣求
友得不先于此乎大倉今淳于公歎生女不生男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九

七

急非有益也女緹縈自傷乃上書贖父罪詩曰鴛鴦
在原兄弟急難父子兄弟未嘗不以赴急難為仁孝
况朋友之際本以義合貴盛則相須以力憂患而不
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
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革之敗也門人更
名他師而切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善人良士祇可
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策足先大以足
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而退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士之人如是曷若識劇孟朱亥哉

論友

上古無交飽于和氣從化而避何交之云至于善惡
分利害競而後有交交天命也附奔走之友夫走天
縱也亦然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遷爲左袵無歸
生之說屈建則椒舉死于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夷
吾是也小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慈明奉元禮一
如大人其長喪仲祖臨慟慟色由是近于骨肉之恩
不止交遊而已矣王邑體前好父事君卿梁松恃
貴遺舊構陷伏波兩存其道而後兼善是知人事艱
難僅發于造天生死變應不必更相代朋友漸于講
習緣情而親于我爲重憂危相急仕進相推望而不

八編類集

卷九

五

從厚實生怨詩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美道義相成
也又曰將恐將懼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
勢利相傾也三代之教自家行國樹之以師經啓其
心而修則家事理次定朋友端其性術攝稱從之聲
與實諧次諸侯無貢士及于政是以富有賢哲動符
六經王策既衰小雅皆廢諸侯無貢士之理司馬無
論材之政猷或先王教存國有君子聖人生于魯七
十子遍遊諸侯文武之道噎口復明孔伋孟軻之徒
竝不儒尊漢代人心尚朴辟署由州郡公府往往有
奇節駭俗之士東京宗祖好學海內翕然是以王室

多柱石之臣

多柱石之臣交遊有死生之友降及魏晉亦未甚媿
近代無鄉里之選多寄隸京師隨時聚散懷牒自命
積以爲常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擇多誤知之固難
使名實兩虧朋友道薄蓋由此也况衆邪爲雄孤正
失守誘中人之性易于不善求便身之路庸未直道
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者益寡焉加以三尊闕師訓之
喪朋友無寢門之哭學府無哀服之制體亡浸遠言
者爲非人從以偷俗用不篤弊在不專經學淪于苟
免者也師乏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
非學者則義不固義不固則交道不重選不由鄉則

八編類集

卷九

五

情不繫府情不繫府則舉薦寡恩三者化人之大端
而情禮盡曠微倖長道而純慤道消悲夫禮首于冠
而成人筮日筮賓即事于廟同師之友鄉邦之族醺
而禮之楊相與字之身何以不嚴友何以不敬雖有
恭慢無自入焉嗚呼士夫略之禮以墜于地久矣信
義不厚斯有漸歟後進未較是以非辯者多附成而
遠敗或或非經敗或非義三代之理不能無是矧弊
末乎于是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
悔機則名眩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于天地
餌之以權則忍絕其親愛苟患所不至故詩有谷風

之刺禮有邦朋之禁以此防人猶或踰之嗟夫奇巧
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忘惠
者仁義之豪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而附背携者人
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賈之行俞可強不者僕妾恒
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若然者無代無之嗚呼至
交之道殆絕乎如有唱而無應非唱者過也善交者
不好甘而惡章貴賁同而即和鮑叔潔廉而敬管仲
三歸至知之契故無與二君子不器交議宜然義在
切切德德匡救其闕則輔宜之過則以規誨之不從
則一心以蔽之不幸寘于刑辟則生死以全之傳曰

人編類集

卷一百九十八

三

朋友無大故不棄此之謂也苟能久要之約必存平
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同食張喬養楊恭
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死古者言之不出恥躬
之不逮也行之難言之得無詘乎務省諸身而已矣

李華正
交論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
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
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
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
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

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
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
君之于臣也父之于子也夫之于婦也兄之于弟也
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
可辭也故其爲上者不敢不誨爲下者不敢不諫世
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
而立剛有不若其亦無害于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
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
心也群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
大道之行公于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

人編類集

卷一百九十八

三

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別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一
爲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于今則亡矣夫人
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
焉何以爲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
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

宋王回
告友

納交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
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
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于國。莊王見而問于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心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言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于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遂成霸功。

交驛

趙王與秦王會于渑池。既罷歸國。以藺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于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于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

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驍。獨畏廉頗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不敢加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漢平原君朱建爲人辦。有口刻廉剛直。家于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責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于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幸臣閻籍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

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于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于是閭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信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于諸呂最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左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

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

三

何念之深也陳平日生揣我何念陸生日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日然爲之奈何陸生日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衆附上下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

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庭公卿間名聲藉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杜鄴見王音前與平阿有隙卽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已之親等已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于陝並爲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祚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城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于將軍則孰敢不說論昔文侯籍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一飯之簞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于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自與內唯深察焉音甚嘉其言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于潁川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于市復



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
 今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
 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
 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
 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
 此義。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勅屬縣盛供具。儲酒饔。執
 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
 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
 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坐。欲起
 扣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于
 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